

# 罪與罰

韋 叢 蕪 譯



正中書局印行

## 前記

新近逝世不久的黎沃夫·羅迦契夫斯基稱陀思妥夫斯基將『新話』帶進俄羅斯文壇，這便是所謂的都市文學。假如『俄土的偉大作家』託爾斯泰結束了舊時代貴族生活文學底最後尾聲，『那殘酷的天才作者』陀思妥夫斯基却開始了資產社會新興文學底開場白。他們兩位是俄國文壇上無比的對峙的雙峯，無匹的並立的巨人。

經過童年的窮困潦倒的家庭生活，消磨了愁苦寂寞的無聊時光，陀氏於是成爲培林斯奇底社會主義理想之崇拜者，而開始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爲首的結社，悉心研究福利耶學說。在這種思想支配之下，他寫了『窮人』，『白夜』，『兩面人』等較短名著，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死室記』等不朽的長篇小說。



在經過彼得堡的刑場上死刑的宣布，牧師賜犯人以十字架，而臨終者貪饞地想將嘴唇向十字架一吻，以求最後的贖救的時候，陀氏便由『死亡』中看見了永生，他在意識中已朦朧地皈依了基督。不過此種生活變遷，却很隱晦緩慢。他之後寫了他的代表作『罪與罰』，與『未成年的人』，『魔鬼』，『白癡』，『喀拉瑪卓夫兄弟』等驚人巨製。

在陀氏前後偉大著作中，其所描寫的人物大抵是窮人、罪犯、醉鬼、乞丐、小偷、奸人、惡漢、惡婆、娼婦、魔鬼、白癡等等。他們在社會重重殘酷壓迫之下，都成了永久的窮苦無告之徒，以致結果幾全成爲無可贖救的罪人。他早年的短篇作品『兩面人』可以作他全部著作的題辭。他所描寫的主人公，幾乎無一不是心靈分裂者，永久苦悶，長期懷疑，內心不斷地衝突鬥爭，成爲他們一生的無限的懲罰。有人說，陀氏寫了一部現代都市生活底偉大的『神曲』，的確不錯；只是這裏面只有『地獄』，而並沒有『淨土』和『天堂』。任誰讀了他的任何著作之後，都難免要感到一種難言的陰淒的寂寞。牠使你的心頭發熱，發痛，使你

流淚，這是舉世的不幸者惟一的安慰。

還有一點我們要知道：陀氏暮年雖是赤心皈依基督的人，却並不同於一般庸俗的說教者。你讀完他的任何作品之後，永遠會對於現社會發生一種憤憤不平之感，因而養成了一種反抗的精神，陀氏著作在這種意義上便成爲時代生活革新的動力。他在他最後一部巨著『喀拉瑪卓夫兄弟』中，曾藉主人公的口，說上帝將世界創造錯了，所以大多數的好人喫苦，而惡人却享受人世生活的至福。因爲這樣，上帝便懲罰自己，首先將獨生子作了極慘的贖罪的犧牲。他相信將來在地球上要實現一個真正的基督王國，那是爲窮苦不幸的人們建立的。在這個王國裏，沒有奸私，沒有剝取，沒有惡詐欺騙；所有的只是幸福，和平，與永久的相互真誠的友愛。

不過，陀氏並不重視西方文化。他期望着他的理想實現，曾發出這般狂吼的聲音。西方文化快要日暮途窮了，我們斯拉夫人民要擔起革新全世界末日頹運底使命。蘇俄人民教育委員長盧那卡爾斯基在陀氏誕生百周年紀念席上（一九二一

年）曾說，是的，我們今日的俄羅斯人民，是正應驗着偉大思想家陀思妥夫斯基的話，而從事於全世界人類革新的運動。在這意義上，陀氏又成爲現代的新預言者了。

盧那卡爾斯基也曾表示過這樣的意見，以爲陀氏全部不絕的心靈創造，有如一條無盡的火河在奔流着。他的每種作品，雖都不做技術上的講求，然而毫無疑地，每種都是深刻動人，透澈了人的底裏生活的抒情詩作，他常從卑污醜惡的靈魂中，發見那永不熄滅的生命底希望之火花。實在，這是真確的，陀氏是曾作爲不幸者們的偉大的辯證人了。

「『罪與罰』或是一切寫實派作品中的最偉大的，」現代英國文學家德林瓦特 (John Drinkwater) 說。醉心於流行的唯物主義，被迫於悲慘環境竟以至殺人劫財（劫而不用）的大學生拉思科里涅珂夫，曾把自己和拿破崙相比，曾把他的乞丐般的母親的僅有卹金所抵押借來的幾十塊盧布，由於憐惜，白白全給了一個新近壓死了的酒鬼底寡婦，終因爲內心的衝突，恐懼，厭惡，自傲與自貶，以

及包探頭的纏擾，逼壓，在無可奈何中，向一位以賣淫養活其繼母的小孩之年輕娼婦索尼亞——一個基督教的靈魂，暗示了他是一個新犯的兇手。索尼亞驚愕之餘，勸他向世界告白，要向官廳自首，要甘心受苦，受苦洗罪。他聽從了，西比利亞的八年牢獄苦工開始了，索尼亞伴着他過着辛苦的生活。在索尼亞的無涯的柔愛中，他終於看出了神的光輝。一個清晨在伊爾提希河岸上，牢獄外面，他匍匐在她的足前，新的生活於是展開在他的眼前了。

全書中所描寫的人物極其複雜：有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窮困及其犯罪前後的心理；有都麗亞爲着母親和哥哥答應嫁給一個並無愛情的辦事人之受辱；有酒鬼瑪爾美拉陀夫的墮落及其女兒索尼亞之悲慘的賣淫意態；其他如代表新發戶的辦事人盧辛之狡猾陰險；酒色之徒的司維特里喀羅夫終於殺妻自殺；包探界的波費利之刁狡詭詐，千方百計誘人招供；言不顧行的熱心的稚氣的青年社會主義者萊比綏亞利珂夫，先不屑與娼婦索尼亞同寓。後又熱心爲之作證使她跳出盧辛的奸計；最後如意志堅強且思想純潔的美麗的都麗亞，拒絕了有錢的惡漢盧辛與

色鬼司維特里喀羅夫，終於嫁給一個熱心慧直且精明能幹的窮大學生拉如密亨；凡此種種，均寫得沈痛逼真，爲本書中最精彩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素園記於西山

附記

叢蕪譯完了這部巨著，我心裏很高興，因爲我很愛牠。但是病中不能讀書，現僅就以前讀過的『最新俄國文學』（黎沃夫·羅迦契夫斯基著）和『文學底影像』（盧那卡爾斯基著），回憶中寫成此文。文中譯名從本書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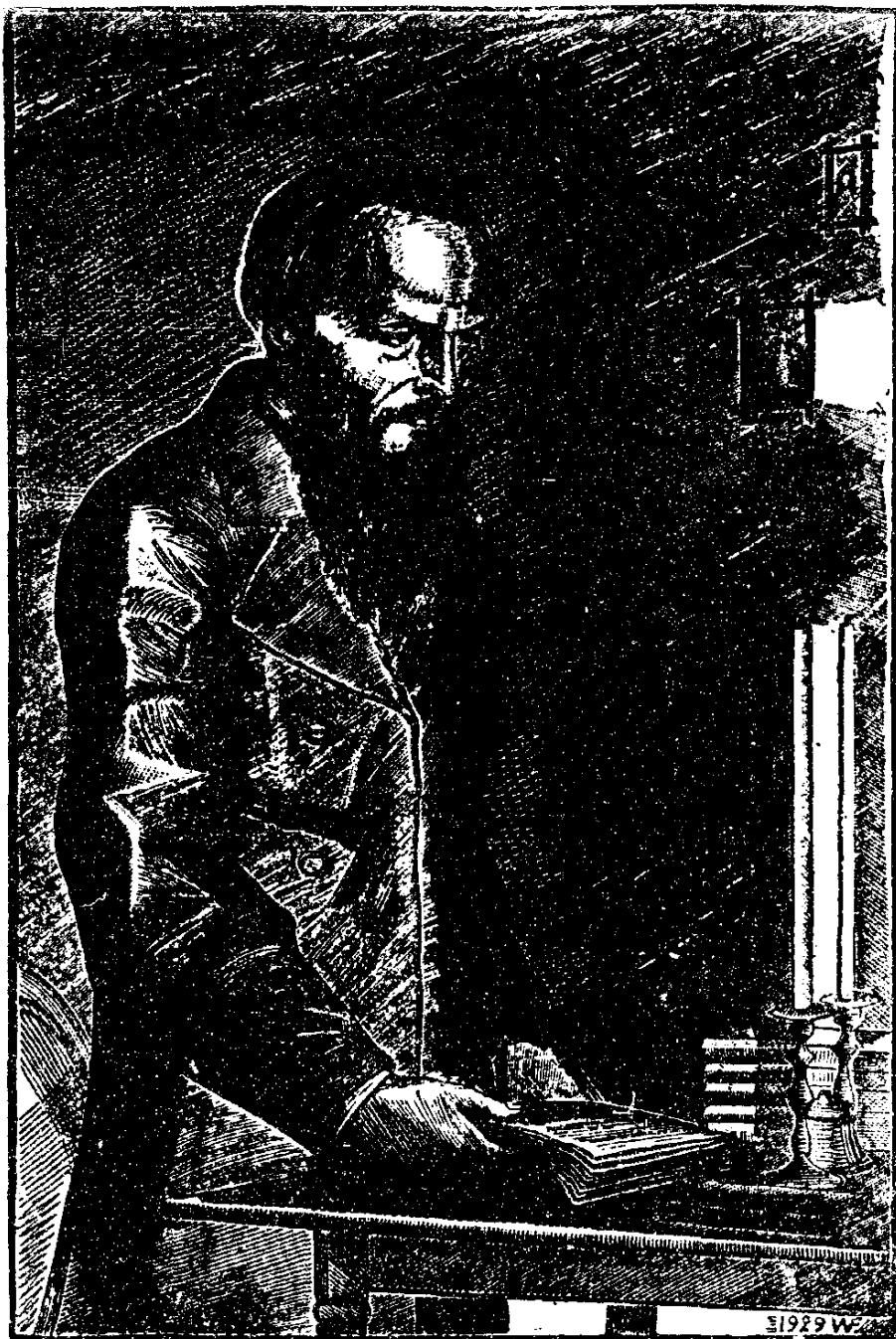
## 序

我很喜歡這本書終於印出來了，我知道這幾年來催着要看此書的認識的和不一認識的許多朋友也一定會同樣歡喜的。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本偉大的動人書，賢明的讀者自己去欣賞評判吧，我在這裏只替自己的拙劣的譯筆抱歉一下。這樣太淒慘的小說，裏面充滿了被侮辱與損害的窮人、兇手、妓女、酒徒等等的內外生活的描繪，不宜於讓堂皇的學者之流藉以展露個人的才學，在我只是因為愛之而勉盡薄力將就老實地翻過來，給一般讀者看個粗枝大葉而已。全書都是直譯的。希望熱心的朋友能幫助我，使此書再版時（若是可以再版的話）可以成爲更可讀的譯本。

我是根據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重譯的，時常也用俄文原本對照。在

全部的工作中，在英俄文兩方面與我以幫助，我要在此致謝者有 Mr. Polevoy, Mr. and Mrs. Shadick。我們發見英譯本中也常有錯，和「窮人」的英譯本一樣，不禁嘆翻譯之難，因為那譯者乃是極著名的。她幾乎把都介涅夫、契訶夫、陀思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著作全部譯完了。其他俄國作家的作品還在外。可惜素園還在病中，不然這個譯本或者會更可讀的，他曾為譯者（也是為讀者）那麼悉心地用俄文原本從頭至尾地校閱過「窮人」，而且他又是那般愛陀思妥夫斯基。這譯本也就獻給他吧。

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 叢蕪寫於北平市



原 作 者 像



第  
一  
部



## 第一章

在七月初的一個非常炎熱的晚上，一個青年人從他在S巷里所租的樓頂裏出來，慢慢地走着，好像躊躇似的，向K橋走去。

他順利地避免了在樓梯上遇見他的女老板。他的樓頂是在一座高高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脊下面，與其說是像一個房間，還不如說是像一個櫃櫥。供給他以樓頂，膳食，和侍候的女老板，在下一層樓住着，每次他出去的時候，他一定要從她的廚房經過，廚房的門總是開着。每次這青年人經過的時候，他便有一種不舒服的，膽怯的感覺，使他皺眉而且覺得害臊。他欠他的女老板的錢欠得無法了，就怕遇見她。

這並不是因為他膽怯和沮喪，十分相反；從某一個時期起他便處在一種暴

燥的，緊張的，彷彿「心氣病」的狀態中了。他是那麼聚精會神于自身，並且和所  
有的人隔離起來，使他不但不怕遇見他的女老板，無論誰他都怕遇見。他爲貧窮壓  
毀了，但是關於他的處境的困窘近來已不復重壓他了。他已經完全不去做並且  
也不願意去做那些實際上重要的事情。無論什麼事情，無論什麼女老板所能作出  
來的，他都不害怕。但是在樓梯上被停止住，勉強去聽她的瑣碎的，不相干的  
閑話，聽她要錢的糾纏，威嚇和怨言，並且絞他的腦汁找藉口，去搪塞，去撒  
謊——不，不那樣，他寧願像貓一般地爬下樓梯，不被看見的溜出去。

不過這一次，在出來到街上的時候，那種和自己的女債主相遇的恐怖却侵襲  
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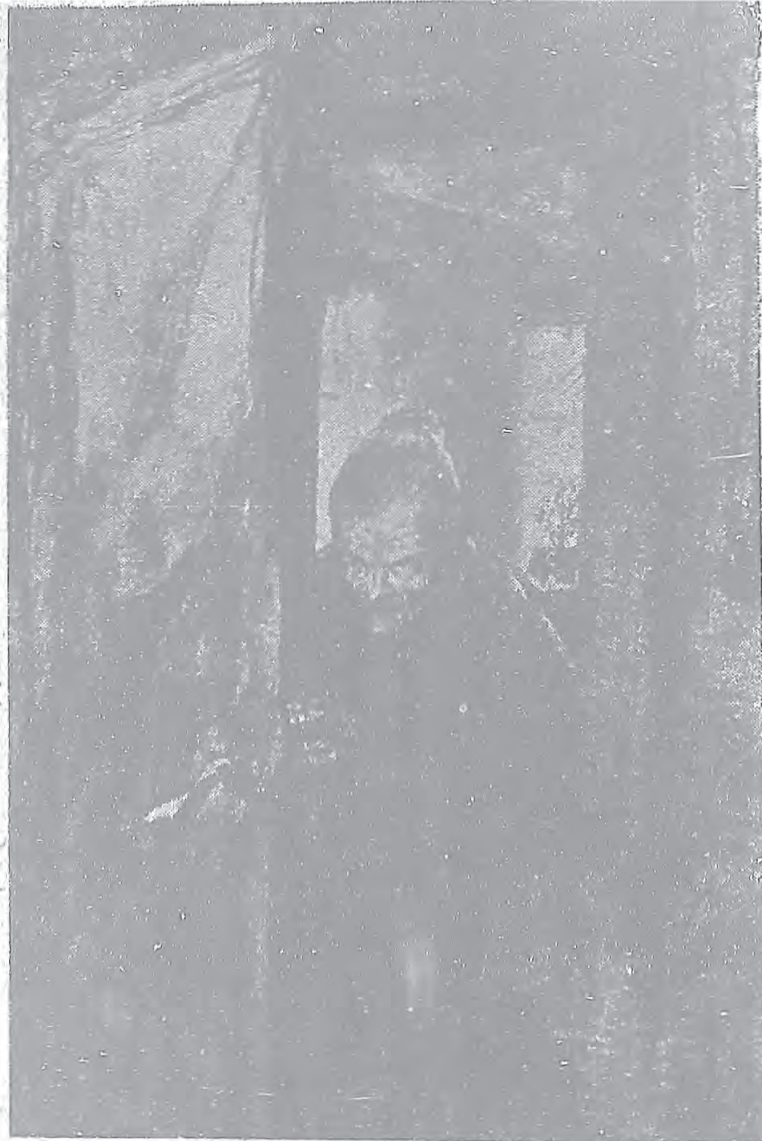
「我要去嘗試像那樣的一件事情而被這些小事驚嚇了，」他帶着一副古怪的  
笑容想道。「哼：是的，一切都在一個人的手中，而他却讓這一切都因怯懦而失  
去了，這是顯然的道理……。要知道人們所最怕的是什麼，那是很有趣的。走一  
步新路，自己說一句新話，是他們所最怕的。……但是我嘮叨得太多了。就是因

爲我喋喋不休的；所以我什麼事都沒作。或者正是因爲我什麼事都不作，我才喋喋不休的。上一個月我學會了嘮叨，在我的小房裏一躺幾天的思想着……我現在爲什麼往那里去呢？「那件事」我能幹麼？「那件事」嚴重麼？一點也不嚴重。那只是開我自己的心的一個空想，一個玩意兒！是的，或者就是一個玩意兒」。

街上熱得可怕：無風，囂亂，以及石灰粉，木料，磚瓦，和灰塵圍繞着他，以及那特別的夏天的臭氣，每個不能到郊外避暑的彼得堡人對於這種臭氣是十分熟悉的——這一切在這個青年人的已經渙散的神經上一齊苦痛地作用着。小酒館在這都會的那一塊特別多，從那些地方發出來的不能忍受的臭氣，和他所不斷遇見的醉人（雖然這是一個工作的日子），構成了一幅厭惡的，憂鬱的色調的圖畫。一種深深的憎惡的表情在這青年人的溫文的臉上閃射了一剎那。順便地說一說，他是特別的英俊，比中等身材要高些，苗條，骨架很適襯，有着美麗的黝黑的眼睛和深棕色的頭髮。但是很快地他便沈入深邃的凝思裏去了，或者更正確地說，沈入一種心神恍忽的境地；他只是走着，並不觀察在他四周的是些什麼，而

且也不願意去觀察。他時常由于自言自語的習慣，說出些他剛才自白的話來。在這些瞬間，他自己便覺得他的思想常常是糾纏着，他自己是很軟弱的。有兩天他幾乎就沒有吃東西。

他穿的如此壞，就是一個慣于襤褸的人，穿着這樣破衣在大街露頭，都要害臊的。不過在這都會的那一區裏，無論穿得如何破敝都不會惹起驚異的。因為這里靠近乾草市場，有許多人所共知的酒館飯舖，和佔優勢的各種作坊和手工業的人口，都擁擠在彼得堡中心的這些大街小巷裏，像這樣五光十色的人物隨處皆是，如果遇到另外一種形狀的人，反倒覺得奇怪似的。但是在這青年的心中聚集了這麼多的惡狠的蔑視，使他不顧青年人的過于講究的性情，在街上毫不注意他的破衣服。當他遇見熟人或舊同學——在什麼時候他都不願遇見他們——的時候，事情便不同了。然而當一個醉人，不知爲着什麼緣故，正坐在一輛大四輪車被一匹拉重貨車的馬曳往某處去，當他驅車過去的時候，忽然向他喊道：「噫，你這個，德國賣帽子的！」盡力地呼喊而且用手指着他——這青年人便猝然他停



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老女人顯然不想信  
地從門縫裏細看他的來客。

住，戰戰兢兢地抓住他的禮帽。這是從綏默爾曼那里買的高的圓頂帽，但是完全破爛了，因為年久變了色，全是洞和污漬，沒有邊，歪向一旁，成一種最不像樣的形式。不過，這並不是羞辱，全然是另一種情感，無寧說是恐怖捉住了他。

「我是料到了的，」他在迷亂中低語，「我這樣地想過！那是最壞的了！哼，像這樣的一種蠢笨，最瑣碎的小事物會毀壞全部計畫的。不錯，我的禮帽太令人注意了。……牠看來好笑，而這就使人注意。……穿着破衣我應當戴一頂便帽，無論什麼一種舊的便帽，只不是這件古怪東西。沒有人戴這樣一頂帽子的，一哩遠便叫人看見了，叫人記住了……關係就在這，人家記住了，這便給他們一個線索。做這種事情人應當盡力少惹眼。……小事物，小事物正是有關係的！哼，就是這樣小事物時常毀壞了一切事情。……」

他走出不遠，他確實知道離他住的屋子的大門是好多步。準準確確七百三十步。有一次當他沈入夢想中的時候，他曾計算過了。那時他對於那些夢想並沒有點心，只是以牠們的卑劣的但是富有魅力的膽量激動他自己而已。現在，一



個月以後了，他開始異樣地看牠們了，雖然他在獨語中譏刺自己的無能力與無決斷，他却不知不覺地認爲這『卑劣的』夢想是一種要嘗試的大事，雖說在這一點上他自己還沒相信自己。他現在正決然地去『預演』他的計劃，每走一步他的興奮變得越發猛烈。

帶着一副下沉着的心和一種神經的顫抖，他走近一座大的住宅，一面對着河，一面對着大街。這住宅是零租出去的，住着各種作工的人——成衣匠，鎖匠，廚子，各種的德國人，自食其力的少女們，小書記，等等。這住宅的兩座院子裏和兩個大門老是人來人去的。這青年人很高興一個都沒有碰到他們，立刻沒被人看見的溜過右邊的門，上樓去了。這是一條後樓梯，暗而且窄，但是他已經熟了，知道怎麼走，而且他歡喜這一切的景況。在這樣黑暗中就是最愛刺探的眼睛也用不着害怕的。

『若是我現在便如此驚嚇了，那末如果成事實，我真正去幹的時候，要怎麼樣呢？』當他達到第四層樓的時候他不禁自問了。在那里他的進行被幾個忙着從

這層樓搬家具出去的搬運夫擋住了。他知道這層樓是一個辦文差事的德國書記和他的家庭佔住着。那時這個德國人正搬出去，所以這第四層樓將來除了這老女人而外便沒有人居住了。「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好事情，」他自己想，一面按老女人這層樓的鈴。鈴兒發出一陣微弱的叮噹聲，好像是白鐵而不是黃銅作的似的。在這樣住宅裏的小小的層樓裏差不多全是這樣的鈴兒。他已經忘記了那個鈴兒的音調，現在牠的特別的叮噹聲好像使他想起什麼事情，而且將這事情明顯地擺在他的面前。……他驚悸起來，現在他的神經因為緊張過度而大為衰弱了。一小會之間，門開了一個小縫。老女人顯然不相信地從門縫裏細看她的來客，除了她的在黑暗中閃光的小小的兩眼外，什麼都看不見。但是她看見了在梯頭有許多人，便胆大些了，把門開大。青年人邁進了黑暗的堂屋，這是從小廚房隔開過來的。老女人站着默默地對着他，考究地看着他。她是一個六十歲的，細小的，衰枯極了老女人，有着一副銳利的，兇惡的眼睛，和一隻尖銳的小鼻子。她的無色的，有些斑白的頭髮厚厚地抹上了油，上面也沒戴包頭。環着她的細長的，好像鷄腿

一般的頸子打結的有某種破法蘭絨，天氣雖然很熱，但是她的兩肩上還披着一件破敝的皮坎肩，因為年久而變黃了。老女人每分鐘咳嗽，呻吟。青年人一定是帶着一種特別的表情看了她，因為一道不信任的閃光忽然又從她的眼中射出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一個學生，我一月以前到過這裏來，」青年人急促地低聲說，半躬着腰，自己記着應當更謙恭些。

「我記得，先生，你到這裏來我記得十分清楚，」老女人清楚地說，仍然將自己的考究的眼睛注在他的臉上。

「現在……我又是爲着同樣的事務來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接着說，對於老女人的不信任他覺得驚異並且有些慌亂。

「不過，她或者總是像那樣的，只是那一次我並沒有留心看出來罷了。」他帶着一種不安的情感思索着。

老女人沉默起來，好像躊躇似的，於是讓在一邊，指着房門，讓她的客人在她前面走，她說：

「請進罷，先生。」

青年人走進去的這間小房，在這個時候落日的光輝正照耀着，牆上是黃色的糊牆紙，窗上是風呂草和綿紗的窗帷。

「那末太陽在那個時候」也將像這樣照耀着罷！」這思想彷彿偶然從拉思科涅珂夫的心頭閃過，他以迅速的閃視，細察房中的一切事物，盡力留心並記憶牠的布置。但是房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傢具都是很舊，黃木作的，共有一張帶着大而灣的木背的沙發，沙發前面放着一張橢圓形的棹子，兩窗間放着一張上面安有一面鏡子的梳裝檯，幾把椅子順牆放着，兩三張幾分錢一張的帶黃邊的畫片，畫着德國小姐手中拿着鳥兒——傢具就是這些。在牆角有一隻亮兒在一個小聖像前點着。一切東西都非常潔淨，地板和傢具都擦得明亮的，一切東西都發光。

「這是理薩威泰做的活，」青年人想道。在這全層樓上看不見一點灰塵。

「就是在惡狠的老寡婦們的住宅裏找得着這樣的潔淨，」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想道。他向那進入另一小房的門上的布簾，偷投以好奇的閃視，在那間小房裏放

着老女人的牀和一個几櫥，他先前從沒有向那房裏面看過。這兩間房子便做或整個的家宅。

「你有什麼事？」老女人嚴肅地說，走進房裏，同先前一樣，站在他面前，好注視着他的臉。

「我帶了點東西到這裏做押當，」他從口袋裏掏出來一個舊式的平面的銀錶，錶的背面畫着一個地球，練子是鋼的。

「但是你上次的典物時候到了。前天月滿了的。」

「我將帶另一個月的利錢給你，稍等一等。」

「但是先生，那是隨我的便去做的，或者等着或者立刻便將你的典物賣掉。」

「這掛錶你將給我多少錢呢，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

「你帶這樣廢物來，先生，這差不多一文都不值。上次你的戒指我給你兩塊盧布，然而一塊半盧布人家就能夠在首飾店裏買一個十分新的了。」

給我四塊盧布吧，我要贖回的，這錶是我父親的。不久我便要得到一些錢了。」

「一塊半盧布，利息先付，若是你願意！」

「一塊半盧布！」青年人喊道。

「請你自己」——老女人將錶交還他。青年人拿着，十分憤怒，便要走了，但是他立刻阻止了自己，他想起他並無別處可去，而且他來還有着另一個目的。

「拿過來吧，」他粗魯地說。

老女人在口袋裏摸她的鑰匙，到另一個房裏去，在帷幔後面不見了。青年人獨自留在房裏站着，考究地聽着，想着。他能夠聽見她開那個几櫥。

「這一定是上面的抽屜，」他默想道。「原來她將鑰匙帶在右邊的一個口袋裏。一大把都掛在鋼環上。……那裏有一個鑰匙，有其他一切鑰匙的三倍大，帶着深深的凹口。那當然不是几櫥上用的鑰匙……那末，一定是還有別的大櫃或保險箱……那是值得知道的。保險箱常有像那樣的鑰匙的……然而，這一切是多麼

「可惡……。」

老女人回來了。

「這里，先生，我們已經說了，一塊盧布是十個戈貝克一月的利錢，那末，我要預先從一塊半盧布中拿下這個月的十五個戈貝克。但是因為我先前借給你兩塊盧布，同樣核算起來，你現在應該給我二十個戈貝克。這共總是三十五個戈貝克。所以這掛錶我要給你一塊盧布和十五個戈貝克。這裏就是。」

「怎麼——現在僅只一塊盧布和十五個戈貝克！」

「正是。」

青年人並不爭辯，拿下了錢。他看着老女人，並不慌着出去，好像還有什麼事情要說或要作似的，但是他自己彷彿都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

「一兩天內我或者帶種別的東西給你，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一件有價值的東西——銀製的——一個紙煙盒子，只要我從朋友那里一拿回來……」他覺得慌亂便中止了。

『那麼，到那時我們才談吧，先生。』

『再會——你常是一個人在家麼，令妹沒有在這麼？』當他走出到過道的時候，他裝做極其偶然地問她。

『她與你有什麼關係，先生？』

『哦，沒有什麼了不了的事情，我只是問一問。你太多心了。……再會，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

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完全的慌亂中走出去。這種慌亂變得越發越劇烈了。當他下樓梯的時候，他甚至突然停止兩三次，好像忽然受什麼打擊了似的。當他到大街的時候，他喊道，『哦，上帝，這全是何等地可惡！而且難道我能夠，我真能夠……。不，沒意思，瞎話！』他果決地接着說。『而且這樣的一樁可怕的事情怎麼能進入我的腦海來了？我的心能容下多麼污穢的東西呵！總之：這是污穢，厭人，可惡，可惡！——一整月我全是……。』但是，沒有字句，沒有驚嘆詞，能夠表現出來他的不安。當他往老女人那里去的時候，便開始壓迫而且



痛苦着他的心靈那種劇烈憎惡的情感，到現在竟達到這樣的高度，而且這樣清楚地顯現出來，他自己簡直不知道如何逃避他的苦難是好了。他順着人行道走，好似一個醉人，不注意行人而和他們相撞，只是到了第二條街的時候，他才恢復了知覺。他轉頭一看，看見自己正靠近一家酒館站着，進這酒館有台階，從人行道下到地下室。那時有兩個醉人從門口出來，彼此扶着，咒罵着，登上台階了。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未停下想一想，立刻便由台階下去。直到那時為止，他從未進酒館去過，但是現在他覺得頭暈，並爲一種燃燒着的熱望所苦。他渴望喝冷啤酒，他認爲他的猝然的軟弱是由于飢餓。他在暗而且髒的角落裏的一張黏膩的小棹旁坐下，叫了啤酒，貪婪地把頭一杯喝完了。立刻他便覺得舒服些，他的思想變清爽了。

「那一切都沒有意思，」他懷着希望地說，「那裏面並沒有什麼可焦心的事！那只是身體的錯亂而已。只消一杯啤酒，一塊乾麵包——頃刻間腦力便強些了，心智便清明些了，意志便固定了！呸，這一切是何等小而又小的事呵！」

但是不管這鄙夷的唾棄，他現在模樣顯得很快活的，彷彿從肩上卸下了可怕的重担似的。他和竊地四下注視屋內的人。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他便有着一種預感，覺得這較快樂的心情，也不是常態的。

這時候酒館裏沒有什麼人。除開他在台階上遇見的兩個醉人而外，還有一羣人，其中約有五個男子，和一個拿着手風琴的少女，在那同時也出去了。他們一走使這屋裏安靜而且很空洞了。還在酒館裏的人，有一個外貌像一個小商人，醉了，但是並未十分醉，對着一瓶酒坐着，另一位是他的同伴，一個碩大強壯的人，長着斑白的鬚鬚，穿着一件短短的滿邊的上衣。他醉的很。在長凳上睡熟了，有時突然間他彷彿在睡眠中，扭彈着手指作響，兩膀伸開，身體上部在長凳上躍動着，但是並不站起，同時他哼着某種無意思的小調，盡力想起像這樣的幾

行唱詞：

「撫愛了妻子一輩子，

撫愛了妻——子一整——年」

或者忽然蘇醒過來便又唱：

『順着擁擠的行列往前走，

碰見了從前的那個女人。』

但是沒有人分享他的快樂。他的無聲的同伴，甚至帶着敵意和不信任，瞅着所有這些表示。在屋裏另外還有一個人，他看來有些像一個退職的官吏。他單坐着，不時從他的瓶裏吮酒，細看同屋的飲客。他也看來好像有些煩惱似的。

## 第二章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慣於和人羣一起，而且如同我們先前所說的，他避免各種社交，近來特別更甚。但是現在忽然他覺着要和別人在一塊的願望。彷彿什麼新的事物生于他的內心，他因之覺出一種對於人羣的渴望。經過一整月集中的憂悶和灰暗的興奮，他十分疲憊了，他渴望休息，但願有一刻時間，在別的什麼境地中休息，無論是什麼境地；不管環境的齷齪，他現在便高興地留在酒館裏了。

酒館的主人在另一間屋裏，但是他時常往下走幾步到正房來，首先顯露着他的闊綽的擦油的靴子，還帶着紅色的翻倒的靴統。他穿着禮服上衣，和一件油得怕人的黑緞背心，沒有領帶，他的滿臉彷彿抹了油有如鐵鎖似的。在櫃台旁站着一個約有十四歲大的小堂倌，另外還有一個稍小的堂倌，客人要什麼他遞什麼。

在櫃台上放着些切碎的黃瓜片，幾塊烘乾的黑麵包，切成一塊塊的魚，這些東西的氣味都是非常壞。這里悶得難受，而且酒精氣味如此濃重，在這樣空氣中坐五分鐘，便很可以使人醉了。

在這里能和那些在一句話沒有說之前，頭一下便使我們注意的生人們偶然相遇。那位坐得離拉思科里涅珂夫不遠的人，看來好像一個退職的官吏，他在拉思科里涅珂夫心中所發生的印像便是這樣。這青年人以後時常回想起這初次的印像，甚至諉之為預兆。他不斷地瞅着那個官吏，當然另外也是因為後者老是注視着他，顯然想和他談話。對於屋內別的人們，酒館老板也在內，這官吏看來好像和他們一起慣了似的，而且厭煩了，他對於他們顯出一種自尊的藐視的樣子，彷彿他們在身分和教育上都很低下，和他們是沒有什麼話可談的。他是一個過了五十的人，頭禿而且斑白了，不高不矮的身材，生長得結實。他的臉孔因為不斷的飲酒脹腫了，成一種黃的甚且有些發青的顏色，睡着的眼皮，一雙細小的，彷彿縫口似的眼睛閃射着光，但是却帶着活氣和微紅的顏色。並且在他裏面有很奇怪的

地方，在他的眼神裏似乎閃耀着一種絕大的喜悅——或者甚且還有思想與智力，但是同時彷彿閃出一種錯亂的神情。他穿着一件舊的破得不可收拾的黑禮服，除開一個而外，所有鈕扣都掉了，而他就用那個未掉的扣上了衣服，看來他願意顧全一點體面。摺疊的襯衣前部，帶着些污點，從他的帆布背心凸出來。他的面孔是按着官吏的樣子修飾的，但是好久沒有刮臉了，他的下頰已經開始長出微灰色的刷子毛。在他的舉止上的確有些大官的神氣。但是他不安頓，他亂搔他的頭髮，時常把頭低垂在兩手中，愁悶地將他襁褓的臂肘放在沾污的黏膩的棹子上。最後他注視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大聲地決然地說道。

「閣下，我可以冒昧請你一作雅談麼？因為，你的外表雖不十分尊貴，我的經驗却告訴我，你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不慣于喝酒。我常是重視教育和由衷的情感，我並且是一個九品文官。瑪爾美拉陀夫——就是我的姓。我冒昧請問——你在辦事麼？」

「不。我在讀書，」青年人答道。他對於說話人之高談闊論的音調，對於他

這麼直接地向他說話，有些發驚。不管他剛才所正感着的瞬息的願望，想有任何種的交際，但是當真正有人向他說話的時候，他立刻感覺對於任何逼近或要逼近他的生人，發生了他的習慣的易怒的不安的厭惡。

「那麼是一個大學生，或者先前是一個大學生，」那個官吏喊道。「正是如我所想的！我是一個有經驗的人，大有經驗，先生，」他把一個指頭放到前額以自豪。「是一個大學生，或者進過學術機關……！但是原諒我……。」他站起來，搖搖擺擺的，拿起他的壺和玻璃杯，在青年人旁邊坐下，稍斜側地對着他。他醉了，但是話說得流暢，大胆，僅僅偶然忘記語句的線索，而拖長字句。他那麼貪婪地抓住拉思科里涅珂夫，好像他也有一個月沒有同一個人說過話似的。

「閣下，」他似乎很隆重地開口道，「貧窮並不是一樁罪過，這是一句實在的話。然而我也知道，醉酒不是一樁德性，這是更實在的。但是討飯，閣下，討飯却是一樁罪。在貧窮中，你還可以保持你生來的靈魂的高尚，但是在討飯時——絕不成——沒有一個人成。一個人如果討飯不是被人家用棍棒趕出人羣社

會；而是被人家用掃帚掃出去，這樣好使之更受侮辱些，而且也十分對，因為在討飯時，我願作頭一個侮辱我自己的人。因此到小酒館來！閣下，一月以前，萊比綏亞利珂夫君打了我的老婆一頓，然而我的老婆和我是非常不同的一回事！你明白麼？原諒我由于單純的好奇心，另外問你一句話，你在運草船上度過夜麼，在尼瓦河上？

「沒有過，我沒有碰巧過，」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你是什麼意思？」

「我正從一隻運草船上來，而且這是我如此睡覺的第五夜了。……。」他  
把酒杯斟滿，喝盡，于是沉思起來。草片實在是貼在他的衣服上，並黏着他的頭髮。看來十分令人相信他在過去五天都沒有脫衣也沒有盥洗過。他的兩手特別  
髒，肥而且紅，帶着黑指甲。

他的談話彷彿喚起普遍的注意，雖說這注意是無精打彩的。在櫃台旁的兩個堂倌吃吃地笑起來。酒館老板從上房下來，顯然故意要來聽這個「有趣的傢伙」講話，雖他不遽坐下，懶懶地打呵欠，但是帶着莊重的樣子。顯而易見地瑪爾美



拉陀夫在這裡是一個熟人，他大概由于常和酒館裏各種生人談話的習慣，養成了高談闊論的癖好。在有些酒徒，這種習慣成爲一種必要的事了，尤其是那些在家中被嚴厲地監視着，受着虐待的人們。因此在和別的飲酒人一塊的時候，他們努力要證明自己不錯，甚且要博得敬重，若是可能的話。

「有趣的傢伙！」酒館老板當衆宣言道。「你若是一個官員，你爲什麼不工作？你爲什麼不辦事？」

「爲什麼我不服務，閣下，」瑪爾美拉陀夫接着說，單獨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話，好像是他問他那句話似的。「爲什麼我不服務？想起自己是這麼一個無用的爬虫，我的心不發疼麼？一月以前，萊比綏亞利珂夫君親手打我的老婆，我醉醺醺地躺着，我不痛苦麼？原諒我，青年人，你曾經過這件事……哼……無望地向人告貸麼？」

「經過的。但是「無望地」是什麼意思？」

「就是完全無望的意思，當你預先知道你告貸什麼也告貸不來的時候。比方

說，你預先絕對確切地知道這個人，這個最受人欽仰堪爲表率之公民，無論如何不給你錢；的確，我問你，他爲什麼要給呢？自然他知道，我是不還的。由于憐憫麼？但是與新思想併進的萊比綏亞利珂夫君，日前說明甚至科學近來也禁止憐憫，英國現在就是這麼辦，那裏有政治經濟學。我問你，爲什麼他應當給我錢呢？然而我雖預先知道他不給，我却動身往他那裏去，而……」

「你爲什麼去呢？」拉思科里涅珂夫插問道。

「唔，當一個人別的無人，無處可去的時候——因爲每人必須有個地方可去。因爲有時人絕對必須往個地方去——當我的獨女首先帶着一張黃票（註）出去了，於是我也必須走……（因爲我的女兒是靠着黃票過活）他以插句加入，帶着一種不安的神情瞅着青年人。「沒有關係，先生，沒有關係！」他急忙地往下說，帶着顯然的鎮靜，當櫃台旁的兩個小堂倌都哄笑起來，甚且連酒館老板也微笑的時候——」沒有關係，我並不爲他們的搖頭所慌亂，這件事的底細人人都知道了，一切秘密的事都公開了。對這件事我是懷着謙卑，而不是帶着侮藐，由牠吧！由

牠吧！「看這個人！」原諒我，青年人，你能……。不，說得更有力更清爽些，不是你「能」，乃是你「敢」，望着我，斷言我不是一個豬麼？」

青年人一語不答。

「唔，」這演說家等到屋內笑聲沉靜以後，又傻氣地開言了，甚且帶着加增了的莊重。「唔，由牠吧，我就是一個豬，但她却是一個太太！我有一個畜生的樣子，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我的妻却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而且是一個軍官的女兒。即使，即使我是一個痞子，但他却是一個有高尙心腸的婦人，受過高尙情感所陶冶的。然而……哦，但願她能憐惜我！閣下，閣下，你知道人人應當至少有一個地方有人憐惜他！！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雖說她大度，她却是不公道。……然而，我雖知道，她扯我的頭髮的時候，她只是由于憐愛才那麼辦——我不害臊的重說一遍，她扯我的頭髮，青年人，」他又聽見吃吃的笑聲，便帶着特別的莊重直說。——「但是，天爺，倘若她有一次……。不對，不對！

（註）黃票保妓女執照。

這全無益，說是沒有用的！說是沒有用的！不止一次，我的願望是實現了，我所受的憐惜已經不止一次了，但是……我的性情是這樣，我是一個生來的畜生！」

「倒很對！」酒館老板打着呵欠承認道。瑪爾美拉陀夫堅決地以拳擊桌面。

「我的性情是這樣！你知道麼，先生，你知道麼，我把她穿的襪子賣掉喝酒了，並不是她的鞋——那還多少照點規矩，乃是她的襪子，她的襪子我賣掉喝酒！她的軟毛圍頸我賣掉了喝酒，那是好久以前人家送她的禮物，是她自己的財產，並不是我的。我們住在一間寒冷的房間裏，今年冬天她着了涼，於是開始咳嗽起來，又吐血。我們有三個小孩，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從早到晚做活；她擦地板，洗孩子，因為她從小便慣於清潔。但是她的胸部軟弱，我感覺她有肺癆病的趨向。你以為我覺不着麼？我越喝酒，便越覺着。我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才喝酒。我要在酒中找同情與情感。……我喝酒，因為我想要加倍地受苦！」他好像在絕望中，把頭低放在掉面上。

「青年人，」他又抬起頭來，往下說，「在你的臉上，我彷彿看出些悲痛

來。你進來的時候，我就看着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才立刻向你說話。我將我的身世向你表明，並不是願在這些閒散的聽話人面前做一個笑柄，他們確實已經知道一切底細了，我乃是要找一個有情感的和受過教育的人。那麼你知道，我的老婆是在省裏的貴族女兒們進的高等學校受的教育，在畢業時，她在行政長官和其他名人面前跳披肩舞，她因此得了一個金獎牌和一張名譽獎狀。那獎牌……唔，那獎牌老早就賣了，哼……但是那名譽獎狀還在她的衣箱裏，不久以前，她還拿給我們的女房東看。雖說她和女房東是經常地不睦，然而她想將她那逝去了的幸福日子和過去的榮譽告訴人。我並不因此歸罪於她，我並不責備她，因為這是她所剩下來的唯一的，留在記憶裏的東西，其餘一切都化爲灰塵了。不錯，不錯，她是一個火氣的太太，驕傲，堅決。她自己擦地板，除了黑麵包什麼也沒有喫的，但是不讓自己受無禮的待遇。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她不肯忽視萊綏亞珂夫君對她的粗暴，所以當他因此打她一頓的時候，她便臥病在牀了，這多半由於感觸，少由於挨打。我娶她的時候，她是一個寡婦，有三個小孩，一個比一個小。

她爲着愛情嫁了她的頭一個丈夫，（他是一個步兵軍官，）從她父親的家裏和他一起跑了，她極愛她的丈夫；但是他迷在賭牌上，吃了官司，以後便死了。他後來常打她；雖說她會報復他，（關於這點我有確鑿的文件的證明，）但到今日她還帶着眼淚說他，對我抬舉他；雖說只是在想像中，我却高興，因爲她想自己是曾經一度幸福過了。……在他死時，她剩下三個小孩，在一個荒野遼遠的縣裏，那時我碰巧也在那裏；而且她被丟在那樣無望的貧窮中，我雖然看見過許多各種各樣的故事，我都覺得自己不足以形容出來。她的親戚都把她扔開了。而且她又驕傲，太過於驕傲。……於是，閣下，於是，我那時正是一個寡漢子，我的前妻給我丟下了一個十四歲的女兒，我便向她求婚，因爲我不忍看那樣的受苦。你可以想到她困苦的程度，以她一個受過教育的，文明的，出自名門的婦人，會答應作我的老婆。但是她答應了！啜泣，痛哭，扭着手，她嫁我了！因爲她無處去了！你明白麼，先生，你明白一個人完全無處可去的時候，那是什麼一回事麼？不成，那你還不明白哩。……有一整年，我憑良心地，忠實地，盡我的責任，沒

有接觸「這東西」（他用手指拍酒壺），因為我有情感。但是就是這樣，我都不能使她歡喜；以後我的位置也失掉了，那並不是由於我的過失，乃是由於衙門裏的更換；於是我便接觸這東西了！……總在一年半以前，經過許多漂泊與一些困苦之後，我們便置身於這個雄偉的，有着無數的紀念物做裝飾的都會裏。我在這裏也得到一個職務。……我得到，但又失掉了。你明白麼？這次是由於我自己的過失，我把職務失掉了，因為我的特性發作了。……現在我們住在亞瑪利亞·非俄陀羅夫那·列沛惠克色里家，住着一個房間的一部分；我們靠着什麼過活，我們用什麼付房租，我不知道。除開我們自己而外，那里還有許多人住着。髒而且噪雜，哼……是的。……同時我前妻生的女兒長大了；至於我的女兒正在長大的時候，必須要忍受繼母的何等虐待，我不說了。因為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雖是充滿了大度的感情，她却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太太，容易激動，愛生氣。……是的。但是把那再說一遍是無益的！索尼亞沒有受過教育，你很可想而知的。四年前，我曾經試着教她地理和世界通史，但是我自己對於那些科目並不很熟悉，

而且我們也沒有合適的書，我們所有的是什麼樣的書呵……哼，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就連那些書都沒有了，因此這所有的教育便結束了。我們讀到波斯的薩拉斯爲止。從她到了成年以後，她讀了幾本傳奇性質的書，近來她大有興趣地讀着從萊比綏亞利珂夫那里弄來的一本書，路易士的生理學——你知道這書麼？——她甚且片段地重述給我們聽：這就是她所受的全部教育。現在我可以冒昧向你說，閣下，爲我自己問一句私語。你以爲一個窮困的，但是貞潔的少女做誠實的工作能掙好多錢麼？她一天不能掙十五個戈貝克，倘若她是誠實的而無特別才能，而且得一刻也不把活放下！還有，三品文官伊凡·伊瓦利奇·克羅卜思道克——你聽說過他麼？——直到今日還沒將她替他做的半打亞麻布襯衣的錢付她，而且無禮地把她毆跑，腳頓她，辱罵她，藉口說襯衣衣領做的不像樣子，做歪了。並且這兒還有小的們挨餓。……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跛來蹶去，扭着手，兩頰發紅，害那種病常是那樣的：「你在這裏和我們一塊住着，」她說，「你喫喝，弄得暖暖和和的，你却不做一點事來幫忙。你在這兒又喝又吃，同時小的們却有三天



沒有喫到一塊麵包皮！」那時我在躺著……唔，這有什麼關係！我醉醺醺的躺著，我聽見我的索尼亞說（她是一個溫和的人，帶着一種柔和的聲音……頭髮好看，那樣蒼白的瘦小的臉）。她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我真要去做像那樣的事麼？」還有一個品行很壞的女人達利亞·法蘭索夫那，警察很知道的，她有三次要從女房東方面得到她。「爲什麼不去做呢？」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帶譏刺地說，「你是希奇寶貴的東西麼？有什麼捨不得！」但是莫要責備她，莫要責備她，閣下，莫要責備她！在她說話的時候，她已經不是她自己了，她爲病魔和飢餓的孩子的哭聲鬧得發狂了；說這話比別的什麼都更傷她的心……因爲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性格就是那樣，而且當小孩哭時，即使是因爲餓，她都立刻去打他們。在六點鐘時，我看見索尼亞起來了，戴上她的頭巾，披上她的坎肩，走出房去，約在九點鐘時，她回來了。她直接走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跟前，不言不語放三十塊盧布在她面前的桌上。她一語未發，甚且連看都沒有看她，她只拿起我們的大的綠色的 drapdames [一種布料] 披肩（這個披肩是我們大家公用

的)，裹着她的頭和臉，臉對着牆躺在牀上；只有她的小小的肩膀和她的身子不住地顫抖。……我還是在那里躺着，正和先前一樣。於是我看見，青年人，我看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同樣不言不語地走到索尼亞的小牀跟前；她在她的兩腳旁邊跪了一晚上，吻着索尼亞的腳，不肯起來，於是她們彼此擁抱着睡熟了……一塊兒，一塊兒……是的……我呢……醉醺醺地躺着。」

瑪爾美拉陀夫突然停住，好像他的聲音說不出來了似的。於是他慌忙地把酒杯斟滿，喝下去，咳了幾聲。

「從那以後，先生，」他稍停以後往下說道——「從那以後，因為一件不幸的遭遇並由於壞意的人們的報告——在這一件事中都是達利亞·法蘭索夫那爲首，藉口說她受了無禮的待遇——從那以後，我的女兒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便被迫領一張黃票，而且因此她便不能和我們一起住下去了。因為我們的女房東亞瑪利亞·菲俄陀夫那不願意這樣住（雖說她先前會幫助達利亞·法蘭索夫那），萊比綏亞利珂夫君也是的……哼……。他和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之間的一切糾紛，

都是爲着索尼亞的緣故。起初，他是爲着自己要和索尼亞接近，以後忽然又自誇身份起來了：他說，「一個深受教育像我的人，如何能同那樣一個女子住在一個房裏？」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肯輕輕放過，她替她辯護……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現在索尼亞到我們這裏來多半是在傍晚的時候，她安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盡力幫她錢。……她在裁縫加泊勞毛夫家租一個房間，她和他們寄居一塊。加泊勞毛夫是一個跛脚的人，帶着生來的口吃，他的衆多的家人也都有生來的口吃。他的老婆也有一個生來的口吃。他們都住在一個房間裏，但是索尼亞有她自己的房間，隔開的。……哼……，是的……很窮的人，都有生來的口吃……是的。我在早晨起來，穿上我的破衣服，向天舉手禱告，動身往伊凡·亞法拉塞維奇大人那里去。伊凡·亞法拉塞維奇大人，你知道他麼？不知道麼？唔，那麼，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你不知道。他是蠟……主臉前的蠟。正如蠟在融化着……他聽了我的故事的時候，他幾乎流淚了。瑪爾美拉陀夫，你已經辜負我的期望一次了……我再自己負責收你一次——這就是他說的話，「記住，」他說，

「現在你去罷。」我吻他腳邊的塵土——只是在心裏吻的，因為實際上，他怕不肯讓我那樣辦，他作過高官，又是一個有着近代政治的文明思想的人。我回家了，當我宣佈我被收回錄用，且有薪水領的時候，天呀，那是何等騷動……！」

瑪爾美拉陀夫在劇烈的興奮中又停止了。那時一整羣已經醉了的人從大街上進來，租用的手風琴的聲音，和七歲大的小孩唱着『農家曲』的暴發的尖銳的聲音，在入口處被聽見了。屋內充滿了喧聲。酒館老板和小堂倌們忙着接待新的來人。瑪爾美拉陀夫並不注意新到的人，繼續說他的故事。他現在看來是極其軟弱，但是當他變得越發醉了的時候，他便變得越發愛說話。回想他新近得到職務的成功，彷彿使他復活了，而且在他的臉上甚至還反映着一種光彩。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地聽着。

「那是在五個星期以前，先生。是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和索尼亞剛一聽見這件事情，天呀，好像我是進了天國似的。先前常是這樣；你可以像一個畜生躺着，除了詬罵而外什麼都沒有。現在她們用脚尖走路，禁止小孩們作聲。」

「塞米昂·沙哈羅維支在衙門裏辦事累了，他在休息，Sofia！」在我去辦事以前，她們給我弄咖啡喝，並給我煮乳酪——她們開始給我弄真正的乳酪，你聽見麼？她們從什麼地方給我弄到一套體面的服裝的錢——十一塊盧布，五十個戈貝克，我猜不出來。靴子，棉布胸部襯衣——最堂皇的，一套制服，她們把一切都做成漂亮樣式，用了十一塊半盧布。頭一天早晨我從衙門裏回來，我看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做了兩樣菜吃飯——湯和加大紅蘿蔔的鹽肉——這是我們直到那時所從未夢想過的。她什麼衣服都沒有……一件都沒有，但是她把自己裝扮得好像往人家去會客似的；而且並不是她有什麼東西可以裝扮的，她什麼東西都不用就把自己弄漂亮起來了，她頭髮梳得很好，戴上一個乾淨的什麼領子，一對袖頭，她就是這，便是十分不同的一個人，她更年青些，好看些。索尼亞，我的小寶貝，這一陣子她幫助我們許多錢，然而那天她却說：「現在我不可以太常常來看你們。在天黑以後或者可以，那時沒有人能看見。」你聽見麼，你聽見麼？當我吃過午飯回來睡一下的時候，你猜怎麼樣，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雖僅在一星期以前，

還和我們的女房東亞瑪利亞·菲俄陀羅夫那吵到極點，但是現在她却請她進來喝咖啡。有兩個鐘頭，她們一塊兒坐着，密談着。「塞米昂·沙哈羅維支現在又做事了，而且領一份薪水，」她說，「他自己往大人那里去，大人自己出來見他，使所有別的人等着，走過衆人面前，拉着塞米昂·沙哈羅維支的手到他的辦公室去。」你聽見麼，你聽見麼？「自然，」他說，「塞米昂·沙哈羅維支，我記着你過去的効力，」他說，「而且不管你那放蕩的弱點的嗜好，因為你現在應允了，並且因為沒有你我們事情做的很不好，」（你聽見麼，你聽見麼？）「因此」他說，「我現在信任你的話如同一個君子的話。」我告訴你，那一切話，都是她自己編的，並不僅是由於輕浮，是爲着矜誇的緣故；她自己也不大相信，她以自己的幻想自娛，她一定是這樣！我並不爲這責備她，不，我不責備她！……六天以前，我把頭一次掙的錢全數——總共二十三塊盧布，四十個戈貝克——帶給她的時候，她叫我做她的小乖：「小乖，」她說，「我的小小乖。」當我們單獨在一塊的時候，你明白麼？那是爲了我的漂亮麼，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丈夫呢？……唔，

她捏我的頰，「我的小乖乖，」她說。

瑪爾美拉陀夫突然止住，想要笑，但是忽然他的下頰開始搖蕩了。不過，他抑制了自己。這酒館，這人的墮落的外貌，在蓮草船上過五夜，以及這壺酒，還有對於妻和小孩的這種疼愛，使他的聽者迷惑。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地聽，但是帶着一種不舒服的感覺。他覺得煩惱，他到這裏來了。

「閣下，閣下，」瑪爾美拉陀夫恢復原狀喊道——「哦，先生，或者這一切於你彷彿都只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如同對於別人一樣，或者我只以我的家庭生活的一切瑣碎小事的愚蠢，煩擾你了，但是這於我並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因為我完全能覺着。……我的一生中那福氣的一整天，那一整晚上，我都在速飛的夢想中度過，夢想着一切事情我如何辦理，所有的小孩子我如何打扮，我如何使她休息，我如何將我自己的女兒從不名譽中救出來，恢復她回到家庭的懷抱來。……而且還有許多。……很可以原諒的，先生。唔，於是，先生，（瑪爾美拉陀夫忽然抖了一下，抬起頭，注視他的聽者）唔，就在這一切夢想過後的第二天，這就



亞爾美拉陀夫用拳頭打他的前額，咬着牙，閉起眼睛，用他的肘沉重地靠在桌上。



是說，正在五天以前，在晚上，用一個刁法子，好像夜間的賊樣，我從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把她的箱子的鑰匙偷來，把我掙來的錢所用剩下的拿出來，好多錢我忘記了，然而現在看我罷，你們大家都來看！這是我離家後的第五天了，他們在那里找我哩，而且我的職務完了，我的制服在埃及橋上的一家酒館裏放着。我把牠換了我現在穿的衣服……一切事情都完了！」

瑪爾美拉陀夫用拳頭打他的前額，咬着牙，閉起眼睛，用他的肘沉重地靠在棹上。但是一分鐘之後，他的臉色忽然變了，而且他帶着一種假裝的狡猾和厚面皮，斜視拉思科里涅珂夫，大笑說道：

「今天早晨我去看索尼亞，我去向她弄點酒喝！He-he-he！」

「她真的給你了麼？」新來的人中有一位喊道；他喊了之後，便狂笑起來。

「這半壺酒就是用她的錢買的，」瑪爾美拉陀夫聲言道，單獨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話。「他親手給我三十個戈貝克，我看見這是她最後的，她所有的錢。

……她一句話都沒說，她只是看着我，一句話沒有。……的確沒有，然而不是在

陽世上，在那一邊，……她們爲男人們傷心，她們哭，但是她們並不責備他們，她們並不責備他們！但是那更傷人，她們不責備的時候，那更傷人！三十個戈貝克不錯！而且或者她此刻需要這錢吧？你作什麼感想，親愛的先生？因爲現在她必須維持她的外表。那費錢，那漂亮，那種特別的漂亮，你知道麼？你明白麼？還有髮油，你想，她一定要有東西；圍裙，漿的圍裙，還有鞋，真正的顯得腳漂亮的闊氣的鞋，當她必須從一灘污水邁過去的時候，你明白麼，先生，你明白那一切漂亮是什麼一回事麼？然而我哩，她親生的父親，我在這里把那種錢拿三十個戈貝克來喝酒！我正在把牠喝掉哩！而且我已經把牠喝掉！試問，誰憐惜像我這樣的人呢？你不替我惋惜，先生，告訴我，先生，你替我惋惜嗎？

He-he-he —

他想把杯斟滿，但是剩的沒有酒了。酒壺空了。

「你爲什麼要人憐惜？」酒館老板又走近他們跟前，喊道。

接着便是狂笑的呼喝，甚至還有咒罵。那些聽他說話的人們和沒聽他說話的

人們都笑起來並且詬罵着，大家只是望着這退職的官吏一個人的身上。

「受憐惜！我爲什麼要受人憐惜？」瑪爾美拉陀夫忽然高談道，他站起來，一隻手伸向前去，彷彿單單就是等着那句問話似的。

「我爲什麼要受憐惜，你說？是的！沒有什麼理由要憐惜我的！我應當被釘死，釘死在一個十字架上，不受人憐惜！釘死我吧，審判我吧，審判官呵，釘死我，但是可憐我！那麼我要自己去被釘死，因爲我並非尋求快樂，而是尋求眼淚與苦楚！……你以爲——你這個賣酒的——你這半壺酒於我是甜的麼？我實際上所尋求的是苦楚，眼淚與苦楚，我找着了，我嘗着了；但是他將可憐我的，他對於一切人都有憐憫心，他瞭解一切人和一切事，他是唯一的一位，他也是審判官。那天他要到來，而且他要問：「那個爲她的暴戾的害肺病的繼母，並爲別人的小孩們而犧牲自己的那個女兒在那里？那個憐惜醜陋的酒徒——她的人世間的父親——而不爲他的獸性驚慌的那個女兒在那里？」他要說，「到我跟前來！我已經饒恕你一次了。……我饒恕你一次了。……你的罪是多的，被饒恕了，因

爲你愛的很多……」他要饒恕我的索尼亞，他要饒恕，這我知道……就是方才我到她那兒的時候，我在心中覺着了！他要審判，而且饒恕一切人，好人和壞人，聰明人和溫良人。……當他把他們都審判完了的時候，他要召我們去。「你們也上來，」他要說，「上來，你們酒徒們，上來，你們軟弱的人，上來，你們不成材的人！」我們都要上去，不覺羞辱，站在他的面前。他要向我們說道，「你們是豬，照着畜生的像做的，帶着他的記號；但是你們也來！」聰明人們和那些有知識的人們要說，「主呵，您爲什麼接受這些人？」他要說，就是因爲這種緣故我才接受他們，你們聰明人呵，就是因爲這種緣故我才接受他們，你們知識的人呵，他們中沒有一個相信自己是值得受這樣待遇的。」他將向我們伸出他的手來，我們就跪在他面前……我們要哭泣……我們就明白一切了！那時我們就明白一切了！……都明白了，甚至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她也要明白。……王呵，願你的國降臨！」他倒在長凳上，力竭，失望，誰也不看，彷彿忘却他周圍的一切，陷入深沉的凝想中似的。他的話發生了一種感動；有了一刻

的沉默；但是不久又聽見狂笑與咒詛了。

「審判完了罷！」

「自己傻說！」

「你這個官！」

等等，等等。

「我們走吧，先生，」瑪爾美拉陀夫忽然說道，他抬起頭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話——「送我走吧……珂色爾的住宅，臨着院子。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去——是時候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早些時就想走，而且他有意要扶着他，瑪爾美拉陀夫的兩脚比他的言談顯得軟弱得多，沉重地靠在青年人的身上。他們走了二三百步的光景。當他們走得離家更近的時候，醉人便越發爲驚慌與攪亂所征服了。

「現在我不是怕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他在不安中低聲道——「並不怕她開始扯我的頭髮。我的頭髮有什麼關係！管我的頭髮！我就這樣說！的確若是

她真開始扯牠倒好些，那倒不是我所怕的……我所怕的是她的眼睛……是的，她的眼睛……她的頰上的紅暈也使我害怕……還有她的呼吸……你注意過害那種病的人如何呼吸……當他們激動的時候？我也怕小孩子們的哭聲……因為倘若索尼亞沒有帶食物給他們吃……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但是拳打我是不怕的……你知道，先生，這樣拳打於我並不是一種痛苦，而甚且是一種享樂。那樣倒好些。讓她打我，那安慰我的心……那樣倒好些……家就在那里。生鐵匠珂色爾的房子……他是一個德國人，有錢的。領我進去！

他們從院子進去，上到四層樓來。在他們上去的時候，樓梯越來越暗。這時差不多有十一點鐘了，雖說夏季在彼得堡並沒有真正的黑夜，然而在樓頂上已經是十分黑暗了。

就在樓梯頂上有一扇污穢的小門半開着。一間很不好看的屋子，約有十步長，被一節蠟頭照亮着；全屋從入口便都可以看見。全是亂七八糟的，亂排着各

種破衣服，尤其是小孩子們的衣裳。橫過後半間掛着一塊破布單。那後面或者就是臥牀。房裏別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就是兩把椅子，一張沙發，上面蒙着漆布，滿是洞，在那前面放着一張舊的松木做的廚房桌子，沒有油漆，沒有鋪東西。在棹邊上放着一個鐵的燭盤，裏面的牛油蠟燭漸漸燒完了。原來瑪爾美拉陀夫自己佔一間房，並不是一間房的一部份，但他們的房間實際上只是一個過道。往別的房间或者不如說是籠子——（這一些房間是亞瑪利亞·列沛惠克色里的一層樓住宅分的）去的門半開着，那裏面有吶喊，喧鬧與狂笑。人們彷彿在那裏賭牌喝茶似的。最不堪聽的一種話時時衝出來。

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便認出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她是很高的，瘦弱的，適襯的女人，憔悴的怕人，頭髮是美麗的重褐色的，的確，兩頰上帶着一種肺癆病的紅暈。她在她的小房中踱來踱去，兩手按住胸膛；她的雙唇焦燥，她的呼吸來得急促，時斷時候續地發喘。她的兩眼如同發熱病似的閃光，以興奮的不變的注視往四下望。那幅肺癆病的興奮的臉孔，更加以臘燭頭的最後的閃動的光在上面

閃耀，造成了一種使人不舒服的印象。她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來約有三十歲年紀，對於瑪爾美拉陀夫確實是不配合。……她沒有聽見他們，而且沒有注意他們進來。她彷彿涉入遐想了，什麼也沒有聽見，看見。房屋是悶人的。但她並沒有開窗戶；從樓梯那里發出臭味，但是樓梯上來的門並沒有關。淡巴菰的烟霧從內房裏飄進來，她不斷地咳嗽，但是並沒有關門。最小的孩子（六歲的女孩）睡熟了，盤曲坐在地板上，頭放在沙發上。較大一歲的男孩子在屋角裏哭泣並且抖着，大概他剛挨了一頓打，在他旁邊站着一個九歲大的女孩，高而且瘦，穿着一件瘦而且破的襯衣，和一件破舊不堪的毛織的外衣，披在光光的肩上，人早已長得比衣服長了，僅僅達到膝頭。用她的細長的，乾枯得彷彿一根火柴似的手臂，摟着她弟弟的頸子。她設法撫慰他，向他低聲說些話，盡力使他不再哭泣了。同時她的碩大的眼睛，在她的消瘦的和驚懼的面龐上，看來好像更大了，帶着驚恐地注視着她的母親。瑪爾美拉陀夫並沒有進門，而就在門口跪下，把拉思科里涅珂夫推在他前面。這婦人看見一個生人，茫然地停住，面對着他，一時恢



復了意識，顯然驚異，不知他來作什麼。但是立刻以爲她的想法是對的，他是到裏邊一個房間去的，因爲他到那裏去一定要經過她的房間。想到這，她便不再注意他，向外邊的門走去，要把門關上，她看見她的丈夫在門口跪着，便發出一陣猝然的喊聲。

「唉！」她狂瘋地喊道，「回來了！你這犯罪的！……無賴的！……錢在那里？你口袋裏有什麼，給我看！你的衣服完全不同了！你的衣服在那里？錢在那里？說！」

她下手搜他。瑪爾美拉陀夫溫順地服從地舉起雙手以便於搜索。一文錢也沒有。

「錢在那里！」她喊道——「天爺，他能都喝掉了？櫃裏剩有十二塊銀盧布！」她忽然瘋狂地抓住他的頭髮，把他曳到房裏來。瑪爾美拉陀夫馴服地跪着爬着走，使她少費氣力。

「這于我是一種慰藉！這並不傷我，乃是一種確切的慰藉，閣——下，」他

喊道，他被抓住頭髮前後搖擺着，甚且有一次前額撞着地板。在地板上熟睡的小孩驚醒了，開始哭起來。站在屋角的男孩完全失措了，開始發抖叫號，在劇烈的恐怖中，幾乎是在一陣急病中，跑向他姐姐跟前。最大的女孩驚醒了，抖得像一片樹葉子。

「他喝掉了！他都喝掉了，」可憐的婦人絕望地喊道——「衣服也不是那件了！他們餓，餓呀！」——她扭着自己的手，指着小孩子們。「被咒詛的生活呵！你，你不害臊！」她突然撲向拉思科里涅珂夫——「從酒館來！你同他一塊兒喝酒麼？你也同他一塊喝酒！滾開！」

青年人沒發一語，急忙走開。裏面的門大開了，愛探聽的臉孔在那里偷看。粗鄙的大笑的臉，嘴裏銜着紙煙和雪茄，以及帶着便帽的頭，都在門口伸進來。再往後面可以看見敞穿着寢衣，穿着夏季的，簡直不成體統的衣服的人物，其中有幾個人手中還拿着牌。當瑪爾美拉陀夫被曳着頭髮走，喊道那于他是一種慰藉的時候，他們特別覺得有趣。他們甚且開始到房裏來；最後，一種惡狠的尖聲的

叫喊被聽見了；這是從亞瑪利亞·列沛惠克色里自己口中發出來的，她從他們中擠出來，照她自己的辦法來恢復秩序，第一百次威嚇那可憐的婦人，以粗鄙凌辱人的話吩咐她明天從這房屋搬出去。拉思科里涅珂夫出去的時候，他來得及把手插進口袋去，把他在酒館裏用盧布換的銅幣抓出來，沒被人注意的把牠們放在窗戶上。以後在樓梯上，他改變了主意，要回頭去。

「我做了什麼樣的一件傻事，」他自己想道，「他們有索尼亞，而且我自己需要錢。」但是想起現在再拿回來是不可能的，而且無論如何他不願拿的，他便把手一揮不要了，回到他的寓所去。「索尼亞還需要髮油，」當他順着大街走的時候，他說，而且惡意地大笑著——「這樣的漂亮費錢。……哼！或者索尼亞自己今天要破產的，因為那常是有危險的，追逐巨獸……掘金子……那麼明天他們除了我的錢而外，恐怕沒有什麼東西吃。啊呀，索尼亞！他們在那裏掘着什麼樣的一種鑽！他們在利用着哩！是的，他們在利用着！他們習慣了。哭一陣子便習慣了。人這痞子對子一切事都可以習慣的！」

他凝思起來。

「倘若我錯了怎麼辦呢，」他想了一刻之後，忽然喊道。「倘若不是一個痞子怎麼辦呢，一般的人，我的意思說，全人類，——那麼其餘一切都是偏見了，只是一些做作的恐怖，並且沒有邊際，一切都是應當那樣的。」

## 第二章

他在一場驚悸的睡眠後，次日醒來得遲。但是他的睡眠並沒有使他休養過來；他醒來，乖戾的，易激的，愛生氣的，帶着憎惡看着他的房間。這是一間房的小櫃櫥，約有六步長。牠有着一種最寒傖的外表，塵污的黃紙從牆上脫掉，而且蓋的那麼低，一個比普通身材高的人在裏面便不安，時時刻刻覺得他的頭要撞着屋頂。家俱和房間相稱；房里有二張舊椅子，很不結實的；在房角有一張漆桌，上面放幾冊書和抄本；厚積在牠們上面的灰塵，顯出來牠們好久沒有被摩過了。一張大而笨的沙發，幾乎佔了一面牆和房內一半的地方；先前曾蒙着印花布，但是現在破濫了，給拉思科里涅珂夫當牀用。他時常在那上面睡覺，照例不脫衣服，沒有被單，裹在他的舊的學生外套裏，頭放在一個小小的枕頭上，在這

下面他把所有的襯衣，乾淨的和髒的。堆將起來，爲的枕得高些。一張小桌子放在沙發面前。

比這雜亂齷齪的恐怕難有了，但對於處在目下心境中的拉思科里涅珂夫這確實合適。他完全離開了每個人，好像縮在自己殼裏的龜似的，甚至于看見那女僕，她必須侍候他，有時往他屋裏看看，都使他冒火和發痙攣。他處在那種追隨着完全聚精會神于一件事情上的偏狂者們的情況中。他的女老板在上兩個星期已經不送飯進來了，他雖是沒有飯吃的過下去，他還沒有想和她商談。廚子而且是唯一的僕人那思泰莎，對於這寓客的這種心情多少有些歡喜，她完全不來收拾和打掃了，僅僅一星期來一次，拿着一把掃帚逛到他的房裏去。現在她把他叫醒了。

『起來，你爲什麼死睡！』她向他叫喊道。『九點鐘過了，我給你拿了點茶來；喝一杯麼？我想你很餓了罷？』

拉思科里涅珂夫睜開眼睛，抖了一下，認識是那思泰莎。

『從女老板那里來的麼？』他問，慢慢地，而且帶着一幅有病的臉孔，在沙

發上坐起來。

「從女老板那里來的，不錯！」

她把自己的滿裝着無味的陳茶的破茶壺，放在他面前，茶壺旁邊放了兩塊黃色的糖。

「這里，那思秦莎，請拿去，」他說着，在口袋裏摸索（因為他穿着衣服睡覺），拿出一把銅幣——「跑去給我買塊麵包來。還給我弄點臘腸來，要便宜點的，在臘腸店裏去買。」

「麵包我立刻就給你拿來，但你願意喝點菜湯代替臘腸麼？那湯好極了，昨天的。我昨天給你留下的，但是你回來遲了。那湯是好的。」

在湯拿來，他開始喝的時候，那思秦莎在他旁邊沙發上坐下，開始閒談起來。她是一個鄉下的女人，而且是一個非常愛說話的女人。

「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好像要向警察告你，」她說。  
他皺了皺眉頭。

「找警察？她要怎麼？」

「你不付她錢，你又不搬出房去。她要怎麼樣，那清楚得很。」

「鬼東西，這是最後要命的事，」他咕咕着，磋着牙齒，「不，現在我……不湊巧……。她是一個傻瓜，」他接着大聲說。「我今天去和她談一談。」

「她是傻瓜不錯，正和我一樣。但是倘若你是個聰明人，你為什麼像一個口袋樣在這裡躺着，一點也顯不出聰明來呢？有一個時期你常出去，你說是教小孩子。但是怎麼一回事，你現在什麼事也不做了。」

「現在我做……」拉思科思涅珂夫狠狠地不高興地開言道。

「你在做什麼？」

「工作……」

「什麼工作？」

「我在想，」他停了一會嚴肅地答道。

那思秦莎被一陣傻笑鬧住了。她老是傻笑，而且有什麼事情使她樂的時候，



她便笑得聽不見了，又是戰，又是抖，直到她覺得有些作嘔爲止。

「你的思想使你賺了好多錢了麼？」她終於能說出話來。

「一個人出去教書不能沒有靴子穿。而且我討厭極了。」

「你不要看不起教書呵。」

「他們付教書錢那麼少。幾個銅幣有什麼用處呢？」他憎惡地答着，好像回

答他自己的思想似的。

「你想一下子就發財麼？」

他奇怪地看着她。

「是的，我想發財。」他停了一會之後決然地答道。

「莫要這麼慌，你嚇壞我了！我去不去給你拿塊麵包來？」

「隨你便。」

「呵我忘記了！昨天你出去的時候，你來了一封信。」

「一封信？給我的！誰寄來的？」

「我不知道。我用我自己的三個戈貝克給了送信人。你還給我麼？」

「那麼把信拿來給我吧，爲着上帝的緣故，拿來吧，」拉思科里涅珂夫大大興奮的喊道——「天爺！」

一分鐘後，信拿給他了。就是這回事：他母親寄來的，從R省寄來的。他接過來的時候，他的臉變灰白了。有好些時候他都沒有接過一封信，但是現在另一種感情又忽然壓縮了他的心。

「那思秦莎，讓我自己一人在這里，行好吧；這里是你的三個戈貝克，但是行好吧，趕快走！」

信在他的手中顫抖；他不想當她的面前拆開；他想自己「一個人」來看這封信。那思秦莎出去的時候，他急速地把信送到唇邊並且吻了牠；於是很久地注視着信封上住址人名，那是曾經一度教過他讀書寫字的母親的小小的斜寫的筆跡，如此親密而且熟悉。他停滯着；他彷彿是害怕着什麼似的。最後他把牠拆開了；這是一封厚重的信，有二兩重，兩張信紙，滿寫着很小的字。

「我親愛的羅提亞，」他的母親寫道——「兩月以來，我沒有用信和你談話了，這使我苦惱，甚且使我夜間醒着，想着。但是我相信你不會因為我的無奈何的沉默責備我。你知道我何等愛你；你是我們——都麗亞和我——唯一的一個，你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唯一的期待。當我聽說你因為無錢自給，在幾個月以前捨棄了大學，以及你失去教書的事和別的工作的時候，那于我是怎樣一種傷心的事呵！我如何能由我的一年一百二十塊盧布的卹金，幫助你呢？四個月以前我寄給你十五塊盧布，你知道的，那是我從這城裏的一個商人瓦西里·伊凡羅維支·瓦如洵那里，以我的卹金作抵押借來的。他是一個心腸仁慈的人，又曾是你父親的朋友。但是既然把領卹金權交給他了，我便必須等到把債償還的時候，而且那件事僅僅剛才辦清，所以我這些時都不能寄給你一點錢。但是現在，感謝上帝，我相信我能以再寄給你點錢，而且事實上我們現在可以恭賀我們自己的佳運了，這事我趕緊要通知你。第一層，你猜到麼，親愛的羅提亞，你妹妹已經一個半月和我住在一塊，而且我們將來也不分離了。感謝上帝，她的痛

苦算過去了，但是我要順序地告訴你一切事情，使你好知道一切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以及我們瞞着你直到如今的一切事情。當你在二月以前寫信給我，說你聽說都麗亞在司維特里喀羅夫家忍受許多痛苦的時候，當你寫了那話，並且要我把這事詳細告訴你的時候——我能寫些什麼回答你呢？倘若我把全部實情寫給你看，我敢說，你怕要把一切事情拋開，到我們這里來，即使你一路必須徒步，因為我知道你的性格和你的情感，你不讓你妹妹受侮辱的。我自己是在絕望之中，但是我怎麼辦呢？並且，那時我自己也不知道全部的實情。使這件事情弄得如此困難者，原因是在這：都麗亞去年在他們家裏做了家庭教師的時候，預支了一百塊盧布，條件訂的是由她的薪金每月扣除，所以不還清債是不能夠辭去職務的。這筆款項（我現在能以向你解釋這一切，我的寶貴的羅提亞）她大抵是爲着要寄給你六十塊盧布才拿的，那錢你那時需要得那麼急，那錢是你去年從我們這里接到的。我們那時欺哄你，寫信說這錢是由都麗亞積蓄來的，但是事實並不是如此，現在我將這事一切都告訴你，因為，感謝上帝，事情忽然變好了，而且你可以知

道都麗亞何等愛你，她有着多麼可貴的心腸呵。起初不錯司維特里喀羅夫君待她很無禮，在棹上常說不恭敬的嘲笑話。……但是我不想敘說那些痛苦的瑣事，好不再白白地使你煩惱，因為一切都算過去了。總之，不管司維特里喀羅夫君的太太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和家中其餘一切人的和善的高尚的行爲，都麗亞那時非常痛苦，尤其是當司維特里喀羅夫陷入他在軍隊裏的老習慣，爲巴加斯（酒神）勢力所挾的時候。那麼以後是怎麼樣呢？你想想，這瘋漢子老早便對於都麗亞懷了一種熱情，但是在對她無禮和侮慢的假裝之下，把熱情隱蓋起來。大概想起他的年紀和他之爲一家之父，他自己爲着個人狂誕的希望害膜害怕了；這使他和都麗亞生氣。或許他想以他的無禮的侮藐的行爲，使別人不得知道實情。但是最後他一點也不能自禁了，竟有臉向都麗亞作公開的可羞的求婚，允許她各種禮品，並且，要把一切事情拋開，領她到另一個鄉村里去，或者甚至於到國外去。你能猜想到她所遭遇的一切！立刻離職是不可能的，不僅爲着錢債的緣故，而且也要不傷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感情，因爲那麼一來怕惹起她的疑心：那麼都麗亞便成爲他

們家庭噪鬧的原因了。而且那於都麗亞也要發生可怕的誹謗；那是不能免的。還有別各種原因，使都麗亞還有六個星期，不能望離開那可怕的人家。你知道都麗亞，自然；你知道她多麼聰明，她的意志多麼強。都麗亞能夠忍受許多痛苦，即使是最困難的情形中，她有着毅力維持她的決心。她因為怕使我煩惱，雖然我們不斷通信，關於一切事情她甚至於向我都不寫一句。事情結果得非常出於意料之外。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偶然偷聽了她的丈夫在花園中向都麗亞懇求，便把情形完全誤解了，把罪過推到她身上，相信她是這一切的原因。一幕可怕的劇立地就在花園裏演起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甚至於打了都麗亞，不由分說向她蟻了一個鐘頭，於是吩咐立刻把都麗亞用一輛平常農家的大車，帶着行李趕緊送到我這裏來，他們把她所有的東西，她的襯衣和她的被褥，完全扔進大車裏去，並沒有疊起來，包好。而且一陣大雨又下起來，被辱被羞的都麗亞，必得和一個鄉下人同坐在敞車上走了十五弗司特（俄里）到城裏來。現在你只消想一想，我對於兩月前我所接到的你的信，能寫給你什麼回信呢？我能寫什麼話呢？我是在絕望中。

我不敢把實情寫給你，因為怕你非常苦惱，頹喪，憤怒，而且你又能怎麼辦呢？你或者僅僅能把自己毀壞了，那是，都麗亞所不允許的，而且當我的心十分充滿了哀苦的時候，我也不能夠以瑣事寫滿我的信的。有一個整月，這城裏充滿關於這件醜事的閒言，結果竟到這步田地，都麗亞和我甚至於不敢往教堂去了，因為侮藐的臉色，耳語，甚且還有當着我們大聲談論的話。所有我們的熟識人都避着我們，在大街上甚至於沒有人向我們行禮，而且我得知有些店夥們和某些書記們想要用一種可羞的方法侮辱我們，用漆塗抹我們住宅的門，因此房東開始要我們搬家。這一切都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主使的，她設法敗壞都麗亞的名譽，在每家罵她。附近人人她都認識，那月她不斷進城，因為她頗愛說話，愛談她的家事，而且特別愛向人人抱怨她的丈夫——那是很不好的——，所以在短時間內，她不但把她的故事傳揚於城中，並且傳遍了一縣。我病了，但是都麗亞比我能忍受些，倘若你能夠看見她如何忍受一切，並設法安慰我，鼓舞我呵！她是一個天使！但是上帝保佑，我們的痛苦截止了；司維特里喀羅夫君恢復了理性，懊悔了，或者

爲都麗亞惋惜，他將關於都麗亞無辜的完全的明白的證據，放在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面前，那是一種信的形式，都麗亞在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未在花園遇見他們以前，不得不寫給他的。這封信在她離開後還在司維特里喀羅夫君手中，那是她寫以拒絕他對她懇求作個人解說和祕密會見的。在那封信裏她帶着大大的火氣和憤怒，責備他對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行爲的卑鄙，提醒他要知道是一家之主與父，並告訴他，使一個已經十足不幸了的無人保護的女子受苦，不幸，於他是何等地卑陋。總之，親愛的羅提亞，那封信寫得那麼高尚動人，我讀的時候，我悲哽了，而且到今日我都不能讀之不落淚的。並且，僕人的證明也洗清都麗亞的名譽；他們看見知道的比司維特里喀羅夫君自己所猜想的多的多了——的確事實上僕人們永遠是那樣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十分受驚，而且「又受打擊了」，如同她自己向我們所說的話，但是她完全相信了都麗亞的無辜。就在次月，是星期日，她直接到大禮拜堂去，跪下流淚向聖母祈禱，求賜她力量受這次的攷驗，盡她的責任。於是她一直從大禮拜堂到我們這里來，把整個故事告訴我們，傷心地啜泣，完全



懺悔，她擁抱都麗亞，求她饒恕她。在同一個上午，她毫不耽擱，遍到城裏各家以及各處，流着眼淚，用頂奉承的話，申說都麗亞的無辜，以及她的感情和她的行為的高尚。更有甚者，她把都麗亞給司維特里喀羅夫君的親筆信，拿給人人看，念給人人聽，甚且讓他們抄寫——（我想這是過分的）。她這樣忙了幾天，在全城坐車跑，因為有些人生氣別人居先得有機會了。所以他們必須輪流着，因此在這每家在她沒有到以前就期待着，人人都知道在某某日，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要在某某地方唸信，人們在每次讀時都聚攏來，甚至於有許許多人在自家並在別人家裏已經聽了許多次的。在我看來，這一切舉動中有許多，許多都是不必的，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性格是那樣的。至少，她完全恢復了都麗亞的名譽，這件事的整個醜名，成爲一種不能磨滅的羞辱，加在她丈夫的身上，他成唯一受責備的人，因此我實在開始爲他惋惜，實在待那瘋漢子太嚴酷了。都麗亞立刻被幾家效請教課，但是她拒絕了。立刻之間人人開始以特別的尊敬對待她。這一切對於那件可以說是我們全部的命運現在都因之變化了的事之成功，有很大的助力。你

一定要知道，親愛的羅提亞，都麗亞有一個求婚人，她已經答應嫁他了。我趕緊把這件事底細都告訴你，雖說是沒有和你商量便辦理了，我想你將不爲着那種緣故和我和我的妹妹發惱的，因爲你會知道，我們不能等待，展緩我們的決定，直到聽你的回話的時候。而且你不在場的時候，你便不能判斷一切事實。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他已經是七品文官，彼得·彼得羅維支·盧辛，而且和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是遠親，她在成全這件婚姻上很出力。開始是他由她表示他願和我們認識。他受了我們正式的招待，和我們一塊喝咖啡，就在次日便給我們一封信，他在信中很客氣地作了一種提議，請求給他一個迅速的決定的回話。他是一個很忙的人，急忙要到彼得堡去，所以每刻鐘於他都是寶貴的。自然，起初我們大驚，因爲這事發生得這麼快而且料想不到的。我們倆想了，談了一整天。他是一個小康的人，可倚靠的，他在政府裏有兩件差使，而且已經有財產了。不錯他是四十五歲了。但是他有一種很惹人喜歡的外貌，還可以被女人認爲引人愛的，而且他完全是一個很結實而體面人，只是他彷彿有一點沉鬱且有些自負似的。但是或者

那只是在頭一眼看他時所生的印像。我先告訴你，親愛的羅提亞，當他到彼得堡（他不久就去）的時候，若是你在頭一眼看他有什麼你不喜歡的地方，注意莫要貶評他太倉猝太嚴刻了，因為你的癖氣是那樣的。雖然我相信，他在你心目中將發生合宜的印象。並且，一個人為要瞭解任何人，一定要審量小心，以避免構成偏見和謬誤的觀念，那在以後是很難以糾正除去的。就許多徵象評判起來，至少彼得·彼得羅維支是一個十分可敬重的人。在他頭一次來訪的時候，的確，他告訴我們說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但是他如同他自己所說的，還具有「我們的最近的這一代人」的許多信念，而且他是一個一切偏見的敵人。他還說了許多，因為他彷彿有點虛榮心，愛人家聽他的話，但是這差不多不算是罪過。自然，那在我懂得的很少，但是都麗亞向我解說道，他雖說不是一個深受教育的人，他却聰明，而且彷彿性情很好似的。你知道你妹妹的性格，羅提亞。他是一個果決的，懂事的，耐心的，大度的女子，但是她却有着了一幅熱烈的心腸，我很知道的。自然，在她和他雙方都沒有特別的愛情，但是都麗亞是一個聰明的女子，有着天使的心

腸，將以使她的丈夫幸福爲自己的責任，他那方面將以她的幸福爲他所當心的。關於那點我們無由懷疑，雖說事情辦得倉促極了，這是一定要承認的事。並且，他是一個極謹慎的人，當然，他要自己的幸福更穩定，都麗亞和他一塊更幸福。至於性格上的幾種缺點，和一些舊習慣，甚且有些意見不同——這些即使最幸福的婚姻的確都免不了的——都麗亞說，關於那一切，她全靠自己，沒有什麼事情可焦心的，並謂只要他們將來的關係能成爲一種合理的老老實實的關係，她是情願忍受許多痛苦的。比方說，起頭連我也覺得他有些唐突似的，但是那很可以是由於他是一個口直的人，無疑地就是那樣。比方說，在他得到都麗亞的允許之後，第二次來訪的時候，在談話之間，他聲稱在未和都麗亞認識之前，他便決心要娶一個誠實的，沒有嫁奩的女子，尤其是，要一個經過貧窮的人，因爲，如同他所說的，一個男子應當不蒙他的妻的恩，而不如讓妻尊視她的丈夫爲她的恩人。我一定要說，他說得比我溫和得多，懇切得多，因爲我忘記了他實在的語句，僅只記得意思。並且，那顯而易見地不是有意說的，乃是在談得熱烈心境的

時候說滑嘴了，所以他以後努力使自己改正，把話順過去了，但是一樣還使我覺得他有些唐突，我以後這樣向都麗亞說。但是都麗亞甚至抱憾地回答道，「語言並非行爲」，自然這話完全不錯的。都麗亞在她未下決心以前，一整夜沒有睡覺，她以我睡熟了，便從牀上起來，通夜在房中踱來踱去，最後她跪在聖像面前，長久地熱心地祈禱，到早晨她告訴我她決定了。

我已經說過，彼得·彼得羅維支正動身往彼得堡，他在那里有許多事務，而且想開辦一個律師事務所。他有許多年都忙着辦理民事和商業訴訟，就在日前他贏了一件重要的案子。他必須到彼得堡，因為他在參議院有一個重要的案子。因此，親愛的羅提亞，他可于你有頂大用處的，的確，在各方面都可以，都麗亞和我預計，就從現在起你便能夠固定地開始你的未來的事業，可以認爲你的命運已經明顯地固定了。呵，但願這件事見諸事實，這將有那麼樣的一種利益，我們只能視之爲天賜的福氣。都麗亞專夢想着這一件事。我們甚且已經冒昧向彼得·彼得羅維支關於這件事露出幾句話。他在答話中是慎重的，說道，自然，他不能做事

沒書記，只要親戚稱職，（好像對於你的適稱能有什麼懷疑似的！）把薪水付給一個生人，不如付給一個親戚了，但是接着他便對於你在大學讀書，能否留給你時間在他的事務所裏做事，表示懷疑。這事暫時擱下了，但是都麗亞現在別的什麼事都不想。她在上幾天發着一種狂熱，已經作了一種正式計劃，使你最後在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法律事務上成爲同事，甚且爲同夥，這很可能的，因爲你是一個研究法律的學生。我和她完全同意，羅提亞，並且共有這些計劃和希望，我們看到有很大的可能性。不管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推託，在目前這是很明顯的（因爲他，認識你），但是都麗亞堅決地相信，她將憑她對於她將來的丈夫所發生的好影響，獲得一切；她確信着這點。自然我們小心不向彼得·彼得羅維支談任何這些更遠的計劃，尤其是你成爲他的同夥的話。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會很冷淡地看這事，這一切會在他看來只是一場空想。同時都麗亞和我都沒有向他吐出一句我們所懷的大希望，想他幫助我們接濟你在大學讀書的費用；我們所以沒談到那件事，第一是因爲那事以後自將見諸事實的，他自己將無疑地不費話地提出的（好

像他能拒絕都麗亞那事似的）尤其是，因為你可以憑自己的努力，在事務所裏成爲他的右臂，受他的幫助並不是一種施與，乃是憑你自己工作掙來的薪水。都麗亞想把這一切事像這樣辦理，我十分和她同意。我們還爲着第二個緣故，沒有說出我們的計劃，就是，因為我特別想使你在第一次會見他的時候，覺得自己站在同等的地位。當都麗亞高興地向他說你的時候，他答道，人自己沒有接近觀察一個人，永遠不能評斷他，說他希望他在和你結識的時候，構成他自己的意見。你知道麼，我的寶貴的羅提亞，我想或者爲着某種緣故（不過和彼得·彼得羅維支沒有關係，只是爲着我自己個人的，或者是老太婆的怪脾氣，）在行過婚禮以後，我與其和他們一塊住，不如自己住，分開着。我相信他將十分慷慨客氣請我勸我在將來還和我的女兒住在一塊，而且若是他直到如今這話還沒有提過一句，那只是因爲事情已經假定是這樣的了；但是我將拒絕。我在一生中看出不止一次，丈夫們和岳母們不十分過得好的，我不願有一點妨礙任何人，而且我自己，只要有一塊自己的麵包皮，有像你和都麗亞這樣的孩子，我也寧願十分自由的。若是

可能的話，我要住在靠近你們倆的一個地方，親愛的羅提亞，我將最快活的一個消息留在我的信後頭來說；你知道，我親愛的孩子，我們在很短時間內或者便可以都在一塊，在幾乎三年的分離之後，我們又可以彼此擁抱了！都麗亞和我要動身往彼得堡去，這是確實決定了，準確地在什麼時候，我不知道，但是非常，非常快，或者就在一個星期中。這事全靠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支配，當他稍稍在彼得堡四下看了一看的時候，他就馬上使我們知道。爲着要適于他自己的安排，他急望快快成禮，若是能辦的話，甚至於在聖地林食節以前，或者若是那太早，不易于準備齊的話，直接就在節後舉行。我將帶着何等的快樂把你摟抱在我的心上！都麗亞快活地想起見你，十分興奮，她有一天門笑話說，單爲這件事她便願嫁彼得。彼得羅維支。她是一個天使！她現在不寫什麼話給你，只告訴我寫信給你說她有那麼多，那麼多的話要告訴你，她現在提不起筆來了，因爲幾行信什麼事也告訴不了你，僅僅要攪亂她自己；她叫我緊緊地擁抱你並且給你無數的吻。雖說我們這麼快便要相見了，我在一二日內還要盡力多寄給你些錢。現在人人都聽說都





拉恩科里涅珂夫最後他覺得在這個好像一個  
櫃櫥或箱子似的小小的黃色的房間中，拘束而且  
悶氣。他的眼睛和他的思想都渴望着空間。

麗亞要嫁彼得。彼得羅維支，我的信用忽然改善了，我知道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現在將信賴我，甚至能以卹金抵押七十五塊盧布，因此或者我將能夠寄給你二十五甚至於三十塊盧布。我願再多寄點給你，但是我對於我們的旅費不放心；因為雖說彼得彼得·羅維支那麼好，願坦負一部份旅費，這就是說，他担任運我們的包袋和大的衣箱（這些將由他的熟識人們去運）我們到彼得堡時一定還要有點錢用，在那里我們不能一點錢不留，至少頭幾天要有。但是我們——都麗亞和我一切都核算了，算到最後一文錢，我們知道這段行程並不費很多的錢。從我們這裏到鐵路去只有九十弗司特，我們已經和我們認識的一個趕車的農夫訂好了，一切齊備；從那裏都麗亞和我能夠很安然地坐三等車走。因此我大抵很可以能夠不寄二十五塊而寄三十塊盧布給你。但是夠了；我已經寫滿了兩張紙，沒有空地剩下再寫了；我們的全部歷史，而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現在，我的寶貴的羅提亞，我擁抱你，致你以母親的祝禱直到我們相見的時候。愛你的妹妹都麗亞罷，羅提亞；愛她如同她愛你一樣，你要明白她愛你超過一切，勝過愛她自己。她是一個

天使，你，羅提亞，你便是我們的一切——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唯一的期待。但願你幸福，我們便幸福了。你還唸你的祈禱，羅提亞，並相信我們的創造者與我們的救主的仁慈麼？我在內心裏害怕你爲今日流行的不信宗教的新精神所薰染——若是這樣，我爲你所禱。記住，親愛的孩子，你在你的童年，你父親活着的時候，你是如何在我的膝上啾啾地念你的祈禱，在那些日子我們全是何等快樂呵。再見——我以許多接吻，親熱地，親熱地，擁抱你。

「直到死時都是你的

「普里契利亞·拉思科里涅珂夫。」

幾乎從頭起，當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信的時候，他的臉便爲眼淚所濕了；但是當他看完的時候，他的臉孔是灰白的扭歪，一陣辛酸的，憤怒的，兇狠的微笑，現在他的唇上。他把頭放在他的凹下的髒枕頭上，思量，思量了好久。他的心猛烈地跳着，他的腦筋在攪亂中。最後他覺得在這好像一個櫃櫥或箱子的小小的黃色的房間中，拘束而且悶氣。他的眼睛和他的思想都渴望空間。他拿起他的禮帽，

出去了，這次在樓梯上不怕遇見任何人；他把這一點忘記了。他轉向瓦綏涅夫斯基島去，順着瓦綏涅夫斯基大街走，好像忙着什麼事務似的，但是按照他的習慣，並不看着路，對自己咕嚕着，甚且大聲說着，使得行人們發驚。他們許多都以為他喝醉酒了。

## 第四章

他母親的信于他是一種苦痛，但是關於其中主要的事，即在他正看信時，他都沒有覺着片時的猶豫。主要的問題在他的心中決定了，無可挽回地決定了：

「在我活着的時候，這樣的婚姻絕不成，盧辛君算什麼東西！」「事情是十分顯然的，」他自己低語，帶着一陣兇狠的微笑，預料他的決定的勝利。「不行，母親，不行，都麗亞，你們哄不了我！而且她們於是抱歉，說沒有問我的意見，說沒有我便決定了！還有！她們以為現在事已辦妥，不能中止了；但是我們且看能不能吧！堂皇的藉口：『彼得·彼得羅維支是那麽樣的一個忙人，而他的婚禮都一定要迅速，幾乎要乘快車。』不行，都麗亞，這一切我都明白，我知道你要向我所說的那『許多的』話；我也知道你通夜踱來踱去的時候，你也想些什麼事，以

及你在那放在母親臥室裏的喀山聖母面前你的祈禱詞是像什麼樣的。辛苦的要算是上各各他（耶穌受刑的地方）去的路了。……哼……可見最後是決定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你決定嫁給一個懂事的辦事人，一個有財產的人（「已經」有財產了，那是相當可觀而動人心目的呵），一個在政府裏有兩件差使的人，他具有我們最近這一代人的思想，（如同母親所寫的，）而且他「彷彿」慈善，如同都麗亞自己所說的。這個「彷彿」便勝于一切了！就是這個，都麗亞呵；就爲着這個「彷彿」，便去嫁他了！好極了！好極了！

「……但是我知道母親爲什麼寫信給我說到「我們最近這一代人」呢？只是當作一句性格的描寫，還是有意預先使我心下贊成盧辛君呢？她們狡猾呵！我再知道一件事：那一日夜和從那以後這些時，她們彼此開誠相見到什麼程度？都用話說出來，還是兩人都明白她們心中腦中有着同樣的事，所以無須乎大聲說出來，而且不如不說呢。大概是一部切像那樣，從母親的信中，這是顯而易見的：她覺得她「有一點」無禮，而且母親直率地將她的觀察告訴都麗亞。而她呢，當然

是生了氣，「甚至抱憾地回答」。我想是這樣！當事情是十分明明白白的，用不着任何老實的問題，而且當事情已經決定，沒有什麼可說的時候，誰個不生氣呢。她爲什麼寫信給我說，「愛都麗亞，羅提亞，她愛你勝過愛她自己」呢？她對於爲她的兒子犧牲她的女兒，有一種祕密的良心上的刺痛麼？「你是我們唯一的期望，你便是我們的一切」，母親呀！

他的惡意變得越發越劇烈，若是在那時他碰巧遇見盧辛君，他會殺了他的！

「哼……是的，那是不錯的，」他跟着那在他腦中彼此追逐着的旋轉的思想，繼續說到，「要得知道一個人，需要時間與細心」，那是不錯的，但是盧辛君這個人，是很明顯的。主要的事情是，他是「一個辦事的人而且彷彿慈善」；那是玩笑麼，給她們化錢運送包袋和大箱子！那麼一來之後，無疑地就是一個慈善的人嘍！但是他的「未婚妻」和她的母親却要坐粗麻布蒙着的一輛農人的大車（我知道、我坐過）。沒有關係！只有九十弗司特，以後她們能夠「很安然地坐三等

科車走」一千弗司特！也是十分對的！人必須儉約，但是你怎麼樣呢，盧辛君？她是你的未婚妻呀……你一定要知道，她的母親必須用她的卹金抵押錢作旅費。自然，這是一樁作買賣的事，爲着相互的利益而合辦的一個生意，股份相等，那麼用費也得平分；俗語說得好，飲食一塊兒算，但是香煙自付。但是這個精明的辦事人有點把她們欺哄了，行李比她們的旅費化錢少些，而且很可信地一文不化便運去了。怎麼一回事，她們兩個都看不出來那一切，或者還是她們不想看出來呢？她們還高興，高興！而且以爲這僅只是小小的花兒，真正的果實就要結了！但是關係並不在於吝嗇，並不在於鄙陋，而是在於全盤事體的「作風」。因爲結婚以後的作風也將是這樣。母親也是的，她爲什麼要如此浪費呢？她到了彼得堡的時候還有什麼呢？三塊銀盧布或者兩張紙幣，如同她所說的……那老太婆……哼。她希望以後在彼得堡靠什麼生活？她已經有了她的理由，猜想她在結婚以後，甚至于頭幾個月，她都「不能」和都麗亞同住。那個可愛的人兒無疑地關於那件事也露出來幾句話，雖然母親否認：「我將拒絕」，她說。那麼她靠着誰呢？她依



賴着她的一百二十塊盧布卹金，償還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以後所剩下的錢麼？她打羊毛披肩並繡袖頭，毀她的老眼。所有她的披肩，一年在她的一百二十塊盧布上，不過加二十塊盧布，那我知道。可見她始終是將所有她的希望放在盧辛君的慷慨上了；「他自己將提出的，他將懇求我。」那你可以長期地等着罷！這些席勒式人物的高尚的心腸永遠是這樣的；直到最後的片刻，把一個人形容得如同孔雀那樣美，直到最後的片刻，他們都往最好的方面期望，看不出什麼錯來，他們雖然覺得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但是事先無論如何不肯說真情實話的；他們就為一種企想所蒙蔽；他們用雙手把真情推開，直到他們所粉飾出來的人，親手把他們愚弄了的時候。我想知道盧辛君有什麼勳章沒有；我敢打賭說他扣眼上戴有安那紀念章，而且當他去和訂買賣合同人和商人們吃飯的時候，他也把牠戴上。他行婚禮時一定也戴的！夠了，不管他了，可惡的東西！

「唔，……對於母親就由她去吧，不必管了，反正她是那樣的，但是都麗亞如何能夠呢？都麗亞，親愛的呵，我是知道你的！我最後一次看見你的時候，你

是將近二十歲。那時我就明白你的性格。母親寫信說「都麗亞能夠忍受許多痛苦。」那我倒很知道。那在兩年半以前我就知道了，兩年半以來我都在想着那回事。想着的正是那回事，「都麗亞能夠忍受許多痛苦」那回事。倘若她能夠容忍司維特里喀羅夫君和其餘那一切事，她的確是能夠忍受許多痛苦。現在母親和她便妄以爲她能夠容忍盧辛君了，這位發出一種理論，說從窮苦中提拔出來的妻，一切全仗丈夫的恩惠，這樣的妻頂好——他又是幾乎在頭一次見面便發這種理論的。即使他「是說滑嘴說出來了」，雖說他是一個懂事的人，（然而或者那絲毫不是無意的失言，而是他要趕緊把自己意思說清楚，）但是都麗亞，都麗亞呢？自然，她瞭解這人，但是她將必須和他一起過活。怎麼！她願靠黑麵包和白水過活，她不願賣去她的靈魂，她不願以她的精神的自由去換取舒適；就是以釋菜司維·霍爾斯坦全省來交換她都不願，何況是以盧辛君呢。在我知道都麗亞的時候，她並不是那種人……自然，她現在還是那樣的！是的，司維特里喀羅夫一家人是苦頭，那是不能否認的！爲着二百塊盧布在外省當一個家庭教師，消磨自己

的一生，是一件苦事，但是我知道，我的妹妹爲着她一己之利，她無寧給殖民者做一個黑奴，或者是德國主人的一個萊特人，也不肯自己永遠爲她所不尊敬的，她所毫無關係的人所約束，以侮辱她的靈魂和她的道德的尊嚴。倘若盧辛君是純金的人，或是一塊巨大的金剛鑽，她也絕不會答應作他的正式的小老婆的。那麼她爲什麼答應呢？要點是在那裏呢？解答是怎樣呢？這是明顯極了的：倘若爲着她自己，爲着她的安逸，她是不願賣去自己以救她的生命的，她那樣辦，乃是爲着別的一個人！爲着她所愛的一個人，爲着她所崇拜的一個人，她將賣去自己！那一切事就等于這樣，爲着哥哥，爲着母親，她將賣去自己！她將賣去一切！在這樣情況中，我們若是必須的話，便壓制我們的道德的感情，甚至把自由、安靜，良心，一切一切都帶到市場去賣了。倘若我的親愛的人們可以幸福了，就不管我的生活吧！並且，我們想出自己的道學理論，我們學做耶穌教徒樣子，有一個時期或者我們能夠安慰自己，能夠使我們自己相信，爲着仁慈的目的，的確應該這樣做。我們就是那樣的，這像日光一樣地明顯。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拉思

涅珂夫就是這件事情的中心人物，這是顯然的。哦是的，她能夠造成他的幸福，使他繼續在大學裏讀書，使他在事務所裏成爲一個同夥，使他整個的將來穩定；或者他以後甚且可以成一個富人，爲人欽仰，爲人尊敬，甚且可以在一生終結成爲一個名人！但是我的母親呢？一切都是羅提亞，寶貴的羅提亞，她的最大的孩子！爲着這樣一個兒子，誰不願犧牲這樣的一個女兒呢？呵可愛的，太偏的心眼兒呵！怎麼，爲着他的緣故，我們甚至于不願避免索尼亞的命運。索尼亞，索尼亞。瑪爾美拉陀夫，只要世界存在，你便是永世的犧牲者。你們兩個會仔細地估計了這種犧牲嗎？那是正當的麼？那你們能夠忍受麼？那有什麼用麼？那其中有意義麼？讓我告訴你，都麗亞，索尼亞的生活並不比和盧辛君一起過活更壞。母親寫信道，「談不到愛的問題」。倘若連尊敬也不會有怎麼辦呢，倘若正相反，却有嫌棄，侮藐，憎惡，那麼怎麼辦呢？那麼你也將必須「維持你的外表」了。不是這樣麼？你明白那漂亮是什麼一回事麼？你明白盧辛的漂亮和索尼亞的正是同樣事情麼，而且或者更壞，更卑污，更下流，因爲按你的情形講起來，都麗

亞，那究竟是爲多餘的舒適而打算，但是在索尼亞，那簡直是餓死的問題！都麗亞，那漂亮是必須付與高的代價的！倘若那後來使你受不了，倘若你後悔，怎麼辦呢？那麼更只有傷心，悲苦，詛咒，眼淚，爲舉世所不知，因爲你不是一個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那時你的母親將覺得如何呢？就是現在，她都不安，她都煩惱了，但是當她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的時候，那時她將怎麼樣呢？而且我呢？是的，的確，你以爲我是什麼樣的人呢？我不要你的犧牲，都麗亞，我不要那，母親！那不行，只要我活着，那不行，那不行！我不接受！」

他忽然在沉思中停止住，不動地站着。

「那不行麼？但是你怎麼辦，好去防止那事呢？你將禁止那事麼？你有什么權利呢？你在你這方面能允許她們什麼條件，使她們給你這樣的一個權利呢？你的一生，你的整個的將來，你將供奉她們。」在你讀完你的學科，得到一個位置的時候麼？是的，那一切我們先前全已經聽過了，那全是未知數，但是現在呢？現在一定要做點事了，現在，那你明白麼？你現在在作什麼？你是靠着她們過活。

她們以她們的一百二十塊盧布的卹金借債。她們從司維特里喀羅夫們那裏借債！你如何去救她們脫離司維特里喀羅夫們，脫離瓦西里·伊凡羅維支·瓦如洵！你是將來的富豪宙斯，你將排佈她們的生活。再十年麼？再十年母親將因打披肩把眼弄瞎了，或者也因爲哭泣的。她將因挨餓消瘦成一個影子；我的妹妹呢？試想片刻，在十年中你的妹妹會變成什麼樣呢？在那十年之中她將遭遇什麼事故呢？你能夠料想麼？」

他以這樣的問題，苦惱自己，愚弄自己，甚至當做一種享樂，然而所有這些問題並不是突然來到他面前的新問題，牠們都是舊的熟悉的疼痛。從牠們開始苦惱而且裂着他的心以後，到現在已經好久了。好久，好久以前，他目下的苦痛便發生第一次的開端；這苦痛長大了，湊聚起來了，牠成熟了，集中了，直到牠成爲一種可怕的，野性的，和幻想的問題的形式，苦惱着他的心靈和理智，固執地要求着要解答。現在他的母親的信好像霹靂一聲雷打着他的頭上。顯然，現在他不應該祇是以判斷來煩惱自己，消極地遭受苦痛而愁着問題不能解決，他必須作

點事情，立刻作，快快做。無論如何他必須決定一件事情。

「或者是完全把人生棄却了！」他在一陣瘋狂中，忽然喊道——「順從地承受現實的命運，最後地一次，而且將一切窒死于自己的心中，放棄所有對於行動，生活，和愛情的權利！」

「你明白麼，先生，當你絕對沒有地方去的時候，你明白那是什麼一回事麼？」昨天瑪爾美拉陀夫的問題忽然來到他的腦中，「因為每人必須有一個地方去。……」

他忽然發了一陣抖：另一種思想，他昨天所懷的，此刻又蕩入他的腦海了。但是他對於重現于他心中的這思想並不發驚，因為他知道，他「預先感覺到」，那思想一定要回來的，他期待着哩；並且，那完全不是昨天的思想。不同之點是在這，一月以前，甚至于在昨天，那思想還是一個純粹的夢想：但是現在……現在那看來一點也不像一個夢想，而是一種新的，可怕的而且十分生疎的形狀，而且他自己忽然覺着了。……他覺得腦中有着一陣鎗擊，在他的眼前有着一陣黑暗。

他急促地四望，他在探尋什麼東西。他想坐下，尋找一條長槥；那時他正順着K大路走着。約在他前面一百步遠有一條長槥。他盡力趕快地往那裏走去；但是在路上他碰見一件小小的偶遇的事，吸住他一切的注意。在他找尋長槥的時候，看見了有一個女人在他前面約二十步遠走着，但是起初，他對她並未予以任何的注意，不過等于在他面前閃過的一切物體而已。他經過許多次，往家去，不注意他所走的路，而且他是慣于那樣走路的。但是在他前面的女人，在頭一眼看來有些十分奇怪，以致他的注意漸漸地釘在她的身上，起初是勉強地而且彷彿是有些遺憾，以後是越發越發專心地。他感覺着有一種突然的欲望，要明白這女人如此奇怪是怎麼一回事。第一層，她看來像一個十分年輕的女子，她在這樣大熱天走着，露着頭，沒有打傘，沒有手套，兩膀可笑地左右搖擺着。她穿着一件輕綢料作的長衣服，但是穿得歪歪扭扭，彷彿勉強上似的，緊靠着腰部：一大塊都裂開了，懸掛着。一條小小的頸巾掛在她的光光的頸上，但是歪向一邊了。這女子又是不穩地走着，東倒西歪的。她最後引起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全部注意。他



和這女子就在槓子旁邊碰見了，但是她到了的時候，便倒向長槓的一邊去；她的頭倚在靠背上，閉着眼，顯然是十分疲乏了。他接近地瞅着她，立刻便看出來她完全醉了。那是一個奇怪的可怕的景象。他差不多不能相信他不是錯誤了。他在面前看見一個十分年輕的淡髮的女子的臉——十六，或者不過十五歲大，一幅漂亮的小臉兒，但是發紅，看來難受的樣子，而且彷彿發腫。這女子好像差不多就不知到她自己正在幹什麼；她把這一條腿橫放在那一條腿上，無禮地抬起來，顯出各種不知道她是在大街上的樣子。

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沒有坐下，但是他覺得不願走開，站着迷惑地面對着她。這條林蔭大路從沒有許多人常到的；現在，兩點鐘的時候，在悶熱中，這裏是十分冷落的。然而在大路的那一邊，約離有十五步遠，一個紳士在側道邊停下，他也顯然地懷着自己的什麼目的想走近這女子。他大概也在遠處看見了她，跟着她，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防礙了他。他忿怒地瞅着他，雖說他要避免他的注意，他不耐煩地等着機會，直到那不受歡迎的穿着破衣的人走開為止，事情是很明顯。

的。那紳士是一個肥壯矮胖的人，約有三十歲，穿得很時髦，面色鮮紅，唇紅，嘴上還有髭。拉思科里涅珂夫覺得怒不可遏了；他忽然想用什麼法子來侮辱這個肥胖的花花公子。他暫時離開這女子，向那紳士跟前走去。

「嘿！你個司維特里喀羅夫！你在這裏有甚麼事？」他喊着，握着拳，惡狠狠地笑着，嘴唇上濺着泡沫。

「你要怎麼樣？」那紳士在傲慢的驚異中皺着眉毛，嚴厲地問道。

「滾開，我就是這麼樣。」

「你敢麼，你個下賤的東西！」

他舉起一根手杖。拉里科里涅珂夫並沒有想那強壯的紳士是像他自己那樣兩個人的對手，便握拳直向他衝去。但是在那時有人從後面把他抓住，一個巡警站在他們中間。

「得了，先生，請不要在公共的地方打架。你要怎麼樣？你是誰？」他嚴厲地問着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他的破衣服。

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地看着他。他有着—幅直爽，懂事的，當兵的臉，帶着鬍和兩邊鬍子。

「你就是我需要的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抓住他的膀臂喊道。「我是一個大學生，拉思科里涅珂夫。……那你也可以知道的，」他接着向那個紳士說，「過來，我有件事情指給你看。」

你拉着警察的膀臂，引他到那長橙去。

「看這裏，醉的無望了，她剛到這林蔭路上來。她是誰，是什麼種人，誰都難講，她却不像一個有職業的人。比較更可信是她在什麼地方被灌了酒受騙了：……頭一次……你明白麼？他們就讓她像這樣子到大街上來。你看她的衣服裂開的樣子和那穿的樣子；是別的什麼人給他穿上的，她沒有自己穿，而且是被生疏的手穿的，被一個男人的手穿的；這是顯而易見的。現在請看這裏：我並不認識我要去和他打架的這個花花公子，我是頭一次看見他，但是他也盯着她在大路上走，此刻她已經是醉醺醺的，不知道她自己在作什麼，現在他非常想走過來把

她弄到手，當她在這樣情況中的時候，把她弄到什麼地方去……那是的確的，相信我，我並不錯的。我自己看見他注意着她，跟着她，但是我防礙了他，他正等着我走開哩。現在他走開一點了，站着不動，假裝捲着一隻紙煙。……你想，我們如何能夠使她不至於落入他的手中，我們如何把她弄回家呢？」

警察在一剎那間便看清這一切了。那肥胖的紳士的神情是很明顯的，於是這女子便留下了。警察彎腰更接近地觀察她，一種真實的憐憫表現在他的臉上。

「唉，多麼可憐！」他搖頭，說道——「她是十足的一個小孩子！她受騙了，你立刻便能夠看出來。聽我說，小姐，」他開始叫她，「你住在那里？」那女子睜開她疲倦的想睡覺樣子的眼睛，漠然地注視問話的人，揮着手。

「這裡，」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在他的口袋里摸，找到二十個戈貝克，「這裡，叫一輛車，告訴車夫把她送到她的住處。祇要我們能知道她的住處！」

「姑娘，姑娘！」警察拿了錢，又開言道。「我去給你叫一輛車來，我自己把你送回家。我把你送到什麼地方呢？你住在那里？」

「滾開！都圍着我……，」那女子低聲說，又揮她的手。

「啊呀，啊呀，多不好呵！那醜呀，姑娘，那是一種羞醜呀！」他又搖頭，覺得害羞，同情，而且憤慨。

「這是一個難題，」警察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以迅速的斜視上下地打量他。在他看來一定也是一個奇怪的人物：穿着破衣服，却遞錢給他！

「你雖這很遠就碰見她了麼？」他問他。

「我告訴你她在我前而走，搖搖擺擺的，就在這里，在大路上。她就是剛才來到這座位，便倒在上面。」

「唉，可恥的事情現今世上都作出來，天爺！像這樣糊塗的孩子，已經醉酒了！她受騙了，那是一定的事情。並且你看她的衣服怎樣裂開的。……唉，缺德的事現今都看見了！大概她也是好人家的，大約是窮人家出來的。……現今有許多像那樣的。並且她外貌看來是文雅的，彷彿是一個小姐似的，」他於是又躬下

腰看她。

或者他有女兒們長大像那樣，「外貌看來像小姐而且文雅」，假裝嫻雅漂亮。……

「主要的事情是，」拉思科里涅珂夫堅持道，「要使她不至於落到這個痞子的手中！爲什麼他還要侮辱她！他想什麼，那是像大天白日一樣地明顯；唉，那畜生，他還不走開哩！」

拉思科里涅珂夫大聲說着，並且用手直接指着他。那紳士聽見他說的話了，彷彿又要勃然大怒似的，但是主意一變，限制自己僅顯出一幅侮藐的臉色。他於是慢慢地走開了十步，又停住了。

「我們能夠使她不至於落入他的手中，」巡警審思地說，「只要她告訴我們把她送到什麼地方去，但是事實上……。姑娘，嘿，姑娘！」他又躬下腰看她。

她忽然睜大眼睛，注意地瞅着他，好像真覺着什麼事情了，從座位上起來，向她所走來的方向走去。「可恥的惡漢子們，總是圍着我！」她說，又揮她的

手。她快步地走着，像先前一樣搖搖擺擺的。那花花公子跟着她，但是順着另一條甬路走，把眼光注在她身上。

「莫要焦心，我不讓他把她弄到手的？」警察決然地說，他動身去跟着他們。

「唉，缺憾的事現在都看見了！」他大聲重說一遍，嘆着氣。

在那瞬間有陣東西彷彿刺激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之間一陣完全陡變的感情在他心中發生了。

「嘿，這里，」他在警察後面喊道。

警察回過頭來。

「由他們吧！那與你有什麼關係？由她去吧！由他自己開心吧！」（他指着那個花花公子）。『那與你有什麼關係？』

警察弄昏了，大張眼睛凝視着他。拉思科里涅珂夫笑起來。

「唔！」警察叫道，揮着手，他便跟在那花花公子和那女子後面走，大概把

拉思科里涅珂夫當作一個瘋子或甚且比瘋子更壞的什麼人。

「他把我的二十個戈貝克拿去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剩下獨自一人的時候，他生氣地低聲說道。「唔，讓他從那個傢伙那里再拿這些錢，把那女子和他放過，這樣便把那事結束了罷。我爲什麼要去幫助呢？要我來幫助麼？我有權利來幫助呢？讓他們彼此活活吃掉罷——那對於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怎麼敢給他二十個戈貝克？那錢是我的麼？」

不管這些奇怪的話，他覺得非常苦惱。他在冷落的長檯上坐下。他的思想是茫然的……在那時他覺得將心思注定在任何事情上都困難。他想把自己完全忘掉，把一切事物都忘掉，於是好醒來重新開始生活……

「可憐的女子！」他看着她會坐過的那空的長檯的一角，說道——「她將蘇醒回來哭泣，于是他的母親將發現……她將給她一頓打，一頓可怕可恥的打，于是或者把她趕出家門。……即使她不趕她，達利亞·法蘭索夫那之流將得到風聲，那女子不久便要暗中溜往各處去……於是直接便是醫院（那般有着非常正派的母



親，而暗中走錯路的女子們的命運，永遠是那樣的。於是……又是醫院……酒……酒館……再醫院，兩三年中——一件破貨，在十八九歲的時候，她的一生便算完了。……我沒有看見過像那樣的女子麼？她們如何被弄到那步田地？她們全是那樣弄到那步田地的。啊呀！但是那有什麼要緊呢？據說那是應當那樣的。他們告訴我們，說百分之幾每年一定要……像那樣……墮落的，我想，因此其餘的人們可以依舊是純潔的，不妨害他們的。百分之幾！他們說的是多麼堂皇的話；這些話頭是如此合乎科學，如此使人安慰。……你只要一說了「百分之幾」，便再沒有什麼驚心的了。倘若我們說無論什麼別的話……或者我們會覺得更不安些。……但是倘若都麗亞就是這百分之幾中的一個，怎麼辦呢！若不是那個而是屬於另一個百分之幾，怎麼辦呢？

『但是我往那里去呀？』他突然想道。『奇怪。我出來是要作件什麼事情的。我剛一讀完信，就出來了。……我是往瓦綏涅夫斯基島去，往拉如密亨那里去。就是那麼一回事，……現在我想起來了。不過，幹什麼呢？現在因為什麼使

我想起往拉如密亨那里去呢？這真怪。」

他覺得他自己奇怪。拉如密亨是他在大學的一個老同學。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大學里差不多是什麼朋友都沒有，那是可以注意的；他遠離着每個人，誰他也不去看，無論誰來看他，他都不歡迎，的確人人不久便都不理他了。他不參加學生集會，娛樂，或談話。他勤奮地，不顧自己地用着功，他爲着這點受人尊敬，但是沒有人喜歡他。他是很窮的，他有一種目空一切的驕傲與矜持，好像他蘊藏着什麼祕密似的。他在他的幾個同學看來，他是輕看他們，把他們全當作小孩子彷彿他在進展，知識和堅信上，都比他們強，彷彿他們的信仰和興趣都在他之下。

他和拉如密亨很好，或者至少他和他較坦率些而且較愛談話些。實在，和拉如密亨不好是不可能的。他是一個特別活潑而且坦白的青年，和善的到了傻氣的地步，不過在這傻氣之下，却並隱藏着深邃與尊嚴。他的優秀的同學們明瞭這點，他們都喜歡他。他極其有見識，雖說他有時確實倒是一個傻瓜。他具有驚人

有外表——高高的，瘦瘦的，黑頭髮，臉是永遠刮不好的。他有時喧鬧，而且以有大力聞名。一夜，他外出和一羣朋友在一道，一拳把碩大的警察打倒仰臥着。他的酒量是無限的，但是他也能夠完全不喝酒；他有時鬧得太凶了，但是他能夠完全不鬧。拉如密亨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沒有什麼失敗使他苦惱，彷彿好像沒有什麼不順的環境能壓倒他似的。無論什麼地方他都能夠住，能夠忍受極度的冷與餓。他是很窮的，完全靠着這種那種的工作所能掙來的錢養活自己。他知道無限的掙錢的方法。有一次他過一整個的冬天沒有燒火爐子，常常聲言他更愛這樣，因為人在冷空氣中睡的更熱。目下他也被迫捨棄了大學，但是那只是暫時的，他以所有的力量急於改善自己的狀況，好繼續讀書。拉思科里涅珂夫在七四個月都沒有去看他，拉如密亨連他的住址也不知道。約在兩月以前，他們在街上遇見，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走開了，甚且走到另一邊去，好使自己不會被他看見。拉如密亨雖說看見他了，但是他從他旁邊走過去，因為他不願驚擾這個朋友。

## 第五章

「自然，我近來有意思要往拉如密亨家去找事情作，要他給我找點功課教或別的什麼事情作……」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但是現在他於我能有什麼用處呢？假使他給我找到功課教，假使他將他最後的一點錢和我分用（倘若他有一點錢的話），甚至能賞雙靴子，把衣服弄整齊，好去教書。……哼……唔，那麼怎麼樣呢？我所掙來的幾個銅幣子我有什麼用呢？現在那不是我所需要的了。往拉如密亨那里去，我真可笑。……」

他現在爲什麼往拉如密亨那里去這個問題，攪擾他甚且甚於他自己所感覺的；他對於這種顯然平常的舉動，不安地總是尋求着不祥的意義。

「我能夠希望藉着拉如密亨一人把事情一切弄好，找到一個出路麼？」他驚

訝地自問道。

他沉思着，摩着他的前額，說來奇怪，經過長久思索之後，突然，彷彿自然而地，意外地，一種奇怪的思想來到他的腦中。

「哼……往拉如密亨家去，」他忽然鎮定地說，彷彿得到了最終的決定似的。「自然我要往拉如密亨家去，但是……並非現在。在「那件事」的第二天，在「那件事」完了，一切事情都重新開始的時候……我要往他那里去的。……」

忽然他確切地覺着了自己在想着什麼事。

「在「那件事」以後，」他從板橙上跳起來，喊道，「但是「那件事」真要發生麼？真要發生，可能麼？」他離開梳子，幾乎開跑地走開了；但想回去，往家去，但是回家的思想忽然使他發生劇烈的厭惡；在那個小屋裏，在他的那個怕人的小櫃裏，「這件事」在過去有一個月在那裏面成熟了；他無目的地往前走着。

他的神經的戰慄變成一種熱病樣的戰慄，他覺得抖顫；天氣雖然很熱，他覺得發冷。他帶着一種努力，由於內心的渴望，幾乎不知不覺地開始注視他前面的

一切事物，彷彿極力找什麼東西來分他的注意力似的；但是他沒有做到，於是時時刻刻地陷入凝思中。當他一驚又擡頭四望的時候，他立刻把他剛才所想的什麼事，甚至於他走過哪里，都忘記了。他這樣地一直走過瓦綏涅夫斯基島，來到小尼瓦河，過了橋，轉向小島走去。這碧綠與新鮮對於他的疲倦的眼起初是很喜歡，因為他的眼睛是習慣了城市的灰塵，石灰氣，和龐大的，相擠而相壓的那些建築物的。這裡沒有酒館，沒有悶人的氣悶，沒有臭氣。但是不久這些新的快意的感觸又變成病態的和刺激性的了。他有時對着一座立於綠葉叢中的油漆得華麗的夏季別墅，停下來，他從圍牆往裏看，他遠遠看見迴廊和望臺上的穿得漂亮的女人，和在園中跑的小孩子們。鮮花特別引他注意；他看花比看什麼都看得更久。他又遇見華美的馬車，和騎馬的男女；他以好奇的眼光注視他們，然而在他們還沒有從他的視界逝去的時候，他便把他們忘記了。有一次他站着不動，數他的錢；他自己看還有三十個戈貝克。「給警察二十個，爲那封信給那思泰莎三個，那麼我昨天一定給了瑪爾美拉陀夫們四十七個或五十個了，」他想，不知道

爲什麼緣故計算起錢來，但是不久他便忘記自己把錢從口袋裏掏出來是爲了什麼。在經過一家飯店或卽酒館的時候，他想起來了，覺得餓了。……他走進酒館，喝一杯伏得加酒，喫一個包子。在他走開的時候，他才把東西吃完了。好久他都沒有喝伏得加酒了，雖說他僅只喝了一杯，立刻便在他身上發生效力。他的兩腿覺得沉重，他非常想睡。他轉回家去，但是他到了彼得羅夫斯基島的時候，完全疲困的停住了，離開大路，走入了灌木叢，倒在青草上，立刻便熟睡了。

在一種腦筋的病態中，夢時常特別顯著，鮮明，而且異常像現實。有時創造出來奇妙的景象，但是夢境的情況和過程是如此逼真，充滿如此精細的，如此出乎意外的瑣事，而這些瑣事是美妙地配合着夢境的一切；作夢者即使是像普希金或甚至於像屠格涅夫的一個藝術家，也決不能在醒境中杜造出來的。這樣病態的夢永遠長留在記憶中，並且在一個人的散漫的，已經受了刺激的心神上發生一種有力的印象。

拉思科里涅珂夫作了一個怕人的夢。在夢見他回到他的童年，在他出世的小城中。他是一個約有七歲大的孩子，在一個假日的傍晚和他父親一塊兒在城外遊逛。那是一個灰色的陰沉的日子，那個地方正如他所記憶的，實在他在夢中所想起來的那個地方，比他在記憶中所想起來的，活現得多了。小城建在像手掌一般開朗的平原上，旁邊甚至於連一棵楊柳樹都沒有；只是在遠遠的天邊，有一座發黑的矮林。在最後的一個菜圃過去幾步路有一家酒館，一家大酒館，當他和他父親一同遊逛走過的時候，那酒館永遠在他心中惹起一種嫌惡的，甚至於恐懼的，感覺。那里總是有着擁擠的羣衆，總是喊嚷，狂笑與詬罵，逆耳的破聲的歌唱，而且時常打架；醉醺醺的和面貌可怕的人們常常在那酒館的四圍蕩來蕩去，當他遇見他們的時候，他常緊靠着他父親身邊，渾身發抖。靠近那酒館有一個小鎮，一條塵土飛揚的路，並且那路上的塵土永遠是黑的。那是一條彎曲的大路，再走約三百多步，便往右轉向墓地去。在墓地中央建有一座石砌的教堂，上有綠色的圓頂，他常一年往那里去兩三次，和他父親母親一同去做彌撒，舉行紀念他祖母



的禮，他祖母死去很久了，他從來沒去過她。在這些時會，他們常帶來用餐巾鋪着的一個白碟子，盛着特別的一種米糕，插上葡萄乾子，米上並凹下去一個十字，他愛那教堂，舊式的未裝飾的聖像，和擺着頭的老牧師，靠近那以石碑爲記的祖母墳墓旁邊，是一個他弟弟的墳墓，他六個月大就死了。他一點也不記得他，但是聽人說他有過一個小弟弟，他無論什麼時候到墓地來，他常虔誠地恭敬地對着墳墓在自己身上畫十字，鞠着躬，吻那小小的墳墓。現在他夢見他和他父親一道正經過酒館往墓地去；他握着他父親的手，帶着恐怖看着酒館。一種特別的景况吸引他的注意：那里彷彿鬧着什麼一種宴會，有着擁擠的羣衆，穿得華麗的小市民的老婆們，鄉下女人們，她們的丈夫們，以及各色各樣的最下等的人，都唱着，都多少有些醉了。靠近酒館入口有一輛四輪車，一輛奇怪的四輪車。那是一種常爲曳重車的馬拉着，上面裝着酒桶或別的貨物的大四輪車。他永遠愛看那些曳重車的大馬，披着大鬃毛，粗的腿，慢勻的步伐，不顯費力地曳着一座大山走，彷彿拖着一個重載走比不拖還容易些似的。但是現在，說來奇怪，在這樣

時一輛大四輪車，却套上了一匹瘦小的，栗色的牲口，是農人的一匹小馬，他常看見那些小馬在木料或乾草的重載之下，竭他們所有的力量，尤其是當車輪陷入泥中或車轍中的時候。農人便非常殘酷地用鞭子打牠們，有時甚且在鼻子眼睛上面打，他覺得非常可憐，非常可憐牠們，他幾乎哭起來了，他母親總是常把他從窗戶那里拉過來。忽然便是一陣吶喊，唱歌和三角琴的喧囂，一羣高大的很醉的鄉下人從酒館裏出來，穿着紅和藍的襯衣和外套，披在肩上。

「坐進去，坐進去！」其中有一個年輕的粗頸子的鄉下人，肥碩的，血色的臉，紅得像紅蘿蔔，他喊道。「坐下吧；我把你們都可以送到！」

但是立刻在羣衆中發出一陣大笑和歡呼。

「用那樣的一匹牲口把我們都送到！」

「怎麼，米珂里加，用那樣的一匹小馬來拉這樣的一輛重車，你瘋了麼？」

「這母馬的確有二十歲年紀了，伙計們！」

「坐進來，我把你們都拉到，」米珂里加頭一個跳上車，握住手轡，在前面

直挺的站着，又喊道。「栗色馬跟瑪特維去了，」他從車上喊道——「這匹牲口正傷我的心哩，伙計們，我覺得彷彿我要殺掉牠似的，牠吃的糧食都白費了。我告訴你們，坐進來！我要使牠飛跑！牠要飛跑！」他拿起馬鞭，高興地準備着鞭撻那匹小母馬。

「坐進來！快來！」羣衆大笑起來。「聽見了麼，牠要飛跑！」

「真的飛跑！上十年牠都沒有飛跑過一次了！」

「牠要跳起來呢！」

「莫管牠，伙計們，你們各人拿一根鞭子，準備！」

「對了！鞭牠！」

他們都喧嚷着上了米珂里加的車，大笑着，鬥着趣。六個人進去了，還有空位再裝人。他們拖進來一個肥胖的，兩頰緋紅的女人。她穿着紅棉布衣服，戴着嵌鑲珠子的頭巾，穿着華麗的靴子，她剝着乾果，大笑着。圍繞着他們的羣衆也在大笑，而且實在，他們如何能自禁不笑呢？那不幸的小馬要曳着他們一切重載

飛跑！車中兩個青年漢子正準備好鞭子幫米珂里加的忙。「走」的一聲喊，小馬用牠的全力曳，但是離跑遠着哩，差不多都不能往前移動；牠用牠的兩腿掙扎，喘着氣，縮避着那像冰雹一般驟落在牠身上的三根鞭子的抽打。車裏與羣衆中的大笑聲更加倍地大了，但是米珂里加勃然大怒，頻頻地鞭打那匹馬，好像他以為牠真能飛跑似的。

「伙計們，讓我也進去，」羣衆中有一個貪慾的青年人喊道。

「進來，都進來。」米珂里加喊道，「牠要把你們都曳着，我要打牠！」他鞭了又鞭那匹馬，怒得發狂了。

「父親，父親，」他喊道，「父親，他們幹什麼？父親，他們打那可憐的馬兒！」

「走吧，走吧！」父親說道。「他們喝醉了，他們傻，他們在胡鬧；走，莫要看！」他要把他拉走，但是他從他的手扯開，嚇得失措了，跑到馬跟前。那可憐的牲口情形很不好。牠喘着氣，站着不動，於是又竭力曳，幾乎倒下了。

「把牠打死，」米珂里加喊道，「就這樣了。我要毀了牠！」

「你幹什麼，你個鬼東西，你不信教麼？」羣衆中有一個老年人喊道。

「無論那一位看見過像這樣的事麼？那樣的一匹可憐的小馬拉這樣的一輛重車，」另一個人說。

「你要把牠制死了，」第三個人喊道。

「莫管閒事！這是我的財產，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坐進來，你們再進來些！進來，你們都進來！我一定要使牠飛跑着走！……」

立刻之間笑得喧鬧起來，把一切都蓋住了：小馬禁不了頻頻的抽打，開始無力地踢着。就連那老年人也不禁微笑。試想那樣一匹可憐的小牲口還要踢人哩！

羣衆中有兩個青年人，抓起鞭子，跑到馬跟前打牠的兩肋。兩個從兩面跑來。

「照牠臉打，照眼睛，照眼睛，」米珂里加喊道。

「給我們唱一個歌，伙計們，」車中有一個人喊道，於是車中的人都加入唱

一根嗚嗚的歌，打瑤着帶鈴的小鼓，吹着嘯子。那女人照舊剝着乾果，大笑着。……他跑到小馬旁邊，跑到牠的前面，看見他們照着牠的眼睛打，正照着眼睛打！他哭着，他的心激動着，眼淚湧流着。其中有一個人橫照他臉給他一鞭子，他並沒有覺着；他扭着手，號叫着，奔向那長着斑白鬚鬚的白髮老人跟前去，那老人正搖着頭，叱責着這一切。一個女人抓住他的手，想把他拉走，但是他從她手中扯開，又跑回到那小馬跟前去。牠幾乎就剩最後一口氣喘了，但是牠又踢起來。

「我就是惡鬼，」米珂里加兇悍地喊道。他把馬鞭拋下，躬身從車底下拾起一根長的粗杠子，他用雙手抱着一頭，用力在小馬身上揮。

「他要把牠打毀了，」他四圍的人喊道，「他要把她制死了！」

「這是我的財產，」米珂里加喊道，他將木杠一揮打下去。發出了一陣沉重的揮打的聲音。

「打牠，打牠！你爲什麼停下了？」羣衆中的人聲喊道。

米珂里加第二次揮動木杠，又第二次地打在那不幸的小馬的脊骨上。牠往後臀坐，但是用牠全力，向前曳，先曳這一邊，又曳那一邊，要把車拉動。但是六根鞭子從各面抽打着牠，木杠又舉來，第三次地落在牠身上，於是又來第四次，沉重地對準地打下去。米珂里加大怒自己不能一下把牠打死。

「牠倒是一匹強壯的小馬，」羣衆中喊道。

「牠一會就倒了，伙計們，牠不久便結果了！」羣衆中有一個嘆賞的旁觀者說。

「給牠一斧頭——把牠完結了，」第三個人喊道。

「我來弄給你們看！站開，」米珂里加猖狂地呼喊道；他把木杠拋下，在車中彎身拾起一把尖頭鐵挺。「注意，」他喊道，他用全力對那匹可憐的小馬打了要命的一棍。棍打下去了；小馬搖擺起來，往後坐，想要拉動，但是鐵挺又一揮落在牠的背上，於是牠倒向地下，就像四條腿一下子被斫斷了似的。

「把牠完結了，」米珂里加喊道，他昏亂的從車上跳下來。幾個青年人，臉

也喝紅了，遇見什麼東西便抓什麼——鞭子，棍，棒，便向將死的馬跑去。米河里加在一旁站着，用尖頭鐵挺徒然地打着背脊。馬伸着頭，吸了一口長氣，死了。

「你把牠宰了吧，」羣衆中有人喊道。

「那麼牠爲什麼沒飛跑呢？」

「我的財產！」米珂里加喊道，眼睛漲着血，手中揮着鐵挺。他站着好像惋惜已經沒有誰再給他打了似的。

「那是不錯，你並不是一個教徒呵」許多話聲在羣衆中喊着。

但是那可憐的男孩子昏了，號叫着從羣衆中擠到栗色小馬跟前，摟着牠的流血的死了的頭，吻頭，吻眼，並吻嘴唇。……他於是跳起來，大怒，伸出他的拳頭向着米珂里加。在那時候，跟着他後面跑的他的父親，一把將他抓住，於是把他從人羣中帶出來。

「走吧，走吧！我們回家去，」他向他說。

「父親！他們爲什麼……制死……那可憐的馬兒！」他哽咽着，但是喘不出



氣來，言語從他悶塞的胸部成爲呼號地發出來。

「他們喝醉了。……他們胡鬧……那不是我們的事！」他的父親說。他撲着他的父親，但是他覺得呼吸塞住了，呼吸塞住了。他想要吸一口氣，呼喊出來——於是醒過來了。

他醒過來，喘着氣，他的頭髮浸在汗中，恐懼地站起來。

「感謝上帝，這只是一個夢！」他說，在一棵樹下坐下，深深地吁着氣。

「但是這是什麼一回事？要發什麼熱病麼？這樣的一個可怕的夢！」

他覺得他的身子完全零碎了；心裏是污濁和黑暗。他將肘節放在膝上，兩隻手抱着頭。

「天爺！」他喊道，「那能夠麼，那能夠麼，我真拿一把斧頭，照她頭上砍去，把她的腦殼劈開……我在黏質的溫熱的血泊中滑着走，扭開鎖，偷竊並且戰慄；隱藏，渾身都濺上血……拿着斧頭。……天爺，那能夠麼？」

他說這話的時候，他抖得像一片樹葉子樣。

「但是我爲什麼老是像這樣呢？」他繼續着說道，又挺起身來，彷彿極端驚奇似的。「我知道我決不能使自己做那件事，那麼一直到現在我爲什麼自行苦惱呢？昨天，昨天，當我去作那種……「試驗」的時候，昨天我完全實在覺得，要幹那件事，我決受不了。……那麼我爲什麼現在又想起呢？我爲什麼還疑惑呢？我昨天從樓上下來的時候，我自己說那下流，可惡，卑鄙，卑鄙……一想起那件事便使我覺得不舒服，使我充滿恐怖。」

「不成，我決受不了，我決受不了！讓所有的這些推斷中都沒有可疑的，在上月我得到的一切結論都像大天白日一般地清楚，算學一般地合理。……我的上帝！無論如何我不能使自己做那件事！我不能做那件事，我不能做那件事！那麼爲什麼，爲什麼我還……？」

他站起來，驚奇地往四下望，彷彿看見自己走到這里來因而發驚似的，便向橋前走去。他臉色灰白，他的眼睛發光，他四肢無力，但是他好像忽然呼吸得容易些似的。他覺得他把那可怕的重担卸去了，那重担曾這樣久地壓着他，現在忽

然在他的心靈裏感覺得輕快而平和。「主呵，」他所禱道，「把我的道路指示於我——我放棄我那可惡的……夢想吧。」

他過橋，安寧地恬靜地凝視着尼瓦河，凝視着那灼耀的紅日的沉落的光輝。他雖軟弱，還不覺得疲倦。這好像是一個膿瘡，在他的心中長了一個月，忽然破了似的。自由，自由！他算解除那邪術，那魔法，那魅力，那煽惑而自由了！

日後，當他一分一分地，一點一點地，想起那時，和在那些天中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他迷信地牢記住一種情形，那情形本身並不是非常例外的，却以後永遠在他看來是他命運預定的轉點。他永遠不能夠明白，不能夠向自己解釋，爲什麼當他累乏了，當他回家從最近最直接的路走於他更方便的時候，他却從他所無須乎走的乾草市場回去。那是顯然地而且十分不必須的繞路，雖說並不很繞。他曾經有多少次，回家去並不注意他所經過的是什麼街，那是真的。但是爲什麼，（他老自問他自己）爲什麼這樣的一個重要的，這樣的一個能決定一切的，而同時又是這樣的一個完全碰巧的相遇，在乾草市場（他並且沒有事故往那去）發生

了？正在他一生的那一點鐘，正在那一分鐘，他正處在一種心情中，處在一種景况中，那種相遇能夠在他的全部命運上發生最澈底的最能決定一切的影響。好像那種相遇故意伏伺着他似的。

當他從乾艸市場經過的時候，約有九點鐘了。那些擺着貨棹，放着貨盤的小生意人，那些貨攤和貨店，所有市場的人都在關門，或收拾貨物，像顧客一樣，他們也要回家去了。各種各樣的小販們和衣衫襤褸的人都在乾艸市場的僻而且臭的院子裏尤其是那些酒館附近擁擠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在街上無目的地逛着的時候，特別愛這個地方和鄰近的小巷子。他的破衣服在這里不惹起侮藐的注意，人任這里可以穿着任何服裝走動，都不會使人見怪的。在一條K巷的拐角，有一個小販和他的老婆，排兩張棹子，上面排有毛線帶，線，花布頭巾等。他們也預備回家了，但是同一個剛到他們這里來的相識的女子談話遲延着。這個女子就是理薩威泰。伊凡諾夫那，人們叫她理薩威泰，她是當店女主人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的妹妹，拉思科里涅夫在頭一天曾到這個女當主那里當錶並做他的「試驗」……

他老早就知道理薩威泰的一切了，她也知道他一點。她是一個年約三十五歲的獨身女子，高個子，拙笨，胆小，服從，而且幾乎像呆子樣。她完全是她姊姊的一個奴隸，站在她姊姊面前戰戰兢兢地，她使她日夜做活，甚且打她。她手中拿着一個包，站在那小販和他的老婆的面前，注意地聽着。他們特別熱心地談着什麼事情。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看見她的時候，他爲一種奇異的感觸所征服，彷彿極其驚愕似的，雖說這種相遇並沒有什麼可驚愕的。

「你可以替自己拿定主意，理薩威泰·伊凡諾夫那，」那小販大聲說道。  
「明天七點鐘左右到這裏來。他們也來的。」

「明天麼？」理薩威泰慢慢地沉思地說着，彷彿不能拿定主意似的。

「的確，你多麼怕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呀，」小販的老婆——一個矮小的精幹的女人——咕道。「我看你，你好像小小的嬰孩兒樣。而且她又不是你的親姐姐——不過就是一個並不同母的姐姐而已，而且她是怎麼樣待你！」

「但是這次可莫向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說起一個字，」她的丈夫插口道；

「這是我的忠告，莫要問便到我們這里來。那于你是值得的。以後你姐姐本人也可以想到的。」

「我要來麼？」

「明天七點鐘左右。他們也在這裏。你可以替你自己決定。」

「而且我們要喝一杯茶的，」他的老婆接着說。

「是的，我要來的，」理薩威泰說着，還是思量着，她開始慢慢地走開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正從那走過，並沒有再聽見別的話。他輕輕地走過，沒有被看見，想要把字字都聽見。他的最初的驚奇漸漸地變為一種恐怖，有如一陣冰冷從他的背脊傳下來。他因此知道了，他忽然十分意外地知道了，第二天七點鐘時，那老女人的妹妹而且是唯一的伴侶理薩威泰不在家，那麼，正七點鐘時，那老女人便「剩下自己一人」了。

他離寓所僅有不多幾步遠。他像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那樣進去了。他什麼也不想，而且不能想；但是他忽然渾身覺得，他再沒有思想的自由了，沒有意志，

一切事情都是忽然地不可挽回地決定了。

的確，倘若他必須成年地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他也不能靠着比現在自來者更穩定的一個使計劃成功的步驟。無論如何，預先想要確切地，並且較為準確而冒險性最小，不經危險的詢問和尋索去探知，第二天，在某一個時候，一個生命被暗算的老女人在家而且確是獨自一人，那是困難的。

## 第六章

日後，拉思科里涅珂夫探明那小販和他的老婆爲什麼邀請薩威泰了。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有一個人家，到城裏來，陷于窮困，要賣家裏物件和衣服，都是女人們的東西。因爲那些東西在市場裏賣不到什麼錢，他們便要找一個說中人，而薩威泰就是幹這種事的：她拿扣用，常是忙着，並且很有經驗，因爲她非常誠實，總是定一個公道價錢不再改的。她照例不多說話，而且如同我們已經說過的，她非常順從，胆小……。

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近來變得迷信了。迷信的痕跡好久之後還在他的心中存在着，幾乎是不能絕根的。在整個的這件事裏邊，他以後永遠頗以爲有什麼奇怪神祕的東西，彷彿有些什麼特別的影響與偶和存在着似的。在前一個冬天，他認



識的一個叫做坡珂萊夫的大學生，動身往哈珂夫去，在談話中偶而把老當主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的住址給了他，恐怕他將來要當什麼東西。有好久他都沒有往她那里去，因為他教的有功課，將就着過活下去。一個半月以前他想起那住址了；他有兩件東西可當：他父親的舊銀錶，和一個小小的金戒指，上有三顆紅玉石，那是他妹妹在分別的時候給他的贈物。他決定拿戒指去。當他找到那老女人的時候，他雖是關於她並不知道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在頭一眼便對於她感覺着有一種不能克服的憎惡。他從她那里得到了兩塊盧布，在歸途中走進一個可憐的小酒館去。他要了一杯茶，坐下並且深深地凝思起來。一個奇異的思想，像鷄卵中的小鷄樣，在他的頭腦中啄着，十分，十分地吸住了他。

幾乎就在他的身邊，在另一張棹上，坐着一個大學生，他並不認識他，也不記得，還有一個青年軍官和他在一塊。他們玩了一套檯球，開始喝茶。忽然之間他聽見那大學生向軍官提當主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並把她的住址告訴他。這件事本身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來已經有點奇怪；他剛從她那里來，便在這裏立刻聽

見她的名字。自然，這是一件偶然的事，但是他不能除去一個不平常的印象，這里有一個人正好像向他獻殷勤似的；那大學生開始把關於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的種種瑣事，告訴他的朋友。

「她是頭一等的，」他說。「你永遠能從她那里拿到錢。她像猶太人一般地富足，她一次能給你五千塊盧布，然而她也當一塊盧布的典物。我們許多同學都和她有來往。但她是一個可怕的貪得無厭的老女妖。……」

他開始敘述他是如何地惡毒，乖僻，如何地只要你的利息僅僅遲付一天，典物便失去了；她如何地給當物四分之一的價錢，而且每月在上面取五分甚至于七分利錢，等等。那大學生高談闊論，並且告訴說她有一個妹妹理薩威泰，那矮小的卑劣的老女人不斷地打她，完全把她看做一個小孩子似地奴役着，雖說理薩威泰至少有六呎高。

「那也是一個奇人，」大學生喊着，大笑了。

他們開始談論理薩威泰。那大學生帶着一種特別的喜悅說着她，不住地大笑

着，軍官帶着大大的興趣聽着，並請他打發理薩威泰去給他做點補綴的活。拉思科里涅珂夫字字都聽見了，得知了關於她的一切事情。理薩威泰比那女人小，是她的異母姊妹，是另一個母親生的孩子。她有三十歲了。她日夜替她姊妹做活，並且做烹調洗濯等事，她縫東西賣，甚至被人僱用去擦地板，而且把她所掙的錢都給她的姊妹。沒有她姊妹的允許，無論什麼一種活她都不敢承諾。那老女人已經把她的遺囑做下了，理薩威泰也知道，按這個遺囑，理薩威泰一文錢也得不到；除了家具如椅子等等而外什麼都沒有；所有的錢都遺給N省的一個修道院，好使永遠有人為她祈禱。理薩威泰屬於小市民層，而不是一個有身份的女子，沒有結婚而且外貌蠢笨得怕人，高得出奇，長長的一雙腳看來好像往外彎似的。她總是穿着破羊皮鞋，然而外貌還乾淨。那大學生所表示最驚異最有趣者，乃是理薩威泰總是懷孕這件事。

「但是你不是說她醜得可怕麼？」軍官說道。

「是的，她的皮色那麼灰黑，而且她看來好像一個兵士裝扮起來了似的，但

是你知道她一點也不討厭。她有着那樣的一幅溫和的面孔和眼睛。溫和得驚人。那證據就在這，許多人都喜歡她。她是那樣的一個柔軟的，溫和的人，甘心容忍任何事情，總是願意，一切事都可以承受。而且她的微笑實在是很可愛的。」

「連你也喜歡她麼？」軍官笑了。

「由於她的奇怪。不，我告訴你一件事。我倒想殺了那該死的老女人，搶了她的錢，我向你担保，我並沒有一點點兒良心上的悔痛，」那大學生熱心地繼續着說。軍官又大笑起來，然而拉思科里涅珂夫却打戰了。這是何等地奇怪！

「聽着，我要問你一個重大的問題，」那大學生熱切地說道。「自然方才我是說笑話，但是試想這點；在一方面是一個愚蠢的，無情的，無價值的，惡毒的，有病的，可惡的老女人，不僅是無用，而且相反地，對大家都有害，她一點也不知道她爲什麼活着，而且無論如何，她一兩天自己就要死的。你明白麼？你明白麼？」

「是的，是的，我明白，」軍官答着，注意地瞅着他的興奮的伴侶。

「唔，那麼你聽着。在另一方面，年青的，新生的力量因為無助而被扔掉，而且是成千成萬的，到處皆是！靠着那老女人的法定給一個修道院裏的錢，一百個一千個好事都可以做了，可以受輔助了！成千、成萬的人，都可以上了正路；成百的家庭都可以從貧乏中，從腐爛中，從滅亡中，從罪惡中，從花柳病醫院中救出來——都用她的錢。殺了她，拿了她的錢，藉着這錢自己獻身于爲人類服務，爲全體謀利益。你以爲如何，成千的好事不能把一個微小的罪過抹去麼？犧牲一條性命，成千成萬的人便都可以從敗壞中救出來。一死換百生——這是簡單的算學！並且，在生命的權衡上講，那癆病的，愚蠢的，乖戾的老女人的生命有什麼價值呢？不過是一個虱子，一個黑甲虫的生命而已，事實上更不如，因爲那老女人還害人。她還吮食別人的生命；日前她由于惡狠咬理薩威泰的手指頭；那手指頭幾乎都要咬斷了！」

「自然她不配活着，」軍官說道，「但是事實上，這是自然的事。」

「唔，老兄，但是我們必須修正而且指揮自然，倘若不是這樣，我們將溺于

偏見的海洋中了。倘若不是這樣，那連一個偉人也從來不會有的。說什麼「責任，良心」——我並不想說一點反對責任與良心的話；——但是要點乃在於我們如何解釋牠們。且慢，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聽着！」

「不，你且慢，我要問你一個問題。聽着！」

「好罷！」

「你高談闊論遠了，但是告訴我，你「自己」願把那老女人殺掉麼？」

「自然不了！我只是辯明那件事的正當。……那于我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以為，倘若你自己不願幹那件事，那就沒有什麼正當不正當。……我們再來玩罷。」

拉思科里涅珂夫特別地激動了。自然，那都是通常的青年氣的談話與思想，如同他先前所常聽見的，不過那祇是以其他的方式說出和關於其他的題目而已。但是爲什麼正當他自己腦中懷着……「完全同樣的意思」的時候，他拙巧聽見這樣的一種談論和這樣的意思呢？爲什麼，正當他放下關於老女人的初起的念頭的時

候，他便立刻遇到談論老女人呢？這種湊巧同時發生的事永遠在他看來是奇怪。酒館中的這場普通的談話在事態的以後的發展上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彷彿其中真有什麼預定的事情，什麼引導的暗示似的。……

他從乾草市場回來的時候，便奔向沙發去，他坐了整整一個鐘頭沒有動。同時天黑了；他沒有臘燭，而且實在他並沒有想起點燈。他永遠不能想起他在那時曾否思想着什麼事情沒有。最後他感覺到一種先前有過的熱病和寒戰，而且他帶着安慰地想到自己還可以在沙發上躺下。不久沉重的瞌睡臨到他的身上，彷彿把他壓服似的。

他睡的時間特別長久，而且沒有做夢。那思泰莎第二天上午十點鐘到他房裏來，費力地把他喚醒。她替他拿茶和麵包進來。那茶又是第二遍泡的茶，又是用她自己的茶壺。

『我的天爺，看他睡的！』她憤忿地喊道。『他永遠是酣睡着。』

他勉強起來。他的頭痛，他站起來，在樓頂上走了一圈，又倒在沙發上。

「又去睡，」那思泰莎喊道。「你病了麼？」

他不回答。

「你喝點茶麼？」

「以後再喝，」他勉強說着，又閉起眼睛，轉身向牆。

那思泰莎在他身邊站着。

「或者他真是病了，」她說着，轉身出去了。她在兩點鐘時候又端着湯進來。他像先前一樣躺着。茶放着沒有動。那思泰莎確實生氣了，開始忿怒地把他

喚醒。

「你三什麼總是死睡着！」她喊道，討厭地瞅着他。

他起來，又坐下，但是一語不發，注視着地板。

「你是不是病了？」那思泰莎問道，然而又沒有得到回答。「你不如出去吹

吹風，」她停了一會說道。「你吃不吃？」



「以後才喫，」他無力地說。「你去吧！」

他揮手叫她出去。

她稍停了一時，帶着憐憫地看一看他，於是出去了。

幾分鐘之後，他睜開眼睛，長久地看着茶和湯。他於是拿麵包，拿起匙子，開始吃起來。

他喫了一點，三四匙子湯，不想喫，彷彿機械地喫着似的。他的頭疼稍好了。飯後他又直躺在沙發上，但是現在他不能睡了；他躺着不動，臉放在枕頭裏。他爲空想——一些奇異的空想所纏；呈現在他眼前的景象常常是：彷彿他在非洲，在埃及，在什麼一種綠洲中。商隊在休息着，駱駝平安地躺着；棕樹在整個的四圍生長着；全幫人都在喫午飯。但是他一個近旁潺潺流着的一個泉源喝水。那水十分清涼，那是奇特的，奇特的，蔚藍色的，冷水，在那五顏六色的石塊和閃着金光的淨沙上急流着。……忽然他聽見一陣鐘響。他一驚醒來，抬起頭往窗外望，看見天是何等晚了，忽然跳起大醒過來，彷彿有人把他拖下沙發似

的。他蹑着腳偷走到門前，偷偷地開門，開始在樓梯上向下面聽。他的心跳得可怕。但是樓梯上一切靜寂，好像人人都酣睡了似的。……他能從頭一天這樣忘懷地睡到現在，而且一點事還沒有做，一點也沒有預備什麼，這在他看來好像奇怪而且特別。……同時，或者鐘已敲六下了。接着他的夢寐和昏迷，便是一陣異常的，熱病似的，茫然若失的煩擾突然地侵襲了他。但是要做的準備並不多。他集中他的所有精神來思想一切事情，好不忘記一件事情；他的心不住地跳擡，因此他差不多不能呼吸了。第一他必須打一個活結，縫在他的外套上——一分鐘的活。他在他的枕頭下翻找，從那些塞在底下的內衣中拿出一件破舊未洗的襯衫來。他從這件破襯衫上扯一長條布下來，兩吋寬，約十六吋長。他把這條布疊成兩層，脫下他的寬的，結實的夏季外套（他的唯一的外衣），厚的棉布料子做的，開始把破布的兩頭縫在左腋下，外套裏面。他縫的時候，他的手抖着，但是他縫的成功，因此當他把外套又穿上的時候，外面一點也顯不出來。針線他先前早已預備好了，放在棹上包在一塊紙裏。至于活結呢，那是他自己的——一個很巧妙

的發明；這活結是定規帶斧頭用的。手裏拿着斧頭從大街上經過，那是不可以的。若是藏在外套裏，他還是必得用手扶着，那也惹人注意。現在他這樣辦，只消把斧頭的斧刃插在活結裏，牠就一路安穩地掛在裏面，他的腋下。把手插在外套口袋裏，他可以拿着斧把子的頭，因此並不搖擺；而且因為外套很肥，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口袋，從外面就看不見他那放在口袋裏的手拿着什麼東西。這活結也是他在兩星期以前想好的。當他把這件事做完之後，他把手插進地板和沙發之間的一個小縫裏去，在左角上，把「典物」拿出來，那是他先前早預備好，藏在那裏的。不過這典物只是銀煙盒大小厚薄的一塊刮得光滑的木片。他是在一個有着一家製作東西的某種店舖的院中一次閒逛時把這塊木片拾起來的。以後他在木片上加了一塊薄薄的光滑的鐵片，那也是那個時候他在街上拾起來的。鐵片稍小一點，他把牠放在木片上，把牠們捆得很緊固，用線捆了又捆；於是細心地雅緻地包在乾淨的白紙裏，並把這小包繫起來，因此要解開很不容易。這是要在那老女人解結的時候，使她分一會心，因此好獲得一分鐘的時間。那鐵片加上是增重量

的，好使那女人不至於頭一分鐘便猜想那「東西」是木製的。這一切都是他預先積藏在他的沙發底下的。他剛把典物拿出來，便聽見有人忽然在院中喊叫。

「早打過六點鐘了。」

「早打過了！天爺！」

他跑到門前，聽一聽，拿起禮帽，開始小心地，無聲地，走下他的十三步樓梯，像一隻貓樣。他還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從廚房偷斧頭。這事一定要用斧頭來幹，這他早已決定了。他也有一把小削刀，但是他不能靠小刀，更不能靠他的力量，因此最後決定用斧頭。我們順便可以特意說一下，關於他在這件事上所採取的一切最後的決定，有一個特點；牠們有一個奇怪的特質；牠們越是可以決定一切，牠們立刻變得看起來越可怕，越可笑。不管所有他的痛苦的內心的衝突，他在這個時期始終沒有一刻相信實行他的計劃。

而且的確，倘若一切事情都會能斟酌到至微之點，最後決定，再也沒有任何疑念存在，那麼彷彿他便要把那一切放棄，認為可笑，奇怪，不可能的事了。

但是一整堆未決之點和疑念依然存在著。至于拿斧頭，那件小事不費他焦心，因為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事了。那思泰莎不斷出門，尤其是在晚上；她跑到鄰家或店舖去，總是讓門半開着。就是因為這一件事情，女老板總是責罵她。因此當時候到了，他便只消靜悄悄地走進廚房，去拿斧頭，遲一點鐘（一切事情都完了的時候）走進去把她放回原處就得了。但是還有可疑之點。假設他遲一點鐘回來把牠放回原處，然而那思泰莎回來了，就在那地方。當然需要走過去，一直等到她再出去的時候。但是假設她在那時不見斧頭，尋找出來，一陣大喊——便要發生猜疑，至少是猜疑的原因。

但是這些全是小事，他甚且不會開始思量過，實在，他並沒有功夫。他思想着主要之點，把瑣碎細事放下，直到他能夠「完全相信那件事」的時候為止。比方說，他不能相信他有時會停止不想，起身簡直往那裏去。……卽是他上次的試驗（就是他懷着最後觀察那地方一次的目的而去見那老女人）只不過是對於一種試驗的一個嘗試而已，離真事還遠着哩，彷彿在說：『來，讓我試牠一試——爲什麼

夢想着牠呢！——然而立刻就受不住，跑開了，並且激憤地唾棄了自己。同時，關於道德問題這方面，彷彿他的分析是完成了；他的是非之辯磨得如剃刀一般，在他的心中已經找不出有意識的反對話來。但到最後他簡直不相信自己了，並且固執地，奴隸似地從各方面尋找反對的理由，彷彿有人勉強他拉他往那方面去似的。

起初——的確是好久以前了——他很想着一個問題；爲什麼幾乎所有犯罪都隱藏的那麼不好，那麼容易被查出來，而且爲什麼幾乎所有的犯人都遺下那樣顯而易見的痕跡呢？他漸漸得到許多不同的新奇的結論，他以爲主要的原因，並非由於犯罪在物質上不能隱藏，而是由於犯人的本身的關係多些；幾乎每個犯人都正在那最需要考量與小心的時候，因爲一種稗氣的異常的疏忽，便難免意志力 and 推理力的不足。他深以爲這種理智的蒙蔽與意志力的不足，有如疾病一般侵襲着一個人，漸漸發展，正在犯罪以前達到最高點；在犯罪的時候，和在這以後再經過相當長短（按個人的情形而定）時間，同樣劇烈地繼續着，於是便像任何一種

病似地過去了。這種病是不是惹起犯罪，或者這種犯罪由於牠自己的特別性質，總是隨伴着些病的性質呢？——這問題他還沒有覺得能夠解決。

當他得到這些結論的時候，他決定以為按他自己的例子講，是不能有這樣的一種病態的激變的，他以為他的考量和意志在他實行他的計謀的時候，依然不受損的，爲着唯一的理由，就是他的計謀『並不是罪。……』『我們要將他達到這個最後的決定，所經過的一切歷程，略去不提；我們已經跑到頭裏來得太遠了。……』我們可以僅僅再提一句，這件事在實際上的，純粹物質上的一些困難，在他的心中佔了一個次等的地位。『一個人只消保持他的整個的意志和整個的理智來應付困難，當他需要把事情的極細微的地方弄熟悉的時候，那些困難便都被征服了。……』『但是這件事情還沒有開始。他的最後的決定是他所最不去信賴的，當鐘敲七下的時候，一切都十分不同地出現了，彷彿偶然地出乎意外地似的。

在他甚至於還沒有離開樓梯以前，一件小小的事情擾亂了他的策劃。他來到女老板的廚房的時候，那門照常開着，他小心地往裏偷望，看看那思泰莎不在的

時候，女老板自己是否在那裏，若是不在，再看她自己房間的那扇門是否閉着，因此當他進去拿斧頭的時候，她好不至於往外看。但是當他忽然看見那思秦莎不但在家在廚房裏，而且在那里做事，從籃子裏取出內衣，掛在一根繩上，他是何等驚愕啊！她看見他，停止掛衣服，轉身向着他，在他走過的時候，始終注視着他。他把眼睛轉開，彷彿什麼都沒有看見似的走過去。但是一切事情都完了；沒有斧頭！他受了嚴重的打擊。

「我如何會以為，」當他走到大門的時候，他默想道。「我如何會以為她在  
那時一定不在家呢！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那麼確定地以為是那樣呢？」

他被制倒了，甚且被屈辱了。他想要帶着忿怒地嘲笑自己。……一陣愚鈍的獸性的怒憤在他心中沸騰起來。

他在門口站着躊躇着。到大街上去，為着面子關係去散散步，厭人；回到自己房裏去，甚且更厭人。「而且什麼樣的一個機會叫我永遠失去了！」他低聲說，無目的地在大門旁站着，正對着門房的黑暗的小屋，那屋也敞着門。他忽



然一驚。離他兩步遠，在門房的屋裏，有種東西在長檯下右邊發光，向着他的眼睛。……他往四下望——沒有人。他蹣跚着腳走近那房子，走下階梯兩步，輕輕地叫門房。「是的，不在家！不過走不遠，在院子裏，因為門大開着。」他衝到斧頭跟前（那是一把斧頭），從長檯下把牠拖出來，那斧頭正夾在兩塊木頭中間；他立刻在未走出去以前，把牠緊緊繫在活結裏，他把兩手插到口袋裏，走出房去，沒有人看見他！「若是考慮，便糟了！」他帶着一陣奇異的冷笑想道。這個偶遇的機會異常地提起了他的精神。

他悄悄地，慢步地走着，不慌不忙地，以避免引人猜疑。他差不多就不看行人，努力完全避免看見他們的臉孔，盡力使自己少惹人注意。忽然他想起他的禮帽。「天爺！我前天有錢，却沒有弄一頂便帽換戴！」一陣咒詛從他的心靈裏發出來。

他偶然向一家店舖裏偷眼一望，他看見牆上鐘已經是七點十分了。他必須趕快，而且同時要繞些路，好從另一邊走近那住宅。……

當他預先偶而想起這一切的時候，他有時以爲他將十分害怕。但是他現在並不十分害怕，甚至一點都不害怕。他的思想用在不相干的事物上，但是用在什麼上面都不長久。當他經過猶蘇坡夫花園時，他曾十分聚精會神地思量過高大的噴泉的建造，並想着那使所有這些廣場空氣新鮮的效力。漸漸他深以爲若是一夏日花園「擴充到馬索佛，或者連結米哈羅夫斯基宮的花園，那一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於本城大有利益，接着他便對於這個問題發生興趣：爲什麼在所有大城市中，人們不僅是爲必須所驅使，乃是特別愛在城市的無花園無噴泉的地方住；那些地方最多是髒，臭，和各種的污穢。接着他想起了自己遊逛乾艸市場的那些景象，於是轉瞬間他就醒悟了。「多麼無意思！」他想，「不如什麼都不想好了！」

「那麼大概被押送處決的人把路上碰見的一切東西都縈繞在心中，」這種念頭好像電一般的從他的腦子裏閃過，但只是一閃而已；他迅速地打消了這種思想。……現在他到近跟前了；這裏便是住宅，這裏便是大門，忽然不知那里鐘敲

了一下。「怎麼！能夠七點半了麼？不能，鐘走得準呵！」

他很走運，在大門附近一切又都湊巧。就在那時候，彷彿顯然爲他便利，一輛拉卸大車正從大門拉進去，當他從過道門走的時候，大車完全把他遮住了，在大車剛要拉進院子裏去的時候，他便從右邊一閃溜進去了。在大車的另一邊，他可以聽見幾個人的喊叫與吵嚷；但是沒有人注意他，沒有人遇見他。對着這大的四方院子的許多窗戶，那時都在開着，但是他並沒有抬頭——他無力。往老女人房去的樓梯緊靠旁邊，就在大門右面。他已經上樓梯了。……

他吸了一口氣，用手按住他的怔忡着的心，又摸一次斧頭，把牠放直，開始輕輕地小心地上樓梯，每分鐘在傾聽着，但是樓梯上是十分冷落；所有的門都關了；他一個人也沒有遇見。在頭一層頭上，一家門大開着，漆匠們在裏面作活，但是他們並沒有看他。他站着不動，想了一會，又往前走，「他們若是不在這裡，自然要好些，但是……那比他們高兩層樓哩。」

這裏就是四層樓，這裏是門，這裏是對面的住屋，空着的。在老女人房下面

的住屋也顯然是空着的；釘在門上的會客名片被扯掉了——他們都走了！……他喘着氣。有一時這思想浮現於他的心中，「我回去麼？」但是他沒有回答自己，開始在老女人房門聽，一陣死寂。于是他又往樓梯下面聽，長久地注意地聽……于是最後一次往四下望一望，安下心，伸直腰，又試一試活結繫着的斧頭。「我很失色麼？」他懷疑。「我不特別的慌張麼？她愛猜疑。……我再稍等一會……等到我的心停止不跳了，不更好麼？」

但是他的心並不停。正相反，彷彿害他似的，他跳得越發越厲害。他再忍不住了，他慢慢伸手去按鈴。半分鐘之後，他又按一次，更大聲。

沒有回答。繼續按下去是無益的，而且不合適。那老女人自然是在家的，但是她疑心多而且是獨自一個人。他知道點她的習慣……他又把他的耳朵緊緊地放到門跟前。不是他的感覺特別銳敏（這是難以相信的），就是那聲音真正很清楚。無論如何，他忽然聽見就在這門跟前，彷彿像人手小心地摸着門把和裙子綵線的聲音。有人偷偷地緊靠門鎖跟前站着，而且正如他在外邊一樣，那人也秘密

他在內面聽着；彷彿也把耳朵放在門跟前。……他故意移動一點，大聲咕嚕着什麼話，他使自己不顯出隱躲的樣子來，於是第三次按鈴，但是靜靜地，穩重地，不慌不忙地。以後想起那件事來，那瞬間在他的心中鮮明地，清楚地，永遠顯著着；他不明白他如何那麼奸滑，因為他的心智在那時彷彿蒙蔽了，他幾乎都覺不着自己的肉體。……遲一會他聽見門梢開了。

## 第七章

門像先前一樣開了一個小縫，兩隻銳利的猜疑的眼睛又從黑暗中注視着他。

於是拉思科里涅珂夫昏亂了，幾乎鑄了一個大錯。

恐怕老女人因為這里祇有他們倆在一塊兒而覺得驚慌，並且不希望她看見他便發生疑心，他便抓住門，向他跟前拉，防止老女人再把門關上。看見這樣，她便沒有把門往後拉，但是她並沒有放鬆門把，因此他幾乎把她連門一起拉出到樓梯上來。因為她在門口站着，不讓他過去，他便照直地到她跟前來。她驚恐地後退，想說什麼話，但是彷彿說不出來，睜大眼睛瞅着他。

「晚安，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他開始說，他想說得隨便，但是口不從心，他的聲音斷斷續續而且發戰。「我來……我帶來件東西……但是我們不如進

去……到亮跟前……。」

他拋開她，沒被邀請便照直進到房裏去。老女人跟在他後面跑；她終於開口了。

「天爺！什麼事？什麼人？你有什麼事？」

「怎麼，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你認識我……拉思科里涅珂夫……這裏，我把日前我允許你的典物給你帶來了。……」他把典物伸出來。

老女人邪眼看了會典物，但是立刻注視她的這個不速之客的眼睛。她專心地，惡意地，不信任地看着。一分鐘過去了，他甚至覺得在她眼中有一種似乎冷笑的神情，彷彿她已經猜出一切了似的。他覺得要昏亂了，他幾乎驚慌起來，那麼驚慌，若是她再像那樣看半分鐘，一言不發，他想他便要從她里跑開的。

「你爲什麼看着我，彷彿不認識我似的？」他忽然說，也帶着惡意。「願意就拿去，不願意我便往別處去，我急忙着哩。」

他甚且並沒有想說這些話，但是這些話忽然自己說出來了。老女人恢復了原

狀，她的客人的堅決的音調顯然鼓勵了她的信心。

「但是怎麼，先生，立刻之間就……這是什麼？」她看着典物問道。

「銀煙盒子；我上次說過了，你知道。」

她伸出手來。

「但是的確，你的面色怎麼這樣蒼白呵……你的手也在打戰，你剛洗了澡麼，是不是呢？」

「發熱病，」他猝然地答道。「若是沒有東西吃……那一定是沒血色的，」他繼續說，困難地說着這些話。

他的力量又不足了。但是他的答話聽來像是真情；老女人便把典物拿過來。

「這是什麼？」他又問一次，專心地細細地觀察拉思里科里涅珂夫，手裏衛  
量着典物。

「一件東西……煙盒子……銀的……看一看。」

「彷彿不是銀的似的……他怎麼裏的！」



因為要把繩解開，轉向窗戶，對着亮（所有她的窗戶都關着，不管悶熱），她完全離開他有幾秒鐘，背對着他站着。他解開外套鈕扣，把斧頭從活結上解開，但是還並沒有完全把牠拿出來，僅只在外套裏面用右手拿着。他的手軟得可怕，他覺得他的手每分鐘變得越發麻木。他恐怕他拿斧頭從手中滑掉了。……他發了一陣突然的暈眩。

「但是爲什麼把牠像這樣地捆起來呢！」老女人煩惱地喊着，向他跟前來。

他再沒有一分鐘可失去了。他把斧頭完全拿出來，雙手抱着一揮，差不多不自覺地，幾乎不費力，幾乎機械似地，把斧頭背打在她的頭上。他彷彿在這上面並沒有多大的力量。但是他剛一下把斧頭打下去，他的力量就來了。

老女人平常是露着頭。她的稀薄的淺色的頭髮，夾着灰白的髮色，厚厚地抹着油，辮成一個老鼠尾巴，用一把破牛角梳子纏着，凸出在腦後。因爲她十分矮，那一斧頭正打在她的腦殼頂上。她呼喊，但是非常無力地，忽然倒作一團在

地板上，雖然雙手是來不及舉在頭上的。在一隻手裏她還拿着「典物」。於是他用斧頭背在同處用力地又給她幾下。血好像是從一個倒了的玻璃杯裏湧出，身子往後倒。他往後退去，讓牠倒下，立刻躬腰看她的臉；她已經死了。她的眼睛好像要從眼窠裏擠出來，前額和全臉都為一種痙攣而皺摺，歪扭着。

他把斧頭放在死屍跟前地上，立刻就在她的口袋裏摸（設法避着湧流的血），這就是右邊的那個口袋，他上次來時她從那里掏鑰匙的同一的口袋。他完全能運用他的智力，不迷亂，不暈眩，但是他的手還是發戰。他以後還記得當時他特別注意小心，始終設法不沾上血。……他立刻把那些鑰匙扯出來，那些鑰匙和先前一樣在一個鋼圈上成一把子。他拿着立刻跑到臥室裏去。這是一個很小的房間，有着滿放聖像的整個神座。靠着另一扇牆放有一張大牀，很乾淨，上面蓋着一牀補綴細工的綢被。靠着第三扇牆，便是一個帶抽屜的櫃櫥。說來奇怪，他剛開始把鑰匙對好插進櫃櫥去，剛聽見鑰匙的叮噠響聲，他便發了一陣痙攣。他忽然覺得又想要將一切放棄走開。但是那只是一刻光景；要走開已經遲了。他甚

至笑他自己，那時忽然另一個可怕的思想浮現於他的心中。他忽然玄想，那老女人或許還活着的，會恢復知覺的。他丟開鑰匙和櫃子，跑回到屍體跟前，抓起斧頭，又舉在老女人的身上，但是並沒有打下來。沒有懷疑的她死了。他躬下腰又更近地察看她，明白地看見腦殼打碎了，而且有點歪向一邊了。他想要用手指去摸，但是又把手縮回來，的確不那樣已經就顯然看得見了。同時血已經流成一片血泊。忽然之間他看出她頸上有一根小繩；他用力扯，但是小繩結實，不得斷，並且浸上血了。他努力從胸前把牠扯出來，但是有種東西把牠掛住了，使牠不能出來。在急性中他又舉起斧頭要從上面在身上砍斷繩子，但是不敢，於是他把手和斧頭沾上了血，經過兩分鐘急忙的努力之後，困難地把繩子割斷，拿將下來，並沒有把斧頭觸着身體；他沒有錯——這是一個錢袋。小繩上有兩個十字架，一個是柏木做的，一個是銅的，和一個用銀線作的神像，和這些一起有一個小小的油膩的羚羊皮錢袋，帶銅質的圈環。錢袋塞的很滿；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看便把牠裝進他的口袋裏去，把十字架扔到老女人的胸上，跑回到臥室去，這次

他帶着斧頭……

他慌忙得可怕，他抓住鑰匙，開始又試，但是他不順利。鑰匙不合鎖。並非因為他的手十分抖顫，而是因為他老是錯；比方說，他雖然看見鑰匙不對，合不上，他還要把牠插進去。忽然他想起並且覺得這帶深凹口的大鑰匙，和些小鑰匙一塊在那掛着的，絕不能屬於帶抽屜的小櫥，（在上次來的時候，他也曾這樣想）而是屬於什麼保險箱的，而且或者一切東西都藏在那裏面。他離開帶抽屜的小櫥，立刻便在牀下摸，因為他知道老女人們常把箱子藏在她們的牀下。正是如此；牀下有一個很不小的箱子，至少有一碼長，凸起的箱蓋，蒙着紅色的山羊皮，釘有鋼釘。那凹口鑰匙立刻配上了，把箱子開了。在頂上，在一塊白被單底下，是一件兔皮的紅花緞面的短外衣；在那下面是一件綢衣服，再下是一個披肩，看來好像除了衣服而外，下面沒有什麼東西似的。他所做的頭一件事便是在紅花緞上擦他的染血的手。「那是紅的，在紅色上血要少惹人注目些，」他曾這樣地推斷，於是他忽然醒悟了。「天爺，我瘋了麼？」他恐懼地想道。

但是他剛一拿這堆衣服，一隻金錶便從皮外衣裏面滑出來。他趕快把所有衣服完全翻一翻。的確，在衣服中間放着種種金製的東西——大概都是典物，沒有贖或等待贖的——手鐲，鏈子，耳環，扣針和這一類的東西。有些裝在盒子裏，還有些僅僅包在報紙裏，但是細心地精密地裹了兩層，用毛線帶捆起來的，他毫不耽擱，便開始把他的褲子和外套的口袋塞滿，包捲和盒子都不看，也不打開；但是他沒來得及拿許多。……

他忽然聽見老女人躺着的那房裏有腳步聲。他突然住手，像死人一般地靜下來。但是一切都是寂靜的，足見那一定是他的幻想了。忽然之間他分明地聽見一陣無力的喊聲，彷彿有人發出一陣低聲的斷斷續續的呻吟似的。於是又是一陣一兩分鐘的死寂。他在箱子旁邊蹲着，屏息地等待着。忽然他跳起來，抓住斧頭，跑出臥室去。

房子當中站着理薩威泰，懷裏抱着一個大包。她昏迷地凝視着她的被害的姊妹，白的像一張紙樣，彷彿沒有氣力喊似的。看見他從臥室跑出來，她渾身無力

地發抖，好像一片樹葉子樣，她的臉孔發了一陣抖顫；她舉起手，張開口，但是還沒呼喊出來。她開始慢慢離開他向後退到房角去，專心地死死地老瞅着他，但是還不出聲，好像她無法呼喊似的。他拿着斧頭向她奔去；她的嘴搖蕩得可憐，如同嬰兒們開始受驚，專心注視那驚嚇他們的東西，就要呼喊那時候的嘴一樣。這不幸的理薩威泰那麼老實，那麼完全地被她嚇住了，雖說舉手遮臉在那時是最必須最自然的動作，因為斧頭已經舉在她的臉上了，然而她甚至都沒有舉起手來。她僅僅拿出她的空空的左手，但是並非拿到她的臉上，却慢慢地向前伸出去，彷彿叫他走似的。斧頭用尖口砍在她的腦殼上，一下便把前額的上部全劈開了。她立刻沉重地倒下。拉思科里涅珂夫完全昏迷了，抓起她的包子，又扔下，跑到過道去。

恐懼越發越發打擊了他，尤其是在這第二次十分沒料到的兇殺之後。他希望快快地從這地方跑開。倘若在那片時，他能夠更正確地觀察，推論，倘若他能想到他的情勢的所有困難，那絕望，那可怕，那可笑，倘若他能以明白，要走出那

個地方，走回家，還須克服好多阻礙，還須做好多惡事，那麼很可能的，他要把一切放棄，要去自首，並非由於恐懼，乃是由於他所做的事簡直可怕，討厭。厭惡的情感特別在他心裏湧騰，每分鐘變得越厲害。他現在無論是爲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也不願到箱子跟前，甚且不願進房裏去。

但是一種空漠，甚至於默想開始漸漸掌握了他；時而他把自己忘却了，或者不如說是把重要的事忘却，而急想抓住小事。不過他往廚房里一瞥，看見長檯上有一隻半盛滿水的水桶，他想起洗他的手和斧頭。他的雙手黏着血。他把斧頭連斧刃都丟在水裏，把窗上破碟子裏放着的一塊肥皂抓來，開始在水桶裏洗手。手洗乾淨的時候，他便把斧頭拿出來，洗滌鐵的部分，並用長時間（約有三分鐘）洗木把，有血點的地方，用肥皂洗。接着他用廚房繩上掛着亮乾的襯衣，把斧頭全擦一遍，於是他在窗前好久地專心地細看斧頭。那上面留的沒有痕跡，只是木頭還是潮濕的。他細心地把斧頭掛在上衣內的活結裏。於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他在廚房裏的朦朧的光中，看看他的外套，他的褲子，和他的靴子。在頭一眼看

來，好像除了靴子上有些污點而外，什麼都沒有。他把布片弄濕擦靴子。但是他知道他並沒有細看，會有十分可注意的地方被他忽視了的。他站在房子當中，出神的想着。一種陰沉的苦痛的思想在他的心中發生——他以為自己要瘋了，這個時候也不能考量，也不能自衛，而且自己或者不應當做現在所做的這一類事：……。「天爺！」他喃喃道，「我一定要逃跑，逃跑，」於是他便衝到門口。但是在這裏有一種爲他先前所從不知道的恐怖在等待着哩。

他站着，瞅着，不能相信他的眼睛：那門，那從過道走向樓梯的外門，他不久以前在那裏等着並且按鈴的門，沒有鎖上，至少開有一掌寬。始終，那時始終，沒有鎖，沒有門！老女人在他進來後不把門關上，或者就當作一種預防吧。但是，天爺！他以後會看見理薩威泰！他如何能夠，他如何能夠想不起來她一定有什麼法子進來的！她不能從牆頭穿進來呀！

他衝向門前去，把門捎扣上了。

「但是不行，又不對！我一定要走開，走開。……」



他把門消開了，打開門，又往樓梯上聽。

他聽了好久。遠遠什麼地方，或者是在大門口，兩種話聲大而響亮地嚷着，吵着，罵着。「他們幹什麼？」他耐心地等着。最後一切都平靜了，好像忽然停住了似的；他們分開了。他已經想出去，但是忽然在下一層樓上，有一扇門嘩然開了，有人開始下樓，嘴裏哼着一個調子。「怎麼一回事，他們都這樣吵鬧！」這思想從他的心中閃過。他又關上門等着。最後一切都安靜了，沒有一個人騷動。他剛向樓梯邁一步，忽然又聽見新的腳步聲了。

那腳步聲離得很遠，在樓梯最底下，但是他記得非常確切，清楚，從頭一聲響他便無緣無故地猜想那是什麼人「到這里來」，到第四層樓，到老女人那裏去。爲什麼呢？那響聲怎麼這樣的特別，而有意義呢？那腳步是沉重的，勻整的，不慌不忙的。「他」已經上第一層樓了，他又上高些了，那變得越發越發清楚！他能夠聽見來人的沉慢的呼吸。他在上第三層樓了。到這里來呀！忽然他覺得好像自己變成石頭似的，好像一個夢，人在夢中被人追趕，快被趕上，要被殺掉，他便



他忽然聽見老女人躺着的房間裏有腳步聲。

釘在那塊，甚至於連他的兩隻手都不能動。

最後當那位客人上第四層樓時，他忽然驚起，竟能靈巧地，迅速地，溜回到屋裏去，把身後的門關上。於是他拿鈎子，輕輕地，無聲響地，把牠掛在門環上。「本能」幫助了他。他把這件事做完之後，他便在門邊屏息躲着。那位不知是誰的客人現在也到門跟前了。他們現在彼此相對站着，如同剛才這門會把他和女人隔開，他聽着，和她相對站着一樣。

客人喘了幾口氣。「他一定是一個大而且胖的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想着手中緊握着斧頭。實際上這活像一個夢似的。客人抓住鈴大聲地按。

鐵鈴剛一叮噠，拉思科里涅珂夫彷彿覺着有什麼東西在房裏顫動。他有幾秒鐘十分認真地聽。那位生客又按鈴，等一等，忽然猛烈地着急地拉門把子。拉思科里涅珂夫恐怖地瞅着鈎子在環裏搖動，在茫然的恐怖中每分鐘等待門環被扯出來。那確實彷彿是可能的，因為他那麼猛烈地搖動着。他曾經想用手拉住門環，但是「那個人」會猜到的。他又發了一陣暈。「我要倒下了！」這思想從他心中閃

過，但是那位生客開口說了話，他立刻又恢復原狀了。

「什麼一回事？她們睡熟了還是被謀害了？該——該死！」他用一種噁滯的語聲叫道。「嘿，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這個老妖精！理薩威泰·伊凡諾夫那，嘿，美人兒！開門！呵，該死！他們睡熟了還是怎樣？」

於是他又激怒了，用全力，十次併作一次地拉鈴。他一定是一個有權勢的人，而且是這家親近的熟人。

在這瞬間，不遠在樓梯上聽見有輕輕的慌忙的脚步。另外一個人走來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起初並沒有聽見。

「難道說一個人都不在家麼，」新來者用一種高興的響亮的聲音喊着，向遠在拉鈴的頭一個客人說話。「晚安，珂黑。」

「從他的話聲聽來，他一定十分年輕，」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那個鬼知道？我幾乎把鎖都拉斷了，」珂黑答道。「但是你怎麼會認識我？」

「怎麼！前天在格布里那斯那裏打擡球，我一氣把你打輸了三次。」

「啊！」

「那麼她們都不在家麼？奇怪！不過這太豈有此理了。老女人會往那里去了呢？我到這來有事情。」

「是的；我和她也有事情。」

「唔，我們怎麼辦呢？那麼回去罷。唉——唉！我希望弄點錢哩！」青年人喊道。

「自然，我們要回去，但是爲什麼定在這個時候呢？那老妖精自己定這個時候要我來的。這並不順我的路。她滾到那里去了呢，我真不明白？這個老鬼婆娘，她一年到頭在這裡坐着；她的腿不好，然而忽然之間她出去遊逛去了！」

「我們去問門房不好麼？」

「什麼？」

「問她往那里去了，她什麼時候回來。」

「哼。……算了吧！……問問麼？……但是你知道她從來無論那里都不去的。」

于是他又用力拉門把子。

「算了吧。沒有辦法，我們走罷。」

「慢着！」青年人忽然喊道。「你看見，你若拉門的時候，門是如何動法麼？」

「唔？」

「那顯然並沒有鎖，乃是鈎子掛上的！你聽見那鈎子如何鐘鐘響麼？」

「唔？」

「怎麼，你不明白麼？那證明她們有一個人在家。若是她們都出去了，她們便要從外面用鑰匙鎖門，而不從裏面用鈎子掛上。這里，你聽見鈎子如何鐘鐘響着麼？在裏面把鈎子掛上，她們一定是在家，你明白麼。可見她們是在裏面坐着不開門了！」

「唔！那麼她們一定在家！」珂黑驚愕了，喊道。「她們在裏面幹什麼呢！」他開始急急地搖門。

「慢着！」青年人又喊道。「莫要拉了！一定有什麼岔子了。……你這裏鈴拉門，她們還不開門！可見她們不是都發暈了，便是……」

「什麼？」

「我告訴你。我們去把門房帶來，讓他把她們喚醒來。」

「對了。」兩個人走向下面去。

「慢着！你留在這兒，我跑到下面去找門房」。

「爲什麼留下呢？」

「一個人不夠麼？」

「請便罷……」

「你知道我是學法律的！顯而易見的，顯——而——易見的這里有什麼岔子！」青年人熱烈地喊着，跑下樓去。

珂黑留下。他又摸鈴，玲瓏響了一聲，於是好像沉思似的，往四下望，又輕輕地摸門把子拉一拉便放下了，爲的再確定一次，那只是用鈎子掛着的。于是他喘着氣灣下腰，開始瞅鑰匙眼；但是鑰匙在裏面塞着，因此什麼也看不見。

拉思科里涅珂夫站着緊握着斧頭。他簡直像在夢裏一般。他甚且準備在他們進來的時候，和他們撕打。當他們敲着門，一塊談着話的時候，他有幾次想立刻把這事結束了，從門裏向他們嚷。當他們開不了門的時候，他時而想咒罵他們，嘲弄他們！『但願趕快吧！』這就是從他心中閃過的思想。

『但是他個鬼在幹什麼？……』時間過去了，一分鐘，又一分——沒有人來。珂黑開始不安了。

『鬼幹什麼？』他忽然喊道，於是不耐煩地拋棄了看守的責任，他也走下  
去，慌忙着，沉重的靴子在樓梯上拍着。步聲逝去了。

『天爺！我怎麼辦？』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鈎子去下，打開門——沒有聲音。他猝然地，一點也沒有



想，便出來了，盡力好好地把門關上，走下樓去。

他已經下了三層樓梯，忽然聽見下面有一陣大聲喧嘩——他能往那裏去呢！無處可藏。他又跑回那屋里去。

「嘿那里！把那鬼東西捉住！」

有一個人從下面一層樓衝出來，嚷着，從樓梯上與其說是跑下去不如說是跌下去，竭力大聲地呼喊。

「米加！米加！米加！米加！米加！鬼東西！」

喧嘩結果變成一陣號叫；最後的聲音已經是從院子里傳來；一切都平靜了。但是正在此時有幾個人大聲談話，並且開始喧囂地走上樓來。他們有三四個人。

他辨出那個青年人的響亮的話聲。「他們！」

他充滿了絕望，照直地走向他們，覺得「不管怎麼樣吧！」若是他們止住他——一切都完了；若是他們讓他過去——一切也完了；他們要記住他的。他們來了；他們離他只隔一層樓梯——忽然解救來了！離他右手不多幾步遠，有一所

房，門大開着，就是第二層樓上的房子，漆匠們在這作活，彷彿故意似的，他們都走開了。一定的，就是他們，剛才跑下去，嚷着。地板剛剛油漆過，在屋裏當中放着一隻桶和一個破盆，裝着油漆和刷子。一霎眼間他從開着的門穿進去，藏在牆後面，剛好不先不後地；他們已經到了梯頂。於是他們轉身，繼續上第四層樓去，大聲談着。他等着，蹣着腳出來，跑下樓去。

樓梯上沒有人，門口也沒有。他迅速從門口出走，向左轉往大街走去。

他知道，他知道十分清楚，那時他們已經在那屋裏，他們大為驚訝，看見門開了，因為剛才門還是扣着，他們現在看着屍體，不過一分鐘，他們便要猜想而且完全想到兇手剛才在那裏，竟得藏在什麼地方，從他們旁邊脫過，逃遁了。他們也會猜想，當他們上樓的時候，他在那空屋裏。同時他不敢太把脚步走快了，雖說次一個轉灣還有一百多步遠。「他莫非溜過什麼門，在一個不熟悉的樓梯上等着麼？不行，糟了！他莫非把斧頭扔掉麼？他莫非僱一輛車麼？糟了！糟了！」

最後他來到一個巷口；他轉身走去，很疲乏的。在這裏他一半平安了，他明白；這裏較少危險，因為有一大羣人，他好像一粒沙失落在裏面。但是這一次的痛苦十分使他沒有氣力，他差不多不能走動了。汗成滴流下來，他的頸子全是濕的。「一定，他喝醉了！」有人當他走到水溝旁邊的時候，對着他喊。

現在他僅僅朦朧地記着自己；他越往遠走便越壞。不過他記得，當他走到水溝上來，他發驚，看見那里沒有什麼人，因此便惹眼，他便想轉身回到巷里去。雖說他幾乎累倒了，他還繞了好遠路，好從完全不同的一個方向回到家來。

當他進了他家的門口的時候，他還不十分自覺；在他已經上了樓梯之後，他才想起斧頭來。他當前還有着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把斧頭放回原處，並且要儘量少惹注意。他當然沒有氣力去想，簡直不送還斧頭，以後丟在什麼人的院子裏，那或者好的多了。

但是一切碰得走運，門房屋子的門關着但是沒有鎖，那麼看門的多半是在家。但是他那般地喪失了思想力，他照直往門房走去，把門開了。若是門房問他

「什麼事？」他或者簡直就把斧頭交給他。但是門房又不在家，他竟得將斧頭放回在長襖下，甚且像先前一樣把牠用木塊蓋上。以後他一直到自己的房里，這期間一個人也沒有碰見。女老板的門在關着。他到房裏，原身地倒在沙發上——他並沒有睡，而是悅恍惚的。若是任何人那時進了他的房裏去，他怕要立刻跳起來呼喊。一些瑣碎的思想簡直在他的腦子里翻騰着：但是他雖十分努力，也不能抓着一個，也不能停留在某一個上。……

第  
二  
部



## 第一章

這樣他躺了好久。有時他彷彿醒過來似的，在這些時候他看出是夜深了，但是他沒有想到起來過。最後他看出天已經像白天那般的亮了。他仰臥着，還是由手過去不久的迷茫而發呆。可怕的，失望的一陣喊叫從大街上徹耳地發出來，而且，這聲音是他每夜兩點鐘後在窗下都聽見的。這些喊叫現在把他吵醒了。

「啊！醉人們從酒樓裏出來了，」他想，「兩點鐘過了，」他立刻跳起來，彷彿什麼人從沙發上把他拉了起來似的。「怎麼！兩點鐘過了！」他在沙發上坐下——即刻想起一切事情！立刻之間，一剎那，他想起一切事情了。

頭一下子他以爲自己要發瘋了。他打了一陣怕人的寒戰；但是這寒戰乃是由于在他睡覺時早先便發的熱病而來的。此刻他忽然抖得厲害，彷彿他的牙都要迸

出來，混身發抖。他開門，開始傾聽，住宅裏一切都在睡眠狀態中。他帶着驚奇地瞅着自己和房裏四周的一切東西，奇怪自己昨天如何能進來不扣門，不脫衣服倒在沙發上，甚且不把帽子去掉。帽子掉了，掉在地板上，靠近他的枕頭。

「倘若任何人曾經進來，他要如何想呢？想我是喝醉了，但是……」

他衝到窗前。天已相當亮了，他開始把自己全身從頭到腳，所有的衣服，倉猝地看一遍；沒有痕跡麼？但是不能像那樣看一看就算了；他冷得發抖，開始把一切衣服脫下，又細看一遍。他把一切衣服邊角角都翻過來看，不信心自己，查看了三遍。

但是除開一個地方，有幾滴凝結的濃血沾在他褲子的磨壞的邊上而外，彷彿什麼東西都沒有，什麼痕跡都沒有。他拿起一把大摺刀，把磨壞的線割斷。彷彿再沒有什麼東西了。

忽然他想起他從老女人箱子裏拿出來的錢袋和東西還在他的口袋裏！他直到這時都沒有想起把牠們拿出來，藏起來！當他察看他的衣服時候，他甚且連想都



沒有想到牠們。現在想起了怎麼辦呢？他即刻跑去把牠們拿出來，扔在棹上。當他把一切東西都掏出來，把口袋裏面翻出來，確實知道是沒有東西剩下了，他便把那繚繞的一堆拿到牆角去。在牆根那里，有的地方糊牆紙裂開了：他馬上開始把一切東西都塞進紙下的那個洞裏：「牠們放進去了！全看不見，錢袋也看不見！」他快活地想着，抬起身來漠然地瞅着那個洞，那個洞越發鼓起來了。忽然他恐怖地渾身發抖：「天爺！」他失望地低語道：「我是怎麼一回事？這算藏起來了麼？這是藏東西的法子麼？」

他沒有想到有東西要藏。他只想到錢，所以沒有預備一個藏處。「但是現在，現在，我高興什麼呢？」他想。「藏東西像那樣麼？我失去理性了——簡直地！」他疲乏地在沙發上坐下，立刻又發一陣難受的抖戰。他機械地從他身邊一張椅子上取他的舊的暖和的然而破爛不堪的學生冬季外套把自己蓋住，于是他又沉入恍惚和迷亂中了。

沒有過五分鐘，他二次跳起來，立刻在一陣瘋狂中又奔向他的衣服。「我如

何能什麼事沒有做，又去睡呢？是的，是的；我還沒有從袖管裏把活結取掉！我忘記了，把這樣的一件事情忘記了！這樣一個證據！」

他把活結扯掉，慌忙地把牠撕成碎片，把布片扔在枕頭下內衣裏。「破襯衣的碎片無論如何不能惹起嫌疑的；我想是如此，我想是如此！」他重複着說，站在房子當中，又苦痛地聚精會神地開始注視他的周圍，地板與各處，是不是還有什麼事情忘記了做呢？他以為一切，甚至于記憶力，最簡單的思考力都沒有了，這種確信開始成爲一種難堪的苦楚。「莫非是開始了，莫非是懲罰臨到我身上來了呢？是來了！」他從他的褲子上割下來的磨壞的破布，確實在房子當中的地板上，任何人進來便看見了！「我是怎麼一回事！」他又喊，好像一個人迷昏了似的。

于是一個奇異的思想進到他的腦中；以爲或者所有的衣服都染上血，或者有許多許多血點，但是他看不見，看不出來，因爲他的理解力不足，四分五裂了……他的理智蒙蔽了。……忽然他想起錢袋上也有血！「啊！那麼口袋上一定

也有血，因為那時我是把濕的錢袋裝在口袋裏——一剎那他把口袋裏面翻出來，不錯——在口袋布裏子上有痕跡，有污點！「可見我還沒有完全失去理性，可見我還有些理解和記憶力，因為這是我自己猜想出來的，」他勝利地想着，深深嘆了一口慰心的氣；「那只是熱病的軟弱，片時的昏迷，」于是他把整個的裏子布從褲子的左口袋中扯出來。在這瞬間日光照在他的左脚靴子上：從破靴子裏露出來的襪子上，彷彿有痕跡——他把靴子脫掉；「的確有痕跡——襪尖全浸着血；」他一定是那時不小心地踏入血灘中了。……「但是現在對於這件事怎麼辦呢？我往那里放襪子，破布和口袋？」

他把牠們都握在手裏，站在房子當中。「放在火爐裏麼？但是他們首先便要搜查火爐的。把牠們燒掉麼？但我用什麼燒呢？連火柴都沒有。不，不如出去，都扔到什麼地方去。是的，不如扔掉，」他重複說道，又在沙發上坐下，「而且立刻，就在這一分鐘，毫不耽擱！……」但是他的頭却轉而倒在枕頭上。他又打着難受的寒戰；他又扯他的外套蓋在身上。

有好久，有幾個鐘頭，他常發一種衝動，要「立刻，就在這瞬間，往什麼地方去，把那些東西全扔掉，好使之看不見，立刻，立刻！」他幾次想從沙發上起身，但是不能夠。

因為一陣劇烈的叩門聲，他終於完全醒過來了。

「開門，開呀，你是死了還是活着？他老是在這睡着！」那思秦莎喊着，用拳頭打門。「他成天成夜像一條狗樣在這打呼！他就是一條狗！我告訴你，開門。十點鐘過了。」

「或者他不在家，」一個男人的聲音說。

「哈！這是看門的聲音。……他有什麼事？」

他跳起來，坐在沙發上。他的心跳得幾乎發痛起來。

「那麼誰個能把門扣住了呢？」那思秦莎反駁道。「他還把自己門在屋裏哩！好像他還值得偷似的！開門，你個蠢才，醒來！」

「他們有什麼事？看門的爲什麼呢？一切被發現了麼？是抵抗還是開門呢？」

「不管牠什麼事吧！……」

他抬起身來，彎腰向前，把門開了。

他的房間那麼小，他不離牀便能把門打開。不錯；看門的和那思泰莎在那里站着。

那思泰莎作出奇怪的樣子打量着他。他帶着一種輕蔑的挑弄的態度望着看門的，那個人一言不發，伸出一封灰色的摺疊的文書，用火漆封的。

「衙門裏來的一件公文，」當他把文書交給他的時候，他聲言道。

「什麼衙門來的？」

「自然是到警察衙門去的傳票。你知道是哪個衙門。」

「到警察衙門去？……爲什麼？……」

「我怎麼能知道？傳你，你就去。」那人注意地看着他，往屋裏四下望一望，轉身走了。

「你確實病了麼？」那思泰莎說着，眼睛不離開他。看門的也轉過頭來看

一下。『從昨天以來便害着熱病，』她繼續說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答話，手裏拿着公文，並不拆開。『你莫要起來吧，』那思泰莎看見他把腳從沙發上拿下來，憐憫地往下說道。『你有病，那麼莫要去；無須那麼慌。你那裏拿的是什麼？』

他看一看；他右手中拿着他從褲子上割下來的布條，襪子，和口袋的破布。可見他是把牠們拿在手中睡熟了。以後回想這件事情，他記得他在發熱中半醒過來，曾把這所有東西緊緊握在手裏，這樣便又睡熟了。

『看他收集的破布，而且拿着牠們睡，好像他抓住一件寶物似的……』  
那思泰莎傻笑起來。

他立刻把牠們都塞到他的大衣裏去，定眼注意看着她。那時他雖一點也不能作合理的思索，他却覺得對於一個將要被捕的人，誰也不會像這樣對待的。

『但是……警察？』

『你不如喝點茶吧！好麼？我給你拿來，那里還剩下有……』

「不用……我就去了；我立刻就去，」他咕嚕着，站立起來。

「慢着，你不會從樓梯上跌下去麼？」

「我就去。」

「隨便你。」

她跟着看門的出去了。

他立刻跑到亮前察看襪子和破布。

「有污點，但是不很顯眼；全蒙上灰土，擦磨了，已經變色了。事先不知道的人誰也分別不出是什麼東西來。那思泰莎從遠處什麼也不能看出來，感謝上帝！」于是他打着抖顫，把公文拆開，開始披閱；他披閱了好久，他才明白。

這是警察區分所來的一個普通傳票，要在那天九點半鐘到區所長的辦公處去。

「但是這樣的一樁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我從來和警察所沒有關係！而且爲什麼恰在今天呢？」他在苦痛的迷惑中想着。「天爺，但願這事早早完結了吧！」他跪下來祈禱，但是自己却大笑起來——並不是笑祈禱的主意，而是笑他

自己。他匆忙地穿衣服，「倘若我完了，我就完了，我不在乎！把襪子穿上！」他忽然打着主意，「襪子還要弄得更髒，痕跡便不見了。」但是他剛把襪子穿上，又討厭地恐怖地把牠扯掉。他把牠扯掉，但是想起自己並沒有別的襪子，他便把牠拾起來，又穿上——他又笑起來。

「這全是假設的，這全是相對的，只是一種形式而已，」他渾身發抖，一剎那這樣想着，但只是在心頭浮面上想着，「好吧，我穿上了！穿上了！穿上了！就算完了！——但是緊接着他的大笑而來的便是失望。——不行，這我受不了……」他想着。他的兩腿打戰。「因為害怕，」他低語道。他的頭因為害熱病而昏痛。「這是一個狡猾手段！他們想把我誘到那里，用種種事情迷昏我，」當他走出到樓梯上的時候，他沉思着——「最壞的是我幾乎是頭昏腦亂的……我可以亂說出什麼傻話來的……」

在樓梯上他記起他將一切東西都照原樣地放在牆洞裏，「很可信的，故意是要在我出門的時候來搜查，」他想起來於是停下。但是他突然地為那般絕望，那



般對於悲慘結局的一種輕傲氣概（倘若可以這樣說的話）所把持，他把手一揮便往前走了。「乾脆把這事完結吧！」

在大街上又是熱得厲害；在那些日子一滴雨都沒有下。又是灰塵，磚瓦和石灰，又是從舖子和小酒館發出來的臭氣，又是一些醉人，芬蘭小販們和東倒西歪的馬車。太陽直照着他的眼睛，因此睜開便使他難受，而他的頭完全暈了——一個發熱病的人，在晴朗的大太陽的白天出門到大街上，易于覺得這樣的。

當他來到「那條」大街轉變去的時候，在一陣痛苦的驚懼中他往大街一眼望下去……望「那個」住宅……立刻把眼轉開了。

「若是他們問我，或者我簡直就告訴他們，」當他來近警察所的時候，他想到。

警察所約離有四分之一哩路遠。那是新近才搬到一座新房屋的第四層樓上的新房間去的。他有一次曾在舊辦公處待了一會，但那是很早的事了。轉進門口，他看右邊有一條樓梯，一個人走下來，手裏拿着一個簿子。「無疑地是一個守門

的；這樣看來，辦公處就在這裏了，」他開始以為或者就在這裏，便上樓去了。他不想向任何人問話。

「我將進去，跪下，把一切事情供出來……」當他來到第四層樓的時候，他想到。

樓梯又陡又窄，因為潑上污水，全是濕淋淋的。所有住戶的廚房都對這個樓梯開着，幾乎整天開着門。因此便有怕人的悶熱。樓梯擁擠着走上走下挾着簿子的看門人，還有巡警們，以及男男女女各式各樣的人。辦公處的門也大開着。他走進去於是就在外間裏停下。有些百姓們在這兒等着。那里熱氣也是悶人，還有從新刷修的房子新漆和陳油所發出的一種令人不舒服的氣味。

等了一會之後，他決定往前到次一個房間去。所有的房間都是狹小的，低低的。一種怕人的急性使他老望前走。沒有人注意他。在第二個房間裏有幾個書記坐着寫東西，穿的差不多並不比他好，倒是一些模樣奇怪的人。他到其中一個書記跟前。

「什麼事？」

他把他接到的公文給他看。

「你是一個大學生麼？」那人一瞥公文，問道。

「是的，先前是一個大學生。」

那書記打量了他，但是不動一點兒興味。他是一個特別蓬頭散髮的人，眼中顯出一種固定的神情。

「從他嘴裏怕不能得到什麼消息的，因為他對於任何事情都沒有興味，」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進去到那里見書記長，」那書記指着頂遠的房間說道。

他進了那個房間去，（按次序那房間是第四個）；房子是狹小的，擠滿了人，他們穿的比外邊房間裏人穿的好些。其中有兩個婦人。一個穿着喪服，衣衫寒儉，坐在棹邊對着書記長，寫着他叫她寫的什麼話。另一個是很強壯的肥美的女人，臉孔紫紅有疤，穿的漂亮極了，胸上戴一個胸飾，像茶碟兒一般大，她在

一旁站着，顯然是等待着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他的公文遞給書記長。他瞥了一眼，說道：「等一會，」便繼續和穿喪服的婦人做那件事情。

他呼吸更自由了。「不能是那回事的！」他漸漸開始恢復了自信心，他總是勸自己大胆，安靜。「任何的愚蠢，些許的疏忽，我就會把自己陷害了！哼……可惜這里沒有空氣，」他繼續說，「悶人。……這里特別使人頭發暈……並且思想也……」

他覺着一種可怕的內心的紛擾。他害怕失去自制力了。他想抓住什麼事情，把心思放在一種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但是在這方面他一點也沒做到。然而書記長却大引起他的興趣，他總是希望從他那里觀察，從他的臉孔上猜點事情出來。

他是一個很年輕的人，約有二十二歲，臉孔黯黑而活動，他的面貌看來比他的歲數大些。他穿的時髦，花花公子樣，頭髮從當中分，梳得很好，抹了油，他的刷洗得很白的手指上戴着一些戒指，背心上掛着一條金鍊子。他向來到那房裏的一個外國人還說了兩句法國話，說得很正確。

「路易思·伊凡諾夫那，你可以坐下，」他偶然向穿得漂亮的紫紅面的婦人說，她還站着，雖然在她身邊有一張椅子，她彷彿不敢坐下似的。

「Ich danke (謝謝)，」後者說，綢衣發出一陣綽綽聲，她輕輕地坐入椅子中。她的淺藍色的衣服，飾以白色花邊，在椅子四週漂浮得好像一個氣球，幾乎佔滿了半間屋子。她發出香味來。但是她顯然難受，看見自己沾滿了半間屋子，發出如此強烈的香氣；雖然她的微笑有些膽怯而又有些厚臉皮，却露出顯然的不安來。

穿着喪服的婦人終於辦完了，站起來。忽然之間，發出喧聲，一個軍官非常神氣地走進來，每走一步，肩膀特別擺一擺。他把他的帶帽章的軍帽扔在棹上，在安樂椅上坐下。那漂亮的婦人看見他，簡直從座上跳起來，開始帶着狂喜行禮；但是軍官絲毫不注意她，在他面前她又不敢坐下。他是一個中尉，這裏的副所長。他留着微紅的鬍，在臉兩邊橫平地伸出來，臉孔極小，除開一種傲慢無恥的神情而外，別的什麼也不大表現出來。他斜眼並且忿怒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

夫；他穿的那麼十分壞，而且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低下，他的舉止和他的衣服絕不相稱。拉思科里涅珂夫不小心地很久直瞅着他，因此他覺得簡直冒犯他了。

「你有什麼事？」他喊道，他大概是驚奇這樣一個襤褸的漢子，並沒有爲他的警視的威嚴嚇壞了。

「我被傳……有公文傳」……拉思科里涅珂夫支吾道。

「爲着索欠，向這位大學生索欠，」書記長撇開文書倉猝地插嘴道。「這裏！」他把一份文件扔給拉思科里涅珂夫，指出一個地方，——「你看罷！」

「錢？什麼錢？」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但是……那麼……一定不是那回事了。」他快活得發抖。他忽然覺着極端的難以形容的輕鬆。一切重担從他的背上卸下了。」

「請問，是叫你在什麼時候來的，先生？」副所長喊着，彷彿不知爲着什麼緣故，越來越惱了。「告訴你在九點鐘來，現在已經十二點了！」

「公文只是一刻鐘以前才送給我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從他肩膀上大聲回答

驚。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他也忽然變得很驚了，而且在這裏面找着一個抄券，  
「我背着熱病到這裏來已經夠了。」

「請莫要嚷！」

「我並沒有嚷，我很安靜地說話，而是你向我吵嚷的。我是一個大學生，不容任何人嚷叫我。」

副所長十分怒惱，頭一下子他只能口齒不清地急亂說話。他從座上跳起來。

「放安靜！你是在一個官家辦公處裏。莫要莽撞，先生！」

「你也是在一個官家辦公處裏，」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而且你又吸紙煙又吸，足見你是對於我們所有的人表示不恭了。」說了這話，他覺得一種難以形容的滿意。

書記長看着他們微微一笑。生氣的副所長顯然羞惱了。

「那不是你的事情！」他最後用一種不自然的大聲音喊道。「請作那要你作的答辯吧。給他看，亞力山大。格里高利維支。有控告你的一個狀子！你不還你

的債！你是一條好漢！」

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已經不在聽着；他切心地抓住文書，趕快要弄個清楚。他看了一遍，第二遍，還是不明白。

「這是什麼？」他問書記長道。

「那是按一張欠債字據要錢，一張訴狀。你必須或者付錢，並付所有訟費，罰金等等，或者寫一張聲明書，聲明你什麼時候能付錢，同時應允不還錢不離開京城，並且不賣不藏你的財產。債主得自由出賣你的財產，依法控告你。」

「但是我……並不欠任何人的債！」

「那不是我們的事。這里一張一百一十五塊盧布的欠債字據，法律證明的，應當付錢，現在拿到我們這里來索要，那是你在九個月以前交給陪審官查利清的寡婦的，寡婦查利清付給一個契巴洛夫君了，我們所以傳你來，准此。」

「但是她是我的女老板呀！」

「她是你的女老板又怎樣呢？」



書記長作出一種出於憐憫的寬容的微笑看着他，同時又帶着一種勝利的神情，好像看着一個第一次上火線的新手——彷彿他要說道：「唔，現在你覺得怎樣呢？」但是現在他管什麼一張欠債字據，一張索欠認狀！現在那還值得焦心麼，甚且值得注意麼？他站着，他看着，他聽着，他答着，他自己甚且問着話，但全是機械地。勝利地明白自己安穩了，明白自己脫離要命的危險了，這思想便是那時充滿他的整個靈魂的東西，不想將來，不分析，不推度，不億測，不懷疑，不究問。這完全是直接的，純粹動物本性的喜悅的一剎那。但是正在這瞬間，有件事情好像一陣雷雨似地在辦公處裏發生了。副所長還是因為拉思科里涅珂夫的不恭而打戰，還在發怒，顯然急想維持他的受損的尊嚴，便向那倒霉的「漂亮的」婦人大發脾氣，她從他一進來以後，便帶着一種極呆的微笑凝視着他。

「你可恥的賤婆娘，」他忽然極其大聲地喊道。（穿着喪服的婦人離開辦公處了。）「昨夜你們家裏鬧什麼？又是一樁羞辱，滿街上醜態百出。又是打架喝酒。你想進拘留所麼？我告訴你十次了，說第十一次我便不放鬆你了！然而你又

是這樣，又是，你……你……！」

文書從拉思科里涅珂夫手中幾乎落掉，他驚奇地看着那漂亮的婦人受如此無禮的待遇。但是很快地他便看出是怎麼一回事了，立刻開始對這件事甚至覺得非常喜歡。他帶着快樂地聽着，因此他想大笑，大笑……所有他的神經都興奮起來了。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書記焦心地開口，但是又止住了，因為他從經驗上知道發怒的副所長除了用手把他拉住外是制止不了的，

至於那漂亮的婦人呢，起初她簡直在這雷霆之前發抖；但是說來奇怪：罵人的話來得越多越厲害，她的外貌顯得越親切，她對於那威風的副所長的微笑也越盪惑人。她不安地移動着，不斷地行禮，不耐煩地等待機會把她的話插進去，最後她找到了。

「在我家裏並沒有何種吵鬧和打架，甲必丹先生，」她忽然活啦起來，好像豆子落地一般，俄語說的很自信的，不過就是帶着強的德語的重音，「並無何種

亂鬧的事，他們喝醉了來的，這是全盤的實情，我告訴你，甲必丹先生，我是沒有過錯的。……我的家是高尙的，甲必丹先生，我的行爲是高尙的，甲必丹先生，我自己總是，總是討厭任何吵鬧的事。但是他們十分酣醉來了，又要三瓶，其中一個舉起腿來，開始用一隻腳彈鋼琴，那在一個高尙人家裏一點也不應當，而且他 sein (德語「完全」) 把鋼琴弄毀了，那的確是很不好的舉動，我就這樣說。他拿起一隻瓶，開始用牠打每個人。于是我叫看門的來，加爾來了，他抓住加爾，照他的眼睛打；他又照眼睛打亨利特，並給我五個嘴巴。那在一個高尙人家裏是多麼無禮呀，甲必丹先生，我便呼號起來了。他把臨河的窗戶打開，在窗戶裏站着，像小豬一般叫着；那是一樁羞辱。試想可以對着大街的窗戶像小豬一般叫着麼？可惡！加爾拉他的上衣，把他拉開窗戶，不錯，甲必丹先生，他把 sein rock (他的上衣) 扯破了。于是他喊着 man muss (人必須) 付他十五塊盧布的賠償費。我賠他了，甲必丹先生，賠 sein rock 五塊盧布。他是一個無禮的客人，鬧出所有這恥辱的事。「我將把你形容一番」，他說，「因爲我能夠向所有

報紙寫你的事。」

「那麼他是一個文氓麼？」

「是的，甲必丹先生，而且他在一個高尚人家裏是什麼樣的一個無禮的客人  
啊……」

「注意！夠了！我已經告訴你……」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書記長含有意義地重行叫道。

副所長迅速瞥他一眼，書記長微微搖搖頭。

「……那麼我告訴你這點，最可尊敬的路易思·伊凡諾夫那，我是最後一次告訴你，」副所長往下說道。「若是在你的高尚人家裏再有吵鬧的事情，我便要把你，你本人放到拘留所——如同文明社會裏所用的字眼兒——裏去。你聽見麼？那麼是一個文人，一個撰稿人在一個「高尚人家」因為衣尾扯掉而拿了人家五塊盧布，是不是？哼，他們，這些文氓！」

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侮蔑地斜拋了一眼。「日前在飯館裏也有一件恥辱的

事。一位文人吃了飯，不肯付錢；「我將寫一篇諷刺你的文章，」他說。還有一位文人上星期在輪船上向一位三品文官的家眷——他的妻和女兒，說出最不名譽的言語。還有一位文人日前被趕出點心舖子。他們就像那樣，文人們，著作者們，大學生們，叫街員們。……呸！你去吧！我明天自己要到你家進去看看。那麼你要當心呵！你聽見麼？」

路易思·伊凡諾夫那連忙慙懣地開始向各方行禮，這樣自己行禮行到門跟前。但是在門跟前，她向後退着，便撞着一個漂亮的軍官，他有着新鮮的爽直的面孔和厚厚的黃白色的腮鬚。這便是本區所長尼科丁·佛密支。路易思·伊凡諾夫那趕緊行禮，幾乎行到地，她嬌娜微步，擺出辦公處了。

「又是轟隆，轟隆——一陣狂風暴雨！」尼科丁·佛密支用一種和藹的友好的音調向伊里亞·彼得羅維奇說道。「你又被惹火了，你又發脾氣了！我在樓梯上便聽見了。」

「唔，那麼怎麼樣呢！」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拖長聲音說，作出高貴的冷淡

的樣子；他拿着些文書走到另一張棹前，裝腔作態地走一步擺一擺肩膀。「這里，請你看一看：一位文人，或者是一位大學生，至少是做過大學生的，他給了欠債字據，不還債，不搬出房子，他不斷地被控告，他在這里却要抗議我在他的面前抽煙！他自己行爲像一個小人樣，就請看一看他吧。這里就是那位先生，很惹人愛的樣子！」

「貧窮並不是一樁罪過，我的朋友，但是我們知道他像火藥一般，他忍受不了侮慢的。你一定因爲什麼事情惱怒，你忍受不住，」尼科丁·佛密支靄然可親地轉臉向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說道。「但是這事你錯了；他是一個極好的傢伙，我向你担保，他就是愛放礮！他激怒了，發起火來，說出氣話，放完了——一切都過去了！究竟他是一個心地高尚的人！他在團裏的外號是：『放礮中尉……』」

「而且是什麼樣的一個團呵；」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喊道，他雖然還含怒，却十分喜歡這悅意的戲謔。

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想說幾句使他們都特別喜歡的話。「原諒我，甲必丹」

他忽然向尼科丁·佛密支說話，從容開言道，「請你明察我的情形。……若是我  
的行爲不對，我情願求恕。我是一個窮大學生，有病而且被貧窮鬧毀了（「毀了」  
是他所用的話）。我不是在讀書，因爲現在我不能維持自己了，但是我將得到錢  
的。……我有一個母親和妹妹在X省，她們將寄錢給我，我將還債。我的女老板  
是一個心腸良善的女人，但是她因爲我把教書事情失去，上四個月不付她錢，便  
如此惱怒，她甚至于不給我開飯了……而且這欠債字據我一點也不明白！她現在  
要我按這欠債字據還她錢。我怎麼還她呢？你自己想一想！……」

「但是那不是我們的事，你知道，」書記長說道。

「是的，是的。我與你完全同意。但是容我解釋……」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插  
嘴道，他還向尼科丁·佛密支說話，但是盡力也向着伊里亞·彼得羅維支說話，  
雖然後者固執地顯出在搜檢着文書，侮蔑地對他不注意的樣子。「容我解釋，我  
同她一塊差不多住有三年，起初……起初……我爲什麼不把這事直說出來呢，在  
一起頭我允許娶她的女兒，那是口頭的允許，隨便答應的……她是一個姑娘……，

我倒喜歡她，雖然我並不鍾情于她……實在是一件幼稚的事情……我的意思說，我的女老板在那些日子隨便給我記帳，我一部分就過了這樣的生活……我非常不小心……」

「沒有人問你這些私人瑣事，先生，並且沒有時間。」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粗暴地插口，帶着一種勝利的音調；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熱切地把他遏止住了，雖然他忽然覺得說不出話來。

「但是對不起，對不起。讓我解釋……一切事情如何發生……輪我說的……雖然我和你同意……這是不必須的。但是一年以前，那姑娘患傷寒病死了。我和先前一樣照舊在那里住着，當我的女老板搬到她現在的住宅來的時候，她向我說……而且是友誼地……說她完全信任我，但還是問我願否給她一張一百一十五塊盧布——我欠她的所有的債——的欠債字據。她說，只要我把那字據給她，她便再賒給我，我愛賒多少就多少，並且說她一直等到我自己能還她的時候為止，她絕不，絕不——這些是她自己說的話——使用那張欠債字據……然而現在，我



把教書事情失去了，沒有飯吃的時候，她却控告我來了。我現在說什麼呢？」

「這一切動人的瑣事都不是我們的事，」伊利亞·彼得羅維奇無禮地插言道。「你一定要寫一張保證書，至於你的愛情事和所有那些悲劇的事件，和我們毫無關係。」

「你……未免刻薄了，」尼科丁·佛密支低聲道，他在棹邊坐下，也開始簽署起來。他看來好像有點害臊了。

「寫吧，」書記長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寫什麼？」後者粗暴地問道。

「我講你寫。」

拉思科里涅珂夫覺得書記長在他供認之後，待他更粗率，更侮蔑，但是說來奇怪，他忽然覺得對於任何人的意見都完全漠不關心，而且這種反感一剎那一分鐘間便發生了。倘若他願略想一想，那麼，當然，他要驚奇他一分鐘之前能和他們像那樣談話，用感情動他們，那些感情從那里來的？現在若是全屋充滿的並非

警官，而是於他最近最親的一些人，他對於他們怕也找不出一句人話來，他的心是如此空虛呵。痛苦的，永恆的孤寂和隔絕的那種迷茫的感觸突然意識地湧上他的心頭。使他心中發生這種猝然的反感，並非在伊利亞·彼得羅維支面前感傷的放言之污卑，也不是後者佔勝了他的污卑。哦，他現在和他自己的卑鄙，和所有這些豪氣，警官們，德國女人們，索債，衙門等等，有什麼關係呢？若是他那時被判決用火燒死，他或許不會動一動，差不多不會把判決書聽到底的。有一種他完全不熟悉的，新的，忽然而來的，從來沒有過的，他正遇到了。那並不是他所瞭解的，但是他深切地，明白地覺得他絕不能再如他剛才的那些感情的吐露，或用無論什麼東西，向警察衙門裏的人們申訴；並且覺得倘若他們即使是自己的兄弟和姊妹，而不是警官們，在生活的任何情況中向他們申訴都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從未輕驗過這樣一種奇異可怕的感觸。最苦痛的是——那多半是一種感觸，而不是一種觀念或概念，那是一種直接的感觸，他生平所經歷的一切感觸中的最苦痛的。

書記長開始向他講着聲明書的普通款式，說他不能還錢，應允在將來哪一天還，說他不離開城去，不出賣他的財產，等等。

「你是不能寫，你幾乎拿不住筆，」書記長說，他帶着好奇心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你有病麼？」

「是的，我頭發暈。往下講！」

「夠了。你簽字罷。」

書記長拿去了聲明書，轉身便和別人交待去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交回了筆；但是不起身走，却轉而將兩肘放在棹上，把頭抱在手中。他覺得彷彿有一根釘，釘進他的腦殼裏似的。他忽然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要立刻起來，走到尼科丁·佛密支跟前，把昨天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訴他，然後和他一起到他的寓所去，並且把牆角洞裏的東西指給他看。這種衝動是如此有力，他從座上起來就要實行。「我想一會子豈不更好麼？」這意思從他的心中閃過。「不必，不如不想就把重担卸去吧。」但是忽然之間他站着不動，釘

在那地方了。尼科丁·佛密支和伊利亞·彼得羅維支熱心地談着，話達到他耳朵裏來：

「那是不可能的，把兩個人都釋放！第一，整個的事情是自相矛盾。若是他們作的，他們爲什麼叫門房？自己告自己麼？或者是當作一種蒙人手段麼？不能，那未免太刁狡了！並且，大學生泊思特尼亞珂夫進去時，在大門跟前兩個看門的和一個婦人都看見了。他和三個朋友一起走，他到大門跟前才離開他們，他當朋友們面向門房打聽住戶。請問，若是他懷着那樣一個目的去的，他會問住戶麼？至於珂黑呢，他在未往老女人那里去以前，在下面銀匠店裏過了半個鐘頭，而且他是正在七點三刻離開他的。那麼試想……」

「但是原諒我，你如何解釋這種矛盾呢？他們自己說他們叩門，門在鎖着；然而三分鐘之後，他們和門房一起上去的時候，結果門在開着。」

「正是這樣；兇手一定在那里，把自己門在裏面；倘若珂黑不是笨驢，自己不去找門房，那麼他們必定把他捉住了。」他「一定利用這個空時下樓，不知用

什麼法子從他們旁邊溜過去。珂黑用兩隻手在他自己身上畫十字，說：「若是我在那里，他怕要跳出來，用斧頭把我也結果了。」他要行一個感恩禮——哈——

「沒有人看見兇手麼？」

「他們很可以沒有看見他的；那住宅是一個照例的挪亞方舟，」書記長正在聽着，便說道。

「那是顯然的，十分顯然的，」尼科丁·佛密支熱烈地重複說道。

「不，一點也不是顯然的，」伊利亞·彼得羅維支堅持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拿起禮帽，向門前走去，但是他沒有走到門口……

當他恢復了意識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有人在右邊扶着他，同時另外還有一個人站在左邊，拿着盛黃水的微黃色的玻璃杯，尼科丁·佛密支站在他前面，專心地看着他。他從椅上站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你有病麼？」尼科丁·佛密支厲聲地問道。

「他簽名的時候，他幾乎都拿不住筆，」書記長說着，歸回原位，又拿起他的公文來。

「你病得很久了麼？」伊利亞·彼得羅維支從他的座位上喊道，他在那里也翻閱着文書，自然，他在病人暈倒的時候，也來看他，但是當他復原的時候，他立刻回座了。

「從昨天起……」拉思科里涅珂夫低聲回答道。

「你昨天出門了麼？」

「是的。」

「你帶着病出去的？」

「是的。」

「在什麼時候？」

「約在七點多鐘。」

「你往那裏去，我可以問麼？」

「順着大街走。」

「簡短清楚。」

拉思科里涅珂夫白得如手巾一般，鋒利地，急促地回答，在伊利亞·彼得羅維支的注視之前，並未低下他的烏黑的炯炯的眼睛。

「他幾乎都站不直。你還……」尼科丁·佛密支開口道。

「沒有關係！」伊利亞·彼得羅支很特別地聲言道。

尼科丁·佛密支本要再說，但是警眼一看書記長也正非常注目地看着他，他便不說話了。忽然都沉默起來。這是很奇怪的。

「那麼，好吧，」伊利亞·彼得羅維支結束道，「我們不阻留你。」

拉思科里涅珂夫出去了。他離開時聽見熱烈談話的聲音，而且超乎一切地傳出尼科丁·佛密支的疑問的話聲。在大街上他的眩暈完全消失了。

「搜查，——立刻便要有一番搜查，」他向自己重複說着，趕緊回家去。」

強盜們！他們疑心！」

他先前的恐怖又完全把他征服了●



## 第二章

「倘若已經搜查了怎麼辦呢？倘若我發現他們正在我的房裏怎麼辦呢？」

但是這裏便是他的房子。其中什麼事情什麼人都沒有；沒有人往裏窺過。就連那思泰莎都沒有到他房子去。但是天呀！他如何能將這些東西放在洞裏呢？

他向牆角跑去，把手放進牆紙裏面去，把東西扯出來，把他的口袋都裝滿。共總有八件：兩個小盒，裝着耳環或那一類的東西，他差不多沒有注意去看；其次便是四個小皮匣子。還有一條鏈子，僅僅裹在報紙裏。還有別的什麼東西包在報紙裏，看來好像是勳章……他把牠們裝進他的外套的各個口袋裏，和他還剩下的褲口袋裏，儘量少惹人注意。他把錢袋也拿着。于是他走出房去，這次就讓門大開着。

他急速地果決地走着，雖說他覺得昏亂，他還明白。他怕追蹤，他怕再過半點鐘，或者再過一刻鐘，跟蹤他的命令便要下來了，因此無論如何，他必須在那時以前把一切痕跡隱藏起來。在他還餘下點力量，有點推想力的時候，他必須把一切東西都收拾好……他往那里去呢？

那早已決定了：「把牠們扔到河裏去，一切痕跡便都丟在水裏，事情便完了。」這樣他在他不省人事的那夜便決定了，那夜他有幾次衝動要起來去，「趕快，把一切東西都扔掉」。但是要把這事完結，結果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他順着葉咯德琳娜河徘徊了半點或半點多鐘，向往河邊去的台階看了幾次，但是他想不到實行他的計劃；不是木筏放在台階邊沿，女人們在那上面洗衣服，便是船隻在那裏下錨，而且到處擠的都是人。並且，他從岸上各方都可以被人看見，被人注意。一個人故意走下去，站住，把什麼東西扔到河裏去，那便看來可疑。而且倘若盒子不沉却轉而漂着怎麼辦呢？而且牠們自然要漂着的。甚至於事實上，他所遇見的每個人都彷彿望着，打量着，好像他們除開注意他而外，什麼事做的都沒

有似的。「這是爲什麼，或許是我的猜想麼？」他想到。

最後，往尼瓦河去或者好些這意思打動了他。那里沒有這麼多的人，他便少受注意，而且在各方面都方便些，尤其是那離的遠些。他忽然奇怪他如何能徘徊了好半點鐘，在這個危險地方煩惱焦急，先前想不起來呢。那半點鐘他爲一個不合理的計劃浪費了，只是因爲那件事是他在不省人事時決定的！他變得非常心不在焉，迷惘，他瞭解這一點。他確實必須趕快！

他順着V大街向尼瓦河走去；但是在路中另一個念頭打動了他。「爲什麼往尼瓦河去呢？往遠遠的什麼地方去不好麼？再往島上去，在一個幽靜的地方，在樹林裏或一棵灌木下把一切東西都埋起來，莫非那樹木能看見麼？」雖說此刻他覺得自己不能作明白的判斷，但這意思在他看來彷彿是不错的。

但是命定不該往那里去，發生了另外一件事。因爲他走出V大街和廣場去的時候，在左邊看見一條在南面光牆中往一個院子去的走道。在右手，一進大門，一座四層樓房的沒有粉刷的光牆一直遠遠地通到院子裏。在左手，一面板壁和光

牆平列着伸進院子裏有二十步遠，於是便轉向左方了。這里是一個冷落的隔絕的地方，堆着各種材料。在院子盡頭，一間低矮的，煤污的石砌的棚子從板壁里露出來，顯然是什麼製造廠的一部。

那大概是作馬車的或生鐵匠的棚子，從入口起整個地方都叫煤灰弄黑了。「這里便是扔了就走的地方，」他想到。他沒有看見有任何人在院中，便溜進去，立刻看見靠近大門有一個水盆，如同有着許多工人或車夫的院中所常放的；在上面的板壁上用粉筆寫着在這種情形中常見的話，「此處嚴禁站立。」這更好了，因為這樣他進來便沒有什麼可疑的了。「在這里我能以把東西全扔在一堆，然後走開！」

他的手已經放在口袋裏，又四下望一望，他看見對着外牆，在大門和水盆之間，有一塊沒鑿過的大石頭，或者有六十磅重。牆的那一邊是大街。他能夠聽見行人俵住，那地方行人總是衆多的，但是從人口看不見他，除非有人從大街上進來，那確實是很可以碰着的，因此便需要趕快。

他向着石頭彎下身子，用雙手緊緊搬住石頭上部，用全力把牠翻過來。在石頭下有一個小坑，他立刻把口袋里的東西都倒往那里去。錢袋在頂上面，然而坑還沒有填滿。然後他又搬住石頭，一扭把牠推回原來的地方，不過稍微高一點。但是他刮起四圍的土，並且用腳在邊沿上按壓。什麼東西也看不出來。

于是他走出去，轉身來到廣場中。又是一陣劇烈的，幾乎受不了的喜悅控制了他片刻，如同方才在警察衙門裏一樣。「我把痕跡埋了！誰個，誰個能想起來往那塊石頭下去看呢？或許，那石頭是從房屋建築以後就放在那里，而且還要放那麼多年的。而且即使被發見了，誰想到我呢？這事全完了！沒有線索可尋！」他大笑起來。不錯，以後他記得他曾作了一種無力的，神經質的，無聲的笑，他從廣場穿過時，始終老是笑着。但是當他來到兩天以前他在那遇見那個女子的K蔭路的時候，他的笑忽然止住了。別的思想潛入他的心中。他忽然覺得，要去經過他在那個女子走後，曾坐在那上面沉思的長凳，未免討厭，而且要去撞見他曾給他二十個戈貝克的帶髭的巡警也很難受：「可惡的東西！」

他走着，忿怒地精神渙散地四下望着。他所有的思想現在彷彿縈繞着主要的一點，他覺得真正有這樣的一點，現在，現在，他獨自面對着這主要的一點——而且在近兩個月間這是頭一次。

「滾牠的吧！」他在一陣不能管束的暴怒中，忽然想道。「若是牠開始了，牠就開始了。滾牠的新生活吧！天爺，這是多麼愚蠢！……我今天說了些什麼樣的謊話呵！我如何卑鄙地向那個討厭的伊利亞·彼得羅維支搖尾乞憐呵！但那是完全的傻行爲，我要唾罵他們，也要唾罵我曾向他們搖尾乞憐！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忽然他停住了；一個新的，完全沒有料到的，極簡單的問題攪擾他而且痛苦地使他驚愕。

「倘若一切事情都真正是深思熟慮而後作的，不是糊塗人作的，倘若我真正有一個確實固定的目的，我却甚至於並沒有往錢袋裏一瞥，並不知道那裏有什麼東西，（爲着那我受了這些苦楚，意識地從事作這種卑鄙，醜陋，下流的事情，）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而且我還要立刻把錢袋和那些我並未看見的東西一起都扔到水裏去，……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是的，那是這樣，那全是這樣。然而這他先前都知道，而且就是當夜間無猶豫無斟酌決定了的時候，這於他並不是一個新的問題，好像一定要這樣似的，好像一點不能別樣似的。……是的，他全知道，全明白；就是在昨天，當他對着箱子，把首飾盒子從裏面扯出來的時候，還沒有這樣決定……是的，就是這樣的。

「那是因爲我病的很，」他最後鬱悶地決定道，「我自尋苦惱，我並不知道我在幹什麼事。……昨天和前天和這些時，我都在自行煩惱。……我將痊愈，我就不煩惱了。……但是倘若我一點也不痊愈怎麼辦呢？天爺，我是何等討厭這一切呵！」他不休息地往前走。他極想什麼分心的事，但是他不知道怎麼辦，怎麼去試一試。一種新的，不能克服的感觸每分鐘越發越發把他控制了；這是對於圍繞他的一切東西發生一種無限的，幾乎是生理的反感——一種頑固的，憤怒的

憎恨情感。他所遇見的人，他都討厭——他討厭他們的臉孔，他們的舉止，他們的動作。若是任何人向他說話，他覺得他會吐他或者咬他一口。……

「他走到小尼瓦河岸上，靠近往瓦西里耶夫斯基島去的橋跟前，忽然站住了。『哦，他就住在這裡，在那個住宅裏，』他想，『哦，我並無心到拉如密亨這裡來！又是這麼一回事。……不過，要知道是很有趣的；我是故意來的，還簡直是碰巧走到這裡來的呢？反正一樣，我前天說過，在『那天』以後便去看他；唔，這樣我一定要來的！彷彿我現在不能走進去……。』」

他上到第五層樓拉如密亨的房裏來。

後者在家，在他的樓頂上，那時正忙着寫東西，他自己把門開了。他們有四個月彼此都沒有見面。拉如密亨坐着，穿着一件破的寢衣，光脚穿着拖鞋，沒有梳頭，沒有刮臉，沒有洗臉。他的臉孔顯出驚異來。

「是你麼？」他喊道。他上下看着他的同學；於是稍停片時之後，他用嘴吹嘯子。『這樣窮困麼！怎麼，老兄，你比我還窮呀！』他看着拉恩科里涅珂夫的



破衣服，繼續說道。「來坐下，你累了，我相信。」

當他倒在漆布的土耳其式沙發（那沙發甚且比他自己的還糟）上的時候，拉如密亨立刻便看出來他的客人是病了。

「你病的厲害，你知道麼？」他開始試他的脈。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他的手推開。

「不需要，」他說，「我來了……爲着：我沒有書教。……我想要，……但是我並不要教書。……」

「但是我說！你是昏迷的，你知道！」拉如密亨仔細地注視着他，說道。

「不對，我並不昏迷。」

拉思科里涅珂夫從沙發上起來。當他上樓往拉如密亨房去的時候，他並沒有想到他要面對面會着他的朋友的。現住，一剎那間，他知道了，他在那時所最不願的事情，便是在這整個的世界上和任何人面對面。他的脾氣發作了。他剛邁過拉如密亨的門限，他幾乎氣自己氣死了。

「再見，」他猝然說，向門前走去。

「站住，站住！你個怪傢伙！」

「不要，」拉思科里涅珂夫說，又把他的手推開。

「那麼你個鬼幹什麼來呢？你是瘋了麼，還是怎麼？你這……幾乎是侮辱人！我不讓你像這樣走。」

「唔，我到你這里來，是因為我知道除了你，別的人不能幫忙……開始……因為你比任何人都仁慈些——我的意思是說，都聰明些，能夠判斷……然而現在我想我什麼都不需要了。你聽見麼？一點什麼都不需要，……什麼人的幫忙……什麼人的參與都不需要。我憑我自己……一人。這就夠了。讓我安靜吧！」

「停一下，你個打掃煙突的！你完全是一個瘋子。你愛怎麼辦吧，我可不管。我沒有教書，你知道麼，我並不管，但是有一個書店老板赫魯維摩夫——這就代替教書了。拿五處教書來我都不願換他的。他辦着一種出版事情，印行自然

科學課本，銷行多麼廣呵！就是那些書名便值錢呵！你總是說我是一個傻瓜，但是老天爲證，老兄，還有比我更大的傻瓜呢。現在他也上了圈套，他什麼都不懂，自然是我鼓勵他。這裡是德文原著的兩部分（兩張紙）——按我的意見看來，都是頂淺薄的胡吹；簡而言之，那書討論「女子是不是人」這個問題。自然，勝利地證明了女子是人嘍。赫魯維摩夫要把這本著作出版，當作對於婦女問題的一種供獻；我在翻譯着；他將把這兩部半（兩張半紙）擴充成六部（六張紙），我們將弄半頁長的一個華美的書名，把牠出版，定價半塊盧布。那就可以了！這部由他付我六塊盧布，這短工努力做完可得十五塊盧布，我已經預支了六塊盧布。我們把這書弄完的時候，我們便要開始翻譯關於鯨魚的書，以後再從懺悔錄卷二中譯些最無味的嘮叨，那些是我們記出來要譯的；有人告訴赫魯維摩夫，說盧梭是一個拉吉舍夫一流的人。你可以相信，我並不反對他，滾他的吧！唔，你願譯「女人是不是人？」的第二部麼？若是你願譯，就把這德文和筆和紙——這些都預備了，並拿三塊盧布去；因爲我既然從全部，第一部和第二部，預支了六塊盧布，

便當有三塊盧布分歸你。你把這部弄完的時候，你還有三塊盧布。請你莫要以爲我是幫你一個忙。十分相反，你剛一進來我便想你如何能幫我忙了；第一，我在拼音上不行，第二，我德文有時簡直不成，因此我寫下去的時候，大部份都是我編的。唯一的安慰便是這樣還要好些。不過誰能說呢，或者這不會好些，而要壞些……你接收不接收？」

拉思科里涅珂夫默然地接收了德文書頁，接收了三塊盧布，一言不發出去了。拉如密亨在他後面驚異地瞅着。但是當拉思科里涅珂夫到下一條大街上的時候，他忽然轉身回來，又上樓到拉如密亨房去，把德文文章和三塊盧布放在棹上，又走出去，還是一言不發。

「你是發狂了，還是怎麼？」拉如密亨最後惹火了，喊道。「這是什麼一齣滑稽劇？你也要把我弄昏了……你爲什麼來看我，該死？」

「我不需要，……翻譯，」拉思科里涅珂夫從樓梯上喃喃道。

「那麼你個鬼需要什麼呢？」拉如密亨從上面喊道。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默

然地下樓。

「嘿！你住在那里？」

沒有回答。

「唔，那麼滾你的吧！」

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已經邁到大街上來了。在尼古拉夫斯基橋上，一件非常不快意的事情使他又完全恢復了意識。一個馬車夫向他喊了兩三次之後，用他的鞭子在他背上用力地抽撻一下，因為他幾乎撞到馬的旁邊了。這鞭子撻得如此使他狂怒，他便向欄杆奔去（不知為什麼緣故，他在橋的正中走着，那裏是車馬走的，不是行人走的）。他忿怒地握拳磨齒。自然，他聽見四圍大笑了。

「鞭的對！」

「我敢說是一個扒竊。」

「假裝喝醉了，一定的，故意鑽到車輪底下；你必須對他負責。」

「就是那麼一回事，先生，就是那麼一回事。」

但是當他在欄杆旁邊站着，還忿怒地無意義地望着向後去的馬車，他摸着背，忽然覺着有人寒錢到他的手裏。他看一看：是一個帶着包頭，穿着羊皮鞋的中年婦人，帶着一個女郎，大概是她的女兒，戴着帽子，拿着綠傘。

「奉基督的名，拿着吧。」

他拿着了，她們往前走去。這是一塊當二十戈貝克的錢幣。從他的服裝和外表來看，她們很可以把他當作一個街上要錢的乞丐，二十戈貝克的賜與，無疑的是因爲挨了一鞭子才得到的，那一鞭子使她們替他可憐。

他手握着二十戈貝克，往前走了十步，便轉身面對尼瓦河，向皇宮望去。天空沒有一點陰雲，河水幾乎是蔚藍色的，這在尼瓦河是十分少有的。從離教堂約二十步遠的橋上看得最好的那大禮拜堂的圓頂，在日光中閃耀着，在清爽的空氣中，那上面各種裝飾都能以清楚地分辨出來。鞭打的疼痛消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已把那事忘記；一個不安而且不十分清晰的思想，現在完全把他佔據了。他站着不動，長久地專心地注視着遠方；這塊地方于他特別熟悉。當他上大學的時候，

他有百來次——普通都是在回家路上時候——在這塊地方站着不動，凝視着這真正宏麗的奇觀，幾乎總是對於這奇觀所引起他的一種渺茫的不定的情緒，發生驚異。這讓他冷淡得奇怪；這華麗的景象對於他是空漠的，無生命的。他每次對於他的陰沉的曖昧的印象發生驚奇，然而因為不信任自己，便不去找解釋了。他突然地回想起那些舊的疑問和躊躇，而且在他看來彷彿他現在把牠們回想起來，並非偶然的事。這打動他，使他覺得奇怪，他會像先前一樣站在同一塊地方，彷彿他真正以為他能想同一件事情，不久以前會使他發生興趣的那些同一的題目，同一的情景。他覺得這幾乎可笑，然而這還絞他的心。所有他的舊的既往，他的舊的思想，他的舊的課題和主意，他的舊的感想，這一切的景象，和他自己，和一切，一切……——所有那一切現在在他看來，都埋在腳底下，深深地隱藏起來看不見了。他覺得他彷彿飛到上面了，一切東西都從他的視線消逝了。不自覺地把手一動，他忽然覺着握在拳頭裏的錢幣。他伸開手，注視着錢幣，手膀一揮把牠扔到水裏去了；於是他轉身回家去。此刻他覺得彷彿一把剪刀把他自己和一切

人，一切事物都割斷了似的。

當他到家的時候，黃昏逼近了，可見他大約走了有六個鐘頭。他如何和從那裏回來，他並不記得。脫了衣服，抖着像一匹跑得太厲害了的馬樣，他在沙發上躺下，扯他的大衣蓋在身上，立刻沉入于忘懷之境了。……

當他被一陣怕人的呼號驚醒的時候，天色已經昏暗。天爺，這是怎樣的呼號！這樣不自然的聲音，這樣慟哭，哀號，切齒，眼淚，拳打，和咒罵，他從來沒有聽見過。他絕想不到有這樣的殘忍，這樣的瘋狂。他恐怖地在床上坐起來，時時刻刻地感覺着昏迷和痛苦。但是打架，哀號，和咒罵的聲音越來越大。接着使他極端驚駭，他聽見他的女老板的聲音。她迅速地，急忙地，不接氣地，慟哭，喊叫，哀號，因此他聽不出來她說些什麼；無疑地她是央求不要打她了，因為她在樓梯上挨了毒打。打她的人的聲音，因為惡狠和忿怒，那麼怕人，幾乎成蛙的叫聲；但是他也在說些什麼話，一樣迅速地含糊地急言亂語。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發抖起來；他認出那是誰的聲音了——那是伊利亞·彼得羅維支的聲音。伊里



罷。彼得羅維支在這裡打女老板！他在踢她，用她的頭捶樓梯——那是明明白白的，那從聲音，從哭喊和捶打可以知道的。這是怎麼一回事，世界顛倒了麼？他聽得見人們成羣地從各層樓從各樓梯跑來，他聽見話聲，呼喊，叩門，撞門。「但是怎麼，怎麼，這如何能夠呢？」他重複說到，真正以爲自己發瘋了。但是並不是，他聽得太清楚了！那麼其次他們便要我這裡來，「因爲無疑地……這全是爲着那件事……爲着昨天……。天爺！」他本想用門梢把門扣上了，但是他舉不起手來……並且，那也沒有用。恐怖像冰一般捏着他的心，使他苦痛，使他麻木。……但是終於這一切喧囂經過繼續着有十分鐘之後，開始漸漸平靜下去了。女老板哭泣着，呻吟着；伊利亞·彼得羅維支還在威嚇和咒罵。……但是最後他好像沈默下去，現在聽不見他的聲音了。「他能夠走了麼？老天！」他是走了，而且現在女老板也在走開，還哭泣着……於是她的門砰的一聲關上了。……現在衆人正從樓梯回房去，喊着，爭論着，彼此大聲講說着，揚聲喊嚷，低聲耳語。他們一定有許多人——幾乎所有這座房子的同住人都在那里。「但是，天爺，這

如何能夠呢！他爲什麼，爲什麼到這裏來呢！」

拉思科里涅珂夫疲乏的倒在沙發上，但是不能閉眼。他躺了半個鐘頭，處在這樣的苦痛裏，感覺着這樣一種無限的難堪的恐怖，爲他先前從未經驗過的。忽然一道亮光射入他的房中。那思泰莎拿着一支蠟燭，一盤湯進來。她仔細地看着他，知道他不是睡着，便把蠟燭放在棹上，開始把她所拿來的東西——麵包，鹽，一個盤子，一把匙子——擺起來。

「我證明，你從昨天以後什麼東西都沒有吃。你整天四下遊蕩着，你在發熱病地抖着。」

「那思泰莎……他們爲什麼打女老板？」

她注意地看着他。

「誰打女老板？」

「就是剛在……半個鐘頭以前，副所長伊利亞·彼得羅維支在樓梯上……」

他爲什麼那樣打她……他爲什麼到這裏來？」

那思泰莎細細觀察他，沉默着，皺着眉，她細細觀察了好久。他對於她觀察的眼睛，覺得不安，甚且發驚。

「那思泰莎，你爲什麼不說話？」他最後用一種軟弱的聲音怯懦地說道。

「這是血，」她最後輕輕回答，好像向她自己說話似的。

「血！什麼血？」他喃喃着，臉變白了，身子向牆移動。

那思泰莎還是看着他，不說話。

「沒有人打女老板，」她最後用一種堅決的聲音聲言道。

他凝視着她，幾乎出不出氣了。

「我自己聽見的。……我並沒有睡熟……我在坐着，」他更怯懦地說道。

我聽了好久。副所長來了。……人們從各屋裏跑出來到樓梯上來。」

「沒有人到這里來。那是血在你的耳朵裏叫。當血沒有出路的時候，牠便凝

結起來，你就開始胡思亂想了……你要喫點東西麼？」

他沒回答。那思泰莎還站着躬身對着他，注視着他，沒有走開。

「給我點水喝……那思秦莎。」

她下樓去，拿來一個白色的磁盃盛着水；以後他就不記得了。他僅僅記得嚥下小口涼水，並洒了水在他的前胸。於是接着便忘却一切了。

## 第三章

不過，他病的時候，始終他並不是完全不知不覺；他是在一種發熱病的情況中，有時昏迷，有時一半知道。他以後記起來許多。有時他覺得彷彿有許多人圍繞着他；他們要把他抬到別的什麼地方去，關於他有許多的爭辯和討論。忽爾剩他獨自在房裏；他們都怕他，都走開了，僅僅偶爾把門開一個縫看一看他；恫嚇他，人們低地聲商量什麼事情，笑着，戲弄着他。他記得那思泰莎時常在他旁邊；他還辨別出另一個人，這人他彷彿很熟，不過他記不得他是誰，這使他惱怒，甚至使他哭起來。有時他覺得他在那里躺了一個月了；有時完全彷彿是同一天的時間似的。但是「那件事」——「那件事」他完全忘記了，然而每分鐘他都覺得他把他所應當記得的什麼事情忘了，他于是煩惱，苦痛，想要記起來，他呻吟

着，急得發狂，或者陷入怕人的難受的恐怖中。于是他掙扎着起來，本想要跑開，但是有人老是用力阻止他，他又回復到軟弱和忘却的情況中。最後他回到完全的意識狀態了。

這件事在上午十點鐘發生的。在晴朗的日子，太陽在那時刻總是照進房來，射一道光在右邊牆和靠近門的房角上。那思泰莎站在他的旁邊，和另一個人一塊兒，一個完全的生人，他很好奇地看着他。他是一個青年人，長着鬍鬚，穿着一件短腰的大衣，看來好像一個跑街。女老板在半開的門前向裏面偷看。拉思科里涅珂夫坐起來了。

「這是誰，那思泰莎？」他指着那青年人，問道。

「我說，他是清醒了！」她說。

「他清醒了，」那人應聲道。斷定他是恢復了意識，女老板便把門關上不見了。她總是腴腴，怕談論，怕講話；她是四十來歲的人，一點也不難看，肥胖壯健，有着烏黑的眼睛和睫毛，因為胖和懶而性情和善，並且怕羞得厲害。

「你……是誰？」他繼續向那人追問。但是在那時門又打開了，拉如密亨稍稍點腰進來，因為他的身材很高。

「這是什麼樣的一間船艙！」他喊道。「我老是撞頭。這也叫做住宅麼！那麼你清醒了，老哥，不是麼？我剛才聽巴賢加告訴我這個消息。」

「他剛才蘇醒過來，」那思泰莎說道。

「剛才蘇醒過來，」那人帶着一陣微笑，應聲道。

「您是哪位？」那人向拉如密亨忽然問道。「我姓弗拉如密亨，請指教；我並不姓拉如密亨，如同別人所常叫的，而是姓弗拉如密亨，我是一個大學生，貴族的後代，他是我的朋友。請教您？」

「我是從敝號，謝羅伯夫商家那里來的跑街，我來有事。」

「請坐下。」拉如密亨自己在棹子別一邊坐下。「你蘇醒過來了，這很好，老兄，」他繼續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在上四天你差不多什麼東西都沒有吃，沒有喝。不錯，曾經給你送過一點茶。我帶饒塞毛夫來看你兩次。你記得饒

塞毛夫麼？他仔細把你查看過後，立刻說一點不嚴重——有什麼東西打擊了你的頭腦。一種神經的錯亂，飲食不好的結果，他說你用的啤酒和紅羅葡不夠，但是，一點不厲害，就要過去，你就要好的。饒塞毛夫是真行！他開始有名氣。哦，我不就誤你，」他又向跑街說道。「請你說明你有什麼事，好吧？你一定要知道，羅提亞，這是他們從商行派來的第二次了；但是上次是另一個人，我和那人談過話。先前來的是誰？」

「那是前天，我冒昧說，若是你歡喜，先生。那是亞利克舍·塞米阿羅維支；他也在我們商行作事。」

「他比你靈活些，你以為如何？」

「是的，實在：先生，他比我有才幹。」

「是的；請往下說吧。」

「受令堂的請求，憑着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瓦如洵（我以為你聽見過他的姓名不止一次了），從我們商行送來一筆滙款給你，」那人向拉思科里涅珂夫



開言道。「若果你是在清醒的情況中，我有三十五塊盧布交給你，因為塞米昂·塞米阿諾維支受有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他受令堂的請求）的吩咐，叫他這樣辦理，和先前的情形一樣。你認識他麼，先生？」

「是的，我記得……瓦如洵，」拉思科里涅珂夫凝思地說道。

「你聽見了，他認識商人瓦如洵，」拉如密亨喊道。「他是在清醒的情況中呀！我看你也是一個聰明的人。唔，聽聰明話總是令人高興的。」

「那就是瓦如洵先生，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受令堂的請求，她先前曾有一次同樣地經過他匯給你一筆款項，他這次也沒有拒絕，幾天以前送通知給塞米昂·塞米阿諾維支，要他交給你三十五塊盧布，祝您早日健康。」

「這個「祝您早日健康」是你所說的最動聽的話，不過「令堂」說得也並不壞。那麼現在你說怎樣辦呢？他是完全清醒或者不是完全清醒呢？」

「那是不錯的。只要他能在這個紙條上簽字就行。」

「他能夠畫他的姓名的。你把簿子帶來了麼？」

「是的，簿子在這裏。」

「把簿子給我。這裏，羅提亞，坐起來。我把着你。拿筆給他畫上「拉思科裏珂夫」。因爲此刻，老兄，錢對於我們比糖水還甜。」

「我不要，」拉思科里珂涅夫把筆推開，說道。

「怎麼不要？」

「我不簽字。」

「媽的，見鬼，不簽字怎麼行？」

「我不要……那錢。」

「不要那錢！得，老兄，那是胡說，我作證人。請你莫要着急，這只是因爲他又神經錯亂了。但是這樣的事，在他清醒的時候，也是很平常的。……你是一個有判斷力的人，我們將指揮他，更簡單地說，就是拿他的手，他就簽字了，來吧。」

「但是我能夠再來一次的。」

「不必，不必。我們爲什麼要麻煩你呢？你是一個有判斷力的人。……羅提亞，莫要逗留你的客人了，你看他在等着哩，」他正經地預備去把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手。

「住手，我自己來簽，」後者說着，拿筆便把他的姓名簽上了。跑街拿出錢來，然後走了。

「好極了！老兄，你想吃東西麼？」

「想吃，」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

「有什麼湯麼？」

「昨天的有一點，」那思泰莎答道：她還在那裏站着。

「裏面有馬鈴薯和米，是不是？」

「是的。」

「我記得爛熟。把湯端來，並給我們點茶。」

「就拿來。」

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深度的驚奇，和一陣抑鬱的無意義的恐怖，看着這一切。他決心安靜着，看要發生什麼事。「我相信我並非不省人事。我相信這是事實……」他想到。

兩分鐘後那思泰莎端着湯回來了，聲言茶立刻就預備好了。和湯一起他還帶來兩把匙子，兩個碟子，鹽，胡椒，芥子（牛肉上用的），等等。這些調味的東西好久都沒有這樣地拿來了。布是乾淨的。

「那思泰莎，若是布拉思珂夫亞·巴夫洛佛那要送兩瓶啤酒上來給我們，那是不錯的。我們能以喝完。」

「唔，你是一個辣手，」那思泰莎喃喃着，她離開身照他的吩咐做去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還是粗野地緊張地凝視着。同時，拉如密亨往沙發上，靠他的身邊坐下，雖說拉思科里涅珂夫能坐起來，他還像熊一般蠢笨地用左臂撐着他的頸子，而且用右手喂他一匙湯，在上面吹着，好使湯不至于燙了他。但是湯僅僅是溫的。拉思科里涅珂夫貪慾地嚥了一匙下去，於是第二匙，於是第三匙。但

是拉如密亨又喂他幾匙湯之後，他忽然停住了，說他一定要問饒塞毛夫他應當不應當還多吃些。

那思泰莎拿着兩瓶啤酒進來。

『你們要喝茶麼？』

『要的。』

『快滾，那思泰莎，拿點茶來，茶我們沒有特許也可以喝的。但是啤酒來了！』他回到自己的椅子上，把湯和肉拉到自己面前，開始吃起來，彷彿他有三天沒有吃飯似的。

『我訴你，羅提亞，以後我每天在這裡要像這樣喫飯，』他嘴裏滿塞着牛肉，咕嚕道，『這全是巴賢加，你親愛的小女老板，她按排的，她愛替我作任何事情。我並不要，但是自然我也不反對。現在那思泰莎拿茶來了。她是一個活潑的女子。那思泰莎，親愛的，你不喝點啤酒麼？』

『滾你的胡說亂道吧！』

『那麼，一杯茶如何？』

『一杯茶，或者可以。』

『倒吧。且慢，我自己來給你倒，坐下。』

他倒了兩杯，離開他的飯棹，又坐在沙發上。像先前一樣，他左膀撐着病人的頭，扶他起來，一匙一匙喂他茶喝，又不斷地殷勤地吹着每匙茶，彷彿這種程序對於他的朋友的痊癒是主要的，最有效的方法似的。拉思科里涅珂夫一句話不說，也不抵抗，雖然他覺得十分有氣力，足以不要扶助便能在沙發上坐起來，而且不僅能拿一隻茶杯或一把匙子，並且甚至可以走路。但是由于某種奇怪的，幾乎是獸性的刁狡，他立意暫時隱瞞着氣力，裝模作樣，若是必須的話，假裝還沒完全清醒，以便傾聽，探查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然而他不能夠制服他的厭惡心：他吮了十匙茶以後，忽然把頭抬開，任意地把匙子推開，又倒在枕頭上。現在他頭下的確有真正的枕頭了，帶乾淨枕套的絨毛枕頭；這他也看見了，而且注意了。

「巴賢加今天一定要給我們送來些糖莓醬，因為要給他作點茶喝，」拉如密亭說着，回到他的椅子上，又喝起湯和啤酒來。

「他到那里給你們弄莓子？」那思泰莎問道，她的五個伸長的手指捧着一個碟子，她從糖渣里擠出茶來喝。

「她將在舖子裏買到的，我的朋友。你看，羅提亞，在你躺着睡的時候，種種事情都發生了。當你那樣詭計地忽然離去，不留地址的時候，我覺得十分生氣，決定要把你找到，懲罰你。當天我就着手。我是如何地四下跑，打聽你啊！你的這個寓所我忘了，不過我從來也不記得，因為我並不知道；至于你的老寓所呢，我僅能記得那是在哈拿毛夫住宅的五角街。我老是設法找那個哈拿毛夫住宅，以後結果找到的並不是哈拿毛夫的，而是布赫的。人們有時地把音弄亂了！因此我發了脾氣，第二天我到「住址詢問處」去搥一搥，試想，兩分鐘之間他們便把你查到了！你的名字記在那裏哩。」

「記在那裏！」

「我以爲是的；然而一位將軍珂白洛夫，當我在那里的時候，他們却找不着。唔，那是一個長的故事。但是我剛一到這個地方，立刻便知道了你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所有的，老兄，一切事情我都知道；那思泰莎在這裡要告訴你的。我認識了尼科丁·佛密支和伊利亞·彼得羅維支，看門人和齒米陀夫君，亞力山大·格里高利維支（警察衙門裏的書記長），最後結識了巴賢加，幾乎要和她舉行婚禮，那思泰莎在這裡知道。……」

「他用好話騙她，」那思泰莎喃喃着，狡猾地微笑着。

「你爲什麼不把糖放在茶里，那思泰莎·尼奇夫羅佛那？」

「你個狗東西！」那思泰莎忽然喊道，嗤嗤地笑起來了，「我不是尼奇羅佛那，而是彼得羅夫那。」當她停止了笑的時候，忽然繼續說。

「我要把牠記下來。唔，老兄，我且把長故事縮短吧，我那天本進來要在這里正式大鬧一場的，要把這地方所有的固執傢伙都剷除，但是巴賢加得勝了。老兄，我並沒有料想到看她原來如此……惹人喜歡，呵，你以爲如何呢？」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說話，但是他還老是眼釘着他，充滿了驚愕。

「一切都適意，實在，在各方面都不錯，」拉如密亨並不為他的沉默而覺得侷促，繼續說道。

「呵，你個狗東西！」那思泰莎又尖聲喊道。這段談話使她說不出來地歡喜。

「老兄，你起初不正正當當地幹，那是一件可惜的事。你應當另樣地對待她。她是一個最不可思議的人物，若是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但是我們以後再談她的品格吧。……你如何能讓事情到這樣一個地步，她竟不給你開飯了？而且竟簽那張欠債字據？你一定是瘋了，去簽一張欠債字據。而且竟當她的女兒那達麗亞。葉各洛夫娜活着的時候，允許了婚姻？……但是我看那是一件雅事，我却是一個蠢驢；你要原諒我。但是談到愚蠢，你知道布拉思珂夫亞·巴夫洛佛那並非像你頭一眼看來所想的那麼愚蠢麼？」

「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咕嚕着，眼睛往別處看，但是覺得使談話接續下

去，比較好些。

「她並非那樣，是吧？」拉茹密亨喊道，歡喜從他口裏得到了一句回話。但是她也並不聰明，是麼？她本質上，本質上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我有時十分迷惑，我老實告訴你。……她一定有四十歲了，她說她是三十六，自然她有這樣說的一切權利。但是我起誓我是在理智上評判她，單單從玄學的觀點看來；在我們兩個之間有一種符號相連，一種代數或者是什麼！那我並不懂！唔，那全是瞎說。只是，她看你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大學生，你教書的事和衣服都沒有了，而且因為小姐死了，她無須乎把你當一個親戚待，她便忽然害怕起來；而且因為你藏在你的小屋裏，和她斷了一切舊的關係，她便打算把你趕開了。她懷了那個主意好久，但是她惋惜那欠債字據，因為你自己向她担保你母親要償還的。……」

「說那話是因為我卑鄙。……我母親自己幾乎都要向我乞討幾個……我撒一個謊好保持我的寓所……好給我飯吃，」拉思科里涅珂夫大聲地清楚地說道。

「是的，你辦的很懂事的。但是最壞的是在這點上契巴洛夫君出來了，他是

一個能辦事的人。沒有他，巴賢加絕想不到做出任何事體的，她太退縮了；但是辦事的人又絕不退縮的，頭一件事他就問一句話，「這欠債字據有任何希望得到錢麼？」答話：「有的」，因為他有一個母親，她即使自己挨餓，也願用她的一百二十五塊卹金接濟她的羅提亞的；還有一個妹妹，她願爲着他去當奴隸的。那就是她所希望的。……你爲什麼發驚？現在你的事情所有裏裏外外我都知道了，老朋友——當你是巴賢加的未來的女婿的時候，你對她那麼誠懇，並非白白的，我是以一個朋友的資格來說這話。……但是我告訴你是怎麼一回事吧：一個正直的和富於感情的人是誠懇的；一個辦事的人却「邊聽邊吃」，而結果吃掉你。唔，於是她當作償付契巴洛夫的錢便把欠債字據轉給他了，他便毫不猶豫地做一種正式的索要。當我聽見這一切事的時候，我想去責罵他，以表白我的良心，但是那時他和巴賢加弄得很融洽，我硬主張把整個事情歸了，答應你還錢。我給你當保人，老兄。你明白麼？我們叫來契巴洛夫，扔給他十塊盧布，從他手裏把欠債字據弄回來，現在「敬將字據奉上」。她現在信任你的話了。這里，拿去，你看我

把牠撕破了。」

拉如密亨把借據放在桌上。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一看他，便一語不發轉身向着牆。就連拉如密亨都感受一陣難堪。

「我想，老兄，」他遲一會說道，「我又做傻事了。我以為要用我的閒談給你開心，然而我相信我僅僅使你生氣。」

「在我不省人事的時候，那原來是你，我不認識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停了一會，並不扯頭，問道。

「是的，你因而勃然大怒，尤其是當我有一次把薩米陀夫帶來的時候。」

「薩米陀夫？書記長麼？爲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迅速地扭過頭來，盯着看着拉如密亨。

「你是怎麼一回事？……你惱亂什麼？他想認識你，因爲我向他談了許多關於你的話。……除了從他那里而外，我如何能探出這麼多的事？他是一個身材短小，極好的人。老兄，頭等的……自然，是從他自己那方面看來。現在我們是朋

友了——彼此幾乎每天見面。我搬到這帶地方來了，你知道。我剛搬來。我會有  
一兩次和他一起到路易思·伊凡諾夫那裏去。你記得路易思，路易思·伊凡諾  
夫那麼？

「我在不省人事的時候說了什麼話沒有？」

「我想是說了！你神經錯亂了。」

「我胡說些什麼？」

「還有什麼話問麼！當然是胡說些……。唔，老兄，現在我不浪費時間了。

要去工作。」他從棹旁站起來，拿起他的便帽。

「我胡說些什麼？」

「不算回事！你怕露出什麼秘密麼？莫要自行煩惱；你並沒有說一句關於某  
位伯爵夫人的話。但是你說了許多關於哈叭狗，關於耳環，鏈子，以至關於克  
列斯妥夫司基島，和什麼守門的，和尼科丁·佛密支和副所長伊利亞·彼得羅維  
支的話。另外一件東西對於你特別有興趣，便是你自己的襪子。你哭啼啼說：」

把我的襪子給我。」薩米陀夫在你屋子裏到處找你的襪子，他用他那戴着戒指，抹過香水的小手把你的破布交給你。只是到那時你才安頓，此後二十四小時你都把那無價值的東西握在手中；不能從你手中把牠取下來。現在大概是在你的棉被底下什麼地方。接着你那麼可憐地要你的褲子邊。我們設法找是什麼一種邊，但是我們弄不清。現在講正事吧！這裡是三十五塊盧布；我拿十塊，一兩個鐘頭內還要給你一個賬。同時我要讓饒塞毛夫知道，不過他早就應當到這裡來，因為已經快到十二點了。那思泰莎，我不在的時候，你要常常進來看看，看他是否要喝或者要別的什麼東西。我要自己告訴巴賢加還需要什么東西。再見！」

「叫她巴賢加！呵，你這個不害羞的壞蛋！」當他出去的時候，那思泰莎說道；於是她打開門，站着聽，但是忍不住便跟在他後面跑下樓去。她很熱心要聽他向女老板說什麼話。她顯然十分爲拉如密亨迷住了。

她剛一離開房去，病人便把被子扔開，跳下床，像瘋子一般。他帶着劇烈的癡癲的焦急，等着他們走開，他好着手做事。但是做什麼事呢？現在，他彷彿故

意把這件事忘記了似的。『天爺，僅僅告訴我一件事吧：他們到現在知道那件事或者不知道？倘若他們知道，在我躺着睡的時候，只是假裝着，戲弄我，接着他們便進來告訴我，那事好久以前便發現了，他們只是……我現在怎麼辦呢？就是這件事我忘記了，好像故意似的；立刻之間便忘了，剛才還記得！』

他站在房屋的中央，在苦痛的迷惑中四下凝望着；他走到門跟前，打開，傾聽；但是那並非他所要做的事。忽然，彷彿想起什麼事情似的，他跑到那紙裏有洞的牆角去，開始察看，把手放進洞裏去，摸着——但那並不是的。他往爐子跟前，打開，開始在爐灰裏翻尋；他彈子的磨壞的邊和從口袋上割去的破布，還放在那里，正如他扔的時候一樣。那麼是沒有人看過了！於是他記起拉如密亨剛才告訴他的襪子。不錯，襪子放在沙發上，被子下面。但是沾上了許多灰塵和物，薩米陀夫在那上面看不見什麼東西的。

『呸，薩米陀夫！警察衙門！我爲什麼被傳到警察衙門去呢？公文在那里？呸！我弄亂了：那時需要我去！那時我也查看了襪子，但是現在……現在

我病了。但是薩米陀夫來幹什麼呢？拉如密亨爲什麼把他帶來呢？」他喃喃道，又無力地坐在沙發上。「這是什麼意思呢？我還是不省人事呢，還是這是真的呢？我相信這是真的。……呵，我想起了：我一定要逃跑！趕快逃跑。是的，我一定，我一定要逃跑！是的……但是往那里逃跑呢？我的衣服在那里？我的靴子沒有了！他們拿走了！他們藏起來了！我明白！呵，這里是我的上衣——他們遺漏過去了！這里是錢在桌上，感謝上帝！這里是欠債字據。……我要拿錢走，另租一個寓所。他們找不到我的！……是的，但是「住址詢問處」呢？他們找到我的，拉如密亨要找到我的。不如完全跑掉吧……遠遠地……到美洲去，滾他們的吧！而且把欠債字據拿着……到那里要有用的。……別的我還要拿什麼東西呢？他們以爲我有病！他們不知道我能走哩，哈——哈——哈！我從他們眼睛裏能夠看出他們一切都知道了！但願我能下樓去！然而倘若他們在那里佈置有守衛人——有警察，怎麼辦呢！這是什麼，茶麼？呵，這里剩的還有啤酒哩，半瓶，涼的！」

他抓起酒瓶，那瓶還剩有一整杯酒，他帶着滿足地一飲而盡，彷彿去熄滅他



胸中的火餓似的。但是在另一分鐘後，酒力到他的頭上去了，一陣微微的甚且舒服的顫抖從他的脊背傳下去。他躺下，拉棉被蓋在身上。他的不健全的不連貫的思想變得越發越發不相關連，不久一陣輕快的舒服的瞌睡上來了。他帶着樂趣地，把頭藏到枕頭裏，把那代替破舊大衣的軟棉被更緊緊地裹在身上，輕輕地嘆着氣，沉入養神的深深的酣睡中了。

他聽見有人進來，便驚醒了。他睜開眼，看見拉如密亨在門口站着，猶豫不定是進來還是不進來。拉思科里涅珂夫迅速地從沙發上坐起來，凝視着他，好像努力要想起什麼事情似的。

「呵，你不睡麼，我在這裏——那思泰莎，把包袱拿進來！」拉如密亨向下面喊道。「我立刻就要向你報賬。」

「什麼時候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問道，不安地四下望。

「不錯；你睡了一個好覺，老兄，幾乎天黑了，立刻就到六點鐘了。你睡了

六個多鐘頭。」

「天爺！我睡了六個多鐘頭麼？」

「爲什麼不呢？那於你有益。急什麼？莫非有約會？現在時間都是我們的。

我等了三個鐘頭；我上來兩次，看你在酣睡着。我去會饒塞毛夫兩次：都不在家，試想一想！但是沒有關係，他要來的。我並且又出去辦自己的事。你知道我今天在搬家，和我伯父搬開了。現在我的伯父，你知道……但是那沒有關係，講正事吧。把包袱給我，那思泰莎。我們打開……你現在覺得怎樣，老兄？」

「我很好，我並沒有病。拉如密亨，你在這里很久麼？」

「我告訴你我等了三個鐘頭。」

「不，我說先前。」

「你是什麼意思？」

「你到這里來有好久了？」

「怎麼，我今天上午都告訴你了。你不記得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沉思着。上午在他看來好像一場夢似的。他自己一人記不起

來，探問地看着拉如密亨。

「哼！」後者說，「他忘記了。那時我猜想你並不十分省人事。現在你因爲睡覺好些了。……的確，你看來是好的多了。真不錯！唔，講正事吧。看這裡，老朋友。」

他開始解包，這顯而易見地使他發生興趣。

「相信我，老兄，這是特別我心上的事。我們一定要使你成一個人樣。我們且從頭上開始吧。你看見這頂便帽麼？」他說着，從包裹拿出一頂頗好，不過便宜而且平常的便帽。「讓我來給你試試。」

「以後再試吧，」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怒氣地揮手不要。

「得，羅提亞，伙計，莫要反對，以後便太遲了；而且我整夜都睡不着，因爲我沒有量，猜着買的。正好！」他量了之後勝利地喊着，「正合你的大小！一個合適的帽子是服裝上的頭一件東西，而且牠本身便是一種自我介紹。我的一個朋友托爾司莎珂夫，當他到任何公共地方，別人戴着禮帽或便帽的時候，他總是

勉強把他的盆蓋子脫下。人們以爲他是由於奴隸式的謙恭那樣做，但是那只是因爲他害臊自己的鳥巢；他是那麼樣的一個怕羞的傢伙！看，那思秦莎，這里有兩種帽樣子：要這個巴麥斯頓——他從屋角把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舊破禮帽拿來，不知爲着什麼緣故，他叫這禮帽作巴麥斯頓——還是要這個寶貝！猜一猜價錢，羅提亞，你猜我化多少錢，那思秦莎？」他看拉思科里涅珂夫不說話，便轉向她說道。

「你花了二十個戈貝克，」那思秦莎答道。

「二十個戈貝克，傻子！」他生氣了，喊道。「怎麼，現在拿二十戈貝克你也買不來，化了八十戈貝哩！並且因爲戴過才賣的。我買的條件是，戴破了後，明年他們再給你一頂，好便宜！現在我們來看看美國生意經吧，我們在學校裏這樣叫。我向你担保，我很得意這條短褲子，」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展示一條灰羊毛材料作的輕便夏褲。「沒有洞，沒有污點，非常體面的，雖然有一點壞了；配上一件背心，顏色一律，非常時髦。而且「壞了」反倒好些，比較柔軟，滑利。……」

你看羅提亞，在我想來，在世界上做一番事業，永遠注視着李候便夠了；倘若你在正月不需要龍鬚菜，你便把你的錢存在你的口袋裏；這次的購買和那一樣。現在是夏天了，所以我買了夏天的東西——秋天便需要較暖和的材料了，因此你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些東西扔掉的……特別是因爲到那時候，牠們倘若是不由於你的較高的奢侈標準而被毀掉，也要由於牠們本身的不結實而毀去了。得，評一評牠們的價錢！你說好多？兩塊盧布零二十五個戈貝克！而且記住這個條件：若是你把這條穿破了，你還可以白白再弄一條！在費底埃夫那里，他們都是照這個規矩作生意；若是你一次買了一件東西，你一生都滿足了，因爲你絕不自願再往那里去的。現在來講靴子。你說怎樣？你看，是有點壞了，但是足可以支持兩個月，因爲是外國手工，外國皮子；英國大使館祕書上星期賣的——他僅只穿了六天，因爲他非常缺現錢用。價錢——一塊半盧布。是一件便宜貨吧？」

「但是或者不合腳，」那思泰莎說道。

「不合腳？看吧！」他把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硬硬地粘着乾泥的舊破靴子，從

口袋裏拉出來。「我並不是空手走的——他們是照着這個怪物的大小量的。這些事都很稱心。至於你的襯衣呢，我和女老板商議了。這里，第一是三件汗衫，麻織的，但是胸部時髦。……那麼，便帽是八十個戈貝克，短褲是兩塊盧布二十五個戈貝克——共總是三塊盧布五個戈貝克——靴子是一塊半盧布——因為靴子很好，你看——這就是四塊盧布五十五個戈貝克；全套內衣是五塊盧布——這是批發來的——這正好九塊盧布五十五個戈貝克。找回四十五個戈貝克的銅幣。請你拿着吧，這樣，羅提亞，給你預備好了一套全新的束裝，因為你的外套，依我看來，可以穿，甚且有牠自己的派頭。那是在夏默爾那里定做的呀！至於你的襪子和別的東西，我讓你自己去買吧；我們還剩有二十五塊盧布。至於巴賢加以及付房飯錢，你莫要煩心；我告訴你她一切都可以記賬。那麼現在，老兄，讓我來給你換內衣，我敢說，病魔現在還是藏在你的破襯衣裏呢……」

「莫管我！我不想換！」拉思科里涅珂夫揮手拒絕，他討厭地聽着拉如密亨興高采烈的述說買衣服的事……。

「得，老兄，這不行；那麼我四下白跑了，」拉如密亨逼迫說。「那思秦莎，莫要害羞，來幫我忙——對了，」不管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拒絕，他終於把他的襯衣換了。後者倒在枕頭上有一兩分鐘不發一言。

「我還要得好久才能擺脫他們哩，」他想。「那都是用什麼錢買的？」他最後問道，疑視着牆。

「錢？怎麼，那是你自己的，跑街從瓦如洵那里帶來的，你母親寄的。那你也忘記了麼？」

「我現在記得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經過一陣長時間的抑鬱的沉思之後，說道。拉如密亨看着他，皺眉不安。

門開了，一個高大壯健的人走進來，他的外貌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來也很熟悉似的。

「饒塞毛夫！你終於來了！」拉如密亨歡喜的喊道。

## 第四章

饒塞毛夫是一個高而且胖的人，臉孔發胖，沒有顏色，刮得乾乾淨淨的，頭髮是直的，發白色的。他帶着眼鏡，他的肥指頭上戴着一個大金戒指。他是二十七歲。他穿着一件肥大的時髦的輕便外衣，淺色的夏褲，他身上一切東西都肥大，時髦，齊整；他的襯衣是無法貶責的，他的錶鏈是粗大的。在舉動上他是緩慢的，而且彷彿是淡漠的，同時又是故意地隨隨便便；他努力隱瞞他的自大，但是那時時刻刻都顯而易見。所有他的熟識人都看他有些別扭，但是說他會辦自己的事情。

「今天我到你那里去兩次了，老兄。你看，他恢復意識了，」拉如密亨喊道。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您現在覺得怎麼樣，嗯？」饒塞毛夫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仔細地注視着他，在沙發腿旁坐下，他盡力把自己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他還沒有精神，」拉如密亨繼續說道。我們剛才把他的襯衣換掉，他幾乎哭起來。

「那是很自然的；若是他不願意……那可以遲一遲的。……他的脈搏還好。你的頭還有些疼麼，嗯？」

「我是好好的，我完全是好好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決然地受着刺激地聲言道。他在沙發上坐起來，以閃射的眼光看着他們，但是立刻又倒在枕頭上，轉身對着牆。饒塞毛夫注意地瞅着他。

「很好，不錯。……」他懶懶地說。「他吃什麼東西沒有？」  
他們告訴了他，並問他可以吃什麼。

「他什麼東西都可以吃……湯，茶……自然蘑菇和黃瓜你們一定莫要給他吃；牛肉也不要吃，還有……但是那無須乎告訴你們！」拉如密亨和他彼此對看

着。「不再服藥或任何東西。我明天再來看他。或者今天……但是不要緊……」

「明天晚上我要領他散一散步！」拉如密亨說道。「我們要往猶蘇坡夫花園去，然後往水晶宮去。」

「明天我一點也不願攪擾他，但是我不知道……稍微，或者可以……但是我

們再看吧。」

「呵，多麼遺憾，今晚我要開一個遷居宴會；離這裡只有一步路。他能去麼？他可以在沙發上躺着。你是去的吧？」拉如密亨向饒塞毛夫說。「莫要忘了，你答應的。」

「是了，不過遲些。你預備弄些什麼？」

「哦，沒有東西——茶，伏得加，鱈白魚。還有大塊點心……就是我們的朋

友們。」

「究竟是誰？」

「都是這裏的鄰居，除開我的老伯父而外；幾乎全是新朋友，而且他也是新

的——他昨天才來到彼得堡照料他的一點事情。五年中我們遇見了一次。」

「他是什麼人？」

「他一生死死不動地當郵政分局局長，得到一點養老金。他六十五了——不值得談了。……但是我喜愛他。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要來——這里調查科科長……但是你認識他。」

「他也是你的親戚麼？」

「一個很遠的親戚。但是你爲什麼皺眉毛呢？因爲你們吵過一次架，你就不來了麼？」

「我不要理他……」

「那更好了，唔，還有幾個大學生，一位教員，一位書記官，一位音樂家，一位軍官和薩米陀夫。」

「請你告訴我，你或者他——饒塞毛夫向着拉思科里涅珂夫點頭——和這位薩米陀夫能有什麼關係呢？」

「啊，你個古怪的人，道理！你受道理的支配，彷彿受彈簧的支配似的；你不敢隨從自己的意志。只要一個人不錯就行，這就是我所認爲的唯一的道理。薩米陀夫是一個令人喜歡的人。」

「他好圖便宜。」

「唔，貪圖便宜就該罵？能圖到什麼呀！」拉如密亨帶着不自然的激動喊道。「我並不稱讚他貪利。我只是說他在他自己那方面是一個不錯的人！但是倘若人從各方面看人——剩下還有許多好人麼？我相信我自己……或者連你也加進去，是不值一棵烘燒葱的。」

「那太少了；我願給你兩棵。」

「我只願給你一棵。莫要鬥笑話了！薩米陀夫只是一個少年，我能夠扯他的頭髮，而且人必須誘致他，不要拒絕他，你拒絕人，絕不能使他改善的，特別是少年人。對於一個少年人，必須加倍小心。你們進步的愚人呵！你們什麼都不明白！你把別人推倒，害了自己。……但是如果你要知道的話，我們實在有點關

係。」

「我想知道是什麼關係。」

「那全是關於一個油漆匠的事。……我們要把他弄出來！不過此刻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事情現在完全是明白的。我們只是加點油而已。」

「漆匠？」

「怎麼，這事我沒有告訴你麼？那時我只告訴你謀押當老太婆的事情的起頭。唔，漆匠被牽連到這案子裏來了……」

「呵，我先前聽說過那件謀殺的事，頗感興趣的……一部份……是因爲一個原由……我在報紙上也看到了……」

「理薩威泰也被謀殺了，」那思泰莎忽然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她始終留在房裏，在門旁站着聽。

「理薩威泰，」拉思科里涅珂夫幾乎聽不見地喃喃道。

「理薩威泰，她賣舊衣服。你不認識她麼？她常到這裏來。他還給你補過一

件汗衫哩。』

拉思科里涅珂夫轉身對牆，他在污穢的黃色的糊牆紙上盯視着一朵粗俗的，畫有褐色條紋的白花，開始觀察上面有好多花瓣，花瓣上有好多弧邊，有好多條紋。他覺得他的手和腳麻木得好像被砍掉了一般。他並不想動，只是死死地瞅着牆紙上的花。

『但是漆匠怎麼樣呢？』饒塞毛夫用話打斷那思泰莎的多嘴，作出顯然不高興的樣子。她嘆口氣，不作聲。

『他被告爲謀殺，』拉如密亨熱心地繼續說道。

『那麼有什麼證據麼？』

『有什麼證據！證明沒有證據，這是我們所必須證明的。這正如起初他們帶走並且懷疑那些傢伙——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一樣。媽的！這太糊塗了，連局外人也覺得氣憤呀！泊思特尼亞珂夫今晚或者來的。……喂，羅提亞，你已經聽說這件事了；那是在你病以前，當你在警察衙門聽着他們談這件事而發暈了的頭

「天發生的。」

饒塞毛夫好奇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他不動。

「但是我說，拉如密亨，我對於你奇怪。你是多麼好事的人，」饒塞毛夫說道。

「或者我是的，但是我們無論如何要把他弄釋放了，」拉如密亨以拳擊槌子喊道。「最令人討厭的並不是他們的撒謊——人永遠可以原諒撒謊的——撒謊是一件令人歡喜的事情，因為牠結果可以得到實情——令人遺憾的是：他們撒謊，而且崇拜他們自己的謊言。……我尊敬波費利，但是……起初什麼把他們迷惑了呢？那是鎖了，然而當他們同看門人一同來的時候，門却開了。因此結論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是兇手——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但是莫要使自己生氣了；他們只是把他們拘留起來，不能不……而且，我遇見珂黑那人了。他是要從老女人那裏贖回過期的典物吧？是不是？」

「是的，他是一個騙子！他還收買不還的債票。他以那為職業。但是他，我

們說夠了！你知道什麼使我生氣麼？就是他們那套不高明的腐化的死硬的慣例。……這件案子可以發現許多新的方法。單單從心理學的論據上便能夠顯出如何尋得真正的線索。「我們有事實」他們說。但是事實並非就是一切——至少事情的一半要看你如何解釋那些事實！」

「那麼，你能解釋那些事實麼？」

「無論如何，人不能閉口不說話的，當他有一種感覺，一種真正的感覺，覺得他或者可以幫忙，只要……唉！你知道這案子的細情不？」

「我等着聽漆匠的事哩。」

「阿是的！唔，故事是這樣說的。在謀殺後的第三天早晨，那時他們還扣留着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雖說他們已經剖白他們所走的各個步驟。一件沒有料到的事情忽然宣揚出來了。一個叫做杜希金的鄉下人，他對着那住宅開了一個酒館，把一個裝着幾副金耳環的首飾盒子拿到警察衙門去，說了一大段無稽的話。「前天，剛過八點鐘之後」——要注意日子和鐘點！——一個油漆匠尼古



拉，他在這之前曾經跑來看過我，把這盒金耳環和寶石拿來給我，要我給他兩塊盧布。當我問他從那裏得來的時候，他說他在鋪道拾的。我並沒有再問他什麼話。「這是杜希金說的故事。」我給他一張票子——是一塊盧布——「因為我想他若是不典當給我，他便要典當給別人。結果那還是一樣——他要把牠化在喝酒上的，因此那東西在我這裏還好些。你藏的越遠，發現得越快，若是任何事情發生了，若是我聽見任何謠言，我便把牠交出來。」自然，那全是假話；他撒謊像野馬，因為我認識這個杜希金，他是一個典當主並且收藏竊物，他並不是爲着要把那值三十塊盧布的首飾「交出來」，而把牠從尼古拉手裏騙出來。他就是胆小。莫管他，你聽着罷；杜希金繼續說：「我認識這個粗人尼古拉·得孟鐵夫，從小孩時就認識；他是和我同省，同是薩拉司克縣的人，我們都是里贊省人。雖說尼古拉並不是一個酒徒，他却喝酒，我知道他在那家有活作，和特密忒里一塊油漆，忙着，特密忒里也是同一個地方的人。他剛拿到盧布，立刻就把牠換了，喝了兩杯，拿着零錢便走了。但是那時我沒有看見特密忒里和他在一起。第二天我聽

說有人用斧頭謀殺了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和她的妹妹理薩威泰。我認識她們，我立刻便對於耳環覺得有疑心，因為我知道死者是做典當生意的。我到那家去，靜悄悄地，怕被人知道，首先我便問：「尼古拉在這里麼？」特密忒里告訴我，尼古拉出去遊逛，他在天亮時喝醉了回來，在屋裏歇了約十分鐘，又出去了。特密忒里沒有再看見他，他獨自一人在把活作完哩。他們的活和被害者是在同一個樓上，第二層樓。當我聽說這一切話時，我向任何人一句話都沒說——這是杜希金講的——「但是我儘量探出關於謀殺的事了，回家去我覺得總是疑心。在今天早晨八點鐘——這是第二天，你明白？——我看見尼古拉進來了，不清醒，不過也並不是說很醉——他能夠明白向他所談的話。他在長檯上坐下，不發一言。那時除他以外只有一個生人在酒館裏，還有一個我認識的人在長檯上睡着，和我們的兩個小堂倌。「你看見特密忒里沒有？」我說。「沒有，我沒有看見，」他說。「你也沒有到這里來麼？」「從前天以後就沒有來過，」他說。「你昨夜在那里睡的？」「在泊司基，和珂洛孟思奇人們一塊。」「你從那里弄的那些耳

環？」我問。「我在鋪道上發見的，」他說這話的樣子有點怪，他並不看着我。「就在那晚上，就在那個鐘頭，在同一個樓梯上，你聽見發生什麼事情沒有？」我說。「沒有，」他說，「我沒有聽見，」但是他聽着的時候，他的眼睛嚇得發呆，他臉色變得像粉筆一般白。我把一切事情正告訴他，他却拿起帽子，開始站起來。我想把他扣留住。「等一下，尼古拉，」我說，「你不喝一杯酒麼？」我向小堂官使眼色，叫他把着門，我從櫃檯後面出來；但是他飛跑出去，順着大街往轉彎處跑了。從那以後我就沒有看見他。於是我的懷疑算告一結束——原來是他做的惡，沒有再明顯的了。……」

「我以爲對的，」饒塞毛夫說。

「等一等——聽結尾。自然他們上上下下找尼古拉；他們把杜希金拘留，搜查他的屋子；特密忒里也被逮捕；珂洛孟思奇人們也被搜查了。前天他們在城邊一家小店裏把尼古拉逮捕住。他到那里去，把銀十字架從頸上拿下來，要買一口酒喝。他們給他了。不多幾分鐘以後，女主人往牛棚去，她從牆縫看見他在毗連的

板棚裏，用他的腰帶從屋樑上打了一個活結子，站在一塊木頭上，要把他的頭插到活結子裏去。那女人極力號叫；人們跑進來了。「你爲什麼要這樣呀！」帶我，」他說，「到某某警察衙門；我要把一切事情都供出來。」唔，他們用一個合適的護送人，把他帶到那個警察分所——就是這裏的。因此他們問他這，他問那，問他多大，「二十二歲，」等等。問他：「你是什麼時候和特密忒里一塊作活，在某某時候你看見任何人在樓梯上沒有？」——答語是：「一定會有人上下的，但是我並沒有注意他們。」「你聽見什麼動靜，什麼喧聲，等等沒有？」「我們沒有聽見什麼特別的動靜。」尼古拉，你聽說在那同一天某某寡婦和她的妹妹被謀殺，被搶了沒有？」「那事我從來一點都不知道。第一次我是前天在酒館里聽亞法那綏·巴夫洛維支說的。」「你在那里發見耳環的？」「我在鋪道上發見的。」「第二天爲什麼不和特密忒里一塊去做活呢？」「我去玩耍。」「你在那里遊玩？」「呵，在某某地方。」「你爲什麼從杜希金那里跑的？」「因爲我嚇得要命。」「你嚇什麼呢？」「怕我被控告。」「若是你覺得沒有犯罪，你怎麼能驚嚇呢？」

喂，饒寒毛夫，你可以不相信我的，那句問話的的確確是這麼問的。我確實知道，因為有人確切地向我述說過——你對於這有什麼見解呢？」

「唔，無論如何，有證據的。」

「我現在不是談證據，我是談那個問題，談他們對於這件事怎樣看法，唔，因此他們便一再逼問他，他供道：「那我並不是在鋪道上發見的，而是在我和特密忒里一塊油漆的那層樓房裏發見的。」「怎麼樣呢？」「怎麼，特密忒里和我在那里油漆一整天，我們正預備要走，特密忒里拿一把刷子，塗我的臉，他跑了，我隨後。我隨後追他，極力喊叫，在樓梯底下，我跑，正撞着看門人和幾位先生們——是幾位先生，我可不記得。看門人罵我，另一個看門人也罵，看門人的老婆出來了，也罵我們；還有一位先生帶着一位太太來到入口，他也罵我們，因為特密忒里和我正橫着路躺著。我抓住特密忒里的頭髮，把他打倒，開始搥他。特密忒里也把我的頭髮抓住，開始搥我。但為我們並不是因為發怒那麼來，而是要好，為着嬉戲。於是特密忒里逃脫了，跑到大街上去，我隨後追他；但是我

沒有追上他，獨自回到那屋裏去；我必須把我的東西收拾好了。我開始把東西放在一塊，等特密忒里來，然而在過道上，在門旁牆角，我踩着了盒子。我看牠放在那里用紙裹着。我把紙去掉，看見幾個小鈎；把鈎弄開，盒子裏是些耳環。……」

「在門後邊麼？放在門後邊麼？在門後邊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喊道，帶着漠然的恐怖的神情凝視着拉如密亨，他慢慢地抬起身來，一隻手支着沙發。

「是的……怎麼？什麼一回事？什麼不對？」拉如密亨也從他的座位上起來。

「沒有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低聲答道，轉身對牆。大家沉默了一會。

「他一定是從夢中醒來，」拉如密亨最後說道，詢問地看着饒塞毛夫。後者微微搖搖頭。

「唔，說下去，」饒塞毛夫說。「以後怎麼樣？」

「以後怎麼樣？他一看見耳環便把特密忒里和一切東西都忘了，拿起帽子，

跑到杜希金那里去，我們知道，他從他那里弄到一塊盧布。他撒了一個謊，說他在鋪道上發見的，便喝酒去了。關於謀殺案他總是重複說：「那事我一點也不知道，直到前天才聽說。」「你爲什麼直到如今才到警察這來呢？」「我嚇住了。」

「你爲什麼要上吊呢？」「由於焦心。」「焦心什麼？」「焦心被控告。」唔，這就是整個的故事。現在你想他們怎樣從這個故事推斷吧？」

「沒有想的。有線索，反正有線索，這是事實。你會把你的漆匠弄釋放麼？」

「現在他們簡直就把他當作兇手！他們一點懷疑都沒有……」

「瞎說；你激動了。但是耳環怎麼樣呢？你一定要承認，若是耳環就在同日同時從老女人的盒子裏到尼古拉的手中，一定要有什麼法子到他手中的。那在這樣的一個案子上就很重要了。」

「如何到他手中的？如何到他手中的？」拉如密亨喊道。「你，一個醫生，你的責任是要研究人，你比別的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機會研究人性，你如何能在這

整個故事中看不出這個人的性格呢？你難道看不出來他在審訊時所回答的話都是神聖的實情麼？耳環正如他所告訴我們那樣地到他的手中——他踩着盒子，便把牠拾起來！

「聖神的實情！但是他不是自己承認他起初就撒謊麼？」

「聽我說，注意聽我說。看門人和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和別一個看門的和頭一個看門人的老婆和在門房裏坐着的女人和克留珂夫那人，他那時剛從馬車上下來，挽着一位太太走進口，共總有八個或十個證人，承認尼古拉把特密忒里按在地上，壓在他身上搥他，同時特密忒里緊緊抓住他的頭髮，也搥他。他們正橫着路躺着，把道擋住了。各方面都在罵他們，那時他們「像小孩子樣」（證人們親口說的話）彼此壓着，叫着，打着，帶着最可笑的鬼臉大笑着，彼此追着像小孩子樣，他們跑到大街上去了。現在你要細心一下：樓上屍體是溫的，你明白，當他們發現的時候是溫的！若果他們，或者尼古拉自己一人，把她們謀殺了，把箱子打開，或者僅只參加搶劫，容我問你一句話：他們的心境，他們在大門跟前



的號叫，嗤笑，和孩子氣的扭打，和斧頭，流血，窮兇極惡的狡詐，小心，搶劫適得麼？他們剛把她們殺了，還沒有過五分鐘或十分鐘，因為屍體還溫暖，便讓房子敞着門，知道人們立刻要往那里去，便把賊物扔掉，立刻像小孩子樣四下跑，大笑着引起一般的注意。而且有十個證人對這事作證！

「自然這是奇怪！的確，這是不可能的，但是……」

「老兄，莫要『但是但是』的。若果耳環在謀殺那同日同時在尼古拉手中發見這件事，構成不利於他的一件重要的特別的證據——但是按照他的供詞來說，這種證據還是值得爭論的——我們一定要把那些證明他無罪的事實斟酌一下，尤其是因為那些事實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從我們的法律制度的性質看來，你以為他們將承認，或者他們能承認這件事實——僅只靠着心理上的不可能性——是不可置辯的，並且反駁着不利於被告的一切證據麼？不，他們不承認的，他們一定不的，因為他們發見了首飾盒子，和人要上吊，『他若是不覺得有罪，他不能那樣做的。』就是這點，就是這使我生氣，你一定要明白！」

「阿，我看你生氣了！等一會。我忘記問你；有什麼證明，知道那盒子是從老女人那里來的呢？」

「那已經證明了，」拉如密亨皺着眉毛，顯然不高興地說道。珂黑認得那個首飾盒子，說出原主的姓名，原主斷定地證明是他的。」

「那糟了。現在還有一點。在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起初上樓的時候，有什麼人看見尼古拉沒有，關於這點沒有證據麼？」

「沒有人看見他，」拉如密亨煩惱地答道。「就壞在這一點上，連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上樓的時候，也沒有留心他們，不過，他們的證明是不能算做什麼的。他們說他們看房子門在開着，裏面一定有人在作活，但是他們並沒有特別注意，記不得裏面真有人在作活沒有。」

「哼！……那麼辯護的唯一證據就是他們彼此打着笑着了。假設這構成一個有力的推測，但是……你自己如何解釋整個的事實呢？如果耳環的確是像他所供稱那樣拾得的？」

「我如何解釋？有什麼要解釋的？這是明顯的！無論如何我解釋的方向是明顯的，首飾盒子便指示出來了。真正的兇手把那些耳環失落了。當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叩門的時候，兇手在樓上，鎖在房門裏面。珂黑像一個蠢驢樣，跑到下面去了；因此兇手跳了出來也往下跑，因為他別的無路可走。當尼古拉和特密忒里剛從屋裏跑出來的時候，兇手便在那空屋裏躲過珂黑，泊思特尼亞珂夫和看門人。他在看門人和別人們上樓的時候，停在那里，等着直到他們聽不見的時候，於是悄悄下樓，正在那時候，特密忒里和尼古拉跑到大街上去，門口沒有一個人；或者他被人看見了，但是沒有被人注意，那里出來進去的有許許多多的人。他一定是在門後邊站着的時候，把耳環從他口袋裏弄掉了，而且他並沒有注意他把牠們弄掉了，因為他顧不得這個。首飾盒子就是一個決定的證據，證明他曾站在那里……我就是這樣解釋。」

「太聰明了！不對，老朋友，你太聰明了。那算聰明到極點了！」

「但是，爲什麼，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一切事情湊得太好了，……太巧了……那未免太像一台戲了。」

「啊呀！」拉如密亨正在喊叫，但是正在這時門開了，一個人物走進來，他對於所有在場的人都是生客。

## 第五章

這是一位已經不算年輕的紳士，有着一種剛強，威嚴的儀表，和一幅鄭重的苛刻的面容。他開始突然在門口站住，帶着討厭的並不掩飾的驚愕四下注視，彷彿他自己問自己到什麼種地方來了似的。他不相信地而且帶着一種受驚且幾乎受辱的虛飾，細細觀察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矮而且窄的「小房」。他帶着同樣的驚愕注視着拉思科里涅珂夫，他散着衣照，沒有刮臉，沒有洗臉，躺在他的可憐的航穢沙發上，也注目地在望着他。於是他帶着同樣的謹慎，細細觀察拉如密亨的古怪的沒梳頭，沒刮臉的樣子，後者鹵莽地詢問地直瞅着他，並不從座位上起身。一陣緊張的沉默支持了兩分鐘，於是，可以料想到的，又改換一幕了。這位紳士或者從某種很不會錯的徵象上想起來，自傲自大，在這間「小房」裏什麼也得不

着的，他便有些軟和了，雖說帶着些嚴肅，却有禮地加重說着他的問話的每個字，向饒塞毛夫說道：

「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拉思科里涅珂夫，一個大學生，或者先前是一個大學生？」

饒塞毛夫微微動一動，若是拉如密亨沒有立刻先答，他本要答話的。

「他在這裏沙發上躺着！你有什麼事？」

這句家常的「你有什麼事」彷彿使這位神氣的紳士站不住了。他幾乎要轉身向拉如密亨，但是終於制止自己，又轉向饒塞毛夫。

「這就是拉思科里涅珂夫！」饒塞毛夫咕咕道，向病人點頭。於是他打了一個哈欠，盡力大張其嘴。然後他懶懶地把手放進背心的口袋裏，把帶圓殼的碩大的金懷錶扯出來，打開，看一看，又慢慢地懶懶地把牠放進去。

拉思科里涅珂夫自己不說話，仰臥着，雖說沒有想什麼，却死死地瞅着這位生人。現在他的臉從牆紙上的花朵轉過來，臉色灰白極了，帶着一種異常苦惱的

神情，好像他被行過疼痛的手術，或剛被拷問過似的。但是新來的人漸漸開始引起他的注意，於是奇怪，於是猜疑，甚至於驚嚇。當饒塞毛夫說「這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時候，他趕快跳起來，坐在舖蓋上，用一種挑弄的但是無力而且斷斷續續的聲音，一字一板地說道：

「不錯，我是拉思科里涅珂夫！你有什麼事？」

客人細細觀察他，動聽地一字一板地說道：

「彼得·彼得羅維支·盧辛。我有理由希望我的姓名對您並非完全不熟悉吧？」

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本來預期着十分不同的某種事情，因此漠然地沉鬱地瞅着他，什麼都沒回答，好像他是頭一次聽見彼得·彼得羅維支的名字似的。

「您能到現在還沒有接到任何的通知，那是可能的麼？」彼得·彼得羅維支有些失措，問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無力地仰倒在枕頭上，把雙手放在頭後邊，凝視着天花板。

一陣愁悶的神情顯在盧辛的臉上。饒塞毛夫和拉如密亨越發愛考究地注視着他，最後他顯出困擾的樣子來了。

「我預想了，而且計算了，」他支吾道，「如果不是兩個星期，也是十多天以前，寄出一封信……」

「我說，你爲什麼總在門口站着？」拉如密亨忽然插口道。「如果你有什麼話說，請坐下。那思泰莎和你那麼擠。那思泰莎，讓地方，這里有椅子，穿進來！」

他把他的椅子離開棹子往後挪，讓棹子和他的膝頭之間留一點小空，緊張地等待着客人「穿進來」。那片刻是如此的決定，拒絕是不可能的，客人便忙忙的蹣跚的，擠過去。他到了椅子跟前，坐下，疑心地看着拉如密亨。

「無須乎神經過敏，」後者信口說道。「羅提亞病了五天，不省人事了三天，但是現在他正在復元，能喫東西了。這是他的醫生，剛診視了他。我是羅提亞的一個朋友，我像他一樣，先前是一個大學生，現在我侍候着他的病，所以有一點莫要注意我們也不要客氣，往下講你的正事吧。」



「謝謝你。但是我要在這裡談話不擾亂病人麼？」彼得·彼得羅維支問饒塞毛夫道。

「不的，」饒塞毛夫喃喃道；「你可以使他開心的。」他又打哈欠。

「他從早晨以後，就蘇醒過來了，」拉如密亨繼續說，他的親切的神情看來十分坦白，直率，彼得·彼得羅維支開始有些勇氣了，一部份或許是因為這個衣服襁褓的魯莽的人介紹自己是一個大學生。

「你的媽媽，」盧辛開口道。

「哼！」拉如密亨大聲清嗓子。盧辛詢問地看着他。

「是的，往下說。」

盧辛聳一聳肩。

「你的媽媽當我在她的鄰境寄居時候，開始寫了一封信給你。我到了這裡，故意空過幾天，不來你這裡，爲着使我自己完全相信你完全得到信息了；但是現在，使我驚奇……」

「我知道，我知道！」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帶着著急的煩惱喊道。「那麼你是未婚夫了！我知道，那就夠了！」

這次彼得·彼得羅維支生氣了，但是他什麼話也沒有說。他勢洶洶地努力要明白這完全是什麼一回事。接着有片刻的沉默。

同時拉思科里涅珂夫當他答話的時候，稍稍轉臉向他，開始帶着顯然的好奇心又忽然注視他，好像他還沒有好好看過他似的，或者好像有什麼新的事物打動了他似的；爲了這個他從枕上故意地抬起身來。在彼得·彼得羅維支的全部的外表上，確實有種特別的地方，那彷彿證明如此不客氣加在他身上的「未婚夫」的稱呼是不錯的。第一點，這是可以看出的，實在太顯然了，彼得·彼得羅維支努力地利用在京城的不多幾天把自己預備好，裝扮起來，等待着他的未婚妻——這確實是一件天真的可以准許的行爲。甚至於他自己的（或者是太得意的了）在外表上的合式的改扮，在這樣境況中，本也可以原諒的，因爲彼得·彼得羅維支在演着未婚夫的角色。所有他的衣服都是從裁縫舖新做的，都不錯，不過就是太新



盧辛是一位已經不算年輕的紳士，有着一種剛強，威嚴的儀表，和一幅鄭重的，苛刻的面容。

了，顯然是專為一種目的用的。甚至於那時樣的新的圓禮帽都有着同樣的意義：彼得。彼得羅維支對待牠太恭敬了，太小心地拿在手裏。一對真正盧凡出產的精緻的灰藍色手套，顯出同樣的事情，但從他不把牠們戴上，而拿在手中作裝飾這件事實便知道了。淺淡的年青的顏色在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服裝上佔優勢。他穿着一件可愛的黃褐色的夏季上衣，輕便的薄薄的長褲，一件同樣的新的細的亞麻布做的背心，一條最輕的細葛布做的領帶，上面有粉紅色的條紋，而且最好的是，這全部適合於彼得。彼得羅維支。他的臉孔是很新鮮的，甚且很漂亮的，始終看來好像比他的四十五歲要年輕些。他的烏黑的肉餅般的頰髭在兩邊做成一種合式的安置，厚厚地在他的發光的刮得乾乾淨淨的頰上長着。他的頭髮，稍稍帶些斑白色，雖說在理髮店梳了，燙捲了，但並不像捲髮常有的情形一樣，引起可笑或看來愚蠢；因為普通的燙髮難免要像一個前往舉行婚禮的德國人。如果在他的頗漂亮的嚴肅的面容上，真正有什麼不快意且招反感的地方，那是由於某些另外的原因。拉思科里涅珂夫不客氣地細細觀察盧辛君之後，惡毒地微笑着，又倒

在枕頭上，像先前一樣注視着天花板。

但是盧辛君硬着心腸，好像決定不注意這些古怪似的。

「我覺得大大惋惜，看見你是在這樣情況之中，」他又努力打破沉默開口道。「倘若我知道你有病，我本當早些來。但是你知道事情多麼麻煩，……我在參議院裏還有一件重要的案子，且不說別的預定要做的事，那你很可以猜想得到的。我時時刻刻都期待着你的媽媽和妹妹……。」

拉思科里涅珂夫動了一動，彷彿要說話似的；他的臉顯出些激動來。彼得·彼得羅維支停嘴，等着，但是因為別人沒有話接着說，他往下說道：

「……時時刻刻。我給她們找了一個寓所，預備她們到了好住。」

「在那里？」拉思科里涅珂夫無力地問道。

「離這很近，在巴加列耶夫的住宅裏。」

「那是在佛司克列森思奇，」拉如密亨插口道。「有兩層樓房，是一個叫做尤森的商人出租的；我到過那里的。」

「是的，旅館性質……」

「一個非常討厭的地方——髒亂，發臭味，並且，是一個惹人猜疑的地方。那里會發生過些事情，那里住的有各色各樣的人——我是爲着一件吵鬧的事情往那里去的。但是便宜。」

「自然，我摸不到那麼清，因爲我自己在彼得堡是一個生人，」彼得·彼得羅維支憤然答道。「不過，那兩間房子乾淨極了，而且事實上只住那麼短的一個時期……我已經找了一座正式的，那就是，我們將來的房屋，」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現在正裝修這所房子；同時我自己也很僥倖，和我的朋友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一塊住，在列沛惠克里色夫人的住宅裏，也是他告訴我巴加列耶夫住宅的……」

「萊比綏亞利珂夫？」拉思科里涅珂夫慢慢地說道，彷彿想起什麼事情似的。

「是的，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部裏的一個書記官。您

認識他麼？」

「是的……不，」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

「原諒我，我從你的詢問上猜想你是認識他。我曾有一次作過他的保證人。……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人，而且上進。我喜歡會青年人：從他們那里學得新的知識。」盧辛希望蓬勃地四面望着在座的人們。

「你是什麼意思？」拉如密亨問道。

「我是說在最重大的最要緊的事情上，」彼得·彼得羅維支回答道，彷彿對於這問話表示歡喜似的。「你看，我有十年沒有到彼得堡來了。所有的新奇事物，改革，理想，都在外省達到我們耳目，但是要把這一切看得更清楚，人一定要到彼得堡來。我的意思就是你注意我們的年輕的一輩人，就能觀察得，知道得最多。我自認我歡喜……」

「歡喜什麼？」

「你的問話是一個寬泛的問題。我或者錯了，但是我想我找到較清楚的見

解，較多的所謂批評，較多的實際性……」

「那是不錯的！」饒塞毛夫說道。

「瞎說！並沒有實際性。」拉如密亨突然攻擊他。「實際是一件難找的東西；牠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有二百年我們都離開了一切實際的生活。理想（若是你歡喜的話）也是有的，」他向彼得·彼得羅維支說道，「好善的願望存在着，即使那是在一種稚氣的形式中；誠實你也可以發見的，雖說有成羣的騙子。無論如何，是沒有實際的。實際穿着鞋走了。」

「我不同意你，」彼得·彼得羅維支帶着顯然的喜悅回答道。「自然，人們有些陶醉，有些錯處，但是必須寬容；那些陶醉在證明着對事情的狂熱和事物所處的不正確的表面的情況。如果事情做的少，那麼要知道時間並不長；關於方法我可不說。若是你願知道的話，我個人的意見以為有些事情已經做了。新的有益的理想，新的有益的文章流行着，代替我們的舊日的夢想的羅曼派的作品。文學正採取着一種較為成熟的形式；許多有害的偏見被除根，變成笑話了。……總



而言之，我們無可挽回地把自己和過去割斷了，在我看來，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情……」

「他下了定論！誇示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聲言道。

「什麼？」彼得·彼得羅維支沒有聽見他的話，問道；但是他沒有得到答話。

「那都是不錯的，」饒塞毛夫趕緊插口道。

「是的麼？」彼得·彼得羅維支和譏地瞥着饒塞毛夫，繼續說道。「你一定承認，」他向着拉如密亨往下說，帶着一種勝利和目空一切的樣子——他幾乎加上「青年人」兩個字——「靠着科學和經濟的真理，有了成就，或者如同他們現在所說的，有了進步……」

「一般的道理！」

「不，並不是一般的道理！比方說，到現在，假如有人告訴我，「愛你的鄰近的人，」結果怎麼樣呢？」彼得·彼得羅維支往下說，或者因為太急——。「結果是我把我的上衣撕成兩半和我的鄰近的人分，我們兩人都半裸着身子了。如

同俄國的一句俗話所說的，「一下子要追幾個兔子，一個也捉不到。」科學現在告訴我們，愛你自己在一切人之先，因為世界上一切事情都靠着自私自利。你愛你自己，把自己的事情辦得妥當，你的上衣依舊是整個的。經濟的真理並且告訴說，社會上較好的私人事業越多，所謂完整的上衣多些，那麼社會的基礎就越堅固，共同幸福也組織得更好了。因此，唯一地單獨地為我自己發財，我也正是替大家發財，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而且幫忙使我的鄰近的人比一件破上衣多得一點東西；那並不是由於私自的個人的贈與，乃是一般成就的結果。這意思是簡單的，但是不幸好久才傳到我們這裡來，受了狂熱和空想的阻礙。然而彷彿要明白這點並不需要什麼大聰明……」

「原諒我，我自己並沒有什麼大聰明，」拉如密亨嚴厲地插嘴道，「那麼我們且把這話放下吧。我開始這種討論帶着一個目的，但是我對於這種饒舌的自誤，對於這種滔滔不絕千篇一律的話，變得如此討厭，老天為證，我甚至於聽見別人像這樣談都要臉紅的。無疑地你是趕緊要顯示你的學問；我並不責備你，那

是十分可以原諒的。我只是想打聽出你是什麼一種人，因為近來各種事業家都抓住了一般的道理，把他們所接觸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此牽強附會按他們自己的利益解釋，以致一切事情都被拖到滯泥裏去。得了！」

「原諒我，先生，」盧辛氣了，極莊嚴地說道。「你的意思是想那麼不客氣地暗示我也是……」

「呵，老先生……我如何能以呢？……得，得了，」拉如密亨把話結束，他猝然轉向饒塞毛夫，繼續他們先前的談話。

彼得·彼得羅維支懂事，他明白這種反對。於是他決心一兩分鐘內便告辭了。

「我相信我們的認識，」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在你復元的時候，而且因為你所知道那種情形，可以變得更親近些。……特別地是，我希望你恢復健康……」

拉思科里涅珂夫連頭都沒有轉。彼得·彼得羅維支開始從椅子上站起來。

「一定是她的一個主顧把她殺了，」饒塞毛夫果決地聲言道。

「一點懷疑也沒有，」拉如密亨答道。「波費利不發表他的意見，正審問着所有放典物在她那里的人。」

「審問他們？」拉思科里涅珂夫大聲問道。

「是的，怎麼樣？」

「沒有什麼。」

「他如何抓到他們呢？」饒塞毛夫問道。

「珂黑說出一些人的名字，有些名字都寫在典物包上，有些是自己出頭的……」

「這一定是一個刁狡的慣幹的兇手！你看那種大胆！那種沉着！」

「正不是那回事！」拉如密亨插口道。「就是那使你們都弄錯路了。但是我確以爲他並不刁狡，並不慣幹，而且大概這是他頭一次的犯罪！要假定這是一件謀劃的犯罪，是一個刁狡的犯人，是不成綽。假定他是沒有經驗，那麼，顯然的，僅僅是運氣救了他——運氣什麼事都可以作的。或者，他並沒有預想到阻

礙！他是如何著手呢？他拿了值十塊二十塊盧布的一些首飾，把牠們塞滿口袋，循搜老女人的衣箱，她的破衣服——但是在櫃櫥的頂高抽屜內一個盒子裏，除開紙票而外，以後找到一千五百塊盧布！他並不知道如何搶劫；他只能夠殺人！那是他頭一次犯罪，我向你担保，他頭一次犯罪；他昏了！他得逃脫，多半由於他的幸運，而不是由於他的計劃好！」

「你們在談謀殺老當主的事吧，我覺得，」彼得·彼得羅維支插嘴向饒塞毛夫說道。他站着，手裏拿着禮帽和手套，但是在未走以前，他覺得頗願再說幾句聰明話。他顯然急想造作一個合意的印象，他的虛榮心勝過他的意識了。

「是的。你聽說那件事麼？」

「呵，是的，就在隔壁。」

「你知道細情麼？」

「那話我不能說；但是在這件案子上另一種情況使我發生興趣——是一個整個的問題，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且不說在過去五年中，下層階級的犯罪大大增

加這件事，且不說各處搶劫放火的案子，使我發驚，認爲最奇怪的事情者，乃是上層階級的犯罪也是同樣增加的。在一個地方，我們聽說一個大學生在大路上搶了郵車；在另一個地方，社會地位很好的人假造鈔票；在莫斯科近來一整幫人都被逮捕了，他們常常假造有獎債券，而且其中頭目之一乃是一位——界通史講師；還有我們在國外的祕書官爲着某種不明的錢財動機被謀殺了。……如果這個老女人，這個當主，是被社會上等階級的某一個人謀殺的——因爲粗人不當金首飾的——我們如何來解釋我們社會上文明人們的這種道德淪喪呢？」

「因爲有了許多經濟的改變，」饒塞毛夫插嘴道。

「我們如何來解釋？」拉如密亨打斷他的話。「這可以用我們根深蒂固的不務實際來解釋。」

「你是什麼意思？」

「你所說的莫斯科的講師對於他爲什麼假造獎券這個問題作何回答呢？」人人都有一種法子發財，因此我想趕快地發財。「我記不得真真切確的話，但是總

結是他想一切不費力，快快地，不必勞動！我們過慣了一切東西做的現成的，別人扶着走路，食物嚼給我們吃。於是偉大的時機（註）到了，人人都露出自己的真相來。」

「但是道德呢？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禮節……」

「但是你爲什麼這些焦心呢？」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插嘴道。「這和你的學說相合的！」

「怎麼和我的學說相合？」

「怎麼，正合邏輯地把你剛才所鼓吹的學說實行起來，結果是人可以殺的……」

「的確！」盧辛喊道。

「不，並不是那樣，」饒塞毛夫插嘴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臉發白躺着，上唇抽動着，困難地呼吸着。

「一切事情都有限度，」盧辛目空一切地往下說道。「經濟思想並不是煽動

人謀殺的，人只消想一想……」

「這是不是真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又忽然插嘴，又用一種因忿怒和歡喜侮弄他而顫動的聲音，「這是不是真的，你在你的未婚妻答應後一點鐘內，告訴他……說你頂喜歡的……乃是她是一個乞丐……因為從貧困中提拔出一個妻子是好事些，因為你可以完全管着她，責罵她，因為你是她的恩人？」

「先生！」盧辛大怒而且極受刺激地喊道，昏亂得臉色深紅了，「這樣曲解我的意思！原諒我，容我向你担保說，你所接到的消息，或者我勿寧說，那傳給你的消息，其實是沒有根據的，我……猜誰呢……總而言之……這隻冷箭……總而言之，你的媽媽……以她和她一切優良的性格看來，我覺得即使沒有這回事，在思想上也有些誇張，有些羅曼諦克……但是我萬想不到她會這麼玄想地誤解事情的。……而且實在……實在……」

「我告訴你，」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起先靠在枕頭上，把他的刺人的閃射的眼睛定在他身上，「我告訴你。」



「什麼？」盧辛站着不動，作出一幅受了侮慢的生氣的臉孔等着。沉默支持了幾秒鐘。

「若果再有一次……你敢提我母親……一個字……我要使你滾下樓去！」

「你是怎麼一回事？」拉如密亨喊道。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麼？」盧辛臉色變灰白了，咬着嘴唇。「讓我告訴你，先生，」他慎重地開言道，極力約束自己，但是氣喘着，「頃一下子我就看見你對我不高興，但是我故意留在這裡好多知道一點。對於一個病人和親戚，我能以多多原諒的，但是你……從這以後絕不能……」

「我並沒有病！」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

「那更不該了……」

「滾你的！」

但是盧辛沒有說完話，已經在離開，在棹子和椅子之間擠着過去；拉如密亨這次起來了，讓他過去。他一眼也不瞥任何人，即對於很久便向他作手勢，叫他

由着病人的饒塞毛夫，他也不點頭，便出去了，把他的帽子拿到和他的肩頭一平，以避免在他躬腰出門的時候把牠壓壞了。甚至于在他的脊背的彎曲上都表現着他所受的可怕的侮辱。

「你怎麼能——你怎麼能！」拉如密亨說着，迷亂地搖着頭。

「隨我——你們隨我！」拉思科里涅珂夫狂怒地喊道。「你們就不放鬆地磨難我麼？我並不怕你們！現在我任何人，任何人都怕！離開我吧！我要獨自，獨自，獨自！」

「快走，」饒塞毛夫向拉如密亨點頭，說道。

「但是我們能這樣離開他麼。」

「快走，」饒塞毛夫固執地重複說，他出去了，拉如密亨想了一下，跑去追他。

「不依他會更糟的，」饒塞毛夫在樓梯上說。「一定莫要使他發怒。」

「他是怎麼一回事？」

「但願他能夠得到什麼合宜的慰籍，那便行了！起初他好些。……你知道他心裏有什麼事情！某種固定的觀念使他煩惱。……我很害怕這樣；他一定有的！」

「或者就是那位紳士彼得·彼得羅維支。從他的談話上我看出他要娶他的妹妹，並且他剛在病前會接到一封說這事的信。……」

「是的，該死的人！他會完全把病人弄煩惱的。但是你注意了麼？他對於任何事情都不關心，都不回答，除開在一點上他好像興奮了似的——那就是謀殺的事。」

「是的，是的，」拉如密亨同意道，「那我也注意了！他關心，發驚。就在他病的那天，在警察衙門裏，那件事使他受了一個驚嚇；他昏倒了。」

「今天晚上你把這事詳細給我講講，我以後再告訴你些話。他十分使我發生興趣！半個鐘頭內我還要再去看他。……不過不至于發火的。」

「謝謝！在這時間內我將和巴賢如一塊等着，要藉着那思泰莎觀察他。……」

着。

拉思科里涅河夫孤單的剩下，著急地悲哀地望着那思泰莎，但是她還滯留

「你現在要喝點茶不？」她問。

「以後！我想睡覺！離開我去吧。」

他忽然轉身對牆，那思泰莎出去了。

註：意指一八六一年之農奴解放。——英譯者原註。

## 第六章

但是她剛一出去，他便起來，把門扣上，把拉如密亨那天拿來，又經他摺起的包袱打開，開始穿衣服。說來奇怪，他立刻彷彿變得十分鎮定；連一點他近時的不省人事的情形都沒有，連一點近來纏繞他的的恐怖也沒有了。這是奇怪的突然的鎮定的起始。他的舉動明白，確實其中顯然有一種堅決的意圖。「今天，就在今天！」他自言自語道。他明白他還是軟弱的，但是他的極度的精神的集中，給了他力量與自信心。並且，他希望他不至于在大街上跌倒。當他穿上了一套完全新的衣服，他看一看棹上的錢，想了一下之後，把錢裝到口袋裏去。這是二十五塊盧布。他把拉如密亨化在買衣服上的十塊盧布所剩的零銅幣，也都拿着。于是他悄悄地把門開了，走出去，溜下樓，在敞着的廚房門那里往裏瞥一眼。那思

秦莎站着，背對着他，吹着女老板的水火壺。她什麼也沒有聽見。實在，誰會猜到他想出去呢？一分鐘後他在大街上了。

差不多快八點鐘了，太陽正在落着。天氣像先前一樣悶人，但是他貪婪地吸着發臭的，醜陋的城市空氣。他的頭開始有些發暈；一種野蠻的力量忽然在他的狂熱的眼睛中，在他的消瘦，灰白且黃的臉上閃射着。他並不知道而且並不想他是往那里去，他只有一個思想，「就是「這一切」在今天一定要結束了，一下子，立刻；就是不那樣他便不回家，因為「他不願那樣生活下去」。』如何，用什麼來結束呢？他一點也不知道，他甚且並不願想。他把思想趕跑：思想在磨難着他。他祇是覺得並且知道，無論如何「總有一天」一切事情必須改變，他帶着拚命的不可動搖的自信心與堅決重複說着。

他由於老習慣，順着從前閑步的道路，便一直走向乾草市場。沒走到乾草市場，一個頭髮暗黑的青年人，拿着一架手風琴，在一家小雜貨店門前的鋪石馬路上站着，拉出一曲非常痴情的歌。他伴着一個十五歲的女子，她站在他面前人行

道上。她穿着一個裙箍，一件短外套，戴着手套和一頂帶有火紅色羽毛的草帽，都很舊，很破。她用一種街頭的，震耳的，然而相當動聽的，高亢的聲音唱着情歌，希望從店舖裏得一個銅幣。拉思科里涅珂夫和兩三個聽客一起，停下，傾聽着，拿出五個戈貝克的一個銅幣，放在女子的手中。她猝然在癡情的高音調上停住不唱了，尖聲地向拉琴的人喊「來」——於是兩人便往下一個店舖去。

「你歡喜街頭的歌唱不？」拉思科里涅珂夫向一個懶懶地站在他旁邊的中年人說道。那人粗獷地望着他並且大為驚訝。「我愛聽——我愛聽合着街上琴的唱歌，」拉思科里涅珂夫說，他的態度彷彿不是談論街頭賣唱似的——「我愛那配着手風琴的唱歌，在寒冷的，黑暗的，陰濕的秋天晚上——一定要在陰濕的晚上——那時所有的行人都帶着青白的病容，或者更好是在雨雪筆直地落下，沒有風的時候——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吧？而且街燈在落雪中透射着。……」

「我並不知道。……對不住……」那生人喃喃道，他對於那問話和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態度發驚，他走過到大街的那一邊去。

拉思科里涅珂夫照直往前走，出來到乾草市場的拐角，這是那個小商人和他的老婆會和理薩威泰談話的地方；但是他們現在不在這里了。他認出這地方，便站住，四下望一望，便向一個穿着紅汗衫站在麵粉店門口打着呵欠的青年人說話。

「有一個人和他老婆一塊在這拐角擺攤子麼？」

「各種各樣的人都在這里擺攤子的，」青年人答道，傲慢地瞥拉思科里涅珂夫一眼。

「他的名字叫什麼？」

「他受洗禮時起什麼名字，就叫什麼名字。」

「你不也是薩拉司克人麼？那一省？」

那青年人又看一看拉思科里涅珂夫。

「那並不是一個省，老爺，而是一個縣，請大人原諒。」

「那面是一個酒館麼？」



『是的，那是一個飯鋪，還有一個檯球房，你在那里還要看見公主們哩。……  
嘿——嘿！』

拉思科里涅珂夫從廣場穿過去。在那拐角有稠密的一羣鄉下佬。他擠進人最稠的地方，看着人們的臉。他感覺一種說不出的意向，想和他們每個人談話。但是鄉下佬們並不注意他；他們都是成羣地一塊曬着。他站住，想了一回，轉向右方，對着V街走去。走過了廣場，他來到了小街內……。

他時常經過那條小街，那在一個拐角轉彎，從市場通到花園街。近來在他覺得不暢快的時候，他時常感覺想往這些地方來逛，「使之更不暢快」。現在他走着，什麼也不想。在那地方有一大座房屋，完全租作酒館飯舖；女人不斷地跑進跑出的，露着頭，穿着家常的衣服。她們在人行道上結成三兩羣，尤其是在下到地窖去的各種各樣娛樂場的入口。從其中的一處，一陣大轟鬧聲，歌聲，琵琶的叮咚聲，歡樂的喊聲，飄到大街上來。一羣女人在門口擁擠着；有些坐在台階上，有些坐在人行道上，有些站着談話。一個喝醉的兵士，吸着一隻香煙，在路

上走近她們的跟前，罵着；他彷彿要到什麼地方去，但是却忘記了。有一個乞丐和另一個乞丐爭吵，一個醉得要死的人正在橫着路躺着。拉思科里涅珂夫走近了女人叢中，她們正用她們的破聲音談着話。她們露着頭，穿着印花布衣服和羊皮鞋。有四十歲以外的女人，還有些不過十七歲；幾乎都是青着眼睛。

他不知爲什麼特別被下面酒館裏的唱歌和所有的喧嘩囂喊所吸引。……在大笑和尖叫裏可以聽見裏面有人瘋狂地在跳舞，踏着脚跟，合着琵琶的聲音和唱着裝腔作態的曲調的一種尖細的假聲音。他注意地，抑鬱地，沉思地聽着，在門口躬下腰，感覺興味地從人行道上往裏窺看。

「呵，我的漂亮的大兵，

莫要無故便打人！」

顫動着歌者的柔細的聲音。拉思科里涅珂夫非常想要明白她唱些什麼，彷彿這就是一切的事情似的。

「我進去不？」他想到。「他們在大笑。因爲喝酒。我要喝醉不？」

『你不進去麼？親愛的先生，』有一個女人問他道。她的聲音還是響亮的，不像別人那麼粗。她年輕，並不惹人反感——那羣中的唯一的人。

『她倒漂亮！』他說道，伸直腰，看着她。

她微笑，對於這恭維非常歡喜。

『您自己也很好看呀，』她說。

『他多麼瘦呵！』另一個女人用一種低沉的聲音說道。『剛從醫院出來麼？』

『看來她們都好像將軍們的女兒，但是她們都長着塌鼻子！』一個喝醉的粗人插嘴道，帶着一幅狡猾的微笑着的臉孔，穿着一件輕便上衣。『看她們是何等快樂吧。』

『來了，就進去吧！』

『我進去，小情人！』

他飛跑到下面的酒館去。拉思科里涅珂夫往前走去。

「我說，先生，」那女人在他後面喊道。

「什麼事？」

她躊躇着。

「我將永遠高興陪你玩幾個鐘頭的，慈善的先生，但是現在我覺得害羞，給我六個戈貝克喝酒吧，像這個漂亮小伙！」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頭一下指出來的錢都給她——是十五個戈貝克。

「呵，多麼一個和善的先生呀！」

「你的名字叫什麼？」

「說我達克利泰吧。」

「唔，那太多了，」其中有一個女人向達克利泰搖頭說道。「我不知道如何能像那樣要錢。我相信若是我，我要羞得站不住……」

拉思科里涅珂夫好奇地看着說話的人。她是一個麻臉的三十歲的少婦，滿臉帶着青痕，上唇發腫。她安靜地鄭重地責難着。「在哪里呢，」拉思科里涅珂夫

想道。「在哪里我讀過有人判處死刑了；他在他死前一個鐘頭，說道或想道，即使他必須在高高的岩石上過活，在他僅僅有地方站的那麼窄的岩石山，而且大洋呀，永久的黑暗呀，永久的孤寂呀，永久的狂風暴雨呀，環繞着他，即使他必須一生站在一平方碼的空地上面，站一千年，永久，這樣活着還是比立刻死去好！只要活着，活着，活着！無無怎麼樣！活着！……這是何等地真實呵！天爺，何等地真實呵！人是一個下賤的動物！……然而因為那而說他下賤的那人也是下賤呀，」他遲了一回繼續說道。

他走進又一條大街。「噢，水晶宮！拉如密亨剛才正談到水晶宮哩。但是我到底要什麼呢？不錯，要讀一下。……饒塞毛夫說他在報紙上看的。」

「你們有報紙沒有？」他問，他走進了一家很寬敞的而且確實乾淨的酒館，共有幾個房間，不過就是很空的。有兩三個人在喝茶，在更遠的一個房間內有四個人坐着在喝香檳酒。拉思科里涅珂夫覺得其中有薩米陀夫，但是他離那麼遠，看不清楚。「倘若是他怎麼辦呢？」他想到。

『你要伏得加酒麼？』酒保問道。

『給我點茶，把報紙拿來，頭五天的舊報，我要給你點錢的。』

『是的，先生，這是今天的。不要伏得加酒麼？』

舊報和茶都拿來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坐下，開始尋看。

『哦，該死……這些都是一條一條的消息。樓梯上的意外，店鋪老板的醉死，泊司基火災……彼得堡區火災……彼得堡區又一火災……彼得堡區又一火災……呵，原來在這裡！』他終於把他所找的事情找到了，開始看起來。字行在他的眼前跳動，但是他讀完了，又開始熱心地在以後幾天的報上找續文。當他翻報的時候，他的兩手由於痙攣似的焦急而戰抖着。忽然有人在棹旁，他的身邊坐下。他抬頭一看，原來是書記長薩米陀夫，模樣正和先前一樣，手指上戴着戒指，身上帶着錶鍊，鬚曲的黑髮分開了，抹了油，穿着漂亮的背心，有些敝舊的上衣和不大乾淨的襯衣。他心境是好的，至少他微笑得很歡樂快活的。他的暗黑的臉因為他喝了香檳酒很紅。

「怎麼！你在這里？」他驚異地開言道，話說得好像相識了幾十年似的。「這是昨天拉如密亨告訴我，說你仍然不省人事。多麼奇怪呀！你知道我會去看過你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知道他要到他那里去的。他把報紙放在一邊，轉臉向着薩米陀夫。在他的雙唇上有着一種笑容，一種新的，受刺激的急躁浮現在那笑容裏。

「我知道你去過，」他答道。「我聽說了。你尋找我的襪子。……你知道拉如密亨因爲你幾乎發瘋，他說你會和他一同往路易思·伊凡諾夫那家去，你會爲着她向放礮中尉遞眼色，他不懂。你記得麼？他如何會不懂——那不是十分明顯麼？」

「他是一個多麼急性的人！」

「放礮的那位麼？」

「不，你的朋友拉如密亨。」

「你一定是在過着一種快樂的生活了，薩米陀夫君；自由地到最舒服的地方

去。現在是誰正在給你斟香檳酒呢？」

「我們正在喝完……誰又來斟了呀？」

「這是酬勞呀！你一切都可享受！」拉思科里涅珂夫笑着，「那不要緊，好朋友，」他拍薩米陀夫的肩膀，續說道。「我並不是壞意思，」乃是友誼地，爲着嬉戲，如同你們在那老女人案子上所訊的那個工人，當他和特密忒里扭打的時候所說的一樣。……」

「你怎麼知道那件事？」

「或者我知道那件事比你知道的多。」

「你是多麼奇怪呵。……我相信你還沒很痊癒。你不當出來。」

「呵，你看我奇怪麼？」

「是的。你在幹什麼，看報紙麼？」

「是的。」

「有許多關於火災的消息。」



「不，我並不是看火災消息。」說到這里他神祕地望着薩米陀夫；他的雙唇又在一陣嘲弄的微笑中扭動着。「不，我並不是看火災消息，」他向薩米陀夫眨眼，繼續說道。「但是現在承認吧，好朋友，你不是急得要命想知道我在看什麼消息麼？」

「我一點也不是那樣；難道不可以問問麼？你爲什麼老是……」

「注意，你不是一個有程度受教育的人麼？」

「我在中學六年級畢業，」薩米陀夫帶着點白負地說道。

「六年級！呵，我的小寶貝！看你頭分的，你的戒指——你是一個有錢的人。哈，多麼可愛的一個少年呵！」說到這里，拉思科里涅河夫正對着薩米陀夫的面前，發出一陣神經病般的大笑。後者向後退，驚得比氣得還厲害。

「呸，你是多麼奇怪呀！」薩米陀夫嚴肅地重複說。「我不禁以爲你還是不省人事呵。」

「我不省人事？你撒謊，我的小寶貝！那麼我奇怪麼？你看我出奇麼？」

「是的，出奇。」

「是說我所看的，所找的什麼事吧？看我叫他們拿來好多報紙吧！疑心麼，是不是？」

「唔，你說吧。」

「你把你的耳朵豎起來了麼？」

「你是什麼意思——把我的耳朵豎起來？」

「那我以後再解釋，但是現在，朋友，我向你聲說……不，不如說「我自認」……不，那也不對；「我作一個口供，你錄着。」我供稱我在看，我在找……」他眨着眼睛又等了一會兒。「我在找——而且我到這里來——爲着找謀殺那個老女當主的消息，」他最後說，幾乎是耳語，把他的臉放得極近薩米陀夫的臉。薩米陀夫一直地，不動地望着他，並不把臉避開。以後最使薩米陀夫覺得奇怪的，是他們之間的沉默，整整地持續了一分鐘，他們兩個彼此對瞅了整整一分鐘。

「即使你看那種消息又怎麼樣呢？」他突然喊道，迷亂而且不耐煩。「那並不是我的事！那怎麼樣呢？」

「就是那一個老女人，」拉思科里涅珂夫用同樣的低聲繼續說，並不注意薩米陀夫的喊叫，「你們在警察衙門里談着的，那個老太婆，你記得，那時我暈倒了。唔，現在你明白麼？」

「你是什麼意思？」「明白」……什麼？」薩米陀夫，驚恐地問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沉着的鄭重的臉孔忽然變了，並且他忽然又像先前那樣患神經病般地大笑起來，彷彿完全不能約束自己了似的。一剎那間，他帶着特別活現的感觸，想起最近過去的一瞬間，當他在門後站着拿着斧頭，門把跳動，外面的人們罵着搖動着，他忽然想大聲吵叫他們，咒罵他們，向他們伸舌頭，戲弄他們，大笑，大笑，大笑！

「你不是瘋了，便是……」薩米陀夫開言道，然而他突然停下，彷彿被那忽然閃現於他心中的念頭嚇住了。

「便是？」「便是什麼」？什麼？哼，告訴我！」

「沒有什麼，」薩米陀夫生氣了，說道，「全是瞎說！」

兩人都沉默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經過他的忽然一陣大笑之後，忽然變得熟思而且憂鬱了。他把他的肘節放在棹上，把頭靠在手上。他彷彿完全把薩米陀夫忘記了似的。沉默支持了好久。

「你爲什麼不喝你的茶？冷了，」薩米陀夫說道。

「什麼！茶？哦，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喝了一口茶，放一塊麵包在嘴裏，於是忽然望了薩米陀夫一下他彷彿記起了一切事情，把自己心定下。同時他的臉孔又作出原來的嘲弄的表情。他繼續着喝茶。

「近來這些犯罪有許多，」薩米陀夫說道。「就是日前，我在莫斯科新聞報上看見，有一夥假造錢幣的在莫斯科被捉住了。那是一個整個的團體。他們造假票子。」

「哦，但是那是在好久以前了！我在一個月以前看見的，」拉思科里涅珂夫

鎮定地答道。「可見你認他們是犯人了，不是麼？」他微笑着繼續說。

「自然他們是犯人嘍。」

「他們？他們是小孩子，傻子，並不是犯人！試想，有五十人爲着這樣的一個目的結合——什麼一種意思！三個便太多了，那麼他們要彼此相信甚於相信自己！一個人只消在酒醉時洩露了祕密，事情便完全失敗了。傻子！他們僱用不可信任的人去兌換銀票——這麼一件事情托給一個偶遇的生人去辦？唔，讓我們假定這些傻子成功了，每人賺了一百萬，他們今後一輩子將如何呢！每人的一生都彼此牽連！不如立刻上吊吧！而且他們又不知道銀票如何兌換法；在銀行裏兌換，那個人拿到五千塊盧布，他的手發戰了。他數了頭四千，但是並沒有數第五千——他那麼急忙要把錢裝在口袋裏就跑。自然他引起了疑心。整個的事情因爲一個傻瓜便失敗了！可以這樣麼？」

「你說他的手發戰麼？」薩米陀夫說道，「是的，那是十分可能的。我覺得十分確信那是可能的。有時人忍不住。」

「那忍不住麼？」

「怎麼，那你忍得住麼？不行，我可不行！爲着一百塊盧布去遭那樣的一個怕人的經驗！拿着假票到銀行去，在那里他們的職務便是要認出那種東西的！不行，我怕沒有做那件事的胆量。你有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極想「伸舌頭」。戰慄不住從他的脊背傳下去。

「我要做得不同哩，」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口說得很遠。「我要這樣兌換銀票：我要把頭一千來回數三四次，每張票子都看一看，於是我才開始數第二千；我要把那數完一半，於是便抽出一張五十塊盧布的票子到亮跟前，於是翻過來，於是又把牠拿到亮跟前——看看是不是一張好票子？「我害怕」，我要說，「我的一個女親戚日前因爲一張假票子損失了二十五塊盧布，」於是我便要把那全部的故事告訴他們。那麼就開始數第三千啦，其實，不然，我彷彿在那第二千第七百裏數錯一次，有些懷疑。因此我便把第三千放下，回頭數第二千，如此到底。當我數完的時候，我要從第五千裏擇出一張，從第二千裏擇出一張，再把牠們拿

到亮前，再要求「請把牠們換一換」，把會計員麻煩得不堪，他就不知道如何擺脫我。當我弄完了，就該出去了，其實，不然，我又轉回來，請他解釋某一件事。若是我，我就是那樣做的。」

「哈，你說的是多麼可怕的話呀！」薩米陀夫大笑着說道。「但是那都不過是空談而已。我敢說，到見諸事實的時候，你便溜了。我相信即使是一個幹慣的拚命的人都不能永遠信賴自己，你我更不行了。就拿靠近家跟前的一個例子——那老女人在我們這區裏被謀殺了來講吧。那兇手彷彿是一個拚命的漢子，他在大天白日冒着一切的危險，被一個奇蹟救了——但是他的手也打戰。他搶劫得並不高明，他支持不住。那是明顯的，可以從……」

拉思科里涅珂夫彷彿生氣了似的。

「明顯的？那麼你爲什麼不把他捉住呢？」他喊道，惡狠狠地譏諷薩米陀夫。

「唔，他們要把他捉住的。」

「誰？你麼？你以爲你能把他捉住麼？這是你的一樁難活！對於你要緊之點

是看一個人在化大錢不。若是他沒有錢，忽然開始揮霍，他一定就是那人了。那麼任何小孩都能引你走錯路的。」

「不過，事實上他們總是那樣的，」薩米陀夫答道。「一個人冒生命的危險，犯了一次刁狡的謀殺的事，於是立刻他便到酒館去喝酒。他們被捉住正在化錢的時候，他們並不都像你那麼刁。自然，你是不會到一個酒館去的吧？」

拉思科里涅珂夫皺着眉毛，凝視着薩米陀夫。

「你彷彿高興這回事，並且還想知道我在那種情形中當如何自處，是不是？」他不高興地問道。

「我想知道，」薩米陀夫堅決地嚴肅地答道。他開始非常嚴肅地說着並且望着。

「非常想麼？」

「非常想——」

「那麼就是了。我當這麼自處的，」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口說，又把自己的臉



緊靠近薩米陀夫的臉，又注視着他，低聲小語的說，因此後者這次甚至發抖起來了。「我當這樣辦的。我當拿錢和首飾，我當從那里走出來，照直往左近只有板壁的空地，差不多任何人都沒有，什麼菜園或那一類的地方。我當預先看出那里有一塊百磅或百磅多重的大石頭，要在建造房屋的時候便放在那拐角的。我要把大石推開——那下面應該有一個坑，我要把首飾和錢都放在那洞裏。於是我便把大石頭推轉回原處，因此看來還和先前一樣，我再用腳踩按，然後才走開。有一兩年、或者三年，我都不摸牠。唔，他門可以搜查吧！一點痕跡都沒有。」

「你是一個瘋子，」薩米陀夫說道，不知什麼緣故他也低聲小語地說，忽然躲開拉思科里涅珂夫。他的眼睛發亮；他臉色變得灰白的可怕，他的上唇抽動着，顫抖着。他極力躬下腰緊靠近薩米陀夫，他的雙唇開始不發一語地抽動着，這樣支持了有半分鐘；他知道他自己在作着什麼事，但是不能約束自己。那些可怕的話在他的雙唇上顫動，有如那時的門門在門上似的；再一會就要弄斷了，只要放鬆一點，他就要說出來的！

「若是我謀殺老女人和理薩威泰又怎麼樣呢？」他忽然說道，而且——確實知道自己所說的話。

薩米陀夫粗野地看着他，臉色變得像棹布一般白。他的臉帶着一陣歪扭的笑容。

「但那是可能的麼？」他無力地說道。拉思科里涅珂夫忿怒地看着他。

「承認你原來是相信那件事吧，是的，你原來是相信的吧？」

「一點也不相信！我現在更不相信了，」薩米陀夫趕緊說道。

「我把我的麻雀捉住了！如果你「現在更不相信了」，那麼你先前是有點相信了吧？」

「絲毫也不對，」薩米陀夫顯然煩惱了，喊道。「你是漸漸說到這話嚇我麼？」

「那麼你是不相信了？當我走出警察所的時候，你們在我背後談論些什麼話？放礮中尉爲什麼在我發暈後詢問我呢？嘿，這里，」他向酒保喊，站起來拿

着帽子，「多少錢？」

「三十個戈貝克，」後者答着，跑上來。

「這裡是三十個戈貝克酒錢。看好多錢！」他把他的發抖的手伸出給薩米陀夫看，手裏放着票子。「紅色票子和藍色票子，二十五塊盧布。我從那里弄來的？我的新衣服從那裏來的？你知道我一個戈貝克都沒有。你們盤問了我的女老板，我相信……唔，得了！Assez Cause（說夠了）！再見！」

他出去了，由於一種劇烈的歇斯迭里的感覺，渾身發抖，在這種感觸中有着忍不住的愉快的成分。然而他還是抑鬱而且倦乏得要命。他的臉孔好像害急病後一般地歪扭着。他的疲乏迅速地加增。一種刺激的感覺立刻便使他的力量興奮，但是當刺激轉弱的時候，這些力量又一般快地衰退了。

薩米陀夫剩下自己一人，在原地方坐了好久，深沉地思索着。拉思科里涅河夫不知不覺地在他的腦中某一點上打了一個轉，並且決定了他的意見。

「伊利亞·彼得羅維支是一個呆子，」他決定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幾乎還沒有打開酒館的門，他便在台階上碰着拉如密亨了。他們直到彼此幾乎相撞的時候，才彼此看見。他們站着彼此上下對看了一會。拉如密亨大大地發驚，於是忿怒，真正的忿怒，在他的眼中厲害地閃射着。

「原來你在這里呀！」他整個喉嚨地喊道——「你從你的床上跑開！我却在沙發底下找你哩！會跑到樓頂上找你。我幾乎爲着你打那思秦莎。原來他在這里。羅提亞！這是什麼意思？把完全的實情告訴我！自己說吧！你聽見麼？」

「這意思是我對於你們一切都討厭死了，我想自己在一個地方，」拉思科里涅珂夫鎮定地答道。

「自己在一個地方！在你不能走路的時候，在你的臉像白紙一般白而且喘着氣的時候！混蛋！……你在水晶宮作什麼？立刻自己說出來！」

「隨我吧！」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要從他旁邊走過去。這使拉如密亨發瘋了；他用力地把他的肩膀抓住。

「隨你去？你敢向我說隨你去麼？不知道我立刻就要怎麼處置你麼？我要把

你抓起來，把你捆成一個包袱，把你夾在腋下帶回家去，把你鎖起來！」

「聽我說，拉如密亨，」拉思科里涅珂夫安靜地開言道，顯然心平氣和的——「你看不見我並不需要你的恩惠麼？你真是懷着一個奇怪的願望，要施恩惠於一個……一個覺得那些恩惠討厭而很難忍受的人！你爲什麼在我起初病的時候把我找出來呢？或者我是非常高興死的。我今天不是十分明白地告訴你，說你磨難我，說我……討厭你！你專想磨難人！我向你老實說，這一切都嚴重地礙我復元，因爲那不住地觸怒我。你看饒塞毛夫剛才走開了，避免觸怒我！你也莫管我吧，行好吧！實在，你有什麼權利強迫阻攔我呢？你看不出我現在說話完全有理性麼？我，我如何能勸你莫要以你的恩惠逼害我呢？我可以是忘恩負義，我可以是下流，但願你們隨我吧，好好，住手吧！住手吧！住手吧！」

他起初心平氣和地說，預先玩味着他所要發的惡狠的辭句，但是在一陣瘋狂中喘着氣把話說完了，如同他先前對於盧辛的情形一樣。

拉如密亨站了一會，想一想，把手放下來了。

「唔，那麼滾你的吧，」他低聲地懇思地說道。「站住，」他突然咆哮道，那時拉思科里涅珂夫就要走，——聽我說，讓我告訴你，你們全是一羣空談的說大話的傢伙！只要你有任何小困難，你便苦苦地老想着，像一隻母雞抱雞蛋。而且甚至在那方面你們也是剽竊的人！在你們身上就沒有一點獨立生存的跡象！你們是鯨魚油作的，你們血脈中有的是乳漿，却沒有血液。你們中任何人我都不相信！所有你們一班人，在各方面，頭一件事情就是不像一個人！站住！」他看見拉思科里涅珂夫又要動，便加倍忿怒地喊道——「聽我說完！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要開一個遷居宴會，或許他們現在已經到了，但是我留着我的伯父在那里——我剛才跑進去——接待客人們。如果你不是一個傻瓜，一個庸俗的傻瓜，一個完全的傻瓜，如果不是發外國脾氣……你看，羅提亞，我認爲你是一個聰明人，然而你却是一個傻瓜！——如果你不是一個傻瓜，你今晚便要到我家來，而不是大街上把你的靴子磨破，你既然出門了，那也沒有法子！我要給你一張舒服的安樂椅坐，我的女房東有一張……給你一杯茶，友伴……。或者你可以躺在沙發上——

無論如何你要和我們在一塊的……饒塞毛夫也要到那里去的。你去麼？」

「不去。」

「胡——胡說！」拉如密亨不耐煩地喊道。「你如何知道？你不能替你自己回答！你一點也不明白。……千萬次我竭力和人家爭執，但是以後又跑回到他們那里去了。……人覺得害羞，於是又回到人家那里去！那麼，記住，坡金珂夫的住宅，第三層樓。……」

「拉如密亨君，我相信你因為要施恩惠，寧願任何人打你一頓的。」

「打誰？我麼？祇要有這種念頭，我就把他的鼻子扭掉！坡金珂夫的住宅。」

巴布希金的那層樓房，四十七號。……」

「我不去，拉如密亨！」拉思科里涅珂夫轉身走了。

「我打賭你是去的，」拉如密亨在他後面喊道。「如果你不去，我不願認識你了！站住，嘿，薩米陀夫在那里麼？」

「在那。」

「你看見他麼？」

「看見了。」

「和他談話沒有？」

「談了。」

「談什麼？可惡，那麼你不必告訴我了。坡金珂夫的住宅，巴布希金的那層樓房，四十七號，記住！」

拉思科里涅珂夫往前走，轉彎到花園街去。拉如密亨在他後面沉思地看着。於是把手一揮，他便走進來，但是在石階上突然站住了。

「可惡，」他幾乎大聲地繼續說道。「他說得很懂事的，但是……我是一個傻瓜！好像瘋子說話不懂事似的！這正是饒塞毛夫所害怕的事。」他用手指敲他的前額。如果……我怎麼能讓他獨自走了？他可以投水自溺的……呵，好一個大錯！我不能。」他回頭跑去追拉思科里涅珂夫，但是並不見他的踪跡。他咒罵一聲快步地回到水晶宮來詢問薩米陀夫。



拉思科里涅珂夫照直往X橋走去，在橋中間站着，兩隻肘節靠在欄杆上，向遠方凝視。和拉如密亨分手以後他覺更十分軟弱，他幾乎走不到這個地方。他渴望在大街上什麼地方坐下或躺下。他躬身臨水，機械地凝視着落日的最後的粉紅色的閃光，凝視着一排房屋在暮色蒼茫中變黑暗了，凝視着左岸上的一個遠遠的樓頂窗戶，在落日的最後光芒中好像火燄似的閃爍，凝視着河裏漸漸黑暗的水，他彷彿非常注意地凝視着這水。最後，一些紅的圓圈在他的眼前打轉，房屋彷彿在動着，行人呀，河岸呀，馬車呀，都在他的眼前跳着舞。他忽然抖了一下，或者又是被一個生野的討厭的景像救了他，使他不至於暈倒。他覺出有人在他右邊站着；他一看，原來是一個高高的女人，頭上戴着包頭布，臉孔細長，面黃，消瘦，眼睛發紅，往裏凹。她直瞅着他，但是顯然她看不見什麼東西，認不出任何人。她忽然把右手扶在欄杆牆上，把右腿舉過欄杆，於是把左腿舉過去，就跳下河去了。污水響着，立刻便把這犧牲品吞下去，但是過一分鐘，淹死的女人又漂上水面來了，慢慢地隨水向下流，她的頭和腿在水中，背朝上，她的裙子脹大變

像一個枕頭似的。

「一個女人淹死了！一個女人淹死了！」幾十人的聲音喊着；人們跑來，兩岸擁擠着，觀看的人，在橋上人們在拉思科里涅珂夫四邊護擁着，在他後面擠上來。

「可憐哪！這是我們的阿夫洛塞尼亞！」一個女人在離他不遠的地方哭喊着。「可憐哪！救她呀！行好的人呀，把她拉上來！」

「船，船！」人羣中喊道。但是無須乎船；一個巡警從台階上往河邊跑去，把大衣和靴子扔在一邊，跑到水裏去。這件工作並不費力：她漂到離台階兩步遠的地方，他用右手抓住她的衣服，左手抓住一根棍，這是一個同伴伸給他抓的；淹死的女人立刻便被拉上來了。他們把她放在堤壩的青石路上。她不久便恢復了意識，抬頭，坐起來，開始噴嚏，咳嗽，無意義地用手擦她的濕衣服。她什麼話也不說。

「她醉暈了，」同時一個女人聲音在她旁邊痛哭道。「她暈了。日前她要上

吊，我們把她救了下來。我剛才跑出來到店舖上，留我的小女孩看着她——然而他又出禍了！她是一個女老板，先生，一個女老板，我們緊靠近住着，從頭數，第二個人家，看那邊……。」

羣衆散開了，警察還照舊圍繞着那女人，有人喊着警察所。……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種冷淡和漠然的奇異感覺張望着。他覺得討厭。「不行，那討厭……水……那不十分好，」他自言自語道。「沒有什麼結果的，」他繼續說道，「等也是沒有用的。警察辦公處怎麼樣呢？……薩米陀夫爲什麼不在警察辦公處呢？警察辦公處十點鐘才關門。……」他轉身用背向欄杆，往四下望。

「那麼很好！」他決然說道；他離開橋，向警察辦公處的方向走去。他的心覺得空洞。他並不願想。就連他的抑鬱也消失了，現在連他動身時「要把這事完全結束了」所帶的勇氣一點都沒有了，接着來的是完全的冷漠。

「唔，這是一條出路！」他想，沿着河岸慢慢地無精打彩地走着。「無論如何我要告一結束，因爲我要……。但是這是一條出路麼？這有什麼關係！一碼空

地是要有的——哈！但是什麼一個結果呢！這真是結果麼？我告訴他們還是不告訴他們呢？唉……該死！我是何等疲乏呵！但願我能找個地方立刻坐下或躺下！我所最害臊的就是如此拙笨！但是那我也不管了。多麼癡呆的思想進到腦子裏來……。」

要到警察辦公處，他必須照直往前去，第二次轉彎向左走。只有幾步路遠。但是他在頭一次轉彎的時候忽然站住了，想了一分鐘，轉入旁邊一條小街，他走了兩條不順路的大街，大概是並沒有什麼目的，或者大概是要耽擱一分鐘，遷延時間。他走着，眼望着地下；忽然有人彷彿在他的耳中私語，他抬起頭來，看見他自己正站在「那住宅」的大門前。他自從「那天晚上」以後，就沒有經過這裏，沒有走近這裏。

一種不可抗拒的不可思議的願望使他往前去。他走進那住宅，經過院落，而後往右邊第一道入口，開始順着熟悉的樓梯上到第四層樓去。窄而陡的樓梯是很黑暗的。他在每層梯頂站住，好奇地四下望。在頭一層梯頂上，窗戶完全安上木

格了。「那時並不是這樣的，」他想。這裡是第二層樓房，尼古拉和特密忒里曾在這裡作活。「房屋關閉起來了，門是新油漆的，那麼這是要出租了。」於是來到第三層……和第四層。「這裡！」他看見這層樓房門大開着，他迷惑了。那里有人，能以聽見話聲；這是他絕對沒有料到的。經過短期的躊躇之後，他上了最後的幾步樓梯，於是到樓房裏去了。

這也正在修理；裏面有工人，這彷彿把他嚇住了。他本猜想他將看見一切東西都像他離開那時一樣，甚至，或許屍體還在地板原地方放着！然而現在呢，光光的牆，並沒有家具；這真奇怪呀。他走到窗前，在窗臺上坐下。有兩個工人，都是年輕漢子，一個年紀比較大些，另一個却年輕得多。他們正在用一種新的帶着淺紫色花的白紙糊牆，以代替從前的破舊的黃紙。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知爲着什麼緣故，對於這非常不喜歡；他不高興地看着新的糊牆紙，好像一切都這樣地改變了，覺得可惜似的。

工人們顯然是逗留得超過他們的時間了，此刻他們正趕緊把他們的紙捲起

來，準備回家。他們並沒有注意拉思科里涅珂夫走進來。他們正在談論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抱着兩臂傾聽着。

「她在早晨到我那里去，」年長者向年輕者說道，「很早，穿的闊闊氣氣的。」「你爲什麼梳洗打扮嗎？」我說。從今以後「我願做任何事情使你歡喜，提特·瓦西里支！」就是這麼樣！她簡直照着時裝雜誌裝扮起來！」

「時裝雜誌是什麼？」年輕者問道。他顯然是認爲那一位是「師傅」。

「時裝雜誌是許多圖畫，有顏色的，每禮拜六寄到裁縫這里來，從國外郵寄來的，指示人們如何裝束，男的和女的都有。那都是圖畫。男人們大半穿皮上衣，至於太太小姐們服裝呢，那是超乎你所能猜想的任何東西的。」

「在彼得堡你沒有東西找不到！」年輕者狂熱地喊道，「除開父親和母親而外，各種東西都有！」

「除開他們而外，各種東西都找得到，老弟，」年長者簡單明瞭地說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站起來，往別一間房屋去了，那房裏會放着保險箱，床，和

帶抽屜的櫃櫥；這房間在他看來好像很小，裏面沒有家具。牆紙是原樣的；牆角的紙顯出聖像的架子曾放在那里過。他對那看一看，向窗戶走去。年長的工人斜眼看着他。

「你有什麼事？」他忽然問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答話，走到過道去拉鈴。同樣的鈴兒，同樣的鈴聲！他拉了兩次，三次；他聽着，回想起來。他以前的痛苦的可怕那種感觸，開始越發越發鮮明地活現地記起了。每拉一次鈴他就發抖，這使他越發越發覺得舒適。

「唔，你有什麼事？你是誰？」那工人喊着，走出來到他跟前去。拉思科里涅珂夫又走進去了。

「我想租一層樓房，我看一看。」

「夜晚上不是租房子的時候，而且你應當和看門人一同上來。」

「地板洗了，將來油漆不？」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說道。「沒有血麼？」

「什麼血？」

「怎麼，老女人和她的妹妹都在這裡被謀殺了。這裡有一大灘血哩。」

「但是你是誰？」那工人不安的喊道。

「你問我是誰麼？」

「是的。」

「你想知道麼？到警察所來，我告訴你。」

那工人驚奇地看着他。

「是我們走的時候了，我們已經遲了。走罷，亞利阿希加。我們一定要鎖門，」年長的工人說道。

「嗯，走罷！」拉思科里涅珂夫漠然地說着，先出來，他慢慢走下樓去。「嘿，看門的！」他在門口喊道。

有幾個人在入口站着，看着行人，兩個看門人，一個鄉下女人，一個穿着睡衣的小商人，和幾個別的人。拉思科里涅珂夫照直到他們跟前去。

「你有什麼事？」一個看門人問道。



「你到警察所去過麼？」

「我剛才在那里。你有什麼事？」

「那里在辦公麼？」

「自然嘍。」

「副所長在那里麼？」

「他有一個時候在那里。你有什麼事？」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作答話，只在他們旁邊站着，出神的想着。

「他曾看過房子，」年長的工人說着，向前走來。

「那層樓房？」

「我們在作活的那層。」你們爲什麼把血洗掉呢？」他說，「這里有過一度謀殺，我是來租房的。」他開始按鈴，幾乎把門鈴弄毀了。「到警察所來，」他說，「我在那里把一切事情告訴你。」他纏着我們。」

看門人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皺着眉毛，迷惑了。

「你是誰？」他更加威嚴地喊道。

「我是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拉思科里涅珂夫，先前是一個大學生，我住在希爾的住宅，離這不遠，樓房十四號，問看門人，他知道我。」拉思科里涅珂夫用一種懶懶的出神似的聲音說出這一切話，並不扭頭，只是注意地看着漸漸黑暗下去的大街。

「你爲什麼到那層樓房去？」

「看一看。」

「有什麼可看的？」

「直接把他帶到警察所去吧，」穿着睡衣的那人突然插口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眼一斜，注意看着他，用同樣的低低的懶懶的聲調說道：

「去罷！」

「是的，帶住他！」那人更氣壯地繼續說道。「他爲什麼想那回事，他是什麼用意？」

「他不是喝醉了，那只有天曉得，」那工人喃喃道。

「但是你有什麼事呢？」門房又喊道，開始真正地發怒了——「你爲什麼逗留著？」

「那麼你們怕去警察所吧？」拉思科里涅珂夫譏諷地向他說道。

「怎麼怕牠？你爲什麼逗留著？」

「他是一個無賴！」鄉下女人喊道。

「爲什麼費工夫和他談論？」另一個看門人喊道，他是一個碩大的粗人，敞披着一件上衣，腰帶上掛着一些鑰匙。「滾吧！他是一個無賴，沒有錯的。滾吧！」

他抓住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肩膀，把他推到大街上去。他往前倒去，但是站住了脚。無語地望了望所有的旁觀的人，便走開了。

「奇怪的人！」那工人說道。

「現今人變得奇怪了，」那女人說道。

「你本當把他帶到警察所去。」

「不如不理他，」高大的看門人決定道。「一個照例的無賴！那正是他所想的哩，你可以相信的，但是一次惹了他，你便脫不脫他了。……我們知道那類人！」

「我往那里去還是不去呢？」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他在十字街頭的路當中站着，往四下望，好像期待什麼人給他最後一句話似的。但是沒有聲音反應，一切都是像他所在上面走的石頭似的死寂，對於他是死的，對於他一人是。……忽然在街的盡頭，離有二百碼遠，在暮色蒼茫中，他分辨出一羣人，並聽見談話與叫嚷。在人羣當中停着一輛馬車。……一道光亮在街心閃耀。「什麼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向右轉，到人羣跟前去。他彷彿抓住了一切事物，並且冷然地微笑，因為他完全決定往警察所去，知道不久這件事便要結束了。

## 第七章

「輛講究的馬車停在街心，前面有一對精神煥發的灰色的馬；車裏並沒有人，馬車夫從他的車箱下來了，在車旁站着：把馬勒住。……一大羣人聚攏着，警察在前面站着。其中有一個人拿着一個燈籠，照着靠近車輪躺着什麼東西。人都談論着，呼喊着，察看着；馬車夫彷彿迷混了，不住地重複說道：

「多麼倒霉！天簫，多麼倒霉！」

拉思科里涅珂夫極力往裏擠，最後得見騷動和好奇的對象了。一個被車壓倒了的人，顯然失了知覺的在地上躺着，滿帶着血；他穿的雖壞，但衣服是「高尚的」。血從他的頭上和臉上流，他的臉被壓壞了，殘破了。他顯然是傷得厲害。

「天老爺！」馬車夫慟哭道，「你叫我怎麼辦呢？如果我趕車急跑，不向他

曠，那還可說，但是我是安靜地趕着，並不匆忙。人人可以看見我正像別人一樣地走着。一個喝醉的人不能走直路，我們都知道！……我看見他從大街上穿過，搖搖擺擺的，幾乎跌倒了。我嘆了一遍，嘆了兩遍，三遍，于是我把馬勒住，但是他照直倒在馬蹄下！不是他故意那樣，便是他大醉了。……馬兒小，容易受驚。牠們驚跳，他呼喊起來……那使牠們更糟。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就是那樣的，」人羣中有一个人聲證實道。

「他嘆了，那是真的，他嘆了三遍，」另一個人聲言道。

「是三遍，我們都聽見了，」第三個人喊道。

但是馬車夫並不十分沮喪，驚嚇。顯然的，馬車是屬於一個有錢的重要的人物的，他正在什麼地方等着車哩；警察們自然是很關心着，怎樣了結剛剛發生的這件事。他們將要做的，便是把受傷的人抬到分所和醫院去。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

這時拉思科里涅珂夫擠進去，便躬下身子更接近他。燈籠忽然照亮那不幸的

人的臉孔。他認出他是誰了。

「我認識他，我認識他！」他喊着，往前面衝去。這是一個退職的九品文官瑪爾美拉陀夫。他就在這左近，珂色爾的住宅裏住。……趕快找醫生來！我給錢，看。」他從口袋裏把錢掏出來，給警察看。他是在一種驚人的激動中。

警察高興找出來是誰了。拉思科里涅珂夫交了他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熱心得彷彿這是他的父親一般，他勸說警察們把失去知覺的瑪爾美拉陀夫快些抬到他的寓所去。

「就在這裏，離三個住宅遠，」他熱切地說，「是一個有錢的德國人珂色爾的住宅。他現在正是回家，無疑地是喝醉了。我知道他……，他是一個酒徒……。他在那里有一個家庭，一個妻，小孩子們，和一個女兒。……把他送到醫院去，那就費時間了，在那住宅裏便有一個醫生的。我給錢，我給錢！至少他在家裏有人侍候……她們立刻就要扶持他的。否則在你們沒有把他弄到醫院之前，他便要死了。」

他甚至來不及偷偷地把錢塞到警察的手裏；這樣來做是明顯的，當然的，無論如何，救護在這里是更近些的。他們把受傷的人抬起來；人們自動來幫忙。珂色爾的住宅離有三十碼遠。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後面走着，小心地扶着瑪爾美拉陀夫的頭，指着路。

「這里，這里！我們必須把他的頭向上抬上樓，轉彎！對啦！我給錢，我不讓你們白忙的，」他喃喃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還照她每逢空閑的常例，又開始在她的小小的房間裏，從窗戶到火爐這樣來回地走着，抱着雙臂，自言自語着，咳嗆着。近來她開始更常和她大女兒波崙加談話，她是十歲大的小孩，雖說有許多她都不懂，却很懂得她的母親需要她，因此她總是用她的聰明的大眼睛注視着她，竭力顯出懂得的樣子。這時波崙加在替她的小弟弟脫衣服，他一天都不舒服，好讓他上床睡覺。這孩子等她來把他的汗衫脫掉，這是必須在夜裏洗的。他在椅子上挺直坐着不動，臉孔沉默嚴肅，兩腿向前直伸併在一起，脚跟朝外，脚尖分向兩旁。他聽



人的臉孔。他認出他是誰了。

「我認識他，我認識他！」他喊着，往前面衝去。這是一個退職的九品文官瑪爾美拉陀夫。他就在這左近，珂色爾的住宅裏住。……趕快找醫生來！我給錢，看。」他從口袋裏把錢掏出來，給警察看。他是在一種驚人的激動中。

警察高興找出來是誰了。拉思科里涅珂夫交了他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熱心得彷彿這是他的父親一般，他勸說警察們把失去知覺的瑪爾美拉陀夫快些抬到他的寓所去。

「就在這裡，離三個住宅遠，」他熱切地說，「是一個有錢的德國人珂色爾的住宅。他現在正是回家，無疑地是喝醉了。我知道他……，他是一個酒徒……。他在那里有一個家庭，一個妻，小孩子們，和一個女兒。……把他送到醫院去，那就費時間了，在那住宅裏便有一個醫生的。我給錢，我給錢！至少他在家裏有人侍候……她們立刻就要扶持他的。否則在你們沒有把他弄到醫院之前，他便要死了。」

他甚至來得及偷偷地把錢塞到警察的手裏；這樣來做是明顯的，當然的，無論如何，救護在這里是更近些的。他們把受傷的人抬起來；人們自動來幫忙。珂色爾的住宅離有三十碼遠。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後面走着，小心地扶着瑪爾美拉陀夫的頭，指着路。

「這里，這里！我們必須把他的頭向上抬上樓，轉彎！對啦！我給錢，我不讓你們白忙的，」他喃喃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還照她每逢空閑的常例，又開始在她的小小的房間裏，從窗戶到火爐這樣來回地走着，抱着雙臂，自言自語着，咳嗽着。近來她開始更常和她大女兒波崙加談話，她是十歲大的小孩，雖說有許多她都不懂，却很懂得她的母親需要她，因此她總是用她的聰明的大眼睛注視着她，竭力顯出懂得的樣子。這時波崙加在替她的小弟弟脫衣服，他一天都不舒服，好讓他上床睡覺。這孩子等她來把他的汗衫脫掉，這是必須在夜裏洗的。他在椅子上挺直坐着不動，臉孔沉默嚴肅，兩腿向前直伸併在一起，脚跟朝外，脚尖分向兩旁。他聽

着他的母親向他的姊姊說什麼話，完全不動的坐着，鼓着嘴，大睜着眼睛，正如所有的聰明的小孩子在他們被脫衣上床睡覺的時候，一定那樣坐着的。一個比他還小的女孩，完全是穿着破衣服，在屏風跟前站着，等着自己的次序。往樓梯上的門在開着，稍稍解救他們少薰些煙草的雲霧，那是從別的房間吹進來，使這可憐的患肺癆病的女人一陣一陣長時間地難受地咳嗽。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彷彿在這個星期內變得更瘦了，她臉上的癆病的紅暈比原來更鮮明了。

「你不相信，你也想不到的，波崙加，」她說着，在房中來回走着，「在我們爸爸家裏我們過着什麼一種幸福的闊綽的生活，這個酒鬼怎樣把我，並且要把你們都糟塌了！爸爸是一個廳長，離省長已經不遠；因此只差一步，來看他的人就會說，「我們把你當作我們的省長，伊凡·米哈羅維支！」當我……當……」她劇烈地咳嗽，「呵，可詛咒的生活呀，」她喊道，清着嗓子，用手按着胸膛，「當我……當最後一次跳舞會的時候……在司令家裏……公爵夫人伯色麥麗看見我——她在你的父親和我結婚的時候，給我祝福，波崙加——她立刻問道「那不是

在畢業典禮時跳披肩舞的漂亮女子麼。」（你一定要把那裂縫補好，你一定要拿針照我所指示你的那樣織補，否則明天——咳，咳，咳，——他要把那洞弄得更大，」她費力地喊着。）王爺斯契各里思珂是一個侍臣，他那時剛從彼得堡來……他和我跳「馬如卡」，於是第二天便要跑來向我求婚；但是我用恭維的話感謝了他，告訴他我的心早已屬於別人了。那個別人就是你的父親，波尼亞；你爸爸當時很生氣。……水預備好了沒有？把汗衫給我，還有襪子！麗達，」她向最小的一個說道，「你今夜必須將就着不穿襯衫睡……把你的襪子一同拿出來……我把牠們放一塊洗。……怎麼一回事，這個醉鬼還不回來呢？他穿汗衫一直穿到像一塊揩布，完全扯破了……。我要都放一塊洗，免得一連兩夜來受罪！呀呀！咳，咳，咳，咳！又是的！這是什麼一回事？」她喊着，看見一羣人在過道中，和往他房裏擁來的人們，抬着一件重物。「這是什麼？他們抬什麼來？天爺！」

「我們把他放在哪里呢？」巡警問道，往四下看，那時失了知覺，滿帶着血

的瑪爾美拉陀夫被抬進來。

『放在沙發上！把他直放在沙發上，別這邊放，』拉思科里涅珂夫指示着。

『在路上被馬車壓倒了！喝醉了！』有人在過道上喊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站着，臉變白了，喘着氣。孩子們都嚇住了。小麗達呼號起來，跑到波崙加跟前去，抓住她，渾身發抖。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瑪爾美拉陀夫放躺下，便跑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跟前去。

『爲着上帝的緣故，放安靜吧，莫要驚慌！』他迅速地說道，『他從路上經過，被一輛馬車壓倒了，莫要驚慌，他要蘇生過來的，我吩咐他們把他送到這裏來的……我已經到這裏來過，你記得麼？他要蘇生過來；我給錢！』

『他這次算把命送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絕望地喊道，她奔向她的丈夫跟前去。

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便看出來她並不是那些容易暈倒的女人們中的一位。她

立刻放一個枕頭在這不幸的人的頭下，這是誰也沒有想到的，她並且開始給他脫衣服，察看着，她支持着勇氣，忘記自己，咬着顫抖的雙唇，抑止那就要從她口中發出的呼號。

拉思科里涅珂夫同時勸了一個人跑去找醫生。原來有一個醫生，隔一個門就是的。

「我已派人去找一個醫生來，」他不住地向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確切地說，「莫要著急，我給錢。沒有水麼？……給我一條手帕或手巾，無論什麼，快一點。……他受傷的情形還不知道怎麼樣呢……他傷了，但沒被撞死，相信我。……我們且看醫生怎樣說吧！」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跑到窗戶跟前；在那里房角一張破椅子上，放着一大瓦盆水，預備夜里洗她的孩子和丈夫的襯衣的。這種洗溜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至少一星期要在夜晚忙兩次，有時還要多些。因為這人家竟到了這樣一步田地，他們實際上就沒有襯衣更換，然而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受不了不乾淨，她

不願看家裏醜態，寧願夜間使自己筋疲力竭，當其餘的人都睡熟的時候，超過自己的力量去勞作，好把濕的襯衣掛在繩上，早晨便乾了。她受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請求，把那盆水端起來，但是幾乎和盆一起跌倒了。但是後者已經找到了一條毛巾，把牠弄溼，開始把血從瑪爾美拉陀夫的臉上洗去。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在一旁站着，艱難地呼吸着，用手按着胸膛。她自己也需要扶持。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始認為他叫把受傷的人送到這里來，或許辦得不到。警察也躊躇地站着。

「波崙加，」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跑到索尼亞那去，趕快。若是你看她不在家，留話說她的父親被車壓傷了，要她立刻就到这里來……當她回來的時候。快點，波崙加！這里，把披肩披上。」

「拚命快跑！」坐在椅上的小男孩忽然喊道，在那以後他又恢復原來沉默的嚴肅，睜大着眼，脚跟往前伸，脚尖向兩旁。

這時房里完全充滿了人，連一個蘋果都沒有落地的空隙。警察都走了，只剩

下一個，他暫時留下，努力把那些從樓梯進來的人趕出去。幾乎所有列沛惠克色里夫人的房客都從這層樓的內室裏湧出來；起初他們都一塊擠在門口，但是以後他們擠滿到房裏來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勃然大怒。

「至少你們可以讓他平平安安地死吧，」她向人羣嚷叫道，「這是一台戲給你們看的麼？還抽着香煙哩！（咳嗆，咳嗆，咳嗆！）你們也可以戴着帽子進來！……正有一人戴着帽子哩……滾開！至少你們應當尊敬死人！」

她的咳嗆壅塞了她的氣息——但是她的威嚇並非無效。他們站着顯然有些怕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房客們一個跟一個擠回到門口去，帶着一種內心的滿足的感情，這是當着一件忽然發生的災禍之前可以觀察出來的，即使是犧牲者最親最近的人都是那樣，這種奇異的感覺沒有一個活着的人能免得掉，甚且不管他對死者的最真誠的同情和憐憫。

不過外面的人聲被聽見了，講着醫院，並且說他們不應該在這里騷擾。

「也不應該死！」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她向門前衝去，要向他們



出氣，但是在門口面對面地撞見列沛惠克色里夫人了，她剛聽說不幸的事，便跑進來恢復秩序。她是一個特別愛吵架而且不守規矩的德國女人。

「唉，我的天爺呀！」她喊道，拍着手，「你的丈夫喝醉了，馬踩了！同他一起到醫院去吧！我是女房東！」

「亞瑪利亞·留得韋各夫那，我求你把你所說的話想一想，」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傲慢地開言道（她對於女房東總是帶着傲慢的語調好使她可以「記住她的地位」，就是此刻她都不能不給自己這種滿足。）亞瑪利亞·留得韋各夫那……」

「我先前曾告訴過你一次，你敢叫我亞瑪利亞·留得韋各夫那；是我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

「你並不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乃是亞瑪利亞·留得韋各夫那，因為我並不是你那些卑鄙的阿諛者們中的一個，像萊比綏亞利珂夫君，他此刻正在門後大笑哩，（一陣大笑和一陣「她們又吵起來了」的喊聲，確實在門口可以聽見）所以我將永遠喊你亞瑪利亞·留得韋各夫那，雖說我並不明白你爲什麼不喜歡那個名

字。你自己看得見，塞米昂·沙哈羅維支發生什麼事；他就沒死了。我請求你立刻把那扇門關上，不讓一個人進來。讓他至少要平平安安地死！不然我警告你，明天總督本人就要知道你的行爲的。公爵在我做姑娘時候就認識我；他很記得塞米昂·沙哈羅維支，他時常做了他的恩人。每人都知道塞米昂·沙哈羅維支有許多朋友和維護者，他由於一種高貴的驕傲把他們都捨棄了，因為他知道自己的不幸的弱點，但是現在（她指着拉思科里涅珂夫）有一位慷慨的青年人來幫忙我們，他有錢財，有親戚，塞米昂·沙哈羅維支從小就認識他。你要相信的，亞瑪利亞·留得韋各夫那……」

這一切話都說得快極了，越來越快，但是一陣咳嗽忽然打斷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滔滔不絕的話。那時將死的人恢復了意識，發出一陣呻吟；她跑到他跟前去。這受傷的人睜開眼睛，不認識地，不明白地，死瞅着躬身俯視着他的拉思科里涅珂夫。他作着深深的，慢慢的，艱難的呼吸；血液從他的嘴邊往外滲流，汗從前額上發出。他不認識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始不安地往四下望。加迭里

那·伊凡諾夫那帶着傷心的但是嚴肅的眼色看着他，淚珠從她的眼睛滴下來。

「我的天爺呀！他整個胸膛都壓壞了！血流得多麼多呀，」她絕望地說道。

「必須把他外邊的衣服全脫掉！轉一點身子，塞米昂·沙哈羅維支，若是你能以的話，」她向他喊道。

瑪爾美拉陀夫認識了她。

「牧師！」他破聲地說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走到窗戶跟前去，頭靠在窗框子上，絕望地呼喊道：

「呵，可詛咒的生活呀！」

「牧師！」將死的人沉默了一會之後又說道。

「他們找去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向他喊道：他服從她的喊叫，不作聲了。他帶着傷心的病弱的眼色找着她；她又回頭站在他的枕頭旁邊。他彷彿稍稍安適一點，但是並不久。不久他的眼睛放在他寵愛的孩子小麗達的身上，他在牆角發抖，好像她發了陣急病似的，用她驚奇的孩子氣的眼色注視着他。

「唉——唉，」他不安地向他嘆氣。他想說什麼話。

「什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

「光脚，光脚！」他喃喃道，用登癡的目光指示着那孩子的光脚。

「莫作聲！」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易怒地喊道，「你知道她爲什麼光着脚。」

「謝天謝地，醫生來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呼喊道，他歡喜了。

醫生進來了；他是一個規矩的矮小的老人，是德國人，不相信地四下望着；他走近病人跟前，試他的脈，細心摸他的頭，由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幫忙，他把染血的汗衫解開，把受傷的人的胸膛裸露出來。胸膛受了重傷，壓碎了，揉破了，右邊的幾根肋骨斷了。在左邊，正在心上面，有一大塊難看的微黃的黑色的痕跡——馬蹄的殘酷的踏傷。醫生皺了皺眉手。巡警告訴他，說他被壓倒在車輪裏，在路上和車輪一起滾了有三十步遠。

「他竟恢復了意識，希奇，」醫生悄悄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低語道。

「你想他怎樣？」他問。

「他立刻就要死。」

「真正沒有什麼希望了麼？」

「一點點都沒有。他在喘着最後的一口氣哩。……他的頭也傷的很重。……哼……若是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替他放血，但是……那是沒有用的。在五分鐘或十分鐘以內他一定要死的。」

「那麼不如替他放血吧！」

「若是你願意的話。……但是我先告訴你，那是完全沒有用的。」

在這時候又聽見了腳步聲；過道上的人羣分開，牧師（一個斑白的矮小的老人）來在門口，帶着聖餐供品。一個巡警在這件災禍發生的時候去找他來的。醫生馬上給他讓了地方，和他彼此對望着。拉思科里涅珂夫請求醫生稍停一會。他聳一聳肩，就停留下了。

所有的人都往後退。懺悔禮不久便完了。將死的人或者不大懂；他只能發出



索尼亞在門口突然站住，但未跨過門檻，迷  
亂地往四下望，對於一切事物都不知不覺了。

不清楚的斷斷續續的聲音。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拉住小麗達，又從椅子上把小男孩拉起來，自己在牆角火爐旁邊跪下，並且使孩子們在她前面跪着。那女小孩還在打戰；但是那小男孩用他的小小的光光的膝蓋跪着，適度地舉起手來，正確地在自己身上畫十字，躬下身子，用前額觸地，那彷彿給他特別的滿足。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咬着嘴唇，噙着眼淚；她也祈禱，不時把男孩子的汗衫扯直，他還能用一條頸圍蓋住女孩子的光光的肩頭，這頸圍是她從櫃櫥那里拿的，並沒有起身，照舊祈禱。這時內室的門又被好事的人們推開了。在走道上，從這樓梯的各層樓房裏來的看熱鬧的羣衆，變得越來越稠，但是他們並不敢邁過門檻。祇有一隻小蠟燭頭照亮着這幕戲。

那時跑去尋找姐姐的波崙加在門口從人羣中擠過來。她進來，因為跑的那麼快，喘着氣，把披肩取下，找他的母親，走到她跟前，說，「她來了，我在大街上撞見她。」她的母親使她在她旁邊跪下。

一個年輕女子病弱地無聲地從人羣中擠過去，在這房裏，在貧窮，盪樓，死

亡和絕望之中，她的突然出現是奇怪的。她也穿着破衣，她的衣服都是最便宜的；但是用一種特別趣味的下流樣式裝飾出來的，明顯地露出牠的可恥的目的。索尼亞在門口突然站住，但未邁過門限，迷亂的往四下望，對於一切事物都不知不覺了。她甚至忘記了：她那經過四次手買來的花綢衣服，帶着長長的可笑的尾巴，在這裡十分不合式，她那肥大的裙擺把門口全部都佔滿了，她那淡色的鞋，和她隨身帶着的小傘，雖說在夜晚上那並沒有用，她那可笑的圓草帽子，帶着耀眼的火紅色的羽毛。在這頑童似地企戴着的帽子之下，露出一幅瘦削的，蒼白的受驚的小臉兒，張着口，兩眼恐怖地注視着。索尼亞是一個十八歲的瘦小的女子，長着好看的頭髮，很漂亮的，有着一對驚人的藍眼睛。她注意地看着床和牧師；她也跑得發喘。最後，一陣私語，大概是人羣中的什麼話，傳到她的耳朵裏去。她俯視着，往房裏走了一步，還是在門旁。

禮式完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又往她丈夫跟前去。牧師往後退，在告別時，轉身向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說幾句勸告安慰的話。



「這些孩子叫我怎麼辦？」她指着小的們，厲聲地激動地打斷他的話。

「上帝是慈悲的；向至高至上者求救助吧，」牧師開言道。

「唉！他是慈悲的，然而對我們却不！」

「那是一樁罪過，一樁罪過，太太，」牧師說着，搖着頭。

「這不是一樁罪過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指着將死的人喊道。

「或者那些無心構成這件不幸的人們將答應賠償你，至少賠償他收入的損

失……。」

「你不明白我呀！」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生氣地揮着手說道。「他們爲什麼要賠償我呢？他喝醉了，自己倒在馬蹄下！什麼收入！他除了帶給我們苦惱而外，什麼也沒有。他個酒鬼把一切東西都喝掉了！他偷了我們去喝酒，他把他們的生命和我的都爲着喝酒糟踏了！感謝上帝他就要死！少些損失！」

「在人死的時候，你一定要饒恕，那是一樁罪過，太太，這樣的情感乃是一大大的罪過。」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忙着照料將死的人；她給他喝水，從他的頭上擦血和汗，把他的枕頭放直，僅僅不時地轉一會身子向牧師說話。現在她幾乎瘋狂地奔向跟他跟前去。

「唉，神父！那是話，僅只是空話！饒恕！若是他沒有被壓傷，他今天便要醉醺醺的回家來，他的唯一的汗衫髒了，破了，他要酣睡得像一根木頭樣，而我要一直洗到天明；洗他的和孩子們的破衣服，然後在窗邊晾乾，天一亮的時候，我就要織補。我就是那樣地度過我的夜晚！……講饒恕有什麼用呀！事實上我已經饒恕了！」

一陣怕人的沉重的咳嗽打斷了她的話。她向手帕吐了一口，然後伸給牧師看，用另一隻手按住她的發痛的胸膛。手帕上滿染着血。牧師低下頭去，一言不發。

瑪爾美拉陀夫是在最後地受苦了；他並沒有把他的眼睛轉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臉，她正又躬身俯視着他。他老是想向她說什麼話；他開始艱難地闕動

舌頭，不清楚地說出一些話來，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明白他想請她饒恕，便命令似地向他叫道：

「莫作聲！無須乎！我知道你要說什麼話！」病人沉默了；但是同時他的四下游動的目光瞥向門口，他看見索尼亞了。

直到這時他才注意到她：她在一個拐角的陰影中站看。

「那是誰？那是誰？」他忽然用一種粗的喘氣的聲音驚慌地說道，恐怖地把他的眼睛轉向房門，他的女兒正在那里站着，他極力要抬起身來。

「躺下！躺下——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

他用了不自然的力量竟能以臂肘把自己支撐着。他生楞地固定地看了些時他的女兒，好像不認識她似的。他先前從沒看見她穿着這樣的服裝。忽然他認識她了，她顯出被屈辱了的，被傷害了的，雖然盛裝却羞答答的樣子，溫順地等着輪到她和將死的父親告別。他的臉顯出無限的苦痛來。

「索尼亞！女兒呀！饒恕呵！」他喊道，他要伸手給她，但是失了均衡，掉

下沙發，臉向下對着地板。他們跑去把他抱起來，他們把他放在沙發上；但是他就要過去了。索尼亞無力地喊了一聲跑上去，抱着他，一動也不動。他死在她的懷中了。

「他得到他所要的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看着她丈夫的屍體喊道。「唔，現在怎麼辦呢？我如何來葬他呢！我明天能給他們什麼喫呢？」

拉思科里涅珂夫走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跟前來。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他開口道，「上星期你的丈夫把他的一切生活和境況都告訴我了。……相信我，他帶着熱烈的尊敬說着你。從那晚上，我得知了他對於你們都是何等地摯愛，他何等地特別敬愛你，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雖然他有不幸的弱點；從那晚上我們便成爲朋友了……現在容我——做點事情……以報答對於我的死友的交情。這裡是二十塊盧布，我想——若是這能以對於你們有點幫助，那麼……我……總而言之，我要來，我一定再來……我或者明天再來。……再見！」

佈趕緊走出房門，從人羣中擠到樓梯上去。但是在人羣中他忽然撞見了尼科丁·佛密支，他聽說這件災禍，便親自來維持秩序。他們自從在警察所那一場之後，便沒有相見，但是尼科丁·佛密支立刻便認識他。

「呵，是你麼？」他問他道。

「他死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醫生和牧師都來了，一切都照着應當怎樣做的做了。莫要麻煩那可憐的女人吧，事實上她已經患着癆病。想法鼓舞她，若是可能的話……你是一個心腸慈善的人，我知道……」他帶着一陣微笑，繼續着說，直瞅着他的臉。

「但是你身上濺上血了，」尼科丁·佛密支在燈光中看出拉思科里涅珂夫背心上有些新鮮的血跡，便說道。

「是的……我滿染上血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種特別的神情說道；於是她微笑，點頭，走下樓去。

他慢慢地熟思地往下走，患熱病似的，但是自己並不覺得，他充斥着忽然在

他身上湧起的生活和力量的感覺，那是一種新的，不可捉摸的。這種感覺可以和一个被判決死刑，忽然被赦了的那人的感覺相比。他下了一半樓，便被正往家去的牧師趕上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讓他過去，和他交換了一個沉默的招呼。他正在下着最後幾步樓梯的時候，便聽見了急促的脚步聲在他後面。有人追他；這是波崙加。她追着他，呼喊道「等一等！等一等！」

他轉身過來。她站在樓梯最下一層上，突然停住，比他站高一步樓梯。一道朦朧的光亮從院中照來。拉思科里涅珂夫能夠辨出這孩子的瘦削然而可愛的小臉，帶着一陣活潑的稚氣和笑容看着他。她帶着一個她所顯然高興傳達的消息。「告訴我，你姓什麼？……你在那里住？」她用一種急喘的聲音急促地說道。

他把兩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帶着一種幸運似地看着她。他看着她，便覺得那麼高興，他說不出爲什麼。

「誰打發你來的？」

「索尼亞姐姐打發我來的，」女孩子答道，微笑得更活潑。

「我就知道是索尼亞姐姐打發你來的。」

「媽媽也讓我來的……當索尼亞姐姐讓我來的時候，媽媽也走了出來，並且說，「快跑，波崙加。」」

「你愛索尼亞姐姐麼？」

「我愛她比愛誰都厲害，」波崙加帶着一種特別的堅定答道，她的笑容變得更莊重了。

「你將愛我麼？」

正要答話的時候，他看見這小小的女孩子的臉正向他挨近，她的鼓起的嘴唇自然地凸出去吻他，忽然她的瘦得像火柴一般地臂膀緊緊地抱住他，她的頭靠在他的肩膀上，這小女孩子低聲地哭泣，臉兒更緊緊地貼近他。

「我爲父親可憐！」她遲一會說道，她抬起淚汪汪的臉，用手把眼淚擦去。

「現在只是倒霉，」她忽然帶着一種特別端莊的態度繼續說道，那種態度是當小

孩子們忽然想要像「大人」似地說話的時候，努力裝扮出來的。

「你的父親愛你麼？」

「他頂愛麗達，」她不帶一點笑容很嚴肅地繼續說道，已經完全像大人似的，「他愛她，因為她小，而且也因為她有病。他總是常常帶東西給她。但是他教我讀書，教我文法，還教聖經，」她莊重地續說道。「母親總是不常說話，但是我們知道她喜歡這樣，父親也知道。母親要教我法文，因為現在是我開始受教育的時候了。」

「你們會祈禱麼？」

「自然我們是知道的！我們好久以前便知道了。我向來自己念我的禱告文，因為我現在是一個大孩子了，但是珂里亞和麗達却和母親一塊大聲念。起頭他們背誦‘Ave Maria’（「聖母頌」），然後又背一個禱告文：「主呵，饒恕而且賜福給索尼亞姐姐吧，」然後又背一個禱告文，「主呵，饒恕而且賜福給我們的第二個父親吧。」因為我們的前父死了，這是另一個父親，但是我們也給那一個禱



告的。」

「波崙加，我名叫羅提宏。有時也給我禱告吧。「和您的僕人羅提宏」，不必再多說了。」

「我以後一生都要爲你禱告，」小女孩熱心地聲言道，她忽然又微笑，向他身上奔去，又親熱地抱他一次。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他的姓名住址告訴她，答應第二天一定來。小孩由於他十分喜歡地走開了。當他走出到大街上的時候，已經過了十點鐘。五分鐘內他便站在橋上那女人投水的那塊地方。

「夠了！」他堅決地勝利地聲言道。「我算和妄想，放縱的恐怖和幻象告一結束了！人生是真實的！剛才我不是生活了麼？我的生命還沒有和那老女人一同死去！算了，——現在得了，讓我安安靜靜的吧！現在讓理智和光明……意志和力量來統治吧……現在我們再看吧！我們要試一試我們的力量！」他挑弄地續說道，好像向什麼黑暗勢力挑戰似的。「我不是已經甘心願意在一方碼的空間上生

活麼！

「這時我很軟弱，但是……我相信我的病算完了。我剛才走出來的時候，我就知道這病症過去了。恰好，坡金珂夫的住宅離這只有幾步遠。即使不是兩步，我也一定要到拉如密亨那里去的……讓他賭贏他的東道吧！也讓他開開心吧——沒有關係！力量，力量是人所需要的東西，沒有牠你什麼也得不着，而且力量是一定要用力量獲得的——那是他們所不知道的，」他驕傲地自信地續說道，他脚步無力地從橋上走過。驕傲和自信在他的心中不斷地變得越發堅強；他每分鐘都在變成一個不同的人。究竟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使他內心裏生出這種轉變呢？他自己並不知道；像一個人抓住了一根草，他忽然覺得他也「能夠活着，他還有生命，他的生命並沒有和那老女人一同死去。」或者他的結論下的太匆忙了，但是他並沒有想到這一點。

「但是我請她在禱告中記住「您的僕人羅提宏」這意思打動了他。「唔，那是……以防萬一！」他續說道，自己笑自己少年氣的胡鬧。他的精神好極了。

他容易地找到了拉如密亨；這位新寓客在坡金珂夫住宅內已經熟了，門房立刻便把路指示給他。上了半樓梯他便能以聽見一大羣聚會的人的喧嘩和熱鬧的談話。門對着樓梯大開着；他能夠聽見呼喊和辯論。拉如密亨的房間頗大；在座共有十五個人。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入口站住，那裏有女老板的兩個女僕正在板壁外邊忙着弄兩個大的水火壺，還有一些瓶子，碟子，盛着糕餅和涼菜的盤子，這些都是從女老板的廚房端上來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叫僕人進去找拉如密亨。他高興的跑出來。在頭一眼看來，那是顯然的，他喝了許多酒，雖說不論好多酒都不能使拉如密亨十分醉，這次他是可以看出來了。

「聽着，」拉思科里涅珂夫趕緊說道，「我只是來告訴你，你賭贏了你的東道了，（而且實在，誰也不會猜到他的舉動的。）我不能進去；我是如此軟弱，我立刻就要倒下。那麼晚安，再見吧！明天來看我。」

「你知道麼？我要送你回家！況且你自己說你軟弱，……」

「你的客人們呢？剛才往外偷看的那個鬆髮的人是誰？」

「他？誰知道！我想是伯伯的什麼朋友，不然或者就是沒請便來的……我要伯伯陪他們，他是一個最可寶貴的人，可惜我現在不能把你介紹給他。但是現在不管他們了！他們將不注意我，而且我需要一點新鮮空氣，因為你正好不先不後地來了——再過兩分鐘，我就要動打了！他們在談着那麼一些狂妄的瞎話……你簡直不能相信人們會怎樣入了邪道！不過你爲什麼不相信呢？我們自己不也談瞎話麼？讓他們談吧；但是以後他們就不談這樣的瞎話了！……等一分鐘，我要把饒塞毛夫找來。」

饒塞毛夫幾乎是貪婪地抓住拉思科里涅珂夫；他對於他顯出一種特別的興趣；他的臉孔立刻鮮明了。

「你必須立刻就睡覺，」他聲言道，盡力仔細察看病人，「睡前吃一副才好。吃不吃？差不多時以前給你預備了……一劑藥粉。」

「哪管兩劑，」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立刻便把藥粉喫掉了。

「你親自送他回家，那好極了，」饒塞毛夫向拉如密亨說道——「我們且看

他明天怎樣，今天他很不錯：比前些時有了重大的改變。活到老，學到老……」

「你知道當我們出來的時候，饒塞毛夫向我咕咕什麼話麼？」拉如密亨剛等到他們到了大街上的時候，便冒然說道。「我把一切事情告訴你，老哥，因為他們都是傻瓜。饒塞毛夫讓我在路上隨便向你談話，使你隨便向我瞎說，以後我要把那些話詳細告訴他，因為他腦中懷着一種想法，以為你是……瘋了或是近乎瘋了。只消想一想！第一層，你比他聰明三倍；第二層，如果你不是瘋了，你一點也無須乎注意他懷着那樣的一個瘋狂的意思的；第三，那條牛，他的專業是外科，却在精神病上用功夫了，那使他對於你得到這個結論者，乃是你今天和薩米陀夫的談話。」

「薩米陀夫把那一切都告訴你了麼？」

「告訴了，他做的不錯。現在我明白這全是什麼一回事了，薩米陀夫也明白了。……唔，事實是，羅提亞……要點是……我現在有點醉了。……但那是……不要緊……要點是，這個意思……你明白麼？在他們的腦中縈繞着……你明白

麼？那事沒有一個人敢大聲說，因為那意思太可笑了，尤其是自從逮捕那個漆匠以後，那個泡便鼓破了，永遠消滅了。但是爲什麼他們都是這樣的傻瓜？我那時給了薩米陀夫一小頓打——那是我們自己之間說的話，老兄；請你莫要露出一點暗示，顯出你知道那件事；我看出來他是一個吹毛求疵的人；那是在露易思·伊凡諾夫那的家里，但是今天，今天事情全弄清了。那位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是那事的主謀！他利用你在警察所暈倒這件事，但是他自己現在害羞了；我知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貪饞地聽着。拉如密亨醉到十分，亂說了一陣。

「那時我暈倒是因爲空氣那麼悶，以及油漆的氣味，」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那是無須解釋的！那並不是唯一的要點：熱病害了有一個月；饒塞毛夫證明的——但是現在那小伙子是何等地慘敗了，你不相信的！」我並不值得他的小指頭，」他說。你的指頭，他意思是說。他有時有和善的情感，老兄。但是那教訓，你今天在水晶宮給他的那教訓，那對任何事情大有用了——你起初嚇了他，你

知道，他幾乎抽起筋來了！你幾乎又使他相信那所有的狂亂的胡說爲真了，然而以後你忽然——嘲弄他道：「這里，你們看證據吧！」這太好了！他現在懊喪了，慘敗了！你是可稱爲能手的，實在，那是他們應受的！唉，可惜我不在那里！他現在盼你盼得要命。波費利也想和你認識……」

「唉！……他也……但是他們爲什麼認爲我瘋了呢？」

「哦，並不是說瘋。我一定瞎說的太多了，老兄。……使他們驚動的事情，乃是因爲只有那個題目彷彿使你關心；現在那爲什麼使你關心算明白了；知道了一切的情況……以及那如何刺激你，加進你的病中……我有點醉了，老兄，只是，奇怪，他懷着他自己的什麼想法……我告訴你，他在精神病上鑽研着，但是你莫要管他……」

有半分點兩人都作聲。

「聽着，拉如密亨，」拉思科里涅珂夫開言道，「我想明白地告訴你：我剛才才在一個死人旁邊，一個書記死了……我把我所有的錢都給她們了……並且，我

剛才被一個人吻了，若是我殺了任何人的話，那麼她……總之我看見了另一個人  
在那里……戴着火色的羽毛……我是在談着無意思的話；我很軟弱，扶着我……  
現在樓梯……」

「什麼一回事？你是怎麼了？」受驚的拉如密亨問道。

「我有點頭暈，但是不關那回事，我是多麼愁悶，多麼愁悶！……像一個女人  
樣。看，右邊！那是什麼？看，看！」

「什麼事？」

「你沒看見麼？有光亮在我的房裏，你看見麼？從裂縫裏……」

他們已經到了最後一層樓梯的底下來了，和女老板的門挨着，他們的確能從  
那下面看見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樓頂上有光亮。

「奇怪！那思泰莎，或者，」拉如密亨說道。

「她從未在這時候在我房裏過，而且她一定早已睡了，但是……我不管！再  
見！」



「你是什麼意思？我送你回去，我們要一同進去！」

「我知道我們是一同進去，但是我想在這裡握手，在這裡向你說再見。那麼把你的手拿來給我吧，再見！」

「你是什麼一回事，羅提亞？」

「沒有什麼……走吧……你作證人。」

他們開始上樓，「饒塞毛夫或者對了」這意思打動了拉如密亨。「唉，我的饒舌攪亂他了！」他自言自語道。

當他們來到房門的時候，他們聽見房裏的話聲。

「什麼事？」拉如密亨喊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首先去開門，他把門大開，在門口站着不動，目瞪口呆了。

他的母親和妹妹正在沙發上坐着，等他有一個半鐘頭了。他爲什麼從未料到，從未想到她們呢？她們動身，正在路中，立刻便要到的這個消息甚至今天還在傳播着。他們費了那一個半鐘頭去盤問那思泰莎。她還在她們面前站着，到此

刻已經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了她們。當她們聽說他今天「逃跑了」，有病而且（如同她們從她說的故事中所曉得的）不省人事的時候，她們嚇壞了！「天爺，他變成什麼樣子！」兩人都在哭泣；兩人都在苦惱中過了那一個半鐘頭。

一陣喜悅，狂歡的喊聲，歡迎拉思科里涅珂夫的進來。兩人都向他跟前跑去。但是他站着像一個死了的人似的；一陣忽然的難堪的感觸像巨雷似地震擊了他。他並沒有抬手擁抱她們，也不能夠。他的母親和妹妹把他緊摟在懷中，吻他，笑着，哭着。他走了一步，搖搖擺擺，便暈倒在地上了。

驚慌，恐怖的喊聲，呻吟……站在門口的拉如密亨飛奔到房裏來，把病人抓在他的強有力的兩膀中，立刻他便被放在沙發上了。

「不要緊，不要緊！」他向那位母親和妹妹喊道——「只是發一陣暈，一件小事！剛才醫生說他好的多了，說他完全好了！水！看，他自己蘇醒過來了，他又好了。」

他那麼一把抓住了都麗亞的膀臂，幾乎扯脫她的骨節了，他使她躬身看「他

又好了。」那位母親和妹妹帶着感動和感激地看着他，把他當作她們的天神。她們已經聽那思泰莎說了，在他們的羅提亞害病期間，這位「活潑的青年人」（如同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在那天晚上和都麗亞的親密的談話中所稱呼他的）對他一切的幫助。

# 87  
732162  
3

10/25

732162  
10/25  
(1)



全三册  
21.60

# 罪與罰

譯 蕪 叢 韋



正中書局印行

# 第三部

## 第一章

拉思科里涅珂夫起來，坐在沙發上。他無力地向拉如密亨揮手，要打斷他向他的母親和妹妹所說的那些親熱的不相關的滔滔不絕的安慰話，他把她們兩個的手抓住，有一兩分鐘不說話，從這一個看到那一個。他的母親爲他的表情所驚了。那種表情顯出一種十分痛苦的情緒，同時還顯出有種不可移動的，幾乎是瘋狂的神情。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哭起來了。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都麗亞）臉色灰白；她的手在她哥哥的手中發戰。

「你們回去吧，……同他一道，」他指着拉如密亨，用一種斷斷續續的聲音說道，「明天再見；明天一切事情……你們到了好久了麼？」

「今天晚上到的，羅提亞，」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答道，「火車遲

的要命。但是，羅提亞，我現在絕不離開你了！我要在這里，靠近你，過這一夜……」

「莫要磨難我！」他惱怒地揮着手說。

「我要同他住在一塊，」拉如密亨喊道，「我一刻都不離他。不管我的一切客人了！讓他們愛怎麼大發脾氣去吧！我的伯伯在那里招待着哩。」

「我，我如何才能感謝你！」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開言道，又緊握拉如密亨的手，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打斷她的話。

「我看不慣！我看不慣！」他易怒地重複說道，「莫要使我煩惱！得了，去吧……我受不了！」

「喂，媽媽，讓我們出去站一會吧，」都麗亞驚惶失措地低聲說道；「我們使他苦惱，那是顯而易見的。」

「經過三年之後我還可以看他麼？」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哭道。

「慢走，」他又使她們停住，「你們老是防礙我，我的意思也弄亂了……你



們看見盧辛沒有？」

「沒有，羅提亞，但是他已經知道我們到了。羅提亞，我們聽說彼得，彼得羅維支是那麼好，今天曾經來拜望你，」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有些儒怯地續說道。

「是的……他是那麼好……都麗亞，我告訴盧辛，我要把他摔到樓下去，並且把他趕走了……」

「羅提亞，你說什麼話！一定地，你不願意要告訴我們……」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驚恐地開言道，但是她住口了，看着都麗亞。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注意地看着她的哥哥，等着他再說什麼話。她們兩個都已經聽那思泰莎就她所能明白的所能報告的，說過那次的吵架，兩人都處在苦痛的迷惑和躊躇中。

「都麗亞，」拉思科里涅珂夫盡力地繼續說道，「我不要那種婚姻，那麼明天在頭一個機會，你一定要拒絕盧辛，我們好從此再不聽見他的姓名了。」

「老天爺！」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哭喊道。

「哥哥，想想你說些什麼話！」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激烈地開言道，但是立刻制住自己了。「或者，你現在不宜於談話；你累了，」她溫和地續說道。

「你以為我不省人事麼？並不是……你嫁盧辛爲着我的緣故。但是我不接受這種犧牲。那麼在明天以前便寫一封信，拒絕他……讓我在早晨看一遍，事情便算完結了！」

「那事我不能做！」那女子生氣了，喊道，「你有什麼權利……」

「都麗亞，你也急躁起來了，放安靜吧，明天……你看不見麼，」……母親驚惶失措地插嘴道。「不如走開吧！」

「他精神錯亂了！」拉如密亨醉醺醺地喊道，「不然他怎麼敢呢！明天這一切胡說便都算過去了……今天他的確是把他趕跑了。正是這樣。而且盧辛也生氣了……他在這里大發議論，想顯示他的學問，然而他垂頭喪氣的走了。……」

「那麼是真的了麼？」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哭喊道。

「明天再見，哥哥，」都麗亞憐憫地說道——「我們走吧，母親……再見，羅提亞。」

「你聽見麼？妹妹，」她在她們後面，最後盡力重複說道，「我並不是不省人事；這種結婚乃是——卑鄙齷齪。讓我舉動像一個流氓樣，但是你一定莫要那樣……一個儘夠了……而且雖說我是一個流氓，我也不願有那樣的一個妹妹。要我還是要盧辛！現在走吧。……」

「但是你瘋了！專制魔王！」拉如密亨咆哮道；然而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沒有，或者是不能回答。他躺在沙發上，轉身對牆，完全精疲力竭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注意地看着拉如密亨；她的黑眼睛閃着光；拉如密亨對於她的警視簡直發驚了。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站着嚇住了。

「我絕不走的，」她絕望地向着拉如密亨低聲說道，「我要在這裡什麼地方暫住……你護送都麗亞回去吧。」

「你將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拉如密亨不耐煩地用同樣的低聲回答他道——「無論如何，出來，到樓梯上來吧。那思泰莎，照一照亮！我向你担保說，」他半低聲地在樓梯上續說道——「他今天下午幾乎要打醫生和我！你明白麼？要打醫生本人！於是他也讓步，離開了，好不激怒他。我還在樓下看守着，但是他立刻穿上衣服，溜走了。如果你激怒他，在這夜晚的時候，他又要溜走的，而且要自己加些危害哩。……」

「你說什麼？」

「而且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都麗亞）絕不能沒有你，自己留在那些寓所裏的。試想一想你們住在什麼地方！那個痞子彼得·彼得羅維支不能給你們找較好的寓所……但是你知道，我喝了點酒，就是那酒性使我……罵人；莫要注意。……」

「但是我要到這里的女老板那去，」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堅持道，「我要求她找一個角落給都麗亞和我過夜。我不能夠像那樣離開他，我不能夠！」

這場談話是正在女老板的門前樓梯頂層上說的。那思泰莎在下一步樓梯上照着他們。拉如密亨特別地興奮。在半個鐘點前他送拉思科里涅珂夫回家的時候，他實在談得太隨便了，但是那他自己明白，雖說他喝了大量的酒，他的頭腦却是清楚的。現在他是在一種要發暈的境況中，他所喝的一切酒都彷彿飛到他的頭上，帶着加倍的效力。他和兩個婦女一塊站着，抓住她們兩人的手，勸她們，用驚人的誠懇的辭句向她們說理由，他幾乎每說一個字，大概爲着要加重他的論辯，他都把她們的手緊握得疼痛，如同在一個虎頭鉗子裏一般。他一點不客氣地注視着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她們有時把她們的手從他的碩大多骨的粗手中拉出來，但是他絲毫沒有注意出來是什麼一回事，把她們更往跟前拉近。如果她們告訴他頭往下從樓梯上跳下去，他怕便要無思索，無躊躇，爲她們做了。雖說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覺得這個青年人實在是太反常，把她的手捏的太厲害，却爲着對於她的羅提亞焦心，她看他在這好像天神似的，不願注意他所有的特點。但是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雖說也一同焦心，而且並沒有畏縮的性情，但

是她的眼中閃耀的光輝覺得奇怪，甚至有些驚懼。只是那思泰莎關於她哥哥的這驚奇朋友所述所引起的無限的信心，使她不設法從她那里跑開，不勸她的母親也跑。她明白，現在即使跑開或者也是不可能的。不過，遲十分鐘，她十分壯胆了；那是拉如密亨的特質，無論他的心情如何，他都是立刻顯出他的真性情來，因此人們迅速看出他們所要處的是什麼一種人了。

「你不能到女老板那去，那完全是瞎說！」他喊道。「你若暫且住下，即便你是他的母親，你都要驅使他發一陣瘋，於是誰也不知道會發生出什麼事來！聽着，我告訴你我要怎麼辦：現在那思泰莎留在這里和他一塊，我領你們兩個回家，你們自己不能在大街上的；在這方面彼得堡乃是一個可怕的地方……但是沒有關係！然後我照直跑回到這里來，一刻鐘後，一定地，我要把他的狀況如何，他睡熟沒有，和那一切消息都帶給你們。然後，聽着！然後我要跑回家一小會——我那里有許多朋友，都喝醉了——我要把饒寒毛夫帶來——他是看他病的醫生，他也在那里，但是他並沒有醉；他並沒有醉，他從來不醉！我要把他拖來見羅

提亞，然後拖他到你們那里去，這樣你們在這一個鐘頭將得到兩個報告——從醫生得的，你們明白麼，從醫生本人得的，那和我關於他的報告是很不同的事情！如果有什麼不對，我起誓，我自己再把你們帶到這里來，但是如果沒有什麼，你們就去睡覺。我要在這里過夜，在過道上，他聽不見我的，我要讓饒塞毛夫在女老板家里睡，就在跟前。誰於他有益些：是你還是醫生？那麼回家吧！但是到女老板那里去是不成的；我倒沒有什麼，但是你們是不成的：她不願接待你們，因為她是……因為她是一個傻瓜……她要因為我而忌妬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並且還忌妬你，若是你想知道的話……一定忌妬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她是一個絕對地，絕對地不可思議的人物！而且我也是一個傻瓜！……沒有關係！快來！你們信賴我麼？喂，你們信賴不信賴我？」

「我們走吧，母親，」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說道，「他一定要照他所允許的辦的。他已經救了羅提亞，而且如果醫生真正答應在這里過夜，什麼能比那更好呢？」

「你看，你……你……明白我，因為你是一個天使！」拉如密亨狂歡地喊道，「我們走吧！那思泰莎！快跑上樓來，點一盞亮，坐着陪他；我一刻鐘就來。」

雖說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並不完全信服，她也不再抗拒了。拉如密亨一隻膀臂架一個，把她們拉下樓去。他還使她不安，因為「雖說他急性而且和善，但是他能夠實行他所允許的話麼？他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態之中！……」

「呵，我看你以為我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態中！」拉如密亨猜中她的意思，突然把她的那些思想打斷，那時他大步在舖道上走着，兩個婦女幾乎跟不上他，不過這事他並沒有注意。「沒有意思！那是……我醉得像一個傻瓜樣，但那並不是那回事；我並不是喝酒喝醉了。乃是看見你們把我頭弄暈了……但是不要管我！絲毫莫要注意：我在胡說，我和你們不配的……我簡直和你們不配！我把你們送回家的時候，我要在這裡水溝裏往我頭上倒兩桶水，然後我便好了……但願你們知道我何等地愛你們兩個呵！莫要笑，莫要生氣！你們可以同任何人生氣，但



是莫要和我——我是他的朋友，所以我也你們的朋友。我想做……我有一個預感……去年有一個時候……不過那實在並不是一個預感，因為你們彷彿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希望我將一整夜不睡……饒塞毛夫不久以前怕他要瘋了……因此一定不要激怒他。」

「你說什麼？」母親喊道。

「醫生真說那話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驚恐地問道。

「是說了，但是並不然，一點也不然。他給他點藥吃，一劑藥，我看見的，於是你們便到這來了。……唉！如果你們明天才來，事情怕要好些。我們走開是一件好的事情。一個鐘頭內，饒塞毛夫自己要把一切事情報告你們的。他沒有醉！我將也不醉了……而且什麼使我弄得這樣醉醺醺的呢？因為他們鬧得我和他們辯論一場，該死！我起過誓不再辯論了！他們說那樣的瞎話——我幾乎動打！我留我的伯伯在那裏招待。你們相信麼，他們主張完全不露個性，而且那正是他們所好的！不露他們本色，盡力做出不像他們自己的樣子來。那是他們所認

爲進化的最高點。但是他們的胡說却有他們自己的看法，然而事實上……」

「聽着！」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懦怯地插口道，但是這僅僅是火上加油而已。

「你以爲如何？」拉如密亨特別大聲嚷道，「你以爲我爲着胡說攻擊他們麼？一點也不是！我喜歡他們胡說。那是人類對於一切創造物的一個特權。你經過錯誤，才得到真理！我是一個人，因爲我錯誤！你絕不會達到真理，如果不經過十四個錯誤，而且很可靠的，要經過一百一十四個錯誤。那是一種可尊敬的事情；但是我們甚且還不會自行錯誤哩！胡說，但是要按你自己的想法胡說我就贊成你。在自己的路上走錯了，比在別人的路上走對了強些。在頭一個例子，你是一個人，在第二個例子，你只夠一隻鳥兒。真理不逃避你，但是生活能以被約束的。例子是有的。而且我們現在正作着什麼事情呢？在科學，進化，思想，發明，理想，目的，自由主義，判斷，經驗和一切事情，一切事情，一切事情上，我們都還是在學校的預備班裏哩！我說的對麼，我說的對麼？」拉如密亨嚷道，

緊握着搖着這兩個婦女的手。

「哦，天爺，我不知道，」可憐的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嘆道。

「對的，對的……雖說我並不件件和你同意，」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鄭重地續說道，她立刻發出一陣呼喊聲，因為他把她的手握的那麼疼。

「是的，你說是的……照這看來你……你……」他魂飛天外地嘆道，「你是仁慈，純潔，理智，與完美之泉。把你的手給我……你把你的也給我！我要立刻在這裡跪下吻你的手……」他在舖道上跪下，幸而那時道上冷落沒有人走。

「不要這樣，我懇求你，你在幹什麼？」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大大苦惱了，嘆道。

「起來，起來！」都麗亞笑着喊道，不過她也驚駭了。

「我一定等你們讓我吻你們的手才起來！對了！得了！我起來，我們走吧！我是一個倒霉的傻瓜，和你不配，我醉了……而且我害臊……我不配愛你，但是向你表敬意，這是每個不完全是畜生的人的本分！我表示敬意了……這裡。」

就是你的寓所，單單爲着這一件事，羅提亞把你的彼得·彼得羅維支趕走便是對的了。……他如何敢！他如何敢把你放在這樣的寓所裏！這是一場羞辱！你知道他們這里收容的是什麼種人麼？你——他的未婚妻呵！你是他的未婚妻麼？是的麼？唔，那麼，我告訴你，你的 Fiance（未婚夫）乃是一個流氓。」

「原諒我，拉如密亨君，你忘記……」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正開言道。

「是的，是的，你是對的，我忘形了，我爲這害臊，」拉如密亨趕快抱歉道。「但是……但是你不能因爲我說那話便和我生氣！因爲我說得真誠，而且並不是因爲……哼，哼！那未免羞恥；實在並不是因爲我……哼！唔，無論如何我不說爲什麼，我不敢。……但是我們今天當他進來的時候，都看那人不是我們一類的人。並不是因爲他的頭髮在理髮店燙捲了，並不是因爲他那麼急慌要誇示他的機智，乃是因爲他是一個間諜，一個投機者，因爲他是一個鄙吝人，一個丑角。那是顯而易見的。你以爲他聰明麼？不，他是一個傻瓜。他是你的匹偶麼？」

天爺！你們明白麼，太太小姐們？」他在上樓到她們屋裏去的時候，忽然停住了，「雖說我所有的朋友都醉在那里了，然而他們都是誠實的，雖說我談許多廢話，我也談的，然而我們最後要談到真理的路上去，因為我們是在正路上走，而彼得·彼得羅維支……却並不是在正路上走。雖說我剛才叫他們各種各樣的名字，我却對於他們都尊敬……雖說我不尊敬薩米陀夫，我却喜歡他，因為他是一條小狗，我並且喜歡那條小牛饒塞毛夫，因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而且他懂事……。但是得了，話說完了，全饒恕了。饒恕了麼？唔，那麼，我們還往前走走吧。我知道這條走廊，我到過這里，在這里三號房間發生過一樁醜事……：你們在這里什麼地方住？那號房間？八號麼？唔，那麼夜裏把門鎖上得了。莫讓任何人進來。一刻鐘內我要帶消息回來，半個鐘頭後，我要把饒塞毛夫帶來，你們看吧！再見，我要跑了。」

「天爺，都麗亞，要發生什麼事呢？」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向她的女兒焦急地，失措地說道。

「莫要自行煩惱，母親，」都麗亞說道，把大帽和坎肩脫下。上帝派這位先生來幫助我們，雖然他是從一個飲酒的宴會來的。我們能夠靠着祂，我向你担保。而且他對於羅提亞的一切幫助……。」

「唉，都麗亞，誰知道他來不來呢！我如何能使自己離開羅提亞呢？……我所想像見到的他不是這樣呵！他是何等地含怒呵，彷彿不高興看見我們似的。……」

眼淚來到她的眼中了。

「不，並不是那回事，母親。你沒有看出來，你始終老是哭。他爲嚴重的病害得十分不寧了——原因是在那。」

「唉，那種病！要發生什麼事，要發生什麼事？而且他怎樣向你說話呵，都麗亞，」母親說道，怯懦地看着她的女兒，努力觀察她的思想，而且因爲都麗亞爲她的哥哥辯護，她已經一半安慰了，那辯護便表示她已經饒恕了他。「我相信他明天要對那件事改變意見的，」她繼續說道，進一步探察她。

「然而我相信他明天還要說一樣話的……關於那件事情，」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決定地說道。自然，不能再說了，因為這是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所怕討論之點。都麗亞上前去吻她的母親。後者親熱地擁抱她，不說話。於是她坐下，焦急地等着拉如密亨回來，怯懦地注意着她的女兒，她正在房中踱來踱去，抱着兩膀，兀自沉思。這種在思索的時候踱來踱去，是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都麗亞）的一個習慣，在這樣的時候，母親總是害怕突然擾亂她女兒的心情。

自然，拉如密亨在他對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忽然的沉醉的迷戀上，是可笑的。然而拋開他的反常的情形不提，許多人都要原諒他的，如果他們看見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尤其是在她抱着兩膀，踱來踱去，沉思，抑鬱的時候。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非常好看；她是高高的，身材驚人地適稱，強壯而且自恃——後一種性質在每種姿態上都是顯然的，不過這一點兒也不損於她的舉動的嫺雅與溫柔。在臉孔上，她像她的哥哥，但是她可以稱為真正的美麗。她的頭髮是棕色的，比她哥哥的頭髮顏色稍淺些；在她的幾乎烏黑的眼睛中有一種驕傲的光，

然而不時還有一種特別仁慈的神情。她的臉色是灰白的，但那是健康的蒼白；她的臉發光，帶着新鮮與生氣。她的嘴頗小：豐滿的紅紅的下唇如同她的下頰一樣向外伸出一點；這是她美麗的臉上唯一的不齊之處，但是這使她的臉有一種特別獨具的而且幾乎是倨傲的表情。她的臉總是莊重和思索的成分比快活多；但是微笑以及活潑的，快樂的，無拘束的笑容是何等地恰恰適合於她的臉呵！一個熱烈的人，而且那時又不十分清醒，立刻昏頭了，那是十分自然的。並且，拙巧，他在都麗亞表示對於哥哥的愛和遇見哥哥的喜悅的那個時候，第一次看見她。以後他看見她爲着哥哥無禮的，殘酷的，忘恩負義的話，下唇憤怒得發抖——他就神魂顛倒了。

並且，當他在樓梯上在醉話中信口說出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反常的女老板）要因爲他而忌妬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和忌妬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一樣，他說的是真話。雖說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



有四十三歲了，她的臉面還保持着她先前的風韻；實在她看來比她的年紀小的多了，那些把清朗的精神，易感性，和純潔真誠的親熱心腸，保持到老年的婦女們，情形總是這樣的。我們可以用插句說一下，保存這一切是保持美到老年的唯一方法。她的頭髮開始變灰白而且稀薄了。在她眼睛四圍早就有了小小的烏鴉爪的縐紋，她的兩頰因憂焦與悲傷而往下凹了，然而還是一幅漂亮的臉面。她的像貌和都麗亞一樣，不過年紀大二十歲，但是沒有凸出的下唇。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愛感動，但是並不傷感，她怯懦退讓，但是僅只到某種頂點，她能以讓步，承認許多甚且和她的堅信相反的事情，但是有某一種界限，為誠實，道理，與最深的信心所定的，那是沒有東西能使她越過的。

準確地在拉如密亨去後二十分鐘，傳來兩下輕輕的但是匆促的叩門聲；他回來了。

「我不進去，我沒有功夫，」門開時，他趕緊說道。「他睡得像一個畜生樣，酣熟地，安靜地，上帝保祐他可以睡十個鐘頭的。那思泰莎和他一塊；我吩

睇她直到我回去的時候她才能離開。現在我去把饒塞毛夫帶來，他將向你們報告，然後你們不如就寢吧；我看你們是太累了。」

他順着走廊跑下去了。

「好一個痛快而且……忠心的青年人呵！」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喜歡極了，喊道。

「他彷彿是一個和善的人！」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帶着些熱誠回答道，重新在房中踱來踱去。

差不多遲一個鐘頭，她們便聽見走廊上的步聲，和又一陣叩門聲。兩個婦女等到這時候完全靠着拉如密亨的許諾；他真正竟能把饒塞毛夫帶來了。饒塞毛夫立刻答應離開喝酒的宴會到拉思科里涅珂夫那里去，但是他勉強而且帶着極大的疑心來看這兩個婦女，他不相信拉如密亨與高采烈的樣子。但是他的虛榮心立刻便受鼓舞受奉承了；他看見她們真正在期待他如同天神。他僅僅留了十分鐘，竟使得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完全信服而且安心了。他說話帶着顯著的同

情，但是帶着青年醫生在重要的商酌上的謹慎與極端的莊重。他沒有在任何其他題目上發出一語，並沒有顯出一點點的意思要和這兩位婦女有更多一層的私人關係。他在頭一下進門時，注意了亞孚陀沙·亞歷山特羅夫那的耀人眼目的美貌，便努力在他拜訪時間內一點不留心她，獨獨地向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說話。這一切給了他特別的內心的滿足。他聲言，他以為病人這時是處于很令人滿意的情况中。按照他的觀察，病人的病一部份是緣于上幾個月他的不幸的物質的環境，但是一部份因為這病有精神的緣故，「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這病乃是幾種物質的和精神的影響，焦心，恐懼，困苦，某種觀念……等等的產物。」饒塞毛夫偷偷地看出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帶着特別的注意往下聽着他的話，他便讓自己在這個題目上發揮起來。對於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關於「有些像瘋病」的焦心的怯懦的詢問，他帶着一幅泰然的坦率的笑容答道，他關於羅提亞的話太誇張了，病人的確是有什麼固定的觀念，有些近于偏狂——他（饒塞毛夫）現在正專門研究這一門有趣的醫學——但是一定要記得，直到今天為止病人

都是不省人事，而且……而且無疑地，家人到了，在他的復元上要有一種合宜的影響的，而且分分他的心，「但願一切新的驚動能夠避免，」他含有意義地續說道。于是他起來，動人地有禮地鞠一個躬告別，同時祝福，親熱地感激，和懇求，都集于他的一身，而且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自然地把手呈給他。他出去了，對於這次的拜訪高興極了，尤其高興自己。

「我們明天再談；你們立刻就睡吧！」拉如密亨結尾說道，跟着饒塞毛夫出來了。「明天早晨我將盡力早早地報告你們。」

「那是一個銷魂的小姑娘，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饒塞毛夫說道，幾乎噙着唇子，那時他們兩人都來到大街上了。

「銷魂麼？你說銷魂麼？」拉如密亨咆哮着，撲饒塞毛夫，抓住他的喉嚨。「如果你敢……你明白麼？你明白麼？」他嚷着，抓住他的領子搖他，對着牆擠他。「你聽見麼？」

「放開吧，你個醉鬼，」饒塞毛夫說着，掙扎着，當他放了的時候，他死

敲着他，忽然狂笑起來了。拉如密亨在抑鬱的嚴肅的沉思中站着，對着他。

「自然，我是一個笨驢，」他說道，陰沉得如同一陣暴風雨中的烏雲，「但是仍然……你也是的。」

「不，老兄，一點也不是那樣的笨驢。我並不夢想任何傻事的。」

他們沉默地走着，只是當他們靠近拉思科里涅珂夫寓所的時候，拉如密亨頗焦急地打破了沉默。

「聽着，」他說，「你是一個良善的人，但是除了你的別的短處之外，你還是一個蕩子，那我知道，而且還是一個卑污的傢伙。你是一個軟弱的神經質的可憐虫，而弄得胖而且懶了，一點不能克己，——我叫那做卑污，因為那引人直接到卑污的路上去。你讓你自已弄得那麼懶惰，我不知道是怎麼樣一回事，你還是一個良好的，甚且是一個熱心的醫生。你——一個醫生——睡在羽毛床上，却在夜裏起來看病人！再過三四年，你便不為看病人起來了。……但是不管這一切，這並不是要點！……你要在這里女老板的樓房裏過這一夜。（好不容易我勸她答

應！）我在廚房裏睡。那麼這兒便是你將更加認識她的一個機會。……那並不是像你所想的！連任何一點那樣情形都沒有，老兄台……」

『但是我並沒有想！』

『老兄，這裡有腴腆，沉默，羞怯，一種強烈的貞潔……她還嘆息着，融化着像蠟樣，簡單融化着！藉着所有魔力的力量，救我脫離她吧！她是最引人愛的。……我將報答你，什麼事情我都做。……』

饒塞毛夫特別狂烈地大笑。

『唔，你迷戀上了！但是我和她有什麼關係呢？』

『不大麻煩的，我向你担保。你愛談什麼腐敗話，便向她談什麼，只要你在她身邊坐着談着就行。你並且是一個醫生；設法替她醫治什麼。我起誓你不至後悔的。她有一架鋼琴 你知道，我亂彈一點。我有一首歌在那里，那是一首純正的俄羅斯的歌：「我流着熱淚。」她喜歡那個純正的作品——唔，就用那首歌起頭；你是一個鋼琴的名手，一個Maître（大家），一個魯平斯坦（註）。……我向

你担保，你不致後悔的！」

「但是你向她應許什麼沒有？簽過什麼字沒有？或者，婚姻之約，有沒有？」

「沒有，沒有，完全沒有那類的事情！並且，她一點也不是那種人。……契巴洛夫曾經和她……」

「唔，那麼，把她放下了！」

「但是我不能夠像那樣把她放下！」

「你爲什麼不能夠呢？」

「唔，我不能夠，就是那！這里有一種吸引的成分，老兄台。」

「那麼你爲什麼迷惑她呢？」

「我沒有迷惑她；或者我是在我的傻氣中自己迷惑了。但是她絲毫也不管是你還是我，只要有人在她身邊坐着，嘆着氣就行的。……我不能夠說明情形，老兄……喂，你數學很好，現在還在研究……開始教她積分好了；一定地，我並不

是逗笑話，我是誠心的話，對於她正是一樣的。她將凝視着你，一起嘆一整年的氣。我有次向她一氣談了兩天關於普魯士的貴族院（因為和她談什麼好呢？）——她嘆氣而且出汗！然而你一定莫要談愛情——她羞到神經昏亂——僅只讓她看出來你不能快快而去——那就得了。那舒服得要命；你十分自由自在，你能以讀書，坐着，亂躺着，寫東西。你可以甚至于乘機吻她一下，如果你小心一點……。」

『但是我要她做什麼？』

『呵，我不能夠使你明白！你看，你們彼此相宜！我時常被提醒，想起你來！……你終於要來的！那麼遲早有什麼關係呢？在這里有羽毛墊子的味道，老兄——呵！並不止那呢！在這里有一種吸引力——在這里你有天邊，有一個碇泊所，一個風平浪靜的港口，地球的中心，為世界基礎的三條魚，油餅，美味的魚肉包子，晚間銅暖炊，溫柔的歎息與溫和的披肩等等，還有熱床睡——舒服得好像死了一般，然而你還活着——兩種好處一下得了！唔，得了，老兄，我胡說些什麼話，是睡覺的時候了！聽着，我有時在夜裏醒來；我就進去看看他。但是無



須乎，那是不錯的。你莫要使自己麻煩，然而如果你歡喜的話，你也可以進去看一次。但是如果你看出有什麼了，不省人事，或是發燒——立刻把我喚醒。但是不會有的事。……」

註：魯平斯坦 (Rubinstein, 1829—1894) 係俄國鋼琴專家。

## 第二章

拉如密亨第二天早晨八點鐘醒來，焦慮而且嚴肅。他感覺遇見了許多新的沒有料想到的糾纏。他從未料到會醒來覺得像這樣。他記起頭天的每件小事，他知道他遭遇了一個完全出奇的事情，他得了一個印象，這不像他先前所知道的任何東西。同時他清楚地看出那燃起他的幻想的夢是沒有希望達到的——那般不能達到，以致他覺得確實害臊，他趕緊轉到那個「再三被詛咒的昨天」所遺給他的更實際的焦心與困難。

這一天的最可怕的回想便是他顯出自己「卑鄙下賤」的那種行爲，並不僅僅是因為他醉了，乃是因為他利用那青年女子的地位，而在他的急遽的忌妒中，來辱罵她的未婚夫，自己一點並不知道他們彼此的關係和義務，而且對於那人自己

知道的也很少。而且他有什麼權利像那樣率爾地不謹慎地貶評他呢？誰個問他的意見了！像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樣一個人願爲着金錢嫁給一個無價值的人，這是可以相信的麼？那麼他一定有什麼長處。寓所呢？但是他如何能知道那寓所的性質呢？他預備着一層樓房……呸，這全是何等地卑鄙呵！他醉了，這是什麼辯護？這樣的一個可笑的藉口甚且更使人低下！酒醉說真話，真話都說出來了，「那就是，他的粗鄙的嫉妬的心腸的一切醜態都說出來了！」那樣的一個夢想許可給他，拉如密亨麼？他在那樣的一個女子旁邊算什麼呢——他，昨夜的醉醺醺的喧囂的吹牛者？「如此可笑的不顧廉恥的並列是可能的麼？」拉如密亨一想到這點便臉紅得不可救藥了，忽然他活現地回想起他昨夜在樓梯上如何說女老板要忌妬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那簡直難堪。他沉重地、將拳頭打在廚房爐子上，傷了他的手，打飛了一塊磚。

「自然，」他一分鐘後帶着一種自貶的感情喃喃自語道，「自然，所有這些卑鄙齷齪永遠不能抹擦掉或蓋過去的……因此連想都是沒有用的，我必須沉默地

到她們跟前去，而且……盡我的責任……也是沉默地……而且不求饒恕，什麼話都不說……因為現在一切都失敗了！」

然而當他穿衣服的時候，他察看他的服裝比平常更細心。他沒有另一套衣服——如果他有，或者他要穿上的。「如果我有，我也一定不穿上的。」但是無論如何，他不能照舊作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一個污穢濫褻的人；他沒有權利傷別人的感情，尤其是當她們正需要他的幫助，叫他去她們的時候。他細心地刷着他的衣服。他的襯衣永遠是合宜的；在那方面他特別乾淨。

那天早晨他仔細地洗臉——他從那思秦莎那里弄點胰子——他洗頭髮，頸子，特別是手。當刮不刮他那短硬的鬚鬚的問題來了的時候（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有極好的剃刀，是她已故的丈夫遺下的），這問題被他生氣地否定地解答了。「由牠照樣留着吧！如果她們以為我故意刮臉……怎麼辦呢？她們一定要那樣想！絕對不刮！」

「而且……最糟的乃是他那麼粗，那麼髒，他像小酒館的樣子，而且……而

且即使承認他，知道他有些正人君子的本質……那有什麼可驕傲的呢？人人應當作一個正人君子，並且……然而還是一樣（他想起來）他也做過些小事……並且真正不誠實，然而……而且他有时懷着什麼思想呵；哼……把那一切都放在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旁邊！可惡！唔，那麼我故意要髒髒的，油膩的，像小酒館的樣子，不管它！我情願更糟糕！」

他正在忙着獨自說着這些話的時候，在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客室過夜的饒塞毛夫走進來了。

他正要回家，趕快要首先看一看病人。拉如密亨告知他，拉思科里涅珂夫睡得像一個冬眠老鼠樣。饒塞毛夫吩咐他們不得把他叫醒，並且應許約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再來看他。

「如果他仍然在家，」他繼續說道。「該死！如果人不能約束他的病人，如何能醫治他們呢！你知道是「他」將往她們那里去，還是「她們」到這里來呢？」

「她們到這里來，我想，」拉如密亨明白他問話的目的，說道，「無疑地，

他們將討論他們的家務事的。我將離開。你，按一個醫生講，比我更有權利在這里了。」

「但是我並不是一個神父；我來了還走；我除開瞧着他們之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哩。」

「一件事情使我煩惱，」拉如密亨皺眉插嘴道。「在回家的路上，我向他說了許多酒醉的瞎話……各種事情……其中有一件就是你怕他……會瘋了的。」

「你也這樣地告訴那兩位婦女了。」

「我知道那是傻！你如果願意打我，你可以打我！你不是有一種固定的看法麼？」

「那是胡說，什麼固定的看法！你，你自己，在你把我帶到他這來的時候，形容他爲一個偏狂者……而且昨天我們更是火上加油，就是你說的關於漆匠的故事惹的；當他或者正在那點上發瘋的時候，那是一段愚昧的談話！倘若我知道那時在警察署發生的事，知道有個惡漢……以那種猜疑侮辱他！哼……我便不准昨

天談那種話了。這些偏狂者將以田鼠邱作爲大山……把他們的玄想看作真實的現實。……就我所能想起來的講，把我心中所認爲祕密之事解明一半者，乃是薩米陀夫所說的故事。我記得有一個例子，一個患憂鬱病者——一個四十歲的人——把一個八歲的小男孩子害了，因爲他受不住他每天在棹上所鬧的戲謔！在這件事上，乃是因爲他的破衣服，無禮的警察官，初發的病症和這種猜疑！這一切，在一個被憂鬱病，被病態的例外的自尊心，鬧得半瘋狂的人的身上發生着作用！那很可以成爲病的始點的！唔，不管那些事了吧！……喂，那位薩米陀夫的確是一個不錯的人，但是哼……他昨夜不當把那些話都說出來了。他是一個可憐的愛說話的人！」

「但是他把那話告訴誰了呢？你和我麼？」

「和波費利。」

「那有什麼關係？」

「喂，你的話對她們——他的母親和妹妹——有什麼力量沒有？告訴她們今

天對他更要小心。……」

「她們會弄得好的！」拉如密亨不高興地答道。

「他爲什麼那般嫌惡這位盧辛？他是一個有錢的人，而且她並不像不喜歡他……而且我想她們一文錢都沒有吧？喝？」

「但是與你有什麼相干？」拉如密亨惱怒地喊道。「她們有一文錢沒有，我如何能知道？你自己問她們，或者你將探聽出來的。……」

「噢，你有時是好一個笨驢！昨夜的酒還沒有消哩。……再見；替我謝謝你的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昨夜我在她那寄宿。她把自己鎖在房裏，我從門縫說的 bonjour（日安）她也不回答；她在七點鐘的時候就起來了，銅暖炊是從廚房經過過道拿給她的。我並未能親自見她。……」

正在九點鐘，拉如密亨到了巴加列耶夫住宅的寓所。兩位婦人都帶着神經病般的著急，等待着他。她們在七點鐘或更早的時候，就起來了。他進來時面色像夜一般的黑，行禮行得笨拙，他立刻因而痛恨自己起來。他誤會了：普里契利亞。



亞歷山特羅夫那好意地跑到他跟前來，抓住他的兩手，幾乎要吻。他懼怯地瞥視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但是她的驕傲的面容，那時帶着那樣感激與友誼，那種完全的沒有料到的尊敬的一種表情，（以代替他所豫期的藐視的神情和隱瞞不住的鄙夷）這使他比遭受辱罵還更不知所措。幸而有一個題目可以談話，他趕緊把他抓住了。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聽說一切事情都很好，羅提亞還沒有醒，便聲音她高興聽說這話，因為「她有點事情，是非常，非常地必須預先談一下。」于是接着便打聽用早餐沒有，請他和她們一塊吃；她們等着他來一塊吃的。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按鈴：一個破衣的骯髒的聽差來答話，她們叫他拿茶點來，終於辦到了，但是那麼憊而且亂七八糟的樣子，這兩位婦人都害臊了。拉如密亨極力攻擊這寓所，但是想起盧辛，又惶惑地住了嘴，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的問話，滔滔不絕地發出問他，大大地解救他了。

他談了三刻鐘話，常常不斷被她們的問話打住，竟得向她們把他所知道的關

于拉思科里涅珂夫上年生活中之一切最重要的事情，都敘述出來，還包括有關於他病的詳細報告。不過，他把那些省去比較好些的許多事情都省去沒說，在警察署的那一場事及其一切結果，也在省略之內。她們熱心地聽着他所說的故事，當他以為他的話說完了，使他的聽者們滿意了的時候，他看她們認為他幾乎還沒有開頭哩。

「告訴我，告訴我！你以為如何……？原諒我，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匆忙地插口道。

「密特忒里·普羅珂菲支。」

「我非常，非常想知道，密特忒里·普羅珂菲支……現在他怎樣……一般來說，就是——我如何能說明呢——他喜歡什麼和不喜歡什麼？他永遠是這麼愛發脾氣麼？若是你能以告訴我的話，便告訴我他的希望和他的夢想（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是什麼？他現在受着什麼影響，總而言之，我想……」

「唉，母親，他如何能立刻回答那一切話呢？」都麗亞說道。

「老天爺，我沒有料到能看見他絲毫像這樣，密特忒里·普里珂菲支！」

「自然而然地嘍，」拉如密亨答道。「我沒有母親，但是我的伯伯年年來，幾乎每次他甚至於在外貌上都差不多不能認識我了，雖說他是一個聰明人；你們的三年分離是大有關係的。我能告訴你什麼呢？我認識羅提宏有一年半；他是一個乖癖的，抑鬱的，驕矜的，傲慢的，而且近來——或者好久以前——他愛疑心，愛玄想。他有着高尚的性格與慈悲的心腸。他不喜歡顯示他的感情，寧願作一樁殘酷的事情，也不願自由地說出心腹話。不過，有時他一點也沒有病態，只是冷淡和殘酷地無情；彷彿他是更扮演着兩個人物似的。有時他矜持得要命！他說他忙的很，一切事情都是一個阻礙，然而他却躺在床上躺着，什麼事不做。他並不嘲弄什麼事物，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口才，而是彷彿他沒有功夫浪費在這樣小事上似的。他永遠不聽人家向他說什麼話。他在任何時候，都絕不對別人發生興趣的事物發生興趣。他非常高看他自己，或者他是對的。唔，還有什麼？我想你們對於他將有一種最有救星的影響的。」

「上天保佑，但願這樣，」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聽了拉如密亨關於她的羅提亞的述說，悲痛極了，便哭喊道。

拉如密亨最後敢於更大胆地看着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在他說話的時候，他時常偷看她，但是僅僅看一會，便立刻又把眼看過去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在棹邊坐着，注意地聽着，於是站起來，開始在房中踱來踱去，抱着兩膀，抿着嘴唇，時而插問一句話，並不停步。她具有同樣的習慣，不聽人家說的什麼話。她穿着一件薄薄的暗色材料的衣服，她有一條白色的透亮的頸巾圍着脖頸。拉如密亨從許多跡象上立刻便看出她們的極爲貧困的情況。若是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穿的像一個女王樣，他覺得倒不怕她，但是或者正因爲她穿的壞，而且他看出她的環境的一切悲慘，他的心中便充滿了恐怖，他開始對於自己所說的每個字，所做的每種姿勢，都害怕起來，這於一個已經覺得卑怯的人，是很難受的。

「你告訴了我們許多關於我哥哥的性格的有趣的話……而且說的公平。我很高興。我想你太寬大地愛護他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微笑說道。「我想你

的話是對的，他需要一個女子的照料，」她熟思地續說道。

「我沒有這樣說；但是我敢說，你的話是對的，只是……」

「什麼？」

「他一個人也不愛，而且或者他永遠不愛的，」拉如密亨決定地聲言道。

「你的意思是說他沒有本領去愛麼？」

「你知道麼，亞陀孚沙。羅馬諾夫那，你在每件事情上都像你哥哥像的要命，實在，」他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忽然信口說出來了，但是立刻想起他剛才所說關於她哥哥的話，他臉變得像龍蝦一般地紅，簡直不知所措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看着他的時候，不禁大笑起來。

「你們兩個都會誤會羅提亞的，」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微微見怪了，說道。「我並不是說我們現在的困難，都麗亞。彼得。彼得羅維支在這封信上所寫的話，和你我所猜想的事，會是誤會的，但是密特忒里。普羅珂菲支，你想不到他是何等地喜怒哀無常而且反覆無常（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呵。當他僅只十

五歲的時候，我便不能信任他的性格。我相信，他現在對自己會作出別的沒人想到去做的事情的。……唔，比方說，你知道一年半以前他如何地使我驚訝，給我一個震動，幾乎致我的死命，那時他有心要娶一個女子——她的名字叫什麼——他的女老板的女兒？」

你聽說那件事情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問道。

你以為——」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熱心地繼續說道。「你以為我的眼淚，我的懇求，我的病，或者我會因悲傷而死，我們的貧窮，會使他中止麼？不行，他會泰然地不顧一切的阻礙的。然而那並不是因為他不愛我們！」

「他從來沒有向我說過一句那件事，」拉如密亨小心地回答道。「但是我從普登恩珂維亞·巴夫羅夫那自己口中聽說一點，不過她絕不是一個愛談閒話的人。我所聽說的話確實是很奇怪的。」

「你聽說什麼話？」兩個婦人立刻齊聲問道。

「唔，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我只知道那件僅僅因為女子死了才不舉行的結

婚，一點也不爲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所喜歡。他們並且說那女子一點也不漂亮，實在我聽說的確醜……而且是那樣的一個病人……而且怪。但是她彷彿有些好的性質。她一定有些好的性質，不然那是十分不可解的。……她也沒有陪嫁品，而且他不會注意妝奩的。……但是在這樣的事情上總是難以批評的。」

「我確信她是一個好女子，」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簡單地說道。

「上帝饒恕我，我簡直樂她死。不過，我並不知道他們誰會使誰受最多的苦難——他使她，還是她使他，」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把話總結起來說道。於是她開始嘗試地問他關於頭一天和盧辛鬧的那場事，躊躇着而且不住地斜眼看都麗亞，顯然使後者覺得煩絮。這件意外的事甚於其他一切顯然使她發生不安，甚且使她驚惶失措。拉如密亨詳細地敘述那件事，但是這次他加上他自己的結論：他公然地責備拉思科里涅珂夫故意侮辱彼得·彼得羅維支，這次很少以他病的緣故來原諒他。

「那是他在病前計劃的，」他續說道。

「我也以為是這樣，」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帶着一種喪氣的樣子，同意道。但是他聽拉如密亨那麼小心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甚且對於彼得·彼得羅維支懷着一種尊敬，她非常發驚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也為之驚動了。

「那麼這就是你對於彼得·彼得亞維支的意見麼？」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不禁問道。

「我對於令愛的將來的丈夫不能有別的意見的，」拉如密亨堅決地熱心地答道，「而且我說那話並非僅僅由於普通的客氣，乃是因為……僅只因為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依她自己的自由意志答應這個人了。如果昨夜我說他說得十分無禮，乃是因為我醉得討人厭……並且瘋了；是的，瘋了，狂了，我完全昏頭了……今天早晨我覺得害臊。」

他臉紅起來，住嘴不說話了。亞陀孚沙·羅馬諾夫那臉上漲紅，但是她並沒有打破沉默。從他們開始談盧辛那時候起，她一句話都沒有說。

沒有她的幫助，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顯然是不知怎麼辦。最後，她



支吾着而且不斷地斜眼看她的女兒，聲言她正爲一件事情焦慮着。

「你看，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她開言道。「我將和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完全開誠說話，都麗亞？」

「自然，母親，」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著重地說道。

「就是這麼一回事，」她趕緊開口道，彷彿允許說她的苦惱就把她心頭一個重担去掉了似的。「今天早晨很早的時候，我們接到彼得·彼得羅維支一封短信，回答我們通知他我們到了的那封信。他答應在車站接我們，你知道，他並不那麼辦，却派一個聽差把這些寓所的地址帶給我們，指示我們的路；他來一個通知，說他今天早晨自己到這里來。但是今天早晨從他那里來了這封短信。你不如自己去看吧；其中有一點非常使我發惱……你不久便看見那是什麼事了……告訴我你的真實的意見，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你比任何人都更知道羅提亞的性格，而且沒有人能比你更能忠告我們。我一定要告訴你，都麗亞便立刻下了決心，但是我還覺得不定，到底怎麼辦，我……我等着你的意見。」

拉如密亨拆開那封短信，日期寫的是頭天晚上，他念了下面的話：

『親愛的夫人，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我謹奉告你，因為突然發生的一些阻滯的緣故，使我不能到車站去接你們；我會派一個很妥當的人辦理此事。同樣我明天早晨亦無緣面見你們，因為參議院裏的事務不容耽擱，並且還有，在你會你的兒子，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會她的哥哥的時候，我可以不擅自打攪的。我至遲不過明天晚上八點鐘整，將獲拜訪你們並往你們寓所向你們致敬意的榮幸，並且我附帶提出我的誠懇的，而且我還可以說是必須的請求，就是在我們會見的時候，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可以不在場的——因為他昨天病中在我拜訪他的時候，加我以大大的空前的凌辱，並且，因為我想親自從你那里得到關於某一點之必須的詳細的解釋，關於這方面我願得知你自己的解說。我謹預先奉告你，倘若，不顧我的請求，我竟遇見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將不得不立刻退出，你只能責備你自己。我寫這信，是假定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他在我拜訪時看來十分有病，忽然遲兩個鐘頭便復元了，能夠離開住宅，因此也可以拜訪你們的。我

在一個被馬車壓倒，以後死了的醉人的寓所裏，親眼看見使我更相信了，他以葬禮爲藉口，給那人的女兒——一個行爲爲人所共知的年輕女人——二十五塊盧布，那使我大大發驚，我知道你們籌那筆款受了什麼樣的痛苦。謹附筆向你的可尊敬的女兒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表示特別的敬意，並求你接受我的敬禮。

「你的卑微的僕人，

「彼·盧辛。」

「我現在怎麼辦呢，特密忒里·普羅珂非支？」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幾乎哭了，開言道。「我如何能叫羅提亞不來呢？昨天他那麼熱心地主張我們拒絕彼得·彼得羅維支，現在我們又被吩咐莫要接待羅提亞！如果他知道，他將故意地來哩，……那麼要發生什麼事呢？」

「照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決定去辦得了，」拉如密亨立刻泰然地答道。

「唉呀！她說……誰知道她說什麼，她並不說明她的目的！她說至少最好是，並非最好是，乃是絕對地必須使羅提亞也要在八點鐘到這裏來，使他們必須

見面。……我連信都不想給他看，而藉着你的幫助，用什麼計謀使他不來……因為他是那麼愛發脾氣。……並且，我關於那個死了的酒徒和那個女兒，並不明白，他如何能把所有的錢給了那女兒……那錢……」

「那是你費了很多力量才弄到的，母親，」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插嘴道。

「他昨天發昏了，」拉如密亨熟思地說道，「可惜你不知道他昨天在一家酒館裏預備怎麼樣，不過其中也有意義。……哼！他確是說了一點，在我們昨天晚上回家的時候，說了關於一個死人和一個女子的話，但是我一點也不明白。……並且昨夜我自己……」

「母親，我們最好還是自己到他那里去，我向你担保，在那里我們立刻便看出怎麼辦了。並且，天已經不早了——天爺，過十點鐘了，」她喊道，看着一隻用威尼斯細鍊子掛在頸上的亮煌煌的鑲着瑤瑯的金錶，看來完全和她其餘的裝飾不稱。「她的未婚夫送的一件禮物，」拉如密亨想道。

我們一定要動身了，都麗亞，我們一定要動身了，」她的母親在一陣慌忙

中嘆道。「他將以為我們昨天以後還在生氣哩，因為我們去的這麼遲。慈悲的天爺！」

在她說着這話的時候，她匆忙戴上帽子，披上外衣；都麗亞也把她的東西穿戴上。她的手套，如同拉如密亨所看出來的，不但破敝，而且有洞，然而這顯然的貧窮却給這兩位婦人一種特別尊嚴的態度，這是在那般知道如何穿壞衣服的人們中常見的。拉如密亨虔敬地看着都麗亞，以護送她為得意。「在獄中補自己襪子的女王，」他想到，「那時當然，看來還像一個女王，甚且比在奢華的盛典和接納儀式上更是女王了。」

「天爺，」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呼喊道，「我一點也沒有想到我會怕見我的兒子，我的乖乖，乖乖羅提亞！我害怕，密特忒里·普羅珂菲支，」他續說道，懼怯地斜眼看他。

「莫要害怕，母親，」都麗亞吻她說道，「不如相信他吧。」

「唉呀，我相信他，但是我整夜都沒有睡覺，」可憐的婦人呼喊道。

他們出來到大街上了。

「你知道麼，都麗亞，今天早晨我微睡一會的時候，我夢見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她渾身都穿着白的……她到我跟前來，握着我的手，向我搖頭，但是那麼凜然地，彷彿她在責備我似的。……那是一個好兆麼？唉呀！你不知道，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那個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死了！」

「我不知道，瑪法爾·彼得羅夫那是誰！」

「她猝然死了；你想想……」

「以後才說，媽媽。」都麗亞插嘴道。「他並不知道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是誰呀！」

「唉，你不知道麼？我以為你知道我們一切底細。請原諒我，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我並不知道這幾天來我想些什麼。我真正把你當作我們的一個天神，所以我確以為你知道我們的一切底細。我把你當作一個親戚。……莫要因為我說這話生氣。唉呀，你的右手是怎麼一回事？你碰傷了麼？」

「是的，我撞傷了，」拉如密喜歡喜極了，低聲說道。

「我有時從心裏說話說的太多了，因此都麗亞改正我……但是，唉呀，他住在什麼樣的一個櫃櫥裏呵！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醒着？這個女人，這個女老板，認為這是一個房間麼？聽我說，你說他不喜歡顯露他的感情，那麼我或者要以我的……弱點煩惱他了吧？請忠告我，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我當如何對待他？我覺得十分失措，你知道。」

「如果你看他皺眉毛的時候，莫要問他話太多了；莫要太多問他的身體；那他不喜歡。」

「唉，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作母親是何等難呵！但是這裡就是樓梯。……好一個可怕的樓梯呵！」

「母親，你臉色十分灰白，莫要自行悲痛了，媽，」都麗亞安慰她說道，于是她帶着發閃光的眼色繼續說道：「他看見你應當快活的；你却這樣苦你自己。」

「等一等，我往裏偷看一看他醒了沒有。」

兩個婦人慢慢地跟着拉如密亨，他在前面走，當她們來到第四層樓上女老板的門前的時候，她們看出她的門開了一個小縫，兩隻銳利的黑眼睛從裏面的黑暗中注視着她們。當她們的眼睛相遇的時候，那門忽然關上了，那麼碎的一聲，使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幾乎嚇得喊叫起來了。



## 第三章

「他好了，好了！」饒塞毛夫在他們進來的時候快活地喊道。

他在十分鐘以前便進來了，坐在先前原地方，在沙發上。拉思科里涅珂夫坐在對面的角落，已經完全穿好服裝，仔細梳了頭，洗了臉，這是他在過去些時所沒有過的。這房間立刻便擠滿了人，然而那思泰莎却趕得及跟客人們進來，站着聽。

比較前一天的情況，拉思科里涅珂夫確實是差不多算好了，但是他還是無血色，無精神，而且抑鬱。他看來好像一個愛傷的人，或一個受過什麼可怕的身體上的痛苦的人。他的額頭皺着，他的雙唇抿着，他的兩眼發熱病似的。他說話少，而且是勉強地說，彷彿履行職務似的，在他的舉動上有着一種不寧的神情。

他只需要臂腕上的吊腕帶，或手指上的綑帶，以完成一個生着疼痛的膿瘡或臂腕撞傷的人的印象。當他的母親和妹妹進來的時候，他那無血色的抑鬱的面孔明亮煥發了一會，但是這僅僅只使牠顯出更劇烈的苦楚，代替了沒精打彩的苦悶。那種光輝不久便消去了，但是痛苦還存在着，饒塞毛夫帶着一個開始實習的年輕醫生所有的熱忱注視着研究着他的病人，看不出他對於他的母親和妹妹之來到有什麼喜悅，但只看出一種苦惱的隱密的決定，決定再受一兩點鐘不可避免的苦楚。以後他看出來繼續談話之間的每個字幾乎都好像觸着他的創傷，而且給牠刺激。但是同時他對於一個好似偏狂者，頭天還因為最不經意的話發瘋的病人，竟有這樣抑制自己，隱藏感情的力量，他覺得驚奇。

「是的，我現在自己看出來了，我差不多算是好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和他的母親妹妹作歡迎的接吻，這樣立刻便使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笑容滿面了。「而且我說這話並不是像我昨天所說的一樣，」他向拉如密亨說着，友好地握一握手。

「是的，實在，我今天對於他十分驚奇，」饒塞毛夫開言道，他看見婦人們進來了很歡喜，因為他有十分鐘都沒得和病人作一度談話。「若是他像這樣下去，再過三四天他便要和先前一樣了，這就是說，和他在一月或兩月……或者甚至於和三個月以前一樣。這病來得好久了吧……噢？現在，承認這或者是你自己的過錯吧？」他接續着說，帶着小心翼翼的微笑，彷彿還怕惹怒他似的。

「這是很可能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冷然地答道。

「我也要說，」饒塞毛夫熱心地繼續說道，「你的復元唯一地靠你自己。現在人能以向你談話了，我願使你牢牢記住，避免那些足以產生你的病態情況的初步的（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基本的原因，那是必要的：若是那樣你可以好，否則，病將更糟了。這些基本的原因我並不知道，但是這些你自己一定知道的。你是一個明理的人，自然你自己一定觀察出來了。我猜想你的精神錯亂的初期是和你的離開大學同時。你一定莫要無職業的過下去，因此，工作和放在你面前的一個固定目標，我想于你是非常有益的。」

「是的，是的；你完全對了。……我要趕快回到大學去；那麼一切事情都順適了。……」

饒塞毛夫一部份因為要在兩位婦人面前發生效力而開口說出那聰明的勸言，當他一瞥病人，觀察出他面上的明顯的嘲笑，他確實有些昏亂了。這情況保持了片刻。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立刻開始感謝饒塞毛夫，尤其感謝他頭夜到她們的寓所去。

「怎麼！他昨夜看你們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彷彿受驚似的，問道。「那麼你們走了長途之後也並沒有睡覺？」

「呵，羅提亞，那只到兩點鐘。都麗亞和我在家裏從來沒有在兩點鐘以前便睡覺的。」

「我也不知道如何來感謝他，」拉思科里涅珂夫往下說着，忽然皺眉而且眼睛向下看。「把報酬的問題放在一邊——原諒我提到這件事（他轉臉向饒塞毛夫）——我實在不知道我做了什麼事，值得你這樣特別的注意！我簡直不明白……」

而且……而且……實在，這使我煩悶，因為我不明白。我這麼坦率地告訴你。」「莫要生氣。」饒塞毛夫強笑着。「假定你是我的頭一個病人——唔——我們這般剛開始實習的傢伙，愛我們的頭一個病人，好像他們是我們的孩子似的，有些幾乎愛上他們了。自然我的病人並不很多。」

「我對於他一句話也沒有說，」拉思科里涅珂夫指着拉如密亨接續說道，「雖說他除了侮辱與麻煩而外，他從我這里什麼也沒有得着。」

「他瞎說些什麼！怎麼，你今天是帶着感傷的心情麼？」拉如密亨喊道。

若是他有了更深的瞭解，他便要看出了在他（羅提亞）裏面並無一點感傷性，乃是確實十分相反的東西。但是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把這點看出來了。她留心地不安地注視着她的哥哥。

「至於你呢，母親，我不敢說，」他往下說着，彷彿背着一課心中記下來的功課似的。「只是在今天我才能夠略略明白，昨天你在這里，等我回來，一定是何等地苦痛呵。」

當他說完這話的時候，他忽然伸手給他妹妹，微笑着不發一言。但是在這微笑中却有着一種真正的純真的感情。都麗亞立刻把他的手抓住了，親熱地握着，驚喜感激。從他們在昨天爭論之後，這是他第一次向她說話。看見這種最後的不語的和解，母親的臉因歡樂和幸福而鮮明了。「是的，我就是爲着那點愛他，」拉如密亨誇張的自言自語，在椅上用力一轉身。「他有這般舉動的！……」

「他這一切作的多麼好呵，」母親私想着。「他具有多麼大度的激動呵，他把他和他妹妹的一切誤會，何等簡單地，何等周到地結束了——僅只是在相當的時刻伸出他的手，像那般的看了她。……他的眼睛多麼好呵，他的整個臉龐是多麼好呵！……他甚且比都麗亞還好看。但是，老天爺，什麼樣的一套衣服——他穿的何等怕人呵！……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店舖裏的聽差瓦綏亞都比他穿的好些——我本可以衝向他，把他抱住……並且痛哭——但是我害怕。……哦，親愛的，他是這麼奇怪！他說得親切，但是我害怕！怎麼，我害怕什麼？……」

「哦，羅提亞，你不會相信，」她趕緊回答她向她所說的話，忽然開口道，

「昨天都麗亞和我是何等不快呵！現在那全算過去了，完了，我們又十分快樂了——我可以告訴你。試想我們幾乎照直從火車跑到這裏來擁抱你，然而這個女人——呵，她在這裏！早安，那思泰莎！……她立刻告訴我們，說你正發燒很厲害在躺着，剛才在不省人事中離開醫生跑了，他們正在大街上找你哩。你想不到我們當時覺得怎樣呵！我不禁想起中尉波坦賊珂夫——你父親的一個朋友——你記不得他，羅提亞——的悲慘的結果，他也同樣發燒很厲害跑出去，掉到院中的水井裏去，他們直到第二天才能把他拉出來。自然，我們把事情說得誇大一些。我們想要跑去找彼得。彼得羅維支，請他幫忙。……因為我們是孤伶伶的，完全孤伶伶的，」她悲傷地說，突然停止，忽然想起雖說「我們又快樂了」，但提及彼得。彼得羅維支還是有些危險的。

「是的，是的。……自然那是很惱人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喃喃着回答道，但是他帶着那麼一種胸有成見的不注意的態度，使都麗亞迷惑地注視着他。

「別的我還想說什麼話呢？」他努力回想而繼續說道。「哦，是的；母親，而

且連你，都麗亞，請你們莫要以為我今天不想去看你們，而等你們先來看我。」  
「你說什麼話，羅提亞？」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她也驚奇了。  
「他是當作一種責任回答我們話麼？」都麗亞想道。「他是和解了，求饒  
恕，彷彿在辦公事或背書似的麼？」

「我剛才醒來，想到你們那裏去，但是因為衣服就誤了；我昨天忘記請  
她……那思泰莎……把血洗掉……我剛才穿上衣服。」

「血！什麼血？」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驚慌地問道。

「哦，沒有什麼——莫要不安。那是昨天當我四下徘徊，有些不省人事的時  
候，我偶爾碰着一個被車壓倒了的人……一個書記……」

「不省人事麼？但是你一切事情都記得！」拉如密亨插嘴道。

「那是真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特別小心地答道。「我記得一切事情，甚至  
于極細微的細事我都記得，然而——我為什麼那樣辦，到那裏去，說那種話，我  
已經能夠明白地解釋了。」



「一個常有的現象，」饒塞毛夫插口道，「行動有時來得巧妙，詭極了，而行動的指揮却是錯亂的，與各種各樣的病態的印象有關——這有如一場夢。」

「這倒也好，讓他以為我差不多是一個瘋子，」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怎麼，完全健康的人舉動也同這一樣的，」都麗亞說着，不安地看着饒塞毛夫。

「你的話有些道理，」後者答道。「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大家都是常常就像瘋子，但是有一點分別，就是精神錯亂的人是略微更瘋，因為我們必須辨別那個界限。常態的人差不多是沒有的，這是真的。在成百的人中——或成千成萬的人——差不多連一個都碰不着。」

對於饒塞毛夫在他癡愛的題目上的饒舌中，粗心地吐出了「瘋子」二字，人都皺着眉頭。

拉思科里涅珂夫坐着彷彿不去注意似的，兀自沉思，他那無血色的雙唇上帶着一種奇異的微笑。他還在默想着什麼事情。

「唔，被車壓倒了的那人怎麼樣？我打擾你！」拉如密亨匆促地喊道。

「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彷彿醒過來了。「哦……我幫忙把他抬送回家，濺上血了。順便說一下，媽媽，昨天我作了一件不可饒恕的事。我真正是發瘋了。我把你所寄給我的錢都捨去了……給他的老婆作葬費。她現在是一個寡婦，害着肺癆病，一個可憐的人……三個小小的孩子，挨着餓……家裏什麼東西都沒有……還有一個女兒……若是你看見他們了，或者你自己會給他們的。但是我承認我並沒有權做那件事，尤其是我知道你自己是多麼需錢。幫助別人，人一定要有權做那件事，不然 *Crevez, chiens, si vous n'etes pas contents*（挨餓吧，狗子們，若是你們不安分的話）。」他大笑，「那對了，不是麼，都麗亞？」

「不，不對，」都麗亞堅決地回答道。

「呸！你也懷有企圖，」他喃喃道，幾乎帶着仇恨地看着她，譏刺地微笑着。「我本應當估料……。唔，那是值得讚美的，而且於你好些……若是你來到

一個界線跟前，你不越過去，你將不快……若是你越過去了，或者你還要更不快的……但是這一切都是瞎話！」他極受刺激地續說道，討厭自己扯遠了。「我祇是想說，我求你饒恕，母親，」他簡短地猝然地結束道。

「夠了，羅提亞，我相信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很好的，」他母親歡喜的說道。

「莫要太相信了，」他答道，撮着嘴笑。接着是一陣沉默。有一種緊張在這一談話中，在沉默中，在和解中，在饒恕中，都覺得出來這種緊張。

「這彷彿是他們怕我似的，」拉思科里涅珂夫自己想道，斜眼看他的母親和妹妹。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確實變得越沉默就越畏縮了。

「然而她們不在這里時，我彷彿十分愛她們哩，」這思想從他的心頭閃過。

「你知道麼，羅提亞，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死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忽然說出來了。

「什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

「哦，可憐——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司維特里喀羅夫。我寫給你信上說了  
她那麼多的話。」

「呵——呵！是的，我記得。……那麼她死了！哦，真的麼？」他忽然自己  
振作起來，好像醒過來似的。「她害什麼病死的？」

「只消想一想，十分猝然地，」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爲他的好奇心  
所鼓舞，匆忙地答道。「就在我寄給你那封信的那天！你相信麼，那個可怕的人  
彷彿就是她致死之因。他們說他把她打得要命。」

「怎麼，他們那麼不和麼？」他向他的妹妹問道。

「絲毫不是的。確實正是十分相反。他對她總是很耐心的，甚且很體貼。實  
際上，所有那七年的婚後生活他都對她讓步，確實太讓步了，有許多地方。忽然  
之間他彷彿忍不住了。」

「若是他約束自己七年了，那麼他就不能這麼可怕吧？你彷彿替他辯護吧，  
都麗亞？」

「不，不，他是一個可怕的人！我想像不出更可怕的了！」都麗亞答着，幾乎發抖，縐着眉頭，兀自沉思了。

「那件事在早晨發生的，」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忙忙往下說道。

「剛從那以後她便吩咐把馬駕上，一喫完午飯便要往城裏去。遇這樣情形她總是驅車往城裏去。那天午飯，她的食慾很好，我聽說。……」

「在挨打以後麼？」

「那永遠是她的……習慣；剛吃完午飯之後，她便往浴室去，爲着不至於動身遲了。……你知道，她在受着沐浴的治療哩。在那里他們有一個涼水管，她每天照例在那裏面洗澡，這次她剛一到水裏去，便忽然昏厥了！」

「我想是的，」饒塞毛夫說。

「他打她打得厲害麼？」

「那有什麼關係？」都麗亞插口道。

「哼！但是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講這些廢話，母親，」拉思科里涅珂夫極受

刺激地說道，彷彿不能自持似的。

「呵，我親愛的，我不知道談什麼，」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說道。

「怎麼，你們都怕我麼？」他帶着勉強的笑容問道。

「的確是真的，」都麗亞說着，照直地嚴肅地看着她的哥哥。「母親在上樓的時候，恐怖地在她自己身上畫十字。」

他的臉孔動作着，彷彿抽筋似的。

「唉，你說什麼話，都麗亞！請你莫要生氣，羅提亞……你爲什麼說那話呢，都麗亞？」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困惑了，開口道——「你想，我往這來，一路上，在火車裏，我夢想着我們將如何相遇，我們將如何一塊暢談一切事情……我那麼快樂，我並沒有注意行程！但是我在說些什麼話！我現在快樂了……你不應當，都麗亞……我現在快樂了——光看見你，羅提亞……」

「莫說了，母親，」他在昏亂中喃喃道，並不看她，但只握着她的手。「我們將有功夫暢談一切的事情的！」

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忽然昏亂已極，臉色變灰白了。他不久以前的那種可怕的感觸又帶着致命的寒冷通過他的心靈。這點又忽然變得明顯而且爲他所理會了：他剛才說了一句怕人的慌話——不但他現在永不能暢談一切事情——並且他永不再能向任何人暢談任何事情。這種思想的苦楚竟到這種地步，他片刻之間幾乎忘却自己，他從座上起身，不看任何人向門前走去。

「你幹什麼？」拉如密亨抓住他的臂腕喊道。

他又坐下，開始往四下看，沉默着。他們都在迷惑中看着他。

「但是你們爲什麼都是這般沉悶呢？」他忽然十分沒料想到地喊道。「說幾句話！像這樣坐着有什麼來頭呢？得，說吧。我們談談吧。……我們遇在一起却靜默地坐着。……得，無論什麼話！」

「感謝上帝；我怕像昨天一樣的事情又開始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說着，在自己身上畫十字。

「什麼一回事，羅提亞？」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不相信地問道。

「哦，沒有什麼！我想起點事來，」他答道，忽然大笑起來。

「唔，若是你想起點事來；那就好了！……我正開始以為……」饒塞毛夫喃喃着，從沙發上站起來。「這是我走的時候了。我或者再來一次，……若是我能碰到……」他鞠躬出去了。

「多麼好的人呵！」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說道。

「是的，好人，妙人，深受教育的，聰明的人，」拉思科里涅珂夫快嘴地開言道，帶着從來沒有的活潑。「我記不得我害病之前在那里遇見他的。……我相信我在什麼地方遇見他……而且這位也是一個好人，」他向拉如密亨點頭。「你喜歡他麼，都麗亞？」他問她道；忽然不知爲什麼緣故他大笑起來。

「非常喜歡，」都麗亞答道。

「呸，——你個豬，」拉如密亨抗言着，在怕人的昏亂中臉紅了，他從椅上起身。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微笑着，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却大聲地笑。

「你往那里去？」



「我也要走。」

「你一點不必走。留下吧！饒塞毛夫走了，那麼你一定要停下。莫走。什麼時候了？十二點鐘麼？你弄到多麼漂亮的一隻掛錶呵，都麗亞。但是你們爲什麼都不作聲了？話都是我說！」

「這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禮物，」都麗亞答道。

「而且是很值錢的，」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續說道。

「呵！好大呵！差不多不像一個女錶。」

「我喜歡這種的，」都麗亞說道。

「可見那並不是她的未婚夫的禮物了，」拉如密亨想着，不知爲什麼喜悅着。

「我以爲是盧辛的禮物，」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不，他還沒有送都麗亞任何禮物哩。」

「呵！你記得麼，母親，我會戀愛過而且想結婚哩？」他忽然說道，看着他

的母親，她爲他忽然改變題目和他說這話的樣子弄昏亂了。

「哦，是的，我親愛的。」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和都麗亞，拉如密我彼此送眼色。

「哼，是的。我將告訴你什麼話呢？實在我記得的不多。她是那麼樣的一個帶病的姑娘，」他往下說着，變得沉鬱，眼光又向下了。「十分是一個病人。她愛周濟窮人，老是夢想着一所修道院，有次她開口向我談這件事的時候，她流起淚來了。是的，是的，我記得。我記得很清楚。她是一個醜姑娘。我實在不知道那時有什麼吸引我向她——我想那是因爲她常病的關係。倘若她跛脚或駝背，我相信我還更喜歡她的，」他凝思地微笑着。「是的，這是一種春之夢幻……。」

「不，這不僅是春之夢幻，」都麗亞帶着親熱的情感說道。

他專心地緊張地注視着他的妹妹，但是並沒有聽見或並不明白她的話。於是他完全迷入於思索之中，起身到他母親跟前，吻她，又走回他的地位坐下。

「你現在還愛她！」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感動了，說道。

「她麼？現在麼？哦，是的。……你問她麼？不……現在彷彿那全是，在另一個世界裏……而且是好久以前了。實在那一切事情好像都不是在這兒發生的。」他注意地看着他們。「現在你們……我好像離着一千里路遠看你們似的……但是，誰知道我們爲什麼談這件事！而且詢問有什麼益處呢，」他煩惱地接續說道。他咬着手指甲，又在凝思着。

「你住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可憐的寓所呵，羅提亞！這好像是一個棺材，」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說道，忽然打破了壓人的沉默。「我相信你變得這麼抑鬱，大抵一半是由於你的寓所。」

「我的寓所，」他無精打彩地答道。「是的，這寓所與這大有關係。……這點我也想過了……不過，倘若你知道你現在說了什麼樣的一種奇怪的話呵，母親，」他說道，奇怪地大笑著。

再說一點，她們的伴談，這位母親和這位妹妹，三年別離後的重聚，這種親密的談話口吻，却完全不能暢敘任何的事情——於是使他實在忍受不住了。但是

有一件迫切的事，那天無論如何一定要解決的——他醒來的時候便這樣決定了。現在他歡喜「這件事」，當作一個出路。

「聽着，都麗亞，」他嚴重地無情地開口道，「自然我求你原諒我昨天的事，但是我必得再告訴你，我不放棄我的主要之點。要我還是盧辛。倘若我是一個流氓，你就不要做那樣人。一個就夠了。倘若你嫁給盧辛，我立刻便不把你當作妹妹了。」

「羅提亞，羅提亞！又像昨天一樣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悲傷地喊道。「你爲什麼叫你自己作流氓呢？我受不了。你昨天說那同樣的話。」

「哥哥，」都麗亞堅決地而且同樣無情地回答道。「在這一件事上你那方面有一個錯誤。我夜間細想一遍，看出這錯誤來了。這完全是因爲你彷彿猜想我是向某人而且爲某人犧牲自己。那情形一點都不對。我只是爲着我自己的緣故而出嫁，因爲我自己很痛苦；並且，若是我能對於家庭有用，我將高興的。但這並不是我決定的主要動機。……」

「她撒謊哩，」他自己想着，懷怨地咬他的手指甲。「驕傲的人呵！她不承認她由于慈善而想那樣辦！太傲慢了！哦，下流的人物呵！他們的鍾愛就和憎恨一樣……哦，我是如何……恨他們一切人呵！」

「事實上，」都麗亞繼續說道，「我嫁彼得·彼得羅維支，是因為有兩種罪惡，我選了較小的。我立意誠實地去做一切他所希望我做的，因此我並不是欺騙他。……你剛才爲什麼笑呢？」她也臉紅了，在她的眼中有一道怒光。

「去做一切麼？」他帶着惡意的冷笑問道。

「在某種限度以內。彼得·彼得羅維支求婚的態度和方式都立刻給我看出他所需要的了。自然，他可以把自己看得很高，但是我希望他也重視我。……你爲什麼又大笑呢？」

「你爲什麼又臉紅呢？你撒謊，妹妹。你故意撒謊，祇就是由于女性的固執，祇就是要抵抗我。……你不能尊敬盧辛的。我看見他而且和他談過話了。可見你是爲着金錢把你自己賣了，可見無論如何你做得下流，然而至少我歡喜你能

夠爲那紅臉。」

「那是不對的。我並不是撒謊，」都麗亞失去了寧靜，喊道。「若是我信服他重視我，高看我，我不願嫁他的。若是我堅決地信服我能夠尊敬他，我不嫁他的。幸而，就在今天我便能有使人信服的證據……而且這樣的一種婚姻並不是一種卑污，如同你所說的！而且即使你對了，即使我真正決定了做一個卑污的舉動，你像那般向我說話，在你那方面不是薄情麼？你爲什麼向我要求你自己或者也沒有的一種英雄氣概呢？這是專制；這是暴虐。若是我毀壞任何人，那也僅只是我自己。……我還沒害任何人！……你爲什麼像那樣的看着我？你爲什麼那樣失色？羅提亞，親愛的，什麼一回事？」

「老天爺！你使他發暈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

「不，不，瞎話！這沒有什麼事。一點點的暈眩——並不發暈。是你頭腦發暈吧！哼，是的，我說什麼話？哦，是是。今天你如何得到使人信服的證據，證明你能尊敬他，而且他……重視你，你這樣說的麼？彷彿你說就在今天，對不？」

「母親，把彼得·彼得羅維支的信給羅提亞看，」都麗亞說道。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以顫抖的雙手把信交給他。他帶着大大的興趣接下，但是在未開之前，忽然帶着一種驚愕的神情看着都麗亞。

「這算奇怪？」他慢慢地說道，彷彿受一種新的思想打擊了似的，「我爲什麼這樣大驚小怪的？這都是幹什麼？你愛嫁誰就嫁誰！」

他似乎向他自己說這話似的，但却是大聲地說，看了些時他的妹妹，彷彿迷惑了似的。他最後把信拆開，面上還帶着同樣的奇怪的驚愕的神情。于是他慢慢地，注意地，開始讀着，讀了兩遍。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露出顯明的焦心，大家確實都豫期着某種特別的事情。

「使我驚奇的，」他稍停了一會之後，把信交給他的母親，便開言道，但並不是特別向任何人說話，「乃是他是一個辦事人，一個律師，並且他的談話也很技巧，但是他寫出這樣一封沒受教育的信來。」

他們都發驚了。他們所豫期的不是這些話。

「但是他們寫信都像那樣，」拉如密亨猝然說道。

「你看過了麼？」

「看過了。」

「我們給他看了，羅提亞。我們……剛才和他商議，」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困惑的開口道。

「那正是法庭上的語調，」拉如密亨插言道。「到今天法律上的文件都是像那樣寫的。」

「法律上的？是的，這正是法律上的——事務話——不是那麼特別沒受教育的，也不是那麼文縷縷的；而是事務話！」

「彼得·彼得羅維支對於他少受教育這件事實並不隱瞞，他確實得意他自己的，」亞罕陀沙·羅馬諾維支有些被她哥哥的話頭弄氣了，便說道。

「唔，他若是以那得意，他有道理的，我並不否認那點。你好像生氣了，妹妹，因為我對於那信只加以這樣的一種瑣細的批評，你以為我說這般細事故意地



來惱你。正相反，我所想到關於筆調的一種觀察，照事情的現狀看來，絕不是無關係的。那裏有「責備你自己」一句話很有意義地明顯地放進去了，此外還有一個威嚇，說若是我在場的話，他便要立刻走開的。那個走開的威嚇就等於把你們都捨棄的一個威嚇，倘若你們不服從的話；而且是現在把你們叫到彼得堡以後再把你們捨棄。唔，你作什麼想法呢？我們能對盧辛寫出來的這樣的一句話見怪，如同我們要對他（他指着拉如密亨），或者饒寒毛夫，或者我們中的一個寫的，一樣見怪麼？」

「不——對，」都麗亞更有精神地答道。「我看得明明白白的，那是說得太天真了，或者他簡直沒有寫信的才能……這是一個實在的批評，哥哥。實在，我沒料到……」

「這是用法律上的筆調寫的，而且或者比他本意聽來更粗鄙。但是我一定要使你的失望一點。信上有一句話，關於我的一句讒言，而且頗是一句可恥的讒言。我昨晚把錢給了一個寡婦，一個害肺癆病的女人，困苦把她壓迫毀了，我給

錢她並非「以葬禮爲藉口」，乃是付葬費，而且並不是給他女兒——一個年輕的女人，如同他所寫的，有着人所共知的行爲（我一生在昨夜是第一次看見她）——乃是給那個寡婦。在這一切中我看見一種太急了的欲望，急想誹謗我，在我們中間惹起不和來。那又是用法律上的語氣寫的，這就是說，他太明顯地表示目的，而且帶着很坦率的急性。他是一個聰明人，但是要做得懂事達理，聰明並不夠。由這一切看出一個人……我不以爲他對於你有大大的重視。我告訴你這話，只是要警告你，因爲我真誠地希望你好……」

都麗亞沒有回答。她的決心已經下了。她僅只是等着晚間。

「那麼你如何決定呢，羅提亞？」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問道，她對於他的談話中忽然作出的新的「辦事人」似的口吻比先前更加不安了。

「決定什麼？」

「你想，彼得·彼得羅維支寫信叫你今天晚上莫要和我們在一塊，而且說若是你來他便要走。那麼你……來麼？」

「那自然不是由我決定的，乃是第一要由你，若是你並不爲這樣的一個要求生氣；其次，要由都麗亞，若是她也不生氣。我要照你們所以爲最好的辦法做去，」他無情地接續說道。

「都麗亞已經決定了，而且我完全和她同意，」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趕緊聲言道。

「我決定請你，羅提亞，懇求你在這次會面時一定和我們在一塊，」都麗亞說道。「你來麼？」

「來的。」

「我也要請你在八點鐘時和我們在一塊，」他向拉如密亨說道。「母親，我也請他。」

「對極了，都麗亞。唔，你既然決定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續說道，「好極了。我自己將覺得更安適些。我不喜歡隱瞞和欺騙。不如讓我們知道全部實情吧。……生氣不生氣，現在是彼得·彼得羅維支的事了！」

## 第四章

在那時門輕輕地開了，一個年輕的女子走進房來，畏縮地四下望着。人人都懷着驚異和好奇心轉臉對着她。拉思科里涅珂夫頭一眼並不認識她。這是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瑪爾美拉陀夫。他昨天頭一次看見她，但是在那個時候，在那樣環境中，穿着那樣服裝，以致他的記憶力對於她保留下一個很不同的模樣。此刻她是一個穿的簡樸可憐的年輕女子，很年輕，實在幾乎像一個小孩子，態度貞淑文雅，面色坦率，但是帶着有些受驚的樣子。她穿着一套很樸素的家庭的衣服，戴着一頂老樣的破帽子，但是她還拿着一把女傘。她出乎意料之外地看見房裏滿坐着人，像一個小孩子樣，她的困惑之情還不如害羞極了之甚哩。她甚且就要退走。「哦，原來是你！」拉思科里涅珂夫說，極其驚愕，他也昏亂了。他立刻想

起他的母親和妹妹由盧辛的信知道『某一個年輕女人，有着人所共知的行爲。』他剛才在抗辯盧辛的譏諷，聲言他昨夜頭一次看見那個女子，然而忽然她却進來了。他還記得他並沒有抗辯『爲着人所共知的行爲』那句話。這一切都渺茫地迅速地從他的腦中經過，但是他更注意地看着她，便見這屈辱的人是那般屈辱，他忽然覺得替她可憐。當她恐怖地一動要退走的時候，使他的心頭發生一陣悲痛。

『我完全沒有想到你來，』他慌忙地說着，作出一種臉色使她停下。『請坐下。不消說，你是從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來的。請——不是那里。坐這里。……』

在索尼亞進來的時候，拉如密亨本坐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的三把椅子中的一把上，緊靠着門，他起身讓她進來。拉思科里涅珂夫，起初把饒塞毛夫會坐過的沙發上的那地方指給她坐，但是他覺得沙發是他當作床用的，地位未免太親暱了，他便慌忙地請她到拉如密亨的椅子上坐。

『你坐這里，』他向拉如密亨說着，把他放在沙發上坐。

索尼亞坐下，幾乎嚇得發抖，怯懦地看着兩位婦女。這顯然幾乎是她自己所難解的，她竟能在她們身邊坐下。一想這點，她那麼發驚，便慌忙地又站起來，在完全的昏亂中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話。

「我……我……來費一分鐘。饒恕我打擾你，」她支吾地開言道。「我從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里來的，她沒有人可派。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告訴我求你……參與葬禮……在早晨……在米特羅法尼埃夫斯基教堂……然後……到我們那里……到她那里去吃喪餐……給她面子……他告訴我求你……」索尼亞口吃着不說了。

「我看，一定地，大半一定地，」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他也站起來，他也支吾，不能把話說完。「請坐下，」他忽然說道。「我想和你談話。你或者在忙着，但是請容許我兩分鐘，」於是他拉來一張椅子給她坐。

索尼亞又坐下，她又倉猝地發驚地看了那兩位婦人一眼，於是把眼睛往下看。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失色的臉孔發紅了，渾身打了一陣寒戰，他的眼睛發光。

「母親，」他堅決地固執地說道，「這就是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瑪爾美拉陀夫，就是那個不幸的瑪爾美拉陀夫君的女兒，瑪爾美拉陀夫君昨天在我眼前被馬車壓倒了，我剛才告訴你的就是她。」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斜眼看索尼亞，略略把眼睛撮起來。不願在羅提亞的迫切的挑激的神色之前，她自己的困擾，她不能不給她自己那種滿足。都麗亞莊重地專心地注視着那女子的臉，迷惑地考究着她。索尼亞聽見自己被介紹了，努力再抬起眼睛。但是她却更加困擾了。

「我要問你，」拉思科里涅珂夫倉猝地說道，「昨天事情是怎麼安排的？比方說，你們沒有受警察的麻煩吧？」

「沒有，不錯的……死的原因，那是太顯而易見的了……他們並沒有麻煩我們……只是同寓的人們發脾氣。」

「爲什麼？」

「他們生氣，屍體停那麼長久。你想現在天熱了。因此今天他們要把他抬到

墓地去，抬到教堂去，直放到明天。起初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肯，但是現在她自己看出那是必須的了……」

「那麼，今天麼？」

「她求你給我們面子明天到教堂行禮，然後去吃喪餐。」

「她給喪餐吃麼？」

「是的……就是一點冷菜……她告訴我十分感謝你，爲着你昨天幫助我們。」

「要不是你，我們便沒有一點東西辦喪事。」

忽然之間她的雙唇和下顎開始顫戰了，但是她一陣努力制住了自己，眼睛又往下看。

在談話之間，拉思科里涅珂夫細心注視着她。她有着一幅瘦瘦的，很瘦的，蒼白的小臉兒，頗不均稱而且有稜角，帶着尖尖的小鼻子和下顎。她本不能稱作漂亮，但是她的藍眼睛是那般光明，當牠們發亮的時候，在她的表情中有着那麼一種溫和與樸實，人便不禁爲她所吸引了。她的臉，而且實在他的整個模樣，有



着另一種別緻的特點。不管她已經十八歲了，她看來却還幾乎像一個小女孩子——幾乎像一個嬰兒。而且在她的有些姿勢上，這種稚氣彷彿幾乎可笑似的。

「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能夠用這麼少的錢辦理喪事麼？她甚且想預備喪餐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問道，他固執地繼續着這段談話。

「自然棺材將是樸素的……一切東西將都是樸素的。所以將不費許多錢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和我全都算出來了，所以剩下的將足夠了……而且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非常急着想像這樣辦。你知道人不能……那於她是一個安慰……她是像那樣，你知道……」

「我明白，我明白……自然……你爲什麼像那樣子看着我的房間呢？我的母親剛才說這像一口棺材。」

「你昨天把一切都給我們了！」索尼亞忽然用一種急速的私語回答道；於是她又昏亂地往下看了。她的雙唇和下顎又顫戰着。她立刻受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可憐的環境刺激，此刻這些話便自然地破口而出了。接着便是一陣沉默。在都麗

亞的眼中有一種光，甚至於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都仁慈地看着索尼亞。

「羅提亞，」她說着站起來了，「自然我們要在一塊吃午飯的。我們走吧！都麗亞。……羅提亞，你不如出去稍散一散步，然後休息躺下，在你沒有看我們之前。……我害怕我們使你精疲力竭了。……」

「是的，是的，我要來的，」他答着，騷擾地起來了。「但是我有點事情要料理。」

「但是難道你們不在一塊吃午飯麼？」拉如密亨驚異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你是什麼意思？」

「是的，是的，我來的……自然，自然！你稍停一分鐘。你不是現在就需要他吧，母親？不然或者是我把他從你那里奪來了麼？」

「哦，不是，不是。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你將賞光和我們一塊喫飯麼？」  
「請賞光吧，」都麗亞接着說道。

拉如密亨鞠躬，實在臉色光彩煥發了。有一小會，他們都奇怪地困擾了。

「再見，羅提亞，就是「一會兒見」。我不喜歡說「再見」。再見，那思泰莎。呵，我又說「再見」了。」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也想招呼索尼亞；但是沒有說出來，擾亂地走出房外了。

但是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都麗亞）彷彿等着輪到她，跟她母親出去，她給索尼亞行一個注意的有禮的鞠躬。索尼亞在昏亂中行一個慌忙的受驚的屈膝禮。在她的臉上有一種刺痛的不安的神情，彷彿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禮貌與注意於她是格外難堪而且痛苦似的。

「都麗亞，再見，」拉思科里涅珂夫在過道上叫喚道，「把你的手給我。」  
「怎麼，我已經給你了。你忘記了麼？」都麗亞說道，親熱地笨拙地轉身向他。

「不要緊，再給我一次。」他親熱地捏她的手指。  
都麗亞微笑，紅了臉，把手拉開，不知爲什麼也十分快樂的走開了。

「得，這好極了，」他走回來，歡快地看着索尼亞，向她說道。「上帝賜平安給死者，活的還是必須活着！這話不對麼？」

索尼亞看見他的臉色的忽然歡快，便顯出驚異。他有些時無語地看着她。她的死去的父親的全部歷史在這些時候在他的記憶中浮起了……

「天爺，都麗亞，」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在她們剛一到大街上的時候便開言，「我自己實在覺得走開便高興了；更自在些。昨天在火車上我一點也沒想到我竟能以此爲歡喜的。」

「我再告訴你，母親，他還是病的很。那你看，不見麼？或者因爲替我們焦心而攪擾他自己了。我們一定要寬大，而且許多，許多都要原諒的。」

「唔，你也不很寬大吧！」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熱心地忌妬地打斷她的話。「你知道麼，都麗亞，我剛才看着你們兩個。你正像他，在靈魂上還比丑而目上像得多。你兩個都抑鬱，都暴戾而且性急都傲慢，都慷慨。……一定

地，他不能是一個自私者，都麗亞。是不？當我想起今晚上的結局的時侯，我的心便下沉了！」

「莫要不安，母親。一定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都麗亞，你只消想一想你處在什麼一種地位！倘若彼得·彼得羅維支廢棄婚約怎麼辦呢？」可憐的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不小心地妄說道。

「他若是那樣，他便值不得什麼了，」都麗亞鋒利地侮藐地答道。

「我們走開了，這樣來得好，」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急忙地插言道。

「他在忙着什麼事情。若是他出去吸一吸新鮮空氣……他房裏悶的要命……但是這兒人到那裏吸一吸新鮮空氣呢？就是此地的大街也覺得好像關閉了的房屋似的。老天爺！什麼樣的一個城市！……站住……這邊……他們要把你撞倒了——他們運什麼東西。呵他們運的是鋼琴，的確……人們是多麼擁擠呵……我也非常怕那個年輕的女人。」

「什麼年輕的女人，母親？」

「就是那個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她剛才在那里。」

「爲什麼怕她呢？」

「我有一種預感，都麗亞。唔，你可以信可以不信，但是她一進來的時候，就在那一分鐘，我便覺得就是禍難的主因。……」

「一點也不是那回事！」都麗亞遺憾地喊道。「多麼瞎說，依你的預感，母親！他僅只是在昨天晚上才和她結識，而且她進來的時候他並不認識她。」

「唔，你看吧。……她使我煩惱；但是你看吧，你看吧！我那麼受驚！她以那樣眼色注視着我。當他開始介紹她的時候，我幾乎在椅子上坐不穩，你記得麼？這彷彿是這麼奇怪，彼得·彼得羅維支寫信那樣說她，而他却把她向我們——向你介紹！可見他一定很看重她了。」

「人們什麼話都寫的。我們也曾被人談論，被人寫過的。你忘了麼？我確信她是一個良好的女子，那全是瞎話！」

「上帝保佑是這樣吧！」

「彼得。彼得羅維支是一個無用的說客，」都麗亞忽然罵道，  
普里奧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低下頭來；談話中止了。

「我要告訴你，我要你作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把拉如密亨拉到窗前說道。

「那麼我要告訴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說你要來的，」索尼亞慌忙說着，預備就走。

「一分鐘，索尼亞·綏苗諾夫那。我們並沒有祕密的事。你並不妨礙我們。我想再和你說一兩句話。」他忽然又轉臉向拉如密亨，「你知道……他的名字是什麼……波費利·彼得羅維支？」

「我想是的！他是一個親戚。爲什麼問他呢？」後者帶着興趣地繼續說道。  
「不是他辦那件案子麼？你知道那件謀殺哩？……昨天你們談論那件事。」  
「是的，怎麼樣呢？」拉如密亨的眼睛大大的睜開了。

「他打聽當東西的人，我也有些典物在那里——瑣碎東西——一個戒指，我妹妹在我離家的時候，給我當作紀念物的，和我父親的銀錶——兩件一起祇值五六塊盧布……但是我寶貴牠們。這樣現在我怎麼辦呢？我不想把東西丟掉，尤其是那掛錶。我剛才打戰，因為當我們說到都麗亞的錶的時候，我恐怕母親要看一看那掛錶。那是父親留給我們的唯一的東西。若是丟了，她要不舒服的。你知道女人們是什麼樣子。那麼告訴我怎麼辦吧。我知道我本當通知警察署，但是直接到波費利那去豈不更好麼？你以為如何？這事會解決得更快的。你想，母親可以在午飯前要那件東西的。」

「不消說是不到警察所去，而一定要到波費利那去，」拉如密亨極其興奮地喊道。「唔，我是何等高興呵。我們立刻就去吧。兩步路。我們將一定找到他的。」

「很好，我們走吧。」

「而且他將十分，十分高興和你結識哩。我隨時常常向他談到你。我昨天還



在談你。我們走吧。那麼你是認識那老女人了？那麼就是了！這一切都轉變得好極了。……哦，是的，索菲亞·伊凡諾夫那……」

「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拉思科里涅珂夫改正道。「索菲亞·綏苗諾夫那，這是我的朋友拉如密亨，他是一個好人。」

「若是你們現在必須走……」索尼亞開言道，一點都不看拉如密亨，而且更覺困擾。

「我們走吧，」拉思科里涅珂夫決定道。「我今天要到你那里去，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只告訴我你住在那里。」

他並不是感覺不安，但是彷彿慌忙似的，而且躲避她的眼色。索菲亞把她的住址交給他，而且當她交的時候，她臉紅了。他們一同出去。

「你不鎖門麼？」拉如密亨跟着他到樓梯來問道。

「從來不鎖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我這兩年來都想買一把鎖。無須乎用鎖的人是快樂的，」他說着，向索尼亞大笑。他們在門口站着不動。

「你向右邊走麼，索菲亞·梭苗諾夫那？順便問一聲，你如何找到我的？」他接着說道，彷彿他想說什麼十分不同的話似的。他想着她的溫柔的明淨的眼睛，但是這並不容易……

「怎麼，你昨天把你的住址交給波崙加的。」

「波崙加？哦，是的；波崙加，就是那個小女孩子。她是你的妹妹吧？我把住址交給她了麼？」

「怎麼，你忘了麼？」

「沒有，我記得的。」

「我聽我父親說你……只是我並不知道你的姓名，而且他也不知道。現在我來了……因為我知道了你的姓名，我今天便問，「拉思科里涅珂夫君在那里住？」我不知道你也是租房子住……再見，我要告訴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

她極端高興終於逃避了；她低頭走開，極力趕快走出他們視線之外，走二十步向右轉灣，終於獨自一人了，於是迅速地走着，什麼人也不看，什麼東西也不

注意，只是想着，記着，思索着每句話，每種細事。她從來，從來沒有任何事情過這樣的。一個整個的新的世界朦朧地不知不覺地展開在她的面前。她忽然想起拉思科里涅珂夫打算今天，或者在早晨，或者立刻便要到她那里去。

「但是不在今天，千萬不要在今天！」她懷着下沉的心，不住地喃喃着，彷彿求誰似的，像一個受驚的孩子樣。「可憐啦！到我那去……到那間房子去……他將看見……呵呀！」

她在那時不能夠注意出一個不認識的紳士在瞅着她，緊跟着她。他從門口起便伴着她走。在拉如密亭，拉思科里涅珂夫，和她，在鋪道上分別站着不動的時候，這位紳士正從那過，聽見索尼亞的話：「我問拉思科里涅珂夫君在那里住？」他發驚了。他迅速地注意地轉臉看這三位，特別看拉思科里涅珂夫，索尼亞正向他說話；於是這人往後看，注意那住宅。這一切都是在他經過一瞬間做完的，他努力不露出行跡來，他越發慢慢地往前走，彷彿等着什麼似的。他在等着索尼亞；他看見他們在分別，索尼亞現在是往家去。

「家住在哪里？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幅臉孔，」他想到。「我一定要查探出來。」

在轉灣處他走過街道的對面去了，回頭一望，看見索尼亞走在他的後面，什麼東西也不注意。她從拐角轉灣。他在另一邊跟着她。走了約五十步，他又過來，追上她，在她後面離兩三碼遠。

他是一個約有五十歲的人，身材頗高，碩大健壯，兩肩高高的寬寬的，使他看來好像有點躬腰似的。他穿着舒適的時髦的衣服，看來好像一位氣派的紳士。他拿着一根漂亮的手杖，每走一步他在鋪道上搗一下；他的手套是乾淨的。他穿着一副寬寬的，頗暢快的面孔，頰骨高高的，面色新鮮，在彼得堡不常看見。他的淡黃色的頭髮還豐盛，只是各處雜點斑白色，他的厚厚的適稱的鬚鬚甚且比他的頭髮顏色還淡。他的眼睛是藍色的，有着一種冷然的深思的神情；他的雙唇是朱紅的。他是一個特別保養得好的人，看來比他的年紀小的多了。

當索尼亞來到河岸上的時候，他們便是鋪道上的僅有的兩個人。他觀察出她

的如夢的神情和心中有事的樣子。索尼亞到了她寓所的住宅，便從大門轉身進去；他跟着她，彷彿頗發驚似的。在院中她轉向右拐。「呸！」這位不認識的紳士低語道，跟在她後面上樓。只是在那時候索尼亞才注意到。她來到第三層樓，轉身順過道走去，在九號按鈴。門上用粉筆寫着，「成衣匠加泊勞毛夫寓。」「呸！」這生人又低語道，他對於這奇怪的事覺得怪，他在下一扇門，八號，按鈴。兩門相距有兩三碼遠。

「你寄居在加泊勞毛夫家裏呵，」他說着，看着索尼亞並且笑着。「他昨天給我改了一件背心。我緊靠近這里住在列思尼奇夫人家裏。多麼奇怪！」索尼亞注意地看着他。

「我們是隣居，」他愉快地往下說道。「我只是前天才到城裏來的。再見吧。」

索尼亞並沒有回答；門開了她便溜進去。她不知爲着什麼緣故覺得害臊而且不安……

在他們往波費利家裏去的路上，拉如密亨是特別興奮。

「那好極了，老哥。」他重複說了幾遍，「我高興！我高興！」

「你高興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自己想道。

「我不知道你也在那個老女人家裏當東西。而且……而且那是好久以前了麼？我意思是說，你去她那里，有好久了麼？」

「他是什麼樣的一個心地老實的傻瓜呵！」

「在什麼時候？」拉思科里涅珂夫站住回想，「在她死前三天我去過那里。」

但是我現在並不去贖東西，」他帶着對於那些物品的一種慌忙的特別的掛慮插言道。「我剩下的又僅僅是一塊銀盧布……因為昨天那場可詛咒的不省人事！……」

他的語氣特別注重不省人事。

「是的，是的，」拉如密亨趕緊同意於他所不明白的事。「那麼，就是因為這你……受打擊了……一部份……你知道，你在不省人事時不斷地提到什麼戒指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穿着一件寢衣，很乾淨的襯衣，和拖鞋，他是一個約有三十五歲的人，矮矮的，胖胖的。

或鍊子！是的，是的……那是明白的，現在都算明白了。」

「哈！那種意見一定是流傳於他們之間呵。這里這個人將爲我而去受磔刑，然而我看他却喜歡把我估什麼在不省人事時說到戒指這件事弄明白了！那意見一定是他們所有人的心中固執着呵！」

「我們能遇到他麼？」他忽然問道。

「呵，遇到的，」拉如密亨急速地回答道。「他是一個不錯的人，你看吧，老兄。他頗笨拙，這是說，他是一個舉止文雅的人，但是我說笨拙是用不同的意義的。他是一個見多識廣的傢伙，實在非常見多識廣的，但是他有着他自己的主意範圍。……他是不輕信，懷疑，冷嘲……他愛騙人，或勿寧說他愛拿人開玩笑。他用的是具體的老方法。……但是他懂得他的工作……徹頭徹尾……上年他把一件謀殺的案子辦清楚了，在那件案子上警察幾乎連一點線索都沒有。他非常，非常想和你結識！」

「他爲什麼那樣急？」



「哦，並不是真正地……你想，因為你害病了，我常常提到你……所以，當他聽說你……你是一個學法律的大學生，不能讀完你的學科的時候，他說，「多麼可憐呵！」所以我斷定……從各種事情上一起看，並不僅是那；昨天薩米陀夫……你知道，羅提亞，昨天我喝醉的時候，在回家的路上我向你談了些瞎話……老兄，我怕你把那話誇大了，你想。」

「什麼？他們以為我是一個瘋子麼？或者他們是對的，」他帶着一陣勉強的  
笑容說道。

「是的，是的。……就是，啐，不是！……但是我所說的一切話（而且還有別的事）那全是瞎話，酒醉的瞎話。」

「但是你為什麼道歉呢？我是十分討厭這一切呵！」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誇張的激動喊道。不過，他一部份是假裝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明白。相信我，我明白。說那話我害臊的。」

「若是你害臊，那麼莫說那話得了。」

兩人都沉默着。拉如密亨是歡喜得更甚些，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反感地看出來了。他並且爲着拉如密亨剛才所說關於波費利的話而發驚了。

「我對於他也一定要老着臉，」他想着，心跳着，臉色變白了，「而且又要做得自然。但是最自然的事情便是什麼事情都絲毫不做。小心地什麼事情都絲毫不做！不對，小心地又不自然了。……哦，唔，我們且看結果如何吧。：我們看吧……直接地。是去好還是不去呢？飛蛾撲燈。我的心跳着，就是這不好哩！」

「在這所灰色住宅裏，」拉如密亨說道。

「最要緊的事情，波費利知道我昨天去那老怪婆的屋裏……而且打聽血麼？我一進去的時候，一定立刻就要探查這一點；我一進去，就按臉色察看；不然……即使我毀滅，我也要探出！」

「我說，老弟，」他忽然向拉如密亨說道，帶着一陣機敏的笑容，「我一整天都看出來你彷彿興奮得出奇。是不是這樣？」

「興奮？一點也不，」拉如密亨大憤，說道。

「是的，老弟，我向你担保，那是可以看出來的。怎麼，你那坐椅的樣子，你從來就沒有那樣坐着過，你坐在邊上；而且你彷彿始終扭動着。你不斷無事無故地跳起來。一個時候你生氣，又一個時候你的臉看來好像一塊果糖樣。你甚且紅臉；特別是在你被邀請喫飯的時候，你臉紅的怕人。」

「一點也沒有那樣的事，胡說！你是什麼意思？」

「但是你爲什麼閃灼其辭，好像一個小學生樣？老天爲證，他又臉紅了！」

「你是什麼樣的一個豬呵！」

「但是你爲什麼對於這事這麼怕羞呢？羅米歐！得，我今天要講給你。」

哈——哈——哈！我要使母親大笑，而且還要使另一個人也大笑哩……」

「聽着，聽着，聽着，這可要緊呵。……遠說什麼，你個鬼東西！」拉如密亨完全昏頭了，嚇得變爲不快了。「你要告訴她們什麼話？得，老兄……吓，你是什麼樣的一個豬呵！」

「你好像一朵春天的玫瑰。倘若你知道那何等地方合於你呵；一個六呎多高的

羅米歐！而且你今天怎樣地洗過了——你把你的指甲都洗乾淨了，我敢說。是不？這是沒有聽說過的事！呵，我相信你的頭髮上抹油了！彎腰。」

「豬！」

拉思科里涅珂夫大笑得彷彿不能自禁似的。這樣大笑着，他們走進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的那層樓房了。這乃是拉思科里涅珂夫所需要的；在他們進去的時候，裏面可以聽見他們大笑，在過道上他們還是狂笑着。

「在這裡不准說一句話，不然我要……打得你腦漿迸裂！」拉如密亨抓住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肩膀，兇暴地耳語道。

## 第五章

拉思科里涅珂夫已經進去了。他進去看來好像極難忍住不再突然大笑似的。拉如密亨在他後面大步跨進去，粗而且笨，怕羞，臉紅得像芍藥樣，帶着一種十分垂頭喪氣而且兇狠的表情。他的臉和整個的外貌那時實在可笑，充分證明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大笑是不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等介紹，便向波費利·彼得羅維支鞠躬，後者站在房子當中考究地看着他們。他伸出手來握手，還顯然拚命努力壓住嘻笑，來說幾個字介紹自己。但是他剛得裝出一種嚴肅的態度，低聲說句話，他便忽然好像偶爾地又瞥着拉如密亨，他再不能約束自己了；他的悶住的大笑越發不能制止地發出來，他越發努力遏制着。拉如密亨對於這種「自然而然的」嬉笑所顯出的極端兇暴，使這一幕戲顯出最純真的快樂與自然了。拉如密亨彷彿故

意加強這種氣氛似的。

「傻瓜！你個鬼東西，」他咆哮道，一揮手，即刻打在一張小小的圓棹上，那上面還放有一個空茶杯。一切都打飛了，破碎了。

「但是爲什麼摔椅子，先生們？你們知道這是公家的損失，」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快活地喊叫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還是笑，忘記手是放在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的手裏，但是極想不做得太過了，等着相當的時候自然而然地作一結束。拉如密亨因爲打翻了椅子，摔破了茶杯，完全不知所措了，抑鬱地凝視着碎片，罵着，敏捷地轉身向着窗戶，站在那裏向外望，背對着大家，帶着一幅生氣得厲害的面容，什麼也不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大笑，預備繼續大笑下去，但是顯然尋找着解釋。薩米陀夫在屋角坐着，但是客人進來時他起身了，嘴上帶着笑容地站着等待，不過他帶着驚異甚且彷彿帶着懷疑地看着這場戲，而且有些迷亂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未料到的薩米陀夫的在場不愉快地打擊了拉思科里涅珂夫。

「那我一定要想一想，」——他怨道。

「請原諒我，」他開言道，「請原……」裝出極端的擾亂——「拉思科里涅珂夫……」

「那里話，我非常高興見你……你們是何等高興地走進來呵。……怎麼，他連早安也不說麼？」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向拉如密亨點頭。

「確實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這般和我大發脾氣。在我們往這里來的時候，我僅只告訴他，說他像羅米歐……而且證明了。就是那，我想！」

「豬！」拉如密亨叫道，並不回頭。

「若是他對那話那麼狂怒，其中一定有很嚴重的緣由，」波費利大笑道。

「哦，你個伶俐的律師！……你們都可惡！」拉如密亨罵道，他自己也忽然大笑起來，他帶着一幅更加快活的臉色走近波費利，彷彿什麼事沒有發生似的。

「夠了！我們都是傻瓜。談正事吧。這是我的朋友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拉思科里涅珂夫；第一，他聽你說，想和你結識，其次，他和你有點小小的事務要辦。」

「呸！薩米陀夫，你怎麼來的？你們先前遇見過麼？你們早就彼此認識麼？」

「這是什麼意思？」拉思科里涅珂夫不安地想道。

薩米陀夫好像有些怕羞，但是並不十分那樣。

「怎麼，那是昨天在你房裏我們遇見的，」他安逸地說道。

「那麼我省得麻煩了。上一整星期他求我把他介紹給你，波費利和你不要我，便彼此勾搭起來了。你的煙在那里？」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穿着一件寢衣，很乾淨的襯衣，和拖鞋。他是一個約有三十五歲的人，矮矮的，胖胖的臉刮得乾乾淨淨的。他披着理短的頭髮，有着大大的圓頭，後面特別凸出來。他的溫和的，圓圓的，有些塌着鼻子的臉孔，帶着有病的微黃的顏色，但是有一種有力的而且頗好嘲弄的表情。若不是因為眼睛裏的一種神情，這本是和善的他的眼睛在幾乎發白的，閃光的睫毛下，閃耀着水淋淋的厭人的眼光。那幅眼睛的表情和他的有些女人氣的整個身子顯得奇特地不相稱，這幅眼光使他整個的體態比頭一眼看來要嚴肅得多了。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一聽說他的客人和他有一點小小的事務要辦，他便請他在沙發上坐下，他自己坐在另一頭，等着他說明他的事務，他帶着那樣細心的而且過於認真的注意，這立刻便使人難堪和擾困，尤其是對於一個生人，而且尤其是若果你所討論的事在你自己以為太不重要，不值得這般例外的鄭重。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用簡短，連貫的語句，明白地，正確地說明他的事情，而且他對於自己那般十分滿意，他竟能好好地觀察一下波費利。波費利·彼得羅維支沒有把眼睛離開他一次。拉如密亨坐在同一張椅子的對面，熱心地著急地聽着，帶着頗為過度的關心，時時從這一個看到那一個。

「傻瓜，」拉思科里涅珂夫私自咒罵道。

「你必須通知警察，」波費利·帶着頂認真辦事的態度答道，「說你得知這件意外之事——就是謀殺的事——請求通知辦理此事的律師，某種某種東西是屬於你的，你想贖回……或者……但是他們將寫信給你的。」

「要點就在這，現時，」拉思科里涅珂夫盡力假裝困擾，「我不大有錢……」

就連這筆小小的款項都不是我的力量所能辦的……你知道，我只想目前聲稱那些東西是我的，我有錢的時候……。」

「那沒有關係。」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冷然地聽了他關於他的經濟的情況的說明，說道，「但是若果你寧願這樣，你可以直接寫信給我，說有人通知你這件事情，你請求把某種某種東西……。」

「寫在一張普通紙上麼？」拉思科里涅珂夫熱心地打斷他的話，他又關心在問題的經濟方面。

「哦，頂普通的！」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忽然帶着顯然的譏刺看着他，把眼睛撮起來，彷彿向他霎眼似的。但是或者這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玄想，因為那只是一剎那間的事。確實是有那類的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可以起誓說他向他霎眼的，誰知道爲什麼呢。

「他知道的！」這種念頭像電一般從他的心頭閃過。

「恕我以這樣小事麻煩你，」他往下說道，有點不知所措了，「那些東西只

值五塊盧布，但是我爲着送那些東西給我的人們的緣故，特別珍重牠們，而且我承認，我很吃驚，當我聽說……」

「我向饒塞毛夫說到波費利在打聽着每個當東西的人的時候，你吃驚得那麼厲害，就是因爲這個原故呵！」拉如密亨帶着顯然的注意插嘴說道。

這實在難堪。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禁黑眼中帶着一道怨恨的怒光斜眼看他，但是立刻使自己鎮靜了。

「你好像嘲笑我麼，老弟？」他向他說道，帶着一種假裝得很好的易激性。

「我敢說在你看來我的確好像對於這樣廢物焦心得可笑；但是你一定莫要以爲我是自私慳吝，這兩件東西可以在我的眼中決不是廢物的。我剛才告訴你，那銀錶雖不值一分錢，却是我父親留下給我們的唯一的東西。你可以笑我，但是我的母親在這裡，」他忽然轉臉向波費利，「若是她知道，」他又慌忙地轉臉向拉如密亨，小心地使他的話聲顫動，「缺丟掉了，她要陷入絕望中的！你知道女人們是什麼樣子！」

「絲毫不對！我一點也沒有那種意思！十分相反！」拉如密亨痛苦的喊道。  
「這對麼？這自然麼？我做得過火麼？」拉思科里涅珂夫顫抖地自問道。  
我爲什麼那樣說女人呢？」

「哦，你的母親和你在一塊麼？」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詢問道。

「是的。」

「她是什麼時候來的？」

「昨夜。」

波費利住口彷彿回想似的。

「你的東西無論如何不會丟掉的，」他泰然地冷然地往下說道。「我在這裏  
等你多時了。」

彷彿這是一件不關重要的事似的，他細心把灰盤子遞給拉如密亨，他毫不憐  
惜地把煙灰撒在地毯上。拉思科里涅珂夫打戰，波費利不像是看着他，仍然關心  
着拉如密亨的煙。

「怎麼！等着他麼？怎麼，你知道他有典物在那里麼？」拉如密亨喊道。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向着拉思科里涅珂夫說話。

「你的東西——戒指和錶——都包在一塊，紙上用鉛筆清楚地寫着你的名字，還有你把牠們留下給她的日期……」

「你是何等細心呵！」拉思科里涅珂夫笨拙地微笑着，極力要正眼看着他的臉，但是他失败了，忽然接續說道：

「我說那話是因為我猜想那里有許許多的典物……因此要把那一切都記住一定是困難吧……但是你把那一切都記得這麼清楚，而且……而且……」

「愚蠢！軟弱！」他想。「我為什麼續說那話呢？」

「但是我們知道所有當東西的人，就剩你一個人沒有前來，」波費利帶着些許的譏刺的語調。

「我病的很。」

「那我也聽說了。實在，我聽說你關於什麼事極感痛苦。你看來還是沒有血

色。」

「我一點也不是沒有血色。……不，我十分好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粗魯地生氣地反駁道，完全改變了他的語調。他的怒氣直往上沖，他壓制不住。「我將在忿怒中把自己的事情洩露了，」這意思又從他的心頭閃過。「他們爲什麼苦我呢！」

「沒有十分好！」拉如密亨把他抓住了。「還有什麼！直到昨天他還沒有知覺，不省人事。你相信嗎，波費利，我們的背剛一轉，他便穿上衣服（雖說他幾乎都站不住）逃避了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飲酒作樂直到夜半，始終是不省人事！你相信麼！這是最奇特的事！」

「真正不省人事麼？一定不是吧！」波費利照着一種女人氣的樣子搖着頭。「胡說！你不相信麼！但是無論如何你不相信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忿怒中說滑嘴了。但是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彷彿沒有領會這些奇怪的話似的。

「但是若果你不是不省人事，你如何能出去呢？」拉如密亨忽然變得熱切

了。『你出去幹什麼？是什麼目的？而且爲什麼偷偷地？你做那事的時候，你神志清白麼？現在一切危險都過去了，我可以明白地說了。』

『昨天我對於他們討厭得要命。』拉思科里涅科夫帶着一幅盛氣凌人的侮蔑神情的笑容，忽然向波費利說話，『我跑開他們，要在他們所找不到的地方租房住，而且我帶着許多錢。薩米陀夫君在那里看見了。我說，薩米陀夫君，昨天我是懂事還是不省人事呢；解決我們的爭論吧。』

他那時彷彿要把薩米陀夫捏死才好，他對於他的表情和沉默非常地不喜歡。

『我以爲你該得懂事，甚且巧妙，但是你容易發脾氣極了，』薩米陀夫冷淡地聲言道。

『而且尼科丁·佛密支今天告訴我，』波費利·彼得羅維支插嘴道，『他昨夜很晚在一個被馬車壓倒的人的寓所裏遇見你。』

『對了，』拉如密亨說道，『那麼你不是瘋了麼？你把你的最後一文錢都給了那寡婦當葬費。若果你想幫助她，給十五塊或甚至於給二十塊，但是至少要留

三塊盧布給你自己，但是他却把所有二十五塊一下都扔掉了！」

「或者我在什麼地方發見了一個寶庫，你一點都不知道麼？就是因為那昨天我才懊慨。……薩米陀夫君知道我發見了一個寶庫！請原諒我以這樣小事騷擾你半個鐘頭，」他轉臉向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嘴唇顫抖地說道。「我們便你煩絮，不是麼？」

「哦，不對，十分相反，十分相反！倘若你知道你是何等使我發生興趣呵！看着聽着是有趣的……我實在高興你終於前來了。」

「但是你可以給我們點茶喝！我的喉嚨乾了，」拉如密亨喊道。

「妙想！或者我們都要喝點罷。你不歡喜……在喫茶前有什麼更必需的東西麼？」

「快走吧！」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出去叫茶來。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思想是在一陣急轉中。他惱得要命。



「最糟的是他們並不裝假；他們不肯客氣！你若果絲毫不認識我又如何呢，你向尼科丁·佛密支談我麼？可見他們好像一羣狗追尋我的蹤跡，這件事他們並不肯隱瞞。他們簡直是吐我的臉。」他氣得發抖。「得，公然地懲罰我吧，莫要像貓同老鼠樣玩我。那差不多是無禮的，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但是或者我將不答應的！我將起身，那全部的實情捧給你的鬼臉看，你將看見我是何等地看不起你。」他幾乎不能呼吸了。「然而若果那只是我的玄想怎麼辦呢？若果是我誤會了，而且由於沒有經驗生了氣，揭開了我的假面具，怎麼辦呢？或者那都是無意的。所有他們的話都是通常用的，但是牠們有些意思。……那一切都可以說，但是有些意思。他爲什麼直接地說「在她那裏」呢？薩米陀夫爲什麼接着說我說的巧妙呢？他們爲什麼說話用那樣語調呢？是的，那語調。……拉如密亨坐在這裏，他爲什麼一點事情看不見呢？那個老實的蠢貨從來看不見任何事情的！又發熱病了！剛才波費利向我霎眼了麼？自然，這是胡說！他霎眼幹什麼？他們是努力要攪亂我的神經，還是戲弄我呢？不是這全是玄想，便是他們知道了？就連薩米陀夫也

是無禮。……薩米陀夫是無禮麼？薩米陀夫改變心思了。我預先知道他要改變心思的！他在這裏是自由自在的，然而這次乃是我的頭一次的造訪，波費利並不把他當作客人看；背對着他坐着。他們像賊一般地親密，無疑地，是爲着我！一點無疑地，他們在我們未來以前在談着我。他們知道那屋子麼？但願他們趕快罷！當我說我跑開要租房子，他輕輕放過了。……我聰明地把關於房子的話放進去，以後或者有用的。……的確，不省人事……哈——哈——他昨夜一切都知道！他却並不知道我的母親來了！那老醜婆用鉛筆寫上了日期！你錯了，你抓不住我！這還不是事實，這祇是幻景！你們拿出事實吧！就連那房子也不是一件事實，而是不省人事。我知道向他們說什麼話。……他們知道那房子麼？不探聽出來我是不走的。我來幹什麼呢？但是現在我的發怒，或者就是一件事實！傻瓜，我是何等易怒呵！或者那是對的；戲弄病人……。他在試着我哩。他將努力抓住我。我爲什麼來呢？」

這一切像電一般從他的心頭閃過。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迅速地回來了。他變得忽然愉快了。

「昨天的宴會，老兄，使我的頭顱……我簡直身心交病了，」他向拉如密亨大笑，用十分不同的語調開口道。

「有趣麼？昨天我在最有趣的當兒離開你們了。誰贏了？」

「哦，自然，沒有人贏。他們談到永久的問題，漂到空中去了。」

「只消想一想，羅提亞，昨天我們談到什麼上了。有沒有「罪」這歷一種東西。我會告訴你，我們簡直談厭了。」

「有什麼奇怪的？這是日常的社會問題，」拉思科里涅珂夫無精打采地答道。

「那問題並不十分是像那樣形成的，」波費利說道。

「不是十分，那是真的，」拉如密亨立刻同意道，照例變得熱切而且匆忙。

「聽着，羅提宏；而且把你的意見告訴我們，我想聽一聽。我會極力和他們反對，需要你幫助我。我會告訴他們，說你就來了。……那是以社會主義者的理論

開頭的。你知道他們的理論，「罪」乃是對於社會組織之不正常的一種抗議，再不是別的，再不是別的；其他理由是不承認的！……」

「你錯了，」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喊道；他是顯然精神十足的，他看着拉如密亨的時候，他不住地大笑，這使他更加興舊了。

「什麼都不承認，」拉如密亨熱切地打斷他的話說道。「我並不錯。我將把他們的著作拿給你看。一切事情在他們看來都是「環境的影響」，別的什麼都不是。這是他們癖愛的成語！接着那話下來的就是，若果社會組織能合于常態，一切罪便立刻都消滅了，因為沒有東西要反對，而且所有的人一刻之間都變得正直了。天性是不被注意的，牠被擯棄了，不許有天性！他們不承認從歷史發展而來的人類，最後將以「活的」方法變成一個常態的社會，但是他們相信一種由數學的腦筋產生出來的社會制度，將立刻來組織所有的人類，而且一刻之間就使之公正無罪，比任何活的方法都快！就是因為這他們本性地不喜歡歷史，「其中除開醜與愚而外什麼都沒有」，他們把牠全解作愚！就是因為這他們那麼不喜歡人生的

活的方法；他們不要一個「活的靈魂」。活的靈魂要求生命，活的靈魂將不服從機械的規矩，活的靈魂是可猜疑的，活的靈魂是倒退的！但是他們所要的，雖說發着死的氣味，而且是可以橡皮作的，至少不是活的，沒有意志，是屈伏的，而且將不反抗！結果他們便要把一切事物都縮成公共住所裏的牆的建築與房間和走道的計劃了！公共住所是齊備了，但是你的人性對於公共住所却並不齊備——牠需要生命，牠沒有完成牠的生活過程，到墓地去未免太早了！你不能以邏輯跳過人性。邏輯假定三種可能性，但是可能性有一百萬哩！把一百萬全割掉而縮成一個安適的問題！這是最容易的解決問題法！這是動人地清楚，並且不需要思索，主要的是——不需要思索，人生的整個祕密在兩頁印刷品上！」

「現在他跑遠了，打鼓呀！把他捉住，幹呀！」波費利大笑道。「你能想像麼，」他臉轉向拉思科里涅河夫，「六個人昨夜像那樣發議論，在一間房裏，以拳打作爲開端！不對，老兄，你錯了，環境表明了許多犯罪的緣由，那我能給你證實。」

「哦，那我知道，但是告訴我：一個四十歲的人虐待一個十歲的女孩子；這是環境驅使他那樣麼？」

「唔，嚴格地說起來，那是的。」波費利帶着顯然的嚴肅說道；「那種性質的罪很可以誘之于環境的影響的。」

拉如密亨幾乎瘋狂了。「哦，若是你歡喜，」他咆哮道，「我將向你保證你的白眼毛很可以誘之于伊凡大帝的二百五十呎高的教堂，我將清楚地，正確地，進步地，甚且帶着一種自由的傾向，證明這點！我包做！你賭東道麼？」

「好吧！我們聽吧，聽他如何證明！」

「他總是裝模作樣，可惡！」拉如密亨跳起來擺着手勢，喊道。「向你談有什麼用！他那都是故意的；你不知道他，羅提宏！昨天他加入他們那邊，簡直就是愚弄他們。他昨天說的話！他們欣喜哩！他能一氣支持兩個星期。去年他使我們相信他要到修道院去：他堅執了兩個月。不久之前他忽然想起聲言他要結婚了，說他把婚禮的一切東西都預備齊了。他的確定做新衣服。我們都開始恭賀

他。但是並沒有新婦，什麼都沒有，全是純粹的幻想。」

「呵，你錯了！我先有了衣服。事實上乃是新衣服使我想起騙你的。」

「你是一個這樣的善裝假的人麼？」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當地問道。

「你原來不相信麼，喝，等一會，我也要騙你的。哈——哈——哈——不，我要把實話告訴你。關於犯罪，環境，小孩，那一切的問題，使我心中想起你的那篇那時使我發生興趣的文章。「犯罪論」……或那類的東西，題目我忘記了，兩月以前我在按期評論上高興地讀着。」

「我的文章？在按期評論上？」拉思科里涅珂夫驚愕地問道。「在六個月以前我離開大學的時候，我的確寫了一篇論一本書的文章，但是我送給每週評論了。」

「但是在按期評論上登出來的。」

「每週評論停刊了，那麼就是因為這，所以那時沒有發表出來呵。」

「對了；但是當牠停刊的時候，每週評論便和按期合併了，所以你的文章便

于兩月前在按期上登出來。你不知道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並不知道。

「怎麼，你可以向他們爲那篇文章弄些錢的！你是什麼樣的一個怪人呵！你過着那麼一種孤寂的生活，你一點都不知道那些直接與你有關的事情。這是一件事實，我向你担保。」

「好極了，羅提亞！我也一點不知道！」拉如密亨喊道。「我今天要跑到閱書室去，找那一期。兩月以前麼？什麼日期？不過這沒有關係，我將找得到的。試想不告訴我們！」

「你如何看出來那篇文章是我的呢？那上面的姓名祇是一個字母。」

「我只是在日前偶而得知道的，藉着那位編輯；我認識他。……我非常發生興趣。」

「我分析（若果我記得的話）一個罪人在犯罪以前和以後的心理。」

「是的，而且你力辯犯罪總是有病伴着俱來的。這種意見非常，非常地獨



特，但是……使我那麼發生興趣的並不是你的文章的那一部份，乃是在文章末尾的一個意見，我惋惜要說，那意見僅只暗示了，並沒有明白地寫完。若是你想起來的話，那里有一個暗示，說有某種人，他們能夠……，並不是準準確確地能夠，而是他們有十分權利破壞道德，犯罪；法律並不是為他們而設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對於他把他的意見誇張地過意地曲解微笑着。

「怎麼？你是什麼意思？有權利犯罪？但是並不因為環境的影響麼？」拉如密亨甚且帶着驚慌地詢問道。

「不，並不真正因為那，」波費利答道。「在這篇文章裏，所有的人都分成「普通的」和「特別的」。普通的人必須順從地生活，沒有權利犯法，因為——你不知道麼——他們是普通的。但是特別的人却有權犯任何罪，隨便犯法，就是因為他們是特別的。這就是你的意見，我沒有誤會吧？」

「你是什麼意思？那不能算對吧？」拉如密亨迷亂地低語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又笑了。他立刻便把要點看出了，而且知道他們想把他驅往

那里去。他決心來對付這種挑戰。

「那並不十分是我的辯論之點，」他簡單地謙遜地開言道。「然而我承認你述說得幾乎正確了；或者（若是你歡喜）完全正確哩。」（承認這點幾乎使他快樂。）「唯一的不同是在這；我並不爭論，說特別的人總是一定要破壞道德的，如同你所說的。事實上，我懷疑這樣的一個辯論能不能發表哩。我只是暗示說一個「特別的」人有權利……這並不是一種正式的權利，乃是一種要在一個人自己良心上決定越過……某種阻礙的內在的權利，而且只是在爲着使他的理想實現（有時或者於人類全體有益的）才必需的時候。你說我的文章不明確；我情願盡力使牠清楚。或者我以為你想要我這樣是對了；很好。我確以爲倘若克勃列和牛頓的發現，除非犧牲一個，十個，一百，或更多的人，不能使之爲人所知，那麼牛頓便有權利，的確在責任上一定要……除去那十個或一百人，爲着使他的發現爲人類全體所知的緣故。但是並非從那接着便說牛頓有權利隨便殺人，天天在市場上偷東西。以後，我記得，我在我的文章上力辯有所……唔，人類的立法者和領

袖，例如里加葛斯，梭龍，謨罕默德，拿破崙等等，都是例外地是罪人，就因為他們立一個新法，便犯了古法，那是從他們的祖先傳下來，被人民視為神聖的，而且他們即使流血也不突然停住，若果那種流血——那時常是老實人們為保護古法勇敢地戰鬥——於他們的主義有益。事實上，的確人類的這些恩人和領袖的大多數都是犯着可怕的屠殺罪，這是可以注意的。總之，我確以為所有的偉人或甚至於稍微出乎普通以外的人，這就是說能以說句新話的人，一定就從他們的性格上都是罪人——多少是的，自然。不然，他們是難以出乎常軌；照舊走着常軌乃是他們所不能忍受的，又是就由於他們的性格，而且在我想來，的確他們不應當忍受。你看在那一切話裏並沒有特別新的東西。同樣的東西先前已經印過讀過千遍了。至於我把人們分成普通的與特別的，我承認那有些專斷，但是我並不堅持確實的數目。我僅只相信我的主要意見，人類為一種自然法則大概地分成兩種，次等的（普通的），若是可以這樣說，就是僅足繁殖同類的原料，和有天賦和才智在自己的環境裏說一句新話的人們。自然，還有無數的更細分類，但是這兩種人的

顯著的要點都分得很好。頭一種人，大概地說起來，乃是性情保守而且守法的人；他們在統治下生活，而且愛受統治。在我想來，被人統治是他們的本分，因為那是他們的職業，對於他們那裏面並沒有什麼辱人的地方。第二種人都犯法；他們都是破壞者，或心想破壞，按照他們的能力而定。這些人們的犯罪自然是相對的而且是各式各樣的；他們大抵是用各種不同的理由，尋求對於現在的破壞，爲着改善的緣故。但是倘若這樣的一個人爲着他的信仰的緣故被迫去越過一個死屍，或從血灘中涉過，我確以爲他能以在他裏面，在他良心上，找到一個從血灘中涉過的允許——那靠着信仰和信仰的程度，你要注意這點。只是在那種意義上，我在我的文章裏說到他們犯罪的權利（你記得那是用法律的問題開頭的）。不過，並無須乎十分焦心；民衆差不多絕不會承認這種權利的，他們懲罰他們或絞死他們（多少有點），這樣做來便十分正當地完成了他們的保守的任務。但是這同樣的民衆在下一代便把這些罪人放在座位上崇拜他們（多少有點）。頭一種人永遠是現在的人，第二種人永遠是將來的人。頭一種人保存這世界，繁殖他們的數目，

第二種人推動這世界，引牠向牠的目標走去。兩種人都有相等的生存權。事實上，都和我有相等的權利——*Vivela guerre eternelle*（永久的戰爭萬歲）——自然，直到新耶路撒冷來了為止。」

「那麼你相信新耶路撒冷，是麼？」

「我相信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堅決地答道；在他說這話和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之際，他把他的眼老注視在地毯的一塊地方上。

「你……你相信上帝麼？原諒我的好奇心。」

「我相信的，」拉思科里涅珂夫重說道，他抬眼看波費利。

「你……你相信拉撒納死後復活麼？」

「我……我相信的。你爲什麼問這一切話呢？」

「你真正地相信麼？」

「真正地。」

「你絕不是這樣的。……我由於好奇心才問的。原諒我。但是我們且回到本

題吧；他們並非永遠是被處決的。有些，正相反……」

「在他們生時便獲勝麼？哦是的，有些在生時便達到目的了，於是……」

「他們便開始處決別人麼？」

「若是必須的話；實在，他們大抵是幹的。你的話是很機靈的。」

「謝謝你。但是告訴我這點：你如何分辨特別人和普通人呢？他們出世時有記號麼？我覺得應當更精密，外面更明確。請原諒一個實際的善意的人的自然的挂慮，但是比方說，他們不能採用一種特別的制度麼，他們不能戴什麼東西，用什麼方法打上烙印麼？你知道若是發生混亂了，這一種人中的一位以爲他是屬於那一種的，開始「除去阻礙物」，如同你所那麼快樂地說的，那麼……」

「哦，那是時常發生的，這話比上次的還更機靈。」

「謝謝你。」

「沒有緣由；但是注意，那錯誤只能起于第一人，這就是說，在普通人（我這樣稱呼或許很不適當）中。他們有很多人，不管自己偏向于服從，因爲好玩的

性格，（這有時甚且見于母牛，）他們都歡喜自視爲進步的人，「破壞者」，自己向「新運動」上貼靠，而且這是十分真誠的。同時真正新的人們時常並不爲他們所注意，或甚且被輕視爲落後的，懷着卑鄙思想的人們。但是我並不以爲這里有任何重大的危險，你實在無須乎不安，因爲他們絕不鬧得很過火的。自然，他們有時因爲想入非非，可以挨一頓痛打的，而且把他們的地位指示給他們，但是這就得了；事實上，就連執行者也不需要，因爲他們自己可以鞭撻自己，因爲他們是非常講道德的：有些人彼此互相服務，有些人用自己的手打自己。……他們將以各種的公開的懺悔，用堂皇的，諷勸的語句，欺騙自己；事實上你沒有什麼可以不安的。……這是一個定律。」

「唔，因爲那個緣故你的確使我的心更放下了；但是還有另一件煩惱我。請告訴我，這些特別的人，有殺他人之權利的人有許多麼？自然，我情願俯伏在他們面前，但是你得承認，若是他們有許多人的話，這是驚人的，是不？」

「哦，那你也無須乎煩心，」拉思科里涅珂夫用同樣的語調往下說道。「有

新思想的人，有一點點能力說句新話的人，在數目上是少極了，事實上特別是這樣。只有一件事情是明顯的，人類的這一切等次和一再分類的外表，一定是順序無誤地照着某種自然的法則。自然，這法則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我相信那一定是存在的，而且有一天可以爲人所知的。人羣，這種原料在世界上存在着僅僅爲了藉着某種大的努力，藉着某種神祕的方法，藉着不同的種類的交配，最後或者由一千人中產生出一個有一點點獨立性的人。或者一萬人中產生一個獨立性多些的人（我大概地，相近地說）。十萬人中產生一個獨立性更多些的人。有天才的人是百萬中的一個，偉大的天才們或者在許多萬萬人中出現一個在世上。事實上，我還並未往那蒸溜器裏瞅過，這一切都是在那裏面發生的。但是的確有，而一定有一種固然的法則，這不能是一件偶然的事的。」

「怎麼，你們兩個都在鬥笑話麼？」拉如密亨終於喊道。「你們坐在那里，彼此開玩笑。你是認真的麼，羅提亞？」

拉思科里涅珂夫抬起他的無血色的而且幾乎是悲傷的臉，並不答話。波費利



的不遮掩的，不撓的，神經質的，無禮的譏刺，加以那幅安靜的悲傷的臉，在拉如密亨看來好像奇怪。

「唔，老兄，若果你真正認真……自然，你說那並不新，那好像我們所讀過聽過一千遍了的東西，你是對的；但是在這一切話中真正特創的，獨獨屬於你自己的，使我恐懼的，乃是你「按良心」許可流血，而且——原諒我這樣說——帶着那般的狂熱。……我以為那便是你的文章的要點，但是那種「按良心」許可流血，在我看來，……是比正式的，法律上的許可流血還更可怕。……」

「你是十分對的，那是更可怕的，」波費利同意道。

「是的，你一定入迷了！這裏有錯誤，我要讀一讀。你不能這樣想！我要讀一讀。」

「那都不在文章上，那裏只有一個暗示。」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是的，是的。」波費利坐不穩了。「你對於犯罪的態度現在我算很清楚了，但是……原諒我的魯莽（我實在害臊像這樣煩你），你看，你把我關於兩

等人混雜的焦慮除去了，但是……還有各種實際上的可能性使我不安！倘若有個人，有個青年，以爲他是一個里加葛斯，或謨罕默德——自然，是將來的——假設他開始要把一切阻礙物除去……他眼前有着某種偉大的經營，而且需要錢來辦……於是開始弄錢……你明白麼？」

薩米陀夫在他的拐角那裏發出一陣突然的狂笑。拉思科里涅珂夫連眼都沒有抬起來看他。

「我一定要同意，」他鎮定地往下說道，「這樣情形一定要有的。愚昧的好虛榮的人特別易於墮入這種陷阱裏去；尤其是年輕人。」

「是的，你看。那麼？」

「什麼那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微笑的回答；「那並不是我的錯處。那就是那樣，而且將永遠是那樣的。他剛才說（他向拉如密亨點頭），我許可流血。社會被牢獄，充軍，推事們，徒刑，保護得太好了。無須乎不安的。你們只消把賊捉住就是了。」

「若是我們真把他捉住了，怎麼辦呢？」

「那麼他就前去好了。」

「你的確是合乎邏輯的。但是他的良心以為如何呢？」

「你為什麼管那呢？」

「只是由於同情。」

「若果他有良心，他將為他的錯誤而痛著的。那就是他的懲罰——和牢獄一樣。」

「但是真正的天才，」拉如密亨皺着眉頭問道，「那些有權殺人的人呢？他們為着殺人應當絲毫不受苦麼？」

「為什麼說『應當』那兩個字呢？這並不是一件允許或禁止的事情。若果他為他的犧牲者惋惜，他便要受痛苦。受苦與受罪對於大的智力和深的心腸是永遠免不了的。我想，真正偉大的人一定在世上懷着大的憂傷，」他作夢一般地接續說道，並不是用談話的語調。

他抬眼，熱心地看着他們所有的人，微笑着，拿他的便帽。和他進來時的態度比較起來，他未免太安靜了。人人都站起來。

「唔，你可以侮辱我，和我生氣，若是你歡喜，」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又開口道，「但是我忍不住。容我問你一個小小的問題（我知道我是麻煩你）。就是一個小小的意思我想說出來，只是因為我可以不至於忘了。」

「很好，把你小小的意思告訴我吧，」拉思科里涅珂夫站着等，失色的嚴肅的站在他面前。

「唔，你看……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說得合適。……這是一個好玩的心理上的意見。……在你寫你那篇文章的時候，一定你不能自禁的，*hope*，把你自己也看做一個多少有些「特別的」人，談吐着「新話」的人……不是這樣麼？」

「很可能地，」拉思科里涅珂夫侮藐地回答道。

「若是這樣，倘若遇着人世的困難與艱苦或爲着對於人類的服務，你能使自已越過阻礙物麼？……比方說，搶劫或者殺人麼？」

他又霎左眼，像先前一樣無聲地暗笑着。

「若果我幹了，一定我是不告訴你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挑激的傲慢的侮藐回答道。

「不，我只是因為你的文章而發生興趣，從文學的觀點看來的……」

「呸，那是何等顯然而無禮呵，」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憎惡地想道。

「容我說吧，」他無情地答道，「我並不以為自己是一個謨罕默德或一個拿破崙，更不是那一類的任何人物，我既不是他們中的一員，我便不能告訴你我如何行事。」

「哦得了，現在在俄羅斯哪一個不都以為自己是拿破崙麼？」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帶着驚人的親熱說道。甚至有種特別的意味在他的聲調上自行露出來了。

「或者就是這些將來的拿破崙中的一位，上星期把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結果了吧？」薩米陀夫從拐角忽然說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說話，但是堅決地注意地看着波費利。拉如密亨抑鬱地皺

着眉頭。他彷彿當此之前看出點事情來了。他生氣地四下望。有了一分鐘抑鬱的沉默。拉思科里涅珂夫轉身要走。

「你已經走了麼？」波費利可喜地說道，他帶着過分的謙恭伸出手來。「我非常，非常高興和你認識。至於你的請求呢，莫要不安，你就照我所告訴你的寫得了，或者更好是你自己到那裏看我，在一兩天內……的確，明天。我十一點鐘的時候，將一定在那裏。我們將把那一切都辦了；我們將談一談。你是最後一批中的一個，你或者一定能以告訴我們些話的，」他帶着最和善的表情接續說道。

「你想正式地把我當證人盤詰麼？」拉思科里涅珂夫鋒利地問道。

「哦，爲什麼？那在目前是無須乎的。你誤會我了。我不失去一個機會的，你看……我和所有當東西的人都談了。……我從他們有些人中得到證據，你是最後一位了。……是的，順便說一下，」他彷彿忽然高興了，喊道，「我剛才想起來，我想起什麼事？」他轉臉向拉如密亨，「你講那個尼古拉都把我講厭了……自然，我知道，我知道很清楚，」他轉臉向拉思科里涅珂夫，「那傢伙是無辜

餘，但是我怎麼辦呢？我們還必得麻煩特密忒里哩。……要點是在這，都是在這……在你上樓的時候，是七點過了，不是麼？」

「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就在他說那話的時候帶着一種不快的感觸，覺得他無須乎說。

「那麼當你在七點到八點之間上樓的時候，你沒有看見第二層樓上的門開着的房子裏——你記得麼——有兩個或至少有一個工人麼？他們在那裏油漆，你沒有注意他們麼？那於他們非常，非常重要。」

「漆匠麼？沒有，我沒有看見他們，」拉思科里涅珂夫慢慢地答道，彷彿遍搜他的記憶似的，而同時他引張每根神經，幾乎急暈了要盡力快快猜出圈套在那裏，而且莫疏忽了任何事情。「沒有，我沒有看見他們，而且我是沒有注意出像那樣開着的房間。……但是在第四層樓上」（他現在克服了那圈套而且勝利了）「我現在記得有一個官員從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對面那房裏往外搬。……我記得……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有些兵士抬一張沙發出來，他們把我擠到牆上。但是漆匠

們……沒有，我記不得有什麼漆匠，也不記得任何處房子在開着門，沒有的。」

「你是什麼意思？」拉如密亨忽然喊道，彷彿他想起了而且實在覺得了似的。「怎麼，漆匠做活是在謀殺那天，然而他（羅提亞）在那裏是三天以前吧？你問什麼呢？」

「呸！我弄亂了！」波費利拍自己的前額。「鬼氣！這件事把我的腦筋弄暈了！」他有些抱歉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要查出來有沒有人在七點到八點之間看見他們在那房裏，這對於我們是特別重要，所以我猜想你或者能夠告訴我們些話的……我十分弄亂了。」

「那麼你當更加小心些，」拉如密亨沉鬱地說道。

最後的幾個字是在走道上說出來的。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帶着過度的親切看着他們到門口。

他們走出來到大街上，抑鬱含怒，走了幾步他們都沒有說一個字。拉思科里涅珂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 第六章

「我不相信，我不能夠相信！」拉如密亨重複說道，他在迷亂中努力來駁斥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理論。

他們現在走近巴克列耶夫的寓所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和都麗亞在那裏期待他們好久了。拉如密亨於興高彩烈的討論之間在路上不斷地站住，就因為他們是第一次公開地談那件事，他昏亂而且激動了。

「那麼，莫要相信得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陣冷然的不當心的微笑答道。「你照例是什麼事都看不出，但是我却細想着每句話。」

「你疑心多。就是因為那你細想他們的話……哼……的確，我承認，波費利的語調是頗奇怪的，而且那個賤東西薩米陀夫更奇怪了！……你對了，他是有些

什麼——但是爲什麼呢？爲什麼呢？」

「他從昨夜以後便改變心思了。」

「十分相反！若是他們懷着那種無腦筋的觀念，他們便要盡力遮掩，隱藏他們的牌，爲的以後把你捉住。……但是那全是莽撞和輕率。」

「若果他們有了事實——我的意思是說，真正的事實——或者至少是有了猜疑的緣由，那麼他們一定便要努力遮掩他們的把戲，希望多得些（並且他們早就要搜查了）。但是他們沒有事實，一件也沒有。那全是海市蜃樓——全是含糊的。只是一個浮泛的觀念。因此他們努力要以莽撞來把我弄昏頭。或者他因爲沒有事實發惱，在焦急中隨便說出來了——不然或者是他有什麼計畫……他彷彿是一個有才智的人，或者他想以假裝知道來嚇我。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心理，老弟。但是解釋這一切真令人討厭。停住吧！」

「而且那侮辱人，侮辱人！我瞭解你。但是……現在既然我們公開說了（而且我們終於公開說了，乃是一件良好的事——我真高興），我現在明白地承認，我

早已在他們中看出這個觀念了。自然，只是僅僅的暗示——一種諷示——但是甚至於爲什麼要有一種諷示呢？他們如何敢呢？他們有什麼根據呢？倘若你知道我是何等暴怒呵。只消想一想！使我發氣的是這一點：一個可憐的大學生，被貧窮和憂鬱病所攪擾，正在要患一場嚴重的不省人事的病（注意這點）之前，多疑，自負，驕傲，他有六個月沒有見一個人說話，穿着破的衣服和無底的靴子，却必須面對着幾個卑鄙的警察，忍受他們的凌辱；而且那沒料想到的債票——契巴洛夫桌上的借款字據——推到他的眼前，新的油漆，列氏表三十度，和悶人的空氣，一羣人，關於謀殺案的談話，他是剛剛去過被害人那裏的，這一切再加上一個空肚皮——他很可以發一陣暈病的！然而那，那便是他們所根據的事實。可惡！我明白這是何等惱人，但是處在你的地位，羅提亞，我便要大笑他們，或者更好是吐他們的鬼臉，向各方面吐二十次。我向各方面毆打，並且正確地打，這樣我便要把這事情告一結束了。可惡，莫要喪氣。那是一樁羞恥。」

「不過，他實在解釋得好。」拉思科里涅珂夫心中想道。

「吐他們麼？但是明天又要盤詰呢！」他辛酸地說道。「我一定真正要和他們解釋麼？事實上我是覺得煩惱了，我昨天在酒館裏屈就和薩米陀夫談話。……」

……

「滾他的吧！我自己到波費利那裏去！我要像一家人似地把那件事榨出來：他一定要讓我知道所有那事的裏裏外外！至於薩米陀夫呢？……」

「他終於想到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得！」拉如密亨喊道，他又抓住他的肩膀。「得！你錯了。我想出來了。你錯了！那如何是一個圈套呢？你說那關於工人的問題是一個圈套。但是若果你做了那事，你能說你看見他們漆房子……和工人們麼？正相反，你什麼也沒有看見，即使你看見了。誰肯直認害自己呢？」

「若果我做了那件事情，我一定要說我看見了工人們和房子，」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勉強和顯然的厭惡答道。

「但是爲什麼說話害你自己呢？」

「因為只有粗人，或最無經驗的新手，在審訊的時候明白地否認一切事情。若是一個稍微有些聰明和經歷的人，他也一定努力把那些不能避免的一切表面的事實都承認了，但是要為牠們找別的解釋，要引出某種特別的料想不到的轉灣，要給牠們以另一種意義，給牠們以另一種意見。波費利很可以預料我一定要這樣回答，說我看見他們了，表出一種老實的態度，於是加以解釋……」

「但是他立刻便要告訴你了，工人們不能於兩天之前在那裏，所以你一定是在謀殺那天八點鐘在那裏了。這樣他便要在一件細事上把你抓住了。」

「是的，那便是他所依恃的，以為我沒有功夫細想，要趕緊做一種最可信的回答，因而便忘記了工人們不能於兩天之前在那裏的。」

「但是你如何能忘記了呢？」

「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了。聰明人就是在這樣蠢事上最容易被抓住。一個人越機伶，他便越不猜疑他將在一件簡單的事上被抓住的。一個人越機伶，他一定被抓住越簡單的圈套中。波費利並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的一個傻瓜。……」

「若果是這樣，那麼他是一個惡棍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禁發笑。但是就在那時，他爲他自己的坦白得奇怪，與他解釋得熱心所驚了，雖說他剛才談話始終是帶着抑鬱的厭惡，顯然是有一個原因，由於必須。

「我考慮到另外的一些事！」他私自想道。但是幾乎同時，他忽然變得不安，彷彿一個意外的驚人的思想現於他的心中了。他的不安不住地加增。他們剛來到巴克列耶夫住宅的入口。

「你獨自進去吧！」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說道。「我立刻就回來。」

「你往那裏去？怎麼，我們剛到這裏。」

「我需要，我有事……半個鐘頭之後我就來的。告訴他們。」

「你愛怎麼說吧，我要同你一道去。」

「你也要苦我麼！」他呼號道，眼中帶着那般的激惱，帶着那般的絕望，拉如密亨便把手放下了。他在臺階上站了些時，抑鬱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對他的

寓所的方向迅速地大步走去。最後，他磨牙握拳，起誓就在那天要向波費利問個水落石出，於是上樓去安慰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因為她對於他們長久的不到而驚嚇起來了。

當拉思科里涅珂夫到家的時候，他的頭髮汗濕了，他沉重地呼吸着。他迅速地上樓，走進他的未鎖的房子，立刻把門梢扣上，於是他不知不覺的恐怖中衝向房角去，衝向他放那些東西的紙遮着的洞去；把手插進去，他有幾分鐘小心地在洞裏摸，在壁紙的每個摺疊和每個裂縫中摸。他什麼都沒有找到，站起來，深深吸一口氣。當他方才來到巴克列耶夫住宅的石階的時候，他忽然玄想有種東西，一條鍊子，一個扣飾，或甚至於一小塊紙（上面有那老女人筆蹟的包紮典物的紙）會滑掉了，失落在什麼破縫裏，於是會忽然翻出來，成爲意外的確鑿的不利於他的證據。

他站着好像出神似的，一陣奇異的，受辱的，一半無意義的微笑露在他的雙唇上。他終於拿起他的便帽，悄悄地走出房去。他的思想完全紛亂了。他作夢一

般地從大門旁走過。

「這裏就是他本人，」一個高的人聲喊道。

他抬頭。

門房在他的小小的房間的門口站着，向一個矮矮的人把他指出來，那人外貌看來好像一個手藝人，穿着一件長上衣和一件背心，外貌遠遠看來特別像女人。他躬腰，他的頭戴着油膩的便帽向前低着。從他的皺紋的鬆軟的臉上，他看來像有五十多歲；他的小小的眼睛胖得看不見了，却兇惡地，粗暴地，快地向外望。

「什麼事？」拉思科里涅珂夫走近門房問道。

那人從眉下偷看他一眼，而且他注意地，審量地看着他；於是他慢慢地轉身，不發一語，走出大門到大街上去了。

「什麼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

「怎麼，那裏他問有沒有一個大學生住在這裏，提你的名字，並問你同誰一



塊住。我看你來了，把你指出來，他便走了。真有趣。」

門房也彷彿頗迷惑了，但是並不十分那樣，他奇怪了一會之後，便轉身回到他的房子裏去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跑着追那個生人，立刻便看見他以同樣勻整的徐徐的步伐，順着大街的那一邊走着，定眼看着地下，彷彿默想似的。他立刻把他追上了，但是在後面走了些時候。最後，他上前和他平排，看着他的臉。那人立刻注意他了，迅速地看一看他，但是又把眼皮放下了；這樣他們平排走了一分鐘，一語未發。

「你向門房……打聽我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最後說道，但是用一種安靜得出奇的話聲。

那人不答話；他連看都不看他。他們又都默然了。

「你爲什麼……來找我……然而什麼話不說呢……這是什麼意思？」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話聲斷斷續續的，他彷彿不能把話一字一板說得清清楚楚

的似出。

這次那人把眼抬起了，向拉思科里涅珂夫抑鬱地陰險地轉了一眼。

「兇手！」他忽然用一種安靜但是清楚的聲音說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在他旁邊走着。他的兩腿覺得忽然軟了，一陣寒戰從他脊背傳下來，他的心彷彿停住了一會，於是忽然開始怔忡彷彿放鬆了似的。這樣他們並排沉默地走了約有二百步。

那人並不看他。

「你是什麼意思……是什麼……。誰是兇手？」拉思科里涅珂夫幾乎聽不見地低語道。

「你是一個兇手，」那人更加一字一板地加重地答道，帶着一陣勝利的仇恨的笑容，而且他又直瞅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失色的臉和受驚的眼睛。

他們剛好來到十字路。那人轉身向左，並不向後看。拉思科里涅珂夫依舊站着，在他後面瞅着。他看見他離五十步遠轉過身來，回頭看他還在那裏站着。拉

蘇利尼涅珂夫看不清楚，但是他覺得那人又在笑着那種冷酷的憎恨的和勝利的微笑。

慢慢的脚步蹣跚着，膝頭發着抖，拉思科里涅珂夫回到他的小小的樓頂去，覺得渾身打冷戰。他脫下便帽，放在棹上，他有十分鐘站着不動。於是他疲乏的倒在沙發上，發出一陣痛苦的低弱的呻吟，他便在那上面躺下了。這樣他躺了半個鐘頭。

他什麼也不想。有些思想，片斷的思想，有些影像無秩序無聯絡地在他的心頭浮泛——他在童年所看見的或在什麼地方遇見的人們（那些人他本是從來想不起來的）的臉孔，V教堂的鐘樓，酒館裏的檯球棹子和幾個軍官打着檯球，地下煙店裏的煙味，一間酒館的房子，一條十分黑暗的後樓梯，完全被污水弄滑了，撒滿了雞蛋壳，還有星期日的鐘聲從什麼地方漂進來。……影像一個跟着一個。……像一陣旋風樣旋轉着。其中有些他歡喜而且努力去抓，但是他們消逝了，他心中始終有着一種抑制，但那並不是壓倒一切，那有時甚且使人舒服。……微微的顫

抖還在持續着，但是那也是一種幾乎舒服的感覺。

他聽見了拉如密亨的急促的腳步；他閉上眼睛，裝假睡熟了。拉如密亨開了門，在門口站些時，彷彿躊躇似的，於是他悄悄地走進房去，小心地走到沙發跟前。拉思科里涅珂夫聽見那思泰莎咕咕道：

「莫要攪亂他！讓他睡吧。他可以稍遲才吃午飯的。」

「對極了，」拉如密亨答道。兩人都細心地退出，把門關上。又過了半個鐘頭。拉思科里涅珂夫睜開眼睛，又仰臥着，把雙手扣住放在頭下。

「他是誰？那個從地下跳出來的人是誰？他在那裏，他看見什麼了？他全看見了，那是明顯的。那麼他在那裏呢？他從那裏看見的呢？他爲什麼到現在才從地下跳出來？而且他如何能看見？這是可能的麼？哼……」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說道，他又發冷又抖戰，「尼古拉在門後面發見的首飾盒子——那是可能的麼？這是線索！你錯一根線，證據便能變成埃及的金字塔！一個蒼蠅飛過看見了！這是可能的麼？」他忽然厭惡地覺着他變得何等軟弱，身體是何等軟弱了。「我本

應當知道的，」他帶着一陣辛酸的微笑想道。「而且我知道自己，知道我要怎樣的，我如何竟敢拿起斧頭殺人哩！我本應當預先知道。……但是我先前的確知道！」他絕望地低語道。他時時對於某種念頭發呆。

「不，那些人並不是這樣做成的。那真正的首領（對於他一切都是允許的）攻打都龍，在巴黎造一屠殺場，忘記一批軍隊在埃及，在莫斯科遠征中糟塌五十萬人，在維爾那鬧個笑話逃走了。在他死後便給他設計祭壇，這樣一切都允許了。不，看來彷彿這樣的人並不是肉身乃是銅身似的！」

一個突然而來的不相干的思想幾乎使他大笑。拿破崙，金字塔，滑鐵盧，和一個下賤的瘠瘦的老女人，一個床下放著紅箱子的當主——這是一種美味的雜碎給波費利。彼得羅維支消化的！他們如何能夠把牠消化呢！那未免太不藝術了。「一個拿破崙會向一個老女人的牀下爬！呸，何等厭人呵！」

他時時覺得他要發狂了。他陷入於一種發熱病似的興奮情況中。「那老女人並不關重要，」他熱心地不連貫地想道。「那老女人或者是一個錯誤，但是她並

不關重要！那老女人只是一種病……我忙於要越過去。……我並不是殺一個人，乃是殺一個主義！我殺了主義，但是我並沒有越過去，我停在這邊哩。……我僅只能殺人。而且彷彿我甚且連那也不能似的……主義？那個傻瓜拉如密亨爲什麼罵社會主義者們呢？一種勤勉的作買賣的人；「一切人的幸福」是他們的事情。不對，給我的生命只有一次，永遠不會再有了；我不想等待着「一切人的幸福」。我想自己生活，不然不如完全不生活了。我簡直不能顧我的母親挨餓，把我的盧布裝在我的口袋裏；同時我等待着「一切人的幸福」。我把我的小塊磚頭放進一切人的幸福裏面，這樣我的心便安頓了。哈——哈！你們爲什麼把我放過了？我只活一次，我也想……。唉，我是一個審美的虱子，別的什麼都不是，「他忽然繼續說道，大笑像一個瘋子樣。『是的，我確實是一個虱子，』他往下說道，抓住這觀念，死盯着牠，帶着復仇的快樂。『第一，因爲我能以推論出我是一個虱子，第二，因爲過去有一個月我麻煩慈悲的上帝，求牠見證，我作那事並不是爲着渺自己的肉體的慾望，乃是懷着一個堂堂的高尙的目的——哈——哈！第三，

因爲我打算盡力合理地把他實行出來，細想着，推度着，籌算着。我從所有虱子中選擇出來並且殺死那最無用的一個，立意從她那裏只拿我第一步所需要的那麼多的錢，不再多，不再少（這樣其餘的便都要歸於一個修道院了，按照她的遺囑，哈——哈！）。而且那顯出我完全是一個虱子者，」他磨牙說道，「乃是因爲我或者是比我所殺的一個虱子更下賤，更可惡，而且我預先知道，在殺她之後我要這樣說我自己的。有任何事情能和那種恐怖相比麼！那卑鄙！那下流！我瞭解騎馬持劍的「先知」：阿拉赫在命令，「發抖的」畜生必須服從！那「先知」是對的，他橫着大街排起礮隊，轟無辜和有罪的人，不由分說，他是對的！你們必須服從，發抖的畜生呵，莫要有慾望，因爲那不是爲着你們的！……我將永不，永不饒恕那個老女人！」

他的頭髮汗濕了，他的顫動的嘴唇乾了，他的眼睛釘在天花板上。

「母親，妹妹——我先前是何等愛她們呵！我爲什麼現在恨她們呢！是的，我恨她們，我對於她們感覺着一種形體上的憎恨，我不能忍受她們靠近我。……」

我走到母親跟前，吻她，我記得。……抱她而且想着倘若她知道呵……那麼我將告訴她麼？那時因為我就……。哼。她一定和我一樣，」他接續說着，竭力去想，彷彿和癡狂奮鬥似的。「我現在是何等恨那老女人呵！我覺得若是她復活了，我又要把她殺掉哩！可憐的理薩威泰！她爲什麼進來呢。……不過那是奇怪，爲什麼我幾乎就沒有想到她呢，彷彿我沒有殺她似的！理薩威泰！索尼亞！可憐的溫和的人兒，有着溫和的眼睛。……親愛的女人們！她們爲什麼不哭呢？她們爲什麼不呻吟呢？她們放棄一切……她們的眼睛是柔順的，溫和的。……索尼亞！溫和的索尼亞！」

他失了意識；在他看來好像奇怪，他並不記得他是如何跑到大街上來的。天是夜晚了。暮色加重了，圓月越發越發明朗地照着；但是空氣特別悶熱。大街上有成羣的人；手藝人和事務人往家裏去；有些人在散步，空氣中散佈着石灰，塵土和死水的氣味。拉思科里涅珂夫順着走，悲傷而且焦慮；他分明地知道他出來有一個目的，一定要趕快做件事情，但是是什麼事他却忘記了。他忽然站住，



看見一個人在大街那邊站着，向他招手。他穿過大街到他那裏去，但是那人立刻轉身走開了，頭低着，彷彿他並沒有向他招呼似的。『得，他真招手了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奇怪，但是他努力去追上他。當他來到十步以內的時候，他認識他而且驚嚇了；這就是剛才那個人，躬着肩，穿着長上衣。拉思科里涅珂夫遠遠地跟着他；他的心跳着；他們走進一個轉灣，那人還沒回頭看。『他知道我在跟着他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那人走進一座大住宅的門裏去。拉思科里涅珂夫趕緊來到大門跟前，往裏望，看他是否回頭向他招呼。那人在院中真回頭了，又彷彿向他招手。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便跟他到院中去，但是那人不見了。他一定上第一層樓梯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跑去追他。他聽見在兩層樓梯以上有慢慢的勻整的脚步。那樓梯熟悉得奇怪。他來到頭一層樓上的窗前，月亮從玻璃中照進一種憂鬱的神祕的光；接着他來到第二層樓上。呸！這就是漆匠們在作活的那層樓房……怎麼他立刻認不得呢？上面人的脚步聲消逝了。『可見他一定停住了，或者是藏在什麼地方。』他來到第三層樓，他還往上去麼？有一種死寂，那是可

怕的……但是他往上去。他自己的脚步聲驚嚇了他自己。何等黑暗呵！那人一定藏在這裏什麼拐角裏，呵！這層樓房門大開着，他躊躇着，走進去了。在走道上非常黑暗而且空洞，彷彿一切東西都搬走了似的，他蹣跚着脚尖偷偷走進泛着月光客廳。那裏一切東西都像先前一樣，椅子，鏡子，黃沙發，和櫃子裏的畫。一個大的，圓的，紅銅色的月亮從窗戶望裏窺。『原來是月光使之這般死寂，』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他站着等着，等了好久，月光越是沉寂，他的心便越跳得厲害，直到發痛的時候爲止，還是同樣的寂靜。忽然他聽見一陣剎那間的銳利的破裂聲，像薄片破碎似地，一切又都寂靜了。一個蒼蠅忽然飛起來，碰在窗戶玻璃上，帶着一陣悲傷的營營的聲音。在那時他看出在屋角，在窗戶與小食櫥之間，有種東西像女人外套樣，掛在牆上。『那外套爲什麼在這裏呢？』他想，『那先前並不是在那裏呀……』他悄悄地走上前去，便覺得有人藏在那後面。他謹慎地把外套移動，便看見那老女人坐在拐角的一張椅子上，加倍彎腰，好使他看不見她的臉；但是這是她。他臨着她站着。『她害怕，』他想到。他偷偷地

從活結上把斧頭取下，一下又一下地打在她的腦殼上。但是說來奇怪，她並不動，彷彿她是木作的似的。他嚇住了，彎腰更近些，努力看她；但是她也把頭更往下低。他直接彎到地，從下往上瞅她的臉，他瞅着，嚇得發冷了：那老女人坐着大笑着，無聲地笑，笑得發抖，盡力使他聽不見。忽然他覺得臥室的門開了一點，那裏面有着大笑與耳語。他被瘋狂征服了，他開始用全力照着老女人的頭上打，但是每打一斧頭，臥室裏的大笑和耳語的聲音變得更大，那老女人簡直樂得發抖了。他跑開，但是走道上滿是人，各屋的門都在開着，在梯頂上和樓梯上，和下面各處，都有人，成行的人頭，都在看，但是都擠在一塊，沉默着，期待着……他的心被捏住了，他的腿釘在那地方，不能動。……他努力要呼喊，但是醒過來了。

他深深吸一口氣——但是他的夢奇怪地彷彿還繼續着：他的門推開了，一個他所從未見過的人在門口站着，注意地看着他。

拉思科里涅珂夫幾乎還沒有把眼睛睜開，立刻又閉上了，他仰臥着不動。

「這還是一場夢麼？」他奇怪，又幾乎看不出來地把眼皮扯開；那生人站在原處還是看着地。

他小心地跨進房來，謹慎地把身後門關上，走到棹子跟前，停了一會，還把眼睛放在拉思科里涅珂夫身上，悄悄地坐在沙發旁邊的椅子上；他把禮帽放在身邊地板上，手靠在手杖上，下頰靠在手上。他預備長久地等待，這是顯而易見的。就拉思科里涅珂夫從他的眨動的睫毛裏所能看出的來講，他已經是一個不爲年輕的人了，壯壯的，長着一把豐滿的，好看的，幾乎微白的鬍子。

十分鐘過去了。天還是亮的，但是開始漸漸昏暗了，房裏是完全的寂靜。沒有一點聲音從樓梯上傳來。只有一個大蒼蠅對着玻璃窗戶營營着，衝撞着。這終於忍不住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起身，坐在沙發上。

「嗯，告訴我你有什麼事。」

「我知道你沒有睡熟，而只是假裝着，」那生人古怪地答道，泰然地微笑着。「容我自己介紹吧，我是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司維特里略羅夫。」



# 第四部



## 第一章

『這能還是一場夢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他仔細地疑心地看着這位意外的客人。

『司維特里喀羅夫！什麼瞎話！這是不能夠的！』他最後在迷惑中大聲說道。

他的客人彷彿對於這種喊嚷絲毫都不吃驚。

『我到你這裡來有兩個緣由。第一，我想和你親自結識，因為我已經聽見許多有趣的奉承你的話；第二，我懷着希望，想你在一件直接關係你妹妹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利益的的事情上，不至于拒絕我不幫助我。因為沒有你的引見，現在會不讓我接近她的，她心存反對我的偏見，但是有你的幫忙我想……』



「你想錯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插嘴道。

「她們只是昨天才到的吧，我可以問你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作答話。

「那是昨天，我知道。我自己只是在頭一天到的。唔，讓我告訴你這點，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並不認爲表白自己不錯是必須的，但是請告訴我，在這一切事上我這方面有什麼特別犯罪的地方？也就是不帶偏見地，公正地來論斷。」

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着無語地看着他。

「我在自己家裏虐待一個無倚靠的女子，「以我的卑鄙的求婚侮辱她」——是麼？（我預料着你。）但是你只消設想一下，我也是一個人 *et nihil humanum*……總而言之，爲能夠爲人所迷而墮入情網（這並不靠着我們的意志），于是一切事情都能夠以最自然的方法解釋了。問題是：我是一個妖怪，還是我是一個犧牲者呢？倘若我是一個犧牲者怎麼辦呢？我向我的對象建議和我私奔到美國或瑞士，我或許對於她是懷着最深沉的尊敬，並且我還想着造成我們相互的幸福的一埋智

是熱情的奴隸，你知道；或者我加害于自身比加害別人更甚哩，可憐我吧！……」

「但是那並不是要點，」拉思科里涅珂夫討厭地插嘴道。「無論你對不對，我們就是不歡喜你。我們不想和你有任何關係，就要趕走你，出去！」

司維特里喀羅夫突然大笑。

「但是你……但是騙不了你，」他說道，頂坦率地大笑着。「我希望騙你，但是你立刻便說到正話了！」

「但是你還在想法騙我哩！」

「這有什麼關係？這有什麼關係？」司維特里喀羅夫喊道，坦白地大笑着。「這乃是法國人所叫做 *Bonne Guerre*（光明磊落者，而且是最容許的欺哄！……

但是仍然你打斷了我的話；無論如何，我再重說一遍：要沒有花園中發生的事，本來絕沒有任何不快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

「聽說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也是你弄死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無禮地插嘴道。

「哦，那麼那事你也聽說了麼？不過，你一定聽說了。……但是至于你的問

題，我實在不知道說什麼話好，雖說我自己的良心爲那個緣故是十分安頓的。莫要以爲我對於那事有任何恐懼。一切都按規矩，有條有理的；醫生檢查診斷爲痰迷症，因爲直接在用一頓飽餐和一瓶酒之後便洗澡的緣故，而且的確不能證明是別的什麼的。但是我要告訴你近來我自己怎樣想，特別是在坐車到這里的路上：我會否稍微在道德上以刺激或那類的情形助長了這一切的災殃。但是我得到的結論，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拉思科里涅珂夫大笑。

「我奇怪你自己煩心那件事情！」

「但是你爲什麼大笑呢？只消想一想，我用小棍只打她兩下——甚且連痕跡都沒有……請你莫要把我看作一個傲世輕人者；我十分自知在我這是何等地殘忍；但是我也確實知道，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對於我的這種逗趣，她還很高興呢。關於——關於你妹妹的故事最後一滴水都被她絞出來了；因爲死前三天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不得已在家里坐着；她沒有事情可在城裏出風頭了。並且，她用那封

信把他們煩絮到那種地步（你聽說她念信了）。而且忽然之間那兩根小棍從天上掉下來——她的第一個舉動便是吩咐把馬車拉出來。……有這樣情形的：女人們非常，非常高興受辱，不問她們的一切憤怒的表示，這樁事實且不說。人人都有這樣的例子；的確一般的人類極愛受辱，你注意那點麼？但是女人們特別是這樣。人甚且可以說那是她們唯一的消遣。」

有一次拉思科里涅珂夫想起身出去，這樣便完結了這場會談。但是有種好奇心，甚且有種審慎，使他滯留了一會。

「你喜歡打架麼？」他隨便地問道。

「不，不十分，」司維特里喀羅夫泰然地答道。「而且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和我幾乎就沒有打過架。我們很和諧地過活，她總是喜歡我的。在我們這七年中我只用過兩次鞭子（不算第三次，那次性質很曖昧的）。第一次，在我們結婚後兩個月，直接在我們到了鄉下之後，最後一次便是我們所說的一回。你以為我是那麼樣的一個妖怪，那麼樣的一個反動派，那麼樣的一個主張農奴制度者？哈，

哈！順便說一句，你記得麼，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幾年之前，在善行的言論自由的那些日子，一個貴族（我忘記他的姓名了）如何到處受人恥辱，在所有報紙上受人恥辱，因為他在火車上鞭打了一個德國女人。就是在那些日子，我相信就在那年，「時代的恥辱行爲」發生了。（你知道，「埃及之夜」那公開的誦讀，你記得麼？黑的眼睛，你知道！呵，我們青春的黃金日子，牠們在那里呢？）唔，至于鞭打德國人的那位先生，我對他不表同情，因為究竟何須乎同情呢？但是我一定要說，有時有這樣惹人生氣的「德國人」，我不相信有一個進步的人能夠十分替自己的行爲担保的。那時沒有一個人從這種觀點看那件事，但那却是真正純正的觀點，這是對的！」

司維特里喀羅夫說完這話之後，又突然大笑起來。拉思科里涅珂夫看清楚了他，這是一位心中懷着堅決的主意，而且能夠把牠隱秘起來的人。

「我預料你有幾天沒有和任何人談話了吧？」他問道。

「差不多沒有和任何人談話。我猜想你看我是這樣的一個隨合的人而奇怪



司維特里喀羅夫他的客人彷彿對於這種喊  
嚷絲毫都不吃驚。

吧？」

「不，我只是奇怪你是太隨合的一個人。」

「因為我對於你的問話的無禮並不生氣麼？是的麼？但是爲什麼生氣呢？因爲你問，所以我答，」他帶着驚人的率真表情回答道。「你知道，我幾乎對於任何事物都不發生興趣，」他彷彿作夢似地往下說道，「尤其是現在，我什麼事也沒有作的。……不過你可以十分隨便地猜想我是帶着一種動機來和你接近，特別是因爲我告訴你我想見你妹妹有點事。但是我要坦白地承認，我是十分弄煩了。尤其是在過去三天，所以我高興來看你。……莫要生氣，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但是你自己彷彿怎麼奇怪得要命。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不過你是有某一點不對，而且現在，但……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一分鐘，乃是就現在一般而言。……唔，唔，我不，我不，莫要皺眉毛！我並不是如你所想的那般的一個狗熊。你知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抑鬱地看着他。

「你或者絲毫都不是一個狗熊，」他說。「我確實以爲你是行爲很好的人，或者至少知道在某一時候做一個規矩的人。」

「我對於任何人的意見都不特別注意，」司維特里喀羅夫乾燥地甚且帶着傲慢的意味回答道，「所以有時當卑俗對於我們的氣候是一件那麼方便的外套的時候，爲什麼不把它披在身上呢……尤其是若果人對於那方面有着本性的嗜好，」他接續說着，又大笑起來。

「但是我聽說你在這裏有許多朋友。你是「並非無親朋的」，如同他們所說的。那麼，除非你有什麼特別的目的，你能和我有什麼事呢？」

「我在這裏有朋友，那是不錯的，」司維特里喀羅夫承認道，他並不回答主要之點。「我已經遇見幾位了。在過去三天我四下散蕩，我看見了他們，或他們看見了我。那是一件自然的事。我穿的好，並不認爲是一個窮人；農奴解放並沒有影響我；我的財產大抵包括着森林和窪地。收入並沒有減少；但是……我並不去看他們，我好久以前便討厭他們了。我到這裏二天了，並沒有拜訪一個人……」



什麼樣的一個城市呵！牠怎麼得存在於我們之間，把這點告訴我？一個有着各種各樣的官吏和學生的城市。是的，八年以前我在這裏徬徨着的時候，有許多我都沒有注意。……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靠解剖學，老天爲證，是這樣的！」

「解剖學？」

「但是至於這些俱樂部，杜索飯館，足尖舞，或者各種進步，的確，可以——唔，這一切都能夠不要我們而進行下去，」他往下說着，又沒有注意問話。「並且，誰想作一個賭假牌的呢？」

「怎麼，那麼你作過賭假牌的麼？」

「我怎能不作呢？我們有一幫子，上流社會的人，在八年以前；我們過的不錯。都是有教養的人，你知道，有些詩人，有些資本家們。而且的確在我們俄國社會上，大概最好的品行都在被鞭打的那般人中發見，你注意這點麼？我在鄉下墮落了。我終於爲欠債而入獄，爲着一個從尼辛來的下賤的希臘人。於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出來了；她和他講價，以三萬銀元（我欠七萬）把我贖出來。我們

以合法的婚姻結合了，她把我帶到鄉下像一件寶貝樣你，知道她比我大五歲。她很喜愛我。我有七年從沒有離開鄉間。注意，我的一小她都握有一個字據管着我（三萬盧布的欠債字據），所以若果我要決定對於任何專情違抗，我立刻便被抓住了！而且她便要幹的！女人們在那上面看不出什麼矛盾來。」

「若果不是爲着那件事，你便逃脫她麼？」

「我不知道說什麼話好。那差不多並不是字據限制我。我不想到別的任何地方去。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看見我過煩了，自己請我往國外去，但是我先前會到過國外，在那里總是覺得不舒服。無緣無故地，但是那日出，那拿波里登海灣，那大海——你看着牠們，牠便使你憂鬱。最使人難受者乃是真正憂鬱着什麼！不，不如在家鄉好些。在這裡至少可以事事責備別人而原諒自己。我本來或者要往北極探險，因爲 *j'ai le vin mauvais*（我的酒量不佳）而且討厭喝酒，然而那兒只有酒。我試了。但是，聽說伯格明天要從猶蘇坡夫花園坐大汽球上去，並且收費容納乘客。這是真的麼？」

「怎麼，你願上去麼？」

「我……不，哦不，」司維特里喀羅夫喃喃道，他實在好像沉思似的。

「他是什麼意思？怎麼回事？」拉思科里涅河夫奇怪。

「不，那字據並沒有限制我，」司維特里喀羅夫默想地往下說道。「那是我自已幹的，不離開鄉間，而且差不多在一年以前，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在我的命名日便把字據還給我了，並且又給我一大筆錢作為贈禮，她有一份產業，你知道。」你看我何等信任你，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這是真正她的說法。你不相信她用那種說法麼？但是你知道我把產業料理得十分合適麼，在鄰近他們知道我也訂購書籍。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起初贊成，但是以後她怕我過於用功了。」

「你彷彿十分思念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麼？」

「我？或者吧。實在，或者是。順便談一下，你相信鬼麼？」

「什麼鬼？」

「怎麼，就是普通的鬼。」

以合法的婚姻結合了，她把我帶到鄉下像一件寶貝樣你，知道她比我大五歲。她  
很喜愛我。我有七年從沒有離開鄉間。注意，我的一小烟都握有一個字據管着  
我（三萬盧布的欠債字據），所以若果我要決定對於任何事情遠抗，我立刻便被抓  
住了！而且她便要幹的！女人們在那上面看不出什麼矛盾來。」

「若果不是爲着那件事，你便逃脫她麼？」

「我不知道說什麼話好。那差不多並不是字據限制我。我不想到別的任何地  
方去。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看見我過煩了，自己請我往國外去，但是我先前會到  
過國外，在那里總是覺得不舒服。無緣無故地，但是那日出，那拿波里登海灣，  
那大海——你看着牠們，牠便使你憂鬱。最使人難受者乃是真正憂鬱着什麼！  
不，不如在家鄉好些。在這裡至少可以事事責備別人而原諒自己。我本來或者要  
往北極探險，因爲*j'ai le vin mauvais*（我的酒量不佳）而且討厭喝酒，然而那兒  
只有酒。我試了。但是，聽說伯格明天要從猶蘇坡夫花園坐大汽球上去，並且收  
費容納乘客。這是真的麼？」

「怎麼，你願上去麼？」

「我……不，哦不，」司維特里喀羅夫喃喃道，他實在好像沉思似的。

「他是什麼意思？怎麼回事？」拉思科里涅河夫奇怪。

「不，那字據並沒有限制我，」司維特里喀羅夫默想地往下說道。「那是我自己幹的，不離開鄉間，而且差不多在一年以前，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在我的命名日便把字據還給我了，並且又給我一大筆錢作為贈禮，她有一份產業，你知道。」你看我何等信任你，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這是真正她的說法。你不相信她用那種說法麼？但是你知道我把產業料理得十分合適麼，在鄰近他們知道我。我也訂購書籍。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起初贊成，但是以後她怕我過於用功了。」

「你彷彿十分思念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麼？」

「我？或者吧。實在，或者是。順便談一下，你相信鬼麼？」

「什麼鬼？」

「怎麼，就是普通的鬼。」

「你相信他們麼？」

「或者並不，*pour vous plaire*（爲着使你歡喜）。……我不願確切地說。」

「那麼你看見他們麼？」

司維特里喀羅夫頗奇怪地看着他。

「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高興來會我，」他說着，抿嘴作出一陣奇異的笑容。

「你是什麼意思「她高興來會我」？」

「她來了三次。我頭一次看見她，是在行葬禮那天，在她葬後一個鐘頭。那是在我離家到這來的前一天。第二次是在前天天亮時，在道上，在馬列亞·費希拉車站，第三次是兩個鐘頭以前在我所住的房裏。我一個人在那兒。」

「你醒着麼？」

「十分醒着。我時時都是大醒着。她來了，向我說了一會話，便在門口出去了——總是在門口。我幾乎聽見她了。」

「你爲什麼猜想這類的事情是你一定要遭遇的呢？」拉恩科里涅珂夫忽然說

道。

同時他因為說這話發驚了。他很興奮。

「什麼！你也這樣猜麼？」司維特里喀羅夫驚異地問道。「當真麼？我不是說過我們彼此之間有着相同的事情麼，噯？」

「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拉思科里涅珂夫嚴肅地熱切地喊道。

「我沒有麼？」

「沒有！」

「我以爲我說了。當我進來，看見你閉眼睡着，假裝着，我立刻自言自語道：『我以為我說了。當我進來，看見你閉眼睡着，假裝着，我立刻自言自語道：』這裏就是那人。」

「你說『那人』是什麼意思？你說什麼話？」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

「我是什麼意思？我實在並不知道。……」司維特里喀羅夫坦然地喃喃道，彷彿他自己也弄迷惑了似的。

他們沉默了一分鐘。他們彼此互相注視着。

「那全是瞎話！」拉思科里涅珂夫煩燥地喊道。「她到你跟前的時候，她說些什麼話？」

「她麼？你相信麼；她說些最愚的細事——人是一個奇怪動物——那使我生氣。頭一次她進來（我累了，你知道：喪事，葬禮，以後用點心。最後我孤單的留下在我的書房裏。我點起一根紙煙，開始思想），她進來在門口。「你今天那麼忙，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你忘記上飯室裏的鐘了，」她說。那七年中我每星期上那掛鐘，若是我忘記了，她總要提醒我。次日我動身在路上往這裏來。我天亮時來到車站；我一夜未曾熟睡，身體疲乏，眼睛半睜着，我叫了咖啡喝。我睜眼一看，忽然有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坐在我的身邊，她手裏拿着一副紙牌。「我給你卜旅行的凶吉好不好，亞加爾提·伊凡諾維支？」她是一個卜凶吉的大家。我將永不饒恕我自己，因為我沒有請她卜。我驚慌地跑開，並且車站的鈴響了。今天我正坐着，從一家小飯館吃了一頓苦惱的飯，覺得肚子沉重；我坐着抽煙，忽然之間又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她進來很漂亮的，穿着一件綠色的綢衣服，



帶着長的裙裾。「日安，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你怎樣喜歡我的衣服？亞尼斯加做不了這樣的。」（亞尼斯加是鄉間的一個成衣匠，是在莫斯科學過的我們先前的女農奴之一，一個漂亮的女子。）她站着在我的面前轉身。我看着衣服，于是仔細地，非常仔細地，看她的臉。「我奇怪你為這樣小事麻煩到我這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天爺，你不讓人家為任何事情煩擾你！」為着要撩她，我說道，「我想結婚，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你就是像那樣，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你幾乎還沒有埋葬了你的妻的時候，便去找一個新婦，這增加不了你什麼光榮的。至少，若是你能有了好的選擇，但我知道那將並不是你的幸福或她的幸福的，你將僅只做了一切良好人們的笑柄。」于是她出去了，她的裙裾彷彿絳繚有聲。這不是無意思麼。噫？」

「但是或者你在說謊吧？」拉思科里涅珂夫插嘴道。

「我不常撒謊，」司維特里喀羅夫沉思地答道，他顯然並沒有注意那問話的無禮。

「在過去，你先前曾看見過鬼沒有？」

「是——是的，我看見過，但我一生只有一次，在六年以前。我有一個奴僕費爾加；剛把他埋葬了，我忘記了這事而喊道「費爾加，我的煙斗！」他進來，到我的煙斗所在的碗碟櫃那裏去。我坐着不動，以爲「他由于報復作着那件事」，因爲正在他死前我們大吵了一次。「你如何胆敢肘臂裂開地走進來，」我說。「去吧，你個痞氓！」他轉身出去，永不再來了。那時我沒有告訴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我想給他舉個葬禮，因爲覺得對不住良心。」

「你應當去見一個醫生。」

「我知道我不好，即使你不告訴我，不過我並不知道有什麼不對，我相信我強壯五倍于你。我並不是問你相信不相信鬼被人看見，乃是問你相信不相信鬼存在。」

「不，我不相信！」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積極的怒氣喊道。

「人們一般怎麼說呢？」司維特里喀羅夫喃喃道，彷彿自言自語似的，向一

邊看去，低着頭。「他們說，「你病了，所以顯現于你者只是不實在的空想。」但那並不是嚴格地合乎邏輯。我承認鬼僅只向病人顯現，但是那僅只證明牠們除了向病人而外便不能顯現，而並不是說牠們不存在。」

「一點也不是這回事，」拉思科里涅珂夫易激地堅持道。

「不麼？你不以為然麼？」司維特里喀羅夫審量地看着他，往下說道。「但是你對於這種理由如何說法呢（幫助我吧）：鬼彷彿是其他一些世界的碎片，鬼魂便是牠們的開始。一個健康的人自然沒有理由看見他們，因為他畢竟是這個地上的一個人，爲着完滿與秩序的緣故，必須只在這陽世上生活。但是當人一病的時候，人間常態的機體秩序一亂的時候，人便開始覺得會有另一世界了；人病的越厲害，他與另一世界便接觸得越近，因此這人一死的時候，他便照直走進那個世界去了。好久以前我便思想這件事。倘若你相信來生，那你也可以相信的。」

「我並不相信來生，」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司維特里喀羅夫坐着，兀自沉思。

「倘若那里只有蜘蛛，或那一類的東西，怎麼辦呢，」他忽然說道。

「他是一個瘋子，」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我們總以為永生是超乎我們意想之外的東西，廣大的，廣大的東西！但是牠為什麼一定要是廣大的呢？完全不是那樣，倘若永生就是一個小房間，有如鄉間的洗澡室，又黑又暗，各房角都是蜘蛛，永生就是這，怎麼辦呢？我有時玄想永生就像那樣。」

「你真不能想一想比那合理些悅人些的事情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種痛苦的感情喊道。

「合理些？我們如何能講呢，或者那是合理的，而且你知道麼，我的確就是要使之這樣呢？」司維特里喀羅夫答道，帶着一陣茫然的笑容。

這怕人的答語使拉思科里涅珂夫打了一個寒戰。司維特里喀羅夫抬頭看他，忽然大笑起來。

「試想一想，」他喊道，「半個鐘頭以前，我們彼此從未見過，我們彼此互

認爲仇人；在我們彼此之間有一件事情未解決；我們把牠拋在一邊，我們談起玄學來了！我說我們都是一樣的人兒對不對？」

「請容我，」拉思科里涅珂夫極受刺激地往下說道，「請你明說你爲什麼屈駕來看我……而且……而且我正急忙着，我沒時間耗費了，我要出去。」

「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你妹妹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要嫁盧辛君，彼得·彼得羅維支麼？」

「你能避免，不問我的妹妹，不提她的名字麼？我不明白你如何敢在我的面前說出她的名字，倘若你真正是司維特里喀羅夫。」

「怎麼，但是我到這里來就是要說她哩；我如何能避免提她嗎？」

「很好，說吧，但是趕快。」

「我確信你若是看見這位盧辛君（由我妻那方面他是我的一個親戚）半個鐘頭，或者是聽說了關於他的任何事實，你一定對於他有了你自己的意見。他與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並不配。我相信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是爲着……爲着家庭

的緣故，而慷慨地且莽撞地犧牲了自己。從我聽到的關於你的一切，我覺得若是不犧牲人世的利益而能將這婚姻廢除，你便很高興的。現在我親自認識你了，我深信了。」

「這一切在你是太天真了……原諒我，我要說你那方面莽撞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你的意思說我想達到自己的目的吧。莫要不安，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若果我是爲着我自己的利益而忙，我便不那麼直接地說出來了。我並不是十分的傻瓜。我將直說出些關於那件事的心理上好奇的話來：剛才我爲我對於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的愛情辯護，我就說，我自己作了犧牲品。唔，我且告訴你吧，現在我已沒有戀愛的感情了，一點點都沒有了，因此我自己的確都奇怪，因爲我實在覺着有種東西……」

「由於懶惰和放蕩，」拉思科里涅珂夫插嘴道。

「我的確是懶惰，放蕩，但是你妹妹有着那麼多的美德，就是我都不能深印

於心了。但那全是瞎話，如同我現在所看出的。」

「那你早就看出了麼？」

「我先前開始覺着，但只是前天我才完全相信，幾乎就在我到彼得堡的時候。不過，在莫斯科我還妄想我要來努力獲得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手，取盧辛君而代之。」

「原諒我打斷你的話；請你說短些，說你的目的吧。我忙着在，我要出去。……」

「好極了。我來到這裏，決定要作一種……旅行，我便想作些必須的預備的安排。我把孩子們留下交給一個姑母；他們的開銷我都給好好預備了；他們無須乎我親身照應了。而且我也要變成個好父親哩！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拿，只拿了一年來前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所給我的東西。那於我已經足夠了。原諒我，我正要說到要點了。在旅行（這是可以成爲事實的）之前，我還想把盧辛君解決了。這並不是因爲我十分深惡痛絕他，乃是因爲他我才和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吵架，當我

得知是她安排這個婚姻的時候。我想現在藉着你的媒介去見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若是你願意，就當你的面，我向她說明，第一層她從盧辛君那里，除了禍害而外，將什麼東西都絕得不着的。然後我請求她原諒一切過去的不快，贈她一萬盧布，這樣幫助她和盧辛君決裂，這一種決裂，若果她能夠想出方法辦到的話，我相信她自己並非不願的。」

「你的確是瘋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他驚愕得甚於生氣。「你怎敢這般說話！」

「我知道你要向我驚喊；但是這一層，雖說我並不富有，這一萬盧布却是完全隨便用的；我絕對不需要牠。若果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不接受，我將以更愚蠢的方法把牠浪費去了。這是第一件事。其次呢，我的良心是完全安適的，我作這種貢獻並不帶其他動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到終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和你將知道的。要點是因為我實在給了我所大大尊敬的你的妹妹若干煩擾和不快，我真誠地懊悔，所以我想——並不是賠償，並不是報償她那不快，乃只是要做點



於她有利的時候，表示究竟我並不是有特權專門作惡。倘若在我的供獻上有百萬分之一的自私心，我便不這麼公然地來了；而且我也不僅僅奉獻她一萬，因為五個星期以前我奉獻給她更多了。並且，我或者可以很快地便和一位青年婦女結婚，單這一件事便應當制止關於我對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有任何計劃的疑心了。歸結起來，讓我說吧，嫁盧辛君，她也一樣是拿錢，不過是從另一個人拿而已。莫要生氣，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冷靜地安寧地細想一遍吧。」

司維特里喀羅夫說這話的時候，他自己是極端冷靜而且安寧。

「我請求你莫再說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無論如何，這是不可以饒恕的鹵莽。」

「一點也不是。那麼一個人在這世界上只能爲害于他的鄰人，而不得以普通的照例的形式行一點點的善了。那真豈有此理。比方說，若是我死了，在遺囑上留那筆款項給你妹妹，莫非那時她要拒絕麼？」

「很可能地她要拒絕的。」

「哦，不會，實在。不過，你若果拒絕，就拒絕好了，不過一萬慮布在必須的時候有了，乃是一件至要的事。無論如何，我請求你把我所說的話向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再述說一遍。」

「不，我不。」

「若是這樣，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不得已而設法自己去看她，而且因為這樣作而煩擾她了。」

「若果我告訴她，你不設法去看她吧？」

「我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好。我非常願意再看她一次。」

「莫要希望了吧。」

「我很抱歉。但是你不知道我。或者我們可以變作更好的朋友的。」

「你以為我們可以變作朋友麼？」

「爲什麼不可以呢？」司維特里喀羅夫微笑着說道。他站起來拿帽子。「我並沒十分立意要擾亂你，而且我到這里來並沒想到……不過今天早晨你的臉色非

常使我吃驚。」

「今天早晨你在什麼地方看見我？」拉思科里涅珂夫不安地問道。

「我偶而看見你。……我老是想你有什麼事情像我。……但是莫要不安。我並不麻煩人；我和賭假牌的人們一起相處得不錯，我也從來沒煩擾過斯費爾伯大人，他是我的一個遠親，一個大人物，我能在卜尼留珂夫夫人的手冊裏批評一下拉飛爾的「聖母像」，我有七年從沒有離開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身邊，往日我常常在乾草市場內維亞真司奇家裏過夜，我可以和伯格坐一個輕氣球飛上天去，或者。」

「哦，不錯。你不久就動身旅行去麼，我可以問麼？」

「什麼旅行？」

「怎麼，那個「旅行」；你自己說的。」

「旅行？哦，是的。我是說過旅行。唔，那是一個廣大的題目。……但願你知道你問的是什麼話，」他接續說着，發出來一陣猝然的，高聲的，短促的大笑。

「或者我將結婚，代替了旅行哩。他們在給我撮合婚姻哩。」

「在這里麼？」

「是的。」

「你怎麼有時間辦那事呢？」

「但是我非常急想見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一次。我熱誠地請求。唔，再見吧。哦，是的，我忘記一件事了。告訴你妹妹，羅提宏·羅馬諾維支，瑪爾法。」

彼得羅夫那在遺囑上記着她，留給她三千盧布。那是十分確實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在她死前一個星期安排下的，而且是當我面辦的。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在兩三個星期之內便能以接到這筆錢。」

「你是說真話麼？」

「是的，告訴她吧。唔，你的僕人。我住的很靠近你。」

司維特里喀羅夫出去的時候，在門口碰着拉如密亨了。

## 第二章

天是差不多有八點鐘了。兩個年輕人趕緊往巴克列耶夫住宅去，要在盧辛之前來到。

「那是誰？」他們一到大街上的時候，拉如密亨便問道。

「那是司維特里喀羅夫，那個地主，就是在他家裏我的妹妹作他們的家庭教師的時候，被他侮辱了。因為他以他的主意逼害她，她被他的妻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趕出來了。這個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以後求都麗亞饒恕，她剛剛忽然死了。今天早晨我們就是談她。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怕那個人。他在他的妻的葬事過後，立刻便到這里來了。他是很奇怪的，決定要做什麼事情。……我們一定要保衛都麗亞脫離他……這就是我所要告訴你的話，你聽見你？」

「保衛她！他能幹什麼來害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謝謝你，羅提亞，因為你那般地向我說話……我們要，我們要保衛她。他住在那里？」

「我不知道。」

爲什麼你不問呢？多麼可惜！不過，我將找得出來的。」

「你看見他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停了一會問道。

「是的，我注意他了，我很注意他了。」

「你真正看見了他麼？你看他看得清楚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固執地問道。

「是的，我完全記得他，在一千人中我都指得出他；我對於人面有很好的記憶力。」

他們又沉默了。

「哼……那是不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喃喃道。「你知道麼，我想過……」

我不住地想那或者是一陣幻想吧。」

「你是什麼意思？我不十分明白你。」

「唔，你們都說，」拉思科里涅珂夫撮嘴微笑着往下說道，「我瘋了。我剛才想或者我真正是瘋了，僅只看見了一個幻像。」

「你是什麼意思？」

「怎麼，誰能說呢？或者我是真正瘋了，而且或者這些天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僅僅是些想像……」

「唉，羅提亞，你又顛倒了！……但是他說了什麼話，他來爲什麼事？」

拉思科里涅珂夫並不答話。拉如密享想了一分鐘。

「現在我且來把我的故事告訴你吧，」他開口道，「我到你這來，你睡熟了。於是我們吃飯，然後我到波費利家去，薩米陀夫還和他在一塊哩。我設法開口，但是沒有用。我不能夠說得合宜。他們好像並不明白，而且不能明白，但是這一點也不害臊。我把波費利拉到窗前，開始向他談話，但是還是沒有用。他向一邊看，我向一邊看。最後我對他的鬼臉擺我的拳頭，而且告訴他，以一個親戚的資格，我要打破他的腦袋。他僅只看着我，我叱罵着，走開了。就是這。非常無

味了。對於薩米陀夫，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是，你看，我以為我做錯了，但是當我下樓的時候，一個妙想打擊了我：我們為什麼要麻煩呢？自然，若是你什麼危險或任何事情，但是這干你什麼事！你絲毫也無須乎注意他們。以後我們要大笑他們一場，若是我處在你的地位，我便更要使他們莫名其妙哩。他們以後要何等害臊呵！滾他們的吧！我們以後能夠鞭他們，但是我們現在且大笑他們吧！」

「一定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但是明天你將說什麼話呢？」他自己想道。說來奇怪，直到此時，他從沒有想到「當拉如密亨要知道的時候他作什麼想法呢。」當拉思科里涅珂夫想到這點的時候，他便注視他。拉如密亨敘述他會波費利的話，于他很少興趣，從那時以後說來說去多極了……

在走廊上他們碰見了盧辛；他按時在八點到了，正找着那號數，因此三個人彼此不打招呼，不相看地一齊進去了。年輕的人們走進去在先，同時彼得·彼得羅維支爲着禮節，在門口滯了一會，把上衣脫去。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立刻前去在門口歡迎他，都麗亞在歡迎她的哥哥。彼得·彼得羅維支走進去，而



且十分親切地向婦女們鞠躬，雖說是帶着加倍的莊嚴。不過，他看來彷彿有點昏亂了，而且還不能復原。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好像也存一點迷亂了，趕緊使他們都在圓棹邊坐下，一個銅暖炕正在那上面煮着哩。都麗亞和盧辛在棹子相對的兩邊面對坐着。拉如密亨和拉思科里涅珂夫對着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拉如密亨挨着盧辛，拉思科里涅珂夫在他妹妹旁邊。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彼得·彼得羅維支徐徐地抽出一條發香味的細葛布手巾，抽抽鼻子，帶着一種慈善的覺得自己被慢待了的態度，顯得下了決心，定要解釋一番。在過道上他曾想照舊穿着外套走開，這樣給兩位婦女一個嚴厲的有力的教訓，使她們覺得情形的嚴重。但是他不能使自己這般做去。並且，他不喜歡不明不白，這需要一番解釋：若果他的命會公然地被破壞了，那麼背後是有着什麼東西的，若是這樣，他不如預先查出來了；懲罰她們那是在他權力以內的，那總有時間去辦的。

「我相信你一路好吧，」他官腔地詢問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道。

「哦，很好，彼得·彼得羅維支。」

「我聽了很喜歡。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也不太累麼？」

「我年輕體壯，我不累，但是對於母親真是大大費力哩，」都麗亞說道。

「那是免不了的；我們國有鐵路都長得要命。『母親俄羅斯』，如同人們所說的，乃是一個廣大的國度。……我雖滿心想來，昨天還是不能來會你們。但是我相信一切都並無不便地過來了吧？」

「哦，不，彼得·彼得羅維支，我們是很懊喪的。」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帶着一種特別的音調趕緊聲明，「倘是老天不派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給我們（我實在相信是上帝自己派他來的），我們怕要完全迷失了。他在這裏！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拉如密亨，」她續說着，把他介紹給盧辛。

「我領教過……在昨天，」彼得·彼得羅維支喃喃道，斜眼仇視拉如密亨一下，於是便皺眉沉默了。

彼得·彼得羅維支屬於這一類的人。在社會上外面非常恭敬，極重禮節，但

是他們只要在任何事情上遇到一點阻力，便完全不知所措了，而且變得多半像麴袋而少像嫺雅活潑的社會上人了。大家又是沉默；拉思科里涅珂夫固執地不作一聲，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不願先打破這場沉寂。拉如密亨無話可說，因此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又焦急了。

「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死了，你聽說麼？」她開始求助于她談話的主要一條了。

「自然，我聽說是的。我立刻便得到通知了，而且現在我來奉告你們，亞爾加曼。伊凡諾維支·司維特里喀羅夫在他的妻葬事過後，立刻便趕緊動身往彼得堡來了。這是根據我所得到的最準確的消息。」

「到彼得堡來？到這里來？」都麗亞驚惶地問道，看着他的母親。

「是的，確實，而且無疑的並非沒有什麼目的的，試想他離去之速與離去之前的一切情形。」

「天爺！就是在這里他還不讓都麗亞平平安安麼？」普利契利亞·亞歷山特

羅夫那喊道。

「我以為你和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都沒有任何不安的緣由，自然，除非你們自己願和他來往。至于我，我在注意哩，現在正在查探他住在那里。」

「哦，彼得·彼得羅維支，你不會相信你使我多麼驚恐呵。」普里契利亞·

亞歷山特羅夫那往下說道。「我只見過他兩次，但是我以為他怕人，怕人！我相信了，他便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致死的原因。」

「關於這點要確定是不可能的。我有了精密的報告。我並不辯駁這點：他可以因凌辱的道德上的影響（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語）而幫助加速事情的進行；但是至于那人的一般行為和品格，我是和你同意的。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有錢不，以及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確實留給他些什麼；這在一個很短的期間以內我將知道的；但是無疑的，在彼得堡這里，若果他有點資財，他將立刻又墮入他的老道上去。他是頂放蕩的，是那類人中壞得下流的標本。我大有理由相信，那個如此不幸鐘情于他而且在八年前替他還債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還有另一方面幫忙他哩。單藉着

她的盡力與犧牲，一場刑事訴訟，包含狂妄的謀殺的殘酷成分，他很可以因此被判決到西伯利亞去的，終於壓下去了。他就是那樣的人，若是你願知道的話。」

「天爺！」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拉息科里涅珂夫注意地聽着。

「你說關於這件事你有很好的證據，你是說實話麼？」都麗亞嚴肅地入神地問道。

「我只是複述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所秘密告訴我的話。我一定要說明，從法律的眼光看來，那案件雖清楚還遠着哩。這里先前往着（我相信現在還住着）一個女人叫着作列思麗赫，是一個外國人，出借生利小款，還作別的事體，司維特里喀羅夫有好久和這個女人有着親密的秘密的關係。她有一個親戚，我相信是一個表姪女，和她同住，一個聾而啞的十五歲的姑娘，或者不過十四歲。列思麗赫恨這個姑娘，喫一口，罵一口；她常把她打得殘酷。有一天這姑娘被發現在樓頂上吊死了。法庭上判決是自殺。經過通常的手續事情便完結了，但是日後據報告，這孩子……被司維特里喀羅夫殘酷地強姦了。是不錯，這點並沒有明白地證實，

這報告是另一個性格淫蕩的德國女人給的，她的話是不能相信的；因為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金錢的努力的緣故，沒有人真正向警察陳述；只作為一種傳聞。然而這傳聞還是很重要的。僕人菲力卜的故事，無疑地你聽說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當你和他們在一塊的時候，那僕人是在六年前，在農奴廢除之前，因為他所受的虐待而死了。

「我聽說的相反，這個菲力卜是自己上吊死的。」

「正是如此，但是那逼迫他，或者勿寧說使他心向自殺者，乃是司維特里喀羅夫君的有系統的虐待與嚴刻。」

「那我並不知道，」都麗亞無情地答道。「我只聽說了一個奇怪的故事，說菲力卜是一個患憂鬱病的人，一個家庭哲學家，僕人們常說，「他讀書讀多了」，並且說他自己上吊，一部份是因為司維特里喀羅夫君嘲弄的，並不因為他打他。我在那里的時候，他對於僕人們的行為很好，他們確實喜愛他，雖說他們因為菲力卜之死的確埋怨他。」

「我知道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你彷彿忽然之間傾向于替他辯護了。」  
盧辛說着，撮嘴作出曖昧的笑容，「沒有疑問的，他是一個詭計的人，而且凡是關於婦女他是曲媚求悅的，關於這點，死得十分奇怪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便是一個怕人的例子。我的唯一的願望就是要使我的忠告有益於你和你的母親，因為他的重新努力是的確可以預期的。至於我呢，我堅決相信，他將又要進欠債的拘留所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願慮到小孩子們的利益，絲毫沒有意思把任何實在的東西交給他，若果她留給他任何東西的話，那也不過是僅僅的足衣足食而已，一點不足重輕的一天便完的東西，那於他那樣習慣的人不夠支持一年的。」  
「彼得·彼得羅維支，我求你，」都麗亞說，「莫再說司維特里喀羅夫君了，那使我苦惱。」

「他剛才去看我，」拉思科里涅珂夫第一次打破他的沉默說道。

所有的人都驚嚇起來，他們都轉臉向他。就連彼得·彼得羅維支都被喚起精神了。

「一個半鐘頭以前，他在我熟睡的時候進來了，把我叫醒，給自己介紹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說着。「他顯得很自然，很高興並且十分希望我們要變成朋友。而他特別想要，都麗亞，和你相見，關於這事他請我幫忙。他向你有一個建議，那他告訴我了。他並告訴我，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在她死前一個星期，在遺囑上留給你三千盧布，都麗亞，並且說你很快便能以接到這筆錢了。」

「感謝上帝！」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在自己身上畫十字，「替她的靈魂祈禱吧，都麗亞！」

「這是一件事實！」盧辛破口道。

「告訴我們，還有什麼話？」都麗亞催促拉思科里涅珂夫。

「接着他說他並不富有，所有的田產都留給他的小孩子們了，他們現在和一個姑母在一塊，接着他說他住在什麼地方離我不遠，但是那里呢，我可不知道，我並沒有問……」

「但是他，他要向都麗亞建議什麼呢？」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驚



賊道。「他告訴你麼？」

「告訴了。」

「是什麼呢？」

「我以後告訴你。」

拉思科里涅珂夫住下不說，把注意轉到茶上去。

彼得·彼得羅維支看看錶。

「我必須守一個事務上的約會，所以我將不至于妨礙你們了，」他接續說着，帶着一些見怪的神氣，開始站起來。

「莫要走，彼得·彼得羅維支，」都麗亞說，「你打算要消磨這一晚上的。並且，你自己寫信說你要和母親有一番解釋。」

「確是這樣，亞乎陀沙·羅馬諾夫那，」彼得·彼得羅維支動人地答道，又坐下，但是還拿着帽子。「我的確希望同你和你的母親，關於一件實在是很重要之點，有一番解釋。但是你的哥哥既然不能在我面前公開地談司維特里喀羅夫

君的什麼建議，我也不願而且不能公開地……在別人面前……談某種極嚴重的事。並且，我的最重要最懇切的請求也沒有做到……」

盧辛裝出一種著惱的神氣，陷入于莊嚴的沉默之中。

「你的請求，叫我的哥哥在我們會見時不要來，完全是我提議不願的。」都麗亞說。「你寫信說我被我的哥哥侮辱了；我想這是必須立刻解釋的，而且你們必須和解的。倘若羅提亞真正侮辱你了，那末他應當而且要道歉的。」

彼得·彼得羅維支立刻發起怒來。

「有些侮辱，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是沒有什麼善意能使我們忘記的。在一切事上都有一條界線，跨過去是危險的；一旦跨過去，就不能回頭了。」

「那並不是我真正要說的話，彼得·彼得羅維支，」都麗亞有些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道。「請你要明白，我們的整個將來，現在都全靠着這一切是否能極力快地解釋明白改正過來了。在這起始時我明白地告訴你，我不能從任何其他觀點來看這件事情，倘若你有一點點顧及我的話，這一切事情必須就在今天結束，

不論這一定是如何地困難。我重說一遍，若是我哥哥應受責備，他將求你饒恕的。」

「你把問題這般說法，我真驚奇，」盧辛說着，越發生氣了。「尊敬你，而且，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崇拜你，同時我也可以，實在很可以，能夠不喜歡你家庭中的某個人的。雖說我要求有得到你的手的幸福，我却不能承認與……大不相同的義務。」

「唉，莫要這麼容易發脾氣，彼得·彼得羅維支，」都麗亞帶着感情地打斷他的話，「你要做一個我從來認作的並且願意認作的懂事的高尚的人吧。我給你一個大的允許了，我是你的未婚妻。信任我在這件事上，而且相信我，我將能以判得公正的。我之擅自作公斷人，對於我哥哥是一個驚奇和對於你是一樣。在你的信到後，我力持他今天要加入我們的會見的時候，我一句話也沒有告訴他我所立意要作的事。你要明白，若果你們不調和，我必須在你們兩個之間選擇了——那一定或者是你，或者是他。這問題靠在你那邊和靠在他這邊，情形正是這樣。」

我不想在我的選擇上錯誤，而且我不應該錯誤。爲着你的緣故，我必須和我的哥哥決裂，爲着我哥哥的緣故，我必須和你決裂。現在我能以確實地看出來，他不是於我是一個哥哥，而且我想知道；關於你呢，看你愛我不，看你尊敬我不，看你是不是我的丈夫。」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盧辛見怪地聲言道，「你的話對於我是太有關係了，我再說，因爲在我和你的關係上我所榮幸佔有的地位的緣故，那些話是起惡感的。且不說你把我一個無禮的少年並列在一條水平線上之奇怪與起惡感了，你並且承認了破裂你對我的婚約的可能性。你說「或者是你，或者是他」，從這點顯出來我在你的眼中是何等不關重要呵……因爲存在我們之間的關係與……名分的緣故，這點我是不能置之不問的。」

「什麼」都麗亞喊道，臉色發紅。「我把你的利益放在我一生中直到如今所最寶貴的一切——那曾作成了我的整個生活——之旁，然而你却因爲我太小看你而生氣。」

拉思科里涅珂夫譏刺地微笑着，拉如密亨搖動不安，但是彼得·彼得羅維支並不承認這個咎責；正相反，她每說一個字他變得越發堅持易怒，他彷彿賞識似的。

「對於你生活上的將來的伴侶，對於你的丈夫的愛，應當重於你對於哥哥的愛，」他詞鋒清切地公言道，「無論如何我不能和他站在同一條水平線上……雖說我十分著重地說過，我不願在你哥哥的面前公然地說，然而我現在立意要請你的母親關於那密切地影響我的尊嚴的大大重要的一點上，給我一個必須的解釋。你的兒子，」他轉臉對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昨天當拉東德金君（或者……我想就是的吧？原諒我，我忘記你的姓了，」他謙恭地向拉如密亨行禮）的面前侮辱我，因為他誤述我在一場私人談話中，在喝咖啡的時候，向你所表白的意思，就是說和一個有困苦經驗的貧窮女子結婚，從夫妻的觀點看來，是比和一個生活于奢華之中的女子結婚有益些，因為在品格上是有利些。你的兒子故意地把我的話的意義誇張了，使之可笑，責備我懷惡意，而且就我所能想到的講，

是依據你和他的通信。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若果以一個相反的結論使我破疑，於你是可能的，而且藉此大大地使我堅信的話，我將認爲自己是幸福了。請讓我知道你在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的信中，確切地用什麼言詞重述我的話。」

「我不記得，」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支答道。「我照我所明白的意思重述出來的。我不知道羅提亞怎麼向你重述的，或者他誇張了。」

「除了受你的挑唆而外，他不能誇張的。」

「彼得·彼得羅維支，」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莊重地聲言道，「證明都麗亞和我並沒有把你的話看作很壞的意思者，乃是我們「都在這里」這件事實。」

「說的好，母親，」都麗亞贊成地說道。

「那末這又是我的錯了，」盧辛抱怨的說道。

「唔，彼得·彼得羅維支，你老是責備羅提宏，但是你自己不久却寫了關於他的謊話，」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得到勇氣接續說道。

「我不記得寫了任何謊話。」

「你寫信，」拉思科里涅珂夫鋒利地說道，並不轉臉向盧辛，「說我昨天給錢並不是給被壓死了的那人的寡婦（事實上是給她的），乃是給她的女兒（直到昨天為止我從沒有見過她）。你寫這話要造成我和我的家庭之間的不睦，而且爲着那個目的，你給你所不認識的一個女子的行爲上加以粗鄙的說法。那一切都是下流的謊言。」

「原諒我，先生，」盧辛氣得發抖，說道。「我在信上詳述你的性質和行爲，完全是回答你妹妹和母親的詢問，我如何找到你，以及你給我的是什麼印像。至於你所暗示的我的信上的話，請你指出一句謊言來，指出來，你並沒有把你的錢扔掉，那家並沒有無價值的人，雖然那一家是不幸的。」

「在我看來，你和你所有的德行一起，並值不上你所非難的那個不幸的女子的小指頭哩。」

「那末你甚至於要讓她和你的母親妹妹交結麼？」

「我已經這樣做了，若是你願知道的話。今天我會使她和母親與都麗亞坐在一起。」

「從亞！」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都麗亞臉色變紅，拉如密亨皺起眉。盧辛帶着傲岸的譏刺微笑着。

「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吧，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他說道，「這是不是我所能承認的。我現在希望把這個問題告一結束，一言爲定。我將退出，這樣我可以不至於妨礙家庭親密的快樂與秘密事的討論。」他從椅子上起身拿帽子。「但是在退出時，我希望，將來我可以避免這種相同的接觸，也可以說是妥協。關於這件事情我特別地求你，尊貴的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尤其是因爲我的信是寫給你的，並不是給別的任何人的。」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有點生氣了。

「你好像以爲我們完全是在你的權力之下似的，彼得·彼得羅維支。都麗亞已經把沒有執行你的願望的理由告訴你了，她有着最好的意思的。而且實在你信



寫的好像下命令給我們似的。我們是要把你的每個希望都當作命令麼？我且告訴你，正相反，現在你應當對於我們表示出特別的殷勤和體貼，因為我們把一切東西都拋掉了，來到這裡靠着你的掌握中了。」

「那並不十分真實的，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尤其是在目前這時候，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遺產的消息來了，那彷彿實在是很湊巧，從你向我談話的新的語調看來，」他諷刺地繼續說道。

「從這句話看來，我們可以確實推測你是仗恃着我們的無助了，」都麗亞易怒地說道。

「但是現在無論如何我不能仗恃那了，而且我特別想不妨礙你們的討論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司維特里喀羅夫的祕密建議，那是他托付你哥哥的，而且我看着那於你有着大大的或很快活的意義哩。」

「老天爺！」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

拉如密亨在椅子上坐不穩了。

「你現在不害臊麼，妹妹？」拉思科里涅珂夫問道。

「我害臊，羅提亞，」都麗亞說。「彼得·彼得羅維支，去吧，」她轉臉看他，臉色氣白了。

彼得·彼得羅維支顯然絲毫從未料到這樣的一個結果。他太信心自己，自己的勢力，和他的犧牲品之無助了。他就是此刻還不能夠相信。他臉色變灰白了，他的雙唇發抖。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若果我現在經過這番告退，走出此門，那麼，你可以想吧，我將永不回來的。試想你做的是什麼事。我的話是堅決的。」

「多麼無禮！」都麗亞喊道，她從座上跳起來。「我不要你再回來。」

「什麼！那麼就是這樣了！」盧辛喊道，直到最後片刻他還簡直不能相信決裂，因此現在完全無法挽回了。「那麼就是這樣了！但是你知道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我本可以抗辯的。」

「你有什麼權利這般向她說話？」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火熱地干涉

道。「而且你能抗辯什麼呢？你有什麼權利？我要把都麗亞交給像你這樣的人麼？去罷，完全離開我們吧！怪我們同意了一件錯誤的舉動，特別是我……」

「但是你以你的應允束縛我，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盧辛在一陣瘋狂中發怒道，「現在你却否認了……並且我因那以至於化錢……」

這最後的怨言是彼得·彼得羅維支如此特有的，以致因為激怒和努力抑制而臉色變灰白的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禁猝然大笑。但是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怒不可遏了。

「化錢？化什麼錢？你是說我們的衣箱麼？但那是掌車人白白給你帶來的。可憐，我們束縛你了！你想些什麼，彼得·彼得羅維支，是你束縛我們，連手帶腳，並不是我們束縛你！」

「夠了，母親，請莫再說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央求道。「彼得·彼得羅維支，行好，走吧！」

「我走了，但是最後說一句話，」他說，十分不能管束自己了。「你的媽媽

彷彿完全忘記了，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在城裏關於你的名譽的閒言傳遍到處之後，我決心娶你。爲着你的緣故我不願輿論，恢復你的名譽，我的確本來很可以希望一個相當的回報，本來實在可以期望你那方面的感恩。然而我的眼睛僅僅到現在才開！我自己看出來了，我不願社會的評判，我做得非常，非常輕率……」

「這傢伙想跟腦破碎麼？」拉如密亨跳起來喊道。

「你是一個卑鄙的惡毒的人！」都麗亞說道。

「莫說一句話！莫動一動！」拉思科里涅珂夫阻止拉如密亨，喊道；於是走近盧辛跟前，「請離開這屋！」他說得安靜清楚，「莫再說一句，不然……」

彼得。彼得羅維支凝視他幾秒鐘，臉色灰白，怒氣沖沖，於是他轉身出去，很少有任何入心中懷着這般報復的仇恨而去，如同他覺得對拉思科里涅珂夫所懷的。他，單是他，一切事情都怪他。當他下樓的時候，他還以爲他的情形或者並非完全失敗，而且以爲關於兩位婦女那方面，一切「實在很可以」再改正過來，這是值得注意的。

## 第三章

要點是在此，他直到最後片刻都從來未料到這樣的一個結果；他橫暴到極點，從未夢想到兩個貧困的無防備的女人能夠逃脫他的管轄。這種堅信是他的虛榮心和自負心（那自負心達到傻點了）給加上了勁。彼得·彼得羅維支是由卑賤而上升的，病態地慣於自誇，極高看他自己的智力和能力，有時甚至於在寂寥時在鏡中貪視自己的像貌。但是他所最愛最寶貴的乃是以他的勞力，以他的各種方法所聚來的錢；那錢使他和所有的比他在上的人成爲平等的人。

當他辛酸地提醒都麗亞，說他不願關於她的惡意的傳言，決心娶她的時候，彼得·彼得羅維支是帶着十分的真誠說的，而且實在對於這般「惡意的忘恩負義」真正覺得憤怒。然而，當他向都麗亞求婚的時候，他是充分明瞭一切開言

的毫無根據。那故事到處都被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反駁了，而且那時所有的市民都不相信，他們都熱烈地爲都麗亞辯護。而且他也不會否認的，這一切同時他也知道。然而他還高看自己的決心把都麗亞舉到他的平等的地位，而認爲是一種功績。他向都麗亞說這事；便露出他所懷的，祕密的，自己賞識的感情，他不能明白別人可以不賞識他的功績。他帶着一個要去收善行之果，去聽悅意的阿諛的一個慈善者的感情，去拜訪拉思科里涅珂夫。當他現在下樓的時候，他認自己是最不應當地受損害且不爲人認識了。

都麗亞於他簡直是必需的；去了她乃是不堪設想的。他有許多年作着結婚的快樂夢，但是他總是等下去，聚着錢。在深沉的隱衷裏，他癖愛地默想着一個女子的像，這女子貞淑，窮，（她一定要窮），很年輕，很漂亮，門第好，教育好，很害羞，她受苦多，在他面前十分卑微，她願終身視他爲她的救主，崇拜他，欽佩他，而且只是他一個。當他的工作完畢的時候，關於這個引人的好玩的題目他該想像了好多幕戲，好多愛情的趣事呵！看吧，這般許多年的夢幾乎就要實現

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美和學識深印在他的心中；她的無助的情形是一個大大的引誘；他在她身上找到了甚且比他夢想到的還多。這里是一個知自重，有品格，有德行的女子，學識品行都在他自己以上（這他覺着了），而且這個人將爲着他的功績的俯就而終身奴隸似地感恩，在他面前將使她自己卑微到塵土裏去了，而且他在她身上將有着絕對的，無限的權力！……不久之前，他經過長期的沉思與躊躇，在他的事業上又起了一個重要的變化，現在正從事於更寬的事務界。因着這種變化，他所懷着的升入上層社會的夢彷彿大概要實現了。……事實上，他決定了要在彼得堡試一試命運。他知道女人能有很大效用的。一個迷人的真淑的深受教育的女人的魔力可以使他成功更容易，可以作出引人向他的奇事來，創造光榮……然而現在這一事情都破壞了！這忽然的怕人的決裂影響他如同霹靂一聲雷；這如同一個逆耳的戲語，一件豈有此理的事情。他只是有一點點兒放肆，甚且沒有時間說得曉暢，僅只說了一個笑話，扯遠了——而結果竟這般嚴重。自然，他對於都麗亞也有他自己的愛法；他在夢中已經佔有了她——而且是

立刻之間的！不行！次日，就在次日，這一切必須改正，弄順，解決了。特別他一定要把那個自負的懦夫毀了，他乃是這一切的禍因。帶着一陣不舒服的感情，他又不禁想起拉如密亨來，但是他不久便爲着這個緣故壯胆了：彷彿像那樣的一個傢伙能夠放在與他同等地位似的！他所真正專心害怕的人乃是司維特里喀羅夫。……總之，他有許多地方要注意的。……

「不，我，是我比任何人都有罪過！」都麗亞吻抱她的母親說道。「我爲他的金錢所誘了，但是以我的名譽作担保，哥哥，我毫不知道他是這樣的一個下流的人。倘若先前我看透他了，什麼東西也不會誘惑我！莫要責備我，哥哥！」

「上帝把我們解救了！上帝把我們解救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喃喃道，但是半意識地，彷彿幾乎不能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似的。

他們都安慰了，五分鐘過後他們便大笑起來。不過都麗亞時而臉色變白，皺着眉頭，因爲想起了發生的事。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喫驚，看出自己也



高興：她僅僅就在那天早晨還以為和盧辛決裂乃是一件可怕的禍難。拉如密亨快活了。他還沒有敢充分表示他的喜悅，但是他興奮極了，彷彿一噸重量從他的心上落下了似的。現在他有權利把他的生命供奉給她們，服事她們了。……現在任何事情可以發生吧！但是他覺得害怕去思想更進一步的可能性，而且不敢讓他的幻想橫跑。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穩坐在原地方，幾乎陰沉而且冷淡。雖說他是最堅持脫離盧辛的人，他現在彷彿頂不關心剛才所發生的事情。都麗亞不禁以為他還和她生氣，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怯懦地注視着他。

「司維特里喀羅夫向你說什麼話？」都麗亞走近他跟前說道。

「是的，是的！」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抬起頭來。

「他要送你一萬盧布，而且他願當我面看你一次。」

「看她！決對不成！」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他怎麼敢給她錢呢！」

於是拉思科里涅珂夫（頗冷淡地）重述他和司維特里喀羅夫的談話，省去了他關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幽靈來臨的敘述，他願免去一切不必須的談話。

「你給他什麼回答呢？」都麗亞問道。

「起初我說我不願帶任何消息給你。於是他說他將不要我的幫助盡力獲得和你晤談一次。他向我確說，他對於你的熱情乃是過去的迷戀，現在他對於你沒有感情了。他不要你嫁盧辛。……他的談話完全很亂的。」

「你以為他是怎麼回事，羅提亞？他怎樣使你喫驚呢？」

「我一定要實說，我並不十分明白他。他給你一萬，還說他並沒有錢。他說他要走了，然而十分鐘內他便忘記他說了那話了。於是他說他要結婚了，而且已經決定了一個女子。……無疑地他是有些目的的，而且大概是一些壞目的哩。但是若果他有任何計劃害你，他竟這麼笨，這真奇怪。……自然，我為你一下把那拒絕了。總而一起，我以為他很奇怪。……人幾乎可以想他是瘋了。但是我可以錯誤的；那可以僅只是他假裝的角色。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之死彷彿在他心中留

下了一個很大的印像。」

「上帝安靜她的靈魂吧，」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我將永遠地，永遠地爲她祈禱！沒有這三千盧布，都麗亞，現在我們將到那里去呢！這彷彿是從天上掉下來似的！羅提亞，今天早晨我們口袋裏只有二塊盧布了，都麗亞和我正在打算把她的錶當了，這樣好避免向那人拿錢，直到他自己想到的時候爲止。」

都麗亞彷彿對於司維特里喀羅夫的供獻奇怪地深印於心中。她不動地站着，默想着。

「他想出了什麼怕人的計劃了，」她一半低聲地自言自語，幾乎發抖。

拉思科里涅珂夫看出來這種異常的恐怖了。

「我想我還要時常看見他，」他向都麗亞說道。

「我們要注意他！我要把他追尋出來！」拉如密亨有力地喊道。「我不至於看不見他！羅提亞給我許可了。他剛才自己向我說，『當心我的妹妹。』你也給我許可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

都麗亞微笑，伸出手來，但是焦急的神色並沒有離開她的臉孔。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怯懦地注視着她，但是那三千盧布顯然對於她發生了安慰的影響。

遲一刻鐘，他們都忙於一場活潑的談話。就連拉思科里涅珂夫都注意地聽了些時，雖說他並不談話。拉如密亨是說話人。

「爲什麼，爲什麼你們要走呢？」他踴躍地滔滔不斷地說道。「你們在一個小城裏作什麼呢！最大的事是你們都在這里一塊，而且你們彼此都需要——你們真彼此都需要，相信我。一個時期，無論如何。……帶我合股，我向你實說，我們要計劃一種極好的經營。聽着！我要向你詳細說明一切，整個的計劃！在任何事情沒發生之前，這一切都在今天早晨突現於我的腦海之中。……我告訴你們是什麼一回事；我有一個伯父，我一定要把他介紹給你們（她是一個最肯通融最可尊敬的老人）。這個伯父有了一千盧布的資本，然而他靠他的卹金過活，不需用那筆錢。這兩年他都麻煩我要我向他借，付六厘利息。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他

就是想幫助我。去年我不需要，但是今年我決心要在他一到的時候就借。然後你們從你們三千中再借給我一千，我們便足夠開辦了，這樣我們將合股經營，然而我們要幹什麼呢？」

於是拉如密亨開始說明他的計劃，他末後解說幾乎所有我們的出版家和書買都絲毫不知道他們在賣些什麼，因為這種緣故他們通常都是不好的出版家，並且說任何正當的出版物照例有報酬，而且賺一筆版稅，有時賺很大的一筆。拉如密亨實在夢想開張作一個出版家。這兩年他都在出版家的辦公室裏工作，精通三種語言，雖說在六天以前他告訴拉思科里涅珂夫他的德文「不行」，目的是勸他拿他一半翻譯和一半報酬。他那時說了一個謊，而且拉思科里涅珂夫知道他是說謊。

「爲什麼，爲什麼在我們有了成功的主要工具之一——我們自己的錢——的時候，要讓我們的機會錯過呢！」拉如密亨熱烈地喊道。「自然，要有許多工作的，但是我們要工作，你，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我，羅提宏。……近來在」

些書上能得到一大筆利錢！而且生意大大的要點乃是我們要知道什麼需要翻譯，而且我們將一起翻譯，出版，學習。我可以有有用的，因為我有經驗。差不多有兩年我都在各出版家之間奔走，現在他們生意的種種底細我都知道了。這不是天大的難事，相信我吧！爲什麼，爲什麼我們要讓我們的機會錯過呢！怎麼，我知道——我保守這秘密——兩三本書，人可以只因為想到翻譯，想到出版而得一百盧布。實在，而且就是這其中的一個意思，五百盧布我也不賣。你們以爲如何？若果我去告訴一個出版家，我敢說他要躊躇的——他們都是這般傻瓜！至於生意方面，印刷，紙張，出賣，你們委托給我，我知道我的路如何走。我們要以小規模開始，繼續辦大。無論如何，這將賺到我們的生活費，我們要收回我們的資本的。」

都麗亞的眼睛發亮。

「我歡喜你所說的話，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她說道。

「自然，這我一點也不知道，」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插嘴道，「這

或者是一個好主意，但是又是上帝知道了。這是新的而且沒有試過的。自然，我們一定至少有一個時期要留在這裏。」她看着羅提亞。

「你以為如何呢，哥哥？」都麗亞說道。

「我以為他想出了一個很好的主意，」他答道。「自然，要夢想一個出版公司那是很快了，但是我們確實可以印出五六本書而且一定成功的。我自己知道有一本書，那是一定銷得好的。至於他之能以管理這事呢，那也是沒有疑問的。他知道這生意。……但是我們可以稍遲細細談一番……」

「好呵！」拉如密亨喊道。「那麼，注意，在這住宅裏有一所房子，屬於同一個主人的。這是一所特別的房子，分開的，和這些寓所不通。那有家具，租金適中，三間房子。假定你們租下開張。明天我去當你們的手錶，把錢帶給你們，那麼一切事情都能夠辦了。你們可以三個人都住在一塊，羅提亞將和你們一起了。但是你往那里去，羅提亞？」

「怎麼，羅提亞，你已經要走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驚惶地問

道。

「在這樣的時候麼？」拉如密亨喊道。

都麗亞帶着懷疑的驚奇看着她的哥哥。他手中拿着便帽，他預備要離開他們。

「彷彿你們是在埋葬我或者是道永別哩，」他有些奇怪地說道。他似乎要微笑，但是這又不像微笑。「但是誰知道呢，或者這就是我們彼此相見的最後一次哩……」他偶然說滑嘴了。這是他所正思想着的事，然而大聲說出來了。

「你是怎麼一回事？」他的母親喊道。

「你往那里去，羅提亞？」都麗亞頗驚奇地問道。

「哦，我是十分必須的……」他含糊地答道，彷彿對於他所要說的話躊躇似的。但是在他的發白的臉孔上有着一種堅決的神氣。

「我的意思是想說……當我往這里來的時候……我的意思是想告訴你，母親，和你，都麗亞，我們不如離開一個時期。我覺得不舒服，我不安寧……我



以後來，我自己來……若是可能的時候。我記着你們而且愛你們。……任我，任我孤獨呢。這我在先前就決定了……我絕對地拿定主意了。無論我遭遇什麼，我歸於毀滅不毀滅，我要孤獨。完全忘記我吧，那比較好些。莫要打聽我。我若是能夠的時候，我自己要來的，不然……我便派人找你們來。或者一切都要復原的，但是現在若果你們愛我，便捨了我吧……否則我要開始恨你們。……再見！」

「天爺！」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他的母親和他的妹妹都嚇得要命。拉如密亨也是的。

「羅提亞，羅提亞，同我們和解吧！讓我們和先前一樣吧！」他的可憐的母親喊道。

他慢慢地轉身對房門，慢慢地走出房去，都麗亞追上他。

「哥哥，你是怎麼對待母親？」她低語道，她的眼睛憤怒地閃着光。

「不要緊，我要來的。……我常來的！」他用低音喃喃道，彷彿並不分明白自己說着什麼話，他走出房去了。

「狠心的，薄情的自私的人！」都麗亞喊道。

「他瘋了，但並不是薄情。他瘋癲了！你看不見麼？關於這點你是薄情了！」拉如密亨在她的耳中低語，緊緊地捏着她的手。「我立刻就回來，」他向那位受恐怖打擊的母親喊道，他跑出房去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在走道盡頭等着他。

「我知道你要來追我，」他說，一回到她們那里去吧——和她們在一塊……明天而且永遠和她們在一塊。……我……我或者要來的……若是我能夠。再見——」

他並沒伸手便走開了。

「但是你往那里去呢？你幹什麼？你是怎麼一回事？你如何能老是這樣呢？」拉如密亨計窮智拙地喃喃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又停住了。

「一言爲定，決莫詢問我任何事情。我沒有事情告訴你。莫要來看我。我或

者要到這里來。……離開我吧，但是莫要離開她們。你明白我麼？」

這時走走廊上是黑暗的，他們靠近燈旁站着。有一分鐘他們彼此不語地對看着。拉如密亨終身都記得那一分鐘。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熱切的注意的眼睛每一瞬間變得越發深深感人，刺入他的靈魂，他的意識中。忽然拉如密亨發驚了。彷彿有什麼奇異的東西從他們之間經過。……什麼思想，彷彿是什麼暗示，悄悄地來了，什麼可怕的可惡的東西，而且忽然兩方面都明白了。……拉如密亨臉變白了。

「現在你明白麼？」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他的臉孔劇烈地抽着筋。「回去，到她們那里去，」他忽然說道，急速轉身，走出這住宅了。

我且不來敘述拉如密亨如何走回到兩位婦女那里去，他如何安慰她們，他如何斷言羅提亞病中需要休息，斷言羅提亞一定來，每天要來，斷言他是十分，十分被攪亂了，他一定要不受刺激，他——拉如密亨——要留心他，要給他找一個醫生，最好的醫生，診斷一下。……事實上是從那天晚上拉如密亨便對於她們站

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哥哥的地位。

## 第四章

拉思科里涅珂夫照直往索尼亞所住的河岸上的住宅去。這是一所三層樓的綠色老住宅。他找到守門人，從守門人那里得到了關於裁縫加泊勞毛夫住處的茫然的指示。他在院子拐角找着暗而且窄的樓梯的入口，便登上二層樓，走出到那臨着院子環繞二層樓的走廊上。當他正在黑暗中徘徊，正躊躇到加泊勞毛夫的門往那里轉的時候，離他三步遠有一扇門開了；他機械地把門拉住了。

「那里是誰？」一個女子的聲音不安地問道。

「是我……來看你，」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他走進那小小的入口了。

在一張破椅上放着一隻插在破銅燭盤裏的蠟燭。

「是你呀！老天爺！」索尼亞無力地喊道，她站在那塊不動了。

「哪是你的房間？這邊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努力不看她，趕緊進去。

稍遲一會，索尼亞也拿着蠟燭進來，把燭盤放下，她完全失措了，在他面前站着不出來地昏亂，顯然爲他的意外的造訪所驚了。血色忽然湧到她的蒼白的臉上，淚珠湧到她的眼中。……她覺得不舒服，害臊而又幸福。……拉思科里涅珂夫迅速地轉開身，在棹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他以迅速的閃視詳細觀察那個房間。

這是一個大大的然而低低的房間，加泊勞毛夫家出租的唯一房間，左牆有一道關閉的門通着加泊勞毛夫家自己住的房子。在相對的那一邊，在右手牆另有一道門，總是鎖着。那通着下一套房子，成爲分開的寓所。索尼亞的房間看來好像一個板棚；那是一個非常不齊整的四方形，這使之外表看來古怪。一道帶着三個窗戶的牆臨着河，斜坡下去，因此有一個房角形成一個很尖的角，沒有很強的光線難以看見那裏面。另一房角又大得不稱。在這大的房間裏幾乎什麼家具都沒有。在右邊房角有一張床架，在這旁邊，緊靠近門，有一張椅子。一張樸素的松木棹子鋪着藍布，也對着這面牆放着，靠近通着別套房的門。兩張坐壞了的椅子放在

掉邊。在相對的那一邊牆，靠近尖角放着一張小小的樸素的帶抽屜的木櫃，彷彿看來好像丟在沙漠裏似的。這便是那房裏所有的一切。黃色的，塗抹的，破爛的牆紙在房角裏都黑了。冬天這兒一定是潮濕而且充滿煙氣。這裏有着貧窮的跡象；就連牀架子也沒有帷帳。

索尼亞無語地看着她的客人，這客人是如此注意地且無禮地仔細觀察她的房間，她最後甚且開始嚇得發抖，好像站在她的審判官和她命運的判斷者的面前似的。

「我遲了。……現在十一點鐘了，是不是？」他問道，還不抬眼。

「是的，」索尼亞喃喃道，「哦是的，現在是，」她趕緊地繼續說道，好像她的逃避方法就在個中似的。「我的房東太太的鐘剛才打。……我自己聽見了。……」

「我這是最後一次到你這裏來，」拉思科里涅珂夫抑鬱地往下說道，雖然這乃是初次。「我或者不再見你了……」

「你要……走開麼？」

「我不知道……明天……」

「那麼你明天不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去麼？」索尼亞的聲音顫抖了。

「我不知道。明天早晨我將知道。……不是那回事。我來說一句話。……」

他向她舉起他的深思着的眼睛，忽然注意出自己在坐着，她却始終在他面前

站着。

「你爲什麼站着？坐下，」他溫和的，友愛的，改變一種聲音說道。

她坐下。他仁慈地而且幾乎憐憫地看着她。

「你是何等地瘦呵！什麼樣一隻手！十分透明，像一隻死人手樣。」

他拿她的手。索尼亞無力地微笑着。

「我老是像這樣的，」她說。

「就連你在家裏住時也像這樣麼？」

「是的。」





是你呀！老天爺！索尼亞無力地喊道，他  
站在那裏不動了。

「自然，你是，」他猝然接續說道，他的臉孔的表情和他的話聲又急然改變了。他又往四下看。

「你這房間是和加泊勞毛夫家的麼？」

「是的。……」

「他們住在那里，穿過那道門麼？」

「是的。……他們還有一個房間像這樣的。」

「都在一個房間裏麼？」

「是的。」

「我夜間在你房裏要害怕的，」他抑鬱地說道。

「他們都是很好的人，很慈善，」索尼亞答道，她還好像迷亂似的。「所有家具，一切東西……一切東西都是他們的。他們很慈善，小孩子們也時常來看我。」

「他們都口吃，是不是？」

「是的。……他口吃而且他跛腳。他的妻也是的。……她並不是真正口吃，不過她說不清楚。她是一個很慈善的婦人。他曾作過地主的家奴，有七個孩子……只有最大的一個口吃，別的就是害病……但是他們並不口吃。……但是你在那里聽說他們呢？」她帶些驚異的繼續說道。

「你父親告訴我。他把關於你的一切事都告訴我。……你如何在六點鐘時候出去，九點鐘回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如何跪在你的床邊。」

索尼亞昏亂了。

「我猜想我今天看見他了，」她躊躇地低語道。

「誰？」

「父親。我在大街上走，在拐灣那里，約在十點鐘時候，他彷彿在前面走着。那正像他。我那時想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去。……」

「你在街上閒走麼？」

「是的，」索尼亞猝然低語道，她又被昏亂所征服，眼往下看。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常打你吧，我敢說？」

「哦不，你說什麼話？不，」索尼里幾乎驚惶失措地看着他。

「那麼，你愛她麼？」

「愛她麼？自然嘍！」索尼亞帶着哀怨的加重語氣說道，她苦腦地鉤住手。

「唉，你不……。但願你知道！你看，她十分像一個小孩樣。……她的智力十分喪失了，你看……因為悲哀。她常是何等聰明……何等慷慨……何等慈善呵！唉，你不明白，你不明白！」

索尼亞彷彿在絕望中說這話似的，興奮地苦惱地扭着自己的手。她的蒼白的臉孔變紅了，在她的眼睛中有着一種痛苦的神情。這是明明白白的，她被感動到最深的地步，她深想說話，辯護，表白些事情出來。一種「不能滿足的」慈悲（若是人可以這樣說的話）突然反映在她整個的面容上。

「打我！你怎麼能說這話？天爺，打我？若果她真打我，那麼怎麼辦呢？你以為怎樣呢？這你一點，一點也不知道。……她是如此不幸……唉，何等不幸

呵！而且有病。……她追求正義，她是純潔的。她有着這樣的信仰，以為到處都一定有正義，她期持着。……你若果要加痛苦于她，她不願爲非的。她看不出來，人間是不能有正義的，而且她像一個小孩樣，像一個小孩那樣易激動！她是正義的，正義的！」

「你將怎樣呢？」

索尼亞究問地看着他。

「他們留給你照顧，你看。他們先前都由你照顧，不過……而且死者會向你要酒喝。唔，現在將如何呢？」

「我不知道，」索尼亞悲傷地說道。

「他們將住在那里麼？」

「我不知道……他們欠着房租，但是我聽說，女老板今天說她要趕掉他們，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說她再不住一分鐘了。」

「這是怎麼的，她竟如此勇敢？她靠着你呢？」

「哦，不，莫要那樣說。……我們是一個人，我們生活像一個人樣。」索尼亞又被攪擾了，甚且生氣，好像一隻金絲雀或什麼別的小鳥兒要生氣了似的。『而且她怎麼辦呢？她，她怎麼辦呢？』她熱烈地，激動地發問着。『她今天如何地哭呵！她的智力喪失了，你沒有看出來麼？一會她忙亂得像一個小孩樣，想明天一切東西都要弄好，喪餐和那一切。……于是她又扭手，吐血，哭泣，而且忽然之間她開始絕望地向牆上捶頭。于是她又被安慰了。她將她所有的希望都建在你身上；她說你現在要幫助她，說她要從什麼地方借一點錢，和我一同回到她的故鄉，給紳士們的女兒們創辦一個寄宿小學校，要我管理，我們將開始一個美的新生活。她吻我，抱我，安慰我，你知道她對於她的玄想有着那般的信心，那般的信心！人不能反駁她的。她一整天洗呀，刷牙，補呀。她用兩隻無力的手把洗衣桶拖進房裏去，她便倒在床上了，喘着氣；我們今天早晨還會到店舖去給波崙加和麗達買鞋，因為她們的鞋都十分破了。只是我們所計算的錢不夠，差的多。而且她選擇那般貴的小靴子，因為她愛講究，你不知道。就在店舖那里在開店舖

人面前她便放聲大哭，因為她的錢不夠……看着她真傷心呵。……」

「唔，在這以後我能明白你們是這樣在生活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幅辛酸的笑容說道。

「你不爲他們惋惜麼？你不惋惜麼？」索尼亞又突然抓住他。「怎麼，我知道，你自己把你最後的一文錢施與了，雖說你一點還沒有看見，倘若你看見了一切事情，啊呀！我是多麼常常，多麼常常使她流淚呵！在上星期！是的，我！僅僅在他死前一星期。我作得殘酷！而且我是多麼常常作那樣事呵！我一起起那事便終日悲傷！」

索尼亞說話的時候，想來苦痛，她扭着手。

「你殘酷麼？」

「是的，我——我。我去看他們，」她在下說着，啜泣着，「父親說，「讀點書我聽，索尼亞，我頭痛，讀給我聽，這里有一本書。」他有一本書，他從安得列。塞米珂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那里弄來的，他住在那里，他總是常常得

着這樣的有趣的書。我說，我不能停留在這裏，「因為我不想讀，而且我進去，主要的還是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幾個領邊看看。小販理薩威泰賣給我些領邊和袖頭，便宜的，漂亮的，新的，刺繡的東西。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非常愛：她戴上在鏡子裏照看自己，很高興的。」把這些當禮物送我吧，索尼亞，」她說，「請送我吧。」「請送我吧」，她說，她那麼要。她什麼時候能戴呢？這些只是使她想起她幸福的往日而已。她在鏡中照着自己，嘆賞自己，他一件衣服也沒有，自己什麼東西都沒有，這些年都沒有！她從不向任何人要任何東西；她驕傲，她寧願捨棄一切。然而她要這些東西，她這麼愛牠們。給她我又惋惜。「牠們于你有什麼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我說。我那樣向她說了，那話我本不應該說！她給我那樣的一幅臉色。她對於我的拒絕是如此傷心。看着是如此悲哀。……然而她並不是爲着領子傷心，乃是爲着我的拒絕，那我看出來了。唉，但願我能全收回來，改變一下，把那些話收回來！唉，但願我……但是這于你並不算什麼！」

「你認識小販理薩威泰麼？」



「是的。……你認識她麼？」索尼亞有些驚奇地問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害着肺癆病，急性肺癆病；她不久便要死了，」拉思科里涅珂夫並不回答她的問話，停了一會說道。

「哦不，不，不！」

索尼亞不知不覺的握住他的雙手，好像求她不死似的。

「但是若果她真死了，還好些哩。」

「不，並不好些，一點也不好些！」索尼亞不知不覺地在驚惶失措中重複說道。

「孩子們呢？除了帶他們跟你生活而外，你能怎麼辦呢？」

「哦，我不知道，」索尼亞喊道，幾乎陷入絕望之中，她把雙手放在自己頭上。

這思想在先前時時常常現于她的腦中，這是顯而易見的，他不過是又把牠提起來而已。

「怎麼，倘若就在此刻，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活着的時候，你病了，把你抬到醫院去，那麼要發生什麼事呢？」他無憐憫地追問道。

「你如何能說那話？那是不能夠的！」

索尼亞的臉帶着怕人的恐怖動着。

「不能夠？」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幅刻薄的笑容往下說道。「你並沒有保險吧，是不是？那時候他們將發生什麼事情呢？他們一羣將流落在大街上，她將咳嗽，乞求，對牆捶頭，如同她今天所作的，孩子們將哭喊。……然後她將倒下，抬到警察所去，抬到醫院去，她將死去，孩子們……」

「哦，不。……上帝不讓這樣的！」這話最後從索尼亞積鬱過度的胸中吐出。

她聽着，懇求地看着他，在啞然的祈求中緊握着手，好像一切都靠着他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起身，開始在房中走動。一分鐘過去了。索尼亞站着，手和

頭在可怕的灰心喪氣中低垂着。

「你不能積蓄點麼？放在一邊，留作困難的日子用麼？」他忽然停在她的面前問道。

「不能，」索尼亞低語道。

「自然不能。你試了麼？」他幾乎譏刺地續說道。

「是的。」

「並沒有成功！自然沒有！無須乎問的。」

他又在房中躡着。又一分鐘過去了。

「你不是每天得到錢吧？」

索尼亞昏亂極了，血色又湧到她的臉上了。

「是的，」她帶着一種痛苦的努力低語道。

「無疑地，波崙加也將是一樣的，」他忽然說道。

「不，不！那不能夠，不！」索尼亞拚命地大聲喊道，好像被刺了似的。」

上帝不容任何如此可怕的事情的！」

「上帝容許別人們那樣呀。」

「不，不！上帝將保護她，上帝呀！」她發狂地重複說道。

「但是，或者並沒有上帝，」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種惡意回答道，他大笑，看着她。

索尼亞的臉忽然變了；臉上發了一陣顫抖。她帶着說不出的斥責着他，努力要說什麼話，但是不能說，變成辛酸的，將臉兒藏在手裏。

「你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智力喪失了；你自己的智力喪失了，」他沉默片時之後說到。

五分鐘過去了。他還是沉默地在房中踱來踱去，並不看她。最後他走近到她跟前；他的眼睛發光。他將雙手放在她的肩上，直瞅着她的帶淚的臉龐。他的眼色是嚴厲的，熱狂的，刺人的，他的雙唇撮着。忽然之間他迅速地躬下身子，伏在地上，吻她的腳。索尼亞退避他如同退避瘋子似的。而且的確他看來像一個瘋

子。

「你向我幹什麼？」她喃喃道，臉色變白了，一陣突然的疼痛抓住他的心。他立刻站起來了。

「我並不是向你致敬禮，我是向人類的一切受苦致敬禮，」他狂熱的說道，走開到窗戶跟前去了。「聽着，」他遲一分鐘轉身向她繼續說道。「我剛才向一個傲慢的人說他值不上你的小手指頭……並且說我給我妹妹以榮幸，使她在你的旁邊坐着。」

「噯，你向他們說那話！當她的面麼？」索尼亞發驚喊道。「和我一塊坐下！榮幸？怎麼，我是……不名譽的。……唉，你爲什麼說那話？」

「並不是因爲你的不名譽和你的罪過我說你那話，乃是因爲你的偉大的受苦。但是你是一個偉大的罪人，這是真的，」他幾乎莊嚴地繼續說道，「你最壞的罪過乃是你白白地把自己毀掉了，賣了。這不怕人麼？這不怕人麼，你住在你十分討厭的這污穢之中，而同時你自己知道（你只消睜開你的眼睛）你並不因此

便幫助了任何人，救了任何人！告訴我，」他幾乎一陣發狂地往下說道，「這恥辱與卑污如何能和別的，相反的，神聖的感情，在你一身中並存呢？投水死去還要好些，好一千倍，聰明一千倍哩！」

『但是他們怎麼辦呢？』索尼亞無力地問道，帶着痛苦的眼色注視着他，但是並不像對於他的提議發驚似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奇怪地看着她。他在她臉上一切都看出來了！可是她一定已經有了那種思想，或者有許多次了，她在絕望中嚴肅地想一下子結果自己的生命，那是如此嚴肅，以致現在她對於他的提議幾乎全不驚奇了。她甚且沒有注意他的話的殘酷。（他的譴責的意義以及他對於她的羞恥的特別態度，她自然也沒有注意，這在他也是明明白白的。）但是他看出來關於她的不名譽的，羞辱的地位的思想是如何痛楚地苦着她，而且久已苦着她了。『什麼，什麼，』他想，『能攔阻她直到如今不死呢？』只是在這時他才知道那些可憐的小小的孤兒孤女們和那可憐的半癡狂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患着肺癆病向牆撞頭，對於索尼亞

是什麼一回事了。

但是，無論如何，以她的品格和她所終於受的教育程度，她決不能照舊這樣下去，這對他是明明白白的。他還是爲這個問題所難：她既不能使自己去投水，如何那般長久地照舊處在那種地位而不瘋狂呢？自然他知道索尼亞的情形是社會中的偶然現象，不過實在不幸，那並非唯一的，並非鮮有的。然而這種偶然性以及她的教育陶冶，她的先前生活，人要以爲會在那令人難堪的路上的頭一步便要她的死命的。什麼把她支持住呢——一定不是墮落？這一切恥辱顯然僅只機械地觸着她，沒有一點墮落侵入她的心中；他看見了。她站在他面前時，他看透她了。……

『在她面前有三條路，』他想，『投河，瘋人院，或……最後陷入於墮落之中，朦蔽智力，將心變成石頭。最後的觀念是最令人難堪的，但是他是一個懷疑派，他年青，抽象，所以殘酷，因此他不禁相信最後的結果是最可信的。』

『但是那能是真的麼？』他向自己喊道。『那個還保存着精神的純潔的人，』

竟能最後被意識地拉入污穢與罪孽的陰溝中麼？這種演進能夠已經開始了麼？難道她直到現在才剛能忍受，因為罪惡對於她開始較不討厭了？不，不，這是不夠的！——他像索尼亞剛才一樣。「不，那直到現在使她不投河者，乃是關於罪惡與他們——孩子們——的思想。……然而若果她沒有瘋狂……但是誰說她沒有瘋狂呢？她是神智清明麼？人能像她一樣說話，一樣推理麼？她如何能坐在可惡的地獄的邊沿上，正往裏滑去，人家告訴她危險而不聽呢？她期望着奇蹟麼？無疑地她期望的。這一切不就是瘋狂麼？」

他頑固地抱着這種思想。他愛這種解釋實在比任何別的都很。他開始注意地看着她。

「那麼你很向上帝祈禱吧，索尼亞？」他問她道。

索尼亞不說話；她站在她的旁邊等着答話。

「沒有上帝我將如何呢？」她急速地，用力地低語道，她以突然發光的兩眼斜視他，緊握着他的手。



「唉，那麼就是這樣呵！」他想到。

「上帝爲你作了什麼？」他更探究地問道。

索尼亞沉默了好久，她好像不能答覆似的。她的軟弱的胸膛不住地帶着興奮的情感一鼓一縮。

「肅靜！莫要問！你不配！」她忽然喊道，嚴肅地憤怒地看着他。

「那是的，那是的，」他向自己重複地說道。

「他（上帝）作了一切事情，」她急速低語道，又往下看。

「這是出路！這是解釋，」他決定道，帶着一種新的熱切的好奇心，望着她那幅蒼白的，瘦小的，有些稜角的臉孔，那對溫柔的藍眼睛（那眼睛能以發光帶着那般的火熱，那般的嚴肅的力量），那憤怒得發抖的小小的身體——這一切在他看來好像越發越發奇怪，幾乎是不可能的。「她是一個宗教的狂人！」他向自己重複地說道。

在那櫃檯上放着有一本書。他在房中踱來踱去的時候，每次都看見牠。現在

他把牠拿起來，看一看。這是俄文翻譯的「新約」。用皮面裝釘的，破而且舊。

「這你在哪里弄的？」他在屋子那邊向她高叫道。

她還在原處站着，離棹子有三步遠。

「那是人家拿來給我的，」她答道，彷彿不願意似的，並不看他。

「誰拿來的？」

「理薩威泰，我向她要的。」

「理薩威泰！奇怪！」他想到。

關於索尼亞的一切事情在她看來好像每分鐘都更奇怪，更驚人。他把書拿到

燭旁，開始翻書頁子。

「拿撒路復活在那里？找給我看，索尼亞。」

她偷偷斜看他一眼。

「你看的地方不對。……那是在第四福音裏，」她嚴峻地低語道，並不看

他。

「找出來讀給我聽，」他說道。他坐下，肘節放在棹上，頭靠在手上，抑鬱地向一邊看去，預備來聽。

「在三期的時間以內他們將在瘋人院裏歡迎我！我若不在更壞的地方，我將在那里的，」他含糊地自言自語道。

索尼亞不信心地聽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請求，躊躇着移到棹前來。不過她拿着書了。

「這你沒有讀過麼？」她在棹子那邊舉眼看他，問道。她的話聲變得漸漸更加嚴峻了。

「好久以前了。……當我在小學的時候。你讀吧！」

「你沒有在教堂裏聽過麼？」

「我……沒有到過。你時常去麼？」

「不……不，」索尼亞低語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微笑了。

「我明白。……明天你不赴你父親的葬禮麼？」

「我去的。上星期我也在教堂裏。……我作了一個奠魂祭。」

「給誰作的？」

「給理薩威泰。她被人家用斧頭砍死了。」

他的神經越發緊張起來。他的頭開始發暈。

「你和理薩威泰是朋友麼？」

「是的。……她人好……她常來……並不時常……她不能夠。……我們常一

塊讀而且……談。她將見上帝的。」

這些書本的成語在他的耳朵中聽來奇怪。這裏又有了新的事情：和理薩威泰的神祕的近似，而且她們兩個——都是宗教的狂人。

「我自己馬上要成爲一個宗教的狂人了！這是有傳染性的！」

「讀！」他易激地固執地喊道。

索尼亞還躊躇着。她的心怔忡着。她差不多不敢讀給他聽。他幾乎帶着劇憤

地看着這位「不幸的瘋人」。

「爲什麼？你不相信麼？……」她溫和地低語道，彷彿喘氣似的。

「讀！我要你讀，」他堅持道。「你都常讀給理薩威泰聽。」

索尼亞打開書本，找出那地方。她的手發抖，她的聲音發不出來。她兩次努力開頭，然而不能讀出一個音來。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拿撒路，住在伯大尼……」她終於勉強自己來讀，但是讀到這裏的字她的聲音斷了，如同一根太拉緊了的弦。她的呼吸中有了  
一個阻物。

拉思科里涅珂夫一部份看出來索尼亞爲什麼不能使她自己讀給他聽，他越是看出這點，他越粗魯地易激地硬要她這樣辦。他十分明白，把她自己的那一切都洩露出來，於她是何等地痛苦。他明白這些感情真正是她的祕密寶貝，這她保存或者有幾年了。或者從童年起，當她和一個不幸的父親與一個惱瘋了的癡狂的繼母一塊，在挨餓的孩子們與不像樣的詬罵與斥責之中生活的時候。但是同時他現

在知道了，而且確實知道，雖說那充滿她以恐懼與受苦，然她却有着要讀而且要向他讀，使他可以聽着，這一種使人痛苦的願望，她要現在讀，無論發生什麼結果！……他在她眼睛裏觀察出來這點，他在她劇烈的情緒中能夠看出。她克復自己，制住喉裏的抽搐，往下讀着「約翰福音」第十一章。她讀到第十九節：

「有好些猶太人來看馬大與瑪利亞，要為她們的兄弟安慰她們。」

馬大聽見耶穌來了，就出來迎接他；瑪利亞却仍然坐在家裏。

馬大對耶穌說，主呵，你若早在那里，我的兄弟必不死。

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上帝求什麼，上帝也必賜給你。……」

於是她又帶着一種怕羞的感情停住，覺得自己的聲音又要顫抖而且斷了。

「耶穌說，你的兄弟必然復活。」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

馬大說，』

（索尼亞吸了一口艱難的氣，便清楚地用力地讀起來，好像她是作着信仰的公開告白似的）。

『主呵，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就是要臨到世界的。』

她停住，急速舉眼看他，但是她約束着自己，往下讀。拉思科里涅珂夫坐着不動，他的肘節放在棹上，他的眼睛轉向一邊去了。她讀到第三十二節。

『瑪利亞到了耶穌那里，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呵，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耶穌看見她哭，並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哭，就心裏悲嘆，又甚憂愁。便說，你們把他安放在那里了？她們回答說請主來看。

耶穌哭了。

猶太人就說，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切！

其中有人說，他既然開了瞎子的眼睛，豈不能叫這人不死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轉眼而且帶着興奮的感情看着她。是的，他知道了！她是患着真正的身體上的熱病顫抖着。他預料着的。他快讀到最大奇蹟的故事，一陣極大勝利的感情把住了她。她的聲音像鈴一般響着；勝利與喜悅使之有力。字行在她的眼前跳動，但是她心裏知道她所讀的是什麼。讀到最後一首詩「他既然開了瞎子的眼……」，她把聲音放低，熱情地重學那瞎眼的不相信的猶太人們的懷疑，貶斥，譴責，他們在另一會兒便倒在他的腳邊，好像遭雷打了似的，嘆息着相信了。……「他，他——也瞎眼，不相信，他要聽了，他也要相信的，是的，是的！就在現在，」這是她所夢想着的，她懷着快樂的預想發着抖。

「耶穌又心裏悲嘆，來到墳墓前。那墳墓是個洞，有一塊石頭擋着。」

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那死人的姐姐馬大對他說，主呵，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了。」

她注重「四」那個字。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上帝的榮耀麼？」



她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望天說，父呵，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着的衆人，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拿撒路出來。

那死人就出來了。」

（她大聲地讀，銷魂得發冷發抖，好像她在眼前看着似的。）

「手脚裹着布，臉上包着手巾。耶穌對她們說，解開，叫他走。

那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見了耶穌所作的事，就信他了。」

她不能再讀了，把書合上，急速從椅上起身。

「關於拿撒路復活的一切都在這里了，」她莊重地猝然地低語道，她轉身站着不動，不敢抬眼向他看。她還發熱病般地發着抖。臘燭頭兒在破燭盤上閃射着光，在這受貧窮打擊的房間裏，矇矓地照着這兇手與墮落的女人，他們如此奇怪地在一塊讀着這永久的書。五六分鐘過去了。

「我來說件事情，」拉思科里涅珂夫皺眉大聲說道。他起身走到索尼亞跟前。她沉默地舉眼望他。他的臉色特別嚴厲，那裏面有着一種野蠻的決定。

「我今天把我的家庭拋棄了，」他說，「我的母親和妹妹。我不去看她們了。我和她們完全斷絕來往了。」

「爲着什麼？」索尼亞吃驚的問道。她和他的母親妹妹新近的相會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印象，那是她不能分析的。她幾乎帶着恐怖聽說這個消息。

「我現在只有你了，」他續說道。「我們且一起走吧。……我到你這來，我們都是被咒詛的，我們且一起走我們的路吧！」

他的眼睛發光「好像瘋了似的，」索尼亞想道。

「到那里去？」她驚恐地問道，她不知不覺地往後退。

「我怎麼知道呢？我只知道這是同樣的路，我只知道這，更不知道別的了。這是同樣的目標！」

她看着他，一點也不明白。他只知道他是怕人地無限地不幸。

「倘若你告訴她們，她們沒有一個人明白，但是我明白的。我需要你，就是因爲這我才到你這來。」

「我不明白，」索尼亞低說道。

「你稍遲將明白的。你不是做了同樣的事嗎？你也犯罪了……你有力量犯罪。你抓住了你自己，你毀壞了一個生命……你自己的（都是一樣！）。你本可以在精神與理智中生活的，但是你將在乾草市場上結束自己……但是你將忍受不了的，若果你仍舊孤單，你將像我一樣瘋狂的。你已經像一個瘋子了。因此我們一定要在同樣的路上一同走！我們走吧！」

「爲着什麼？這都是爲着什麼？」索尼亞爲他的話奇怪地劇烈地攪動了，便說道。

「爲着什麼？因爲你不能夠照舊像這樣，就是因爲這！你終於必須正視事體，不像小孩一般啜泣而且喊道上帝將不容的。倘若你明天真正被送到醫院去了，將發生什麼事情呢？她瘋了，而且患着肺癆病，她不久便死了，然而孩子們

呢？你想告訴我波崙加將不至於毀壞麼？你沒有看見這裡被母親派出去行乞的街頭孩子們麼？我找着了這些做母親的住在那里，和在什麼環境中。孩子們在那里不能照舊是孩子的！到七歲大便壞了，成了竊賊。然而，你知道，孩子們乃是基督的像：「他們的國是天國。」他吩咐我們敬重他們，愛他們，他們是將來的人類。……」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索尼亞重複說道，她患神經昏亂病般地哭泣着，扭着自己的手。

『怎麼辦嗎？打破那必須打破的，一下完結，就是這。然後自己去受苦吧。怎麼，你明白麼？你稍遲就明白的。……自由與力量，特別是力量！它是統馭一切的創造物與一切的螞蟻窩！……目標就是這，記住！這是我的臨別贈言。或者這就是最後的一次我向你說話。如果我明天不來，你將聽說那一切的，那時你便記住這些話吧。以後有一天，在將來的歲月中，你或者將明白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了。如果我明天來呢，我將告訴你誰把理薩威泰殺了。……再會。』

索尼亞嚇得發驚。

「怎麼，你知道誰把她殺了麼？」她嚇得打寒戰，驚奇地看着他，問道。

「我知道，我將告訴……你，只你一個。我選你來。我並不是到你這里來求饒恕，乃只是要告訴你。好久以前我便選出你來聽這件事，在你父親談你，在理薩威泰活着的時候，我便想了。再會，不要握手。明天！」

他出去了。索尼亞注視着他如同注視着一個瘋人。但是她自己也像一個人發狂了，而且自己覺着了。她的頭發暈。

「天爺，他如何知道誰把理薩威泰殺了？這些話是什麼意思？這怕人呀！」但是同時那個思想並沒有進入她的頭腦，片刻都沒有！「哦，他一定是不幸得要命……他拋棄了他的母親和妹妹。爲着什麼？發生什麼事了？他心中懷着什麼意思呢？他向她說些什麼話？他吻她的脚而且說……說（是的，他說得清清楚楚的）他沒有她不能生活。……慈悲的天爺呵！」

索尼亞發熱病般的不省人事的度過通宵。她時時跳起來，哭泣，扭自己的

手，于是又沉入於發熱病般的睡眠中，夢着波崙加，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和理薩威泰，夢着讀福音和他……他臉色灰白，眼睛發火……吻她的脚，哭泣。

在右手門的那一邊，有一個房間把索尼亞的房間和列思麗赫夫人的一套房間開，那房間久已在空着。一張片子安在門上，一個通告貼在臨着河流的窗上，寫着出租的廣告。索尼亞久已慣於那間房子沒有人住了。但是司維特里喀羅夫君始終都在那空房的門旁站着，聽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出去的時候，他站着不動，想了一回，便蹣脚走到連着這空房的他自己的房裏去，搬一張椅子，無聲響地把牠搬到通索尼亞房間的那扇門旁去。這場談話使他驚爲有趣而且頗堪注意，他大大地取樂——他甚至于搬了一張椅子，好使他將來，比方說，明天吧，無須忍受整個鐘頭站立之不便，而可以舒舒服服地聽了。

## 第五章

次晨拉思科里涅珂夫按時在十一點鐘走進刑事案調查部去，把姓名送進去給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他驚奇使他等了那麼長久：至少遲有十分鐘才傳他。他豫料他們要一下把他抓住。但是他站在接待室中，那些顯然與他毫無關係的人們，不斷地從他面前過來過去。在那看來好像辦公室的下一間房裏，有幾個書記在坐着寫東西，而且顯而易見地他們並不知道拉思科里涅珂夫是誰，是什麼人。他不安地疑心地往四下望，看有沒有什麼衛兵，什麼祕密的守卒注意他，防他逃走。但是一點也沒有那回事：他只看見那些聚精會神于瑣碎小事上的書記們的臉孔，還有另外一些人們，但是沒有人像是與他有任何關係。他可以往他所願去的地方去。這種堅信在他心中更加強了：倘若昨天的那個來歷曖昧的人，那個從地下跳

出來的幻像，看見了一切事情，他們怕要不讓他這般地站着等。他們不會等到他擇定在十一點鐘出面吧？不是那人還沒有通知，便是……便是他簡直就一點不知道，一點沒有看見（而且他如何能以看見一點呢？），可見日前他所遇見的一切事又是一個幻像，爲他的病的過度的想像所誇張了。這種揣測日前便在他所有的驚恐與絕望之中，開始變得有力。現在他細想了一番，預備作一個新的搏鬥，便忽然覺得自己在打戰——而且他覺得怒氣勃發，想起自己因爲和那可恨的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對面便嚇得發抖。他所最怕的就是又遇見那個人；他懷着一種劇烈的，未曾輕減的仇氣恨着他，惟恐自己的仇氣把自己的話洩露了。他的憤怒是這樣，以致他立刻便不發抖了；他預備帶着一種冷然的傲岸的態度進去，自己立誓盡力保守沉默，注意着，聽着，而且至少這一次要約束他的過度緊張的神經。在這時候他被傳去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

他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一人在書房裏。他的書房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房間，設備着一張大大的寫字桌，放在一張沙發前面，用漆布包着，一張文件櫃，一張



書架放在房角，兩張椅子——都是公家傢具，用刨光的黃色木料製的。在更遠的牆內有一扇關閉的門，門那邊無疑地還有其他的房間。拉思科里涅珂夫進來時，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立刻便把他走進來的那扇門關閉了，他們孤單的留下。他帶着一種顯見懇切的和講的態度會他的客人，僅只過了幾分鐘，拉思科里涅珂夫便看出他心中的某種失措的徵象，他好像出乎意外或在什麼很祕密的事件中被抓住了似的。

「噯，好伙計！現在你在……我們的領土之內了……」波費利開口道，向他伸出雙手。「得，坐下，老友……或者你不喜歡人家叫你「好伙計」和「老友」——*four court*（就是這）？請你莫要以爲那太親暱了……這裏，坐沙發上。」

拉思科里涅珂夫坐下，眼睛釘着他。「在我們的領土之內」，爲親暱抱歉，  
法文成語 *four court*（就是這），都是特殊的跡象。

「他向我伸出雙手，但是他一只手也沒有給我——到時候便縮回去了，」這

思想使他發生疑心。兩人彼此互相注視着，但是當他們的眼睛相遇的時候，他們閃電一般快的向一邊看去了。

「我把這張呈文帶來給你……關於錶的事情。在這里。這可以麼，還是要我再抄一遍呢？」

「什麼？呈文？是的，是的，莫要不安，那是不錯的，」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彷彿趕緊似的說道，他說完話，便拿起呈文來看。「是的，不錯，別的不再需要什麼了，」他同樣急速地聲說道，把紙放在棹上。

遲一分鐘，當他談着別的事情的時候，他把呈文從棹上拿到文件櫃上。

「我猜想你昨天說你願……正式地……詢問我關於我和那個被害的女人相識的事吧？」拉思科里涅珂夫又開口道。「我爲什麼插上『我猜想』呢，」這思想從他的心頭閃過。「我爲什麼對於插上那句『我猜想』這麼不安呢？」這思想第二次閃過。他忽然覺得他和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僅僅接近，說頭幾句話，看頭幾眼，便立刻變得十分不安，並覺得這是危險得要命。他的神經顫抖，他的不安加增着。

「這不好，這不好，我又要說得太多了。」

「是的，是的，是的！不必急，不必急，」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喃喃道，在棹子跟前走來走去，並沒有顯然的目的，彷彿向窗戶，文件櫃，和棹子衝去似的，一時避免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疑心的眼，一時又站着不動，直瞅着他。

他的胖胖的圓圓的小小的樣子看來非常奇怪，好似一個球，從這邊滾到那邊，於是又跳回頭。

「我們有的是時間。你吸煙麼？你自己有麼？這裏，來一根煙！」他往下說着，奉給他的客人一根煙。「你知道，我在這裏接待你，但是我自己的住處是從那里過去，你知道嗎，我的辦公處。不過我暫時在外邊住，我這裏必須修理修理。現在差不多完工了。……辦公處，你知道，是一樁最重要的事體。噠，你以為如何？」

「是的，一樁最重要的事體，」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幾乎譏刺地看着他。

「一樁最重要的事體，一樁最重要的事體，」波費利·彼得羅維支重複說

道，彷彿他正想着什麼十分不同的事情似的。「是的，一樁最重要的事體，」他幾乎終於喊起來了，忽然注視着拉思科里涅珂夫，離他兩步遠突然站住了。

這蠢笨的重述，在愚昧上，和他向客人所斜轉的嚴肅，沉思，而且曖昧的眼光太不合式了。

但是這特別挑動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脾氣，他不能抵抗一種護刺的而且頗不忌憚的挑戰。

「請告訴我，」他忽然問道，幾乎傲慢地看着他，而且對於自己的傲慢感着一種樂趣。「我相信這是一種法律上的規矩，法律上的方法——於所有調查的法官都是一樣——從遠遠地開始他們的攻擊，用一件細事，或至少是用一個不相干的題目，這樣好鼓勵他們所盤詰的人，或不如說分他的心，去掉他的謹慎，於是忽然之間，用什麼注定的危險的問題給他一個意外的致命的打擊。是不是這樣？我猜想關於這點目前所有的法典上都這樣規定着吧？」

「是的，是的。……這麼，你以為我談辦公處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麼……噫？」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說這話的時候，他把眼睛撮起來而且霧着；一種和藹的狡猾的神氣現於他的臉上。他額上的皺紋沒有了，他的眼睛縮小，他的臉面寬了，他忽然發出一陣神經質的拖長的大笑，渾身發抖，直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臉。後者也自己勉強笑，但是當波費利看見他笑了，便發出那般的狂笑，以致他臉都變紅了的時候，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憎惡超出了所有的謹慎；他不笑了，皺眉仇視着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定眼看他，同時他的故意拖長的笑聲繼續着。不過，雙方都缺少謹慎，因為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彷彿對着客人的臉大笑，而且很少爲客人對他討厭所攪擾似的。後一種事實從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眼中看來是很有意義的：他看出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剛才以前也沒有被擾，但是他——拉思科里涅珂夫——或者墮入陷阱了；這里一定有什麼事情，有什麼動機他不知道；或者一切事情都預備好了，再過片刻便要突然顯現於他的眼前……

他立刻筆直說到要點，從座位起身拿帽子。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他堅決地開言道，不過帶着很大的刺激，「昨天

你表示一種希望，要我到你這來，你要查問（他特別注重「查問」兩個字）。我來了，你若果有任何話要問，就問吧，若果沒有，容我退走吧。我沒有時間剩下了。……我一定要赴那個被馬車壓死的人的葬禮，那人你……也知道，」他繼續說道，立刻覺得生氣，因為續說了這句話，而且因為自己生氣更加劇了，「這一切我都討厭，你聽見嗎，而且早就討厭了。一部分就是這使我生病。總而言之，」他覺得關於他的病的話更說的不是地方，便喊道，「總而言之，請盤問我或讓我走，立刻。若果你必須盤問我，你要按照形式辦理！我不許你另樣辦，那麼同時，再見吧，因為我們現在顯然沒有事情可做了。」

「天爺！你是什麼意思？我詢問你什麼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立刻住口不笑，改變聲調略略道。「請你莫要自擾吧，」他開始從這地方到那地方，搖動不安，慌忙地使拉思科里涅珂夫坐下。「不必急，不必急，那全是瞎話。哦，不，我很高興你終於來看我了……我只是把你當作客人看待。至於我的可惡的大笑，請原諒吧，羅提宏·羅馬諾維支。羅提宏·羅馬諾維支麼？這是你的名字麼？你

是神經質，你以你的尖刻的言語把我撩得這樣的，我向你實說，我笑得發抖像皮球樣，一次笑半個鐘頭。……我時常害怕癱瘓病來攻身。坐下吧。請坐，不然我要以爲你生氣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說話；他聽着，注意着他，仍然生氣地皺着眉頭。他坐下了，但是還拿着帽子。

「我一定要告訴你關於我自己的一件事情，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繼續說道，在房中走動，又躲避客人的眼睛。「你看，我是一個寡漢條子，一個不重要的人，不慣於社交；並且，我前途什麼也沒有，我算固定了，我心衰力竭了，而且……你注意了麼，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在我們彼得堡各界裏，若果兩個聰明人相遇，他們兩個並不親密，但是彼此互相尊敬，如同你和我，他們要得費半個鐘頭才能找到談話的題目——我們是啞然的，我們彼此相對坐着，覺得笨拙。人人都有談話的題目，比方說，上流婦女吧……上等社會的人們常是有他們談話的題目的，*c'est de rigueur*（這是必須的），但是像

我們這樣中等的人，這就是說用思想的人，常是舌結而且笨拙。這是什麼理由？或者這是缺少公共興趣，或者是我們太誠實了，不想彼此互相欺騙，我不知道。你以為如何？把帽子放下，那看來彷彿好像你就要走了，那使我不舒服……我是如此高興……」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帽子放下，帶着一幅嚴肅的含怒的臉孔，繼續默然地聽着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的茫然的空洞的饒舌。「他真想以他的傻氣的胡說分我的注意力麼？」

「我在這裡不能給你咖啡喝……但是爲什麼不和一個朋友費五分鐘呢，」波費利往下喃喃道，「而且你知道這一切公家職務……請你莫要注意我的跑來跑去，原諒吧，好傢伙，我非常害怕得罪你，但是運動於我是絕對免不了的。我常是坐着，十分高興走動五分鐘……我的多坐生活使我好苦……我常想加入一個體育館；他們說各級的官員，甚至於樞密院顧問官，都可以看見在那里活潑地溜冰；對了，近代科學……是的，是的……但是甚至於我在這裏的職務，查問和所有這



樣的形式……剛才你自己說過查問了……我向你實說，這些盤問有時對於盤問者比被盤問者更麻煩。……你剛才自己說過這話，說得合宜而且滑稽。（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沒有說過這類話。）人弄得一陣昏迷！人老是奏着一個音調，像一個鼓樣！要得有一種改良，至少我們應當叫作一個不同的名字，he-he-he！至於我們法律上的方式，如同你所那麼滑稽說的，我完全和你同意。每一個受審的囚人（即使是最粗的粗人都知道，他們開始以不相干的問話使他不戒備（如同你所那麼愉快說的），於是給他一個致命的打擊，he-he-he！——你的合宜的比喻，he-he！可見你真以為我想以辦公處……he-he！你是一個專喜諷刺的人。得，我不往下說了！噯，順便說一下，是的！一句話接着一句話。你剛才說到形式，關於這查問的，你知道。但是形式有什麼用呢？有許多情形那是瞎話。如果作一種友誼的談話，從那裏得到的好處多了。形式不會跑掉的，我且向你實說吧。然而究竟，那等於什麼呢？一個盤問的法官不能步步受形式限制的。調查的工作，其性質乃是一種自由的技術，或者是……，he-he-he！」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呼吸了一會。他只是空口說白話，露出幾句曖昧的話，又回到不相關的話來。他幾乎在房裏亂跑，他的胖胖的小腿動得漸漸快，看着地下，右手放在背後，左手做手勢，那和他的話特別不合。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看出來，他在房裏亂跑的時候，他有兩次彷彿靠近門旁站了一會，好像聽什麼似的。

「他期待着什麼嗎？」

「關於那點你的確十分對了。」波費利快活地開言道，帶着特別的誠實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這使他發驚，而且立刻使他防備）。「那麼滑稽地笑我們法律上的形式的確十分對，*topo*！這些苦心作成的心理學上的方法，有些是可笑極了，而且或者是無用的，如果人太板依形式了。是的……我又談起形式來了。唔，如果我承認，或更嚴密地說，如果在交給我辦的任何案子中，我猜疑什麼人是犯人……自然，你是研究法律的吧，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是的，我先前是……」

「唔，那麼這於你在將來是一個例子——不過不要以為我在你發表關於犯罪的論文以後，敢來教你！不，我只是大胆敘述出來，當作一件事實，如果我把這個或那個人當作犯人，我問，為什麼我要時機未到便麻煩他呢，即使我有不利於他的證據？在一件案子上，比方說，我可以必須立刻把一個人抓住的，但是另一個可以處在一個十分不同的地位的，你知道，所以我為什麼不讓他在城裏稍稍走動走動呢，Feller！你在笑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沒有笑的意思。他坐着，撮着嘴，他的激昂的眼睛釘住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的眼睛。

「然而情形是那樣，特別是對於有些派別的人，因為人是十分不同的。你說證據。唔證據可以有的。但是，你知道，證據大抵可以從兩方面解釋的。我是一個盤問的法官，而且是一個軟弱的人，這我承認。我歡喜使一個證據數學般地清楚，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我歡喜使一串證據好像二加二等於四一樣，這應當是一個判然明白的，辯駁不倒的證據！然而我如果把他關起來得太快了——即使我

可以堅信得他就是那人，我也多半要自己留起那種方法，以便進一步的揭發他，這是因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我給他一個固定的地位，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我將使他不加躊躇，使他心安，這樣他將縮到他的殼裏去，而最後他將明白自己就是犯人了。據說目前在阿爾馬河戰後不久，在塞伐斯托堡的聰明的人們怕得要命，惟恐敵人公然攻擊，立刻取塞伐斯托堡。但是當他們看出敵人寧願採取完全的包圍，他們便高興了（我聽說而且使我堅信），因為這樣至少事情要拖長兩個月。你在笑麼，你又不相信我麼？自然，你也對的。你對，你對。這些都是特別的情形，我承認。但是你一定要注意這點，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普通的案子，一切法律上的形式與規矩所注意的案子，把形式規矩加以籌劃登入冊籍的案子，絲毫不繼續發生，因為每件案子，比方說，每件犯罪，一到真正發生的時候，立刻便變成一件完全特別的案子，有時並不像先前過去的任何案子。那類的非常好笑的案子有時發生了。我如果讓一個人十分孤單的，我如果不摸他，不麻煩他，但是讓他知道或至少時時刻刻疑心我什麼都知道，日夜注意他，如果他所處在不

斷的猜疑與恐怖之中，他一定要昏頭的。他將來自己來了，或者作種事情使之像二加二等於四一樣的明顯——那才有趣哩。對於一個思想簡單的粗人可以是這樣的，但是於我們一類的人，一個在某方面受過教育的見多識廣的人，那更無須說了。好伙計，因為要知道一個人在那面受過教育，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還有神經，還有神經，你漠視了！他們都是病的，神經質的，易激的！……還有，他們都是如何地受着憂鬱的苦！那我向你說那才是我們的金鑛哩。他在城裏自由亂跑，那在我並不焦心！讓他，讓他稍稍走動走動吧！我足知道我抓住他了，他逃不脫我的！他能逃到那里去呢，Polen？國外麼，或者？一個波蘭人將逃往國外，但不是他，特別是因為我在注意着而且用了計。他或者將逃到鄉村頂裏面去麼？但是你知道，那里住着農民，真正的粗魯的俄羅斯的農民。一個受過教育的近代人寧願下獄，也不願和像我們的農民那樣的生人們一塊生活。Polen！但是這全是瞎話，而且是在表面上的。並不是僅僅因為那他便沒有處去，他是在心理上不能逃脫我，Polen！什麼一種說法！如果他有任何地方可去，但由於一種自

然法則他不能逃脫我。你看過飛蛾繞燭麼？他就是那般地不住地繞着我旋轉，旋轉。自由將失去牠的吸力。他將開始沉思，他將把自己纏繞起來，他將自行煩惱死了！更有甚者，他將供給我以數學般的證據——只要我給他十足長的時間。……他將不住地繞着我旋轉，越來越近，於是——撲！他將筆直飛到我的嘴裏，我將把他吞下，那將是很有趣的，he-he-he！你不相信我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並不作答；他坐着不動。臉色灰白，還帶着同樣的緊張注視着波費利的臉。

「這是一個教訓，」他變得發冷，想道。「這是超乎貓玩老鼠了，如同昨天樣。他不是誇揚自己的能力而……他在暗示，他在這方面太聰明了……他一定懷有另一個目的。這是什麼？這全是瞎話，我的朋友，你假裝着，要恐嚇我！你並沒有證據，而且我所看見的人並沒有真實的存在。你只是想使我昏倒，預先把我鼓動起來，好毀我。但是你錯了，你辦不到！但是爲什麼要給我一個暗示呢？他是持着我的紛亂的神經麼？不，我的朋友，你錯了，即使你給我設下圈套，你也

辦不到……我們且看他給我預備下什麼吧。」

他打起精神來面對一場可怕的未知的嚴訊。有時他想和他幹，把他勒死。這種怒氣就是他從起頭就害怕的。他覺得他的焦乾的嘴唇沾着口沫，他的心怔忡着。但是他還決心直等到適當時候才說話。他覺出，處在他的地位，這是最好的策略，因為他一方面不太多說話，便以他的沉默，激怒他的敵人，挑得他說話過於隨便。無論如何，這便是他所希望的。

「不，我看你不相信我，你以為我和你開一個無害的玩笑，」波費利又開口說，他越來越活潑，時刻刻嬉笑着，又繞着房裏走。「一定的，你對了：上帝給我的模樣，只能在別人心中喚起好笑的觀念；一個丑角；但是我且告訴你而且重說一遍，原諒一個老人，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是一個仍然年輕的人，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還在你的起始的青春哩，所以你把智慧放在一切事情之上像所有的年青人樣。好玩的機智與抽象的辯論使你發迷，那完全像往日的奧大利的高等軍事會議，這是就我關於軍事上所能評判的講：在紙上他們把拿破崙打潰

了，把他當囚人，而且在他們書齋那裏，他們用最聰明的作法籌劃着，但是你看了吧，馬克將軍帶着全軍投降了，he-he-he——我知道，我知道，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笑像我這樣的一個平民，從軍事史裏舉例子！但是我禁不住，這是我的弱點。我嗜好軍事學。而且我總是愛讀所有的軍事史。我的確誤了我的相當的事業了。我本應當在軍隊裏，的確我應當。我不會作一個拿破崙，我會作一個少佐的，he-he-he——唔，我將把全部的事實告訴你，好伙計，我的意思是說，關於這件特別的案子：實在的事實與一個人的性情，先生，乃是重要的事情，牠們有時如何使最巧點的籌算都失敗了呵，那真驚人！我——你聽着一個老人說話——我是認真地說，羅提宏·羅馬諾維支（當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說這話的時候，差不多還不到三十五歲的他，却真正彷彿老了似的；就連他的聲音都變了，他彷彿要縮攏到一塊），並且，我是坦率的人……我是一個坦率的人不是？你怎麼說呢？我覺得我真正是：我白白地把這些事情告訴你，甚且連一點報酬都不希望，he-he——唔，往下說來吧，據我的意見，機智乃是一種堂皇的東西，乃是自然之裝飾，生



活之安慰，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而且牠能玩什麼樣的把戲呵！因此有時一個可憐的偵查的法官，他的猜測是很難的，尤其當他難免也爲他自己的玄想所迷的時候，因爲你知道他究竟是一個人。但是這可憐的傢伙爲犯人的性情所救了，該他倒楣！但是年青人爲他們自己的機智弄迷了，「當他們越過一切阻礙物的時候」（如同你昨天滑稽地機伶地說的），他們並不想那了。假如他將撒謊——也就是說，他是一個特別案子的人物，這隱埋姓名的人，他將撒謊撒得好，用最刁的方法；你會以爲他要得勝而且享受他的機智之果的，但是在最有趣，最發焰的時候，他要暈倒了。自然可以有病的，有悶人的房子，但是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他給我們那個觀念！他撒謊撒的無比，但是他並沒有想到他的性情。就是那把他洩露了！另一個時候，他的好玩機智將使他超出範圍，和猜疑他的人開玩笑，他將變得失色，彷彿故意欺人，但是他的失色將太自然了，太像真的了，他又給我們一個觀念！雖說他的盤問人起初可以被哄，如果這盤問人不是一個傻瓜，他第二天將想得不同的，而且，自然，步步都像這樣！不需要他的時候他便向前，應

當沉默的時候他不住地說話，引用各樣的譬喻的隱語，he-he！來問你爲什麼老早以前不把我捉住呢，he-he！你知道，那在最聰明的人，心理學家，文人，都能夠發生的。性情反映一切事物像鏡子樣！往裏注視，嘆賞你所見的東西吧！但是你爲什麼如此失色呢，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房子悶人麼？我把窗戶打開麼？」

「哦，請你莫要麻煩，」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他忽然大笑起來。「請你不要麻煩吧。」

波費利臉對着他，停了一會，忽然他也大笑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從沙發上起來，猝然止住他的患神經昏亂病般的大笑。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他大聲地清楚地開言道，不過他的腿打戰，他幾乎站不住。「我終於看明白了，你真正猜疑我謀殺了那個老女人和他的妹妹理薩威泰。我且就我這方面告訴你吧，這我真討厭了。如果你看你有權利依法控告我，逮捕我，那麼你便控告我，逮捕我。但是我不讓自己被人當面嘲弄，被人麻

煩……」

他的嘴唇發抖，他的眼睛氣得發火，他不能約束他的聲音了。

「我不答應！」他以拳擊掉喊道。「你聽見麼，波費利·彼得羅維支？我不答應。」

「天爺？這是什麼意思？」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喊道，顯然十分受驚了。「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好伙計，你是什麼一回事？」

「我不答應，」拉思科里涅珂夫又喊道。

「莫作聲，我的好人！他們將聽見進來的。試想一想我們能向他們說什麼話呢？」波費利·彼得羅維支恐怖地低語着，把自己的臉緊靠近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臉。

「我不答應，我不答應，」拉思科里涅珂夫機械地重複說道，但是他忽然低聲地說。

波費利急速轉身，跑去開窗戶。

「吸些新鮮空氣！你一定要喝點水，好伙計。你有病！」他跑到門前去叫拿水來，他却在房角發見一把水壺。「來，喝一點，」他低語道，拿着壺跑到他跟前，「這一定於你有益的。」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的驚惶與同情是如此自然，以致拉思科里涅珂夫沉默了，而且開始帶着驚異的好奇心看着他。不過他並沒有拿水喝。

「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好伙計，你將驅你自己發狂了，我向你實說吧，嚶，嚶！來點水，喝一點水吧。」

他勉強他拿玻璃杯。拉思科里涅珂夫機械地舉到他的唇邊，但是又討厭地把他放在棹上。

「是的，你發了一點小病！你又要使舊病復發，好伙計，」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帶着友誼的同情略略道，雖說他看來還頗失措的。「天爺，你一定要更加當心你自己！特密忒里·普羅珂非支昨天在這裡，他來看我——我知道，我有一種粗俗的愛譏刺的癖氣，但是他們如何想呵！……天爺，昨天你來了之後他來了。」

我們吃飯，他談着談遠了，我只能絕望地伸開手！他從你那里來的麼？但是請坐下，行好，坐下吧！」

「不，不是從我那里來的，但是我知道他到你這來，以及他爲什麼來，」拉思科里涅珂夫鋒利地答道。

「你知道麼？」

「我知道。這有什麼？」

「是這，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關於你知道的比那還多；我關於一切事情都知道。我知道你在晚上天黑時，如何去租房子，你如何按鈴，而且打聽那血，因此工人和門房並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是的，我明瞭你那時的心境……但是你像那樣將驅你自己發瘋，一定地！你將昏頭！你對於你起初由命運，以後由警官，所受的虐待，充滿了高尚的憤怒，因此你從這件事體跑到那件事體，強使所有的人開口說話把這事完全告一結束，因爲你對於這一切猜疑與愚昧討厭了。是不是這樣？我猜中你如何感覺得了，是不是？只是那樣你將昏頭而且也要使拉如密亨

昏頭的；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中，他是太好了的人，這你一定要知道。你有病，他人好，你的病對於他是傳染的……到你更清醒的時候，我要告訴你這件事。……但是請坐下，行好吧。請休息，你看來可怕，請坐下。」

拉思科里涅珂夫坐下了；他不再打戰，他渾身火熱。他在驚奇中帶着過度的注意聽着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說話，後者帶着友好的關心照顧着他，還好像受驚似的。但是他所說的話他一句話也不相信，雖說他覺得有一種要相信的奇怪傾向。波費利關於那房子的出於意料之外的話，完全把他嚇倒了。「怎麼能夠呢，那麼關於那房子他知道了，」他忽然想道，「而且他自己把這事告訴我！」

「是的，在我們判斷訴訟上有一件案子，一件病態心理的案子，幾乎完全相似，」波費利急速地往下說道。「一個人自認謀殺，以及他如何極力進行！那是一種照例的精神錯亂；他引出事實，他弄昏了每個人，爲什麼呢？他是無意的，這祇是成爲一件謀殺的原因之一部份，當他知道他把機會給了兇手們的時候，他陷入於灰心喪氣之中了，這生於他的心中，轉變了他的頭腦，他開始想像些事情，

他使自己相信自己就是兇手。但是最後大理院辦理此案，這可憐的傢伙開釋了，置於相當的照料之下。感謝大理院！嗒——嗒——嗒——怎麼，好伙計，如果你有衝動要刺激你的神經，夜晚上去按鈴，打聽血，你可以驅你自己陷入不省人事的——我在實行中研究了這一切的病態心理。一個人有時受誘惑想跳窗戶或跳鐘樓。和按鈴正一樣……這全是病，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開始不注意你的病了。你應當找一個有經驗的醫生看看，那個肥傢伙有什麼用？你真草率！你作這一切事的時候，你是不省人事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有一會覺得一切東西都在轉。

「他還能撒謊麼？」這思想從他心中閃過，「他不能夠，他不能夠！」他拋棄那個意思，覺得這可以驅他暴怒到什麼一種程度，覺得這暴怒可以使他發瘋。

「我並非不省人事。我知道我幹的是什麼事，」他喊道，使盡所有的能力來看透波費利的把戲，「我神智是十分清白的，你聽見麼？」

「是的，我聽見而且明白了。你說你咋大並非不省人事，你特別注意那點！」

我明白你所能告訴我的一切話！噯！……聽着，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好伙計。如果你真正是犯人，或牽纏在這件可咒詛的事上，你願力說你並非不省人事，却完全把持得住你的精力麼？而且如此注重地，固執地？這是可能的麼？十分不可能的，在我想來。如果你良心上有一點東西，你一定應當力說你是不省人事。是不是這樣？」

在這段查問中有一種詭譎的調子。波費利躬腰隨着他的時候，拉思科里涅珂夫退到沙發上，在沉默的迷惑中注視着他。

「另一件事關於拉如密亨——你的確應當說他自己願來的，把你在其中的關係隱瞞起來！但是你並不隱瞞！你固執着，他來是受你的慫恿。」

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沒有固執這點。一陣寒氣從他的背後傳下來。

「你老是說謊，」他慢慢地無力地說道，撮嘴作出一陣病狀的笑容，「你又設法要顯出來你知道我的一切把戲，你預先知道我所要說的一切話，」他說道，自己覺得他並不照規矩衡量他的話。「你想嚇我……或者你簡直是在笑我……」



在他說這話的時候，他還注視着他，在他的眼中又有一道劇烈的仇恨之光。

「你老是撒謊，」他喊道。「你十分知道，犯人的最好策略便是說實情極力說得相近……極力少隱瞞。我不相信你呵！」

「你是什麼樣的一個刁狡的人呵！」波費利嗤嗤笑道，「你是抓不住的；你完全熱中於一件事情。那麼你不相信我麼？但是仍然你相信我的，你相信一小部分，我不久要使你相信全部，因為我真誠地喜愛你，純真地希望你好。」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嘴唇發抖。

「是的，我真的，」波費利懇切地摸他的膀臂，往下說到，「你一定要注意你的病。並且你的母親和妹妹現在都在這里；你一定要想一想她們。你一定要奉承安慰她們，然而你除了嚇她們而外，什麼事也不做……」

「那與你有什麼關係？你如何知道的？你關什麼心？你老是注意我，而且想讓我知道麼？」

「天爺！怎麼，我都是從你自己口中聽來的！你不注意你在興奮中把一切事

情都告訴我和別人了。昨天從拉如密亨口中我也知道許多有趣的細事。不，你打斷我的話，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你，雖說你有機智，你的多疑却使你失去觀察事情的常識。比方說。回到按鈴上來講吧。我——一個偵查法官——露出來像那樣的一件寶貴的東西，一件真正的事實（因為這是一件值得有的事實），你却看不出一點來！怎麼，如果我對於你有絲毫疑心，我能像那樣辦麼？不，第一要丟掉你的疑心，不讓你看出我知道那件事，要分你的注意力，忽然給你一拳打倒（你的說法），說道：「在十一點鐘的時候，你在被謀害的女人的房裏作什麼，先生，請問，你爲什麼按鈴，你爲什麼打聽血？而且你爲什麼請守門人同你一起到警察署去，到中尉那去！」如果我對於你有一點疑心，我便應當像那樣辦的。我應當以相當的形式拿你的證據，搜你的寓所，或者還逮捕你哩……可見我對於你並沒有疑心，因爲我並沒有作那件事。但是你不能常態地看這件事，你看不出一點來，我再說。」

拉思科里涅珂夫全身發抖，因此波費利·彼得羅維支非常清楚地看出來。

「你始終在撒謊，」他喊道，「我並不知道你的目的，但是你不撒謊。你剛才並不像那樣說，我不會錯誤的！」

「我在撒謊麼？」波費利重複說道，顯然被惹惱了，但是保持一幅溫和的譏刺的臉孔，好像他絲毫不關心拉思科里涅珂夫對於他的意見似的。「我在撒謊……但是我剛才如何待你（我是偵查法官呀），我給你各種替你辯護的方法，我自己向你述說這些心理，病呀，不省人事呀，但是好先生，爲什麼你在病中，在不省人事中，就被那些錯誤所纏繞，而不被任何別的可能纏繞呢？也可以有別的呢，嗚~he-he-he！」

拉思科里涅珂夫傲慢地侮藐地看着他。

「簡單地說，」他站將起來大聲地專橫地說道，這麼一站，把波費利推向後去一點，「簡單地說，我要知道，你承認不承認我完全不犯嫌疑？告訴我，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一下告訴我，趕快！」

「我同你辦的是什麼一回事！」波費利帶着一幅十分溫和的，狡猾的，泰然

的臉孔喊道。「他們既然沒有開始麻煩你，你爲什麼要知道，你爲什麼要知道那麼多？怎麼，你像一個小孩伸手要火樣！你爲什麼如此不安呢？你爲什麼硬使自已靠着我們呢，噁(he-he-he)！」

「我重說一遍，」拉思科涅珂夫兇暴地喊，「這我受不了！」

「受不了什麼？躊躇麼？」波費利插嘴道。

「莫要嘲弄我！我不受！我告訴你我不受。我不能，我不，你聽見麼，你聽見麼？」他喊道，又以拳擊掉。

「莫作聲！莫作聲！他們將偷聽見了！我鄭重地警告你，當心你自己吧。我並不是鬧笑話，」波費利低語道，但是這次在他的臉上便沒有舊時的女性的溫和與驚恐了。現在他是決定的，嚴厲的，皺着眉頭，而且這一下把所有的玄妙都放在一邊了。

但是這只有一會兒。拉思科里涅珂夫迷惑了，忽然真正狂怒起來，但是，說來奇怪，他又服從了命令，安靜說話，雖說他十分狂怒。

「我不答應自己受人家磨難，」他低語道，立刻忿恨地看出自己不禁服從命令，這思想更加大大狂怒了。「逮捕我，搜查我，但是請你以相當的形式行事，莫要和我開玩笑！莫要大胆！」

「莫要對形式煩心，」波費利帶着同樣的詭譎的笑容插嘴道，彷彿取樂地貪視着拉思珂里涅珂夫。「我十分照着朋友的樣子請你來看我。」

「我不要你的友誼，我吐棄牠！你聽見麼？這里，我拿我的帽子走了。如果你想逮捕我，你現在將作何說呢？」

他拿起帽子，向門前走去。

「你不願意看看我的小小的使人驚愕的東西麼？」波費利冷笑道，又拉着他膀臂，在門旁使他停住。

他彷彿變得更好玩，更溫和，這使拉思珂里涅珂夫發瘋。

「什麼使人驚愕的東西？」他問道，站着不動，驚異地看着波費利。

「我小小的使人驚愕的東西，那在門後面那里坐着，He-be-her！——（他指着那

鎖着的門，我把他鎖起來，好使他不逃跑。」

「那是什麼？在什麼地方？什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走到門前，本要把門拉開，但是門鎖了。

「門鎖了鑰匙在這裡！」

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把鑰匙來。

「你撒謊，」拉思科里涅珂夫無節制地咆哮道，「你撒謊，你撒謊，你這個該死的小丑！」他向波費利撲去。後者退到別一扇門，絲毫不驚。

「這一切都明白！你撒謊，嘲弄，好使我把自己的祕密洩露給你……」

「怎麼，你不能把你自己的祕密更加洩露了，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你是在一陣熱情之中。莫要嚷，我將叫書記們來。」

「你撒謊！叫書記們來！你知道我有病，設法使我發狂，使我自己的祕密洩露出來，這就是你的目的！捏造你的事實吧！這一切我都知道。你沒有證據，你只有可憐的無用的疑心，像薩米陀夫的一樣！你知道我的性格，你想驅我發怒，

於是用牧師和陪審員把我打倒。……你在等着他們麼？噯！你等着什麼？他們在那里？把他們領出來麼？」

「爲什麼要陪審員，好人兒？人們將想像些什麼事情呵！這樣辦便不如同你所說的依形式作了，你不知道這種事，好伙計……而且形式是免不了的，你知道的。」波費利喃喃道，他在門旁聽，因爲一陣喧聲從那兒可以聽見。

「唉，他們來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你叫他們來的！你期待着他們！唔，把他們都領出來吧：你的陪審員，你的證人，隨你喜歡什麼！……我準備了！」

但是在這瞬間，一件奇怪的意外之事發生了，事情如此出乎意外，拉思科里涅珂夫和波費利·彼得羅維支本都不能料到他們的會晤得了這樣的一個結局的。

## 第六章

拉思科里涅珂夫以後想起這幕劇的時候，他看見的就是這樣。

門後的喧聲增大，忽然開了一點。

「什麼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發惱了，喊道。「怎麼，我吩咐……」

有一會兒並沒有回答，但是顯而易見的，門旁共有幾個人，而且他們顯然把什麼人往後拉。

「什麼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重複不安地說道。

「囚人尼古拉帶來了，」有人答道。

「並不需要他！把他帶走！讓他等着！他在這裏作什麼？何等地不規矩！」

波費利衝向門前，喊道。



『但是他……』同一個聲音開言道，然而忽然止住了。

只費兩秒鐘真正掙扎，於是有人猛然一擠，於是一個人非常失色的跨進房來。

這人的外貌頭一眼看來非常奇怪。他向前直視，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似的。在他的眼中有一種決然的光；同時在他的臉上有一種死色，好像他被領往處刑台去似的。他的白嘴唇無力地撮着。

他穿的像一個工人，身高適中，很年青，瘦瘦的，頭髮剪得圓圓短短的，臉孔瘠瘦。他所推往後而去的那人，跟着他進這屋來，接着抓住他的膀臂；他是一個守卒；但是尼古拉把他的膀臂拉開了。

有幾個人好奇地擠進門口。其中有的努力想進來。這一切都是幾乎立刻發生的。

『滾開，這太快了！等着叫你！……你爲什麼太快地把他帶來？』波費利·彼得羅維支惱極，喃喃道，那彷彿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但是尼古拉忽然跪下了。

『什麼一回事？』波費利喫驚喊道。

『我有罪！那罪是我的罪！我是兇手，』尼古拉忽然一字一板地說道，頗喘氣的，但是說的聲音頗大。

沉默了有十秒鐘，好像大家都嚇呆了似的；甚至守卒也往後退，機械地退到門前，站着不能動。

『什麼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從片刻的昏迷中恢復過來，喊道。

『我……是兇手，』尼古拉停了一會之後，重複說道。

『什麼……你……什麼……你把誰殺了？』波費利·彼得羅維支顯然迷惑了。

尼古拉又沉默了一會。

『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和他的妹妹理薩威泰·伊凡諾夫那，我……殺了……用斧頭殺了的。我昏頭了，』他忽然繼續說道，又沉默下去。

他仍舊跪着。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站了一會，好像沉思似的，但是忽然把自

已振作起來，把未經邀請的旁觀者揮退下去。他們立刻不見了，並把門關上。於是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他站在屋角裏，驚奇地注視着尼古拉，向他跟前走去，但是忽然停住，從尼古拉看到拉思科里涅珂夫，於是又看尼古拉，彷彿不能禁止自己射擊後者似的。

「你忙的太利害了，」他幾乎發怒地向他喊道。「我並沒有問你怎麼了……說呀，你把她們殺了麼？」

「我是兇手。……我要給你證據，」尼古拉聲言道。

「噯！你用什麼東西把她們殺了呢？」

「用一把斧頭。我預備好的。」

「噯，他急忙着哩！單獨的麼？」

尼古拉並不明白這句問話。

「你單獨作這件事麼？」

「是的，單獨的。米加並沒有罪，他在這件事上沒有分。」

「莫要忙講米加！噯！你們那時像那樣往樓下跑是怎麼一回事？守門人遇見你們兩個了！」

「那是要使他們看不見痕跡。……我追着米加，」尼古拉急忙地答道，好像他預備了這句話似的。

「那我知道！」波費利煩惱地喊道。「他並不是在講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彷彿自言自語道，忽然他的眼睛又放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身上。

他顯然十分滿意尼古拉，他有一會把拉思科里涅珂夫忘記了。他有一點驚奇。

「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原諒我！他跑到他跟前，「這不行；我恐怕你一定要走……你留下是沒有用的……我將……你看，什麼一種使人驚愕的事呵！……再會！」

他拉着他的膀臂，領他到門前。

「我猜想這你沒有料到吧？」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他雖說對於這情形還沒

有充分領會，却恢復了勇氣。

「這你也沒有料到，我的朋友。看你的手是何等地發抖呵！He-he！」

「你也在發抖哩，波費利·彼得羅維支！」

「是的，我是發抖；這我沒有料到。」

他們已經來到門旁了；波費利急想要拉思科里涅珂夫走。

「還有小小的使人驚愕的東西，你不把牠給我看吧？」拉思科里涅珂夫譏刺地說道。

「他問話的時候，他的牙齒打戰，He-he！你是一個愛諷刺的人！得，再見！」

「我相信我們可以「道別」了！」

「那是操在上帝的手中，」波費利喃喃道，帶着一種不自然的微笑。

拉思科里涅珂夫從辦公室過的時候，他注意出有許多人在看着他。在那些人中他看見那所住宅的兩個守門人，那夜他曾請他們到警察所去。他們站在那里等

着。但是他剛到樓梯，便聽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的聲音在他後面喊。他轉身看見後者追他，喘着氣。

「一句話，羅提宏·羅馬諾維支；關於其他的一切，那是操在上帝的手中，但是按形式上講，有幾個問題我將必須問你的……這樣我們將再見面了，不是麼？」

波費利站着不動，對他微笑。

「不是麼？」他又繼續說道。

他彷彿想再說什麼話，但是說不出來。

「你一定要原諒我，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爲着剛才過去的事情……我發脾氣了，」拉思科里涅珂夫開言道，他那般地恢復了勇氣，以致他覺得不能自禁地頗想顯出他的冷靜。

「不必客氣，不必客氣，」波費利幾乎快活地答道。「我自己也……也有一種壞脾氣，這我承認！但是我們將再見面的。如果這是上帝的意旨，我們可以彼

此常相見的。」

「而且彼此徹底相知麼？」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說道。

「是的；彼此徹底相知，」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同意道，他撮起眼來，專心地看拉思科里涅珂夫。「現在你是赴一個生日宴會麼？」

「赴一家喪事。」

「自然，那喪事！當心你自己，而且病好吧。」

「我不知道祝你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他開始下樓，但是又回頭望。

「我願祝你成功，但是你的職務是這樣一個好笑的職務。」

「爲什麼好笑呢？」波費利轉身要走，但是彷彿豎起耳朵聽這話。

「怎麼，你一定在心理上如何地照着你的方法磨難着，纏繞着，那可憐的尼齊拉呵，直到他認供的時候爲止！你一定日夜盯着他，向他證明他是兇手，現在他認供了，你又要開始活活地解剖他了。」你撒謊，「你將說。」你並不是兇手！

你不能是的！你並不是在說着你自己的故事！」你一定要承認，這是一件好笑的  
事務！」

「He-he-he！那麼你注意了我剛才向尼古拉說，他並不是在說着他自己的故  
事麼？」

「我如何能不注意呢！」

「Ho-ho！你真靈敏。你注意一切事情！你真具有一個好玩的頭腦！你總是  
抓着好笑的方面……Ho-ho！他們說，在著作家中，那是果戈里的顯著的特點。」

「是的，果戈里的……我希望見你。」

「我也是這樣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照直走回家去了。他弄得那般昏亂迷惑，到家的時候，他在  
沙發上坐了一刻鐘或一個鐘頭。努力收攏他的思想。他並沒想去推斷尼古拉；他  
昏呆了；他覺得他的供詞有些不可解，驚人——有些超出乎他的理解之外。但是  
尼古拉的供詞乃是一件真正的事實。這件事實的結果他立刻便明白，其虛假不能



不被發現出來的，那麼他們又要追着他了。至少直到那時爲止，他是自由，而且一定要替自己設法，因爲危險是迫近了。

但是如何迫近呢？他的地位漸漸變明白了。概略地記，想起他新近和波費利開一場的大概情形，他不禁又嚇得打戰。自然，他還不知道波費利所有目的，他看不出他所有的計謀。但是他已經一部份露出手來了，而且沒有人比拉思科里涅珂夫更知道波費利對於他的「手段」是何等地可怕。更加一點，他便可以完全地，詳細地把自己洩露了。波費利知道他的神經質的性情，而且頭一眼便把他看透了，他雖是玩着一個大胆的把戲，也一定要贏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嚴重地連累自己了，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還沒有事實顯露出來；沒有什麼實際的東西。但是對於這情形看得對麼？他沒有誤會麼？波費利要達得什麼目的呢？他真有什麼使人驚愕的東西給他預備下了麼？那是什麼呢？他是不是真期待着什麼東西？如果沒有尼古拉意外出現了他們要如何分手呢？

波費利幾乎把他的所有計謀都顯露出來了——自然，他是冒着些險把牠們顯

露出來了——如果他袖中真有任何東西（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他便也要顯露出來了。那『使人驚愕的東西』是什麼呢？那是一句笑話麼？那有任何意義麼？那能隱藏着任何東西像一件事實樣，一件實在的證據樣麼？他昨天的客人麼？他怎麼樣了？他今天在那里呢？如果波費利真有任何證據，那一定是與他有關係。……

他坐在沙發上，肘節放在膝上，臉遮在手中。他還是膽怯打着戰。最後他起來，拿帽子，想了一下，便向門前走去。

他有一種預感，至少今天他可以認自己是出險了。他忽然幾乎感覺得快活；他要趕緊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去。自然，赴喪禮未免太晚了，但是喫紀念餐是合時間的，而且在那里他立刻便看見索尼亞了。

他站着不動，想了一下，一陣難受的笑容在他的唇上現露了一會。

「今天！今天！」他向自己重複地說道：「是的，今天！那是一定的。……」但是當他要開門的時候，門開始自己開了。他喫驚，往後退。門是輕輕地慢

慢慢地開了，那里忽然出現一個人物——昨天從地下來的那客人。

那人在門口站着，無語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往房裏走近一步。他和昨天正是一樣；一樣的人物，一樣的服裝，但是臉色却有着太大的改變；他看來灰心喪氣，而且深深嘆氣。只要他把手放近面頰，把頭靠向一邊，他便看來真像一個鄉下女人。

「你有什麼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嚇呆了，問道。

那人還是沉默着，但是忽然幾乎叩頭到地，用手指觸地。

「什麼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

「我犯罪了，」那人溫和地一字一板地說道，

「怎樣呢？」

「因為惡念的緣故。」

他們彼此對看着。

「我那時惱了。當你來了，你或者喝醉了，吩咐守門人到警察所去，而且打

聽血。他們讓你走，當你喝醉了，我可惱了。我如此着惱，我失眠起來。記住這住址，我們昨天到這里來了，而且訪問你……」

「誰來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插嘴道，他立刻開始回想。

「我來了，我對不起你。」

「那麼你是從那住宅來的麼？」

「我和他們一塊站在門前……你記不得麼？我們在那住宅裏作買賣在過去有些年了。我們燻皮子，製皮子，我們拿活回家作……我算最惱了……」

前天在那大門口的全幕劇清楚地現於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心中；他回想起那除門房外，還有幾個人，其中也有女人。他記得有一個話聲提議把他照直送到警察所去。他想不到說話人的臉孔來，就是現在他還認得，但是他記得他曾轉身，給了他什麼答話……

那麼這便是昨天恐懼的解釋了。最可怕的思想乃是這：他因為這樣一個微末的事件，真正要毀了，幾乎把自己害了。可見這個人除了說他打聽房子和血點而

外，什麼也說不了的。可見波費利也是除了那不省人事，什麼也沒有，除了這種兩面解釋的心理，就沒有事實，就沒有實際的東西。這樣如果沒有其他的事實顯露出來（一定莫要顯露，一定莫要顯露，）那麼……那麼他們能對他怎麼辦呢？即使他們逮捕他，他們如何能夠定他罪呢？那麼波費利只是剛才聽說到房子事，先前還不知道哩。

「告訴波費利……說我到了那里，是你麼？」他忽然想起來，喊道。

「那個波費利？」

「偵探部長？」

「是的。守門人們沒有往那里去，但是我去了。」

「今天麼？」

「我比你先到那里兩分鐘。我聽見了，他如何地麻煩你呵。」

「在什麼地方？聽見什麼？在什麼時候？」

「怎麼，就在下一個房間裏。我始終坐在那里。」

「什麼？那麼你就是那使人驚愕的東西麼？但是怎麼能有這樣的事呢？的確！」

「我看守門人不想照我所說的去作，」那人開言道，「爲天太晚了，他們說，而且或者他將生氣我們那時不來。我惱了，而且我失眠，我便開始詢問。昨天打聽出來往那里走，我今天便走。頭一次我去，他不在那里，我遲一個鐘頭來的時候，他不能見我。我第三次又去，他們便把我指引進去了。我把一切事情都告知他，正照所發生的說，他開始在房裏亂跳，搥他自己的胸膛。『你這些流氓們是什麼意思？如果我知道，我要把他逮捕了！』於是他跑出去，叫什麼人，開始在屋角裏和他談話，於是他轉身對着我，他申斥我，問我。他申斥我一大頓；我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他了，我告訴他說你昨天不敢說一句話回答我，說你並不認得我。他又慌忙亂跑起來，不斷打自己的胸膛，生氣，亂跑，當通知你來的時候，他告訴我到下一個房間去，」在那里坐一會兒，」他說。「莫要動，無論你聽見什麼。」他在那里給我放一張椅子，把我鎖起來。「或者，」他說，「我會

叫你的。」當尼古拉帶來的時候，你剛一走，他便讓我出來了。「我將再找你，問你，」他說。」

「你在那里的時候，他問尼古拉沒有？」

「他避我同你一樣，在他未向尼古拉說話之前。」

那人站着不動，又忽然俯伏在地，用手指觸地。

「饒恕我，饒恕我惡言與讒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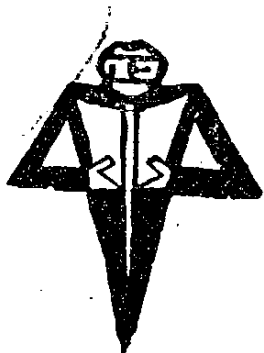
「願上帝饒恕你，」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

他說話的時候，那人又彎下腰來，但是並未到地，他慢轉身，走出房去了。

「這一切都是兩面解釋，現在這一切都是兩面解釋，」拉思科里涅珂夫重複說道，他便更加自信的走出了。

「現在我們要爲這鬥爭一番，」他說道，帶着一幅惡意的笑容，當他下樓的時候。他的惡意是對着自己的；他帶着羞恥與侮藐回想着他的「怯懦」。

#17  
732164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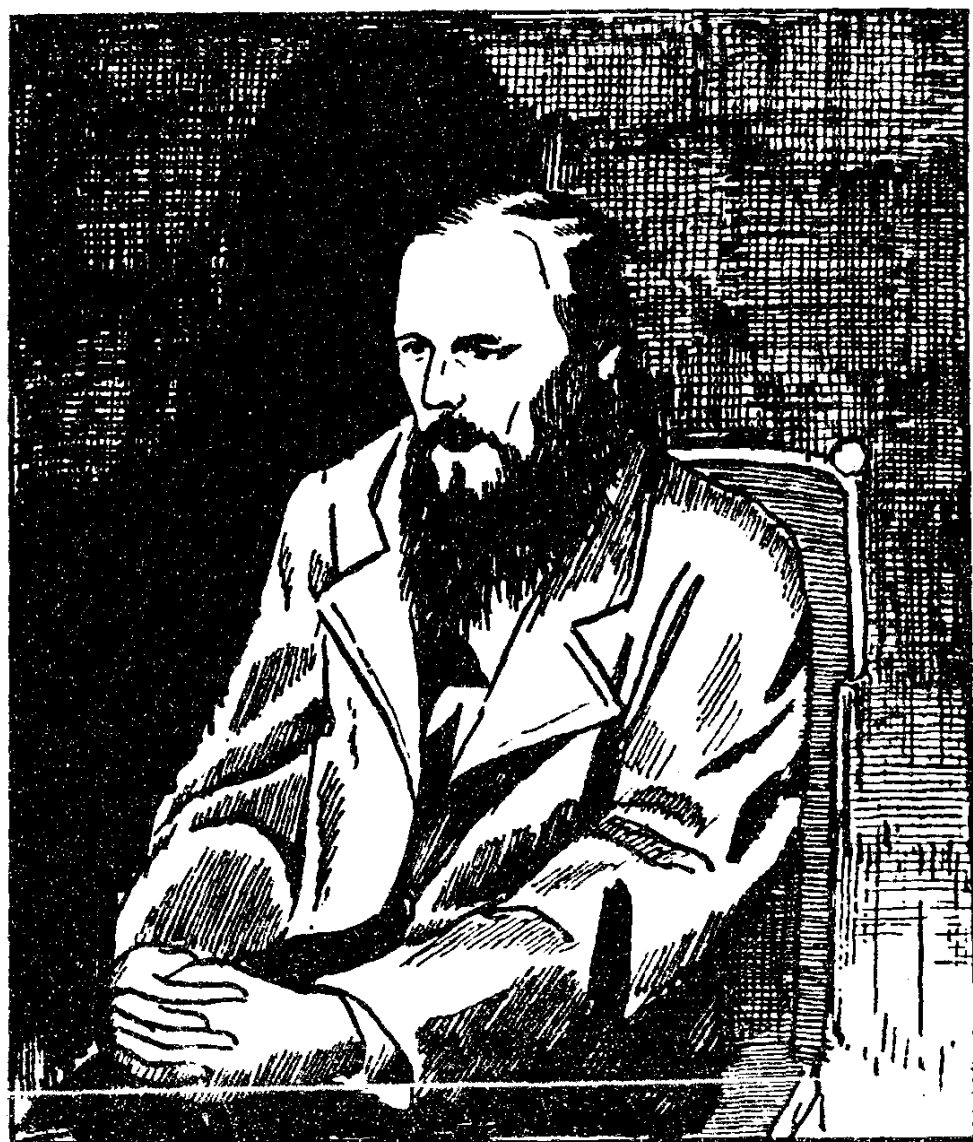


三册  
1.60



# 罪與罰

韋 叢 蕪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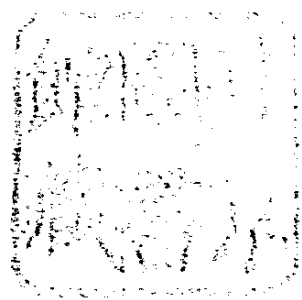


正中書局印行

第  
五  
部

## 第一章

接着與都麗亞和她的母親的不可避免的會晤而來的清晨，給予了彼得羅維支以清醒的作用。事實上是討厭極了，他漸漸地不得不承認那僅在昨天在他看來還好像是空想與不可信的事，成爲一件不可挽回的事實了。受傷的驕傲之毒蛇終夜噬着他的心。彼得·彼得羅維支起床的時候，他立刻照鏡子。他害怕他有黃膽病。不過他的身體直到此刻彷彿並未瘦損，彼得·彼得羅維支看着他的近來長肥的高貴的白淨的面貌有一會真正安慰了，因爲他堅信他將找到另一個新婦，或者甚且更好哩。但是回想到他現在的地位，他轉向一邊，用力地唾吐，這惹起了他同居的年輕朋友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的一陣譏刺的微笑。那陣微笑彼得·彼得羅維支注意了，立刻把這記在反對他的年輕朋友的賬上。他近



來記下了許多點反對他的。他想起他本不應當把昨天會晤的結果告訴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他更加倍生氣。這是他在性情上，由于衝動和易激，所犯的第二個錯誤。……並且，那一早晨，接二連三地不高興。他甚且發現他在大理院的一件法律案子上有一個障礙待他除去哩。他特別爲房屋主人所惱，那房屋是因爲他那迫近的婚姻而租的，自己化錢重新裝飾的；主人是一個有錢的德國商人，他不願接受把剛簽字的合同解除的意思，硬要沒收全數的錢，雖說彼得·彼得羅維支是把房屋實際重新裝飾了交還他。同樣地，傢俱商人不答應退還那已買下但還未搬往家裏去的傢俱，因分期付款而先付的一塊盧布。

「我要僅爲着傢俱的緣故而結婚麼？」彼得·彼得羅維支磨牙道，同時他心中又閃着一縷絕望的希冀。「那一切真能如此不可恢復地休了麼？另下一番努力沒有用麼？」想起都麗亞心中發了一陣癢病。他那時忍受着痛苦，如果願把拉思科里涅珂夫殺掉便可把他殺掉，是可能的話，彼得·彼得羅維支便要踴躍地發出這個願言來。

『這也是我的錯誤，不給她錢，』當他灰心喪氣地回到萊比綏·亞利珂夫的房裏去的時候，他想到，『我爲什麼竟是這樣一個猶太人呢？這是錯儉省！我的意思是想使她一文錢沒有，因此她們要依賴我如同她們的天神，看她們吧！呸！如果我化了一千五百盧布在她們身上，從洛普公司和英國鋪子給她們買妝奩和禮物，買玩具呀，衣箱呀，首飾呀，和所有那類的廢物，我的地位要好些而且……牢固些。她們便不能那麼容易地拒絕我！她們是那種人，要覺得如果她們決裂的話，必須還錢和禮物的；她們便要看難出辦到了！而且她們的良心要刺痛她們：我們如何能把一個直到如今都是如此慷慨雅量的人不要了呢？……哼！我鑄了一個大錯。』

彼得·彼得羅維支又磨牙，叫自己傻瓜——但是并不大聲，自然嘍。

他回家去，比先前加倍地着惱，生氣。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家中預備喪餐激動了他的好奇心。他昨天便聽說了喪餐的事；甚至記得，他似乎也在被請之列，但是因爲他專心想着他自己的瑣事，就沒有注意這些。列沛惠克色里夫人在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往墓地去了的時候，忙着佈置棹子，彼得·彼得羅維支向她打聽，他聽說這款待要成爲一件大事，所有的同寓人都被邀請了，其中有人還不認識這個死人，甚至于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也被邀請了，不管他先前和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吵架，他——彼得·彼得羅維支——不但被邀請，而且被熱切地期望着，因爲他是寓客中之最重要的。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自己也被用大大的禮貌邀請了，不管新近的不快，因此她是非常忙着預備，而且對之真正取樂；她並且穿將起來，渾身穿着新的黑色綢衣服，而且她以此驕傲。這一切向彼得·彼得羅維支暗示了一個意思，於是他走進他的，或不如說萊比綏亞利珂夫的房裏去，有些沉思。他得知拉思科里涅珂夫是要作客人之一的。

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一早晨都在家裏。彼得·彼得羅維支對於這位先生的態度是奇怪的，雖說或者是自然的。彼得·彼得羅維支從他來和他同居的那天起，便輕視他，恨他，然而同時他彷彿有些怕他似的。他並非來到彼得堡和他同居僅只由于吝嗇，雖說那或者是他的主要目的。他聽說過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他

曾有一次做過他的保護人，他是一個爲首的年輕的進步份子，在一些有趣的團體裏當着一個重要角色，其中的舉動乃是外省的傳奇。這深印于彼得·彼得羅維支的心中。這些有勢力的無所不知的團體，牠們輕視一切人，揭露一切人，久已在他心中灌入了一種特有的但是十分茫然的恐懼。自然，對於牠們是什麼意思，甚至于連相近的觀念他都想不出來。他像一切人樣，聽說，特別在彼得堡，有什麼種進步份子，虛無黨等等，而且他也像許多人樣，把這些話的意義，誇張曲解到可笑的程度。在過去許多年他比任何事情都怕的乃是被人揭露了，這是他想起把事務移到彼得堡來便不斷地不安之主要的緣由。他怕這事，像小小的孩子有時受驚樣。幾年以前，他正走進他自己的事業的時候，他便遇見兩件案子，在這案子中，省裏頗重要的人物，他的恩人們，都被無情地暴露了。一次結果是被攻擊的人大大丟醜，一次結果幾幾乎陷入嚴重的困難。因爲這個理由，彼得·彼得羅維支立意到彼得堡的時候，便來研究這個題目，而且若是必須的話，以博得『我們的較年輕的一代人』的好感，來預防着難料的事情，關於這點他蓋着安得列。

塞米阿羅維支，在他去拜訪拉思科里涅珂夫以前，他竟拾得幾句流行的話了。他不久發現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乃是一個平常的愚人，但是這絕不能使彼得·彼得羅維支壯胆。卽是他的確知道所有的進步份子都是像他一樣的傻瓜，那也不會解除他的不安的。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所以煩擾他的那一切主義呀，信仰呀，組織呀，于他都沒有興趣。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只是想要立刻打聽出這裏發生着什麼事。這些人有任何勢力沒有？他有任何事情怕他們的麼？他們要揭露他的任何事業麼？什麼真正是他們現在攻擊的對象？若果他真有勢力，他能以將就親近他們，籠絡他們麼？是不是這就是要做的事情？他不能藉着他們得些利益麼？事實上有千百問題都自己來了。

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是一個血虧的患癩癧症的矮小的人，長着淡黃得奇怪的肉丸式的頰鬚，他非常以那爲驕傲。他是一個書記，眼睛幾乎總是有什麼毛病。他心腸頗軟，但是自信，有時在言談中自負極了，這發生一種可笑的印象，和他的矮小的樣子不合。他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所最尊敬的寓客之一，因爲



他不醉酒，而且照規矩付房租。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實在是頗愚蠢的；他由于狂熱而皈依進步與「我們的較年輕的一代人」的主義。他是無數的各色各樣的傻子羣中的，無甚生氣的早產的，自負的，無甚教養的冶遊兒中的一個，他們皈依最時髦的理想，只要使之卑俗化，他們諷刺着他們所奉的主義，無論他們如何真誠地信奉着。

雖說萊比綏亞利珂夫十分溫和，他也開始不喜歡彼得·彼得羅維支了。這在雙方不知不覺地的發生了。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思想無論會如何簡單，他開始看出彼得·彼得羅維支在騙他，暗暗地輕視他而且看出「他不是正類的人。」他設法向他解釋福利耶的系統與達爾文學說，但是近來彼得·彼得羅維支開始太譏刺地聽着，甚且無禮。事實是他自然而然的開始猜想萊比綏亞利珂夫不僅是一個平常的愚人，或者還是一個說謊的人，並猜想他甚且在他自己的團體裏也沒有任何重要的朋友，只是再三轉轉地拾人牙慧而已；並猜想大概他連他自己的宣傳工作都不大知道，因為他昏亂得太利害了。揭露任何人的底細他倒是一個不錯的人！順便說

「下，這是一定要注重的，彼得。彼得羅維支在那十天中熱心地接受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的頂奇怪的頌揚；比方說，當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稱贊他情願幫助創立新的『公社』，或自動戒除給將來的孩子施洗禮，取教名，或若果都麗亞在結婚後一個月要有一個愛人，情願默認，等等話的時候，他並沒有駁辯。彼得·彼得羅維支那般高興的聽他自己的頌詞，就是這樣的德性誘之于他，他都不嫌棄。

彼得·彼得羅維支那天早晨曾去兌換些五厘公債票，現在他在棹邊坐下，細數那成捆的票子。安得列·塞米羅維支幾乎從來就沒有過一點錢，他在房裏走動，自己假裝冷淡地甚且侮藐地看着那所有的銀行票子。沒有東西會使彼得·彼得羅維支相信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能真正看着那錢而不動心，然而後者，在那邊，老是辛酸地想着彼得·彼得羅維支能以對於他懷着這樣的一個意思，而且或者高興有機會撩他的年輕朋友，向他提醒他的卑下以及他們兩人之間的大大不同哩。

雖說他——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開始詳說他的癖愛的題目，就是建設

一個新的特別的『公社』，彼得·彼得羅維支看出來他是空前地激動而且漠不關心。在算盤珠子的啾啾聲中，彼得·彼得羅維支所吐出的簡短的話，顯露出明白的無禮的諷刺。但是『純正的』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把彼得·彼得羅維支的乖戾，諉之於他近來和都麗亞的決裂，急得發火，想要快些談論那個題目。他關於那題目有些進步的宣傳性的話要說，那會安慰他的可尊敬的朋友，而且『無疑地』要鼓勵他的發展的。

「在那……在那寡婦家裏預備着有一種什麼宴會，是不是？」彼得·彼得羅維支在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說到最有趣的一段時，打斷他的話，忽然問道。

「怎麼，你不知道麼？怎麼，昨夜我告訴你我對於所有這樣的禮節作什麼的感想。她也請你了，我聽說。你昨天和她說話了……」

「我絕沒料到那個乞丐似的女傻瓜把她從那別個傻瓜——拉思科里涅珂夫——弄的所有的錢，都花在這頓筵席上。我剛才正驚奇，當我經過那里，看見那些預備的東西，那酒！有幾個人都被邀請了。這是怎麼回事！」彼得·彼得羅維

支繼續說道，他彷彿有什麼目的來從事于這場談話。「什麼？你說我也被請麼？那是在什麼時候？我不記得。但是我不去。我為什麼要去呢？我只是昨天順便和她說了一句話，說她或者能夠以一個公家書記的孤苦伶仃的寡婦的資格得到一年的薪水。我想她是因為那個緣故請我，是不是？He-he-he！」

「我也不打算去，」萊比綏亞利珂夫說道。

「不用說了，既然打了她一頓以後！你很可以躊躇的，he-he！」

「誰打的？打誰？」萊比綏亞利珂夫喊道，狼狽，面紅。

「怎麼，你在一個月以前打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一頓。我昨天聽說是這樣的……那麼你的信仰就等於這樣呵……而且婦女問題也不十分有根據哩，he-he-he！」彼得·彼得羅維支好像舒服了似的，回去啣嗒算盤珠子了。

「那全是謔言和胡說！」萊比綏亞利珂夫喊道，他總是怕關於那题目的暗示。「一點也不像那樣，十分不同。你聽錯了；那是毀謗。我只是自衛。她向我撲來，起初用手指甲，她把我所有的頰髭都拔掉了……我希望自衛對於任何人

都是可以允許的，而且在主義上我絕不容任何人對我用暴力的，因為那是一種暴虐舉動。我怎樣辦呢？我只是把她推回去。」

「he—he—he！」盧辛惡意地笑下去。

「你老是像那樣，因為你自己生氣。……但是那是胡說，而且那與婦女問題一點，一點什麼關係也沒有！你不明白；實在，我常想，若果女子在各方面都和男子平等，甚至于在力量上（如同現在人們所主張的）在那上面也應當平等的。自然，我以後想，這樣的問題不應當真正發生，因為不應當有鬥毆，而且在將來的社會中，爭鬥是想不到……並且想在鬥毆上找平等未免是一件怪事。我並不是那麼愚蠢……不過，自然是有鬥毆的……稍遲便沒有了，但是現時是有……可惡！把人弄得何等昏亂呵！我並不是因為那個緣故不去。我是在主義上不去，不參加紀念餐的討厭的習慣，就是為着這個緣故！不過，自然人可以去笑牠的……很可惜，席上將沒有任何牧師。若果有的話，我一定去的。」

「那麼你是要坐下喫別的酒席，而且侮辱酒席和那些請你的人麼。噫？」

「一定不是侮辱，而是抗辯。我將懷着一個好的目的做去。我可以間接地幫助開化與宣傳的宗旨的。爲開化與宣傳而工作，乃是人人義務，越刻薄或者越好。我可以種下一粒種子，一個信仰的。……而且從那粒種子可生長些東西的。我如何會侮辱他們呢？他們起初可以生氣，但是以後她們便看出來我替她們作了一樁事。你知道，提列霸瓦（她現在在這公社裏）受人責備，因爲當她離開家庭而且……供獻……自己的時候，她寫信給她父母說，她不願照習俗地生活下去，正從事自由結婚，據人說這是太厲害了，說她本可以愛惜他們，寫得溫和些。我想，那全是胡說，並無須乎溫和，正相反，需要的是抗辯。瓦崙結婚七年了，她拋掉她的兩個孩子，她在一封信上照直告訴他的丈夫說：「我實在覺得了我和你一塊是不能幸福的。你欺騙我，用社的方法之另一種社會組織，你隱瞞着我，這我絕不能饒恕你的。我只是近來才從一位精神偉大的人那里得知道的，我把自己交給他了，並和他創立一個公社。我明白地說，因爲我認爲欺騙你，乃不是誠實。照你所認爲最好的做去罷。莫要想再把我弄回去了，你太遲了。我希望你將

幸福。」像那樣的書信正是應當那樣寫的！」

「是你所說的那個提列霸瓦舉行了第三次結婚麼？」

「不，那只是第二次，實在地！但是即使第四次又怎麼樣呢？即使是第五次又怎麼樣呢，那全是瞎話！若是我從來惋惜過我父母的死，那乃是現在，我有時想，若果我的父母活着，我要向他們發出什麼一種抗議呵！我要故意地做出種事情……我要教導他們！我要驚嚇他們！我實在可惜，沒有一個！」

「使之驚奇的！He-he！唔：隨你怎樣吧，」彼得·彼得羅維支插嘴道，「但是告訴我這件事：你認識那死人的女兒，那面貌嬌柔的小東西麼？他們關於她的話是不是真的？」

「這有什麼關係？我以為（這是我個人的信心）這是女子的常態。爲什麼不呢？我的意思是說 *distinguons*（優點）在我們目前的社會上那並不是完全常態的，因爲那是強迫的，但是在將來的社會上，那將是十分常態的，因爲那將是自願的。就是照現在這樣，她是十分對的：她受苦，那是她的一種資產，若是可以

這樣說的話，是她的資本，她有充分權利來處置的。自然，在將來的社會上，便不需要資產，但是她的角色却有着另一種意義，合理的而且與她的環境符合。至於就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個人講，她的行動我認爲是對於社會組織的有力的抗議，我爲這深深敬重她；我看着她的時候，我實在快活？」

「我聽說是你把她趕出這寓所了。」

萊比綏亞利珂夫大怒。

「這是另一個謊言，」他叫道。「絲毫不是這樣的！這全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捏造，因爲她不明白！而且我絕沒有和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戀愛！我只是啓發她，完全大公無私地，設法喚起她去抗議。……我所要的就是她的抗議，然而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本來無論如何不能仍舊在這里住的！」

「你請她加入你的公社沒有？」

「你老是笑，而笑的非常不合適，容我告訴你吧。你並不明白！在一個公社裏並沒有這樣的人物。公社的創立，就是不應該有這樣人物的。在一個社裏，這



樣的一個人物便本質地潛移默化了，在這里是愚昧的，在那里是明理的，在現在情形下是不自然的，在那個社裏便變得十分自然了。這全靠着環境。一切都是環境，人自己並不算什麼。我直到今天都和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有着友好的關係，這便是她從未認我爲錯待她了的一個證明。我現在設法引她到公社裏來，但是等級十分，十分不同。你笑什麼？我們努力要創立一個我們自己的公社，一個特別的，範圍更寬。我們在信心上更進一步了，我們否認的更多！同時我在啓發着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她有着優美的，優美的品格！」

「你利用她的好品格麼，噯。He-he！」

「不，不！哦，不！正相反。」

「哦，相反！He-be-he！說來真是一件怪事！」

「相信我！我爲什麼要裝假呢？事實上，我自己都覺得奇怪，她和我一塊是何等害羞，純潔，貞淑呵！」

「自然，你是在啓發她……He-he-he！設法向她證明她那一切的真淑都是瞎

「話麼？」

「絲毫不是，絲毫不是！你是何等粗鄙地，何等愚昧地——原諒我說這樣話——誤解了啓發這一個字呵！天爺，你還是何等的淺薄呵！我們正爲着婦人的自由努力，你頭腦中卻只有一個觀念……我把純潔與女性的貞淑的一般問題放在一邊，認爲牠們無用，而且實在是偏見，我却完全承認她對我的純潔，因爲那是由她決定的。自然，若果她自己告訴我，說她要我，我要自以爲幸運的，因爲我非常喜歡那個女子；但是就事實上看來，沒有一個人會待她比我更有禮貌，更敬重她的尊嚴……我希望的等待着，就是這！」

「你送她什麼禮物要強的多了。我打賭你沒有想過那件事的。」

「你不明白，我已經告訴你了！自然她是處在那般的情況中，但那是另一問題。十分地另一問題！你簡直輕視她。因爲你誤認一件事實值得侮蔑，你便不肯用純正的觀點來看一個人。你並不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物！我只可惜近來她完全放下書本，也不來借書了。我常借書給她。我還可惜，她雖有抗議的一切

強力與決心——這她已經顯出來過一次——却少有自恃心，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少有獨立性，以擺脫某幾種偏見和某幾種愚昧的觀念。然而有些問題她明白得透澈，比方說，關於吻手的事，一個男子吻一個女子的手，對於女子乃是一個侮辱，因為這是一個不平等的徵兆。我們關於這事有過一番辯論，我向她述說了。她還注意地聽着關於法國工會的報告。現在我在說明在將來的社會裏進房裏去的問題。」

「這是什麼一回事，請問？」

「我們近來關於這個問題有一番辯論：一個社員有沒有走進另一個社員房裏去的權利，無論是男的女的，無論在什麼時候……我們決定了，有的！」

「那可以在一個不方便的時候哩，he-he！」

萊比綏亞利珂夫真正生氣了。

「你總是想着什麼討厭的事情，」他厭惡地喊道。「呸！我何等的煩惱呵，我解釋我們的組織的時候，我提到個人私事的問題過早了！那於像你這樣的人們

永遠是一個絆腳石，他們在未明白以前便把牠變成笑話。他們還多麼以那為驕傲呵！呸！我常常主張，一個新手對於組織沒有堅決的信仰以前，便不常讓他接近那個問題。請告訴我，甚至於在污水潭裏你發見什麼可恥的？我要作第一個人情願把任何污水潭弄乾淨了，隨你喜歡叫我弄那一個。而且這並不是自己犧牲的問題，這只是工作，可尊敬的，有用的工作，這和任何其他工作一樣地好，而且比一個拉飛耳和一個普希金的作品好多了，因為這更有用。」

「而且更可尊敬哩，更可尊敬哩，ne-her-her！」

「更可尊敬」是什麼意思？形容人類的活動我不明白這樣說法。「更可尊敬」，「更高尚」——所有這些都是我所否認的舊式的偏見。每種於人類有用的事情就是可尊敬。我僅明白兩個字：有用！你能以任意盡情冷笑，但是那是這樣的？」

彼得·彼得羅維支熱心的大笑着。他錢數完了，把牠放在一邊。但是有些票子他還留在棹上。「污水潭問題」已經成爲他們爭辯的題目了。可笑的是在這：

那使萊比綏亞利珂夫真正生氣了，同時却使盧辛娛樂，而且在那時他特別想使他的年輕朋友生氣。

「這是你昨天的不順利使你如此乖戾而且惱人，」萊比綏亞利珂夫明言道，「不管他的『獨立性』與他的『抗議』，他並不敢反對彼得。彼得羅維支，而且還是帶着早年習慣的尊敬，和他行事。」

「你不如把這點告訴我吧，」彼得。彼得羅維支帶着傲慢的不快插嘴道，「你能……或者不如說，你真和那年青人好得可以請她來到這一會麼？我想她們都從墓地回來了……聽見步聲了……我要見她，那個年輕人。」

「爲什麼？」萊比綏亞利珂夫驚異的問道。

「哦，我要。我今天或明天要離開這里了，所以我要向她說……不過，你在會談時可以在場的。你在場是好些，實在。因爲不知道你會想什麼事哩。」

「我什麼事也不想。我只是問一問，若果你有什麼話向她說，沒有比叫她進來更容易的事情了。我直接就去，你可以相信，我不至於妨礙你的。」

遲五分鐘。萊比綏亞利珂夫和索菲亞一陣進來了。她進來發驚了而且照例羞怯極了。她在這樣情況中總羞怯的，她總怕新見面的人，她像一個小孩樣，現在更其這樣了。……彼得·彼得羅維支『恭敬地而且譎然地』迎接她，但是帶着一種戲弄的親暱之態，這在他看來，一個有他那般可尊敬與重要的人對待一個如此年輕如此有趣如她的人，是合適的。他趕緊給她『壯膽』，使她在棹旁坐下，面對着他。索尼亞坐下，往四下望——望着萊比綏亞利珂夫，望着棹上票子，於是又望着彼得·彼得羅維支，她的眼睛仍舊釘着他。萊比綏亞利珂夫往門前移動。彼得·彼得羅維支向索尼亞作手勢，叫她照舊坐下，而且使萊比綏亞利珂夫站住。

『拉思科里涅珂夫在那裡麼？他來了麼？』他向他低聲問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的。爲什麼？是的。他在那裡。我看見他剛才進去。……爲什麼？』

『唔，我特別求你仍舊和我們一塊在這里，莫讓我單獨和這位。……年輕女子在一塊。我只想和她說幾句話，但是上帝知道他們可以如何想法。我不喜歡拉

思科里涅珂夫在那兒重述什麼話。……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我明白！」萊比綏亞利珂夫看見要點了。「是的，你對的。……自然，我個人相信你並沒有理由不安，但是……仍然，你對的。一定地要我留下。我將在這裡窗戶旁邊站着，不妨礙你……我想你對的……」

彼得·彼得羅維支回到沙發來，對着索尼亞坐下，注意地望着她，裝出一種極端莊重的，甚且嚴厲的表情，就等於說，「莫要弄錯了一點，馬丹。」索尼亞迷亂極了。

「第一層，索菲亞·綏苗諾夫那，請你向你的尊慈給我求恕。……這對不對？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對於你是站在母親的地位麼？」彼得·彼得羅維支帶着大大的莊嚴，但是譎然地開言道。

這是顯而易見的，他的目的是友誼的。

「是的，正是；站在母親的地位，」索尼亞羞怯地匆忙地答道。

「那麼請你向她替我道歉好罷？我由於不得已的情形，不能到場，而且不去

喫飯，雖是有你媽媽的好意邀請。」

「是的……我要告訴她……立刻就去。」

索尼亞趕緊從座上跳起來。

「等一等，話還沒說哩，」彼得·彼得羅維支留住她，微笑她的思想簡單與不懂禮貌，「你不大知道我，親愛的索菲亞·綏苗諾夫那，若果你猜想我冒昧麻煩像你這樣的人，爲着僅僅關係我自己的一件如此不重要的事情。我有着另一個目的哩。」

索尼亞匆忙坐下。她的眼光又有一會注在那仍舊放在棹上的灰色的虹色的票子，但是她迅速地往一邊看，定眼看着彼得·彼得羅維支。她覺得看着別人的錢，真無理得要命，特別是在她。她注視着彼得·彼得羅維支左手拿着的金絲眼鏡，和他中指上戴着的大的極漂亮的帶着黃色寶石的戒指。但是忽然她往一邊看去，不知道向那里看好，結果又照直注視彼得·彼得羅維支的臉。他更加莊嚴地停了一會之後，繼續說話。



「我昨天偶然順便和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交談了兩句話，可憐的婦人，那便足能使我知道她是處在一種情形，——變態的情形中，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

「是的……變態的……」索尼亞慌忙同意道。

「或者說來更簡單而且更明白，就是有病。」

「是的，更簡單而且更明白，……是的，有病。」

「正是。這樣那麼由於一種仁愛和慈悲（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的感情，我歡喜在任何方面幫她的忙，因為我預先看出了她的不幸的情形。我相信這受貧窮打擊的家庭現在都完全靠你吧？」

「容我問你，」索尼亞站起來「你昨天向她說了什麼能弄一份卹金的話麼？因為她告訴我說你着手去給她弄一份。那是真的麼？」

「絲毫也不是，實在這是一件可笑的事！我僅只暗示她以一個服務中死去的官吏的寡婦資格，可以得到暫時的資助——只要她有特別的面子……但是顯然你的先父並沒有服務滿期，而且近來實在完全沒有做事。事實上，若果能有任何希

望的話，那也是非常少的，因為這種情形沒有請求資助權，離的遠哩，……她已經在夢想着一份卹金，*he-he-he!*……一個大胆的太太！」

「是的，她是。因為她容易受哄，心腸良善，她出於她心的良善相信一切事情，而且……而且……而且她就像那樣……是的。……你一定要原諒她，」索尼亞說道，於是她又起身要走。

「但是你並沒有聽我所必須說的話。」

「沒有，我沒有聽見，」索尼亞喃喃道。

「那麼坐下吧。」她迷亂得要命；她第三又坐下。

「因為她的景況和她的不幸的小孩子們，我歡喜——如同我先前所說的，就我的能力以內——幫忙的，這就是，就我能力以內，不再多。比方說人可以給她預備一本捐冊，或一種彩票，這一類的東西，如同在這樣情形的時候，朋友們或甚至於幫人忙的外邊人們所常辦的。我想同你說的就是關於這件事；這是可以作的。」

「是的，是的……上帝將爲這報答你的，」索尼亞注意地凝視着彼得·彼得羅維支支吾道。

「這是可以的，但是我們稍遲再談吧。我們可以在今天開始，我們可以在今晚上細談一談，築下基礎，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在七點鐘的時候到我這來。我希望，萊比綏亞利珂夫將幫助我們。但是有一種情形，我應當預先警告你，而且因爲那我冒昧麻煩你，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到這來。在我看來，錢是不能放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手裏，那實在是不可靠。今天的酒席便是這點的一個證明。雖說她明天便沒有一塊麵包皮，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和……唔，靴子或鞋，或任何東西；她今天却買傑麥加甜酒，我相信，甚且買馬第拉旨酒和……和咖啡。我經過的時候看見了。明天這一切將又要依賴你，他們將沒有一塊麵包皮喫的。實在，這真可笑，因此，在我想來，捐款應該這樣募，使那不幸的寡婦不知道那錢，而只有你知道，比方說。我對麼？」

「我不知道……這只是今天，在她生平中一次……。她那麼急想增光，舉行

紀念。……而且她是很懂事的……但是正如你所想的，我將非常，非常……他們也都要……而且上帝將報償……而且孤兒孤女們……」

她流淚了。

「那麼，很好，記在心裏吧；現在請你爲你親屬於利益，接受我所能省下的小款吧，我個人給的。我非常切望，關於這件事情不要提到我的名字。這裏……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我自己也著急，我不能更拿多了……」

彼得。彼得羅維支把一張細心展開的十塊盧布票子伸給索尼亞。索尼亞拿着，臉色緋紅，跳起來，含糊地說句話，便開始告辭了。彼得。彼得羅維支客氣地伴送她到門前。她最後出了那屋子，興奮而且苦惱。回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她迷亂極了。

萊比綏亞利珂夫始終站在窗前或在房中走動，極想不打斷那場談話；當索尼亞走了的時候，他便走到彼得。彼得羅維支跟前，莊重地伸出手來。

「一切事情我都聽見看見了。」他說道，他著重最後一個動詞。「那是可尊

敬的，我的意思是說，那是仁愛！你想避免感恩，我看見了！雖說我自認，在原則上我不能同情於私人的慈善，因為那不但不能除惡，甚且助惡，然而我一定要承認我是帶着快樂的看着你的舉動——是的，是的，那我歡喜。」

「這全是瞎話，」彼得·彼得羅維支喃喃道，他有些失措了，注意地看着萊比綏亞利珂夫。

「不，這並不是瞎話！一個如你昨天所遭受的痛苦煩惱的人，仍然能夠同情於別人的不幸，這樣的一個人……即使他是鑄成一個社會上的錯誤——還是值得尊敬的！我實在沒有料到你是這樣，彼得·彼得羅維支，特別是按着你的觀念講……哦，你的觀念於你是什麼樣的一種阻礙呵！比方說，你昨天的靈運使你如何痛苦呵，」老實的萊比綏亞利珂夫喊道，他覺得對彼得·彼得羅維支更有好感了。你爲什麼要這種婚姻，「合法的」婚姻？親愛的高尙的彼得·彼得羅維支？你爲什麼固執着這婚姻的「合法」呢？唔，你若歡喜打，你就打我，但是我高興，實在高興，這事沒有實現，你是自由的，你還能爲人類作些事。你看，我把真心話

都說出來了！」

「因為我不想在你們的自由結婚中做烏龜，而且教養別人的孩子，我就是因此要合法的結婚，」盧辛爲着要作答語，便答道。

他彷彿有什麼事情先佔據了他的思想。

「孩子？你提到孩子，」萊比綏亞利珂夫像一匹戰馬聽見號響樣，開口道。

「孩子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且是第一重要的問題，我承認；但是孩子問題有着另一種解決法。有些人完全不願有孩子，因為孩子使人想起組織家庭。我們稍遲再談孩子，但是現在關於做烏龜問題，我自認這是我的弱點。那可憎的，騎兵式的，普希金的說法，在將來字典裏，是想不到的。實在那是什麼意思呢！那是瞎話，在一個自由結婚中將沒有烏龜這回事！那只是一種合法結婚的自然結果，牠的矯正，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是一個抗議。因此那實在並不是恥辱……若果我會合法的結婚了（假設一件可笑的事），那我實在高興的。我要向我的妻說：「親愛的直到現在我都愛你，現在我尊敬你，因為你顯出了你能抗議！」你笑！

那是因爲你不能離開偏見。可惡的偏見！我現在明白在一個合法結婚中受騙的討厭在那里，但那只是一個卑鄙的結果，在那裏面雙方都恥辱。當烏龜是公開的時候，如同在一個自由結婚中，那麼那便不存在了，那是想不到的，你的妻認爲你不能反對她的幸福，不能爲着她的新丈夫對她復仇，她祇有證明她是如何尊敬你。可惡！我有時夢想，若果我要嫁給人家了，呸！我的意思是說，若果我要娶親，（合法地或不合法地，都是一樣）我要贈我的妻一個愛人，若果她沒有給自己找一個的話。「親愛的，」我要說，「我愛你，但是更進一層我希望你尊敬我。看！」我不對麼？」

彼得·彼得羅維支聽着的時候，嗤嗤笑了，但是並不帶着許多快活。他實在幾乎沒有聽見，他被什麼別的事情先佔據了他的心，甚至于萊比綏亞利珂夫最後也注意到了。彼得·彼得羅維支彷彿興奮似的，搓着手。萊比綏亞利珂夫記得這一切，以後思想着這件事。

## 第二章

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紛亂的腦中，怎麼能想起了那無意思的酒席呢，這怕是難以解釋正確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爲瑪爾美拉陀夫喪事給她的二十塊盧布，差不多有十塊都浪費在酒席上面。大概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覺得必須『合適地』敬重死者的紀念，好使所有的同寓人，尤其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可以知道『他在那一方面都不比他們低，或者比他們高的多了，』而且沒人有權『向他擡鼻子』。或者主要的成分乃是那特別的『窮人的驕傲』，這迫使許多窮人們把他們最後的積蓄都化在什麼傳統的社會的禮節上，僅只是爲着要『像別人一樣』辦，不要『被人輕視』。這也是很可能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希望在這個事故中，在她彷彿爲人人所棄的時候，向那些『無價值的可恥的同寓人』顯示



她知道『如何辦事，如何款待，』顯示她是『在一個大家風度的，她幾乎可以說，貴族的廳長家庭』長大的，『並不是要掃地板，夜間洗小孩的破衣服的。就是最窮最喪氣的人，有時都難免這些驕傲與虛榮心的發作，這形成了一種不可抵抗的神經質的渴望。而且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並不喪氣；她可以為環境逼死，但是她不會喪氣，這就是，她不會膽怯，她的意志是壓不倒的。並且，索尼亞說得頗有理，她的智力喪失了。她不能說是瘋狂，但是過去一年間，她是如此的疲累，她的智力很可以用過度了的。肺癆病的後期易于影響智力，醫生們告訴我們的。

並沒有許多種酒，也沒有馬第拉旨酒，但酒是有的。有麥酒，甜酒，和里斯朋，都是質最壞的，但是量是足夠的。除開相傳的飯與蜜而外，還有三四個盤子，其中有一個盛着油餅，都是在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的廚房裏預備的。兩個銅暖炊在煮着，好使茶和甜酒可以在飯後奉上。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自己照料購買食物，帶着一個同寓人幫忙她，這位是一個不幸的矮小的波蘭人，他不知怎麼滯留在列沛惠克色里夫人家裏。他踴躍地自願受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指揮，而且

那一早晨，那前一整天，兩條腿盡力地四下跑，而且極想人人都知道這事。爲着每件小事他都跑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跟前，甚至于在市場把她找到，時時刻刻叫她「Pavil」（「太太」）。她在未完以前便真心地討厭他了，雖說她起初聲言，她沒有這位「能作事的慷慨的人，便不能做下去。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特性之一便是以最鮮明的顏色粉飾她所遇見的每個人。她的頌揚是那般誇張，有時使人不知所措；她捏造各樣的情形，給她新認識的人大放光彩，而且她十分純真地相信那情形的真實。于是忽然之間她便要幻滅了，而且要將她僅在幾個鐘頭以前所真正崇拜的人，無禮地侮藐拒絕了。她天生地有着喜悅的，活潑的，愛好和平的性情，但是由于不斷的失敗與不幸，她竟如此熱心地希望大家都在和平與喜樂中生活，不敢破壞和平，以致微微的衝突，小小的不幸，都幾乎使她發瘋，她立刻之間便要從最鮮明的希望與玄想，變到詛咒她的命運，發狂，對牆碰頭。

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忽然也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眼中，博得特別的重要，受她特別尊敬的待遇，這或者只是因爲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熱心從事于

預備的緣故吧。她着手布置筵席，預備亞麻布，陶器，等等，在他的廚房裏作菜，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把這一切都交在她的手中，自己到墓地去了，一切事都作的不錯。甚至于棹布也差不多算乾淨的；陶器，刀，叉，玻璃杯，自然都是各式各樣的，向各位寓客借的，但是筵席在規定的時間布置得合適，亞瑪利亞覺得自己把活做得不錯，穿上一件黑綢衣服，戴上一頂帶新的素緞條的帽子，帶着些得意迎接歸來的一幫人，這種得意雖說合乎正當，却有幾種理由使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高興：「好像這筵席除了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而外便不能布置了似的！」她也不喜歡那帶新緞條的帽子。「她能以出風頭麼，這愚蠢的德國人，因為是這住宅的女主人，當作一種好意答應了幫忙她的窮寓客！當作一種好意！試想一想！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父親曾作過廳長，而且幾乎作了省長，他有一棹筵席預備四十人，那時候任何像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或勿寧說拉得韋各夫那——的人，都不准到廚房裏去的。

不過，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暫緩表示自己的感情，去冷然地待她，使自己

滿意，雖說她內心裏決定她一定必得把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壓下去，把她放在她的相當的地位去，因為誰都不知道她自己在作着什麼妄想哩。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還爲這件事所惱：幾乎沒有一個被請的同寓人來赴葬禮，除了那波蘭人而外，他剛才將就跑到墓地去，然而赴紀念餐是連其中最窮的最不重要的人都露頭了，那可憐的人們，其中有許多人穿戴得很不像樣子。其中年長些的和較可尊敬的人，好像一致同心似的，都不在場。比方說，彼得·彼得羅維支·盧辛吧，他可以說是所有寓客中之最可尊敬的人，他並沒有出面，雖說昨晚上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便告訴所有的人，這就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波崙加，索尼亞和那波蘭人，說他是頂慷慨，高尚的人，財產大，親朋多，是她頭一個丈夫的朋友，她父親家裏的客人，說他應允用他所有的力量給她弄一大筆卹金來。這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稱揚任何人的親朋與家產的時候，那並沒有其他的動機，十分慷慨地，只是爲着高興增加她所頌揚的人的重要。『那個可恥的賤人萊比綏亞利珂夫』或者從盧辛那里『得到暗示，也沒有露頭，他自己怎麼

猜想呢？他只是由于好意被請的，而且因為他和彼得·彼得羅維支同居，而且是他的一個朋友，所以不請他未免不好看。」

在那些沒露面的人中有「那大家氣派的太太和她的老處女氣的女兒」，她們在這住宅裏剛才作了兩個星期的寓客，但是有幾次抱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房內喧聲與吵鬧，特別是當瑪爾美拉陀夫喝醉酒回來的時候。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聽見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說這話，後者和前者吵架，威嚇着要把前者全家趕出門外去，向前者嚷罵，罵他們並「值不上」她們所騷擾的那可尊敬的寓客們的「腳」。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現在決定要請這位太太和她的女兒，（「她值不上她們的腳」，當她偶然遇見她的時候，她使傲慢地轉過臉去，）好使她知道，「她（加迭里那）在思想和情感上更高尚，並不懷惡意，」而且可以看出她並不是慣于她那樣的生活的。她立意要在喫飯時使她明白這點，暗暗提到她先父的省長職分，同時還暗示她遇見她加迭里那便轉過臉去乃是她的極端愚蠢。那肥胖的中校（他真正只是一個退伍的二等中尉）也不到場，但是原來他前兩天都

是「昏迷的」。這次宴會來賓包括有那個波蘭人，一個看來倒霉的書記，滿臉斑點，穿着油膩的上衣，他沒有替自己說一句話，而且發出令人惡心的氣味，一個雙而又幾乎瞎的老人，他曾有一次在郵局裏做過事，他從不知何年何月起便被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這里什麼人供養着。

一個軍需處退職的書記也來了；他喝醉了，發出大聲的最不像樣的笑聲，而且只消想一想吧——連背心都沒穿——其中有一個客人甚且並沒有招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便照直在棹邊坐下。最後一個沒有成套衣服的人穿着寢衣出面了，但是那還好，由于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和那個波蘭人的努力竟能把他驅走了。不過，那個波蘭人還帶來兩個別的波蘭人，他們並不在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這里住，先前也沒有人看見過他們在這里。這一切劇烈地惱了加迭里那。伊夫諾夫那了，「那麼倒是爲誰個預備這些東西呢？」爲着讓地方給客人，在棹上沒有讓孩子們坐下；但是那兩個小孩子在最遠屋角的板凳上坐着，他們的飯菜放在箱子上，同時波審加因爲是一個大女孩子，必須照料他們，喂他們，老把他們的鼻

子擦乾淨，像有好撫養的孩子的鼻子樣。

事實上，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差不多不禁帶着加增的尊嚴，甚至于帶着傲慢，迎接她的客人。她帶着特別的嚴厲注視着其中的一些人，高傲地請他們入座。趕緊作結論說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一定要對於那些不到的人負責任，她開始帶着極端的淡漠待她，這在後者立刻便注意了，而且憎恨。這樣的一個開端對於結果不是好兆。最後大家都坐下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幾乎就在她們從墓地回來的時候進來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見他大大高興，第一，因為他是一個「受教育的客人，而且，如同人人所共知的，在兩年內便要在大學任教授職，」第二，因為他立刻恭敬地爲他不能赴葬禮抱歉。她決然抓住他，使他坐在她的左手（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在她的右手）。不管她的不斷操心，要使盤子轉着傳得不錯，使人人都嚐到，不管那苦人的咳嗽，那時時刻刻打斷她的話，而且那彷彿在前幾天之間變得更糟；她却趕緊在一陣半耳語中向拉思科里涅珂夫把她所有的壓抑的感情和她對於酒席作失敗了

的正當憤怒都吐出來，說話中夾着對於她的客人，尤其是對於她的女老板，加以活潑的制止不住的訕笑。

『這都那個鷓鴣鳥的錯！你們知道我的意思是說誰個？她呀，她！』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點頭指示女老板。『看她在瞪眼哩，她覺得我們在談她，而且不能夠明白。呸，這貓頭鷹！哈！哈！（咳嗆！咳嗆！咳嗆！）而且她爲什麼戴上那頂帽子呢？（咳嗆！咳嗆！咳嗆！）你們注意了麼，她想人人認爲她是俯愛我，她到這裏來是給我增光？我請她像一個懂事的女人樣去請人，特別是那些認識我的先夫的人，然而看她帶來的這幫傻瓜吧！骯髒鬼吧！看那個滿臉斑點的人。還有那些無價值的波蘭人，哈——哈——哈——（咳嗆！咳嗆！咳嗆！）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會到這裏露頭過，我從沒有看見過他們。他們到這裏來幹什麼，我問你？他們在那裏坐成一排。——『嘿，先生！』她忽然向其中一人喊道，『油餅你嘗過了麼？再來一點！來點啤酒！你不來點麥酒麼？看，他跳起來了，鞠躬哩，他們一定十分餓了，可憐的東西。不要緊，讓他們喫吧！無論如何，他們不至於



喧鬧，不過我實在替我們女老板的銀匙子害怕……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她忽然幾乎大聲地向她說道，「若果你的匙子碰巧被偷了，我將不負責任，我警告你！哈——哈——哈！」她笑着轉臉向拉思科里涅珂夫，又向女老板點頭，興高采烈地戲弄着。「她不明白，她又不明白！看她怎麼張着嘴坐着！貓頭鷹，真正的貓頭鷹！帶着新緞條的貓頭鷹，哈——哈——哈！」

此刻她的大笑又變成一陣難受的咳嗽的發作，繼續了五分鐘。前額上流出汗滴，她的手帕上染了血。她沉默地把血給拉思科里涅珂夫看，然而她剛一能呼吸的時候，又極端活潑地開始向他耳語，兩頰上帶着氣力衰弱的紅暈。

「你知道麼，我教給她最文雅的話去請那位太太和她的女兒，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你明白我說的是誰。這需要極度的雅道，最大的精細，但是她把事情辦得那樣，以致那個傻瓜，那個自負的賤婆娘，那個外省無甚價值的人，只是因為她是一個縣長的寡婦，來設法弄筆卹金，在衙門裏磨破她的裙子，因為她五十歲了還在臉上擦粉，（這人人知道）……像那樣的一個人還以為到這來不相宜，

甚且對於邀請連答覆都沒有，這是最普通的禮節上所需的！我不能明白彼得·彼得羅維支爲什麼沒有來？但是索尼亞在那里？她往那里去了？唉，她畢竟來了，什麼事，索尼亞，你到那里去了？這真奇怪，就是對於你父親的喪事你也這樣不按時候到。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讓地方給她在你身旁坐，那就是你的坐位，索尼亞……你愛喫什麼就喫什麼。來點涼菜加果醬，那是最好。他們立刻就把油餅拿來了。他們給孩子們一些了麼？波崙加，你什麼東西都有了麼？（咳噲！咳噲！咳噲！）對了，作個好女孩子，麗達，珂里亞莫要擺腳；像一個小老爺樣。你說什麼，索尼亞？」

索尼亞趕緊向她說彼得·彼得羅維支的道歉，她努力十分大聲說使人人都聽見，細心地選出她所加于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最恭敬的成語。她續說彼得·彼得羅維支特別告訴她，要她來說，他只要一能來的時候，他便要立刻來和她單獨討論事情，斟酌能如何幫忙她，等等的話。

索尼亞知道這要使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安慰的，逢迎了她，而且滿足了她的

驕傲。她在拉思科里涅珂夫身邊坐下；她向他匆忙地鞠了一個躬，好奇地斜眼看他。但是其餘的時候，他彷彿要避免看他和他說話。他彷彿心不在焉似的，雖說她老是看着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努力使她歡喜。她和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倆都弄不到喪服穿，索尼亞穿着重褐色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穿着她所僅有的衣服——一件重色斜紋的布衣服。

從彼得·彼得羅維支那里來的消息是很成功的。帶着莊嚴地聽着索尼亞的話，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帶着同樣的莊嚴問彼得·彼得羅維支的好，於是幾乎大聲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耳語說，且不管彼得·彼得羅維支對於她家庭的誠懇和他與她父親的老交情，他要看見自己在這樣『特別的來賓』中，那於一個有他那樣地位與身分的人一定是很奇怪的。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十分的感激你，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即是在這樣環境中，都不嫌棄我的款待，』她幾乎大聲地續說道。『但是我相信你，這只是你對於我的可憐的丈夫之特別感情，使你踐約的。』

於是她又帶着驕傲與莊嚴詳細觀察她的客人們，忽然大聲向棹子那邊詢問那個聾子：「他不再來點肉麼？給他點酒喝沒有？」那老人並不答話，他好久都不明白人家問他什麼話，雖說他的旁邊人戳他推他，藉以取樂。他只是大張着嘴往四下呆望，這僅僅加增一般的笑樂。

「什麼樣的一個呆子！看，看！爲什麼把他帶來？但是至於彼得·彼得羅維支，我對他永遠有着信心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繼續說道：「自然，他並不像……」她帶着一幅極端嚴肅的面孔，向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那般鋒利地大聲地說話，以致後者十分失措了，「並不像你的裝扮起來的拖泥帶水的女人們，我父親都不要他們到廚房去當廚子的，我的先夫若是好意請他們，也算給她們面子了。」

「是的，他愛喝酒，他愛喝，他能喝！」軍需處書記灌下第二杯麥酒了，喊道。

「我的先夫的確是有這弱點，而且人人都知道，」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立刻便攻擊他，「但是他是一個慈善的可敬的人，他敬愛他的家庭。最壞的是他的良好的天性使他信託各種卑鄙的人，而且他和那些並值不上他的鞋底子的漢子們

一塊喝酒。你相信麼，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他們在他的口袋找出一塊糖薑餅來；他醉死了，但他並沒有忘記孩子！」

「餅子？你是說餅子麼？」軍需處書記囁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並沒有賜他一句答話。她嘆氣，兀自沉思。

「無疑地你是像人人一樣，以為我對他太厲害了，」她對拉思科里涅珂夫往下說道。「並非如此！他尊敬我，我非常尊敬我！他是一個心腸仁慈的人！我何時是何等地爲他惋惜呵！他坐在一個房角裏坐着，看着我，我常是那般爲他惋惜，我常想要和善的對他，於是我又自己想：「和善的對他，他又耍喝酒了，」只有用嚴厲的方法你才能把他約束住。」

「是的，他常常弄得頭髮被扯着，」軍需處書記灌下另一杯麥酒又叫囁道。

「有些傻瓜還不如用棍給他一頓打好，還扯他們的頭髮。我現在並不在說我的先夫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罵他道。

她頰上的紅暈變得越發越發明顯，她的胸部一起一伏。再過一分鐘她便預備

要大鬧一場的。許多客人嗤嗤地笑着，顯然是高興了。他們開始戳軍需處書記，又向他咕咕什麼話。他們顯然努力要鼓勵他。

「我且問你暗指着誰說，」那書記開言道，「這就是說，你剛才……說的……誰的……誰個……但是我不管！那是瞎話！寡婦！我饒恕你……算了  
吧！」

他又喝酒。

拉思科里涅珂夫無語地坐着，討厭地聽着。他喫只是由於客氣，只是把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住地放在他盤子上的食物略嘗一嘗，以避免傷她的感情。她專心注視着索尼亞。但是索尼亞變得越發越發焦心而且苦惱了；她也預先看出筵席不會和平完畢的，她恐怖的看着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往上增長的惱怒。她知道她——索尼亞——是那「大家氣派的」太太小姐們侮藐地對待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邀請之主要緣由。她聽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告訴她，說那位母親對於這請客真正生氣了，並且發出這句問話：「她如何能讓她的女兒在那個年輕人旁邊

坐下呢？」索尼亞有一個感覺，以為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已經聽到這話，而且對於索尼亞的一個侮辱，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看來，比對於她自己，她的孩子，或她的父親的侮辱還利害。索尼亞知道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現在不會滿足的，「除非她顯給那些拖泥帶水的女人們看，她們都是……」有個人從棹子那邊遞給索尼亞一個盤子，裏面放着黑麵包切成的一箭穿雙心，這使事情更糟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臉色緋紅，立刻大聲向桌子那邊說這送盤子的人是「一條醉驢！」

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預先看出有些不對了，同時又深為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傲慢所傷，為着要恢復來賓的快活，增高他們對她自己的重視，她無緣無故地開始講關於她的一位熟人，「藥舖裏的卡爾」的故事，他有一夜坐着一輛馬車，並且說，「車夫要殺他，卡爾央求他不要殺，哭泣，緊扣着手，喫驚，因為害怕便刺入他的心窩。」雖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微微笑了，她立刻說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不應當常用俄國話講逸事；後者更其生氣，她反駁說她的「*Vater aus Berlin*（柏林老父）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總是手放在口袋裏走路。」加迭里

那·伊凡諾夫那不能約束自己了，那麼大笑起來，以致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失了忍耐力，幾乎管不住自己了。

『聽這貓頭鷹叫吧！』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立刻低語道，她的快活幾乎又恢復了，『她的意思說他把他的手老是放在口袋裏，但是她說他把他的手扒在人們的口袋裏。（咳嗆——咳嗆）你注意了麼，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所有這些彼得堡的外國人，特別是德國人，都比我們愚蠢些！你能想像我們中有任何人講『藥舖的卡爾』如何因為害怕便刺入他的心窩』，而且那白癡不去懲罰那車夫，却『緊扣着手，哭泣，央求。』唉，傻瓜！你知道她以為那是非常動人哩，無須猜疑，她是何等的愚蠢！在我想來，那個喝醉了的軍需處書記比她聰明的多了，無論如何人能看出他喝酒把他的腦子弄昏聩了，但是你知道這些外國人總是那般很規規矩矩的，端莊的……看她如何坐着瞪着眼！她生氣了，哈——哈！（咳嗆——咳嗆——咳嗆。）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恢復了她的快活，立刻便開始告訴拉思科里涅珂夫，



說她得到卹金的時候，她便打算在她的故鄉T城給紳士們的女兒們開辦一個學校。這是第一次她向他說到這個計畫，而且她詳述那最引人的細事，這事忽然顯現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手中拿着那名譽證書，就是瑪爾美拉陀夫在酒館裏對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的，那時他告訴他，說他的妻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在離校時，在行政長官和其他名人面前跳披肩舞。這張名譽證書現在顯然是立意要證明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有權開辦一個寄宿學校：但是她以這作自己的武器，主要地是帶着目的要壓倒『那兩個藐視人的拖泥帶水的女人』若果她們來赴筵席的話，而且不可辯駁地證明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乃是屬於最高貴的，『她甚且可以說是貴族的家庭，是一個上校的女兒，比有些近來十分出人頭地的冒險倖進的人高的多了。』這名譽證書立刻傳到那些喝醉了的客人們的手中，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並沒有要留起來，因為那實在 *en toutes lettres*（明明白白地）包括有這話，她的父親是七品文官，而且是一個有勳章的，因此她實在差不多算上校的女兒。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快活起來了，往下詳說他們要在T城過的那平安的幸

庸的生活，說她所要請在她的寄宿學校裏教書的先生們，說一個最可尊敬的老法國人，一個姓曼高的。他在往日曾教過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自己，還在T城住着，無疑地要在她的學校裏教書的，按着適中的條件。其次她說到索尼亞要同她一起往T城去，在她所有的計畫上幫忙她，說『她的溫和，耐心，虔誠，大度，與良好的教育陶冶，』她輕彈索尼亞的頰，親熱地吻她兩次。索尼亞臉色通紅，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忽然流淚起來，立刻說自己『害神經病而且蠢笨，說自己太顛倒了，說這是結局的時候了，而且酒席既然完了，是上茶的時候了。』

在那時候，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十分冤枉沒有參加談話，沒有人聽她說話，她作一度最後的努力，帶着秘密的疑懼，冒昧說出一種極其深沉的重要話，『在將來的寄宿學校裏她必須要特別注意 die Wasche（洗衣），而且一定必須有一個良好的 dame（女教員）照料襯衣，其次是年青小姐們不得在夜間讀小說。』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確是顛倒了，非常累了，而且又真心地討厭這筵席

了，她立刻截斷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的話，說道，「她關於這件事一點也不知道，說些瞎話，照料 die Wasche（洗衣）乃是洗衣媽子的事，並不是一個高等的寄宿學校的女管理的事，至於讀小說吧，那簡直是無禮，她請她莫作聲了。」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火氣上來發怒了，說她只是「對她好意」，說「她對她意思非常好，」說「她好久沒有付房錢了。」

加迭里那·伊諾夫那立刻「斥責她」說，說她對她好，那是一個謊言，因為僅僅在昨天她的死了的丈夫在檯上躺着的時候，她還對於房子事情麻煩她。對於這話，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說的很適當，說她請了那些太太小姐們，但是「那些太太小姐們沒有來，因為那些太太小姐們乃是太太小姐們，不能到一個不是太太的太太家裏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立刻指教她說，因為她是醜醜女人，她判斷不了什麼使人真正成爲一個太太。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立刻聲稱她的 [vstet aus Berlin（柏林老父）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人，雙手放在口袋裏走路，總是常常說：吓！吓！] 她從棹旁跳起來，裝她的父親，把手插在口袋裏，

吹漲臉頰，在一切寓客的大笑聲中發出不清楚的聲音類似『吓！吓！』那些寓客故意地慫動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希望吵打一場。

但是這使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太受不了，她立刻聲言，好使大家都聽得見，說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或者從來並沒有一個父親，而且只是一個醉酒的彼得堡的芬蘭人，一定曾經作過一次廚子，或者比廚子不如。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臉色變紅得像一隻龍蝦樣，號叫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或者從來並沒有一個父親，『但是她卻有一個 Vater aus Berlin（柏林老父），他穿着一件長上衣，總是說吓！吓！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帶着侮藐地說，大家都知道她的家庭是什麼樣，說就在那名譽證書上便印着說她的父親是一位上校，然而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的父親呢——若果她真有父親的話——或者就是什麼芬蘭賣牛乳的，但是或者她從來完全並沒有一個父親，因為她的名字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還是亞瑪利亞·盧得韋各夫那，仍然未定哩。

話到這裏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罵惱了，以拳擊桌，號叫說她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不是盧得韋各夫那，「她的 Vater（父親）名叫約翰，他是一個市長，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 Vater（父親）全然不是一個市長。」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從椅上起身，用一種嚴肅的而且顯然冷靜的話聲（雖說她臉色灰白，胸膛一起一伏，）說「若果她敢有一回把她的可恥的卑賤父親和她的爸爸放在平等地位，她——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要把她的帽子從頭上扯下來，扔在腳下踩。」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在房裏亂跑，盡力大聲的嚷，說她是這住宅的女主人，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就在那分鐘要離開那寓所：於是她無緣無故地跑去桌上收銀匙子。呼喊吵鬧一大陣，小孩子們開始哭起來。索尼亞跑去阻止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但是當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關於「黃票」釀了什麼話的時候，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便把索尼亞推過去，奔向女老板來實行她的威嚇。

正在那時門開了，彼得·彼得羅維支·盧辛出現在門限上。他站着以嚴肅的注意的眼色詳細觀察這幫來賓。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向他奔去。

## 第三章

「彼得·彼得羅維支呀，」她喊道，「保護我……至少你要保護我！使這個傻女人明白：她不能對於一個處在不幸中的太太有這樣舉動……有法律管着這樣事情的……我將到總督自己那里去……她將對那負責的……記住我父親的恩情，保護這些孤兒孤女們吧。」

「讓我，夫人。……讓我。」彼得·彼得羅維支揮她過去。「你的父親你知道，我並沒有認識他的榮幸。」（有人大聲地笑）「而且我並不想參加你和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不斷的爭口角。……我到這里來是說自己的事……我要同你的繼女——索菲亞……伊凡諾夫那，我想是吧？——說一句話。讓我過去。」

如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仍舊在她原地方站着，好像被雷打了似的。她不能明

白彼得·彼得羅維支如何能否受她父親的恩遇。雖說這是她自己捏造的話，她這時却堅決相信。她還被彼得·彼得羅維支的辦事務樣的，無情的，甚且嚇人嚇得侮藐的語調所驚。所有的喧囂在他進來的時候都漸漸消滅了。並不僅僅是這位「莊重的辦事人」和其餘的人不合得奇怪，而且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他是爲着什麼重要的事情而來，使他來的一定有什麼例外的原因，所以什麼事情便要發生了。站在索尼亞旁邊的拉思科里涅珂夫，走到一邊，讓他過去；彼得·彼得羅維支彷彿並沒有注意他。遲一分鐘，萊比綏亞利珂夫也在門口出現了，他並沒有進來，但是站着不動，帶着顯見的興趣，幾乎帶着驚奇地聽着，彷彿有一時迷亂了似的。

「或者我打斷你們的談話了，原諒我，但是這是一件有些重要的事情，」彼得·彼得羅維支向賓客們一般地說道。「我實在高興看見別人在場。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我請求你以女房東的資格，仔細注意我所必向索菲亞·伊凡諾夫那說的話。索菲亞·伊凡諾夫那，」他向十分驚嚇而且已經受驚了的索尼亞說道，「立刻在你走後，我發見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子在我的朋友萊比綏亞利珂夫君的房

裏，在我棹上失去了。若果無論你如何知道而且告訴我們現在錢在那里，我定必向你担保，而且請所有在場的人作證，這事情便到此完結。倘若情形相反，我將不得不用嚴厲的方法，那麼……你一定要責備自己吧。」

完全的沉默統治着這房裏。甚至哭喊着的孩子們都是啞靜無聲的，索尼亞站着，臉色死白，注視着盧辛，不能說出一句話來。她彷彿不明白似的。幾秒鐘過去了。

「唔，那麼怎麼樣呢？」盧辛注意地看着她，問道。

「我不知道。……那我一點也不知道，」索尼亞最後無力地一字一板地說道。

「不，你一點也不知道麼？」盧辛重複的說道，又停了幾秒鐘。「想一想吧，小姐，」他嚴厲地開言道，但是彷彿還在忠告她。「好想一想，我準備給你時間去斟酌。請注意這點：我若果不是那麼完全相信了，不用說，我以我的經驗不會冒昧這般直接加罪於你。因為在證人面前這樣的直接的加罪，若是假了或甚



至於錯了，我自己在某種意思上是要負責任的，這我知道，今天早晨我為自己使用，兌換了幾張五厘公債票，換來一筆差不多有三千盧布的款子。這賬記下在我的皮夾裏。在我回家的時候，我就來數錢，——有萊比綏亞利珂夫作證——數完兩千三百盧布之後，我便把其餘的裝在我上衣的口袋裏的皮夾裏，約有五百盧布仍舊在棹子上，其中有三張是一百盧布一張的。在那時候你進來了（受我邀請的）——你在座的時候你始終失措極了；因此有三次你正在談話到當中的時候跳起來，設法要去。萊比綏亞利珂夫對此能以作證的。你！你自己，小姐，或者也不會不肯證實我的話的，我藉着萊比綏亞利珂夫君請你來，惟一地是爲着同你討論你的親屬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她的酒席我不能到）無助的貧困的情形，以及怎樣有益地爲她預備捐款性質的東西，彩票或這類的事情，你感謝我，甚且流淚，我照實敘述這一切，第一要使你心中回想起來，第二要告訴你，沒有絲毫細事逃脫了我的記憶。於是我從棹上拿一張十塊盧布的票子交給你，當作我這方幫助你的親屬的第一次付款。萊比綏亞利珂夫君看見這一切了，於是我伴送你到門口——

你還是處在同樣的失措情形中——在這以後，剩下我一人和萊比綏亞利珂夫君一起，我和他談了十分鐘，——於是萊比綏亞利珂夫君出去了，我回到棹前，錢還放在棹上，我立意想數一數，把牠放在一邊，這是我先前就打主意這樣辦的。使我奇怪，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子不見了，請你斟酌這個情形。我不能猜疑萊比綏亞利珂夫君的，我害臊提到這樣的一個設想。我算賬不能算錯的，因為在你未進來之前那分鐘我把賬算完了，我看總數對的，你承認，我回想起你的失措，你之急於要走，以及你有些時把手放在棹上這件事實，並斟酌你的社會地位，和那連帶的習慣，我帶着恐怖（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而且實在違反我的意志，不得不懷一個疑心——一個無情的，但是可說正當的疑心！我還要說，而且重複說，不管我的絕對的信心，我實在覺得我這種加罪是冒着一種險，但是你知道，我不能輕輕放過的，我下手了，我告訴你爲什麼；惟一地，馬丹，惟一地，因爲你的惡意的忘恩負義！爲什麼！我爲着你的貧困的親屬請你來，我送你十塊盧布的贈禮，然而你卻立即以這樣的一個舉動報答我那一切。這太不好了！你需要一番

教訓的。想一想！此外，像一個真實的朋友樣我請求你——因為此刻不能比做一個朋友更好的了——想一想你怎麼辦，否則我將毫不容情！唔，你怎麼說呢？」

「我什麼也沒有拿，」索尼亞恐懼地低語道，「你交給我十塊盧布，在這里，拿去吧。」

索尼亞從口袋裏把她的手帕掏出，解開一個拐角，拿出那十塊盧布的票子，交給盧辛了。

「那一百盧布你不承認拿了麼？」他斥責地堅持道，並不拿那票子。

索尼亞往四下望。大家都那樣的可怕的，嚴厲的，譏刺的，仇視的眼光看着她。她看拉恩科里涅河夫……他背對牆站着，交叉着兩臂，用發光的眼睛看着她。

「上帝呀！」索尼亞破口喊道。

「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我們將必須通知警察，因此我請求你同時找看門人來，」盧辛低聲地甚且和善的說道。

「Gott ber darmerzige! (慈悲的上帝呀!) 我知道她是賊，」亞瑪利亞。

伊凡諾夫那急舉兩手，喊道。

「你知道麼？」盧辛急速地抬起她的話，「那麼我猜你在這事以前這樣想是有些理由的。我請求你，最可敬的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記住你的話，這是在證人面前說出來的。」

在各方面都有一陣大聲談話的嗡嗡的聲音。大家都在動作。

「什麼！」加悉里那·伊凡諾夫那忽然覺出這情形，便喊道，她向盧辛衝去。「什麼？你告她偷竊麼？索尼亞麼？唉，你們這些卑鄙的人！」

她跑到索尼亞跟前，張開她的兩隻瘦損的膀臂抱着她，摟住她如同在虎頭鉗子裏。

「索尼西！你如何敢從他那里拿十塊盧布呢？傻女子！給我？立刻把那十塊盧布給我——這里！」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從索尼亞那里把票子抓來，摺皺起來，照直扔到盧辛

的臉上，那打在他的眼上，落在地上。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趕緊把票子拾起來。彼得·彼得羅維支發脾氣了。

『把那個瘋女人抓住！』他嚷道。

在那時候，除萊比綏亞利珂夫外，還有幾個人在門口出現，其中有那兩位太太小姐。

『什麼！瘋子？我瘋了麼？白癡！』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號叫道。你自己到是一個白癡，當訟棍的律師，下流的人！索尼亞，索尼亞拿他的錢！索尼亞是一個賊！怎麼，她願把她最後一文錢都贈送別人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發出一陣突然的大笑來。『你曾經看過這樣的一個白癡麼？』她從這邊轉向那邊。

『而且你也是的。』她忽然看見女老板了，『你也是的，你個愛喫臘腸的人，你聲稱她是一個賊，你個穿裙箍的普魯士的無價值的雞腿！她就沒有出這屋子：她直接從你；你個賊人那里來，在我旁邊坐下，人人都看見她了。她坐在这里：在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旁邊。搜她！她既然沒有離開這屋子，錢她若拿了，一定在

身上！搜她！搜她！但是若果你找不到，那麼原諒我吧，朋友，你將負責的！我要到我們的皇帝，到我們的皇帝，到我們仁慈的沙皇自己那里去，倒在他的脚下，就在今天，這分鐘！我在世界上是孤獨的！他們要讓我進去！你以為他們不讓麼？你錯了，我要進去的！我要進去的！你恃着她的柔和，你就靠着那點！但是我並不是那般服從，我且告訴你吧！你自己太弄過火了。搜她，搜她！」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在一陣狂怒中搖擺着盧辛，把他向索尼亞跟前拉。

「我準備了，我要負責任的……但是你自己放安靜吧。夫人，你自己放安靜吧。我知道你並不是那般的服從！……唔，唔，但是至于那件事……」盧辛喃喃道，「那應該當警察面前……不過實在事實上證人已夠多了。……我準備了。……但是無論如何，因為性別的緣故……在一個男子是很難的。……但是有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幫忙……不過，自然，這不成辦事的樣子。……怎麼辦呢？」

「隨你便！誰愛搜便搜她！」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索尼亞，把你

所有口袋都翻過來！瞧呀，看呀！妖怪，口袋是空空的，這是她的手帕。這裏是她的別的口袋，看呀！你瞧見麼，你瞧見麼？」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把個個口袋都翻過來！——勿寧說是抓過來。但是從右邊口袋有一塊紙衝出來了，在空中畫出一道拋物曲線，落在盧辛的腳前。人人都看見了，有幾位喊起來了。彼得·彼得羅維支躬下腰，用兩個指頭把紙拾起來，舉到大家都看見的地方，打開。這是一張摺成八摺的一百盧布的票子。彼得·彼得羅維支舉起那票子，給人人看。

「賊呀！滾出我的寓所。警察，警察！」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叫道。一定要把她們送到西比利亞去！去肥！」

喊聲從各方發出。拉思科里涅珂夫沉默着，眼睛死釘在索尼亞身上，除開間或迅速瞥視盧辛而外。索尼亞站着不動，好像失了知覺似的。她幾乎覺不到驚異了。忽然她的兩頰緋紅，她一聲哭喊，把臉遮在手裏。

「不，這並不是我！我並沒有拿！這事我一點也不知道，」她帶着傷心的哭

聲喊道，她跑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跟前，後者緊緊地抱着她，好像後者要保護她脫離所有的世人之手似的。

「索尼亞！索尼亞！我並不相信這事！你看，我並不相信這事！」她對着這顯然的事實喊道，她抱着她搖來搖去像一個嬰兒樣，不斷地吻她的臉，於是急忙抓住她的雙手，而且吻着，「你拿了，這些人們是何等地愚昧呵！呵呀！你們是傻瓜，傻瓜，」她向全屋人喊道，「你們並不知道，你們並不知道她有着什麼一副心腸，她是什麼樣的一個女子？她拿了，她麼？她願把她最後的破衣服賣掉，她願光着腳去幫助你，若是你需要的話，她就是那樣的人！她有黃票照，因為我的孩子們挨餓，她爲我們把自身賣了！唉，丈夫呀，丈夫呀！你看見麼？你看見麼？這是什麼的一頓紀念餐呵！慈悲的天爺！保護她，爲什麼你們都站着不動？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們爲什麼不替她辯護呢？你也相信這事麼？你們並不值她的小手指頭，你們所有的人一起！上帝呀！至少現在要保護她吧！」

這可憐的，患肺癆病的，無依無助的女人的哀號彷彿對於她的聽衆發生了一



陣大大的影響。那苦惱的，清瘦的，患肺癆病的臉孔，那焦燥的，血染的嘴唇，那破啞的聲音，那像小孩一般的無限的眼淚，那信心的，稚氣的，然而絕望的求救，這一切是如此可憐，以致人人都彷彿表同情于她。無論如何彼得·彼得羅維支立刻感覺同情了。

「夫人，夫人，這件意外之事于你並沒有什麼不名譽！」他動聽的喊道，「沒有人擅自告發你是一個唆使人或甚至于是一個同謀者，特別是因爲你把她的口袋翻過來，證明她犯法了，顯出你先前並不曉得這事。我是最願意，最願意顯示憐憫的，若果是貧窮逼使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做這件事的話（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但是你爲什麼不肯承認呢，小姐？，你怕那羞辱麼？那第一步麼？或者你是昏頭了罷？人能夠十分明白這點的。……但是你如何使你自己降低到作出這樣的一種舉動呢？各位先生們，」他向全體來賓說道，「各位先生們！我同情而且憐恤（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這些人，不管她加于我的個人的侮辱，就是現在還情願不介意于這件事情？但願這種羞辱作爲對你將來的一個教訓，」她向索尼

亞說道，「我不再更進一步辦理此事了。夠了！」

彼得·彼得羅維支偷看了拉思科里涅珂夫一眼。他們的目光相遇，拉思科里涅珂夫眼中的火彷彿準備要把他燒成灰燼。同時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顯然什麼話也沒有聽見。她吻着緊摟着索尼亞像一個瘋女人樣。孩子們也在各方面抱索尼亞，而且波崙加——雖說她並不完全明白出了什麼糾紛——把她哭腫了的漂亮的小臉兒在索尼亞的肩上遮着，眼淚汪汪的，悲哽發抖。

「多麼卑鄙！」一種高的人聲忽然在門口喊道。

彼得·彼得羅維支迅速轉過頭來看。

「什麼樣的卑鄙！」萊比綏亞利珂夫直瞅着他的臉，重複說道。

彼得·彼得羅維支確實發了一陣驚——大家都注意了，而且以後都回想起來。萊比綏亞利珂夫跨進房來。

「你敢叫我作證人麼？」他走到彼得·彼得羅維支跟前說道。

「你是什麼意思？你說些什麼？」盧辛喃喃道。

「我的意思是說你……是一個敗人名譽的人，我的話就是這個意思！」萊比綏亞利珂夫熱烈地說道，用兩隻近視眼嚴厲地看着他。

他氣極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地凝視着他，好像抓着而且衡量着每個字似的，又是一陣沉默。彼得·彼得羅維支頭一下實在彷彿幾乎目瞪口呆。

「若果你對我是那個意思，……」他結舌的開言道，「但是你是什麼一回事？你瘋狂了麼？」

「我並沒有瘋狂，但是你却是一個流氓！唉，多麼卑鄙？我一切都聽見了。我故意地等着要明白這件事，因為就是現在我還一定要承認這並不十分合乎邏輯。……你幹什麼做這一切事情，我不能明白。」

「怎麼，那麼我作什麼事了？莫要說你的無意思的謎語吧！不然或者你是喝醉了！」

「你或者是一個酒痞，卑鄙的人呵！但是我並不是！我從未嘗過麥酒，因為那違反我的信仰。你們相信麼，他，他自己，親手把那張一百盧布的票子給了

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我看見了，我是一個證人，我要起誓，這是他作的，他！」萊比綏亞利珂夫向大家重複說道。

「你瘋了麼？你個喫奶的？」盧辛號叫道，「她自己在你的面前，——她自己剛才在這裡在人人面前聲稱我只給她十塊盧布。我如何能給她一百盧布呢？」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萊比綏亞利珂夫重複說道，「雖說這違反我的主義，我也情願就在此刻在法庭上你愛叫我起什麼誓我便起什麼誓，因為我看見你如何把那張票子偷偷放進她的口袋裏去的。只是我像一個傻瓜樣，以為你是出於慈悲這樣！你在門前向她說再會的時候，你一隻手拉着她的手，用別隻手——左手——偷偷把那張票子放進她的口袋裏去。我看見了，我看見了！」

盧辛變失色了。

「什麼樣的謊言！」盧辛厚顏地喊道「怎麼你站在窗戶旁邊，如何能看見票子呢！你近視眼想像的呵。你在說狂話！」

「不，我並不是想像的。雖說我離遠一點站着，我却都看見了。雖說從窗戶

那里要辨別一張票子一定是很難的，——這是真的——然而我的確知道那是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子，因為你要給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十塊盧布的時候，你便從桌上拿了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子（我看見了，因為那時我站得靠近，而且立刻一個意思打動了我，因此我沒有忘記你是把牠握在手裏）。你把牠摺起來，始終握在手裏。我沒有再想起來那張票子，直到你起身，你把牠從你的右手換到你的左手來，幾乎把牠弄掉了的時候才想起來！我注意了，因為那同樣的意思又打動了我，以為你想對她行一個好，不要我看見。你可以想像我是如何注意你，我看見你如何竟能把牠偷偷放進她的口袋裏去了。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我要起誓。」

萊比綏亞利珂夫幾乎氣喘。喊聲從各方面的人們發出來，主要地是表示驚奇，但是有些在音調上威嚇着。他們都圍繞着彼得·彼得羅維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衝到萊比綏亞利珂夫跟前去。

「我誤會你了！保護她吧！你是惟一的幫她的人！她是一個孤女，上帝派你來了！」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差不多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跪倒在他的面前。

「一堆瞎話！」盧辛惹火了，叫道，「你說的都是些瞎話？」一個意思打動了你，你沒有想起來，你注意了，——這倒底怎樣呢？那麼我是故意暗暗把那票子給她麼？幹什麼呢？有什麼目的？我和這位……有什麼關係呢？」

「幹什麼？那就是我所不能明白的，但是我所告訴你的話乃是事實，那是的確的！你個名譽掃地的，犯罪的人呵，我絲毫不錯，記得因為那個緣故，一個問題如何現於我的腦中，正在我感謝你並緊握你手的那個時候。你爲什麼祕密地把那張票子放進她的口袋裏去呢？我的意思是問你爲什麼祕密地放？能以只是爲着隱瞞我麼，因爲你知道我的信仰和你的相反，知道我不贊成私人的行善，那不能夠把病根本治好。唔，我決意以爲你實在害臊當我面前施與那樣的一大筆錢。我想，或者他又想給她一個驚奇，當她在口袋裏發見一張整整一百盧布的票子的時候。（因爲我知道，有些行善人非常喜歡那樣遮蓋他們的善舉。）於是另一意思又打動了我，以爲你想試驗她，看她發見那張票子的時候，來不來感謝你，

於是又以爲你想避免感謝，而且以爲，如同俗語所說，你的右手不應當知道你左手所……事實上就是那類的事。我想了那麼多的可能的事，以致使我拋開不加斟酌了，但是還以爲使你看我知道這事是非禮的。但是另一個意思又打動了我，以爲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在沒有注意那張票子之前，她可以容易把錢失落掉了，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我才決定到這里來，叫她出屋來，告訴她說你放一百盧布在她的口袋裏。但是在路上我先到珂碧拉尼可夫夫人家去，教她們「積極方法」，特別是要舉薦皮得利的論文（還有瓦格列的）；於是我便到這里來，我看見什麼樣的一種情形呵！那麼若果我沒有看見你把那張一百盧布的票子放進她的口袋裏去，我能夠，我能夠有這些觀念與思想麼？」

萊比綏亞利珂夫以合乎邏輯的推論說完他的滔滔不絕的雄論的時候，他十分累了，汗從臉上流。啊呀，他甚且不能用俄國話正確地表白自己的意思，雖說他並不懂得別國的話，因此在這件英雄氣的舉動之後，他十分疲乏了，幾乎消瘦了。但是他的演說發生了一種有力的影響。他帶着那般的熱心，帶着那般的堅信

說話，以致人人顯然都相信他。彼得·彼得羅維支覺得事情於他變壞了。

「若果你發生些愚念，那與我有什麼關係？」他嚷道，「那並不是證據。你可以夢想到那件事的，就是這！我告訴你吧，你在撒謊，先生。你撒謊，誹謗，由於對我的惡意，簡直是由於懷恨，因為我不同意於你的自由思想的，無神的，社會的信條！」

但是這種反對於彼得·彼得羅維支並沒有益。不贊成的怨謗在各方面都聽得見。

「唉，現在那就是你的保障了！」萊比綏亞利珂夫喊道，「那是瞎說！叫警察來，我要起誓！只有一件事情我不能明白；什麼使他冒險作出這樣的一個可恥的舉動呢。可憐的，卑鄙的人呵！」

「我能以說明他為什麼冒險作出這樣的舉動，而且若是必須的話，我也將對之起誓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用一種堅決的口氣最後說道，他邁步前去。

他看來是堅決而又泰然。人人都從他的外貌便明明白白地覺得他是真正知道



那回事，這奧妙要釋明了。

「現在我能夠把這一切給自己解釋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向萊比綏亞利珂夫說道。「從這件事情一起頭，我便猜疑裏面有什麼流氓式的陰謀。我開始猜疑那事，是由於那只有我自己知道的一些特別情形，這我立刻便要向人人說明的，這些情形便釋明一切事情了，你的有價值的證據終於使我明白一切事情了。我請求大家，大家都聽着，這位先生（他指着盧辛）新近和一個年青女子——我的妹妹，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都麗亞）——訂婚了。但是他到彼得堡來了，和我吵架，就是前天，在我們第一次相會的時候，我把他趕出我的房子了——我有兩個證人證明這件事。他是一個非常惡毒的人。……前天我並不知道他在這裏，在你的房裏住，因此就在我們吵架那天——前天——他看見我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些錢辦葬禮，以已故瑪爾美拉陀夫君的朋友的資格給的。他立刻便寫一封短信給我的母親，告訴她說我要把所有的錢都送人了，並不是送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乃是給索菲亞·綏苗諾夫那，而且以最可恥的態度提到……索菲亞·

綏苗諾夫那的品格，那就是，暗示我對於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的態度的性質。這一切你明白都是懷着把我和我母親妹妹分開的目的，向她們暗示我是把她們所寄給我的錢，而且那是她們所僅有的錢，浪用在下賤的目的上。昨天晚上，在我母親妹妹之前，而且當他的面，我聲稱我是把錢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辦葬禮，並不是給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並說我並不認識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實在先前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同時我接續說，他——彼得·彼得羅維支·盧辛——和他的一切德性一起，並值不上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的小手指頭雖說他說她那麼壞。對於他的問話——我願讓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在我妹妹旁邊坐下麼，我回答說，那天我已經這樣做過了，我的母親妹妹不願受他的暗示和我吵架，他惱了，他便漸漸開始對於她們無禮得不可饒恕。最後的決裂發生了，他被趕出屋去，這一切都是昨天晚上發生的。現在我請求你特別注意；試想：若果他現在竟能證明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是一個賊，他便要指給我的母親妹妹看，說他的猜疑差不多是對了，說他有理由對於我把我的妹妹放在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平等地位生氣，並

且，爲着攻擊我，他要說他是保護並保全我的妹妹——他的未婚妻——的榮譽。事實上，他可以藉着這一切甚至於能以使我到我的家庭疎遠，而且無疑地他希望和她們重修舊好的；且不消說他自己對我個人復仇了，因爲他有理由猜想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的名譽與幸福對於我是非常寶貴的。他就是爲此而忙！我所明白的就是這樣。這便是整個的理由，不能有其他理由的！」

就是像這樣，或差不多像這樣，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他的演說結束了，那演說非常受注意聽，雖說爲聽衆發出的喊聲所打斷。但是不管中斷，他還說得清楚，安靜，正確，堅決。他的堅決的口氣，他的堅信的音調和他的嚴肅的臉孔，在人心中刻上了一個大大的印像。

「是的，是的，那正是，」萊比綏亞利珂夫欣然表示同意道，「那一定是的，因爲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剛一到我們房裏來的時候，他便問我，你在不在這里，我看見沒看見你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賓客之中，他叫我到窗戶一邊去，祕密的問我，你要在這里，這于他是主要的！那正是，那正是！」

盧辛侮藐地微笑着，並不說話。但是他非常失色。他彷彿細想着什麼逃脫的方法。或者他高興放棄一切走開了，但是在那時候這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就是自認人們加於他們身上的罪過是對的。並且來賓全體已經喝酒喝得興奮，現在，未免太激動了，不易於放走他。那個軍需處書記雖說實在並沒有明瞭全部的情形，卻嚷得比任何人聲音都大，並且發表了對於盧辛非常討厭的提議。但是並非所有在場的人都喝醉了；各屋裏的寓客都進來了。那三個波蘭人與喬極了，不住地向他嚷罵道：『The pan is lajdak（這位先生是一個流氓）！』用波蘭話說些恫嚇之詞。索尼亞帶着過度的注意聽着，雖說她彷彿也不能明瞭一切；她彷彿好像剛剛恢復意識似的，她沒有把她的眼睛轉開拉思科里涅珂夫，她覺得所有她的安全都放在他的手中。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艱難地痛苦地呼吸着，彷彿累乏得要命，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站着，看來比任何人都呆，大張着嘴，不能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她只看見彼得·彼得羅維支不知怎的完全失敗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又要說話，但是他們沒有讓他說，人人都擁圍着盧辛，發出

恫嚇與詬罵的喊叫，但是彼得·彼得羅維支並不膽怯，他看見他對於索尼亞所加的罪完全失敗，便倚仗着傲慢了。

「讓我，先生們，讓我——莫要擠，讓我過去！」他從人羣中擠過去說道。「莫要恫嚇，若是你們喜歡的話！我老實告訴你們，那是沒有用的，你們那樣得不到絲毫利益的。正相反，你們在劇熱地阻撓正義之進行，先生們，必須要負責任，這個賊並不僅僅被揭穿假面具了，我要起誓。我們的法官並不是那麼瞎眼，而且……並不是那麼醉，他將不相信這兩個衆人皆知的無神論者，煽動家和自由思想者的證詞，他兩個出自個人復仇的動機加我罪名，這是他們傻極了，他們自己會承認的……是的，讓我過去！」

「莫要讓我在我房裏發見一點痕跡！請立刻離開去吧，我們彼此之間的一切都算完了！我想起來這兩個整星期我向他說得舌敝唇焦！」

「今天我自己告訴你我要走了，那時你設法留我，現在只再說一句，你是一個傻瓜。我勸你爲着你的腦子和你的近視眼，去看一個醫生吧。讓我過去，先生

們！』

他硬擠過去。但是那軍需處書記不願讓他那麼容易地去了：他從棹上拿起一個玻璃杯，在空中舞，向彼得。彼得羅維支扔去，但是那玻璃杯照直扔到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的身上。她號叫，那書記身體失了均衡，沉重地倒在棹下。彼得。彼得羅維支走到他的房裏去，遲半個鐘頭便離開這住宅了，索尼亞天性懦怯，在那天以前覺得自己比任何人都容易受虐待，自己能以無傷地受侵害的。然而直到那時她都以為她在人人面前小心，溫和，服從，以避免災禍哩。她的失望是太大了。自然，就是這她都能以耐心地忍受，而且幾乎一點不鳴不平。但是這是第一次她覺得太酸幸了。不管她的勝利和她的辯明——當他最初的恐怖與昏迷過去了，她能以消清楚楚地明白這一切的時候——她感到自己的無助與別人加於她的損害，這使她的心痛苦地怔忡着，她突然哭得不可開交了。最後，不能再忍受了，她衝出房去，跑回家，幾乎直接就在盧辛走後。在大笑聲中玻璃杯扔到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身上的時候；這是女老板所受不了的。她一聲號叫像一個

悍婦樣，直奔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認爲一切事情都怪她。

「滾出我的寓所！立刻！快走！」

說着這話，她便開始急抓她所能下手的屬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一切東西，並且扔到地板上。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面色蒼白，幾乎暈過去了，喘着氣，從她因力竭而倒臥的床上跳起來，向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衝去，但是這爭鬥太不相匹了，女老板把她像一根羽毛樣揮過去了。

「怎麼！好像那兇惡的誣陷還不夠似的——這個卑鄙東西又來攻擊我！怎麼！在我丈夫殯葬的日子我就要被趕出我的寓所麼？受了我的款待之後，她便把我趕到大街上去，和我的孤兒孤女們一起！我往那里去呢？」那可憐的女人哀哭道，哽咽着，喘着氣。「上帝呀！」她帶着發閃光的眼睛哭道，「世上沒有正義麼？你若是不保護我們孤兒孤女，你保護誰呢？我們且看吧！世上是 有法律與公理的，有的，我將找着的！等一會，兇惡的東西！波崙加，和孩子們留在一塊，我要回來的。若果你必須在大街上等，你也等我。我們將看世上有沒有公

理！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把瑪爾美拉陀夫曾向拉思科里涅珂夫提過的那綠色披肩包在頭上，從那邊充滿房中的亂七八糟的喝醉的寓客羣中擠過去，她哀哭流淚，跑到大街上去！——懷着立刻到什麼地方找公理的渺茫主意。波崙加抱着兩個小孩在房角衣箱上蹲伏嚇住了。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在房裏胡作非爲，號叫着，啼哭着，把她所遇見的一切東西都扔在地板上。寓客們妄談着，有些用他們頂大的本能評談着所發生的事，有些彼此對罵，同時有些却唱起歌來了。……

「現在是我走的時候了，」拉思科涅珂夫想道。「唔，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我們要看你現在將說什麼呢！」

他動身向索尼亞寓所那方去了。



## 第四章

拉思科里涅珂夫作了索尼亞反對盧辛的一個有力的活動的辯護人，雖說他自己的心中有那麼多的恐怖與痛苦。但是他在早晨受了那麼多的罪，便在一陣感觸的變換上找到一種安慰，那迫使他替索尼亞辯護的強烈的個人感情且撇開不提。想起就要和索尼亞晤談，他又困擾了，特別有些時候：他「必須」告訴她是誰把理薩威泰殺了。他知道那將加于他的可怕的痛苦，而且彷彿要把那思想掃去。因此當他離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家，喊道，「唔，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我們要看你現在將說什麼呢！」的時候，他還在表面上興奮，還由于他對於盧辛的勝利而有勁，大膽。但是，說來奇怪，他來到索尼亞寓所的時候，他覺着一陣忽然的懦怯與恐懼。他在門前躊躇地站着不動，問他自己這個奇怪的問話：「他一定

要告訴她是誰把理薩威泰殺了麼？」這是一個奇怪的問話，因為他就在那時覺得不僅僅他不能不告訴他，而且他又不能延遲。他還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那僅僅覺着，而且當着免不了的事情痛苦地感覺得自己的懦怯，幾乎把他毀了。爲着要減少自己的躊躇與受苦，他迅速地把門開了，從門口看着索尼亞。她坐着，肘節放在棹上，臉遮在手裏，但是看見拉思科里涅珂夫，她便立刻起身，來迎接他，好像她正期待着似的。

「若果沒有你，我要變成什麼樣子呢！」她迅速地說道，在房子的當中迎接他。

顯而易見地是趕緊地向他說這話。這就是她所等待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走到棹前，在她剛才從那起身的椅子上坐下。她對着他站着，離兩步遠，正如頭天一樣。

「唔，索尼亞。」他說道，他覺得自己的聲音顫動，「這全是由於『你的社會地位和那連帶的習慣』。這你現在明白麼？」

她的臉顯出她的苦楚來。

「只是莫要像你昨天那樣地和我談話，」她打斷他的話道。「請你莫要開頭說那話。沒有那已經夠苦了。」

她趕緊微笑，怕他會不喜歡這責言的。

「我真愚，從那里走了。現在那里發生着什麼事呢？我立刻就要回去，但是我老是以爲……你要去的。」

他告訴她，說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正在把她趕出寓所並且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尋覓公理」去了。

「我的上帝呀！」索尼亞喊道，「我們立刻就去吧……」

她急抓起她的坎肩。

「永遠是同樣的一回事！」拉思科里涅珂夫易激地喊道。「你除了爲她們而外就沒有思想！和我一塊留一會。」

「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呢？」

「你不會失掉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你可以放心，她既然跑出來了，她自己要到你這里來的，」他煩燥地繼續說道，「若果她在這里找不到你，那是要歸罪於你的。……」

索尼亞在痛苦的躊躇中坐下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沉默着，注視着地板，細細想着。

「這次盧辛不想控告你，」他開言道，並不看索尼亞，「但是若果他想，若果那適於他的計劃的話，那麼若果沒有萊比綏亞利珂夫和我，他便要把你送到獄裏去了。喔？」

「是的，」她低聲地表同意道。「是的，」她重複說道，心不在焉而且苦惱。

「但是我不一定趕到那裏。萊比綏亞利珂夫之出頭真十分是一件意外之事。」索尼亞沉默着。

「若果你入獄了。那麼怎樣辦呢？你記得我昨天說的話麼？」

她又不答話。他等着。

「我以爲你又要喊『莫要說那件事，中止吧。』」拉思科里涅珂夫發出一陣大笑。但是忽寧說是一陣勉強的大笑。「怎麼，又沉默麼？」他遲一分鐘問道。「我們一定要談一件事情，你知道。我要知道你如何解決某一個『問題』（如同萊比綏亞利珂夫所說的話）倒是有趣。（他彷彿開始困惑。）」「不，實在，我是認真的。索尼亞，試想你預先知道了盧辛的一切主意。知道了這是事實，那些主意要毀滅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和孩子和你也投進去——因爲你不把你自己當作什麼——波崙加也一樣……因爲她將走同樣的路的。唔，若果忽然這一切都靠你決定，是他還是她們應當生活下去，這就是說，是盧辛應該生活下去，做惡事，還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應當死呢？你要怎樣決定呢，他們之間要讓誰個死？我問你？」

索尼亞不安地看着他。在這躊躇的問話中有種特別的神氣，那彷彿繞路來談什麼事情。

「我覺得你要發出那樣問話的，」她探究地看着他，說道。

「我敢說你是覺得了。但是這如何回答呢？」

「你爲什麼問那不能發生的事呢？」索尼亞嫌惡地說道。

「那麼不如讓盧辛生活下去，做惡事麼？就連這點你都不敢決定！」

「但是我不能知道天意。……你爲什麼問不能答的話呢？這樣的愚問有什麼用呢？怎樣會有的事，都靠我決定——誰個使我作法官來決定誰個活誰個死呢？」

「哦，若果天意要參雜在這裏面，便什麼事也不能作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含怒地咕嚕道。

「你不如把你所要說的話照直說出來吧！」索尼亞苦惱地喊道。「你又漸漸引到什麼事情上來了。……你能簡直爲着苦我而來麼？」

她不能約束自己了，她辛酸地哭起來。他在抑鬱的悲苦中看着她。五分鐘過去了。

「自然，你對了，索尼亞，」他最後溫和說道。他忽然變了。他的假裝的倨驕無奈的挑激之調子沒有了。甚至于他的話聲也忽然微弱了。「我昨天告訴你，我並不是來求饒，然而幾乎我所說的頭一件事便是求饒……我關於盧辛和天意說那話，乃是爲我自己的緣故。我是求饒，索尼亞。……」

他努力想微笑，但是在他的失色笑容上有種無力的未盡的神氣。他低頭，用手遮臉。

忽然懷着一種對於索尼亞辛酸的仇恨，這一陣奇怪的令人發驚的感觸從他的心中經過。彷彿對於這種感觸奇怪而且喫驚，他抬起頭來，注意的看着她；但是他遇見她的不安的焦急得苦痛的眼睛釘着他；那眼中有着愛；他的仇恨像幻象一般消逝了。那並不是真正的感情；他把一種感情當作另一種感情了。那意思就是「那個」時候到來了。

他又用手遮臉，低着頭。忽然他變失色了，從椅上起來，看着索尼亞，一語未發，機械地在她的床上坐下。

他那時候的感觸像他手中拿着斧頭臨着那老女人的時候，像得要命，而且他覺得「他一定莫要再失去一分鐘了。」

「什麼一回事？」索尼亞嚇得要命，問道。

他說不出一個字來。他一點也沒有，一點也沒有想這樣地「說」，他並不知道此刻他遭遇着什麼事。她悄悄地走到他的跟前，在床上他的身邊坐下，等着，眼睛不離開他。她的心怔忡着，下沉着。這是受不了的；他轉他的死色的臉孔對她，他的嘴唇動作着，無力地努力要說什麼話。一陣恐怖的劇痛從索尼亞的心中經過。

「什麼一回事？」她重複說道，稍稍離開他一點。

「沒有什麼，索尼亞，莫要驚嚇。……是瞎話。若果你想到那點，那真是瞎話，」他喃喃道，像一個人不省人事了樣。「我爲什麼來苦你呢？」他忽然繼續說道，看着她。「爲什麼，實在？我老是問我自己這個問題，索尼亞。……」



他或者在一刻鐘以前問他自己那個問題，但是現在他無可奈何地說了，差不多就不知道他所說的，而且覺得渾身不住發抖。

「也是何等的受苦呵！」她苦惱地喃喃道，注意地望着他。

「那全是瞎話。……聽着，索尼亞。」他忽然微笑了，失色地無奈地微笑了兩秒鐘。「你記得我昨天想告訴你的話麼？」

索尼亞不安地等待着。

「我走的時候，我說，或者我是永遠告別了，但是若果我今天來的話，我將告訴你是誰……是誰把理薩威泰殺了。」

她渾身發抖起來。

「唔，現在我來告訴你。」

「那麼你昨天真正是那個意思麼？」她艱難地低語道。「你怎麼知道？」她迅速問道，好像恢復了理智似的。

索尼亞的臉變得越發越發失色，她痛苦地呼吸着。

「我知道。」

她停了一分鐘。

「他們查到他沒有？」她怯懦地問道。

「沒有。」

「那麼那你如何知道呢？」她又幾乎聽不見地問道，又停了一分鐘。

他轉臉向她，非常注意地看着她。

「猜吧，」他帶着一副同樣的勉強的無奈的笑容說道。

一陣戰慄通過她的週身。

「但是你……你爲什麼這樣地嚇我呢？」她說道，微笑得像一個小孩子樣。

「我一定是他的一個好朋友……既然我知道，」拉思科里涅珂夫往下說道，他還注視着她的臉，好像他不能把眼轉開似的。「他……並不是想殺那個理薩威泰……他……偶然地把她殺了……他是想在那個老女人獨自一人

的時候，他便往那里去了……然而那時理薩威泰進來了……他便把她也殺了。」

又一個怕人的瞬間過去了。兩人還彼此互相注視着。

「那麼，你能夠猜到麼？」他忽然問道，覺得好像從鐘樓上跌下來似的。

「不——不能……」索尼亞低語道。

「好好地看一看。」

他剛一說了這話，那同樣的類似的感觸又冷了他的心。他看着她，而且忽然之間彷彿在她的臉上看着理薩威泰的臉了。他清清楚楚地記得理薩威泰臉上的表情，當他拿着斧頭走近她跟前的時候，她往後退到牆上，伸出手來，臉上帶着穢氣的恐怖，神情看來像小孩子們樣，當他們開始爲什麼東西所驚的時候，便注意地不安地看着那驚嚇他們的東西，往後縮，伸出小手就要哭了。現在索尼亞幾乎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她帶着同樣的無奈與同樣的恐怖看他一會，忽然伸出左手，無力的用手指緊按胸膛，慢慢開始從床上起身，走開離他遠些，把眼睛甚且更加

不動地死釘着他。她的恐怖傳染了他。同樣的恐懼顯現在他的臉上。他同樣地注視她，而且幾乎帶着同樣的稱氣的笑容。

「你猜着了麼？」他最後低語道。

「上帝呀！」從她的胸中發出一陣怕人的哀號。她無可奈何地倒在床上，臉放在枕頭裏，但是遲一分鐘，她起來了，迅速地移到他跟前，抓住他的兩手，用她的瘦削的手指緊緊捏着，開始又以那同樣的注意的凝視，瞅着他的臉。在這最後的拚命的一看中，她努力仔細觀察他，努力抓住最後的希望。但是並沒有希望了；並沒有疑問存留了：那是完全真的！實在，以後，當她回想起那瞬間的時候，她認為奇怪，而且不知爲什麼她立刻便看出沒有疑問了。比方說，她不能說她預先知道那類的事——然而現在，他剛一告訴她，她便忽然猜想她實在預先知道這件事了。

「得，索尼亞，夠了！莫要苦我了？」他悲傷地求她道。他一點也沒有，一點也沒有想這樣地告訴她，但是事情發生就是這樣。

她跳起來，彷彿並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扭着自己的手，走到房子當中去；但是迅速回來，又坐在他的身邊，她的肩膀幾乎觸着他的了。忽然之間她喫驚，好像被刺似的，發出一陣哭喊的聲音，跪在他的面前，她並不知爲什麼。

『你作了什麼事——你對於你自己作了什麼事——』她絕望的說道，跳起來，摟住他的頸子，緊緊的摟着他。

拉思科里涅珂夫往後退，帶着一副淒慘的笑容看着她。

『你是一個奇怪的女子，索尼亞——我告訴你那件事情的時候，你却吻我，抱我。……你並沒有想你在作什麼。』

『沒有一個人——現在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像你那般不幸的了！』她在一陣狂亂中喊道，並沒有聽見他所說的話，她忽然放聲大哭起來。

那對於他久已生疎的一種感情氾濫於他的心頭，立刻便把他的心淹軟了。他並沒有抵抗。兩顆淚珠來到他的眼中，掛在他的眼睫上。

『那麼你將不離開我麼，索尼亞，』他說，幾乎帶着希望的望着她。

『不，不，絕不，無論在那里都不離開你！』索尼亞喊道。『我將跟隨你，我將跟隨你到各處去。哦，我的上帝！哦，我是何等地悲苦。……爲什麼，爲什麼我先前不認識你——爲什麼你先前不來呢？啊呀！』

『我到這里來了。』

『是的，現在！現在怎麼辦呢？……一塊兒，一塊兒！』她彷彿不知覺地重複說道，而且她又緊抱他。『我將跟隨你到西比利亞去！』

他聽了這話往後退縮，那同樣的憎恨的，幾乎傲慢的笑容現在他的唇上。

『或者我還不想到西比利亞去哩，索尼亞，』他說道。

索尼亞迅速地望着他。

在對於這不幸的人表示了最初的，熱情的，苦楚的同情之後，那可怕的謀殺觀念又把她嚇住了。她在他的改變了的語調中彷彿聽見兇手在說話。她看着他迷惑了。她還一點都不知道這是爲什麼，怎樣作的，帶着什麼目的。現在這一切問題都立刻湧到她的腦中來了。她又是不能相信：『他，他是一個兇手！這能是真

的麼？」

「這是什麼意思？我在那里呢？」她在完全的迷惑中說道，好像還不能恢復原狀似的。「你，你如何能以，一個像你這樣的人……。你如何能使自己作那事？……這是什麼意思？」

「哦，唔——爲的是搶劫。算了吧，索尼亞，」他疲倦地答道，幾乎帶着煩惱。

索尼亞站着，好像嚇得失措了，但是忽然她喊道：

「你曾經挨餓！那是……要救你的母親麼？是的麼？」

「不，索尼亞，不，」他喃喃道，轉過臉去，低着頭。

「我並不是那麼餓。……我的確想救我的母親，但是……那也不是真正的事  
情……莫要苦我，索尼亞。」

索尼亞扣住她的雙手。

「這能以，這都能以是真的麼？上帝呀，什麼樣的一個實情！誰能相信呢？」

你如何能以把最後的一文錢都送人，而仍然搶劫，謀殺呢！唉，她忽然喊道，「你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的那錢……那錢……那錢能……」

「不，索尼亞，」他連忙插嘴道，「那錢並不是的。莫要自行煩惱！那錢是我母親寄給我的，我害病的時候接到的，就在我把那錢給你們那天……那錢是我的——我自己的。」

索尼亞迷惑地聽着，盡力要明白。

「而且那錢……我甚且實在並不知道有沒有什麼錢！」他輕輕地繼續說道，好像沉思似的。「我從她頸上取下一個錢袋，羚羊皮做的……一個塞滿了東西的錢袋……但是我並沒有往那裏瞧，我猜想我是沒有功夫……那些東西——鑰子和首飾——我二天早晨和錢袋一起都埋在V大街上的一個院子裏的石頭下。那些東西現在都在那裏。……」

索尼亞緊張着每根神經來聽。

「那麼爲什麼……爲什麼，你說你做那事是要搶劫，但是你什麼東西也沒有



拿？」她急切地抓住了一件小事，迅速問道。

「我不知道。……我還沒有決定拿不拿那錢呢，」他說道，又在出神，他彷彿驚醒來，露出一陣短促的譏刺的微笑。「唉，我說些什麼話，啊？」

這思想從索尼亞的心頭閃過：他瘋了麼？但是她立刻便把這思想除去了。「不，這是什麼別種東西。」她一點也不能懂，一點不能。

「你知道麼，索尼亞」他忽然帶着信心說道，「我且告訴你，若果我只是因爲餓了，把她殺掉，」他字字著重，謎樣地然而真誠地看着她，「我現在便幸福了。這你一定要相信！若果我要承認我作錯了，這于你有什麼關係呢！這樣的一個對於我的勝利你能得到什麼呢？唉，索尼亞，我今天到你這來就是爲着這個！」

索尼亞又努力想說什麼話，但是沒有說。

「我昨天請你和我一塊去，因爲你便是我所剩下的一切了。」

「往那里去？」索尼亞怯懦地問道。

「不是去偷，不是去謀殺，莫要焦心，」他辛酸地微笑着。「我們彼此是相同的！……你知道，索尼亞，只是這瞬間，我才明白我昨天請你和我一塊是往什麼地方去！昨天我說那話的時候，我並不知道什麼地方。我爲着一件事情請求你，我爲着一件事情到你這里來——莫要離開我。你不離開我吧，索尼亞？」

她緊捏他的手。

「然而我爲什麼，我爲什麼告訴她呢？我爲什麼讓她知道呢？」他遲一分鐘絕望地喊道，帶着無限的苦痛看着她。「你在這里期待着我的一個解釋，索尼亞；你坐着等着，這我看見了。但是我能告訴你什麼呢？你將不明白，而僅僅受苦……爲着我的緣故！唔，你又哭了，又抱我。你爲什麼這樣作呢？因爲我担不了我的負擔，來扔在別人肩上：你也受苦，我便覺得好些！你能愛這樣的一個卑鄙的賤人麼？」

「但是你不是也受罪麼？」索尼亞喊道。

一陣同樣的感情的浪又湧到他的心頭，又一會便把心弄軟了。

「索尼亞，我有一副壞心腸，注意這點。這可以解釋許多。我來，因為我壞。有人是不願來的。但我也是一個懦夫，而且是……一個卑鄙的賤人。但是……不要緊！這並不是要點。現在我一定要說，但是我不知如何開頭。」

他暫停，陷于沉思中。

「唉，我們是如何不同呵，」他又喊道，「我們並不相像。然而我，我為什麼來呢？這點我將絕不饒恕我自己。」

「不，不，你來是一件好事，」索尼亞喊道。「我知道好些；好的多了！」他憂痛地看着她。

「若果真是那樣，怎麼樣呢？」他說道，好像得到一個結論似的。「是的，就是那麼一回事！我想作一個拿破崙，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把她殺了。……你現在明白麼？」

「不！不，」索尼亞老實地怯懦地低語道。「只是說呀，說呀，我將明白，我將在我自己內心裏明白的！」她不住地央求他。

「你將明白麼？很好，我們看吧！」他暫停，有些時兀自沉思。

「就是這樣：有一天我問我自己這個問題——比方說，若果拿破崙碰巧處在我的地位，若果他既沒有都龍，也沒有埃及，也沒有白嶺道來開始他的事業，而代替這一切美麗的值得紀念的東西，却僅僅有那麼一個可笑的老醜婆，一個富主，她還必須要被謀殺了，好從她的箱裏弄錢（爲着他的事情，你明白），怎麼樣呢。唔，他要使自己作那件事麼，若果沒有別的方法的話？他要因爲那太不值得紀念……而且還有罪，而覺得一陣痛苦麼？唔，我一定要告訴你，我對於這個「問題」把自己苦得要命，因此當我最後猜想（不知怎的，忽然之間）那不會給他絲毫痛苦的，那甚至于不會使他驚覺那是不值得紀念的……他不會看見其中有什麼事情要思索的，他如果沒有別的路的時候，他會一分鐘便曾把她勒死，並不想一想！唔，我也……並不想一想……便把她暗殺了，學他的樣子。正是這樣——你以爲有趣麼？是的，索尼亞，最有趣的事情或者就是正是這樣。」

索尼亞完全不以那爲有趣。

「你不如照直告訴我吧……不用舉例，」她更其怯懦地而且幾乎聽不見地央求道。

他轉臉對她，傷心地看着她，拿着她的手。

「你又對了，索尼亞。自然，那都是瞎話，那幾乎都是空談！自然你知道我的母親幾乎什麼東西都沒有，我的妹妹碰巧受了良好的教育，却被罰作苦工，當一個女教師。她們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是一個大學生，但是我不能維持自己在大學讀書，有一個時期被迫離校了。即使我像那樣遷延下去，在十年或十二年之內，我可以（幸運地）希望作某種教員或小官，有一千盧布的薪金，」（他重述着，好像這是一堂功課似的）「然而到那個時候，我的母親會傷心焦急壞了，我不能維持她生活舒服，同時我的妹妹……唔，我的妹妹很可以過的更壞！要一個人一生不管一切事情，昂然不顧一切事情，忘記他的母親，合宜地答應人家加于他的妹妹的侮辱，這是一件難事。一個人爲什麼要這樣呢？當一個人把她們送了終，又給自己加上別人——妻子兒女——的負擔，又一文不留給他們

麼？因此我便決心要獲得那老女人的錢，作我頭幾年的費用，不麻煩我的母親了，維持自己在大學讀書和離校後短期間生活——用大大的，貫徹的計畫來作一切事，好建立一個完全新的事業，開始獨立的新生活。……唔……就是這……唔，自然在殺那老女人上我作錯了。……唔，夠了。」

她力竭地勉強把他的話說到底，讓他的頭低沉下去。

「哦，那並不是，那並不是，」索尼亞苦惱地喊道。「一個人如何能……不，那並不對，不對！」

「你自己看出那不對了。但是我說得真實，這是實情。」

「好像那能以是實情似的！上帝呀！」

「我僅僅殺了一個虱子。索尼亞，一個無用的，有害的動物。」

「一個人……一個虱子！」

「我也知道那並不是一個虱子。」他答道，奇怪地看着她。「但是我在說些瞎話，索尼亞，」他繼續說道。「我好久便在說瞎話了。……那並不是，這點你

對了。那還有着十分的其他緣由哩！我好久沒有向任何人談話了，索尼亞。……現在我頭痛得要命。

他的眼睛發亮，帶着興奮的光。他幾乎不省人事；一陣不安的笑容露在他的唇上。他的要命的疲乏可以從他的興奮中看出來。索尼亞看出他是何等地受苦。她也變得頭暈了。他說得那麼奇怪：彷彿多少可以明白，但是仍然……『但是如何，如何！上帝呀！』她絕望地扭着手。

『不，索尼亞，那並不是，』他又忽然開口道，抬起頭來，好像一串新的突然的思想打動了他而且彷彿激起了他似的——『那並不是！不如……你假定——是的，的確不如——你假定我是自誇，忌妒，惡毒，下流，好報復，而且……晤，或者有瘋狂的傾向哩。（我們且一下把這一切都說出來吧！他們從前曾談論瘋癲，我注意了。）我剛才告訴你我不能維持自己在大學讀書。但是你知道我或者可以維持麼？我的母親會把我所要繳的費用寄給我，我可以賺錢夠買衣服，靴子，和食物，無疑地。教書事情給到半塊盧布一個鐘頭了。拉如密亨在教！但是

我變得乖戾，我不願教。（是的，乖戾，這是適當的字！）我坐在我的房中像一個蜘蛛樣。你到過我的陋室去，你看見了……你知道，索尼亞，低的天花板與小的房間拘束靈魂與心智麼？唉，我是何等地恨那樓頂呵！然而我還不願出去！我故意地不願！我一弄幾天不出去，而且我不願作事，我甚且不願喫，我只是躺在那里，什麼事不作，若果那思泰莎給我什麼東西，我便喫，若果她不拿，我一整天便不喫而過去了！我由于乖戾，故意不願要！夜晚我沒有亮，我在黑暗中躺着，不願掙錢買蠟燭。我本應當讀書，但是我却把書賣了；我桌上筆記本上的灰塵有一吋厚。我愛躺着不動，思想着。我不斷地想……我始終作着夢，各樣的奇怪夢，無須乎敘述！只是那時候我開始想……不，那並不是！我又告訴你錯了！你看，那時我不住地問我自己；爲什麼我這麼愚蠢呢，若果別人愚蠢——我知道他們是愚蠢——我也不比他們聰明些？于是我看出來，索尼亞，若果一個人要等着人人都變聰明些，那要費時間太長了。……以後我明白那絕不會見諸事實的，人將不改變，沒有人能使之變換的，而且不值得在那上面費力氣。是的，就是這



樣。這是他們的定律，索尼亞，……就是這樣……而且現在我知道，索尼亞，無論誰有強健的心智與精神，就有力量管他們，任何人有極大的胆量，便在他們的眼中是對的。輕視最多事物的人將在他們之中成爲一個立法者，最大胆的人最對。直到現在都是這樣，而且將永遠是這樣！一個人看不見這點，必須是瞎眼了。

雖說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這話的時候，看着索尼亞，他却不再注意她懂不懂了。狂熱完全將他把持住；他是處在一種陰黯的歡樂中。（他的確太久沒有和任何人談過話了）

索尼亞覺得這陰慘的信條變成他的信仰和法典了。

「那時我預先看出來，索尼亞，」他熱心地往下說道，「力量是只賜給那敢彎腰把牠拾起來的人。這兒祇有一件事情，祇有一件，人只要敢做！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心中形成了一個觀念，在我以前就沒有一個人曾經想過，沒有一個人！我看得如大天白日一樣明白，這是何等奇怪，沒有一個人活在這個瘋狂世界上有

這種胆量直接注意這一切，把它拋向魔鬼去——我……我想「有這種胆量」……我便把她殺了。我只是想有這種胆量，索尼亞——這就是整個的緣由！」

「哦，莫作聲，莫作聲，」索尼亞緊扣住自己的手喊道。「你離開了上帝，上帝打擊了你，把你棄給魔鬼了——」

「那麼，索尼亞，當我常在黑暗中在那里躺着，這一切便對於我變得清清楚楚的，這是魔鬼的誘惑麼，呵？」

「莫作聲，莫要大笑，褻瀆神聖的人——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哦，上帝——他將不明白的，」

「莫作聲，索尼亞！我並不是在笑。我自己知道，這是魔鬼引誘我。莫作聲，索尼亞，莫作聲！」他重複說道，帶着抑鬱的固執。「我在黑暗中躺着，這一切我都知道，這一切我都細細想了，這一切我都向自己低訴了。……我把這一切和我自己辯論，點點俱到，這一切，一切，我都知道——那時我是何等討厭，何等討厭，仔細檢查那一切呵——我老是想把那忘記，作一個新的開始，索

尼亞，而且打住不想了。你不以為我是像一個傻瓜樣莽撞地着手做那事吧？我像一個聰明人樣着手做那事，而這便正是我的毀壞之因。你一定莫要以為我不知道，比方說，若果我開始問我自己，我有沒有權利得到力量——我的確沒有這權利——或者若果我問我自己，一個人是不是一個虱子，結果證明，並不是這樣，雖說一個人可以不發問題便照直向他的目標走去。……若果在所有那些日子我自行煩惱，奇怪拿破崙會不會作這件事呢，我清清楚楚地覺得我並不是拿破崙。我必須忍受那一切猶豫的苦痛，索尼亞，我急想把那苦痛除掉：我想不問是非把她暗殺了，爲着我自己的緣故殺人，單單爲我自己！我甚至于對於自己都不想撒謊我作這種謀殺，並不是爲着要救我的母親——那是瞎話——我並不是作這種謀殺，爲着要獲得財富與勢力，成爲人類的一個恩人，瞎話——我做只是做了！我爲我自己，單單爲我自己，而作這種謀殺，或者我成爲別人的恩人，或者我像一個蜘蛛樣，把人們捉在我的網裏，吮取人們的生命，以度我的生活，我那時都不能注意了。……當我作那件事情的時候，索尼亞，我所要的並不是錢。我要的並

不十分是那錢，乃是別的東西。……現在這一切我都知道。……明白我！或者我將絕不再犯謀殺之罪了。我想查出別的事情；乃是別的事情引誘我漸漸前去。那時我想迅速地查出我是一個虱子，像別的人們一樣，還是一個人。我能不能越過阻礙物，我敢不敢彎腰拾起來，我是不是一個發抖的動物，我有沒有「權利」……。」

「殺人麼？有權利殺人麼？」索尼亞扣着手。

「唉，索尼亞！」他易激地喊道，彷彿將要作什麼反駁，但是侮藐地沉默着。

「莫要打斷我的話，索尼亞。我這是想證明一件事情，就是那時魔鬼誘我漸漸前去，從那以後他指示我，說我沒有權利走那條路，因為我正是這樣的一個虱子，和所有其餘的人一樣。他嘲笑我，現在我便到你這里來了——接待你的客人吧——若果我不是一個虱子，我會到你這里來麼？聽着：我那時往那老女人家去的時候，我只是想「試一試」。……這你可以相信的！」

「你便把她暗殺了！」

「但是我如何把她暗殺了？人們暗殺就是那樣麼？人們去犯暗殺之罪就像我那時去的一樣麼？有一天我將告訴你我如何去的！我把那老女人暗殺了麼？我把自己暗殺了，並不是把她！我一下，永遠地，把我自己毀了。……但是殺那老女人者乃是魔鬼，並不是我。夠了，夠了，索尼亞，夠了！由我吧！」他在一陣痛苦的痙攣中喊道，「由我吧！」

他肘節靠在膝上，兩手擠着頭，如同虎頭鉗子。

「什麼樣的受苦呀！」一陣悲痛的號哭從索尼亞發出來。

「唔，我現在怎麼辦呢？」他問道，忽然抬起頭來，看着她，帶着一副因絕望而扭歪得難看的臉孔。

「你怎麼辦麼？」她跳起來，喊道，她的充滿眼淚的眼睛忽然開始發光了。

「站起來！」（她抓他的肩膀，他起來，幾乎迷惑的看着她。）「立刻去，就在此刻，站在十字街頭，吻你所沾污的大地，於是俯伏在全世界的面前，向所有的

人大聲說，「我是一個兇手！」那麼上帝將又賜你生命了。你去麼，你去麼？」她渾身發抖問他道，急抓住他的雙手，緊握在自己的手中，凝視着他，眼中充滿了熱情。

他對於她的忽然的踴躍喫驚了。

「你的意思是說西比利亞，索尼亞？我一定要向警察自首麼？」他悽慘地問道。

「受苦而且藉以贖你的罪吧，這是你所必須做的。」

「不！我不往他們那里去，索尼亞！」

「但是你如何生活下去呢？你活着幹什麼呢？」索尼亞喊道，「現在那如何可能呢？怎麼，你如何能同你母親談話？（哦，現在她們將變成什麼樣呢！）但我在說些什麼？你已經拋棄了你的母親和你的妹妹。你已經把她們拋棄了！上帝啊！」她喊道，「怎麼，這一切他自己都知道。他，他如何能自己生活呢！現在你將變成什麼樣呢？」

「莫要作一個小孩子，索尼亞，」他低聲說道。「我對於他們作什麼錯事了？我爲什麼要到他們那里去？我向他們說什麼話呢？那只是一個空想。……他們自己成百萬地毀害人，而且重視之爲德性。他們是痞棍和流氓，索尼亞！我不往他們那里去！而且我向他們說什麼話呢——說我把她暗殺了，但是不敢拿錢，把牠藏在石頭下麼？」他帶着一陣辛酸的微笑繼續說道。「怎麼，他們要笑我的，要叫我作傻瓜，因爲沒有弄到錢。懦夫兼傻瓜！他們不會明白，而且他們不配明白。我爲什麼要到他們那里去？我不。莫要作一個小孩子，索尼亞。……」

「那將于你太厲害了，不易于忍受，太厲害了！」她重複說道，在絕望的懇求中伸出手來。

「或者我對於自己並不公道，」他悽慘地說道，思索着，「或者畢竟我是一個人，並不是一個虱子，我太急于斷定自己無用，急得太利害了。我將爲此事再戰鬥一番哩。」

一陣傲慢的微笑現在他的唇上。

「什麼樣的一個負擔要擔呵！而且你的整個生活，你的整個生活！」

「我將過慣的，」他沉悶地熟思地說道，「聽着，」他遲一分鐘開口道，「停止哭喊吧，這是談事實的時候了，我來告訴你警察在監視我，跟着我的蹤跡。」

……

「噫！」索尼亞恐怖地喊道。

「唔，你爲什麼喊叫呢？你要我到西比利亞去，現在你卻喫驚了！但是我且告訴你；我不去向警察自首。我將爲此事奮鬥一番，他們不能對我做出任何事情的。他們沒有真正的證據。昨天我是處在大大的危險之中，以爲我失敗了；但是今天事情變得好些了。他們所知道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從兩方面解釋，這就是說，我能以把他的控告變成我的榮譽，你明白麼？而且我將這樣辦的，因爲我學過我的課程。但是他們一定要逮捕我。若不是因爲發生的什麼事情，他們一定今天便要這樣辦了；或者就是現在他們今天也要逮捕我。……但是那並沒有關係，索尼亞，他們又要讓我出來的……因爲並沒有不利於我的真正的證據，而且將來也沒



有的，我留這話給你看。他們不能就他們所有的不利於我的東西來定一個人的罪。夠了。……我只是告訴你，你好可以知道。……我要設法向我的母親和妹妹說明，好使她們不至於受驚。……不過，現在，我相信，我妹妹的將來算安穩了……而且我母親不必說也算安穩了。……唔，就是這。不過放心些。我在獄裏的時候，你來看我麼？」

「哦，我要去的，我要去的。」

他們並坐着，兩人都悲傷憂鬱，好像他們孤單的被狂風暴雨刮到什麼荒涼的海岸上去了。他看着索尼亞，覺得她對於他懷着何等偉大的愛，而且說來奇怪，他忽然覺得這樣被人愛是沉重而又痛苦。是的，這是一種奇怪的怕人的感觸！在他去看索尼亞的路上，他覺得他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她身上；他期望至少要去掉他一部份的受苦，然而現在，她全心都轉向他的時候，他忽然覺得他比先前更不幸極了。

「索尼亞，」他說，「我在獄裏的時候，你不如不來看我。」

索尼亞沒有答話，她在哭泣。幾分鐘過去了。

「你身上有個十字架麼？」她問道，好像忽然想起那事似的。

他起初並不明白這問話。

「沒有，自然沒有吧？這里，拿這個，柏木做的。我還有一個，一個銅的，是理薩威泰的。我和理薩威泰換的：她把她的十字架給我，我把小聖像給她了。現在我要戴理薩威泰的，把這個給你。拿……這是我的！這是我，你知道，」她要求他道。「我們將去一塊受苦，我們要一塊戴着我的十字架！」

「給我吧，」拉思得里涅珂夫說道。

他不想傷她的感情。但是他立刻把他伸出去拿十字架的手縮回了。

「不在此刻，索尼亞。不如稍遲吧，」他安慰她，繼續說道。

「是的，不如，」她堅信的重複說道，「在你去接受你的苦難的時候，才戴上吧。你要到我這來，我給你把牠戴上，我們要祈禱，一塊走。」

在這時候有人在門上敲了三次。

氣。

「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我可以進來麼？」他們聽見一種很熟，很客氣的口

索尼亞一驚跑到門前。萊比綏亞利珂夫君淡黃色的頭在門前露出來。

## 第五章

紫比綏亞利珂夫的外貌看來是擾亂了。

「我到你這來了，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他開言道。「原諒我……我想我會遇見你的，」他忽然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這就是，我並沒有別的什麼意思……關於那類的……但是我只是想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瘋癲了，」他把臉從拉思科里涅珂夫轉向索尼亞，忽然亂說出來了。

索尼亞號叫。

「至少彷彿是這樣。但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你看！她回來了——她彷彿在什麼地方被趕出來了，或者挨打了。……至少彷彿是這樣，……她跑到你父親老上司那里去，她沒有找到他，他在別位老爺那里吃飯。……只消想一想，她

跑往那去，往那別位老爺那里去，試想，她那麼堅持，她竟設法使那個上司見她，把他從酒筵上拉出來，彷彿。你能夠想像發生了什麼事。自然，她被趕出來了；但是，依她自己的說法，她詬罵他而且扔什麼東西打他。人很可以相信這事的。……她怎麼沒有被抓起來，我不能明白！現在她在告訴每個人，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也在內：但是要明白她，是不容易的，她們在號叫，亂撞。……哦是的，她嚷道，既然人人都棄絕她了，她將領小孩子們，帶着一隻手風琴到大街上去，小孩子們將唱歌，跳舞，她也幹，而且收錢，每天都要從那位老爺的窗下走，……「好讓人人看見出身貴族的小孩子們——他們的父親是一個作官的——在大街上行乞。」她老是打小孩子們，他們都在哭。她在教麗達唱「我的鄉村」，教小男孩跳舞，並教波崙加。她把所有的衣服都扯破，給他們做小便帽，像演員樣；她想帶一個盆子，使之叮噹，以代替音樂……她什麼話都不聽……試想那情形，這太不可以了！」

萊比綏亞利珂夫本要說下去，但是索尼亞聽他的話幾乎喘氣，她急抓起她的

外套和帽子，跑出房去，她走着的時候，把她的東西穿戴上。拉思科里涅珂夫跟着她，萊比綏亞利珂夫隨他後面來了。

「她的確是瘋了！」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這時候他們已走上大街了。「我不想使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受驚，因此我說「彷彿像那樣」，但是那一點疑惑也沒有。他們說，患肺癆病時，結核有時出現於腦中；可惜我一點也不明白醫學。我努力勸她，但是她不聽。」

「你跟她談過結核麼？」

「並非真談結核。並且，她也不會明白——但是我所說的是，若果你合乎邏輯地使一個人相信自己並沒有可哭喊的事情，他便要止住不哭喊了。這是明明白白的。你相信他不止住麼？」

「若果是這樣，人生便是太容易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

「原諒我，原諒我吧！自然那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是頗難懂的，但是你知道麼，在巴黎那里人們關於僅只藉着邏輯的確信便可醫治瘋狂這事，在作着認

真的試驗哩。那里有一位教授，一位有聲譽的有專門學識的人，新近才死，他相信能以這樣治療，他的意思是在這：瘋人在身體上並沒有什麼真正的病，瘋狂乃是一種邏輯上的錯誤，判斷上的謬誤，對於事情觀察不正確，若是可以這樣說的。他漸漸向瘋子指出他的謬誤，你相信麼，他們說他成功了！但是因為他也應用沖洗法，但是這種治療能否有效還是不定的。……至少彷彿是這樣。」

拉思科里涅珂夫早已不聽了。到了他所住的住宅，他便向萊比綏亞利珂夫點頭，從大門進去了。萊比綏亞利珂夫一驚，覺醒過來，往四下一望，急忙前去。

拉思科里涅珂夫走進他的小房去，站在房子當中不動。他為什麼回到這里來呢！他看着那黃色的扯破的牆紙，看着那灰塵，看着他的沙發。……從院中傳來一陣大的繼續的敲打聲：有人彷彿在鎚擊着……他走到窗前，蹣着腳，望院子裏看了好久，帶着一種用全力注意的神氣。但是院子是空落的，他看不見誰在鎚擊。在左邊房子上看見幾扇開着的窗戶；在窗臺上有幾盆顏色枯槁的風呂草。襯衣在窗外掛着。……這一切他心裏都記得。他轉身坐在沙發上。

他從來沒有，從來沒有覺得自己這麼孤寂得要命。

是的，他又覺得他或者終於要恨索尼亞的，現在他使她更苦了。

「他爲什麼到她那里去求她的眼淚呢？他何須乎要毒害她的生活呢？哦，卑鄙！」

「我將仍舊孤寂，」他堅決的說道，「她將不到獄裏來！」

遲五分鐘，他抬起頭來，帶着一陣奇異的笑容。這是一個奇異的思想。

「或者真不如在西比利亞哩！」他忽然想道。

他說不出他有好久坐在那里，渺茫的思想在他的心頭洶湧。忽然之間門開了，都麗亞走進來。起初她站着不動，從門口看着他，正如他在索尼亞那里一樣：於是她進來，在她昨天所坐的那原位上坐下，坐在椅子上臉對着他。他默然地而且幾乎漠然地看着她。

「莫要生氣，哥哥，我只進來坐一會，」都麗亞說道。

她的臉孔看來也是沉思的，但是並不嚴厲。她的眼睛明亮而且柔和。他看見



她也是帶着鍾愛到他這裡來的。

「哥哥，現在一切，一切我都知道了。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把一切事情都向我說明了，都告訴我了。他們由於一種愚昧的可恥的疑心，麻煩你。磨難你。……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告訴我，說並沒有危險，說你那樣恐懼地重視那事，你錯了。我並不以為然，我完全明白你一定是何等地憤怒，而且那種憤怒對于你可以發生一種永久的影響的。這就是我所害怕的。至于你和我們之疎遠，我並不批評你，我不敢批評你，原諒我，因為我曾為那責備你。我覺得，若果我有這麼大的一個災禍，我也要遠離一切人的。」關於這事「我一句也不告訴母親，但是我將不斷地向她談你，而且從你這方面告訴她，說你不久就來了。莫要操心她；我將使她安心；但是你莫要太使她受苦了——至少要來一次！記住，她是你的母親。現在我來只是要說，」（都麗亞開始站起來了）「若果你需要我或需要……我的生命或任何東西……只要叫我一聲，我就來的。再會了！」

她猝然轉身，向門前走去。

「都麗亞！」拉思科里涅珂夫使她停住，向她走去。「那位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是一個很好的人。」

都麗亞微微紅臉。

「唔？」她等了一會，問道。

「他是一個實際的，勤苦耐勞的，正直的，而且能以真愛。……再會了，都麗亞。」

都麗亞臉色緋紅，于是她忽然發驚。

「但是這是什麼意思，哥哥？你真是永別了，所以你……給我這樣的一個臨別贈言麼？」

「莫要注意。……再會了。」

他轉身向窗戶走去。她站了一會，不安地看着他，煩惱的出去了。

不，他並不是對她（都麗亞）冷淡。有一刹那（最後的一刹那），他極想把她抱在懷裏，向她告別，甚至于「告訴她」，但是他連她的手都不敢摸。

「以後她想起我抱她的時候，她可以發抖的，而且將覺得我偷她的吻哩。」  
「她願受那種試驗麼？」他遲幾分鐘往下向自己說道。「不，她不願；那樣的女子忍受不了事情的，她們絕不行。」

他這樣想起了索尼亞。

一陣新鮮的空氣從窗外吹來。日光正在消逝，他拿起便帽出去了。

自然，他不能而且不願想自己是如何有病，但是這一切心靈上的不斷的焦急與苦楚難免影響了他。若果他不在高度的熱病中躺着，那或者正因為這種不斷的內心的用力幫助使他站立得住，把住他的精力。但是這種不自然的興奮是不能支持長久的。

他無目的地徘徊着。太陽在落着。近來有一種特別形式的苦惱開始壓抑他。那並沒有什麼辛辣，什麼鋒刺；但是那有一種關於永遠，關於永生之感覺；那使他先嘗一嘗這絕望歲月的冷酷的沉重的悲慘，先嘗一嘗「在一方碼空地上」的一種永生。到黃昏時候，那種感觸常常開始更陰沉地壓抑着他。

「因為這種白癡似的，純粹身體上的軟弱，由于落日或什麼而來的，人難免要作出什麼愚事來！你將往都麗亞那里去，正同往索尼亞那里去一樣，」他辛酸地喃喃道。

他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回頭看。萊比綏亞利珂夫向他奔來。

「你只消想一想，我到你的房子找你了。你只消想一想，她實行她的計劃，把小孩領走了。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們。她敲着一個煎炒鍋，使小孩們唱歌跳舞。小孩子們哭着。他們停在十字街頭和店鋪面前；有一羣傻瓜在跟着他們跑。我們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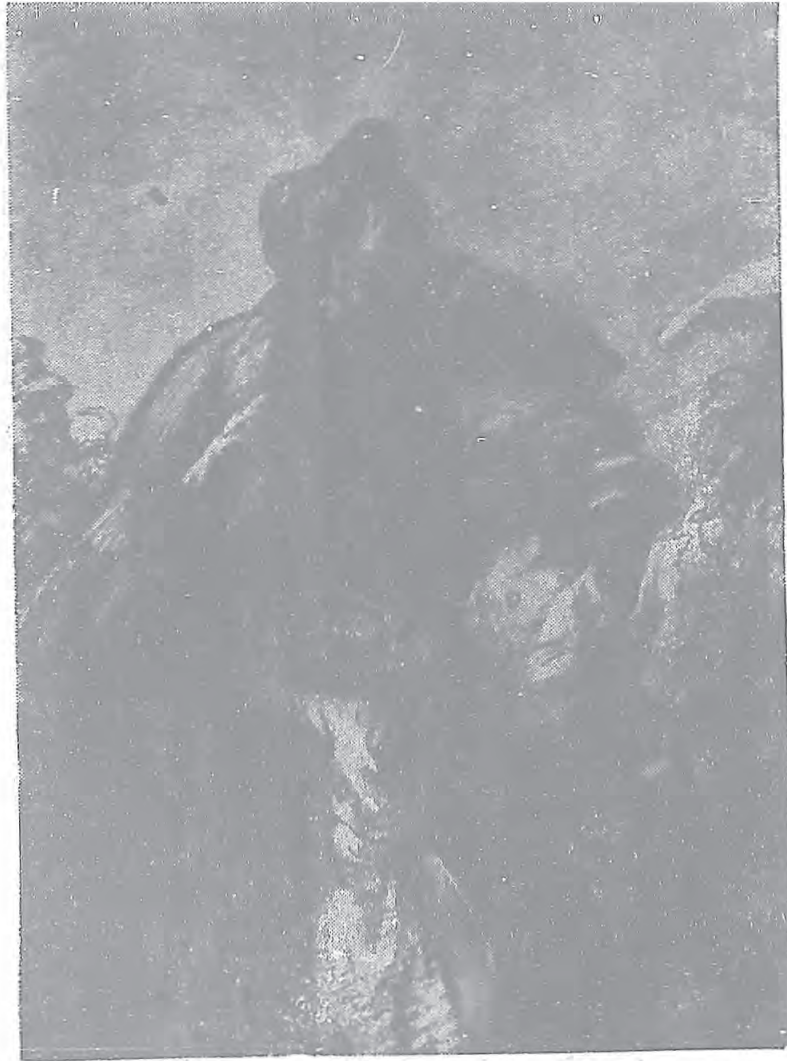
「索尼亞呢？」拉思科里涅珂夫驚恐地問道，慌忙跟着萊比綏亞利珂夫走。

「簡直狂了。並不是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狂了，乃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過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也狂了。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完全狂了。我告訴你，她十分瘋了。他們將被帶到警察那里去的。你可以猜想，那將有什麼一

種結果的……她們在河渠岸上，現在靠近橋，離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家並不遠，十分靠近。」

在河渠岸上，靠近橋，離索尼亞所寄寓的人家不到兩家遠，有一羣人，大抵都是街頭小孩子們。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啞破的聲音從橋上可以聽見，而且這的確是一個奇觀，很可以吸引一羣大街上人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穿着舊衣服，披着綠色的披肩，戴着一頂破草帽子，一邊破得難看，她真狂了。她力竭氣喘。她的消瘦的癆病的臉看來更苦了，實在一個肺癆病人出門在陽光裏總是比在室裏看來更壞。但是她的興奮並沒有洩勁，她的激怒時時刻刻變得愈加劇烈。她衝到小孩子跟前，嚷罵他們，哄他們，在大衆面前告訴他們如何跳舞，唱什麼，開始向他們說明這爲什麼是必須的，他們不懂，使她絕望，她便打他們。于是她便衝到羣衆跟前：若果她注意出任何穿得端整的人站住來看，她立刻便求他看這些「出自大家氣派的，可以說是貴族的家庭」的小孩子們，弄到什麼一種地步。若果她聽見人羣中有笑聲和嘲罵，她便要立刻衝到譏刺者們跟前，和他們

吵架。有些人大笑，有些人搖頭，但是人人都覺得希奇，看着瘋女人和受驚的小孩子們。萊比綏亞利珂夫所說的煎炒鍋那里並沒有，至少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沒有看見。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使麗達和珂里亞跳舞，波崙加唱歌的時候，她開始用她的瘦削的手拍着，代替敲鍋了。她也加入唱，但是在第二個音上。一陣怕人的咳噎便使她失敗了，這使她絕望地詛咒，甚且流淚。那使她最怒不可遏的乃是珂里亞和麗達的啼哭與恐懼。爲着要把小孩子們像街頭歌者穿的一樣裝扮起來，她會費了些力氣。小男孩戴着一個包頭，紅的和白的東西做的，看來像一個土耳其人。麗達沒有服裝：她僅有一頂絹織的紅帽子，或勿寧說是屬於瑪爾美拉陀夫的一頂睡帽，裝飾上一根壞了的白色的鴉鳥羽毛，那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祖母的，作爲一份家產保存着的，波崙加穿着她日常的衣服；她在怯懦的迷惑中看着她的母親，老是在她身邊，遮着她的眼淚。她朦朧地實覺着她母親的情形，不安地四下望。她被那大街與羣衆驚得要命。索尼亞跟着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哭泣着懇求她回家去，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並不依勸。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人人都覺得希奇，  
看着瘋女人和受驚的小孩子們。

「算了吧，索尼亞，算了吧。」她嘆道，她說得快，又咳嗽。「你並不知道你懇求的是什麼事，你像一個小孩子樣！我先前告訴過你，我不回到那個醉酒的德國人那里去了。讓人人，讓全彼得堡看這些小孩子們在大街上行乞，雖說他們的父親是一個有體面的人，他終身在真實與忠誠中服務，而且人可以說是在服務中死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現在捏造了這個空想，而且十分相信了。）讓那個賤人老爺看見！你傻，索尼亞：我們有什麼東西喫呢？告訴我這點。我們把你累夠了，我不這樣過下去。唉，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原來是你麼？」她看見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衝到他跟前。「請你向這個傻女子解釋吧。說沒有比這更好的事情可作了？即是奏手風琴的人都掙得他們的生活費，人人立刻便看出我們是不同的，我們是一個有體面的，被剝奪的家庭，陷入乞丐的境遇了。那位老爺將失去他的位置的，你將看吧！我們將每天在他的窗下表演，若果沙皇駕車經過，我將跪下，把小孩子們排在我的面前，把他們給他看，而且說「保護我們，父親呀。」他是慈悲的，他將保護我們，你將看見，而且那個賤人老爺……。麗



達，tenez vous droite（往右邊走）——珂里亞，你要再跳。你爲什麼啼泣？又啼泣麼！你怕什麼，呆子？天啦，我對他們怎麼辦，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但願你知道他們是何等地呆笨阿！人對於這樣的小孩子們怎麼辦呢？」

她自己幾乎哭了——這並沒有停止她的滔滔不絕的談話——還指着哭着的小孩子們。拉思科里涅珂夫努力勸她回家，而且希望影響到她的虛榮心，他甚至于說，在大街上徘徊像一個奏手風琴的人于她是不相宜的，因爲她打算要作一個寄宿學校的校長。

「一個寄宿學校，哈——哈——哈——空中樓閣，」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她的大笑結果是一陣咳嗽。「不，羅提宏·羅馬諾維支，那場夢算過去了！大家都棄絕我們了……而且那位老爺……。你知道，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扔一個墨水瓶打他——那拙巧放在接待室裏簽名紙的旁邊。我寫了我的名字，便把牠向他扔去，我跑掉了。那些流氓，那些流氓阿！但是他們已經說夠了，現在我自己要供養小孩子們，我不向任何人折腰了！她已經替我們負擔夠了！」她

指着索尼亞說。「波崙加，你弄到好多？給我看！怎麼，僅只兩文錢！下流的賤人們呵！他們一點錢不給我們，只跟着我們跑，伸舌頭。那里，那個蠢東西笑什麼？」（她指着人羣中一個人。）這都是因為珂里亞在這里這麼笨；我和他這樣麻煩。你有什麼事，波崙加？用法國話告訴我，*parlez moi français*怎麼，我教你了，你知道幾句成語的。不然你們如何能顯出你們是出自良好人家，教養很好的孩子，而且一點不像別的奏手風琴的人呢？我們不要在大街上玩傀儡戲，而來唱一個文雅的歌吧。……變，是的，……我們唱什麼呢？你老是擾亂我，但是我們……你看，我們站在這里，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要找什麼歌來唱，弄錢，要珂里亞能跳的什麼歌。……因為，你可想而知，我們的表演完全是臨時弄的。……我們必須細說一遍，徹頭徹尾地預演一番，然後我們將往涅夫斯基大街去，那里上流社會的人更多的多了，我們立刻便要被人注意了。麗達只會「我的鄉村」，除了「我的鄉村」什麼都不會，人人都唱那個歌。我們一定要唱更文雅得多的什麼歌。……唔，你想起了什麼歌沒有，波崙加？但願你會幫助你的母親！我

的記憶力十分壞了，不然我會想起什麼歌的。我們實在不能夠唱「一個驃騎兵」。嚶，我們且用法國話來唱「Cinq sous」(「五索」【法錢幣名】「錢」)吧，我教你了，我教你了。而且這是用法國話，人們立刻便看出你們是良好家庭的小孩子，那將更動人的多了……你可以唱「Malborough s'en va—t—en guerre」(馬爾波羅去打仗)，因為那十分是一個兒歌，在所有貴族的家庭裏都當作催眠歌來唱。

*Malborough s'en va—t—en guerre*

*Ne sait quand reviendra……”*

她開始唱歌。「但是不，不如唱「Cinq sous」(五索錢)。得，可里亞，兩手插腰，趕快，你——麗達，老是向另一面轉，波崙加和我來唱。來拍手！

*Cinq sous'cinq sous*

*Pour monter votre menage.*

(五索錢，五索錢，

來進我們的動物園。)

（咳嗆！咳嗆！咳嗆！）把你衣服扯整齊，波崙加，那滑到肩膀上去了，」她說道，咳嗆得氣喘。「現在特別須要舉止嫺雅，有大家氣，好使大家看出你們是貴族的孩子。我那時候說，胸襟應當裁長些，用兩個寬做。這是你的錯，索尼亞，聽你的話把牠做短些，現在你看，孩子因為那弄得十分醜了。……怎麼，你們都又哭起來了！什麼一回事，呆東西們？得，珂里亞，開頭來。趕快，趕快！什麼樣的一個難堪的孩子呵！」

*Cinq sous, cinq sous.*

（五索錢，五索錢。）

又是一個大兵！你有什麼事？」

一個巡警實在是從人羣中擠來了。但是在那個時候，有一位穿着文官制服和外套的紳士——一位年約五十的面貌誠實的文官，頸上佩着勳章（這使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高興，而且對於巡警發生效力）來近了，一語未發遞給她一張綠色的三塊盧布的票子。他的臉孔帶着一種純真同情的神色。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接

收了，給他行了一個恭敬的，甚且客氣的禮。

「我感謝你，尊貴的先生，」她堂皇的開言道。「那使我們到這地步的原因（拿着錢，波崙加；你看，有慷慨的體面的人，他們情願幫助一個苦難中的可憐的上流婦女）。你看，尊貴的先生，這些出自良好人家的孤兒孤女們——我甚且可以說是屬於貴族的親眷的——然而那個賤人老爺坐着吃松鷄……而且因為我擾亂他而頓足。「大人，」我說，「保護這些孤兒孤女們，因為你認識我的先夫——塞米昂·沙哈羅支，就在他死的這天，那最卑鄙的流氓便誣陷他的獨生女。……」又是那個巡警！保護我，」她向那個文官喊道。「那個巡警為什麼慢慢到我跟前來呢？我們剛才跑開了一個。你有什麼事，傻瓜？」

「大街上禁止這事。你一定莫要騷擾。」

「這是在騷擾。我就要帶着手風琴走着，這與你有什麼關係？」

「你必須領風琴執照，你沒有，你那樣地聚攏了一羣人。你住在那里？」

「什麼，執照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哀哭道。「我今天才把我的丈夫

埋葬了。爲什麼需要執照？」

「你自己放安靜吧，夫人，你自己放安靜吧，」那文官開言道。「來；我護送你。……這不是宜于你的地方，在人羣中。你有病。」

「尊貴的先生，尊貴的先生，你不知道呀，」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號叫道。

「我們要到涅夫斯基大街去。……索尼亞，索尼亞……她在那里呢？她也在哭呀！你們都是什麼一回事？珂里亞，麗達，你們往那里去？」她忽然驚惶地喊道。「傻孩子們呵！珂里亞，麗達，他們都到那里去了？……」

珂里亞與麗達被羣衆，和他們母親的瘋癲的惡作劇，嚇得失措了，一看見巡警要把他們帶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忽然彼此互相抓着手，跑掉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哭着，喊着，追着他們。當她跑的時候，她看來真是可憐而不像樣子，哭着，喘着氣。索尼亞和波崙加奔去追她。

「把他們帶回來，把他們帶回來，索尼亞！愚蠢的，忘恩負義的孩子們呵！……波崙加——把他們抓住。這是爲着你們的緣故，我……」

她跑失足，跌倒了。

「她自己跌傷了，她流着血哩！啊呀！」索尼亞躬腰看着她，喊道。

大家都跑上來，圍繞起來。拉思科里涅珂夫和萊比綏亞利珂夫是最初到她旁邊的，那文官也趕上來，在他後面是巡警，作出一種著急的手勢，低說聲，「麻煩！因為他覺得這將是一個麻煩工作。」

「走開！走開！」他向那往前擠的羣衆說道。

「她要死了，」有人嚷道。

「瘋癲了，」又一個人說道。

「可憐呀，」一個婦人在自己身上畫十字，說道。他們把那個小女孩子和男孩子抓住了麼？他們被帶回來，年大些的把他們捉住了。唉，頑皮的小鬼們！」

他們仔細察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時候，看見他並非像索尼亞所想的，自己跌在石頭上傷了，那把鋪道上染紅了的血，乃是從她胸部出來的。

「那我先前曾見過，」那文官向拉思科里涅珂夫和萊比綏亞利珂夫低聲說

道：「那是肺癆病；血流出來，把病人的氣息壅塞了。不久以前我看見我自己的  
一個親戚發生同樣的事情……幾乎有一品脫血，在一分鐘之間……不過怎麼辦  
呢？她要死了。」

「這樣，這樣，到我房裏去！」索尼亞懇求道。我住在這裏！……看，那個  
住宅，從這裏數，第二家……到我那去，趕快！」她轉臉向這個又向那個。

「請醫生來！啊呀！」

因爲那位文官的努力，這個計畫被採用了，巡警甚且幫着抬加迭里那。伊凡  
諾夫那。她被抬到索尼亞的房裏，幾乎失了知覺，躺在牀上。血還在流着，但  
是她彷彿蘇生過來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萊比綏亞利珂夫，和那文官伴着索  
尼亞，房裏來，巡警跟着，他先把那些跟到門前來的羣衆趕回去。波崙加拉着珂  
里尼和麗達進來了，他們抖着，哭着。有幾個人從加泊勞毛夫房裏也進來了；有  
房東——一個外貌奇怪的，跛腳的，一隻眼睛的人，長着髭鬚和像刷子樣豎起來  
的頭髮，有他的妻——一個帶着永遠喫驚表情的女人，和幾個面帶驚色的大張着



嘴的孩子們。在這些人之中，司維特里喀羅夫忽然露面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帶驚地看着他，不明白他是從那里來的，在羣衆中並沒有注意出他來。大家談到醫生和牧師了。那文官向拉思科里涅珂夫低語，說他以爲現在找醫生來是太遲了，但是他吩咐把他找來。加泊勞毛夫自己跑去了。

這時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恢復了她的呼吸。流血暫時止住了。她以有病的然而注意的動人的眼睛看着索尼亞，她站着，失色而且發抖，用一個手帕從她的額上擦汗。最後她懇求把她扶起來。他們使她在床上坐着，從兩邊扶着她。

「小孩子們在那里？」她用一種微弱的聲音說道。「你把他們帶來了麼，波崙加？這傻東西們呵！你們爲什麼跑呢。……哦！」

她的焦乾的唇上又沾滿血。她轉動眼睛，往四下望。

「原來你就是這樣住着的，索尼亞！我沒有到你房裏來過一次。」  
她帶一副受痛苦的臉孔看着她。

「我們作了你的毀壞之因，索尼亞。波崙加，麗達，珂里亞，到這裏來！」

唔，他們都在這里，索尼亞，把他們都，把他們都領下吧！我把他們交給你，我夠了！把戲完了。（咳嗽）！把我放下，讓我平平安安地死吧。」

他們使她仰臥在枕頭上。

「什麼，牧師？我不要他。你們沒有一塊盧布化哩。我並沒有罪。沒有那，上帝也一定饒恕我的。他知道我是何等受苦。……若果他不饒恕我，我也不管！」

她越發越發陷入于不省人事的情況中。有時她打戰，眼睛從這邊轉到那邊，認識每人一會，但是立刻又陷入不省人事的情況中。她的呼吸有破聲而且困難，在她的喉嚨中有一種唸嚕聲音。

「我向他說，大人，」她呼吸道，每說一個字以後就喘氣。「那個亞瑪利亞·盧得韋各夫那，唉！麗達，珂里亞，雙手插腰，趕快！*Glissez glissez! pas de basque!*（滑，滑，巴斯克的步法。）用腳跟踏着，作一個漂亮的孩子！

*Du hast Diamanten und Perlen*

(你有珍珠和金鑽)

底下是什麼？唱對了。

Du hast die Schönsten Augen

Madchen was willst du mehr-

(你有最美麗的眼。

姑娘，你還要什麼呢？)

什麼樣的一個意思呵！Was willst du mehr (你還要什麼呢。)這傻瓜捏造些什麼東西！噯，是的！

在中午的炎熱裏，在德格士坦的山谷裏。

(「噯，我是何等愛這個歌呵！我愛這個歌愛到發狂了，波崙加！你知道，你的父親在我們訂婚的時候，常唱牠的。……那些日子呵！那是我們所要唱的東西！怎麼唱的？我忘記了。提醒我！是怎麼樣唱的？」)

她劇烈地興奮了，努力要坐起來。最後她用一種啞得要命了的聲音開頭唱，

尖聲喊叫，每唱一個字都喘氣，帶着恐怖的神氣。

「在中午的炎熱裏！……在德格士坦的！……山谷裏！

胸中帶着子彈！……」

「大人！」她忽然發出一聲傷心的呼號，眼淚湧流，哀哭道，「保護這些孤兒孤女們！你會作過他們父親的客人……人可以說是貴族的……。」她一驚，恢復了意識，帶着一種驚恐凝視着所有的人，但是立刻便認出索尼亞了。

「索尼亞，索尼亞！」她柔和地慈愛地一字一板的說道，好像看見她在那里而喫驚似的，「索尼亞乖乖，你也在这里了？」

他們又把她扶起來。

「夠了！事情算完了！別了，可憐的東西！我毀了！我壞了！」她帶懷恨的絕望喊道，她的頭沉重地往後倒在枕頭上。

她又陷于昏迷中了，但是這次並沒有繼續長久。她的蒼黃的消瘦的臉往下掉，她的嘴掉張着，她的腿座攣地動着，她深深地，深深地嘆一口氣便死了。

索尼亞向她撲去，抱着她，把頭緊按在這死了的婦人的消瘦的胸膛上，一動不動。波崙加倒在母親的腳前，吻着腳，哭得利害。雖說珂里亞和麗達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都有一種感覺，以為這是可怕的事情！他們彼此互扶着小小的肩膀，彼此互相正視着，兩人都立刻開口痛號起來了。他們都還是奇裝：一個戴着包頭，一個戴着帶鴉鳥羽毛的帽子。

「名譽獎狀」如何终于在床上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身邊呢？那在那里枕頭旁邊放着；位思科里涅珂夫看見了。

他走到窗前去。萊比綏亞利珂夫輕輕跳到他跟前。

「她死了，」他說道。

「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一定要同你說兩句話，」司維特里喀羅夫走近他們跟前說到。

萊比綏亞利珂夫立刻便讓路給他，文雅地退開了。司維特里喀羅夫把拉思科里涅珂夫引得更遠。

「我來担任這一切的安排，葬禮和這。你知道這是錢的問題，而且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剩出有許多錢。我來把這兩個小孩和波崙加放到什麼良好的孤兒院去，我要存下一千五百塊盧布給每個小孩子，在成年的時候付給，這樣索菲亞·梭苗諾夫那便可安心，請你轉告都麗亞，我就是這樣地把她的一萬塊盧布用去了。」

「你這樣的行善是有什麼動機？」拉思科里涅珂夫問道。

「唉，你個懷疑的人呵！」司維特里喀羅夫大笑道。「我告訴了你，我無須乎那筆錢。你不承認這只是出于人心而作的麼？她並不是「一個虱子」，你知道（他指着那死的婦人躺着的房角），她是麼，像什麼老女當主麼？得，你將承認的，是要盧辛生活下去，做惡事，還是要她死呢？若果我不幫助他們，波崙加也要走同樣的路的。」

他說這話帶着一種含有快活的丟眼色的狡黠的神氣，眼睛死釘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後者臉色變白，而且發冷，因為聽見自己對索尼亞所說的話。他迅速地往

後退，驚奇地看着司維特里喀羅夫。

「你怎麼知道？」他低語道，幾乎不能呼吸了。

「怎麼，我在這里列思麗赫夫人家裏寄居，在牆的那一邊。這里是加泊勞毛夫，那里住着列思麗赫夫人——我的一個誠懇的老朋友。一個隣居。」

「你麼？」

「是的，」司維特里喀羅夫笑得發抖，繼續說道。「我以名譽作担保向你實說，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使我發生興趣極了。我告訴你，我們變作朋友的，我預先說出來了。唉，現在我們做朋友了。你將看我是什麼樣的一個肯通融的人。你將看出你能以和我處得來的。」

# 第六部





## 第一章

一個奇異的時期給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始了：這好像一陣霧罩在他身上似的，把他包在苦痛的寂寞中，逃脫不得。長久之後回想起那個時期，他相信他的心智有時是蒙蔽了，而且繼續是這樣，有時間斷，直到最後的不幸的結局。他相信了，那時他關於許多事情弄錯了，比方說關於某些事件的日期。祇少，當他後來努力把他的回憶索解一下，他從別人告訴他的話中得知了許多關於他自己的事。

他把事故弄參雜了，而且他以僅僅存在於他的幻想中的情形來解釋事件。他不時飽嘗病態的不安之苦，有時等於驚惶。但是他記起完全遲鈍的幾個片刻，幾個鐘頭，或者幾個整天，那是和先前的恐懼正相反的東西，偶臨到他的身上，而且可以和變態的無知覺（有時在將死的人身上看見）相比。他彷彿在後期中努力避

免完全地清楚地明瞭他的情形。某些需要即刻斟酌的主要事實，在他實際上是討厭的。有些憂慮要是脫去了，他要何等地高興叫，那些一不小心便要威嚇他完全不可避免地毀滅。

司維特里喀羅夫特別驚嚇了他，他可以說是永遠在想着司維特里喀羅夫。從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死時在索尼亞房中司維特里喀羅夫說了那太恫嚇人的明白的話的時候起，他的心靈彷彿失去常態作用了。但是雖說這件新的事實使他極端不安，拉思科里涅珂夫並不急於要解釋。時時發見自己在城市的寂寞的寥遠的區域，在什麼下等的飯館裏，孤單坐着，兀自沉思，差不多就不知道他怎麼到那裏去的，他忽然想起司維特里喀羅夫來。他忽然地，清楚地，而且驚惶地看出他應當立刻和那個人達到一種瞭解，極力說合。一天步出城門之外，他實在猜想他們約定在那裏相會，他等待着司維特里喀羅夫。又一次他在天明前醒來，在什麼矮叢林下地上躺着，起初就不能明白他如何到那裏去的。

但是在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死後兩三天之間，他在索尼亞的寓所裏遇見司維

特里喀羅夫兩三次，他每次都是無目的地到那裏看一會兒。他們交談了幾句話，並沒提到那有關生死的問題，好像他們默然同意了暫時不說那事似的。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屍體還躺在棺材裏，司維特里喀羅夫忙着安排喪事。索尼亞也很忙，在他們最後一次相會時，司維特里喀羅夫通知拉思科里涅珂夫，說他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孩子們作了一種安排，一種很令人滿意的安排：說他藉着幾個親朋竟得抓住幾個名人，藉着他們的幫助，這三個孤兒女能夠立刻放進一個很合適的機關去，說他安排下給他們的錢大有幫助，因為要安插有些財產的孤兒女比貧困的孤兒女容易的多了。他還說了些關於索尼亞的話，而且應允一兩天內自己來看拉思科里涅珂夫，說「他歡喜和他商議，說有些事情他們必須細談一談。……」

這場談話是在樓上過道上舉行的。司維特里喀羅夫注意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停了一會之後，忽然低下聲音問道：「但是這是怎麼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彷彿失神了？你看着，你聽着，但是你並不像懂得樣。振起精神來！我們

要把事情細談一談；我只抱歉，我自己的事情和別人的事情有許許多多要辦。唉，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他忽然接續說道，「一切人所需要的乃是新鮮空氣，新鮮空氣……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他挪到一邊，讓路給牧師和副手，他們正上樓來。他們來作奠魂祭。受司維特里喀羅夫的吩咐，按時一天唱兩次。司維特里喀羅夫走他的路了。拉思科里涅珂夫不動的站了一會，想了一想，跟着牧師到索尼亞屏裏來了。他在門口站着。他們開始輕輕地，慢慢地，慘慘地念着經。從他童年起，死的思想與死的到臨都有些難堪而且怕人得奇怪；他好久沒有聽見作奠魂祭了。而且這裏還有着別種東西，太怕人，太擾亂人了。他看着小孩子們：他們都在棺材旁邊跪着；波崙加在哭。在他們後邊有索尼亞禱告，輕輕地而且彷彿怯懦地在哭。

「這兩天來她一句話沒有和我說，她並沒有瞥我一眼，」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想道。房裏的陽光是明耀的；香吐烟雲往上升着；牧師念道，「賜與休息吧，主呵。……」拉思科里涅珂夫在作奠魂祭時，始終留在那裏。當牧師祝福他們，

而且告別了的時候，他奇怪地往四下望。作祭完後，拉思科里涅珂夫到索尼亞跟前。她抓住他的雙手，把頭倒在他的肩膀上。這種微微的友誼的舉動使拉思科里涅珂夫迷惑了。這在他看來奇怪，沒有一點憎恨，沒有一點討厭，她的手並不顫抖。這是極度的克己，至少他是這樣解釋。

索尼亞一句話不說。拉思科里涅珂夫握了她的手，出去了。他覺得非常悲苦。如果逃到什麼窮荒是可能的話，他會認爲自己走運哩，即使他必須在那里度過一生。但是雖然他近年來幾乎永遠是獨自一人，他從未能覺得孤寂。有時他走出城外沿大路前去，有一次他甚且走到一座小森林，但是地方越偏僻，他彷彿越覺得有一種不安的鬼怪靠近他。這並不使他發驚，但是大大地煩惱他了，因此他便趕緊回城，混在人羣裏，走進酒館飯店，在忙亂的通衢中走路。在這裡他覺得安適些，甚且更寂寞些。有一天在黃昏時分，他在一家酒館裏坐着聽了一個鐘頭的唱，他記得他實在享樂了。但是最後他忽然又覺得同樣的不安來，好像他的良心譴責他似的。「我坐在這裡聽唱，這是我所應當作的事麼？」他想到。然而

他立刻覺得這並不是他的不安之唯一的緣由；有種事情需要立刻決定，但是這是他所不能明白清楚的或用言語形容的事情。這是一個無望的糾纏。「不，不如再行奮鬥吧！不如再見波費利……或司維特里喀羅夫。……不如再下什麼挑激……什麼攻擊。是的，是的！」他想到。他走出酒館，幾乎大步奔跑了。想起都麗亞和他的母親來，忽然使他幾乎失措。那夜他在天亮前在克列斯妥夫司基島上的什麼矮叢林中醒來，因熱病渾身發抖；他走回家，他到家的時候天已經是早晨了。睡了幾個鐘頭之後，熱病漸退，但是他醒來遲了，已經是下午兩點鐘。

他記得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葬禮定在那天，而且高興自己沒有到場。那思秦莎拿些食物給他喫；他帶着食慾，幾乎貪饒地喫了喝了。他的頭腦清新些，而且他比前三天都安寧些。他對於先前發作的驚惶，甚且覺出一種非常的驚奇。

門開了，拉如密亨進來。

「噯，他在喫着哩，那麼他並沒有病，」拉如密亨說道。他搬一張椅子，在棹旁和拉思科里涅珂夫對面坐下。

他煩惱了，而且並不設法遮掩。他帶着顯然的煩惱說話，但是並不匆忙，也不提高聲音。他看來好像懷有什麼特別的固定的決心似的。

「聽着，」他堅決地開言道。「就我自己講，你們都可以滾你們的，但是就我所看的講來，這在我是明白的，我是看不出頭或尾來，請你莫要以爲我是來盤問你。我並不知道，可惡！若果你開始把你的秘密告訴我，我敢說我不會留下來的，我將詛咒，走開。我只是來要一下探察出來，說你瘋了，是不是一件事實。四週空氣有一種堅信，以爲你瘋了，或差不多是這樣。我承認我自己也傾向於那種意見，從你的愚蠢的，招人反感的，十分不可解的行動，並從你對於你母親妹妹近來的行爲判斷起來。只有一個妖怪或一個瘋子能像你那樣對待她們；可見你一定瘋了。」

「你上次在什麼時候看見她們？」

「剛才。你從那時以後就沒有看見她們麼？你自己幹些什麼事？請告訴我。我已經到你這里來三次了。你母親從昨天起便病得利害。她決心要到這里來；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努力阻止她；她一句話也不願聽。「若果他病了，若果他的心智衰敗了，誰個能像他母親樣照料他呢？」她說。我們一起都到這裏來了，我們不能把她一個人拋下。我們不住地求她放安靜。我們進來了，你並不在這裏；她坐下，留了十分鐘，同時我們默然地站着。她站起來說道：「若果他出去了，這就是說，他好了，把他母親忘了，他的母親却在門口站着求他行好，未免可恥而且不像樣子。」她回家，便病倒了；現在她在發燒哩。「我知道，」她說道，「他有工夫費在他的姑娘身上去了。」她的意思是說你的姑娘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你的未婚妻或你的情人，我並不知道。我立刻便到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家去，因為我想知道發生着什麼事。我四下一望，我看見那棺材，小孩們在哭，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在給他們試穿喪服。並沒有你的影子。我道歉了，走開，報告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可見那全是瞎話，你並沒有弄得一個姑娘；最可信的事情乃是你瘋了。但是你坐在那裏，饞喫着煮熟的牛肉好像三天沒有喫一口東西似的。雖說就那方面講來，瘋子也喫東西的，但是雖說你還沒有說一句話，然而……你並不瘋！那

我能起誓！特別是你並不瘋。這樣你，你們大家，可以滾你們的，因為這是有種奧妙，有種祕密，我並不打算在你的祕密上擾亂我的腦子。因此我只是來罵你，」他說完了，站起來，「來鬆我的心。我現在知道怎麼辦了。」

「你現在想幹什麼呢？」

「我想幹什麼，與你有什麼相干？」

「你要大喝一場。」

「你……你怎麼知道？」

「怎麼，這是很明顯的。」

拉如密亨停了一會。

「你總是一個有理性的人，你從來沒有瘋過，從來沒有，」他忽然懇切地說

道。「你對了：我要喝酒的。再會！」

他動身出去。

「我同我妹妹談論——我想是前天——談論你，拉如密亨。」

「談論我！但是……前天你能在哪里見到她麼？」拉如密亨忽然停住，臉皮有點失色。

人能夠看見他的心慢慢地而且劇烈地怔忡着。

「她自己到這裏來的，坐在那裏，和我談話。」

「真的麼？」

「是的。」

「你和她說什麼話……我的意思是說，關於我？」

「我告訴她，說你是一個很好的，誠實的人。我並沒有告訴她，說你愛她，

因為那她自己知道。」

「那她自己知道麼？」

「唔，這是很明顯的。無論我往那裏去，無論我發生什麼事情，你要仍舊照顧她們。我把她們交給你保護，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拉如密亨。我說這話，因為我深知道你是何等愛她，而且我相信你的心的純潔。我知道她也可以愛我，

而且或者已經愛你了。現在替你自己決定吧，因為你知道最清楚，你是否須要進去豪飲。」

「羅提亞！你看……唔……。噯，可惡！但是你想到那裏去？自然，這完全是一個秘密，不要緊。……但是我……我將探出這秘密的……而且我相信這一定是什麼可笑的瞎話，你自己捏造的。無論如何，你是一個絕妙的傢伙，一個絕妙的傢伙！……」

「那正是我所要接續說的，只是你打斷了我的話，我說你不來探察這些秘密，這是你的很好的決定。把這事交給時間吧，莫要煩心。到了一定的時候，你將知道一切的。昨天有個人向我說，一個人需要的乃是新鮮空氣，新鮮空氣，新鮮空氣。我的意思是想直接到他那裏去，探察他說那話是什麼意思。」

拉如密亨站着，沉於思想與興奮之中，作一個默然的結論。

「他是一個政治上的陰謀家！他一定是的。而且他就要採取什麼極端危險的步驟，這是一定的。不能僅僅是這！而且……而且都麗亞知道，」他忽然想道。

「原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常來看你，」他說道，衡量着每個字音，「你要去看一個說我們需要更多的空氣的人，那麼自然那封信……那一定與這事有關，」他向自己結論道。

「什麼信？」

「她今天接到一封信。那使她非常驚擾——實在非常地。太受驚擾了。我開始談到你，她求我不要說。於是……於是她說或者我們不久便必須要分別了……於是她開始懇切地爲着什麼事情感謝我；於是她走進自己屋裏去，把自己關起來了。」

「她接到一封信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沉思地問道。

「是的，你不知道麼？哼……」

他們都沉默了。

「再會，羅提宏。有一個時候，老哥，我……。不要緊，再會。你看，有一個時候……。唔，再會——我也一定要走了。我並不是去喝酒。現在無須乎

了。……這全是胡說八道！」

他匆忙出去；但是當他幾乎隨後把門關上的時候，他忽然又把門推開了，眼向一邊看，說道：

「呵，順便說一下，你記得那件暗殺案麼，你知道是波費利的，那個老女人？你知道兇手找到了，認供了，而且給了證據。就是那些工人中的一個，那漆匠，只消想一想！你記得我在這裏替他們辯護麼？你會相信麼，在門房和兩個證人上樓的時候，他和同伴打呀，笑呀的那場把戲，是他故意預備來免除疑心的。這小狗的刁狡，鎮定！人差不多不能相信這回事；但是這是他自己的解釋，他把這事完全招供了。關於這事我是什麼樣的一個傻瓜呵！唔，他不過是在免除法官們的疑心的一個會裝假，有謀略的天才——因此並沒有許多可驚奇的，我想！自然人像那樣總是可能的。他不能把這角色表演下去，而供認了，這件事實使他更易於令人相信。但是我是什麼樣的一個傻瓜呀！我瘋狂的站在他們那邊！」

「請告訴我你從誰口中聽見這事，而且爲什麼使你這麼發生興趣？」拉思科

里涅珂夫帶着明白的攪擾，問道。

「什麼？你問我這爲什麼使我發生興趣麼……唔，我聽波費利說的，還有別人。……我是從他口中幾乎都聽說了。」

「從波費利口中聽說的麼？」

「從波費利口中聽說的。」

「他……他說些什麼話？」拉思科里涅珂夫驚惶地問道。

「他給我一個絕妙的解釋。從心理上，照着他的老法子。」

「他解釋了麼？他自己解釋的麼？」

「是的，是的；再會。在另一個時候我要把這一切都告訴你，但是現在我忙着哩。有一個時候我猜想……。但是沒有關係，在另一個時候！……現在我何須乎喝酒呢？沒有酒你已經使我醉了。我醉了，羅提亞！再會，我去了。我立刻再來。」

他出去了。

「他是一個政治上的陰謀家，那是沒有一點疑問了，」拉如密亨慢慢下樓時候，便決定道。「而且他把他妹妹拖進來了；那是十分，十分和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性格相宜。他們之間有了晤談的！……她也暗示這事了……她有許多話……和暗示……都含有那種意義！這一切的糾纏如何能另樣解釋呢？哼！我會幾乎以爲……天爺，我那時想些什麼！是的，我失了理性，我對他不起！那是他使我迷惑，那天在過道裏燈光之下。呸！我這方面是什麼樣一種淺薄的，醜陋的，卑鄙的觀念呵！尼古拉是一個好傢伙，因為供認了……現在這一切是何等的明白呵！那麼他的病，他所有的奇怪舉動……在這以前，在大學裏，他常是何等的乖戾，何等抑鬱……但是現在那封信是什麼意思呢？那裏面或者也有什麼事情。誰寄來的呢？我猜。……不，我一定要偵察出來！」

他想起都麗亞，實覺着他所聽見的一切話，他的心怔忡了，他忽然開步跑起來了。

拉如密亨剛一出去，拉恩科里涅珂夫便站起來，轉身對着窗戶，從這拐角走



到那拐角，好像忘記他的房子的狹小似的，於是又在沙發上坐下。他覺得更新了，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又要奮鬥了，這樣逃跑的方法是有了一。

『是的，逃跑的方法有了！這太悶人了，太侷促人了，這負擔太苦人了。他是患昏睡病。從在波費利那裏，尼古拉的那一幕的時候起，他就悶死了，被關住，沒有逃跑的希望。在尼古拉供認之後，就在那天又來了和索尼亞的那一幕；他的行為和他最後的話完全不像他先前所能想像的任何言行；他變得更軟弱了，立刻地，根本地！他那時和索尼亞同意，他在心裏承認，他不能在腦中想着這樣的一件事情，孤寂的生活下去！』

『司維特里喀羅夫是一個啞謎……他使他煩惱，這是真的，但是不知怎的，並不是在同一點上。他還可以來和司維特里喀羅夫奮鬥一番哩。司維特里喀羅夫也可以成爲逃避的工具；但是波費利乃是一件不同的事。』

『原來波費利自己向拉如密亨解釋這事，從心理上來解釋這事，他又開始應用他的該死的心理學了！波費利？但是試想，經過在尼古拉未露面以前他們中間』

所經過的事情之後，經過那場秘密晤談之後，（那是只能有一個解釋的）波費利一會兒便會相信尼古拉有罪麼？（在那些天中拉思科里涅珂夫時常回想起他和波費利的那一幕中的片段的瑣事，他忍受不了整個的回憶。）那樣的話，那樣的姿勢，在他們之間經過，他們交換了那樣的閃視，事情是用那樣的一種語調說的，而且到了那樣一種地步，尼古拉（波費利在頭一句話，在頭一個姿勢，便把他看透了）不能動搖他的信心的。

「試想甚至於拉如密亨都開始猜疑了！那末在過道上燈光之下的一幕發生影響了。他向波費利奔去……但是什麼使波費利那樣地哄他呢？他以尼古拉欺騙拉如密亨，是什麼目的呢？他一定有什麼主意；是有什麼計謀的，但是是什麼計謀呢？不錯，從那以後，過了好長時間了——時間太長了——波費利便無聲無影。唔，這不是一個好兆……」

拉思科里涅珂夫拿帽子，走出房去，還在想着。至少，這是好久以來第一次他心中覺得清清楚楚的。「我一定要把司維特里喀羅夫解決了，」他想到，「而

且極力快地；他也彷彿在等着我自動往他那里去哩。」那時仇恨在他的疲倦的心中那般地湧上來，他可以把那兩個人——波費利或司維特里略羅夫——殺掉一個的。至少他覺得如果現在不能，稍遲是能幹這件事的。

「我們看吧，我們看吧，」他向自己重複說道。

但是他剛一開門，便在過道上碰見波費利自己了。他正是進來看他。拉思科里涅珂夫目瞪口呆了一會兒，但是只有一會兒。說來奇怪，他看見波費利並不十分驚愕，差不多不怕他。他只是喫驚一下，但是迅速地，立刻地，小心了。「或者這就是結果了吧？但是波費利如何能這麼悄悄地來近了，像一隻貓樣，以致他什麼也沒有聽見呢？他能在門口聽麼？」

「你沒有料想到有一個客人來，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波費利大笑着，解釋道。「我早想來看看了：我從這經過，想起來爲什麼不進去坐五分鐘呢。你要出去麼？我不留你長時間的。就讓我抽一根烟吧。」

「坐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坐下。」拉思科里涅珂夫給他的客人一個坐

位，帶着那般高興的友好的一種表情，若果他能夠看見的話，他都要驚嘆他自己。最後的瞬間到了，最後的幾滴水也必須扭乾——可見得一個人有時要受一個強盜的半個鐘頭生死的恐怖，然而當最後刀放在喉嚨上的時候，他並不覺得害怕。

拉思科里涅珂夫正對着波費利坐着，並不畏縮地看着他。波費利撮起眼睛，開始燃一根烟。

「說呀，說呀，」這話彷彿要從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心頭吐出來似的。

「得，你爲什麼不說呀？」

## 第二章

「唉，這些烟！」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燃了一根烟，最後叫嘆道。「烟有害，實在有害，然而我還不能戒掉！我咳嗽，我喉嚨開始發癢，而且呼吸困難。你知道我是一個胆小的人，我新近到B醫生那里去；他總是至少在每個病人身上要費半個鐘頭的。他看着我，實在笑了，他聽診我：「烟草於你不好呀，」他說，「你的肺受影響了。」但是我如何來把牠戒掉呢？有什麼來代替牠呢？我並不以為害就在這，he-he-he，我不以為然。一切事情都是相對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一切事情都是相對的！」

「怎麼，他又在玩他的專門把戲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討厭地想道。他們上次晤談的所有情形忽然又都使他想起來，他覺得他那時所動的感情又湧上來了。

「我前天晚上來看你，你並不知道麼？」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往下說道，在房裏四下望。「我就是到這房來。我從這經過，正如今天一樣，我想我要回拜你。因為你的房門大開着，我便進來了，我四下看一看，等一等，出去了，並沒有把我的名字留給你們的聽差。你不鎖門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臉色變得越發越發抑鬱。波費利彷彿猜出他的心境。

「我來是要和你談論得到最後的瞭解，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好傢伙！我欠你一番解釋，一定要給你，」他帶着一陣微微的笑容繼續說道，甚至輕輕拍一拍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膝頭。

但是幾乎就在同一瞬間，他的臉上顯出一種嚴肅的憂傷的神氣；出乎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意外，他看見其中有些悲戚。他從沒有看見過而且從沒有猜過在他的臉上有這樣的一種表情。

「上次我們相會，在我們之間經過一幕怪劇，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們頭一次的晤談也是一幕怪劇；但是那時……一件事件跟着又是一件——要點是在這：我

或者對你辦的不公道；這我覺着了。你記得我們如何分手的麼？你的神經失措了。你的兩膝發抖，我的也是這樣。你知道，我們行爲是不像樣的，甚且是非上流人的。然而我們是上流人，特別，無論如何，是上流人；那是必須明白的。你記得我們到了什麼地步麼……那是十分無禮呀。」

「他要怎麼辦，他把我當作什麼人呢？」拉思科里涅珂夫驚愕地自問道，抬起頭來，大睜着眼睛看着波費利。

「我決定了，彼此之間開誠是好些，」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往下說道，把頭轉過去，低下眼睛，好像不願使他先前的犧牲品失措似的，又好像憎恨他先前的欺詐似的。「是的，那樣的疑心和那樣的把戲是不能繼續長遠的。尼古拉把這止住了，不然我不知道什麼地步我們到不了。那個該死的工人那時在下一間房裏坐着——那你能明白地覺着麼？自然，那時你知道；我曉得他以後到你這裏來了。但是你那時所猜想的都不是真的；我並沒有叫任何人來，我什麼安排都沒有作。你問我爲什麼不作麼？我向你怎麼說呢：那事完全是忽然來到我跟前的。我只得

找守門人來（你出去的時候看見他們了，我敢說）。一個觀念突現於我的腦中，我那時堅決地相信，你看，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得，我想——即使我一時疎忽一件事，我將抓住別的什麼事情——無論如何，我將不把我所要的丟失了。你生性是神經質地易激，羅提宏羅馬諾維支；那和你的心腸和性格上的別的性質不恰比例，這我恭維自己，我已預先知道到某種程度了。自然，就在那時我也想了，一個人站起來把他自己的故事亂說出來，這件事並不是常發生的。這件事有時是發生，若果你使一個人失去所有的耐心的話，不過就在那時這件事還是少有的。我能夠明白地覺着那點的。但願我有一件事實，我想，有一點點小小的事實可據，有什麼我能夠抓住的東西，有什麼實在的東西，並非僅僅是心理上的。因為若果一個人有罪，你一定要能夠從他那里弄出什麼實在的東西；實在人可以料着最驚人的結果的。我是靠着你的性情，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超乎一切地靠着你的性情呵！我那時對你懷着大大的希望哩。」

「但是你現在打着什麼主意呢？」拉思科里涅珂夫最後喃喃道，沒有思索便



發出這個問話。

「他在說些什麼話？」他迷惑地驚奇着，「他真正把我當作無罪麼？」

「我打什麼主意麼？我來解釋我自己，我認爲這是我的責任，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我想使你明白這整個的事件，這整個的誤會，是如何發生的。我使你受了許多的苦，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並不是一個怪物。我明白這於一個不幸，然而驕傲，專橫，尤其是着急的人，必須忍受那樣的待遇，一定是什麼樣的一回事呵！我認爲你無論如何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而且並非沒有豪爽的氣概，雖說我並不對於你所有的信仰表示同意。我要先把這話告訴你，明白地而且十分真誠地，因爲特別是我也不想欺哄你。當我和你結識的時候，我覺着被你吸引了。或者你要笑我說這樣話。你有權利笑的。我知道你一起頭就不喜歡我，實在你沒有理由喜歡我。隨你怎樣想，但是我現在希望盡我的力量把那個印象除去，而且顯出我是一個有心肝有良心的人。我真誠地說。」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作了一個莊重的停頓。拉思科里涅珂夫覺着一陣重新的驚

權湧上來。想起波費利相信他無罪來，開始使他不安。

「逐條細細把一切事情重說一番，差不多是不必須的，」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往下說道。「實在，我差不多不能試辦的。第一，是有了謠言。這些謠言由誰，如何，以及在什麼時候傳到我耳朵裏……如何影響你，我無須乎細說了。我的疑心爲了一件完全的意外的事引起來，那事可以一樣容易地不發生的。這是什麼舉呢？哼——我想那也無須乎細說了。那些謠言與那件意外的事使我心中發生一個觀念。我明白地承認——因爲這事人也可以完全直認不諱的——我是頭一個選定你的人。那老女人寫在典物上的字條和那其他——那都等於零。你的是一百中之一個。我也偶而聽說了在辦公處那裏你的那幕劇，從一個敘述得絕妙的人口中聽來的，他不知不覺地把那幕劇重新表演，活現極了。那正是一件事情另外又加一件，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好傢伙！我如何能避免不想起某種觀念呢？你不能把一百隻兔子作一匹馬，一百個疑心並不成爲一件證據，如同英國俗語所說的，但是這只是從理性的觀點來說的——你禁不住要不公平了，因爲法官究竟不過是一個

人。我也想到你在那雜誌上做的文章，你記着麼，在你頭一次訪見的時候，我們談論那事了？我那時譏刺你，但是那只是要引你往前去的。我再說一遍，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有病而且着急。你胆大，莽撞，熱切，而且……有許多感觸，那我老早以前就看出來了。我也有同樣的感觸，因此你的文章在我彷彿很熟悉的。那是在失眠的夜間，帶着怔忡的心，在消魂與被壓抑的狂熱中，構想出來的。那種在年輕人心中的驕傲的被壓抑的狂熱乃是危險的！我那時譏刺你，但是讓我告訴你這話：按着一個文藝嗜好者來講，我對於這樣的初期的論文，充滿了青年的火熱，愛得要命。那有一種朦朧，並有一種合奏在迷霧中顫動着。你的文章是悖理的，妄想的，但是其中却有着透澈的真誠，青年的方正的驕傲與絕望的大胆。那是一篇陰沉的文章，但是那正是其中的美點哩。我讀了你的文章，把牠放在一邊，在這樣作的時候我便想道「那個人將不走平常的道路的。」一唔，我問你，在那時作了一個開端之後，我如何能自禁，不為以後接着發生的事所迷呢？呵呀，我並不是說什麼，我現在並不是作什麼敘述。我只是在那時注意了那事罷了。那其

中有什麼意思呢？我細想。那其中並沒有什麼，真正沒有什麼，而且或者絕對沒有什麼。檢查官讓自己爲觀念所迷嗎，完全不是那回事；在這裏我有了尼古拉在手裏，有不利於他的實在證據——你對這事喜歡怎麼想便可以怎麼想，但那是證據。他還披露他的心理；人也必須斟酌他，因爲這是一件生死的事情。我爲什麼要把這話向你證明呢？好使你可以明白，而不責備我那次惡意的行爲。那並不是惡意，我向你實說，*God!*——你以爲我那時沒有來搜你的屋子麼？我幹了，我幹了，*God!*——你臥病在床上的時候，我在這裏，並不是正式地，並不是我親身，但是我在這裏。你的屋子在最初疑心的時候便搜到最後一根線了！但是 *Johnson*（枉然）——我自己想，現在那個人要來的，他自己要來的，並且還要快快來的；若果他有罪，他一定要來的。另一個人不，但是他要來的。你記得拉如密亨君如何開始同你討論起來那個題目麼？我們安排那事是要使你興奮起來，因此我們故意地散佈謠言，好使他可以同你討論那個案子，而且拉如密亨並不是一個能遏制憤怒的人。薩米陀夫君被你的怒氣和你公然的大胆嚇極了。試想你在一家酒館裏

亂說「我把她殺了」。那未免太大了，太勇敢了。我自己想，若果他有罪，他將是一個可怕的對手。這就是我在那時所想的。我期待着你。但是你簡直把薩米陀夫打倒了！……唔，你看，這全在這上面——這該詛咒的心理能從兩方面解釋的！唔，我老是期待着你。就是這樣，你來了！我的心非常跳。嚶！

「得，你何須乎來呢？還有你的大笑，在你進來的時候，你記得麼？那一切我看得如同日光一般明白，但是若果我不是那麼特別期待着你，我不會在你的大笑中注意出任何事情的。你看，心情有什麼樣的影響呵！那時拉如密亨君——唉，那塊石頭，東西藏在那下面的那塊石頭！我彷彿在一個菜園裏什麼地方看見了。那是在一個菜園裏，你告訴了薩米陀夫，以後又在我的辦公室裏把這話重說了一遍吧？當我們開始指出你文章的錯的時候，你是如何解釋的呵！人能夠把你的每個字都作兩種意義解，好像還有另外一個意義隱藏着似的。

「那麼這樣，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達到極點，我用頭撞柱子，我把自己抓住，問自己幹什麼。我說，若果你歡喜的話，你能夠把那話全作另一個意義解

的，實在，那樣更自然。我不禁承認那更自然。我煩了！「不，我不如抓住什麼小小的事實，」我說。因此當我聽說按鈴的時候，我停住氣，渾身發抖。「我的小小的事實就在這裏，」我想，我並沒有細想，這我不願。在那一分鐘，我願出一千塊盧布，親眼看見你，那時你在那個工人旁邊走了一百步，在他當你面叫你兇手之後，你一路上不敢問他一句話。以後你發抖是什麼一回事，你在病中，在半不省人事中，你按鈴是什麼一回事？

「這樣，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能奇怪我在你身上玩那樣的把戲麼？什麼使你就在那分鐘來到呢？彷彿有人送你來了似的，老天爲證！若果尼古拉沒有使我們分手……你記得那時的尼古拉麼？你記得他清清楚楚的麼？那是一道閃電呀，一道正式的閃電！我是怎樣地會他呀！我沒有一會兒相信那道閃電。這你自己能夠看見！我如何能相信呢？就是以後，你走了，他開始在某幾點上作出非常，非常像真事的答話，因此我對於自己驚奇，就是那時我都不相信他的話的。你看這是要像岩石一般固定的事！不，我想，Morgen truth（明天一早）。尼古拉與這

「事有什麼關係！」

「拉如密亨剛才告訴我，說你以為尼古拉有罪，說是你自己向他肯定說……」

他的聲音說不出來，他忽然中止了。他在不可形容的攪亂中傾聽着，因為那個把他看得透了又透的人，把自己洩露了。他害怕相信這事，而且並不相信這事。在那些還是雙關的話裏，他老是熱心地找着什麼更固定而且確鑿的話。

「拉如密亨君！」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喊道，他彷彿高興拉思科里涅珂夫發出一句問話，因為後者直到那時都沒有作聲。「Heiligo！但是我必須把拉如密亨君除去：兩個人是伴侶，三個便不是了。拉如密亨君不是合適的人，並且他是一個局外的人。他跑到我這裏來，臉色灰白……但是不要管他，為什麼把他插進來呢！回頭說到尼古拉身上來，你歡喜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一種人，這就是說，我如何看他麼？第一，他還是一個孩子，並非真是一個懦夫，乃是有些像藝術家的樣子。實在，莫要笑我這樣形容他。他是天真的，易受影響。他有一副心腸，

而且是一個妄想的傢伙。他唱歌，跳舞，他講故事，他們說，因此人們從別村來聽他。他也上學校，只要你舉一個手指頭給他看，他便大笑，直到笑哭了為止；他自己喝得無知無覺的——這並不是一個照例的惡習，乃是有時，在人們待他像一個孩子樣的時候。而且那時他也偷竊，這他自己並不知道，因為「若果人把東西拾起來，這如何能算偷竊呢？」你知道他是舊教徒，或勿寧說是異教徒麼？在他家庭中有漂泊教徒，他在村裏有兩年都在某位長老的精神領導之下。這一切話都是我從尼古拉和他的同村人們的口中得知到的。並且，他想跑到荒野去！他充滿了熱忱，夜間禱告，讀古書，「真正的」書，把自己讀瘋了。

「彼得堡對於他有大大影響，特別是女人與酒。他適應一切，他把長老和那一切都忘了。我得知這裏有一個藝術家喜歡他，常去看他，然而現在這件事情落在他的身上了。」

「唔，他嚇住了，他設法自縊！他跑掉了！人如何能忽視百姓對於俄國法律手續的觀念呢？就是「審訊」這兩個字就使其中有些人驚嚇了。這是誰的錯呢？我



們且看新陪審員們怎樣辦罷。上帝保佑他們行善罷！唔，彷彿，在獄裏，他想起那長老，聖經也又出現了。你知道，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受苦」這兩個字在一部份這般人中的力量麼？那並不是一個爲着什麼人利益而受苦的問題，乃簡直是，「人必須受苦。」如果他們在當局的手中受苦，那更好了。在我那時候，有一個非常謙遜溫厚的囚人，他一整年在獄中總是夜間在火爐上讀着聖經，把自己讀瘋了，那麼瘋，你知道，以致有一天，無緣無故地，他抓住一塊磚頭向總管扔去，不過他並沒有傷害他。還有他扔的方法：故意描向一邊一碼遠，因爲怕傷了他。唔，我們知道一個用武器襲擊長官的囚人要遭受什麼懲罰的。這樣「他受苦了。」

「因此我現在疑心尼古拉是想受苦或是有這類的事情。實在，這我從事實上的確知道。只是他並不知道我知道。怎麼你不承認在粗人中有這樣的奇怪人麼？多的是！現在那長老開始感動他，特別是從他設法自縊以後。但是他自己要來把一切都告訴我的。你以爲他將堅持到底麼？等一會，他將把他的話收回的。我時時等他來把他的證據取消。我終於喜歡那個尼古拉了，我在仔細地研究他。你作

什麼感想呢？He-he！他在有幾點上答我答得非常像真的，他顯然是搜集了些證據，自己預備得聰明。但是在其他各點上他簡直茫然了，什麼也不知道，甚至於並不疑心他不知道！

「不，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尼古拉並沒有變得時髦！這是一件奇怪的，悽慘的事，一件近代的案子，一件今日的意外之事。現在人心攪亂了，現在成語被引用，血便「更新」了，現在說教以舒服爲人生目的。現今我們有着書本上的夢想，一顆爲學說所亂的心。現今我們有了初期的決定，但是特別的一種決定：他決定去做，像跳過懸崖樣，或從鐘樓往下跳樣，而且當他去犯罪的時候，他的腿發抖。他忘記隨後關門，爲着一個學說暗殺了兩個人。他犯了暗殺之罪，不能拿錢，他來得及抓住的東西，他都藏在一塊石頭下。當他們猛烈地打門按鈴的時候，他在門後受的苦於他還不夠，不，他須要往那空空的房子去，半不省人事的，去回想那鈴聲，他想再感受一陣寒戰……唔，那我們承認是由於病，但是試想一想這點：他是一個兇手，但是高看自己爲一個誠實的人，輕視別人，裝作被

侵害的無辜的人。不，這不是一個尼古拉的話，親愛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以上所說的一切話，聽來那麼像取消前言，這話真是太大的一個震驚。拉思科里涅珂夫發抖，好像被刺似的。

「那麼……那麼誰……是兇手呢？」他用一種喘氣的聲音問道，他不能克制自己了。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往後靠在椅上，好像他對這句問話喫驚似的。

「誰是兇手？」他重複說道，好像不能相信他的耳朵似的。「怎麼，就是你呀，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你是兇手，」他幾乎在一陣耳語中接續說道，用一種有着真正信心的口氣。

拉思科里涅珂夫從沙發一跳，站起來幾秒鐘，又坐下，一語未發。他的臉孔痙攣地撮着。

「你的嘴唇撮着，正如先前一樣，」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幾乎同情的說道。

「你誤會我了，我想，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他停了一會之後續說道，「就是因

爲那個緣故你如此喫驚。我故意來告訴你一切事情，公開的和你商議。」

「並不是我把她暗殺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像一個當場被捉住了的受驚的孩子樣低語道。

「不，是你，你，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並不是別人，」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帶着堅信，嚴厲地低語道。

他們都沉默了，這沉默支持的長久得奇怪，約有十分鐘。拉思科里涅珂夫將肘節放在棹上，用手指搔頭髮。波費利安靜地坐着，等着。忽然拉思科里涅珂夫侮貌地看着波費利。

「你又在玩你的老把戲了，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又是用你的老方法。我奇怪你不弄厭了！」

「哦，停止說那話，現在那話有什麼關係呢？若果有證人在場，那是一件不同的事情，但是我們是孤單的私語。你自己看見了，我並沒有來追你抓你像一個兔子樣。你供認不供認現在對於我並沒有什麼；至於我自己，沒有那我自己已經相信

了。」

「若是這樣，你幹什麼來呢？」拉思科里涅珂夫易激地問道。「我再問你那一樣的一句話：若果你認爲我有罪，你爲什麼不把我帶到獄裏去呢？」

「哦，這就是你的問話！我要回答你，詳細細地。第一層，這麼直接地逮捕你於我並不利。」

「怎麼是這樣呢！若果你相信，你便應當……」

「噯，若果我相信了怎麼樣呢？那暫時只是我的夢想。我爲什麼要把你放在安穩之中呢？你知道就是這回事，既然你請我那麼辦。比方說，我若果使你和那個工人對面，你向他說「你是不是喝醉了？誰看見我和你在一塊？我簡直當你是喝醉了，並且你是喝醉了。」唔，我能回答什麼話呢，特別是因爲你的話比他的更可信的，因爲除開心理幫助他的證據（那幾乎和他的鬼臉不相配）而外，什麼東西都沒有，同時你正確地達到目的，因爲那個痞棍是一個有癮的酒徒，而且顯然那樣。我自己已經坦白地承認了幾次，說那心理能夠作兩方面解釋，說第二方面

強些而且看來更可信些，除開這，我還沒有什麼東西不利於你。雖說我將把你下獄，而且實在是來——十分違禮——預先把這事通知你，然而我還明白地告訴你——也是違禮——這將於我並不利。唔，其次呢，我到你這裏來是因為……」

「是的，是的，其次呢？」拉思科里涅珂夫喘氣的傾聽着。

「因為，如同我剛才告訴你的，我認為我欠你一番解釋。我不想你視我為怪物，因為我對你懷着純真的喜愛，你可以相信我或不相信我。第三層，我到你這裏來是帶着一個直接的公開的建議——就是你當自首，供認。那將無窮地更有利於你而且也有利於我，因為我的事情算完了。唔，這是不是我這方面開誠呢？」

拉思科里涅珂夫想了一會。

「聽我說，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你剛才說你只有心理可據，別的什麼東西也沒有，然而現在你却弄到數學上來了。唔，現在若果你自己誤會了怎麼樣呢？」

「不，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並沒有誤會。就是那時我也有一件小小的事實，天送給我的。」

「什麼小小的事實？」

「我不告訴你是什麼，羅提宏羅馬諾維支。無論如何，我沒有權利把這事更耽擱了，我一定要逮捕你。那麼細想一番吧！現在這於我沒有什麼關係了，因此我只是爲着你的緣故而說話。相信我吧，那樣好些，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拉思科里涅珂夫惡意的微笑着。

「那並不僅僅是可笑，那實在是無恥。怎麼，即使我有罪（這我不承認），有什麼理由我必須供認呢，既然你自己告訴我，說我在獄裏將處於更大的安穩之中？」

「唉，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莫要放太大的信心在話上，或者牢獄將不完全是個安歇的地方哩。那只是學說，而且是我的學說，我在你看來是什麼樣的一個專家呢？或者就是現在我還在瞞着你什麼事情呢？我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暴露出來，Le-le！你如何能問什麼利益呢？你不知道這要如何減輕你的定罪麼？你在另一個人把罪加在他自己身上，因此把全案弄得亂七八糟的時候，供認了。試想

一想這點！我在上帝面前起誓，我要安排得使你的供認成爲一個完全的驚人的事。我們要把所有這些心理的要點，所有不利於你的疑心，一掃乾淨，因此你的犯罪將顯出是有些像精神錯亂，因爲其實這是一種精神錯亂。我是一個誠實的人，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要踐言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保持着一陣悲慘的沉默，讓他的頭喪氣地垂着。他沉思了好久，最後又微笑了，但是他的微笑是憂愁的，溫和的。

「不！」他說道，顯然放棄對波費利彼得維支保持面子的一切努力了，「那並不值得，我並不管減輕定罪！」

「那正是我所害怕的事！」波費利熱心地而且彷彿不知不覺地喊道，「那正是我所怕的事！你不管從輕定罪。」

拉思科里涅珂夫憂愁地而且有意義地看着他。

「唉，莫要厭惡生活！」波費利往下說道。「你的前程還有許多。你如何能說你不要從輕定罪呢？你是一個着急的傢伙？」



「我的前程有些什麼？」

「生活。你是什麼樣的先知呵，這你很知道麼？尋覓，你將發見。這或者是上帝的方法，爲着把你帶到他那裏去。那不是永遠的，那幽囚……」

「時間將縮短，」拉思科里涅珂夫笑道。

「怎麼，你是害怕資產階級的恥辱麼？或者你是害怕，然而自己並不知道，因爲你年輕！但是無論如何，你不應當害怕自首，供認的。」

「噯，滾牠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厭惡與侮藐低語道，好像他不想大聲說似的。

他又站起來，好像想走似的，但是在顯見的絕望中又坐下了。

「滾牠的，若是你歡喜！你失了信仰，你以爲我在粗鄙地恭維你；但是你活了多久？你懂得好多？你造了一個學說，於是又害臊那學說失敗了，那結果證明一點也不是首創的！那結果證明是有些卑鄙，這是不錯的，但是你不是一個無望的卑鄙者。絕不是那樣的卑鄙者！至少你沒有長久欺哄自己，你照直一躍達到極

點了。我是如何看你呢？我看你是只要找到了信仰或上帝，便在受訊者把他們的腸肚都副出的時候，還站着對他微笑着的人們中的一位。把信仰找到，你便活了。你久已需要變換空氣了。並且受苦也是一件好事。受苦吧！或者尼古拉要受苦是對的哩。我知道你並不相信——但是莫要過於聰明了！照直跳進生活裏去吧，無須三思；莫要害怕——大水將把你帶到岸上去，使你又安穩的立足了。什麼岸？我如何能講呢？我只相信你前面還有着長久的生活。我知道你現在把我所有的話，當作事先預備好的一篇正式演說詞，但是或者你以後將記起的。有時這些話可以有用的。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才說的。這也是一樣，你是殺了一個老女人。若果你創了另一個學說，你或者會做出千倍怕人的什麼事情來哩。你或者應當感謝上帝。你如何知道？或者是上帝爲着什麼事情救你哩。但是你保持着一副良善的心腸，少存懼心！你是害怕眼前的偉大的贖罪麼？不，害怕那事未免可恥。你既然走了那樣的一步，你一定要把心弄硬了。這其中是有着公理的。你一定要滿足公理的要求呀。我知道這你並不相信，但實在，生活將使你有轉機的。你將

來要以行爲洗刷這事的。你現在所需要的東西乃是新鮮空氣，新鮮空氣，新鮮空氣！

拉思科里涅珂夫確實發驚了。

「但是你是誰？你是什麼先知？你從什麼莊嚴的鎮定的高位，來宣揚這些智慧的話？」

「我是誰？我是一個沒有可希望的人，就是這。一個有感情和同情心的人，或者也有些知識嗎，但是我的日子算完了。但是你却是一回事，有生活在等待着哩。不過誰知道，或者你的生活也要烟一般地逝去，成爲畫餅的。得，你將進入另一類人中去，這有什麼關係？你所惋惜的，衷心惋惜的，並不是舒服！或者那麼長久沒有一個人看見你，這有什麼呢？並不是時間，乃是你自己，將決定那件事。作一個太陽吧，大家會看見你。太陽必須在大家面前作太陽。你爲什麼又笑了？笑我作了這樣的一個席勒麼？我賭東道，你是猜想我在設法以甘言奉承來欺哄你。唔，或者我是的，he-he-he！或者你不如不信我的話，或者你不如完

全絕不相信，——我變成那樣了，這我承認。但是讓我續說吧，我想你能夠替你自己判斷，我是一種卑鄙到什麼程度的人，我誠實到什麼程度。」

「你想在什麼時候逮捕我呢？」

「唔，我能夠讓你再走動一兩天。細想一想，好傢伙，而且向上帝禱告。那更有利於你，相信我吧。」

「若果我逃跑了怎麼樣呢？」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副奇怪的笑容問道。

「不，你不逃跑的。一個粗人會逃跑，一個時髦的異教徒會逃跑，他是別人思想的奴隸，因為你只要把你的小手指的頭子給他看了，他就情願在餘生中相信任何東西的。但是你已經不相信你的學說了，你拐帶什麼逃跑呢？你藏起來做什麼事呢？那於你討厭而且困難，你在生活中比任何東西都更需要的，乃是一個固定的地位，一種適合於你的空氣。你會有什麼樣的空氣呢？若果你逃跑了，你自己將回來的。你沒有我們便不能過活。若果我把你下獄，——假定你在那裏住一兩個月或三個月——記住我的話，你自己就供認了，而且或者是出乎你自己的意

料之外。一個鐘頭以前你都不知道你帶着供狀來了。我相信你將決定「受苦」。你現在不相信我的話，但是你自己將歸於那樣的。因為受苦乃是一件偉大的事情，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莫要看我長得胖，我也一樣知道。莫要笑我這話，在受苦裏面有一種意思的，尼古拉是對了。不，你不逃跑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拉思科里涅珂夫站起來，拿帽子。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也起身了。

「你去散一散步麼？黃昏將好極了，若果沒有暴風雨的話。不過換換新鮮空氣也是一件好事。」

他也拿帽子。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請你莫要以爲我今天向你供認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恨恨的固執聲言道。「你是一個怪人，我由簡單的好奇心聽着你的話。但是我什麼也沒有承認，記住這點！」

「哦，這我知道，我要記住的。看他吧，他在發抖哩！莫要不安呵，好傢伙，隨你自己的便吧。稍稍走動，你不能走得太遠的。若果發生任何事情，我對

你有一個請求，」他越聲音放低，接續說道。「這是一個笨拙的請求，但是重要。若果要發生任何事情（雖說實在我並不相信這事，而且以爲你完全沒有能力做此事），然而設若你在這四十五個鐘頭之內，你高興要用什麼別的方法，用什麼奇怪的方法——下你自己的手——（這是一個悖理的建議，但是你一定要饒恕我這話）把這事情結束了，請留下一個簡短的但是確切的字條，只要兩行，而且要提那塊石頭。那更慷慨了。得，再會！祝你有良好的思想與正當的決定！」

波費利出去了，躬着腰，避免看拉思科里涅珂夫。後者到窗前去，帶着易激的急性等着，直等到他計算波費利到了大街而且走開了的時候。於是他也趕緊地走出房去了。

## 第二章

他趕緊到司維特里喀羅夫那裏去。他必須從那人身上希望什麼，他並不知道。但是那個人在他身上具有什麼祕密的勢力。他一度想起這事，便不能安息，現在時候到了。

在路上，有一個問題特別使他煩惱：司維特里喀羅夫到波費利那裏去過沒有？就他所想到的講，他敢起誓說他沒有去。他想了又想，詳細推敲波費利的拜訪；不，他沒有去，自然，他沒有去。

但是若果他沒有去，他要去麼？同時，他想暫時他不會去的。爲什麼呢？他不能解釋，但是若果能夠的話，他那時也不願耗費許多思想在那上面。這一切煩擾他，同時他又不能注意。說來奇怪，或者沒有人會相信，但是他只覺着對於自

已即刻的將來有一種微微的渺茫的焦心。還有一種，更重要得多了的焦心苦着他——這關乎他自己，但是在一個不同的，更致命的方面。並且，雖說他的腦力在那天早晨比近來運用得好些了，他却覺着極大的精神上的疲乏。

經過發生了的那一切事情之後，和這些新的破碎的困難奮鬥，值得麼？比方說，設計使司維特里喀羅夫不往波費利那里去，值得麼？去調查，去查核事實，去在任何像司維特里喀羅夫的人身上耗費時間，值得麼？

他是何等討厭這一切呵！

然而他還趕緊往司維特里喀羅夫那裏去；他能期望從他那裏得到什麼東西，消息，或逃跑的方法麼？人將淹死他要抓住一根草的！這是命運還是什麼本能使他們到一塊呢？或者這是疲乏，絕望；或者並不是司維特里喀羅夫，乃是什麼別的，他所需要的人，司維特里喀羅夫只是偶而罷了。索尼亞麼？但是他現在往索尼亞那里去幹什麼呢？再去乞求她的眼淚麼？並且他也怕索尼亞。索尼亞站在他的面前如同一個不可挽回的定案。他一定要走他自己的路或者走她的路。在那時



候特別他並不覺得站在平等地位去看她。不，去試一試司維特里喀羅夫豈不好些麼？他不禁在內心中承認，他久已覺得他爲着什麼緣故一定要看他。

但是他們能有什麼相同之點呢？就是他們的惡事也不能是同類的。並且，這人是非常令人不高興，顯然壞了，無疑地刁狡而且自負，或者惡毒。別人關於他說些那樣的謠言。不錯，他是照顧加迭里那伊凡諾夫的小孩子們，但是誰能講他是帶着什麼動機，以及那是什麼意思呢？這人總是懷着什麼主意，什麼計謀。另外還有一個思想，近來不斷地盤旋於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腦中，使他大大地不安。那是如此痛苦，他甚且要努力把牠除去。他有時以爲司維特里喀羅夫在追着他的蹤跡。司維特里喀羅夫探得了他的祕密，在都麗亞身上打主意。若果他還打着主意怎麼樣呢？他是這樣的，那不是實際上確定的麼？他得知了他的祕密，因此得到勢力要挾他了，若果他要用以爲反對都麗亞的武器怎麼樣呢？

這個觀念有時甚且使他在夢中苦痛，但是那從沒有像他往司維特里喀羅夫那裏去的路上那般活鮮地向他顯現的。就這思想就使他悽慘地忿怒。第一，這要把

一切事情都變化了，甚至他自己的地位；他必須立刻向都麗亞把他的祕密直說了。他或者必須自首以防止都麗亞採取什麼輕率的步驟。那封信？今天早晨都麗亞接到一封信。他在彼得堡能收到誰的信呢？或者是盧辛麼？不錯，拉如密亨在那裏保護她；但是這情形拉如密亨一點也不知道。或者告訴拉如密亨乃是他的責任。他帶着憎惡地想着這會事。

無論如何他必須極力快地見司維特里喀羅夫，他最後決定了。感謝上帝，談話中的細事並不關重要，但願能探出事情的根本；但是若果司維特里喀羅夫竟能……若果他謀害都麗亞，——那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那個月所經過的事情，那般使他筋疲力竭，他只能用一個方法決定這樣的問題：「那麼我要把他殺了，」他在冷酷的絕望中想道。

一陣突然的苦痛壓抑他的心，他在大街心站着不動，開始往四下望，看自己在什麼地方，往那條路去。他發現自己在X大街，離乾草市場有三四十步遠，他剛從那裏經過。左邊房子的整個第二層樓都用作開酒館了。所有的窗戶都大開着；

從窗邊走動的人推想來，那屋裏是擠滿了人。有着唱歌的聲音，銅簫和提琴的聲音，和一個土耳其鼓的咚咚聲。他能夠聽見女人們在尖聲叫。他奇怪自己爲什麼到X大街來了，將要回頭，那時忽然他在末後的一個窗戶裏看見司維特里喀羅夫，坐在正對大開的窗戶的條棹旁邊，嘴裏甩着一根烟管。拉思科里涅珂夫吃驚得要命，幾乎嚇住了。司維特里喀羅夫無語地注意着而且考究着他，那使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驚覺的，是他彷彿想站起來，不讓人看見溜走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假裝沒有看見他，心不在焉地往一邊看去，同時他却從眼角注意他。他的心劇烈地跳動着。是的，司維特里喀羅夫不想被他人看見，這是顯而易見的。他把烟管從嘴裏拿出來，將要藏起來，但是當他站起來，把椅子往後移動的時候，他彷彿變得忽然覺出拉思科里涅珂夫看見他了，而且在注意他。那在他們中間所經過的情形，和他們在拉思科里涅珂夫房裏初次相遇所發生的情形，幾乎一樣。一陣詭譎的笑容現在司維特里喀羅夫的臉上，變得越發越發明顯。每人都知道自己被別人看見了，注意了。最後司維特里喀羅夫突然大笑起來。

「唔，唔，進來呀，若果你找我；我在這裏！」他從窗戶那裏喊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走進酒館去。他看見司維特里喀羅夫在一間小小的後房裏，連着大廳，大廳裏面有商人，小官僚，和各式各樣的許多人在二十張小棹上，對着歌詠隊的拚命號叫而喝茶。拍球的滴嗒聲遠遠可以聽見。在司維特里喀羅夫面前棹上放着一個敞口瓶，和一個一半盛滿香檳酒的玻璃杯。他在這房裏還看見一個少年，拿着一隻小小的手風琴，一個面貌強健的紅頰的十八歲的女子，穿着一件摺起來的，有條紋的裙子，戴着一頂帶緞條的提羅爾式的帽子。不管別屋裏的歌詠隊，她用一種頗帶破聲的極高音，唱着什麼僕人歌，伴着風琴。

「得，夠了，」司維特里喀羅夫在拉思科里涅珂夫進來的時候，使她停止了。那女人立刻住聲，恭敬地站着等着。她還唱了她的小調子，臉上帶着一種莊重的恭敬的表情。

「嘿，菲力卜，來一杯！」司維特里喀羅夫喊道。

「我什麼都不喝，」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隨便，那我並不是叫給你喝的。喝呀，加提亞！今天我不再叫什麼了，你可以走了。」他給她倒了一滿杯，放下一張黃色的票子。

加提亞把她那杯酒喝掉了，如同一般女人們一樣，並不把杯放下，用二十口喝完了，拿起票子，吻司維特里喀羅夫的手，這他十分莊重地容許了。她走出房去，那少年拿着風琴跟着她。兩人都是從大街上帶進來的。司維特里喀羅夫在彼得堡沒有一個星期，但是一切環境都已成老套了，若可以這樣說的話；堂倌菲力卜現在已經是一個老朋友，而且非常巴結。

通到大廳的那扇門上面有一把鎖。司維特里喀羅夫在這房裏很熟，或者整天在這裏過了。這酒館髒而且霉，甚至於連二等都夠不上。

「我去看你，找你，」拉思科里涅珂夫開言道，「但是我不知道什麼使我剛才從乾草市場轉到X大街來。我從沒有向這轉灣過。我從乾草市場向右轉。這並不是往你那裏去的路。我只是一轉，原來你在這裏。這真奇怪！」

「你爲什麼不立刻說『這是一個奇蹟』呢！」

「因為這或者不過是機會罷了。」

「哦，你們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司維特里喀羅夫大笑道，「即使你們真心裏相信牠是一個奇蹟，你們也不承認！現在你說這或者不過是機會罷了。這裏一切的人們對自己的主見，都是什麼樣的懦夫呵，你想不到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並不是指你，你有你自己的主見，而且並不怕有。就是這樣你引起我的好奇心了。」

「沒有別的麼？」

「唔，那夠了，你知道。」司維特里喀羅夫顯然有興致了。但是只微微這樣，他喝的並不過半玻璃杯酒。

「我猜想在未來看我之前，你還不知道我能夠具有你所謂自己的主見哩，」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哦，唔，那是一件不同的事。人人都有他自己的主意。關於奇蹟的事，讓我告訴你吧，我想你前兩三天都酣睡過去了。我自己告訴你這個酒館的，你照直

到這裏來，並沒有什麼奇蹟。我自己解釋這路如何走，告訴你在這裏，和你在什麼時候能在這裏找到我。你記得麼？」

「我並不記得，」拉思科里涅珂夫驚奇地答道。

「我相信你。我告訴你兩次了。這地址機械地印在你的記憶上。你機械地向這面轉，仍然準確地依照這方向走，雖說這你並不覺得。我那時告訴你的時候，我幾乎就沒有希望你明白我。你太把自己洩露了，羅提宏羅馬諾維支。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我相信了。在彼得堡有許許多多人，他們在走路的時候，自言自語。這是一座瘋人的城。但願我們有專門技術的人，醫生，律師和哲學家可以在彼得堡就各人自己所好的作最有價值的調查。很少有些地方像彼得堡，在人的靈魂上，有這麼許多悽慘的，有力的，怪影響。祇是氣候的影響就那麼大了。而且這是全俄羅斯行政的中心點，牠的性質一定要反映全國。但是現在這是沒有關係的。要點乃是我幾次注意了。你走出住宅去——昂着頭——離家二十步遠便把頭低垂下來了，兩手在背後扣着。你看，然而你顯然前後左右什麼東西都沒有看

見。最後你開始動你的嘴唇，自言自語，有時你揮手高談，終於站在大路當中不動。完全不是那回事。有人或者在你旁邊注意你呢，那將於你沒有什麼好處的。實在與我並沒有什麼關係，而且我並不能醫治你，但是，自然，你明白我。」

「你知道我有人跟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問道，考究地看着他。

「不，這事我一點也不知道，」司維特里喀羅夫彷彿喫驚地說道。

「唔，那麼，不要管我吧，」拉思科里涅珂夫皺眉喃喃道。

「好極了，不要管你吧。」

「若果你是到這里來喝酒的，你不如告訴我吧，而且你指點我兩次到這里來見你，剛才我在大街上看着窗戶的時候，你爲什麼隱藏而且設法走開呢？我看見了。」

「De-me！你閉着眼睛在沙發上躺着，假裝睡熟了，雖說當我在門口站着的時候，你是大醒着，這是爲什麼呢？我看見了。」

「我可以有……理由的。那你自己知道。」



「我也可以有我的理由的，不過你不知道罷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右臂肘節放在棹上，用右手指托着他的下額，注意地瞅着司維特里喀羅夫。他有整整一分鐘考究着他的臉孔，那在以前便印入他的心中了。這是一個奇異的臉孔，像一副假面具樣：又白又紅，鮮明的紅唇，淡黃的鬚鬚，和更厚的淡黃的頭髮。他的眼睛不知怎的太藍了，那表情不知怎的太沉鬱，太固定了。在那副漂亮的臉上有種令人不快得要命的神氣，那面孔按他年紀看來是年輕得驚人。司維特里喀羅夫穿着漂亮的夏服，襯衣特別雅緻。他戴着一個大戒指，上面鑲着一顆貴重的寶石。

「莫非我現在又得和你麻煩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說道，他帶神經質的着急，照直說到要點來。「即使你願損害我的話，或者你是最危險的人，我也不想再折磨自己了。我立刻就向你表明，我並不是如同你所說或者想的那麼重視自己。我來立刻告訴你，若果關於我的妹妹堅持着你先前的主意，若果你想從你近來所發現的事情上在那方面取得任何益處，我要在你沒有把我關起來以前便把你

殺了。你可以信賴我的話。你知道我可以踐言的。第二層，若果你想告訴我什麼話——趕快說吧，因為時間是寶貴的，而且大概不久便太遲了。」

「爲什麼這樣急呢？」司維特里喀羅夫問道，好奇地看着他。

「人人都有他的主意，」拉思科里涅珂夫抑鬱地着急地答道。

「你剛才力促我坦白，然而頭一句問話你便不肯答。」司維特里喀羅夫帶着一副笑容說道。「你老是猜想我有着自己的目的，因此你帶着疑心看着我。自然，處在你的地位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我不過歡喜和你作朋友，我將不麻煩自己，使你相信了相反的事情。這個把戲值不上幾隻蠟燭，我並不打算告訴你什麼特別的事情。」

「那麼你需要我幹什麼呢？你曾在我的周圍盤桓着。」

怎麼，只是當作一個有趣的觀察對象而已。我歡喜你的情況的奇異性質——就是這麼一回事。並且，你是我所大大發生興趣的人的哥哥，我從那人口中在過去聽了許多關於你的事，我從那推知你在她身上大大的影響；這還不夠麼？哈——

哈——哈——！仍然我要承認，你的問話是頗混雜的，而且使我難以回答。現在，比方說，你並非僅僅爲着一個固定的目的到我這來，乃是爲着要聽什麼新的事情的緣故。不是這樣麼？不是這樣麼？」司維特里喀羅夫帶着一副詭譎的笑容堅持道。「唔，你不能猜想我在往這里來的路上，在火車裏，也是想着你，想着你告訴我什麼新的事情，並且想採取你的一些東西！你看我們是什麼樣的富人呵！」

「你能採取什麼呢？」

「我如何能告訴你呢？我怎麼知道呢？你看我在什麼樣的一個酒館裏把我所有的時間都耗費了，這便是我的娛樂，這就是說，這並不是大的娛樂，但是人必須在什麼地方坐着。現在那個可憐的加提亞——你看見她麼？……但願我現在是一個饕餮客，一個俱樂部裏的喫家，但是你看我能夠喫這東西的。」

他指着房拐的小棹子，那兒有看來可怕的牛肉片和馬鈴薯的殘餘放在錫盤上。

「順便問一下，你喫過了麼？我用了點東西，不再要什麼了。比方說，我一

點也不喝酒。除了香檳而外，我從沒有嘗過任何東西，而且那一整晚上也不過一杯，就是那就足使我頭痛了。我剛才叫牠，是要使自己興奮起來，因為我就要到什麼地方去，你看我是處在一種特別的心境中。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剛才像一個學童樣，把自己隱藏起來，因為我怕妨礙我。但是我想，」他把錶扯出來，「我能夠和你化一個鐘頭。現在是四點半。但願我是個什麼，是一個地主，一個神父，一個馬隊軍官，一個照像家，一個新聞記者……我什麼都不是，沒有專業，有時我確實煩惱了。我實在以為你要告訴我什麼新的事情哩。」

「但是你是什麼人？你為什麼到這裡來？」

「我是什麼人？你知道，上流人，我在馬隊里服務過兩年，於是我在彼得堡這里閒蕩，於是我娶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在鄉下居住。這就是我的小傳！」

「你是一個賭徒吧，我想？」

「不，一種壞賭徒——賭假牌的——並不是賭博者。」

「那麼你作過賭假牌的了？」

「是的，我也作過賭假牌的。」

「你有時挨打麼？」

「那事發生過。怎麼？」

「怎麼，你可以向他們挑戰……那一定痛快。」

「我不反駁你，並且，我並不長於哲學。我自認我趕緊到這裡來是爲着女人的緣故。」

「在你剛把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葬了以後麼？」

「正是如此，」司維特里喀羅夫帶着動人心目的誠實微笑着。「這有什麼？你彷彿對於我這樣說女人，看出有什麼不對麼？」

「你問我在放蕩上看出什麼不對麼？」

「放蕩！哦，這就是你所追求的！但是我要按次序回答你，首先關於一般的女人。你知道我是愛談話的。告訴我，我要克制自己幹什麼？我爲什麼要把女人拋棄呢，既然我對她們有熱情？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事業。」

「原來你在這里除了放蕩什麼都不希望麼？」

「哦，唔，那麼就是放蕩。你堅持那是放蕩。但是無論如何，我歡喜一個直接的問話。在這種放蕩裏，至少有種永久的東西，實在是建在天性上的，並不是靠着幻想，這是一種存在於血液中的東西，像一種不滅的燃屑，永遠燃燒着人，而且或者並不迅速熄滅，甚且燒到多年。你將承認這是事業的一種。」

「那並不是可喜的事情，那是一種病，而且是一種危險的病哩。」

「哦，那就是你所想的吧！我承認，那是一種病，像超過常度的一切事情樣。自然，在那種事上，人一定要超過常度的。但是，第一層，人人都有些像那樣，第二層，自然，人應當節制謹慎，（不論這是如何下賤）但是我怎麼辦呢？我若果不是那樣，我可以自戕的。我情願承認，一個適宜的人應當忍受煩惱，然而……」

「你能自戕麼？」

「哦，得！」司維特里喀羅夫帶着厭惡地擋開道。「請你莫要說那話，」他

連忙接續說道，一點也不帶着他在先前所有談話中所顯出來的那誇大的派頭。他的臉色十分變了。「我承認，那是一個不可原諒的弱點，但是我不能自禁：我怕死，而且我不喜歡談牠。你知道我有幾分是神祕派麼？」

「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鬼影！它還繼續會你麼？」

「哦，莫要談它；在彼得堡便不再有了，滾她們的吧！」他帶一種激怒的神氣喊道。「讓我們勿寧來談這事吧……不過……哼！我沒有許多時間，不能長久和你留在一塊，可惜！我本要找出許多話告訴你。」

「你有什麼約會，女人麼？」

「是的，女人，一件臨時發生的事……不，這並不是我所要談的。」

「你所有的環境之討厭，醜醜，那不影響你麼？你失去了約束自己的力量麼？」

「你對力量也要強求麼，He-he-he！你剛才使我驚奇，羅提宏羅馬諾維支，雖說我預先知道，是要這樣的。你拿放蕩和美學來向我說教呀！你——一個

席勒，你——這個理想家！自然，這一切是應當這樣的，若果不是這樣，那才使人驚奇哩，然而事實上這是奇怪的……唉，多麼可惜，我沒有功夫了，因為你是最有趣的一派人！順便問一下，你愛慕席勒麼？我愛慕他極了。」

「但是你是什麼樣的一個誇張的人呵。」拉思科里涅珂夫帶有些厭惡的說道。

「的確，我並不是，」司維特里喀羅夫大笑答道，「不過我並不辯駁，讓我去作一個誇張的人吧，為什麼不誇張呢，若果那並不傷害任何人的話？我在鄉下和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一塊過了七年，因此現在我遇見一個像你這樣的一個見多識廣的人——見多識廣而且極有趣味——我簡直高興談話，並且，我喝了那杯香檳酒，酒力有點到頭上來了。並且，有某一件事情使我興奮極了，但是關於那事我……要保持沉默。你往那里去？」他驚問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始站起來了。他對於到這里來，覺得憂鬱，氣悶，而且不安。他覺得相信了司維特里喀羅夫是地面上最卑鄙的流氓。



「噯！噯！坐下，停一會！」司維特里喀羅夫請求道。「讓他們給你拿點茶來，無論如何。停一會，我不說謊話了，我的意思是說，關於我自己。我將告訴你一件事情。若是你歡喜，我將告訴你一個女人如何設法「救」我（你要稱之爲「救」的）？實在，那就是對於你第一句問話的一個回答；因爲那女人乃是你的妹妹。我可以告訴你麼？這就要耗費時光了。」

「告訴我，但是我相信，你……」

「哦，莫要不安。並且，即是在像我這樣的一個無價值的下賤傢伙心中，亞  
半沙陀羅馬諾夫那所激起的祇是最深沉的尊敬。」

## 第四章

「你或者知道——是的，我自己告訴你了，」司維特里喀羅夫開言道，「說我在這里債戶牢獄中，爲着一筆鉅款，而且沒有一點希望償還。無須乎詳說瑪爾法羅馬諾夫那如何把我買出來的細事了：你知道一個女人有能愛到什麼樣的瘋狂之點麼？她是一個誠實的女人，非常懂事，雖說完全沒有受過教育。你相信麼，這個誠實的忌妬的女人，經過許多場氣惱症和責罵之後，竟屈就和我訂了一種合同，這她在我們婚後生活中自始至終保持着。她比我大得多，並且，她嘴裏總是噙着一朵丁香芽或什麼東西。在我的靈魂裏面有那麼多的粗鄙氣，還有一種誠實氣，以致我竟直接告訴她，說我不能絕對地對她誠實。這番告白使她發瘋，但是仍然她彷彿有些喜歡我殘酷的坦率。她以爲這顯出來我不願欺哄她，若果我這種

預先警告她，在一個忌妬的女人，你知道，那是第一個斟酌。經過許多流淚之後，在我們之間訂立了一個口頭的合同：第一，我絕不離開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永遠作她的丈夫；第二，沒有她的應允我絕不離去；第三，我絕不重訂一個永遠的情人；第四，爲着補償這點，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讓我和女僕們自由行動，但是只讓她祕密知曉；第五，上帝禁止我鍾情于我們階級的一個女人；第六，設若我——上帝禁止這事——遇有太大的嚴重的熱情，我必須把牠露示給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不過，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對於這最後的原因十分放心。她是一個懂事的女人，因此她難免看我爲一個淫佚的酒色之徒，夠不上真正愛情的。但是一個懂事的女人和一個忌妬的女人是兩件很不同的事情，麻煩就從這里來的。但是要公道地批判什麼人，我們必須拋棄些預存的意見和我們對於我們周圍的普通人們的習慣的態度。我有理由寧願信仰你的評判甚於任何人的，或者你已經聽見關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許多可笑的悖理的事了。她的確有些很可笑的方面，但是我坦白地告訴你，我實在爲那些因我而起的無數的悲苦而惋惜。唔，我想，一個頂

溫存的丈夫爲他頂溫存的妻作一篇合宜的 *Oraison Funèbre* (奠辭)，這就夠了。當我們吵架的時候，我常不作聲，不激怒她，這種上流人的行爲很少達不到目的，這影響她，使他歡喜，實在。有時候她確實以我爲驕傲。但是你的妹妹無論如何她受不了。不過，她終於冒險領那樣一個美貌的人到她的家裏來當女教師。我的解釋是這樣：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是一個熱誠的易動感情的女人，她自己簡直鍾情——真正的鍾情——於你的妹妹。唔，沒有什麼驚奇的——看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都麗亞）！我頭一眼便看出危險了，你作什麼感想，我決定甚至於連看都不看她。但是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自己邁了頭一步，你相信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爲着我對於你妹妹的固執的沉默，爲着我漫不經心地接受她對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不斷的崇拜頌揚，她起初確實和我生氣了。我不知道她需要的是什麼？唔，自然，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把關於我的一切細事都告訴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了。她有一個不幸的習慣，把所有我們家庭的祕密都實在地告訴每個人，不斷抱怨我：他如何能不信賴那樣的一個令人喜悅的新朋友呢？我料想她除了我，別的

什麼也不談，無疑地亞字陀沙羅馬諾夫那聽見了那一切流行的關於我的曖昧的祕密的謠言了！……我不願賭東道，說你也已經聽說了這類的什麼事。」

「我聽說了。盧辛加你以害死了一個嬰孩的罪名。那是真的麼？」

「莫要提到那些下流的謠言，我請求你，」司維特里喀羅夫帶着憎惡與煩惱說道。「若果你堅持要知道那一切的傻事，我那一天將告訴你，但是現在……」

「我還聽說你鄉下的什麼從僕，某件事也是因為你而發生。」

「我求你放下這個題目，」司維特里喀羅夫帶着顯然的急性，又打斷他的話。

「這是那個死後到你那去給你裝煙管的從僕麼？……這是你自己告訴我的，」拉思科里涅珂夫覺得越發越發起勁了。

司維特里喀羅夫注意地看着他，拉思科里涅珂夫猜想他在那種神氣中領會出來一陣惡毒的嘲弄。但是司維特里喀羅夫克制自己，很客氣地答話。

「是的，就是他。我看你也極端發生興趣，而且我覺得趁着這第一個方便

的機會，來滿足你的好奇心，乃是我的責任。一定這樣！我知道我實在可以被某些人認爲是浪漫的人物。試想我對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一定要如何刺激呵，因爲她向令妹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重述關於我的那些神祕的有趣的閒言。我不敢猜想那給她一個什麼印象，但是無論如何這對我是有利的。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雖然有種種自然而然的嫌忌，雖然有我的不變的陰沉和抗拒的態度——她終於覺得憐惜我，憐惜一個絕望的靈魂。而且若果一個女子的心一動憐惜，那是比任何東西都危險的。她不得不想要「救他」，使他明白，把他舉起來，引他向更高的目的，使他恢復一種新生活並且有用，——我們都知道一個人能夠夢想這類的事。我立刻便看出這鳥兒飛往她自己的籠裏來了。我也準備了。我想你在皺眉吧，羅提宏羅馬諾夫那？無須乎。你知道，那結果完全是烟消雲散。（滾他的，我喝了好多！）你知道麼，我從一起頭就常惋惜，你妹妹沒有命運生在二三世紀，爲小亞細亞的一個郡主，或什麼總督的女兒。她無疑地要作那些受殉教之苦的人中的一位，當他們用火熱的鉗子烙她的胸膛的時候，她要微笑的。她自己要去的。要

在四五世紀，她走開到埃及沙漠裏去，要在那裏住三十年，靠着草根，歡悅和幻想來過活。她簡直是渴望爲什麼人受苦，若果她得不到苦難的話，她要跳樓自盡的。我聽見了一些關於一個拉如密亨君的話——他據說是一個懂事的傢伙：他的性情就暗示出來了，實在。他大概是一個研究神學的大學生。唔，他最好照料你的妹妹！我相信我明白你的妹妹，而且我以此自傲。但是在人初結識的時候，你知道的，人易於更粗心而且愚蠢，你看不清楚。天曉得，她爲什麼那麼漂亮呢！那並不是我的錯。事實上，那起始在我這邊是一種最不可抵抗的肉體上的慾望。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貞節的要命，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注意，我把關於你妹妹的這話當作一件事實告訴你。不問她的廣大的見識，她幾乎是病態的貞節，而且那將妨礙她。那時碰巧家裏有一個女子巴拉霞，她是一個青眼睛的村女，我先前從來沒有見過——她剛從別一個村子來——非常漂亮，但是愚蠢得不能相信：她流淚，哭叫起來，好使到處都能夠聽見，於是發生了紛擾。一天喫了午飯之後，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跟着我到花園裏的一條蔭道上去，她帶着發光的眼睛

堅持我不要引逗那可憐的巴拉霞。這差不多是我們單獨的第一次談話。自然，我是極高興遵從她的願望，努力顯出失措了，迷惑了，事實上我這角色裝的並不壞。於是會晤，神祕的談話，勸告，懇求，祈禱，甚至於眼淚都來了——你相信嗎，甚至於流淚？試想傳道的熱情竟使有些女子到什麼一種地步——自然，我把這一切都放在我的命運上，假裝對於光明感着飢渴，最後我用了征服女性的心的最有力量的武器——一件從未使人失敗的武器。這是著名的方法——奉承。世上沒有比說真話更難的事，也沒有比奉承更容易的事。說真話時，若果有百分之一的不諧音，那便發生不和諧的結果，而且那就生出麻煩了。在奉承時，若果直到最後的音，一切都是不諧的，那正是一樣地好聽，聽來仍然滿意。那可以是一種粗鄙的滿意，但仍然是一種滿意。不論奉承如何粗鄙，至少一半一定彷彿是真的。這於各種程度的人和社會上各階級都是不錯的。一個貞節的處女可以被奉承誘惑的。我想起我有一次如何誘惑了一個熱心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主義的太太來，絕不能不大笑。什麼樣的一個趣事，所費的工作是何等的少呵！而



且那位太太實在是有主義的，有她自己的主義，無論如何。我所有戰略都在於使自己簡直匍匐在她的純潔之前而且完全化歸烏有了。我厚臉地奉承她，當我剛能握一握手，甚至於得到她的一瞥的時候，我便要責備自己，這是以強力取得的，而且便要聲言她拒絕了，所以我若不是那麼無規矩，我絕不能獲得什麼的。我力說她是那麼天真爛漫，以致她不能預先看出我的狡詐，不知不覺地，不防備地隨我了。事實上，我勝利了，同時我的情婦仍舊堅決地相信她是天真的，貞節的，而且對於她所有的本分與義務是忠實的，然而她十分意外地屈服了。當我最後向她說明，我的真誠的信心是以爲她是和我一樣地切望的時候，她是何等地和我生氣呵。可憐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在奉承這方面不行極了，若果我只要願意的話，我可以在她活時把她所有的財產交給我的。（我現在喝了許多酒，談話太多了。）我希望你不生氣，若果我現在提到我開始在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身上發生同樣的效力。但是我蠢笨而且性急，把事情弄壞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有幾次——特別有一次——大大不高興我的眼睛的表情，你相信麼？那其中有時有一種光，

使他驚嚇，這光變得越發強，越發不留神，直到使他憎恨的時候爲止。無須乎詳說細事了，但是我們分開了。這時我又作得笨了。我極力以頂粗鄙的方法嘲弄所有要感化我的那般的傳道與努力。巴拉霞又出場了，而且並不是她一人；事實上是發生了一場可怕的騷動。唉，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但願你能看見你妹妹的眼睛如何地發閃光呵！莫要管我這時醉了，喝了一滿杯酒。我是說真話。我向你老實說，那一瞥便纏繞我的夢了；最後就是她的衣服的綽繚聲我都受不了。我實在開始以爲我可變癡癩的。我絕不能相信我能被感動到那樣的一種瘋狂地步。實在，主要的是要解決，但是在那時是不可能的。試想我那時作了什麼事！瘋狂能使一個人到什麼一種最愚蠢的地步呵！在瘋狂中是不理會任何事情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認爲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究竟是一個乞丐，（噯，原諒我，並不是那話……）但是若果那話把意思表明了，這有什麼關係呢？）她靠着作事生活，她有你的母親和你養（噯，這話可惡，你又皺眉了），我便決心把我所有的錢——那時我有三萬盧布能夠換成現款——奉獻給她，若果她願和我跑到彼得堡

這里來的話。自然，我起誓奉獻永久的愛情，歡樂等等的。你知道那時我對她那麼狂熱，若果她告訴我我把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毒死，或把她殺掉，來和她自己結婚，我立刻便辦了——但是終於得了那不幸的結局，那你已經知道了。你可以想像，當我聽說瑪爾法羅馬諾夫那抓住那個流氓派的律師盧辛，幾乎使他們成爲配偶的時候，我是何等狂怒呵——那實在和我求婚正是一樣的事情。不是麼？不是麼？我看出你開始非常注意了……你個有趣的青年人呵。……」

司維特里喀羅夫着急地以拳擊棹子。他臉紅了。拉思科里涅河夫明白地看出他幾乎不知不覺吮下去的那一杯或一杯半的香檳酒在他身上發生影響了——他決心利用這個機會。他覺得對於司維特里喀羅夫非常疑心。

「唔，從你所說過的話看來，我完全相信了，你到彼得堡來是要打我妹妹的主意，」他爲更進一步激怒司維特里喀羅夫，便直接向他說道。

「哦，瞎話，」司維特里喀羅夫說道。彷彿使自己振作精神了。「怎麼，我告訴你……並且，你的妹妹不能寬容我。」

「是的，我確知道她不能的，但是並不是要點。」

「你這麼相信她不能麼？」司維特里喀羅夫，撮起眼睛，嘲弄地微笑着。「你對的，她並不愛我，但是你決不能確知丈夫與妻或情郎與情婦之間所經過的事情的。總是有小小的一角對於世人仍舊是一個秘密，只有兩個人知道。你將保證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是帶着嫌忌地看我麼？」

「從你所吐出的有些話中，我看出你對都麗亞還打着主意——自然是壞主意——而且想立刻實行哩。」

「什麼，我吐出那樣的話了麼？」司維特里喀羅夫在老實的驚惶中間道，絲毫沒有注意那說出他的主意的話。

「怎麼，就是現在你吐着那話哩。你爲什麼這樣發驚呢？你現在這樣害怕什麼？」

「我——害怕麼？害怕你麼？你勿寧害怕我吧，Cher ami（好友）。但是說什麼瞎話呵。……不過我喝的太多了，這我知道。我幾乎又說得太多了。可惡這

酒！喂！這里，水呀！」

他急抓起香檳酒瓶，不客氣地把牠扔出窗外。菲力卜拿水來了。

「那全是瞎話！」司維特里喀羅夫說道，濕一把手巾，放在頭上。「但是我能用一句話回答你，消除你所有的疑心。你知道我要結婚了。」

「你先前告訴我這話了。」

「我告訴你了麼？我忘記了。但是我不能確定地告訴你這話的，因為我甚且還沒有看見過我的未婚妻：我只是想要那樣。但是現在我真正有一個未婚妻了，而且這是一件固定的事，若果不是我有事務不能放下，我要立刻領你去，因為我歡喜詢問你的意見。噯，可惡，只剩十分鐘了！瞧，看這錶。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你，我的婚姻在牠本身方面却是一個有趣的故事。你往那里去？又走麼？」

「不，我現在不走開。」

「簡直不走開麼？我們看看吧。我將領你到那里去，我將把我的未婚妻領給你，不過並不是現在。因為你不久一定要離去的。你一定要往右邊去，我要往左

邊去。你知道那位列思麗赫夫人——我現在同住的那個女人麼，嗎？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她就是那個在冬天投水自盡的女子的母親。得，你聽着麼？她替我安排這一切事情。你厭煩了，她說，你需要事物來耗費你時光。你知道，因為我是一個抑鬱的，愁悶的人。你以為我快活麼？不，我是抑鬱的。我並不為害，只是在一個蔽處一氣坐三天，一言不發。那個列思麗赫乃是一個詭譎的賤婆娘，我告訴你。我知道她心裏想着什麼：她想我將厭煩了，拋棄我的妻，離去了，她便抓住她，利用她——自然是在我們的階級裏，或者在更上的階級裏。她告訴我，有一個父親，衰老的退職的官吏，腿癱瘓了，三年來都在一張椅子上坐着。她說母親是一個懂事的女人。有一個兒子在外省作事，但是他並不幫助家裏；有一個女兒，已經結婚了，但是她並不來看他們。他們有兩個小姪兒，歸他們照顧，好像他們自己的孩子不夠似的，他們不讓最年輕女兒上學校了，她是一個再過一個月便是十六歲的女子，因此到那時她也能夠結婚了。她就是嫁給我的。我們到那裏去。這是何等地可笑呵！我出面了——一個地主，一個鰥夫，有着人所素知的

姓名，有親朋，有財產。即使我五十歲，她還不夠十六歲，又何妨呢？誰想那回事？但是這迷人呀，是不是？這是迷人呀，哈——哈！你當看見我是如何走向爸爸媽媽那裏去呵。在那時看見我，那是值得的。她進來了，屈膝爲禮，你可以猜想，還穿着短短外套——一朵含苞未放的花！臉紅得像落日樣——她已經聽說了，無疑地。我不知道你對於女性的臉如何感覺，但是在我看來，這十六歲，這稚氣的眼，害羞的怯懦與眼淚，比美還好，而且她還是一副完美的小小的畫圖。美麗的頭髮成小小的鬚子，像羊身上樣，圓滿的小小的櫻唇，小小的脚，一個迷人心魂的人！……唔，我們互相認識了。我告訴他們，因爲家庭瑣事，我是急忙着，第二天我們便訂婚了。從那時起，我一到她家，便把她抱在腿上而不放手。唔，她臉紅得像落日樣，我時時吻她。她的媽媽自然使她牢記着，這是她的丈夫，這是一定要這樣的。這簡直使人樂極了！現在訂婚的情形或者比結婚還好。現在你有了那所謂 *la nature et la virginité* (天性與真)，哈——哈！我和她談了兩次，她遠不是一個傻瓜哩。有時她偷偷看我一眼，確實把我燃燒了。她的臉像拉

飛爾的「瑪利亞」像。你知道綏克斯特的「瑪利亞」的臉上有種奇怪神氣——那含着悲戚的宗教的幻覺的臉。那你注意了麼？唔，她是有些和那相合。在我們的訂婚第二天，我買禮物送她，值價一千五百盧布——一副金鋼鑽，一串珍珠，一個銀梳妝盒子，有這麼大，裏面有各種東西，因此甚至於我的瑪利亞臉的都發紅了。我昨天放她坐在我的腿上，我想是有些太不客氣——她臉色緋紅，眼淚流出了，但是她不想顯露出來，我們孤單留在那里，她忽然撲在我的頸上（這是她第一次自願的），用她的小臂膀摟着我，吻我，起誓說她願作一個服從的，忠實的，好妻子，願使我幸福，願供獻她的一生，她一生中每一分鐘，願犧牲一切，一切，說她所要求的報答是我的尊敬，說她「什麼東西，什麼東西都不再要我的，不要禮物。」你要承認，聽着這樣的一種自白，獨自一人，聽一個十六歲的天使，穿着棉紗外套，有着小小的鬚髮，頰上帶着處女含羞的紅暈，眼中噙着狂熱的眼淚，是有些迷人心魂呵！這不迷人心魂麼？這是值得付以代價的，不是麼？唔……聽着，我們將去看我的未婚妻，不過並不是就在此刻！」



「事實是這種年齡與發育之巨大區別激起你的情慾了！你真要作這樣的一種結婚麼？」

「怎麼，自然嘍。每個人，那最知道如何欺騙自己的人，都想自己過得最快活。哈——哈——但是你爲什麼對於德性如此熱心呢？可憐我吧，好朋友，我是一個有罪的人。哈——哈——哈！」

「但是你供給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孩子們。不過……不過你有你自己的緣由。……我現在一切都明白了。」

「我總是喜愛小孩子，非常喜愛，」司維特里喀羅夫大笑道。「我能夠告訴你一個有味的例子。我到這里頭一天，便去看各種常到的地方，經過七年之後，我簡直奔去了。你大概注意了，我並不急于和老朋友們聚會。我將極力地長久避免他們。你知道麼，我鄉下和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一塊的時候，我時常想起這些地方，想得要命，任何知道路的人在這里都能發現許多事物。是的，的確這樣——人們酗酒，受過教育的青年人，由于無事可做，消耗自己於不可能的夢想與幻象之

中，而且爲學說弄跛脚了：猶太人發達起來，聚積着錢，所有其餘的人都耽溺於淫佚。從頭幾個鐘點起，這城市便發出那種我所熟悉的氣味。我碰巧在一個怕人的常到的地方——我歡喜到的污穢地方——這是一種所謂跳舞，有在我生平所絕沒有見過的一種Cancan（凱凱舞）。是的，進化就在這裏。忽然之間我看見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子，穿的漂亮，和一個善舞的專家跳舞，和另一個人Vis-a-vis（面對面）。她的母親在牆旁一張椅子上坐着。你猜想不到那是什麼樣一種Cancan（凱凱舞）呵！那女子害臊了，臉紅了，最後覺得受侮辱了，開始哭起來。她的對手抓住她，開始使她旋轉，在她面前扮演：人人都大笑——我像觀衆一樣——卽是Cancan（凱凱舞）的觀衆——他們都大笑而且嚷叫。「懲罰的對——不應當帶小孩子來！」唔，這消愁的回憶是否合乎邏輯，並不是我的事。我立刻定下我的計劃，在那位母親的身邊坐下，開始說我也是一個生人，說這裏的人都是受了不好的教養的人，說他們不能辨別正人，禮遇她們：使她們明白我有許多的錢，提議用我的馬車把她們送回家。我把她們送回家，得知她們了。她們寓居在一個可

憐的小屋裏，剛從鄉下來到。她告訴我，說她和她的女兒只能把和我結識認爲一種榮幸。我探查她們自己什麼東西都沒有，而是爲着什麼法律上的事項到城裏來的。我奉獻我的服務與金錢。我得知她們誤赴跳舞廳的，以爲那是純正的跳舞界。我提議在法文與跳舞上幫助這少女的教育。我的提議被她們當作一種榮幸，帶着狂熱地答應了——而且我現在還很好。……若是你歡喜，我們就去看她們，不過並不是就在此刻！」

「住嘴吧！聽夠了你的卑鄙醜態的逸事，缺德的，卑鄙的，淫蕩的人！」

「席勒，你是一個澈底的席勒——*O la vertu va-t-elle se nicher*（道德那里去了）？但是你知道我故意告訴你這些事情，因爲高興聽你的喊叫！」

「我敢說，我能夠看見自己是可笑。」拉思科里涅珂夫生氣的喃喃道。

司維特里喀羅夫賊心大笑；最後他叫菲力卜，付了賬，站起來。

「我說，但是我喝醉了，*Asser Cause*（談夠了），」他說道。「這是一場快樂！」

「我原以為這一定是一場快樂哩！」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站起來。「無疑地在一個精疲力竭的酒色之徒，敘述這樣偶遇的事，心中懷着奇怪的同樣計劃——特別是在這樣情形之下，而且是對着像我這樣的一個人，這是一場快樂。：這是提神的！」

「唔，若果你是那意思，」司維特里喀羅夫答道，帶着些驚異詳細觀察拉思科里涅珂夫，「若果你是那意思，你自己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冷嘲者。你足可以使你這樣，無論如何。你能夠明白許多……而且你也能夠作許多。但是夠了。我真誠地惋惜不能和你多談，但是我將把你放在我的眼中的。：只是稍等一下。」

司維特里喀羅夫走出酒館去。拉思科里涅珂夫跟着他走出去。不過司維特里喀羅夫並不很醉，酒影響了他一會，但是一分鐘一分鐘消去了。他心中早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而且皺眉。他預料着什麼事情顯然是興奮了而且不安。在這幾分鐘，他對拉思科里涅珂夫態度改變了，他一時一刻越無禮，越譏諷。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到這一切，他也不安。他變得非常疑心司維特里喀羅夫，便決定去跟着

他。

他們出來到鋪道上。

「你往右邊去，我往左邊去，或者若是你歡喜，你往左邊去，我往右邊。不過Adieu, Mon Plaisir 再會，朋友），但願我們再見。」

他往右邊向乾草市場走去。

## 第五章

拉思科里涅珂夫跟在他後面走。

「這是什麼一回事？」司維特里喀羅夫轉身喊道，「彷彿我說……」

「這意思就是，我現在將把你放在眼中的。」

「什麼？」

兩人都站着不動，彼此注視着，好像量力似的。

「從你所有半醉的話看來，」拉思科里涅珂夫嚴厲地說道，「我深信你並沒有放棄你在我妹妹身上所打的主意，而且更加活動地進行。我得知我的妹妹今天早晨接到一封信。你自始至終差不多都坐不穩。……你可以在路上找出一個妻子來，但是那並不算什麼。我自己歡喜弄確實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自己幾乎都不能說他有什麼事，以及他想把什麼事情弄確實

了。

「一定地！我要叫巡警！」

「叫去吧！」

他們又對面站了一分鐘。最後司維特里喀羅夫的臉色改變了。他自己相信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對於他的恫嚇並不驚懼，便裝出一種喜形于色的和藹的神氣。

「什麼樣的一個傢伙！我故意不提你的事，雖說我被好奇心吞掉了。那是一件怪事。我把那放在一邊，直到另一個時候為止，但是你足可以把死人激起來了。——唔，我們走吧，不過我預先警告你，我只回家看一會，去弄點錢；然後我將把房子鎖住，駕一輛馬車，往島上去度過這晚上，現在，現在你要跟着我走麼？」

「我到你的寓所去，並不是看你，乃是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去說我抱歉沒有赴喪禮。」

「那是隨你便，但是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並不在家。她領着那三個孩子到一個顯貴的老太那里去，她是幾個孤兒院的女恩人，我幾年以前就很認識她。我貯有一筆款子給這位老太太，以供給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三個孩子的費用，並且又捐款給那機關，這樣就把她迷住了。我又把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的故事詳細地講給她聽，什麼也不隱瞞。這在她身上發生了難以形容的影響。就是因為這緣故，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今天被召到這位太太暫時所住的X醫院。」

「沒有關係，我還是要去。」

「隨你便，這于我並沒有什麼，但是我不和你一道去：現在我們熟了。順便說一下，我相信了，你帶着疑心地看我，就是因為我顯出那樣的客氣，並沒有用閒話麻煩你。……你明白麼？這使你驚為特別：我敢賭東道是這回事。唔，這教訓人顯客氣了！」

「而且教訓人在門旁聽話哩！」

「嚶，就是這回事，是不是？」司維特里喀羅夫大笑道。「是的，經過那發



生的一切事之後，你若果置之不問，我會喫驚哩。哈——哈——雖說我明白一點你所要作的那些惡劇，而且你把那告訴索菲亞綏苗諾夫那，那是什麼意思呢？或者我是十分落在時代後面來了，不能明白。行好吧，說明一下，好傢伙。解釋解釋最近的學說——」

「你什麼話也聽不見的。那一切都是你捏造的？」

「但是我並不是說那回事（雖說我確是聽見些話）。不，我是說你現在老是嘆息呻吟的樣子。你內裏面的席勒時時刻刻在反抗，現在你告訴我莫要在門旁聽話。若果你是那樣覺得，去報告警察吧，說你有了這種不幸；你在你學說上鑄了一個小錯。但是若果你相信人必須莫在門旁聽話，但是人可以高興暗殺老女人們的，你最好離開到亞美利加去，而且趕快。跑呀，青年人！還可以有時間的。我真誠地說。你沒有錢麼？我給你路費。」

「我一點也不是想着那件事，」拉思科里涅珂夫討厭地打斷他的話道。

「我明白（但是莫要使你自已昏亂了，莫要討論牠，若果你不相信的話）。我

明白你所憂愁的問題——道德的問題，是不是？公民與人的責任麼？把牠們放在一邊吧。牠們現在對於你並不算什麼了，哈！哈！你將說，你還是一個人和一個公民。若是這樣，你不應當弄進這個圈裏來。從事一件不適合於你的工作，是沒有益處的。唔，你最好自戕吧，不然是你不想自戕麼？」

「你彷彿設法使我發怒，使我離開你。」

「什麼樣的一個怪傢伙！但是我們到這里了。請上樓梯。你看，那就是往索尼亞亞綏苗諾夫那那里去的路。看，沒有人在家。你不相信我麼？問加泊勞毛夫。她把鑰匙留給他。這里就是馬丹加泊勞毛夫本人。嘿，什麼？她有些發聲。她出去了麼？往那里去了？你聽說了麼？她不在房裏，大概直到夜晚很遲才回來哩。唔，到我的房來，你想來看我，不是麼，到了。馬丹列思麗赫並不在家。她是一個永遠忙碌的婦人，我向你担保，她是一個極好的婦人。若果你稍微懂些，她以於你有用的。得，看！我從櫃裏把這張五厘公債票拿出來——看我還弄有好多呵——這張今天要換成現款。我一定不再耗費時間了。櫃鎖了，房子鎖了。現

在我們又在樓梯上了。我們坐馬車麼？我要往島上去。你歡喜拉一把麼？我要坐  
馬車。噯，你不肯麼？你厭倦了麼？來坐車逛一逛！我想天要下雨的。不要  
緊，我們要把車蓬放下來。……」

司維特里喀羅夫已經上了馬車。拉思科里涅珂夫決定他的疑心至少在這時是  
不正當的。他一語不答，轉身向乾草市場走回去。他在路上只要回頭，他便可以  
看見司維特里喀羅夫出去沒走一百步遠，便開掉馬車，順舖道上走着。但是他轉  
了灣，什麼也看不見。極端的厭惡拉他離開司維特里喀羅夫。

「試想我一會能求助於那個粗鄙的畜生，那個缺德的耽於肉慾的人和流  
氓！」他喊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評判下得太隨便，太匆促了；關於司維特里喀羅夫，有種  
事情使他發生了一種新奇的，甚且是一種神秘的性質。至於他的妹妹，拉思科涅  
珂夫相信司維特里喀羅夫不會讓她平平安安的。但是關於這事往下想了又想，未  
免太厭煩人，太難受了。

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他還沒有走二十步，便照常陷入於沉思中了。他在橋上站在欄杆旁邊，開始凝視着河水。他的妹妹緊靠近他站着。

他在橋頭遇見了她，但是走過去了，沒有看她。都麗亞先前從沒有在大街上這樣地遇見他，她驚惶失措了。她站着不動，不知道是叫他還是不叫他。忽然她看見司維特里喀羅夫迅速地從乾草市場那方面來了。

他彷彿小心地來近了。他並不往前到橋上去，而在鋪道上一旁站着，極力避免拉思科里涅珂夫看見他。他觀察了些時都麗亞，向她作手勢。她猜想他作信號請他莫向她哥哥說話，而到他那里去。

都麗亞就是這樣作的。她從她哥哥身旁偷着過去，走到司維特里喀羅夫跟前。

「我們趕快走開吧，」司維特里喀羅夫向她耳語道，「我不要羅提宏維馬諾維支知道我們相會。我一定要告訴你，我同他在緊靠近的那家酒館裏一塊坐着，他在那里會我，我大費困難才脫掉他。他不知怎的聽說我給你的信了，而且疑心

什麼事情。自然，告訴他的人並不是你，但是若果不是你，那麼是誰呢？」

「唔，現在我們已經轉灣了，」都麗亞打斷他的話說道，「我哥哥看不見我們了。我一定要告訴你，我不和你再走遠了。在這裡和我說吧。你可以在大街上把那一切都告訴我的。」

「第一層，我在大街上不能說這件事；第二層，你一定要聽索菲亞綏苗諾夫那說；第三層，我要給你些文件看。……唔，若果你不答應跟我一陣去，我也不肯說明一點，而且立刻走開了。但是我求你不要忘記，你所愛慕的哥哥的一件非常希奇的祕密，完全在我保守着哩。」

都麗亞站着不動，躊躇着，用查究的眼眼看着司維特里喀羅夫。

「你怕什麼呢？」他安靜地說道。「城市並不是鄉下。就是在鄉下，你害我也比我害你利害些。」

「你預備了索菲亞綏苗諾夫那麼？」

「沒有，我一句話也沒有向她說，我不十分確知她此刻在不在家。但是大概

她是在家。她今天把她的繼母安葬了；她大概不在這樣的日子去會人的。暫時我不想向任何人說這事，我一半懊悔向你說了。在這樣的一件事上，極微微的不慎便像賣朋友一般地壞。我住在那里，那住宅裏，我們就到了。那便是我們的門房——他很認識我；你看，他在鞠躬哩；他看見我同一位小姐一陣來了，無疑地他已經注意你的臉孔了，你若果怕我而且疑心，這你要高興的。原諒我說話這樣粗鄙。我自己沒有一套房子，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的房間緊接我的——她寓居在緊接着的一套房裏。這全層樓都是分成寓所出租的。你爲什麼嚇得像一個小孩樣？我是如此可怕麼？」

司維特里喀羅夫的嘴唇撮成一陣慙慙的笑容；但是他並不是懷着微笑的心情的。他的心怔忡着，他差不多不能呼吸。他頗大聲的說話，以遮蓋他的增加着的興奮。但是都麗亞並沒有注意這種特別的興奮，她是那般受了他的話的刺激，以致她怕他像一個小孩子樣，以致他在她看來是那般可怕。

「雖說我知你並不是一個……可尊敬的人，我絲毫不怕你。領路，」她帶

着顯然的寧靜說道，但是她的臉非常失色。

司維特里喀羅夫停在索尼亞的房前。

『讓我來打聽她在不在家。……她不在。多麼倒楣呵！但是我知道她很快就來的。若果她出去了，那只能是爲着孤兒孤女們的事，去見一位太太。她們的母親死了。……我會干與而且替她們安排。若果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在十分鐘內不回來，我將叫她到你那里去，若是你歡喜，就在今天。這是我的房子。這是我的兩個房間。馬丹列思麗赫（我的女房東）住在緊接的那間房裏。得，這樣看。我將指給你看我的主要的證據！這道門從我的臥室通到兩間完全空的屋子，那是出租的。就在這里……你一定要注意地細看這屋子。』

司維特里喀羅夫佔有兩間很大的有傢具的房子。都麗亞不信心地往四下望，但是看見屋子的傢具和情形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然而有種事情要注意，比方說，司維特里喀羅夫的房子正在兩套幾乎沒有住過人的房子中間。他的房子並不是直接從走廊進去，乃是從女房東的兩間幾乎空着的房間經過。用鎖匙開了從他臥室

通出去的門，司維特里喀羅夫指給都麗亞看那兩間出租的房子。都麗亞停在門口，並不知叫她看什麼，但是司維特里喀羅夫趕緊來說明。

「看這裡，在這第二間大房裏。注意那道門，那鎖了。門旁放一把椅子，這是這兩間房裏所僅有的椅子。我把牠從我的房裏搬來，好聽得更方便。正在門的那邊便是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的棹子；她坐在那里和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談話。我坐在這裡聽了一連兩晚上，每次有兩個鐘頭——自然我能得知些事情，你以為如何？」

「你聽了麼？」

「是的，我聽了。現在回到我的房來：我們不能在這裡坐下。」

他把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領回到他的客房來，給她一張椅子坐。他坐在棹子對面那一邊，至少離她有七呎遠，但是或者他的眼裏有了同樣的光，那會有一次十分驚嚇了都麗亞。她打戰，又不信心地往四下望。這是一個不由己的舉動；她顯而易見地不願露出她的不安來。但是司維特里喀羅夫寓所的幽閉的情形忽然使



她驚惶了。她想問至少他的女房東不在家，但是驕傲使她不問。並且，在她的心中有着另一種憂慮，比他替自己的恐懼大得無比。她是處在大大的苦楚中。

「這里是你信，」她說道，把信放在棹上。「你所寫的能是真實的麼？你暗示犯罪，你說是我哥哥犯的。這點你暗示得太明顯了：你現在不敢否認的。我一定告訴你，我在你未寫信以前，便聽說了這愚昧的謠言，我連一個字都不相信。這是一個厭人的可笑的猜疑。我知道這個謠言，以及爲什麼，如何捏造出來，你不能有證據的。你應允要證明。說呀！但是讓我警告你吧，我並不相信你！我並不相信你！」

都麗亞說這話，匆忙地講着，一會她的血湧到臉上來了。

「若果你不相信，你如何能冒險單獨到我的房裏來呢！你爲什麼來呢？只是由於好奇心麼？」

「莫要磨難我。說呀，說呀！」

「你是一個勇敢的女子，這是不能否認的。的確，我想你要請求拉如密亨君

護送你到這里來。但是他並沒有和你一陣，也並不在任何靠近的地方。我在用心  
看着哩。這是你想保護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不受懲罰。但是在你裏面的一切都是  
神聖的。……關於你的哥哥，我要向你說什麼話呢？你自己剛才看見他了。你  
對於他作什麼感想呢？」

「一定這並不是你所根據的唯一的事情吧？」

「不，並不是根據這，乃是根據他自己的話。他一連兩晚上到這里來看索菲  
亞綏苗諾夫那。我已經指給你看他們坐在什麼地方。他向她完全告白了。他是一  
個兇手。他殺了一個老女人，一個當主，他自己也當東西給她。他還把她的妹妹  
——一個名叫理薩威泰的女小販子，她在他暗殺她姊姊的時候，碰巧進來了。他  
用他帶去的一把斧頭，把她們倆個都殺了。他暗殺了她們，好搶她們，他的確搶  
她們了。他拿了錢和各樣的東西。……他逐字逐句把這一切話告訴索菲亞綏苗諾  
夫那，她是知道這個秘密的唯一的人。但是她在這件暗殺上言行兩面都沒有份；  
她對之驚嚇得如同你現在一樣。莫要焦心，她不洩露他的秘密的。」

「這不能夠，」都麗亞喃喃道，嘴唇發白。她喘着氣。「這不能夠。並沒有絲毫的原因，沒有種根據。……這是一個謊話，一個謊話？」

「他搶她，那就是原因，他拿錢和東西。不錯，他自己承認他並沒有用那錢或東西，而是把牠們藏在一塊石頭下，現在那些東西就在那里。但那是因爲他不敢用。」

「但是他如何能偷人，搶人呢？他如何能夢想那事呢？」都麗亞喊道，她從椅上跳起來。「怎麼，你知道他，你見過他，他能是一個賊麼？」

他彷彿懇求司維特里喀羅夫：她完全忘記她的恐懼了。

「那有千千萬萬的關聯與可能性哩，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一個賊偷人而且知道自己是一個流氓，但是我聽說一個上流人把郵信袋扯開了。誰知道，大概他以爲他作着一件上流人的事哩！自然，我自己也不會相信的。若果我同你一樣，聽人家告訴我這件事，但是我相信我的耳朵。他並且向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把那事的一切原因都說明了，但是她起初並不相信她的耳朵，然而她終於相信她自己的

眼睛了。」

「是什麼……原因呢？」

「說來話長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是這……我如何告訴你呢？——一種學說，按照這種學說，比方說，我認爲一件犯罪是許可的，若果主要的目的是對的，一件惡行，百件善事！自然，一個有才情，有着自命不凡的驕傲之青年人，知道他若果（比方說）有很少的三千盧布，他的整個事業，他的整個將來便造就得不同了，然而却沒有那三千盧布，這也是惱人的。這再加以由於餓，由於在一個小房裏寓居，由於破衣，由於活鮮地感覺着他的社會地位，還有他妹妹母親的地位的魔力，而來的神經的刺激。特別是，虛榮心，驕傲與虛榮心，雖說誰知道他或者也有好點的。……我並不是責備他，請你莫要那樣想！那並不是我的事。他還引用了一個特別的小學說——一種學說——你看，把人類分成原料與超人——法律因爲他們的超羣不能施用在他們身上的人，他們替其餘的人類（就是原料）制定法律。當作一個學說，那是不錯，*Une theorie comme une autre*（各

個學說都一樣)。拿破崙把他吸引得要命，這是說，使他受影響的乃是這件事：許許多多有天才的人對惡行並不躊躇，他們並不思想法律便把牠越過去了。他彷彿以爲他也是一個天才——這是說，他有一時相信這事。他因爲他能夠創一個學說，但是不能大胆地越法，因此便不是一個有天才的人，這個觀念使他大大受苦了，而且還在使他受苦哩。這於一個有任何驕傲的青年人都是令人屈辱的，特別是在我們這時候。……」

「沒有悔恨麼？那麼你否認他有任何道德的情感麼？他是像那樣麼？」

「唉，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現在一切事情都是亂七八糟的；也並不是曾經有過很好的秩序。一般俄國人在思想上都寬泛，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寬泛得像俄國的土地樣，而且他們極端偏於虛妄的，混亂的。但是寬泛而無特別天才乃是一樁不幸。你記得我們關於這個題目我們一塊談論了好多回，晚間飯後坐在走廊上。怎麼，你常責備我寬泛——誰知道，或者我們正在他躺在這裏細想着他的計劃的時候談着話哩。在我們之中，尤其是在知識階級裏，並沒有神怪不可侵犯的傳

統觀念，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最好的時候，有人將從書上或從舊編年史記上不知怎的替他自已編造出來。但是那些大抵是有學問的人而且都是年老的守舊派，因此一個社會上的人是不宜於作有學問的人的。不過，你知道我的一般的意見。但是我們以前談論這事不止一次了。關於使你對於我的意見發生興趣，我實在是那般快樂。……你非常失色，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

「我知道這個學說。我讀了他的那篇關於那些一切允許的人們的文章。拉如密亨拿給我的。」

「拉如密亨君麼？在一本雜誌上麼？有這樣的一篇文章麼？我並不知道。那一定有趣哩。但是你往那里去，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

「我要去看索菲亞綏苗諾夫那，」都麗亞無力地一字一板地說道。「我怎樣去看她？她或者進來了。我一定要去見她。或者她……」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不能把話說完。她的呼吸真正地斷了。

「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直到夜晚才回來，至少我相信是的。她以前馬上就回

來，但是若果不回來，那麼她便直到十分晚了才回家。」

「噯，那麼你是撒謊了！我看……你是撒謊……始終在撒謊……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都麗亞喊道，她完全昏頭了。

她幾乎暈絕了，倒在司維特里喀羅夫趕緊給她的一把椅子上。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什麼事？約束你自己吧！這里有水。喝一點兒吧。……」

他在她身上灑點水。都麗亞打戰，蘇生過來了。

「這很見效，」司維特里喀羅夫含糊的自言自語道，皺着眉頭。「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自己放安靜吧！相信我，他有朋友們的。我們要救他。你歡喜我把他帶到國外去麼？我有錢，我在三天之內能夠弄到一張票。至于那件暗殺呢，他要作各種的善事，補償起來。你自己放安靜吧。他還可以成爲一個偉人哩。唔，你怎麼樣？你覺得怎麼樣？」

「殘酷的人呵！對這事能夠譏諷！讓我去吧。……」

「你往那里去？」

「到那里去？他在什麼地方？你知道麼？這扇門爲什麼鎖了呢？我們從那門進來，現在却鎖了。你什麼時候將就鎖上的？」

「我們不能滿屋子嚷着這樣的一個題目。我萬不是譏諷！那只是我討厭這樣談了。你如何能在這樣一種情況中走去呢？你想洩露他的秘密麼？你將使他發怒，他將自首的。讓我告訴你吧，他已經被監視着了！他們已經在追着他的踪跡。你將簡直地把他洩露了。稍等一會，坐下，讓我們一起細想一番吧。我請求你來，爲着要單獨地討論這事，徹底斟酌一下。但是坐下吧！」

「你如何能救他？他真能夠被救麼？」

都麗亞坐下。司維特里喀羅夫在她旁邊坐下。

「這全靠你，你，你自己一人，」他開言道，帶着發光的眼睛，幾乎是耳語，因爲興奮的感情，他差不多不能說出話來。

都麗亞驚懼地往後退。他也渾身發抖。



「你……你說一句話，他便被救了。我……我將救他。我有錢，有朋友。我將立刻把他送走。我將弄一個護照，兩個護照，一個給他，一個給我。我有朋友……有能爲的人。……若是你歡喜，我將領一張護照給你……給你母親。……你要拉如密亨作什麼？我愛愛你……我愛你超乎一切。……讓我吻你的衣邊吧，讓我，讓我。……就是那絳繚聲我都受不了。告訴我「做那件事」，我便做。我將作一切事。我將作不可能的事。你相信的，我就相信。我將做任何事情——任何事情！莫要，莫要那樣看着我。你知道你在殺我麼……」他幾乎開始發狂。……有種思想忽然彷彿來到他的腦中。都麗亞跳起來，向門前衝去。

「開門！開門！」她嚷道，推動着門。「開門！那里沒有人麼？」

司維特里喀羅夫站起來，恢復了意識。他的仍然顫動着的嘴唇，慢慢張開顯出一陣生氣的侮慢的笑容。

「並沒有人在家，」他安靜地着重地說道。「女房東出去了，那樣喊嚷只是耗費時間，你只是無用的激動你自己。」

「鑰匙在什麼地方？立刻開門，立刻，卑鄙的人！」

「我把鑰匙弄掉了，找不着了。」

「這是一種強逼！」都麗亞喊道，面如死色。她奔到最遠的屋拐，她在那里趕緊用一張小棹子擋住自己。

她並沒有呼嘯，但是她用眼睛釘着磨難她的人，注意他的每種舉動。

司維特里喀羅夫仍舊站在房子的那一邊，面對着她。他確實是鎮定的，至少在外表上，但是他的臉像先前一樣失色。那侮慢的笑容並沒有離去他的臉孔。

「你剛才說到強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若果那樣，你可以相信我是打了主意。索尼亞綏苗諾夫那不在家。加泊勞毛夫家人走遠了——中間隔着有五間鎖了的房子。我至少有你兩倍強壯，並且，我沒有什麼可怕的。因為你以後不能訴苦的。你一定不願真正去洩露你哥哥的祕密吧？並且，沒有人相信你。一個女子如何能單獨到一個單身的人的寓所去會他呢？因此即使你犧牲了你的哥哥，你也不能證明什麼的。要證明一件脅迫是很困難的，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

「流氓！」都麗亞憤怒地低語道。

「隨便你，但是注意，我只是照着一般的求婚說話。這是我個人的堅信！你是十分對的——暴力是可恨的。我只是說來使你明白你無須乎悔恨，即使……你願意自動的救你哥哥，如同我所向你提議的。你簡直要服從環境，其實是服從暴力，若果我們必須用這兩個字的話。想一想吧。你哥哥和你母親的命運都操在你的手中。我將作你的奴隸……終身……我在這里等着。」

司維特里喀羅夫在沙發上坐下，離都麗亞約有八步遠。她現在對於他的不改的決心沒有絲毫的懷疑了。並且，她知道他。忽然她從口袋裏掏出一把手槍，板機子，手拿着放在棹上。司維特里喀羅夫跳起來。

「呵呀！原來這樣麼！」他喊道，他喫驚但是惡意地微笑道。「唔，這完全改變事情的面目了。你使事情於我容易多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但是你從那裏弄到的手槍？這是拉如密亨君麼？怎麼，這是我手槍，一個老朋友！我如何地尋找呵！我在鄉下教你的放槍功課你並沒有扔掉。」

「這並不是你的手槍，這是屬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她被你殺了，賤人！在她家裏並沒有你的東西。在我開始疑心你能作什麼事的時候，我便把牠拿來。若果你敢前進一步，我起誓我要把你槍斃了的。」她狂怒了。

「但是你的哥哥呢？我由於好奇心問你，」司維特里喀羅夫說道，他還在原位站着。

「報告去，若果你要去的話！莫要動！莫要來近！我要放的！你毒死你的妻子，我知道！你自己便是一個兇手！」她拿着手槍準備了。

「你如此確信我毒死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麼？」

「你幹了！你自己暗示了那件事；你和我談毒藥。……我知道你去弄來了……你準備了。……那是你幹的。……那一定是你幹的。……流氓！」

「即使那是真的，那也是爲着你的緣故……你便是造因的人。」

「你撒謊！我總是，總是恨你的。……」

「哦哈，亞浮陀沙羅馬諾夫那！你彷彿忘記了你在鼓動的狂熱中如何向我變

得溫存了。那我在你的眼中看見了。你記得那月明之夜，夜鶯在唱麼？」

「這是一個謊話！」在都麗亞的眼中有一道怒光。「這是一個謊話，一個謊話，一個謊話！」

「一個謊話麼？唔，若是你歡喜，這就是一個謊話。我捏造的。對女人們不應當提醒這樣的事物的，」他微笑道。「我知道你要放的。你這漂亮的狂暴的人呵。唔，放去吧！」

都麗亞舉起手槍，臉色死白，凝視着他，量着距離，等待着他那方面的第一個舉動。她的下唇發白而且顫動，她的大大的黑眼睛發光像火樣。他從沒有看過她如此美貌。當她舉起手槍的時候，在她眼中發光的火彷彿把他燃着了，他的心中有一陣疼痛。他向前走一步，一槍響了。子彈擦過他的頭髮，打到後面牆裏去了。她站着不動，低聲笑着。

「蜂子釘我了。她照直瞄準我的頭。這是什麼？血麼？」他摺出手帕擦血，細細的一道血流在他的右鬢角上。子彈彷彿剛擦過皮膚，

都麗亞把手槍放低，看着司維特里喀羅夫，懷着一種狂烈的驚奇，甚於恐怖。她彷彿並不明白她在作着什麼事，發生着什麼事。

「唔，你沒打中！再放，我等着，」司維特里喀羅夫低聲說道，還微笑着，但是慘悽地。「若果你老是像這樣，我將有功夫在你沒有再扳機以前把你抓住  
了。」

都麗亞一驚，迅速扳好手槍，又舉起來。

「由我吧，」她絕望地喊道。「我起誓我要再放的。我……我要把你槍斃  
了。」

「唔……離三步遠你便能夠槍斃我了。但是若果你不……那麼。」他的眼睛發光，他向前走了兩步。都麗亞又開槍，子彈沒有出來。

「你沒有裝對。不要緊，你那里還有一發。準備好，我等着。」

他站着，面對着她，離兩步遠，等着，注視着她，帶着狂熱的決心，帶着熱病般地熱情的，強項的，固定的眼睛。都麗亞看出他寧死也不願讓她走。「而

且——現在，自然她要把他槍斃了，離兩步遠！」忽然她把手槍扔掉了。

「她把手槍扔掉了！」司維特里喀羅夫驚奇地說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件重物彷彿從他的心頭滾去了——或者並不僅是死的恐懼，實在他那時候差不多可以覺不着的。這是脫去了另一種感情，更黑暗，更辛酸，那他自己也解釋不了。

他走到都麗亞的跟前，輕輕地摟着她的腰。她並不拒絕，但是發抖得像一片樹葉子樣，帶着懇求的眼光看着他。他努力要說什麼話，但是他的嘴唇動着，不能發出一個音來。

「讓我走吧！」都麗亞懇求道。司維特里喀羅夫打戰，她的聲音現在是十分不同了。

「那麼你並不愛我麼？」他低聲問道。

都麗亞搖頭。

「然而……然而你不能麼？絕不麼？」他絕望地低語道。

「絕不！」

這時在司維特里喀羅夫的心中接着便有一會可怕的啞然的衝突。他用一種難以形容的注視看着她。忽然他縮回臂膀，迅速轉身向窗戶，對着窗戶站着。又一片刻過去了。

「鑰匙在這里。」

他從上衣的右口袋把牠掏出來，放在後面棹上，並沒有轉身，也沒有看都麗亞。

「拿去！趕快！」

他頑梗地向窗外望。都麗亞走到棹前去拿鑰匙。

「趕快！趕快！」司維特里喀羅夫重複說道，仍然不轉身，不挪動。但是在那「趕快」的口氣中彷彿有一種可怕的意義。

都麗亞明白這點，急抓起鑰匙，奔到門前，迅速開門，跑出房去。稍一分鐘，她神經錯亂的向着X橋跑到運河岸上。



司維特里喀羅夫仍舊在窗旁站了三分鐘，最後他慢慢轉身，往四下望，手摸  
着前額。一陣奇異的微笑扭歪了他的臉，這是一陣可憐的，傷心的，無力的微  
笑。那已經乾了的血，染污了他的手。他生氣地看着那血，於是濕了一把手巾，  
洗他的鬚角。都麗亞忽然扔掉的那把手槍，落在靠近門跟前，忽然映入他的眼簾  
了。他拾起來，觀察一下。這是一把舊式的小小口袋裏的三管手槍。還有兩發和  
剩在那裏的一個彈殼子。那可以再放的。他想了一會。把手槍放在口袋裏，拿帽  
子出去了。

## 第六章

他那晚上玩到十點鐘，從這一個常到的下流場所到那一個。加提亞也出頭了，唱另一隻小調子，一個「痞棍和霸道的人」如何

「開始吻加提亞。」

司維特里喀羅夫款待加提亞和奏攜帶風琴的人和幾個歌人和堂倌們和兩個小夥計。他特別被那兩個夥計吸引，因為他們都是彎鼻子，一個往左彎，一個往右彎。他們最後把他領到一個遊園去，他給他們買門票。園裏有一棵細長的種三年的松樹和三個矮叢林，還有一座「佛克斯廳」，這實際上是一家酒館，也預備茶，周圍放着幾張綠棹子和椅子。一幫可憐的歌人和一個米里克的紅鼻子的，喝醉的，但是極其喪氣的丑角娛樂着大眾。這兩個夥計和別的夥計們爭吵，彷彿就要鬥毆了。司維特里喀羅夫被選出來解決這場糾紛。他聽他們說了一刻鐘，但是

他們嚷得那麼大，他就不能聽懂他們的話。那彷彿確定的唯一事實，便是其中有一個偷了什麼東西，竟得當場賣給一個猶太人了，但是他不願和他的同伴分贓。最後彷彿偷的那個東西乃是屬於福克斯廳的一把茶匙子。那東西不見了，事情彷彿麻煩起來了。司維特里喀羅夫付了匙子錢，站起來，走出園去。這時約六點鐘。他始終沒有喝一點酒。他叫茶只是爲着面子的緣故。

這是一個黑暗的悶人的晚上。約在十點鐘時候，威嚇着人的濃重陰雲密佈天空。霹靂一聲雷，大雨下得像瀑布樣。雨並不是成點子下，乃是如注地下着。每分鐘都打閃，每次人都能夠數到五。

他淋濕到皮，回家了，把自己鎖起來，把他所有錢都拿出來，扯碎了兩三張紙。于是把錢裝在口袋裏，他就要來換衣服，但是往窗外一望，聽着雷聲和雨聲，他就拋掉那個意思，拿起帽子，並不鎖起便走出房去了。他照直往索尼亞那裏去。她在家。

她並不是孤單一人：加泊勞毛夫家的四個孩子都和她在一塊。她在給他們茶

喝。她在恭敬的沉默中迎接司維特里喀羅夫，驚奇地看着他濕透的衣服。小孩子們都立刻在難以形容的恐怖中跑掉了。

司維特里喀羅夫在棹旁坐下，請索尼亞在他旁邊。她怯懦地預備着聽他的話。

「我或者到亞美利加去，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司維特里喀羅夫說道，「因為我大概是最後一次見你了，我來作幾種安排。唔，你今天見那位太太了麼？我知道她對你說什麼話，你無須乎告訴我。」（索尼亞動了一下，臉紅了。）「那些人們有着他們自己作事的方法。至于你的弟妹們呢，他們都真正被供給費用了，那指定給他們的錢，我保存穩當了，收了字據。你最好管着這收據，設若發生了任何事情。這里，拿着吧！唔，現在這事算解決了。這里有三張五厘公債票，值三千盧布。給你自己拿着吧，完全為你自己，讓這是嚴密地只屬於我們自己的事，莫使任何人知道，無論你聽說什麼話。你需要這錢，因為照舊路生活下去是不好的，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並且，現在無須乎了。」

「我是十分感你恩，這些孩子們和我的繼母也是的，」索尼亞匆忙地說道，  
「若果我說話十分少……請你莫要以爲……」

「得了！得了！」

「但是至於這錢呢，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我非常感激你，但是我現在並不需要。我總是能夠掙我自己的生活費的。莫要以爲我不感恩。若果你是如此慈善，那錢……」

「這是給你的，索菲亞綏苗諾夫那，請你莫要在這上面費話了吧。我沒有功夫。你將需要的。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有兩件事情，必須擇一件；照頭一槍或西比利亞。（索尼亞驚奇地看着她，發驚。）莫要不安。我由我自己得知道那一切事情，我並不是一個愛閒逛說閒話的人；我將不告訴任何人。你會告訴他自首供認，那是一個良好的忠告。那于他好得多了。唔，倘若結果是西比利亞，他將去，你將跟他去。是這樣的，不是麼？若是這樣，他將需要錢的。你爲着他將需要錢的，你明白麼？把錢給你是如同我給他一樣。並且，你允許亞瑪利亞伊凡諾

夫那償還欠款。我聽見你說了。你如何能那麼輕率地担承那樣的責任，索菲亞綏苗諾夫那？那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欠債，並不是你的，因此你應當一點不管那個德國女人。你像那樣走不通的。若果有人向你詢問我——明天或後天有人要來問你——一點莫要說我此刻來看你，莫要把那錢給任何人看，一個字都莫提那事。唔，現在再會吧。（他站起來。）請代向羅提宏羅馬諾維支致意。順便說一下，你最好把錢交給拉如密亨君保存着。你認識拉如密亨君吧？自然你認識的。他並不是一個壞傢伙。明天，或者……到那個時候，把錢拿給他吧。直到那時為止，小心地藏着他吧。」

索尼亞也從椅子跳起來，驚惶失措地看着司維特里喀羅夫。她極想說話，想問一句話，但是她起初不敢，而且不知道如何開口。

「你怎麼能夠……你怎麼能夠在此刻走呢，在下着這樣大的雨走呢？」

「怎麼，動身往亞美利加去，而被雨阻止了麼！哈，哈！再會，索菲亞綏苗諾夫那，親愛的！活着吧，長久活着吧，你將于別人有用的，順便說一下……告

訴拉如密亨君，我向他致意。告訴他，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司維特里喀羅夫致意。一定的。」

他出去了，讓索尼亞處在一種驚奇的焦心與渺茫的惶恐之情況中。

以後發覺了，在那同一晚上，在七點二十分的時候，他又作了另一樁非常反常的意外的拜訪。雨仍然下着，他淋濕到皮，他走進他的未婚妻的父母所住的小房子去；那是在瓦綏涅夫斯基島的三條大街上。他叩了些時的門，才得進去，他的拜訪起頭發生了大大的擾亂：但是司維特里喀羅夫能以很迷人的，當他喜歡那樣的時候，因此那對懂事的父母之最初的而且實在是非常有理性的推測，以爲司維特里喀羅夫大概酒喝多了，立刻便消滅了。那溫存懂事的母親把那老耄的父親推進來看司維特里喀羅夫，她照常用各種不相干的問話來開始談話，她從不問一句直接的問話，乃是以微笑和搓手開始，於是若果她不得不要確知什麼事情——比方說，司維特里喀羅夫喜歡在什麼時候舉行婚禮——她便開始問些關於巴黎和那裏宮廷生活的有趣的而且幾乎熱心的問話，只是漸漸地把談話繞到三條大街來。

在別的時候，這自然是非常動聽，但是這次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彷彿特別着急，硬要立刻就見他的未婚妻，雖說一起頭就通知他了，說她已經睡覺了。那女子自然是出來了。

司維特里喀羅夫立刻便告訴她，說他因為很急的事情不得不暫時離開彼得堡，所以便給她帶來一千五百盧布，請求她當作他的禮物接受了，因為他早就打算在他們結婚以前送她這種小小的禮物。那禮物與他之立刻離去與在半夜大雨如注的時候爲着那個緣故絕對必須拜訪他們，這其間邏輯上的關係並沒有弄清楚。但是一切碰的很好：就連不能免的驚奇與惋惜的喊叫，與不能免的問話，都特別少而且被約束了。在另一方面，所表現感激算是最熱的了，更加以出自最懂事的母親的眼淚。司維特里喀羅夫站起來，大笑，吻他的未婚妻，拍她的臉，聲言他不欠就回來，她在她的眼中看出和稗氣的好奇心一起，有一種熱望的啞然的究問，想一想，又吻她，雖說他想起他的禮物立刻便要鎖起來歸那最懂事的母親保存着，便內心裏感覺着一種真誠的生氣。他走了，讓他們都處在特別興奮的情



况中，但是那溫存的媽媽在一半耳語中安靜地說着，解決了幾個他們最重要的疑問。她斷定司維特里喀羅夫是一個偉人，是一個作大事，有大聯絡而且有大財產的人——你不能知道他心裏有什麼主意。他要動身走路，就因為他愛送錢便送來，因此這並沒有什麼可驚的事情。自然，他渾身濕透了，這是奇怪，但是英國人，比方說，甚且更反常，而且所有那些上等社會的人並不想人家如何說他們，並不容氣。實在，或者他故意那樣來，顯出他任何都不怕。特別是，關於這事莫要提一個字，因為誰也不知會發生什麼事的，錢是一定要鎖起來，而且廚子費陀細亞並沒有離開廚房，這是最走運的了。而且特別是，一定一個字莫要向那個老貓——馬丹列思麗赫——說，等等。他們坐着私談到正兩點鐘，但是那女子老早就去睡了，驚嚇而且有些悲哀。

同時司維特里喀羅夫正在夜半，在路上過着橋回到大陸。雨停了，還有一陣咆哮着的大風。他開始打戰，有一會他凝視着小尼瓦河的黑水，帶着一種特別感受趣味的，甚且考究的神氣。但是他立刻覺得那非常冷，在水邊站着，他轉身向

着Y大街走去。他順着那條無盡頭的大街走了好久，幾乎有半個鐘頭，在黑暗中不止一次在木頭的鋪道上失足，但是他不住地望着右邊大街上找着什麼東西，他近來從這條大街經過，注意了靠近街頭什麼地方有一家旅館，用木料建築的，但是很大的，牠的名字他記得是有些像亞德利安堡。他並沒錯：那旅館在那上帝捨棄了的地方是如此顯著，即使在黑暗中他也不會看不見的。這是一座長長的變黑了的木房，雖是時間晚了，窗內還有亮，裏面有人事的旋週哩。他進去，向一個他在走廊上遇見的衣服襤褸的傢伙找一個房間。後者詳細觀察司維特里喀羅夫，鎮定起來，立刻引他到遠遠的樓下走廊盡頭的一間窄狹的小屋裏。並沒有別的房間，所有的都被人佔了。那衣服襤褸的傢伙考究地看着。

「有茶麼？」司維特里喀羅夫問道。

「有的，先生。」

「別的有什麼？」

「小牛肉，麥酒，冷菜。」

「給我拿酒和牛肉來。」

「你不要別的麼？」他帶着顯然的驚奇問道。

「不要，不要。」

那衣服襤褸的人完全失望的走了。

「這一定是一個好地方，」司維特里喀羅夫想道。「怎麼我不知道呢？我希望我外貌看來好像從有舞女的咖啡館來，路上遇見什麼意外之事似的。要知道誰住在這裏，才有趣哩。」

他點着蠟燭，更加細心地看着這房間。這是一間如此低的房子，司維特里喀羅夫僅僅能站在裏面：有一個窗戶，那張很髒的牀和那樸素的染色的椅子和棹子幾乎把房張滿了。牆頭看來好像是木板的，糊着破爛的牆紙，那麼破而且髒，以致那花樣都辨不出來了，不過一般的顏色——黃色——還能夠看出來。有扇牆因為天花板斜跛着，所以矮些，雖說那房間並不是樓頂，而且是正在樓梯底下。

司維特里喀羅夫把蠟燭放下，在牀上坐下，沉思起來。但是隔壁房裏一陣奇

異的不住的喃喃聲，有時發出一個喊聲，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喃喃聲從他進那房子的時候起就沒斷。他傾聽着，而且幾乎流淚地咒罵着，但是他聽見只是一人的聲音。

司維特里喀羅夫站起來，用手遮亮，他立刻從牆縫看見了光，他便走出去窺看。那房間比他的稍大些，有兩個人住着。其中有一個是頭髮很捲的人，臉孔發紅含怒，照着演說家的架子站着，沒有上衣，兩腿跨開保持他的身體均衡，而且拍着自己胸膛。他斥責別的那人是乞丐，什麼身份都沒有。他聲言他把別的那人從卑賤中提拔出來。他什麼時候喜歡把他趕出去，就可以趕，而且說只上帝看見這一切。他斥責的對象在椅子坐着，帶着一個要打噴嚏的人神氣，但是打不出來。有時對說話人轉動怯懦的迷亂的眼色，但是他顯然絲毫不明白他說些什麼話，而且差不多就沒有聽見。一隻蠟燭在桌子上快燒完了；那里有着酒杯，一瓶差不多空了的麥酒、麵包、黃瓜、和盛着陳茶渣滓的杯子。司維特里喀羅夫注意地凝視了這些之後，淡然地轉身，坐在床上。

那衣服襤褸的聽差拿茶回來了，不禁又問他再要不要任何東西，又得了一個拒絕的回答，他最後退出去了。司維特里喀羅夫趕緊喝一杯茶，使自己暖和，但是他任何東西也不喫。他開始覺得發熱病似的。他脫去上衣，裹在毛毯裏，在床上躺下了。他煩惱了。「要作這回事，人好好的是要好些，」他帶着一陣微笑想道。房間是窄狹的，蠟燭朦朧地燃着，風在外面咆哮着，他聽見有一個老鼠在房拐裏抓咬，房子發出老鼠和皮革的氣味。他在一種夢想的光景中躺着：思前想後的。他覺得極想把他的想像注定在什麼事情上。「在窗戶下一定是一座花園，」他想到。「有樹林的聲音。在狂風暴雨之夜，在黑暗中，我是何等地討厭樹林的聲音呵！牠使人發生一種恐懼的感情。」他記得剛才經過彼得羅夫斯基公園的時候，他是何等地討厭那聲音呵。這使他想起小尼瓦河上的橋，而且他又覺得冷，如同他站在那里的時候一樣。「我從沒有喜歡水過，」他想到，「即是在風景之中也是一樣。」他忽然又對於一個奇異的觀念微笑。「的確，現在所有這些關於審美安適的問題應當不關緊要，但是我變得更愛講究了，像一個動物樣，擇一

個特別地方……爲着這樣的一個事故。我本應當到彼得羅夫斯基公園去！我猜想那彷彿黑暗，寒冷，哈——哈！好像我在尋快活的感觸哩！……哦，我爲什麼不把蠟燭吹滅呢？」他把牠吹滅了。「隔壁他們已經睡覺了，」他沒有看見牆縫的亮，便想道。「唔，現在，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現在是你露面的時候了！天是黑暗的，時與地都宜於你。但是你不來！」

他忽然回想起來，他在沒有實行他對於都麗亞所打的主意的前一個鐘頭，他如何鼓吹拉思科里涅珂夫把她交給拉如密亨照顧。「我想我真正說了那話來擦我自己的，如同拉思科里涅珂夫所猜想的。但是那個拉思科里涅珂夫是什麼樣的一個光棍呵！他受了許多苦。他將來克服了他的無聊時，他可以爲一個成功的光棍的。但是現在他對於人生太熱望了。這些青年人們就在這點上是可恥的。但是，滾他的！讓他使自己高興吧，這與我並沒有關係。」

他不能睡覺。漸漸地都麗亞的面像在他面前升起，他渾身發抖。「不，我現在必須拋棄那一切了，」他自己振作精神，想道。「我一定要想什麼別的事。這

是奇怪而且可笑。我對於任何人從沒有大仇，我甚且從沒有特別想替自己報仇，這是一個壞兆，一個壞兆，一個壞兆。我也從來不喜歡爭吵，從來不發脾氣——這也是一個壞兆。我剛才對於她的應允，也是的；定落地獄！但是——誰知道？——或者她不知怎的會使我成爲一個新人哩。……」

他磨牙，又陷於靜寂了。都麗亞的面像又在他的面前升起，正如她放了第一槍之後的模樣，那時她恐懼地把手槍放低，漠然地凝視着他，因此他本可以把她抓過來兩次，而且她不會舉手保護自己的，若果他不提醒她的話。他記起在那時他如何覺得幾乎憐惜她，他如何在心中覺得一陣苦痛……。

「唉！定落地獄，又是那些思想！我一定要把牠放開！」

他微睡了，熱病般的抖戰停止了！那時忽然有什麼東西彷彿在舖蓋裏從他的臀和腿上跑過去。他一驚。「呀！可惡！我想這是一個老鼠，」他想到，「那是我留在棹上的小牛肉。」他覺得非常不想扯開毛毯，起來，弄涼了，但忽然之間，有什麼討厭的東西又從他的腿上跑過去。他扯開毛毯，點起臘燭。他打着熱

病般的寒戰，彎腰察看床上：什麼東西都沒有。他抖毛毯子，忽然一個老鼠出來在被單上。他努力去捉，但是那老鼠彎彎曲曲地來回跑，不離開床，在他的指間滑過，從他手半跑過，忽然跑到枕頭底下去了。他把枕頭扔掉，但是一剎那間他覺得有什麼東西跳到他的胸膛上，在襯衣裏滿上身跑，從背脊跑下去。他抖得利害，于是醒了。

房子是黑暗的。他躺在床上，如同先前一樣。風在窗下怒號着。「何等討厭呵，」他煩惱地想道。

他起來坐在床邊沿上，背對着窗戶。「不如完全不睡了，」他決定道。不過從窗戶來有一陣寒冷的潮濕的風；他並不起身，拉毛毯蓋身上，把自己裹起來。他任何事情都不想，而且不願想。但是幻像一個一個升起，無頭無尾的不連接的片斷思想從他心頭經過。他陷入于恍惚中。或者那寒冷，或那潮濕，或那黑暗，或那在窗下怒號，搖擺樹木的風，喚起了一種對於幻想的東西之堅持的渴望。他不斷地想着花的模樣，他幻想一座美麗的花園，一個鮮明的，溫和的，幾乎炎



熱的日子，一個節日——三位一體的日子。一所茂生着香花的英國樣子的美好的富麗的鄉房，環宅都是花壇，纏着爬藤的門廊有薔薇花壇圍着。一條輕爽的樓梯，鋪着富麗的地毯，用瓷盆盛着奇花裝飾着。他特別注意到窗戶裏柔嫩的，白色的，馨香濃郁的水仙花的花球，在鮮明的，綠色的，粗長的莖上低垂着。他願離開，但是他走上樓去，走進一間大大的高高的會客室裏，又是到處——在窗戶上，在往望台去的門旁，在望台上——都是花。地板上撒鋪着新割的香草，窗戶開着，一陣新鮮的，清涼的，微風吹到房裏來。鳥兒在窗下吱喳着，在屋子當中，在一張鋪着白緞棹圍的棹子上，放着一口棺材。棺材用白緞子蓋着，作上厚厚的白縐邊。花圈在各方面圍繞着。在羣花中躺着一個少女，穿着白棉紗的衣服，兩臂交叉着，壓在胸膛上，好像用大理石彫刻出來的似的。但是她的鬆鬆的美麗的頭髮是濕的：她的頭上有玫瑰花圈。那嚴肅的而且已經硬了的她的臉的輪廓，看來也好像用大理石彫刻的似的，她的灰白的唇上的笑容充滿一種極大的並非稱氣的苦惱與悲哀的懇求。司維特里喀羅夫認識這個女子；棺材旁邊並沒有聖

像，沒有燃着的臘燭，沒有祈禱的聲音，這女子自己投水死的。她僅僅十四歲，但是她的心傷了。她把被侮辱毀了的自身斷送了，那侮辱驚嚇了那稚氣的靈魂，以不應受的凌辱來沾污那天使的純潔，使她發出一聲最後的絕望的呼喊，不管了，殘忍地不理了，在黑夜裏，在寒與濕中，在狂風怒號的時候。……

司維特里喀羅夫恢復了意識，從床上起身，到窗前去。他摸窗栓，把窗戶開了。大風猛烈打進小房來，刺他的臉孔和胸部，僅僅有襯衣遮着，好像鋪着霜似的。在窗戶下一定有什麼差不多像花園，而且顯然是一座游園。在白天那里或者還有茶棹和歌唱哩。現在雨點從樹林與矮叢林上吹到窗上；天是黑的，如同在地窖裏，因此他僅只能分辨些東西的黑塊。司維特里喀羅夫肘節放在窗臺上倚伏着，向黑暗裏凝視了五分鐘；隆隆的砲聲，接連兩次，在夜的黑暗中響應着。「哎，信號！河水氾濫了，」他想到。「天亮時水將在大街的低下的區域旋流，漲滿了地下室和地窖。地窖老鼠將洩出來，人們將在他們把廢物拖到上層樓去的時候，在風雨中咒罵着。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他差不多還沒有想到這事，那時在

什麼靠近的地方有一掛壁上鐘匆促地滴滴着，打了三下。

「呵呀，一個鐘頭以內天便亮了！爲什麼等呢！我要立刻出去，照直到那公園去。我要在那裏選擇一片雨淋透的大大的矮叢林，因此人的肩膀剛一挨上，千萬滴水便都滴在人的頭上了。」

他從窗前挪開，把窗關上，把蠟燭點上，穿上背心、大衣、戴上帽子，出去了，拿着蠟燭，到走道上找那個衣服襤褸的聽差，（他曾在許多燭頭和各種廢物之中什麼地方睡熱的），他要付他房費，離開旅館去。「這是最好的時候；我不能選出更好的了。」

他在一條長長的窄窄的走廊上走了些時，沒有找着任何人，正要叫喚，那時忽然在一個黑暗的拐角裏，在一架舊食櫥和門之間，他看見了一件奇怪的東西，彷彿是活的。他拿着蠟燭彎腰，看見一個小女孩子，不過五歲大，發着抖，啼哭着，她的衣服如同濕透的法蘭絨一般地濕。她彷彿並不怕司維特里喀羅夫，只是看着他，從她的大大的黑眼睛裏顯出漠然的驚奇。她時時哽咽，如同小孩子們

哭了好久，但是開始受撫慰的時候一樣。那孩子的臉是慘白的，疲倦的，她凍木了。「她如何能到這里來呢？她一定是藏在這裏，一夜沒睡了。」他開始詢問她。那孩子忽然變得有精神了，用她的兒話咧達起來，說關於「媽咪」的什麼話，說「媽咪要打她，」並說什麼茶杯叫她「打破了」。那孩子不停地往下咧噠着。他只能從她所說的話，猜出他是一個失了照顧的孩子。她的母親或者是一個醉酒的廚子，在旅館裏作事，她鞭打她，嚇她了；那孩子把她母親的一個茶杯打破了，她十分驚嚇，便在前晚上跑掉了，在外面雨裏什麼地方藏了好久，最後她擠到這里來，在食櫥後面藏着，就在那裏過夜，她由于潮濕、黑暗、和害怕她因爲那要挨狠打，而哭着，抖着。他把她抱在懷中，走到她的房裏，把她放在床上坐着，開始給她脫衣服。她穿在光脚上的那雙破鞋，濕得好像她在污水灘裏站了一夜一般。他把她脫了的時候，便把她放在床上，把她蓋起來，從頭往下把她包在毛毯裏。她立刻便睡熟了。於是他又陷入於悽慘的沉思中。

「多麼傻，自行麻煩，」他忽然決定道，帶着煩惱的抑鬱感情。「多麼

呆！」他在煩燥中拿起蠟燭就走，又去找那個衣服襤褸的聽差，趕快要走。「孩子滾他的！」他開門的時候想道，但是他又轉身看那孩子睡熟了沒有。他小心地揭開毛毯。那孩子睡得正熟，她在毛毯裏睡暖和了，她的慘白的兩頰發紅。但是說來奇怪，那種紅色彷彿比童年的紅頰鮮明些，粗俗些。「這是一種熱病的紅色，」司維特里喀羅夫想道。這像酒後的紅色，好像她喝了一大杯酒似的。她的朱紅的嘴唇熱而發光；但是這是什麼一回事？他忽然猜想她的長長的黑色睫毛在顫動，好像眼皮在張開，一隻狡黠的眼睛往外窺看，霎眼不像孩子樣似的，好像那小女孩子並沒有睡熟，乃是假裝着似的。是的，就是這樣。她的兩唇勒成一陣笑容。她的嘴角在顫動，好像她努力約束着似的。但是一會她完全不約束自己了，一會勒嘴強笑，大大勒嘴強笑；在那十分非孩子氣的臉上有着一無恥的，惹人怒的神氣；那是邪僻，那是妓女的臉，法國妓女的無恥的臉。一會兩隻眼都大大張開了；向他丟了一個發光的無恥的眼色；大笑着，招引他。……在一個孩子臉上的那樣醜態裏面，在那副眼睛裏，在那大笑裏，有着無限地可憎可怕的神氣。

「怎麼，才五歲大麼？」司維特里喀羅夫在真正的恐怖中喃喃道。「這是什麼意思？」一會她轉身對他，她的小小的臉孔完全發紅，伸出她的兩臂來。……「可惡的孩子！」司維特里喀羅夫喊道，舉手要打她，但是那時候他便醒了。

他躺在原床上，還裹在毛毯裏。蠟燭並沒有點，曙光從窗戶射進來了。

「我作了一夜的惡夢！」他生氣地起來，覺得完全混亂了；他的骨頭發痛。外面佈着重霧，他什麼東西也看不見。天差不多有五點鐘了。他睡過了！他起來，把他那還潮濕的短衫和大衣穿上。摸着口袋裏的手槍，他拿出來，於是他坐下，從口袋裏掏出一本筆記簿子，在表題頁最顯眼的地方用大大的字母寫了幾行字。他讀了一遍，肘節放在棹上，陷入於沉思中。手槍和筆記簿子放在他的旁邊。有幾個蒼蠅醒來了，落在沒有嘗過的小牛肉上，那還放在棹上。他凝視着牠們，最後他用他的自由的手開始試捉一個。他直試到累了的時候為止，但是他捉不住。最後，他覺出自己在從事於這種好笑的事情，一驚，起來，堅決地走出房去。過一分鐘他便到大街上了。

一陣乳色的重霧掛在都市上。司維特里喀羅夫順着光滑的污穢的木鋪道向小尼瓦河走去。他恍惚地看見了湧漲的小尼瓦河的水、彼得羅夫斯基島、濕路、濕草、濕的樹林和矮叢林，最後看見了那矮叢林。……他開始乖戾地注視着房屋，設法想什麼別的事情。大街上沒有一個馬車夫或行人。那鮮明的，黃色的，小小的木屋，看來髒而且霉，門窗關閉着。寒冷與潮濕透入他的全身，他開始發抖。他時時遇見店舖招牌，細心地逐一閱覽。最後他達到木鋪道的盡頭，來到一座大的石砌的房子跟前。一條髒的，發抖的狗，擋住他的路，牠的尾巴夾在兩腿裏。一個穿着大衣的人臉向下倒着，醉死了，橫在鋪道上。他看一看他，往前走。一座高閣在左邊高聳着。「哼！」他想到，「這里就是一個地方。爲什麼要在彼得羅夫斯基島呢？無論如何這事將當着一個正式證人的面的。」

他對於這個新的思想幾乎微笑了，便轉到那條有樓閣的房子所在的大街上去。在那家關閉的大門旁，有一個矮小的人把肩膀靠門站着，裹在一件灰色的兵衣裏，頭上戴一頂亞吉利思式的銅盔。他向司維特里喀羅夫投了一個朦朧的冷

然的眼色。他的臉孔帶着那種永遠的含有抱怨的喪氣的神色，那是沒有例外地酸氣地印在所有猶太人的臉上的。他們兩人——司維特里喀羅夫和亞吉利思——彼此注視了幾分鐘沒有說話。最後，那使亞吉利思驚爲出常，一個人並沒有醉，離他三步遠站着，注視着，不說一句話。

「你在這里幹什麼？」他說道，並不挪動或變更他的位置。

「沒有什麼事情，兄台，早安，」司維特里喀羅夫答道。

「這不是地方。」

「我是往外國地方去。」

「往外國地方去？」

「往亞美利加去。」

「亞美利加？」

司維特里喀羅夫摺取手槍，扳槍機子。亞吉利思大睜眼睛。

「我說，這不是玩這樣把戲的地方！」



「這爲什麼不是地方呢？」

「因爲這不是的。」

「唔，兄台，那我並不管。這是一個好地方。有人問你的時候，你就說，他說他是往亞美利加去。」

他把手槍放在他的右鬢角上。

「你不能在這里幹這事，這不是地方！」亞吉利思喊道，振起精神，眼睛變得越大越來。

司維特里喀羅夫把槍機一扳。

## 第七章

在同日，約在晚上七點鐘，拉思科里涅珂夫正在往他的母親和妹妹的寓所去，這是巴加列耶夫住宅裏的寓所，拉如密亨替她們找到的。樓梯從大街上去。拉思科里涅珂夫脚步慢慢地走着，好像還在躊躇去不去似的。但是沒有東西會使他回轉：他下決心了。

「並且，這並沒有關係，她們還是什麼也不知道的，」他想到，「她們常以爲我是反常了。」

他穿的怕人：他的衣服破而且髒，被一夜的雨水浸透了。他的面孔由於疲乏，曝曬，經了二十四個鐘頭的內心的衝突，幾乎變像了。他孤獨的過了一夜，誰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但是無論如何他得到了一個決定。

他叩門，他的母親來開了。都麗亞不在家。就連聽差也出去了。起初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驚喜得說不出話來；於是她拉着他的手，引他到房裏來。

「你來了！」她開口道，歡喜地支吾着。「莫要和我生氣，羅提亞，因為我這樣愚蠢地流淚歡迎你；我在大笑哩，並不是在哭。你以為我是在哭麼？不，我高興了，但是我染了這樣愛流淚的壞習慣。自從你父親死後就像這樣。什麼事情我都哭。坐下，好孩子，你一定累了；我看你累了。唉，你是何等地憐呵。」

「我昨天在雨裏，母親。……」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口道。

「不，不，」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趕緊打斷他的話道，「你以為我要照常女人氣地盤駁你，豈要焦心、我明白，這一切我都明白；現在我學了這裏的規矩，實在我自己看是好些。我已下永遠決心了：我如何能明白你的計劃，期望你說明呢？誰也不知道你有什麼心事和計劃，或你懷着什麼意思；因此我不應當老是推你的肘節，問你想些什麼？但是，天爺！我為什麼來回地跑着，好像瘋了似的……？我是第三遍在讀你在雜誌上發表的那篇文章了，羅提亞。特密忒里普

羅珂非支拿給我的。我一看見，我便自己喊叫，對了，愚人，我想，他原來就在忙着這種東西，這便是對於那神祕的解釋！有學問的人總是像那樣的。他可以剛剛在頭腦中有了什麼新思想；他正在細想着，我却麻煩他，攪擾他。我讀了，親愛的，自然有許多地方我並不懂得；但那是十分自然的——我如何會懂呢？」

「給我看，母親。」

拉思科里涅珂夫拿着雜誌，披閱他的文章。雖說事實上與他的心情，他的境况並不合，他却感覺着每個作家初次看見自己的東西印出來了所經驗的那種奇異的苦甜的感觸；並且，他僅僅纔二十三歲。這僅只支持了片刻。讀了幾行之後，他便皺眉，他的心痛得跳。他回想起前幾個月的一切內心的衝突。他帶着憎惡與怒氣，把文章扔在棹上。

「但是無論我如何愚昧，羅提亞，我自己能夠看出你不久便要成爲俄國思想界裏的領袖之一，若果不是唯一的領袖的話。他們竟敢以爲你是瘋了！你不知道，但是他們真正那樣想哩。唉，卑鄙的畜生們，他們如何能瞭解天才呢！而且都麗

亞，都麗亞都幾乎相信了——你對於這作何說呢！你父親投了兩次稿給雜誌——頭一次是詩（我弄到了那底稿，我要給你看的），第二次是一個全部的長篇小說（我求他讓我把牠抄出來），我們如何祈禱牠們被採用呵——但是並沒有！六七天以前，羅提亞，我在爲着你的飲食，你的衣服和你生活的方法傷心。但是現在我又看出來我是何等地愚昧了，因爲你能以你的智力和才情得到你所喜歡的任何位置的。無疑地，你暫時並不關心那事，你在想着更重要得多了的事哩。……」

「都麗亞不在家麼，母親？」

「不在，羅提亞。我常看不見她；她讓我孤單着。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來看我，他是那麼好，而且他總是談你。他敬愛你，親愛的。我並不是說，都麗亞很缺少體貼。我並不是抱怨。她有她的主意，我有我的；她近來彷彿有什麼祕密，我從來對於你們兩個沒有保守過任何祕密的。自然，我相信都麗亞懂事極了，並且她愛你和我……但是我不知道這一切將得到什麼結果。你現在來了，羅提亞，你使我十分快樂，但是她出去了，不得見你；她進來的時候，我要告訴她：你的

哥哥來了，你却出去了。你這些時在什麼地方？你一定莫要害我，羅提亞，你知道，你能來的時候便來，但是若果你不能，那並沒有關係，我能夠等待的。無論如何，我要知道，你愛我，那於我便夠了。我要讀你所寫的東西，我要聽人人說你，有時你自己來看我。什麼能比這更好呢？現在你是來安慰你的母親，這我看出來了。」

說到這里，普里契里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哭起來了。

「現在我又是這樣！莫要管我的愚蠢。天爺，我為什麼在這里坐着？」她跳起來喊道。「這里有咖啡，我却一點沒有弄給你喝。唉，這是老年的自私。我要立刻弄來！」

「母親，莫要麻煩，我立刻就要走。我並不是爲着那來的。請你聽我說。」普里契里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怯懦地走到他跟前。

「母親，無論發生什麼事，無論你聽說關於我的什麼話，無論人家告訴你關於我的什麼話，你將永遠像現在一樣愛我麼？」他因爲心頭滿漲了，忽然問道，

幻像並不思想並衡量他的話似的。

「羅提亞，羅提亞，什麼一回事？你如何能問我這樣話？怎麼，誰將告訴我關於你的什麼話？並且，我任何人也不相信，我不願聽的。」

「我來是要使你相信，我總是愛你的，而且我高興我們獨自在一塊，甚且高興都麗亞出去了，」他帶着同樣的激動往下說道。「我來是要告訴你，雖說你將不幸福，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兒子現在愛你甚於愛他自己，你關於我的思想，以爲我殘酷，不顧你，全是錯誤。我絕不會不愛你的。——唔，這就夠了：我想我一定要這樣辦，而且這樣開始。……」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無語地擁抱他，輕輕地哭泣着。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不對，」她最後說道。「我始終在想我們簡直是煩累你，現在我看出了，你將有大大的悲哀，你之苦惱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我好早就預先看出來了，羅提亞。饒恕我說了這件事。我老是想着這件事，夜裏醒躺着。你妹妹昨夜在睡眠中說話，別的什麼話都不說，光說你。我聽出來一點，但是我

不能明白。我一早晨都覺得我好像被絞死似的，等着什麼事情，預料着什麼事情，現在來了！羅提亞，羅提亞，你往那里去呢？你要到什麼地方去麼？」

「是的。」

「我就是這樣想哩！若果你需要我，我能夠同你一陣去，你知道。都麗亞也能夠的；她愛你，她真心地愛你——而且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可以同我們一陣去，若是你歡喜。你看，我高興甚且把她當作一個女兒看。……特密忒里普羅珂非支將幫忙我們一塊去。但是……你往……那里去呢？」

「再會，母親。」

「什麼，今天麼？」她喊道，好像永遠丟失了他似的。

「我不能留下了，我現在一定要走。……」

「我不能同你一陣去麼？」

「不能，但是跪下向上帝爲我祈禱吧。你的禱告或者要達到他的。」

「讓我祝福你，給你畫十字吧。對了，對了。上帝呀，我們怎麼辦啦？」



是的，他高興，他非常高興那里沒有人，他獨自和他母親一塊。經過那可怕的數月之後，這是第一次他的心軟了。他倒在她面前，他吻她的腳，兩人哭泣，擁抱。她這次並不喫驚，並沒有問他話。有幾天她都明白地覺得她的兒子要遭什麼可怕的事，現在什麼可怕的剎那到了。

「羅提亞，我的乖，我的頭一個孩子，」她哽咽着說道，「現在你正如你小時候一樣。你像這樣跑到我跟前來，撲我，吻我。當你父親活着，我們貧窮的時候，你單是和我們在一塊便安慰了我們，當我把你父親葬了，我們多麼時常地一塊在他的墳上哭，擁抱，像現在樣。若果我近來哭泣，那是我的爲母的心預先知道苦難了。我頭一次看見你，你記得那天晚上，我們剛一到這里，我就從你的眼睛猜着了。我的心立刻往下沉，今天我開門看你的時候，我想那致命的時間到了。羅提亞，羅提亞，你今天不走吧？」

「不走！」

「你再來吧？」

「是的……我來的。」

「羅提亞，莫要生氣，我不敢問你話。我知道我必須莫要問。僅只對我說兩個字——你去的什麼地方遠麼？」

「很遠。」

「那裏有什麼事等着你？有你的什麼位置或事業麼？」

「聽天由命了……只是爲我祈禱吧。」拉思科里涅珂夫往門前去，但是她抓住他，絕望地凝視着他的眼睛。她的臉恐懼地動着。

「得了，母親，」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深悔自己不該來了。

「並非永遠地，這還並非永遠地罷？你要來的，明天你要來的吧？」

「我要來，我要來，再會。」他最後快快而去。

這是和暖的，新鮮的，明媚的晚上；早晨天便晴朗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走進他的寓所；他趕快。他想要在日落以前把一切事情辦定。直到那時爲止，他不想遇見任何人。他上樓時，注意那思泰莎從銅煖炊那裏跑來注意地看着他。「能有任

何人來看我麼？」他奇怪。他討厭地想到波費利。但是一開門，他却看見了都麗亞。她獨自坐着，陷入深思中，看來她好像等了好久似的。他在門口突然站住。她驚惶地從沙發上起身，站起來對着他。她的眼釘住他，露出恐懼與無限的悲傷。單單從那兩隻眼睛他便立刻看出來她知道了。

「我是進來還是走開呢？」他躊躇地問道。

「我一天都和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在一塊。我們都在等你。我們以為你一定要到那里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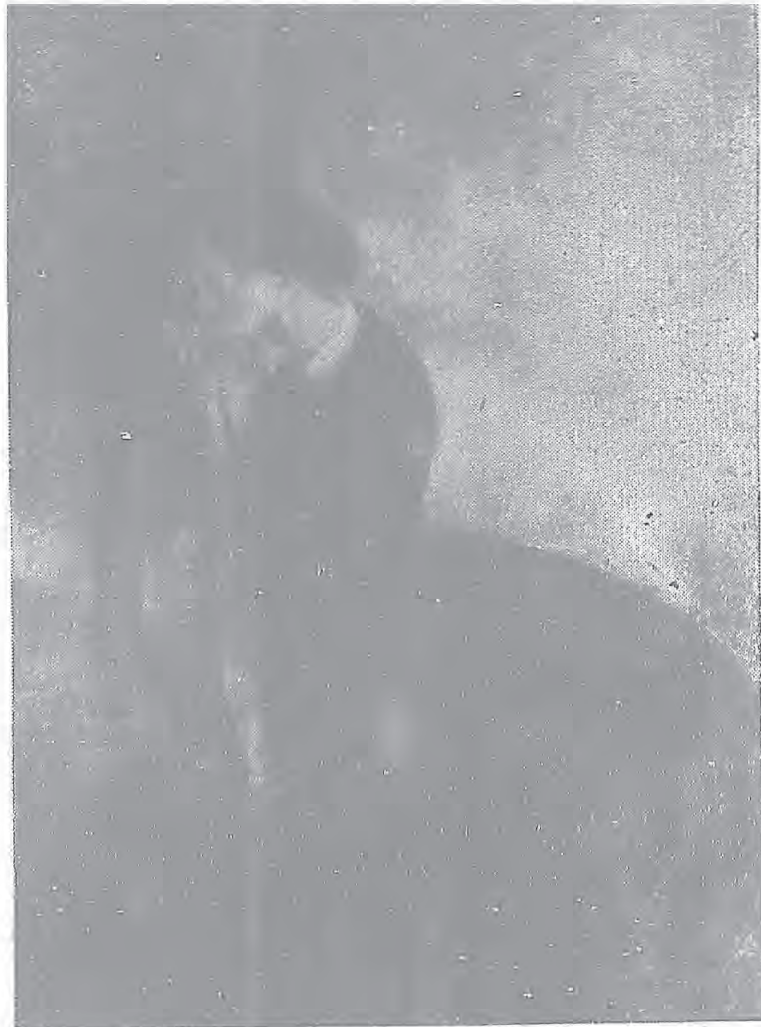
拉思科里涅珂夫走進房去，精疲力竭的倒在一張椅子上。

「我覺得軟弱，都麗亞，我非常累；我本願在這個時候能夠約束自己。」

他不信心地斜眼看都麗亞。

「你一夜都在什麼地方？」

「我並記不清楚。你想，妹妹我想一下下了決心，有幾次我在尼瓦河旁邊



都麗亞他獨自坐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房裏陷入深思中，看來好像等了好久似的。/

走，我記得我想在那里把這一切結束了，但是……我不能下決心，」他低語道，又不信心地看一看她。

「感謝上帝！那正是我們所怕的哩，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和我。那麼你對於人生還有信心吧？感謝上帝，感謝上帝！」

拉思科里涅珂夫辛酸地微笑着。

「我並沒有信心，但是我剛才在母親的懷裏哭泣哩；我並沒有信心，但是我剛才求他爲我祈禱哩。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的，都麗亞，這我不明白。」

「你到母親那里去了麼？你告訴她什麼？」都麗亞驚惶的叫道。「一定地你沒有那樣辦吧？」

「沒有，我沒有……用話告訴她；但是她明白許多了。她聽你在睡夢中說話。我相信她已經明白一半了。或者我去看她，這事作錯了。我不知道我爲什麼去。我是一個可恥的人，都麗亞。」

「一個可恥的人，但是甘心去受苦！你不是麼？」

「是的，我就去。立刻。是的，爲着要避免恥辱，我想投水溺死了，都麗亞，但是我往水裏望的時候，我想若果我直到現在認爲自己強硬，我最好是不怕恥辱，」他連忙說道。「這是驕傲，都麗亞。」

「驕傲，羅提亞。」

在他的無光的眼睛中有一道火光；他彷彿高興以爲自己還是驕傲的。

「妹妹，你不以爲我只是怕水吧？」他問道，帶着一陣剛戾的笑容，瞅着她的臉。

「哦，羅提亞，莫作聲！」都麗亞辛酸地喊道。沉默了兩分鐘。他坐着，眼睛注視着地板；都麗亞在棹子的另一頭站着。苦痛地看着他。他忽然站起來了。

「天晚了，是走的時候了！我立刻就去自首。但是我並不知道我爲什麼去自首。」

大的淚珠落在她的頰上。

「你哭了，妹妹，但是你能伸手給我麼？」

「這你懷疑麼？」

她擁抱他。

「你不是以去受苦贖你一半的罪麼！」她哭喊道，緊摟着他，吻他。

「罪？什麼罪？」他忽然憤怒地喊道。「我殺了一個下賤的有害的虫，一個老女當主，對於任何人都沒有用的！……殺了她便贖了四十個罪辜。她吸吮窮人的命。那是一件罪麼？我並不想那回事，我並不想贖罪，爲什麼你們在各方面都硬說是的呢？」罪！罪！」只是現在我明白地看出我的怯懦之庸愚了，現在我決定去受那無用的恥辱。這只是因爲我可恥，胸中空無所有，我才決定的，或者也爲着我的利益，如同那個……波費利……所建議的！」

「哥哥，哥哥，你說什麼話！要知道，你流血了！」都麗亞絕望地喊道。

「那所有的人流，」他幾乎瘋狂地插嘴道，「那成河地流着，總是流着，那像香檳酒樣流着，人們因爲那而在廟殿裏加冕，以後被稱爲人類的恩人。更仔細地觀察牠，而且明瞭牠吧！我也想有益于人，作出成千成百的善事以補償那

一點愚蠢，甚且並不是愚蠢，只是笨拙，因為那主意絕不是那麼愚蠢，如同現在失敗了所顯出來的樣子。……（一切事情失敗了的時候，都彷彿愚蠢。）藉着那種愚蠢，我只想使我自己站在獨立的地位，邁頭一步，獲得財產，于是一切事情都會以比較上無限的利益蓋過了。……但是我……我甚至于連頭一步都不能實行，因為我可恥，就是這麼一回事！然而我還不照你的看法看這事。若果我成功了，我會被加以榮耀的，但是現在我却墮入陷阱中了。」

「但是那並不這樣，並不是這樣——哥哥，你說什麼話？」

「唉，這不是如畫的，不是審美的動人心目呵！我不明白，以正式的圍攻，轟炸人民，爲什麼比這高尚些。怕出頭便是無能之第一個徵兆。我從沒有，從沒有認識這點比現在認的更清楚，我更看不出我所作的事是一件罪。我從沒有，從沒有比現在更強硬，更堅信過。」

血色湧上他的慘白的疲乏的臉孔了，但是當他吐出他最後的話語的時候，他碰巧遇着都麗亞的眼睛，他看她眼裏的那般的苦楚，他不禁停住了。他覺得他無



論如何是使這兩個可憐的女子苦惱了，他無論如何是造因的人。……

「都麗亞可愛的人呵，若是我有罪，饒恕我吧（雖說我是不能被饒恕的，若是我有罪）。再會！我們不爭辯。這是去的時候，大好的時候。莫要跟着我！我求你，我還有別處要去。……但是你立刻去，和母親一塊坐着。我懇求你！這是我對於你的最後的請求。完全莫要離開她；我讓她處在一種焦心的境況中離開她了，那她不適於忍受的；她要死或要瘋了。和她一塊吧！……拉如密亨將和你一塊的。我同他談了。……莫要哭我：我要終身努力放誠實，放丈夫氣，即使我是一個兇手。或者有一天我要成名的。我將不遺羞於你，你看着吧；我還要露頭角的。……現在暫時再會吧，」他趕緊結束道，又注意出對於他最後的話和應允，都麗亞眼中的一種奇異的表情。「你爲什麼哭呢？莫要哭，莫要哭；我們並不是永久的別離了！唉，是的！等一下，我忘記了！」

他走到棹前，拿了一本厚厚的落滿灰塵的書，翻開書頁中取出一個小小的水彩的象牙質的像。這是他的女老板的女兒的像，她害熱病死了，那個想做修女的

奇怪的女子。他凝視了一會他的未婚妻的嬌柔的表情的臉，吻一吻像，把牠交給都麗亞了。

「我時常對她談許多這回事，僅只對她，」他深思地說道。「我把那以後十分討厭地實現了的事情，有許多都和她談。莫要不安，」他轉向都麗亞，「她同你一樣非常地反對那事，我高興她去世了。大大的要點是在這：一切事情現在都要不同了，都要分成兩下！」他喊道，忽然恢復他的喪氣的狀態。「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爲這預備了麼？我自己要這樣麼？他們說我必須受苦！這些無意思的受苦有什麼目的呢？當我經過二十年苦役之後，爲艱苦與癡呆所毀，衰弱得像一個老人樣，我將更知道那受苦是爲着什麼？而且那時我將必須爲着什麼生活呢？我現在爲什麼願去多過那種生活呢？哦，我知道我可恥，當我今天破曉在尼瓦河旁站着看着的時候！」

最後他們都出來了。這於都麗亞是難堪的，但是她愛他。她走開了，但是走了五十步之後，她又轉身看他。她還看得見他。到拐角處他也轉臉，他們的眼睛

最後一次相遇了：但是他看出她在看他，他帶着着急甚且煩惱地揮她走，突然地轉灣了。

「我缺德，這我知道，」他自己想道，遲了一會對於自己對都麗亞的生氣手勢覺得害臊。「但是她們爲什麼如此愛我呢，若果我不配？哦，但願我是孤單的，沒有人愛我，我也從沒有愛過任何人？這一切事絲毫不會發生的。但是我奇怪，我將在這十五或二十年內，變得那般柔順，使我在人人面前卑微，句句嗚咽說我是一個犯人。是的，對了，對了，他們把我送到那里就是爲着這哩，他們正是要這樣。看一看他們在大街上跑來跑去的，他們每人在心裏都是一個流氓，一個犯人，而且，更壞哩，是一個白癡。但是設法要把我除去，他們便要狂熱於正義的憤怒。我是何等地憎恨他們一切人啊！」

他專心默想用什麼方法能到這樣：他可以卑微的在他們一切人的面前，不分皂白地——自信卑微。然而爲什麼不能呢？一定要這樣的。二十年不斷的束縛不會把他完全毀了麼，水都能冲破石頭的。爲什麼，爲什麼他要在那以後生活呢？

他現在知道是這樣，爲什麼要去呢？從昨晚以後，他問自己這句問話，這或者是第一百次了，但是他仍然去了。

## 第八章

當他走進索尼亞的房裏去的時候，天已漸黑了。索尼亞一整天都在要命的焦心中等着他。都麗亞和她一塊等着。她記住司維特里喀羅夫的話，說索尼亞知道，她那天早晨便到她這裏來了。我們且不敘這兩個女子的談話與眼淚，以及他們變得何等地友好了。都麗亞從這晤談中至少得到一個安慰：她的哥哥不會孤單的。他最初爲着供認到她——索尼亞——那里去，在他需要人類的友誼的時候，便爲着那到她那里去；她無論命運派他到什麼地方，都願跟他一陣去。都麗亞並沒有闕，但是她知道是這樣問的。她幾乎帶着尊敬地看着她，起初因爲那幾乎使她失措了。索尼亞幾乎要哭。正相反，她覺得自己差不多不配看着都麗亞。先前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房中，她們初次相會時，都麗亞那麼注意地恭敬地向她

行禮，她的殷勤的面像在她的心中仍舊是她的生活中最美的幻想之一。

都麗亞最後變得着急了，便離開索尼亞，到他哥哥的屋去，在那里等他；她老是想他要先到那里去的。當她走了的時候，索尼亞開始爲怕他自殺了所苦，而且都麗亞也怕那回事。但是她們一天努力彼此互相勸解，說那是不能夠的，而且在一塊的時候，兩人都少焦心。她們一分手的時候，每人便都不想別的事情。索尼亞記起司維特里喀羅夫頭天如何對她說，拉思科里涅珂夫只有兩條路：西比利亞或……或……並且她知道他的虛榮心，他的驕傲，和他的缺乏信仰。

「他只有怯懦與怕死使他活着，這是可能的麼？」她最後絕望地想道。

同時太陽在落着。索尼亞在灰心喪氣中站着，注意地往窗外望，但是她從那里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緊接的住宅的沒有粉刷的素牆。最後當她開始覺得他一定死了的時候——他走進房來了。

她發出一陣喜悅的喊聲，但是仔細地觀察他的臉孔，她自己變得失色了。

「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微笑着說道。「我來拿你的十字架，索尼亞。是

你告訴我到十字路去的；現在歸於這樣了，你却驚嚇，這是爲什麼呢？」

索尼亞驚愕的凝視着他。他的口氣在她看來是奇怪的；她渾身打了一陣寒戰，但是她一會便猜出那口氣和那話都是一種假裝的。他向她說話，眼往一邊看，好像要避免碰見她的眼睛似的。

「你看，索尼亞，我決定了，最好是這樣。有一件事實。……這是說來話長，而且這無須乎討論。但是你知道什麼使我生氣麼？使我煩惱的是那一切愚蠢的野蠻的臉孔都立刻要對我張着嘴，以他們的愚蠢的問話麻煩我，那些我都必須回答——他們將用手指點着我……呸！你知道我並不往波費利那里去，我討厭他極了。我寧願到我的朋友——放礮中尉那里去；我將如何使他驚奇呵，我將造成什麼樣的一種轟動呵！但是我必須更要安靜些；我近來變得太易激怒了。你知道我剛才幾乎向我的妹妹揮拳頭，因爲她轉身對我最後看一看。這是一種殘忍的情況！唉！我要變成什麼樣了！唔，十字架在那里？」

他彷彿差不多就不知道他在作什麼。他站立不穩，不能集中注意力在任何事

物上；他的思想彷彿一個跟着一個飛跑，他不連接地談着，他的手微微抖顫着。

索尼亞一語未發，從抽屜裏拿出兩個十字架來，一個是柏木的，一個是銅的。她在自己身上並在他身上畫十字，把木十字架放在他的頸頸上。

「這是我愛基督而甘受苦難的象徵，」他大笑道。「好像我直到現在並沒有受許多苦似的！木十字架，那是粗人的；銅十字架，那是理薩威泰的——你自己要戴，給我看！可見在那個時候……她是戴着吧？我記得有兩件東西也像這些東西，一個銀十字架和一個小小聖像。我把那些扔回到那老女人的頸頸上。那些現在合式了，實在，那些乃是我現在所應當戴上的。……但是現在說些瞎話，忘記要緊的事了；我不知怎的愛忘記。……你看，我來警告你，索尼亞，好使你可以知道……就是這——我來為的就是這。但是我想我還有話要說的。你自己要我去。唔，現在我要到獄裏去了，你的希望將達到了。唔，你幹什麼哭呢？你也哭麼？莫要。算了吧！我是何等恨這一切呵！」

但是他的感情動了；他看着她的時候，他的心發痛。「她為什麼也傷心呢？」



「他自己想道。『我於她是什麼人呢？她爲什麼哭呢？她爲什麼像我母親樣，像都麗亞樣，照顧我呢？她將作我的看護。』」

「給你自已畫十字，至少要念一個禱告，」索尼亞用一種怯懦的時斷時續的聲音央求道。

「哦，一定地，你喜歡要我念好多就念好多！而且真誠地，索尼亞，真誠地。……」

但是他想說什麼十分不同的話。

他自己畫十字畫了幾次。索尼亞拿起她的披肩，披在身上。這是瑪爾美拉陀夫所說的那條綠色的 *Drap de dames* 披肩，「家庭的披肩」。拉思科里涅珂夫想到這，看一看她，但是他並沒有問。她開始自己覺得，自己確實是忘記事情，而且激動得討厭。他因此發驚。想起索尼亞想同他一陣去，又忽然使他發驚。

「你幹什麼？你往那里去？留在這里，留下！我要獨自去，」他在怯懦的煩惱中喊道，他幾乎忿恨的，向門前挪動。「成陣的去有什麼用！」他喃喃道，走

出去了。

索尼亞仍舊站在屋子當中。他甚且並沒有向她說再會；他把她忘了。一陣刺痛的反抗的懷疑在他的心中洶湧着。

「這對麼，這對麼，這一切？」他下樓的時候又想到。「他能夠停住，取銷這一切……而不去麼？」

但是他仍然去了。他忽然畢竟覺得他一定莫要問自己話了。他轉到大街上的時候，想起他沒有向索尼亞說再會，他離開了讓她披着她的綠色的披肩在屋子當中，經他向她睜了之後，便不敢動的時候，他突然停了一會。同時，另一個思想來到他的腦中，好像埋伏着等到那時驚嚇他似的。

「怎麼，我剛才到她那里去懷着什麼目的？我告訴她——爲着事情：爲什麼事情呢？我什麼種事情也沒有！告訴她我要去麼：但是那里需要呢？我愛她麼？不，不，我剛才趕她像一條狗樣。我要她的十字架麼？我墮落到何等下賤呵！不，我要她的眼淚，我要看她恐懼，看她的心如何發痛？我必須有什麼可牽掛的

事物，什麼可使我就攔的事物，什麼可看的友愛的臉孔！我竟敢相信自己，夢想着自己要作的事！我是一個乞丐般的可恥的賤人，可恥呀！」

他順着運河岸上走，他沒有好多路走了。但是走到橋頭的時候，他便停住，順那繞着走到乾草市場去了。

他熱心地往左右看，注意地凝視着每件東西，却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任何東西上；一切東西都悄悄地過去了。「在另一個星期，另一個月裏，我將乘着牢獄做車經過此橋，那時候我將怎樣地看這運河呢？我歡喜把這點記住！」這思想潛入他的心中。「看這個招牌！那時候我將怎樣地念那些字呢？這裡寫着「商行」，這是可記住的一個東西，行那個字，而且在一個月內再看一次——那時候我將怎樣地看牠呢？那時候我將怎樣地感覺，怎樣地想呢？……這一切都一定是何等的普通呵，我現在麻煩些什麼事情？自然這一切一定都是有趣的……在牠們自己那方面……（哈——哈——哈——我想些什麼事？）我變成一個嬰兒了，我向自己誇張哩；我為什麼害臊呢？嘻，人們怎樣地來擠呵！那個胖子——他一定是一個德國

人——他推我，他知道他推的是誰麼？還有一個粗婆子，抱着一個嬰兒，乞求。她以爲我比她幸福，這才希奇。爲着這種不合理，我本可以給她點錢。這里口袋裏剩下有一個值五戈貝克的輔幣，我在那里弄的？這里……拿去吧，好婆婆！」

「上帝賜福給你吧，」那乞丐用一種哭聲念道。

他走進乾草市場去。在人羣中是討厭的，非常討厭，但是他正往他看見人最多的地方走去。他本願犧牲一切，以求孤獨；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本沒有孤獨過一會。在人羣中有一個人醉了，亂七八糟的；他老是要跳舞，他跌倒了。有一圈人圍着他。拉思科里涅珂夫從人羣擠過去，對醉人注視了幾分鐘，忽然發出一陣短促的笑聲。他最後挪開了，並不記得他在什麼地方；但是當他來到方場中央的時候，一陣興奮的情感忽然征服了他，身心都被征服了。

他忽然想起索尼亞的話，「往十字路去，俯伏於人們之前，和大地接吻，因爲你也得罪牠了，大聲向全體的世人說，「我是一個凶手。」」他記起那話，便打

戰了。那自始至終，尤其是最後幾小時，那絕望的苦惱與焦心那般沉重地壓抑着他，以致他斷然地把這種新的未混合的完全的感觸——這種機會抓住。這像一陣猝然發生的病臨到他的身上；這像一個火花在他的靈魂中燃起，把火燒遍他的周身。他內裏的一切立刻都軟了，淚珠湧到他的眼中。他立刻倒在地上了。……

他在方場的中央跪下，俯伏在地上，帶着隆福與狂歡和汚土接吻。他起來，第二次伏下。

「他喝多了，」一個靠近他的青年說道。

發出了一片狂笑聲。

「他是往耶路撒冷去，兄台們，向他的孩子和他的國家告別哩。他是俯伏於所有的世人之前，吻着偉大聖彼得堡城和牠的鋪道，」一個有點醉的工人續說道。

「還是一個很年青的人哩！」第三個人說道。

「而且是一位上流人哩，」有人冷淡地說道。

「現今就不能知道誰是上流人，誰不是。」

這些喊聲與話語阻止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我是一個兇手」這句話，或者就要從他的口中吐出，終於消滅了。不過，他不動聲色地忍受這些話，並不往四下望，他便向往警察衙門去的那條街走去了。他在路上曾瞥見什麼東西，並沒有使他發驚；他覺得一定是要這樣的。第二次他在乾草市場裏俯伏下去，他看見索尼亞在左邊離他有五十步遠站着。她在市場裏一所木房後面躲着他。那時她在他的艱苦的路上跟着他！拉思科里涅珂夫那時覺得而且堅決地知道了，索尼亞永遠和他在一塊，願跟他到天涯地角，無論命運會把他領到什麼地方去。這絞他的心……但是他正來到致命的地方了。

他十分堅決地走進院裏去。他必須上第三層樓去。「我什麼時候將上去，」他想到。他覺得好像那致命的片刻還遠着似的，好像他剩下有許多斟酌的時候似的。

又是同樣的廢物，同樣的蛋殼亂攤在螺旋形的樓梯上，又是各層樓房開敞着門，又是同樣的廚房，和從那發出的同樣蒸氣和臭味。拉思科里涅珂夫從那天以

後，就沒有到過這里來過。他的兩腿麻木，支持不住了，但是仍然往前走。他停了一會來休息，來定心，好進去像一個人樣。「但是爲什麼？幹什麼？」他想着奇怪。「若果我必須把這杯喝了，這有什麼關係呢？越討厭人便越好。」他想像了一會那「放砲中尉」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的樣子。他真要到他那里去麼？他不能往別人那里去麼？往尼科丁佛密支那里去麼？他不能轉回頭，筆直往尼科丁佛密支的寓所去麼？至少那時便要祕密地辦了。……不，不！往「放砲中尉」那里去！若果他必須要喝，便立刻喝掉吧。」

他變得發冷而且幾乎失了意識，把辦公處的門開了。這次裏面人很少——只有一個門房和一個粗人。那看門人甚且並沒有從簾子後面往外窺看。拉思科里涅珂夫走到緊接着的那間房裏去。「或者我還無須乎說哩，」這思想從他的心頭經過。有種沒有穿制服的書記正在使自己在棹旁坐下來抄寫。在一個拐角裏有另一個書記在坐下。薩米陀夫不在那里，自然尼科丁佛密支也不在。

「房裏沒有人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向棹旁那人問道。

「你找誰？」

「唉！一種聲音沒有聽見，一種景象沒有看見，但是我聞着俄國人的氣味了……在童話中怎麼敍下去的……我忘記了！你好！」一種熟悉的聲音忽然喊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發戰。放砲中尉站在他的面前。他剛從第三個房間進來。「這是命運，」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他爲什麼在這里呢？」

「你來看我們麼？什麼事？」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喊道。他顯然是極其溫和，而且有點高興。「若果是爲着公事而來，你是有點早了。（註）我在這裏，這只是一個機會……不過我要盡我力量辦。我一定要承認，我……什麼，什麼？原諒

註：英譯者註云：「陀思妥夫斯其彷彿忘記這是在日落以後了，而且上次拉思科里

涅珂夫是在下午兩點鐘到警查辦公處去，還因爲太遲被責備。」不過我想這是

照例的一句反語。——譯者



我。……」

「拉思科里涅珂夫」

「自然。是，拉思科里涅珂夫。你不是以爲我忘了吧？莫要以爲我是像那樣……羅提宏羅——羅——羅提阿諾維支，不是麼？」

「羅提宏羅馬諾維支。」

「是的，是的，自然是，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我正說對了。我打聽你許多次。我老實對你說，從那以後……從我像那樣舉動了以後，我真傷心……以後他們向我解釋，說你是一個文人……而且是一個有學問的人……而且初步……可憐我們！文人或研究科學的人藉着創造行爲什麼事不能做！我的妻和我都頂敬重文學，在我的妻那便是一種純真的熱情！文學與藝術！只要一個人是一個上流人，所有其餘的東西都可以用才情，學問，明哲，天才得來。至於一頂帽子呢——唔，一頂帽子有什麼關係呢？我能夠像買小餅子一樣容易地買一頂帽子；但是那在帽子下面的東西，帽子所蓋着的東西，那我是買不到的！我甚至於想去

向你道歉，但是以爲或者你……。但是我忘記問你了，你真有什麼事麼？我聽說你的家眷來了肥？」

「是的，我的母親和妹妹來了。」

「我甚且有榮幸遇見了你的妹妹——一個深受教育的可愛的人。我承認，我懊悔自己那麼和你動怒。是的，但是至於我疑心地觀察你暈倒的暴病，——那件事情弄明白得好極了！執迷與惑溺！我瞭解你的憤怒。或者你因爲家眷到了，更動寓所吧？」

「不，我只是進來看看……。我來問……。我以為會在這里找着薩米陀夫的。」

「哦，是的！自然，你們作朋友了，我聽說。唔，不，薩米陀夫並不在這里。是的，我們看不見薩米陀夫了。他從昨天以後便不在這里……。他離去時，和人人都爭吵……。吵的頂粗魯了。他是一個輕佻少年，就是這個人本可以從他身上希望有所成就，但是，你知道他們——我們的堂皇的青年人——是什麼樣的。他想去受什麼試驗，但是那只是空談，說大話，不更進一層的。自然，這在你

或你的朋友拉如密亨君便是一件很不同的事了。你的事業是智力的，失敗嚇不住你。對於你，我們可以說，人生的一切誘引（*temptations*）（都算不了什麼）——你是一個避世的人，一個僧人，一個隱士！……一本書，耳朵上一枝筆，一種學問上的研究——你的精神就在那里翱翔着！我自己也是一樣。……你讀過里芬斯頓的遊記麼？」

「沒有。」

「哦，我讀過。現在有許許多多的虛無黨人，你知道，而且實在，並不足奇。這是什麼種年頭？我問你。但是我們想……你自然並不是一個虛無黨人吧！公開告訴我，公開地！」

「不——不是。……」

「相信我吧，你可以公開向我說，如同向你自己說一樣——公家的職務是一回事，但是……你以為我的意思說友誼完全是另一回事麼？不對，你錯了！這並不是友誼，乃是一個人和一個公民的感情，人類的感情和對於萬能者的愛的感

情。我可以是一個官吏，但是我總不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人和一個公民。……你詢問薩米陀夫。薩米陀夫將在一個名譽不好的人家，爲一杯香檳酒，用法國的語法辱罵人……你的薩米陀夫就只有這種用！然而我或者是燃燒着熱誠與崇高的感情，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並且我重要，有官銜，有位置！我結婚了，有小孩子，我履行了一個人和一個公民的責任，但是他是誰，我問你？我把你當作一個因受教育而高尚的人，訴之於你……還有這些產婆也變得特別地多。」

拉思科里涅珂夫考究地睜開眼睛。伊里亞彼得羅維支（他顯然是在亂嚷）的話對於他大抵只是一串無意思的聲音。但是其中有些他也懂得。他考究地看着他，不知要如何結束。

「我的意思是說那些剪髮的女子，」愛說話的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繼續說道。「產婆是我給她們起的名字。我以爲這是一個非常滿意的名字哩，哈哈！她們上學堂去，研究解剖學。若果我害病了，我去找一個青年女子來醫治我麼？你怎麼說呢？哈，哈！」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大笑，非常高興他自己的口才。「這是對於教

育的一種過度的熱心，但是你一受了教育，那就夠了。爲什麼罵牠呢？爲什麼像那個流氓薩米陀夫樣，侮辱高尚的人呢？他爲什麼侮辱我呢，我問你？而且看這些自殺的人，他們是何等地普通呵，你想不到的！人們化去他們最後的一文錢，殺他們自己，少男少女和老人。就在今天早晨我們聽說一位先生，剛到這城裏來。尼爾巴夫利支，我說，那位自殺的先生姓什麼？」

「司維特里喀羅夫，」有人從別屋裏瞌睡似的無精打彩地答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一驚。

「司維特里喀羅夫！司維特里喀羅夫自殺了！」他喊道。

「怎麼，你認識司維特里喀羅夫麼？」

「是，我認識他。……他到這里不久。」

「是的，就是這樣。他失去妻子，是一個染有遺次的習慣的人，忽然之間自殺了，而且那麼傷人地。……他在他的筆記簿上留下幾句話：說他死時神智清明，說他死沒人應受咎。他有錢，他們說。你如何會認識他呢？」

「我……熟……我的妹妹先前是他家裏的女教師。」

「罷——罷——罷——那麼無疑地你能夠告我們關於他的什麼事了。你沒有疑心麼？」

「我昨天看見他……他……在喝酒；我什麼事情也不知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來攻他，在悶塞他。

「你臉又變色了。這裡是這麼氣悶。……」

「是的，我一定要走，」拉思科里涅珂夫喃喃道。「原諒我擾亂你。……」

「哦，絲毫不，你愛如何常來便如何。見你乃是一個快樂，而且我高興這樣說。」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伸出手來。

「我只是等一等……我是來看薩米陀夫。」

「我明白，我明白，而且見你乃是一個快樂。」

「我……是很高興的。……再會，」拉思科里涅珂夫微笑道。

他出去了；他搖搖擺擺的，他發暈，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開始下樓，右手扶牆。他猜想有一個房門上樓到警察辦公處去，從他旁邊擠過去，有一條狗在下一層樓老是徹耳地叫着，還有一個女人扔一根棍去打牠，嚷着。他下來，走出到院子裏來了。那里，離門口不遠，站着索尼亞，驚惶失色，她驚奇地看着他。在她的臉上有着一種刺痛的，絕望的神氣。她緊扣着手。他的雙唇作出一種難看的，無意義的笑容。他不動地站了一會，訾着牙，回到警察辦公處去了。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坐下了，正在報紙中翻尋。在他旁邊站着那個粗人，他曾在樓梯上把他推過去。

「哈！又回來了！你丟下什麼東西了麼？什麼一回事？」

拉思科里涅珂夫嘴唇發白，眼睛直視着，慢慢來得更近了。他照直走到棹前，手靠在棹子上，努力要說什麼話，但是說不出來；只能聽見不連接的音。

「你覺得有病麼？搬一張椅子！這里，坐下！來點水！」

拉思科里涅珂夫坐在椅子上，但是他把眼睛老注在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的臉

上，後者的臉表現出不快的驚奇。兩人彼此互相看了一會，等待着。水拿來了。

「是我……」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口道。

「喝點水。」

拉思科里涅珂夫用手拒水，輕輕地，斷斷續續地，但是清清楚楚地說道：

「是夜用一把斧頭把那老女當主和她的妹妹理薩威泰殺了，而且搶了她們。」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張開嘴。人們從各方面跑上來。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他的話重說一遍。

（卷六完）



尾

聲



# I

西比利亞。在一條寂寥的寬河的岸上有一座城，是俄國行政中心之一；在城裏有一個堡壘，在堡壘裏有一所牢獄。在牢獄裏，第二等犯人羅提宏拉思科里涅珂夫被監禁九個月了。從他犯罪以後幾乎有一年半過去了。

關於他的審問並沒有什麼困難。犯人正確地，堅決地，而且明白地咬住他的話。也並沒有把事實弄亂，也沒有錯解，也沒有爲着自己的利益把事實弄軟和，也沒有省去最小的細事。他說明那暗殺的每件意外之事，以及在被暗殺了的那女人手中找着的典物的祕密（一塊木片帶着一條鐵片）。他詳細地敘述他怎樣拿她的鑰匙，鑰匙像什麼樣，還有大櫃和那裏的東西；他說明暗殺理薩威泰的神祕；敘述珂黑和在他以後那大學生如何叩門，把他們彼此對說的話都重說一遍；他以

後如何跑下樓，而且聽見尼古拉和特密忒里嚷叫；他如何藏在空房裏，以後回家了。他在結尾指出那石頭在浮思列森斯基大街那邊的院子裏，在那石頭下面找到了錢袋和首飾。事實上，整個的事情是十分明白的。律師與法官在別的事情中，對於這件事實都十分喫驚：他把首飾和錢袋藏在一塊石頭底下，並不用，並且，他現在並不記得首飾像什麼樣，甚至于有多少。說他從沒有打開錢袋，甚且並不知道裏面有好多錢，這件事彷彿不可置信。錢袋裏結果看有三百一十七塊盧布和六十個戈貝克。因為在石頭底下放得那麼久，有些最值錢的票子放在頂高頭，受了潮濕了。他們有好久努力要查出這個被告的人，既然關於別的一切事情都照直實供爲什麼關於這事撒謊。最後有幾位更精通心理學的律師承認了，他真正沒有察看錢袋，因此常他把牠藏在石頭底下的時候，他並不知道裏面是什麼，是可能的。但是他們立刻演出這個推論，以爲他犯這罪只能是由於一時的神經錯亂，由於殺人狂，並沒有圖財的目的與追求。這便和最近最時髦的發狂說相合，在我們今日，關於刑事案子極常應用這種學說的。並且，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憂鬱病的情

況有許多證人證明，有饒塞毛夫醫生，他的老同學，他的女老板及其僕人。這一切都有力地達到這種結論：拉思科里涅珂夫並不十分像一個普通的兇手和強盜，其中是有着另一種成因的。

犯人差不多就不設法替自己辯護，這極使那般持此意見的人們苦惱。對於是什麼動機驅使他暗殺，搶劫，這種決定一切的問話，他非常清楚地帶着頂粗率的坦白答稱，原因就是他的悲慘的情形，他的貧窮與無助，他希望有他所想得到的三千盧布的補助，以供給他在生活上的初步。他由於淺薄的怯懦的性格，更加以困苦與失敗，便被引上謀殺之路了。對於他為什麼供認這句問話，他答稱那是他真心悔恨。這一切都差不多是粗率了。……

不過判決是料想不到地寬容，或者一部份是因為犯人並沒有努力要證明自己無罪，而且有些顯出希望要把他的罪說得言過其實。犯罪的一切奇異的特別的情形都加以斟酌了。犯人那時的變態的和受貧窮打擊的情形是無可置疑的。他沒有使用他所偷的東西這件事實，認為一部份是受悔痛的影響，一部份是因為他犯罪

時候的變態的情形。偶然地理薩威泰之殺實在足用以證實最後的假設：一個人犯了兩次謀殺罪，却忘記了門在開着——最後，那供認，正在那案子因爲尼古拉由於憂鬱和惑溺而給的假證據，弄得亂七八糟絕望的時候，並且正在對於真正的犯人沒有證據，甚且沒有疑心（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十分地踐言）的時候——這一切大有助於減輕他的判決。還有其他有利於犯人的情形也意外地出現了。拉如密亨不知怎的查出來而且證明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大學的時候，曾幫助一個貧窮的患肺癆病的同學，化了他的最後一文錢，供給他六個月，而且當這個學生死了的時候，留下了一個他幾乎從十三歲起便供養的衰弱的老父親，拉思科里涅珂夫把這老人弄到醫院去，死時他付了葬費。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女老板也作證，說當他們在五拐區另一個住宅裏住的時候，拉思科里涅珂夫從一個失火的人家救出兩個小孩，而且因此被火燒了。調查此事，有許多證人證實得很好。這些事實造成一個有利於他的印象。

結果犯人因爲減輕的情形，判定在第二等裏做苦工，期限僅只八年。

在審訊一起頭，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母親便病了。都麗亞和拉如密亨看出在審訊期間把她弄出彼得堡去是可能的。拉如密亨選定離彼得堡不遠在鐵道上的一個城，這樣好能夠步步跟着審訊，同時能盡力常常地去看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害的是一個奇怪的神經質的病，加之以部份的神經錯亂。

當都麗亞從同她的哥哥最後一次晤談回來的時候，她看見她的母親已經病了，在發燒的不省人事中。那天晚上拉如密亨和她商定了他們對於她母親關於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問題必須要如何回答，爲着她母親編了一個完全的故事，說他爲着一件事務上的委託，必須往俄國的一個遠地方去，那結果會使他獲得金錢和名譽的。

但是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在那時和在那以後，從沒有在這個題目上問他們什麼話，這件事情使他們發驚。正相反，她却對於她兒子之突然離去，有她自己的說法；她流淚地告訴他們，說他如何來向她告別，暗示她一人知道許多祕密的重要的事情，而且羅提亞有許多很有勢力的仇人，因此他必須隱藏起來。至

於他將來的事業呢，她毫不懷疑，當某種惡勢力能夠除去的時候，那會是赫赫的。她向拉如密亨實說，她的兒子有一天會成爲大政治家的，他的文章和煌煌的文才證明了這點。她不斷地讀那篇文章，她甚且大聲地讀，幾乎拿着牠睡覺，但是差不多就不問羅提亞在什麼地方，雖說別人顯然避免着這個題目，那本來就足夠引起她的疑心了。

他們最後對於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在某幾件事上之奇異的沉默開始發驚了。比方說，她並不抱怨沒有接到他的來信，雖說在前幾年她只靠着希望從她的愛兒那里來信而生活。這在都麗亞是大大不安的原因；她以爲她的母親猜疑她兒子的命運中有什麼可怕的事情，而怕問，因爲怕聽見還更可怕的事情。無論如何，都麗亞看得清清楚楚的，她的母親神智並不十分清明。

不過，有一兩次，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那麼把話一轉，要答她話，而不提羅提亞在什麼地方，是不可能的，當她得到不滿意的疑心的答話時，她便立刻變得抑鬱沉默，這種心情延長了好久。都麗亞最後看出來，哄她很難，結論歸



於不如在某幾點上完全沉默吧；但是這變得越發越發顯而易見了：這可憐的母親疑心有什麼可怕的事情。都麗亞記得她哥哥告訴她，她母親聽見她在和司維特里喀羅夫晤談之後，在供認的凶日以前，她在那夜裏在睡夢中說話：她沒有從那聽出什麼話來了麼？有時，在幾天甚至於幾星期的抑鬱的沉默與流淚之後，接着便有一個時期的神經昏亂病的活潑，病人開始幾乎不斷談她的兒子，談她對他將來的希望。……她的幻想有時非常奇怪。他們奉承她，假裝着她同意（她或者看出他們是假裝着），但是她還是往下談去。

拉思科里涅珂夫供認後五個月，被判決了。拉如密亨和索尼亞能如何常常去獄中看他便如何常常地去。最後分別的片刻到了。都麗亞向他的哥哥起誓，這分別不會是永遠的，拉如密亨也是的。拉如密亨在他的青年的熱誠中堅定地決心要在後三四年中，至少立下安穩生活的基礎，積蓄一筆款項，移到西比利亞去，那是一個富於各種天然財源的地方，需要工人，活動的人與資本。他們要在那里羅提亞所在城裏安居下，大家一塊開始新生活。他們在分別時都哭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前幾天非常多夢。他關於他母親問了許多話，不斷地焦心她。他那麼十分地操心她，簡直使都麗亞驚奇了。當他聽說他的母親病了的時候，他變得非常抑鬱。對於都麗亞他始終特別不輕易說話。藉着司維特里喀羅夫所留給她的錢的幫助，索尼亞老早以前就預備跟着他也在裏面的那被充到西比利亞去一幫犯人同走。關於這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和她之間並沒有通過一語，但是兩人都知道是要這樣的。在最後別離的時候，他對於他妹妹和拉如密亨熱心地預想着他出獄以後他們在一塊的幸福의 將來，奇異地微笑着。也預言也母親肉肉不久便要發生致命的結果。索尼亞和他最後動身走了。

遲了兩個月，都麗亞嫁給拉如密亨了。這是一個安靜的悲哀的結婚；不過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和饒塞毛夫被邀請了。在這時期中，拉如密亨帶着一種堅定的決心的態度。都麗亞深信他能實行他的計劃，實在，她不能不相信他。他顯出一種稀有的意志力量。在別的事情之外，他又開始到大學聽課，爲的是要領學位。他們不斷地爲將來計劃；兩人打算至少在五年以內到西比利亞安居下。直到那時爲

止，他們把希望放在索尼亞身上。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高興給都麗亞和拉如密亨的結婚祝福；但是在結婚之後，她變得甚且更抑鬱，更焦心了。爲着使她高興，拉如密亨告訴她說拉思科里涅珂夫如何照顧那可憐的學生和他的衰弱的父親，說他在一年以前，因爲從失火裏救兩個小孩，如何被燒而且受傷了。這兩條消息把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的混亂的想像弄興奮了，幾乎弄到消魂的地步。她不斷地談這些事，甚至於在大街上和生人談起話來，雖說都麗亞總是陪伴着她。在公共馬車上和店舖裏，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她能抓到一個聽話人，她便開始談她的兒子，他的文章，他如何幫助那大學生，他如何在失火時被燒了，等等。都麗亞不知道如何制止她。除開她的病態興奮的危險而外，還冒着有人想起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姓名，談到最近的審訊之險。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把她兒子所營救的那兩個小孩子的母親的住址找出來了，硬要去看她。

最後她不寧達到極點了。她有時忽然地哭起來，時常害病，發燒得不省人事。

有一天早晨她聲言，以她計算，羅提亞應當不久便回家來了，說她記得，當他向她告別的時候，他說她們必須盼望他在九個月以內回來。她開始預備着他回來，開始把自己的房子替他收拾整齊，把傢具擦乾淨，洗掛新的東西，等等。都麗亞焦心，但是什麼話不說，幫助她佈置房屋。經過累人的一天，在不斷的幻想中，在愉快的晝夢與眼淚中度過，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夜間便病了，到早晨她便發燒，不省人事。這是腦熱病。她在那星期內便死了。她在不省人事中吐出些話，顯出她關於她兒子的可怕的命運所知道的，比他們所想的，多的多了。

雖說從拉思科里涅珂夫到了西比利亞的時候起，他們按時通信，然而有好久他並不知道他母親死了。通信之進行是憑着索尼亞，她每月寫信給拉如密亨夫婦，而且按時接到回信無誤。起初他們看索尼亞的信乾燥，不令人滿意，但是以後他們結論歸於來信不能再好了，因為從這些信裏他們得到他們的不幸的哥哥的生活之完全的畫圖。索尼亞的信充滿了頂多的細事，是關於拉思科里涅珂夫想犯人的  
一切環境之最簡單最明白的敘述。沒有說到她的希望，沒有猜作將來，沒有敘

述到她的情感。她並不努力解釋他的心境和內部的生活，只寫出簡單的事實——他自己的話，他的身體的正確報告，他們晤面時他要什麼，他託她什麼事，等等。這一切的事實她寫得特別詳細。他們的不幸的哥哥的像最後十分明白地正確地顯露出來。那是錯不了的，因為除了事實以外，什麼都沒有寫。

但是都麗亞和她的丈夫從這消息得不出什麼安慰來，尤其是在起初。索尼亞寫信說他常是鬱鬱的，不願說話，說他差不多對於她從他們來信中所給他的消息，並不發生興趣，說他有時打聽他的母親，而且說當她看出他猜到實情了，最後便告訴他，說她死了的時候，她看他彷彿並不因之大受感動，無論如何在外表上是這樣的，她吃驚了。她告訴他們，說雖然他彷彿專心于自己，而且似乎離絕一切的人——他却對於他的新生活具有非常直接簡單的見解；說他明白他的地位，暫時並不期望什麼好些的東西，沒有起心不善的希望（這在他的地位上是十分平常的），而且對於他環境中的任何事物，那麼不像他先前所知道的任何事物，他彷彿差不多並不驚奇。她寫信說他的身體是令人滿意的；他作他的工作，並不操縱

或求多作；他幾乎對於食物漠不關心，但是除了在星期日和節日以外，那食物是十分壞，以致他最後高興接受她——索尼亞——的點錢，每天喝自己的茶。他求她別的什麼東西都莫要煩心，聲言關於他的這一切的大驚小怪，僅僅使他苦惱而已。索尼亞寫信更說，他在獄裏和其餘的人同房，說她並沒有看過他們營盤的裏面，但是斷定那里是擁擠的，悲慘的，不衛生的；說他睡在一張木板床上，下面舖一塊氈子，他不願作其他任何安排。但是他這麼可憐地，粗陋地過活，並不是由于什麼主意或計劃，乃只是由於不注意與淡漠而已。

索尼亞簡單地寫信說，他起初對於她的會見並不顯出什麼興趣，實在幾乎煩惱她來了，不願談話，而且對她無禮。但是結果這種會見對於他成爲一種習慣，幾乎成爲一種必須的事了，因此當她病了幾天，不能來會他的時候，他的確痛苦了。她常在節日在牢獄大門前或在看守所裏見他，他被領到那里去見她幾分鐘。在工作的日子，她便去看他作工，或者在工作場裏，或者在磚瓦窰裏，或者在伊爾蒂希河岸上的棚裏。

關於她自己，索尼亞寫信說她竟得在城裏結識幾個人了，說她縫紉，而且因為在那城裏差不多沒有一個作女服的裁縫，她便在許多人家裏認為是不可少的人了。但是她並沒有提當局因為她而對於拉思科里涅珂夫發生興趣，他的工作被減輕了，等等。

最後一個消息傳來了（都麗亞實在在前幾次來信中便看出驚恐與不安的徵候），說他遠離一切人，說他的同獄囚犯不喜歡他，說他一連幾天不說話，臉色變得非常慘白。在最後一封信裏，索尼亞寫信說他病得利害，住在醫院的犯人病室裏。

## II

他病了好久。但是並非對於牢獄生活的恐懼，並非苦工，惡食，剃了的頭，或補綴的衣服，毀壞了他。他管什麼所有那些的艱難辛苦哩！他甚且高興作那苦活。身體上的疲乏，他至少可以靠着幾個鐘頭的安眠。那食物於他算什麼呢——薄薄的菜湯裏漂着甲虫麼？在過去當學生的時候，他時常連那都沒有哩。他的衣服是暖和的，而且合於他生活習慣，他甚且覺不着腳鐐。他害臊他的剃了的頭與雜色的上衣麼？在誰面前呢？在索尼亞面前麼？索尼亞怕他，他如何能在她面前害臊呢？仍然他甚至於在索尼亞面前害臊，他因為那便以侮藐的粗魯的舉動苦她。但是他所害臊的，並不是他的剃了的頭和他的腳鐐：他的驕傲受重創了，使他害病，乃是受創的驕傲。倘若他能夠自責，他是何等地幸福呵！那時他能夠忍受任何事情，甚至於羞恥與凌辱。但是他嚴格地評判自己，他的更加苦惱的良心，在



他的過去裏，找不出特別可怕的過失，除了一種簡單的莽撞而外，那在任何人都可以發生地。他害臊，正因為他——拉思科里涅珂夫——受了官目的命運之賜，如此絕望的，愚蠢地，完全失敗，必須使自己謙卑，服從判決之「愚事」，若果他無險如何要平平安安的話。

現在的渺茫的無目的焦心，將來的無結果的不斷的犧牲——這便是展在他面前的一切。在八年底，他僅只三十二歲，能夠開始新生活，這在他算什麼種安慰呢？他必須爲着什麼生活呢？他必須企望什麼呢？他爲什麼要奮力呢？爲着生存而活麼？怎麼，他先前有千萬次，願意爲着一個信仰的緣故，爲着一個希望，甚至於爲着一個幻想，而放棄生存。僅僅的生存對於他總是太不算什麼：他總是需要更多的。或者正是因爲他的慾望之力的關係，他以爲自己是一個比別人懂的事情多些的人。

但願命運加悔恨於他——熱烈的悔恨，碎他的心，奪去他的睡眠，那悔恨，那其中的怕人的苦痛，帶來自縊和自溺的幻象——那他會高興呵——眼淚與苦痛至少

還是人生。但是他並不悔罪。

至少他在對於自己的愚蠢發怒中找到安慰，如同他對於那使他到牢獄來的那些奇怪的莽撞發怒一樣。但是現在在牢獄裏，在自由中，他又把他所有的行動細想一遍，批評一下，絕不看牠們是如同在那致命的時候所彷彿是的那麼莽撞，那麼奇怪。

「在什麼方面，」他自問道，「我的學說比那些從世界開始便雲集衝突的別的學說愚些呢？一個人只消十分獨立地，寬大地，觀察事情，不受庸俗意見的影響，我的意見便絕不彷彿是那麼……奇怪的。哦，懷疑的人們與不值錢的哲學家們，你們爲什麼中道而廢呢！」

「爲什麼我的行動使他們驚爲如此可怕呢？」他自言自語道。「是因爲那是一件罪麼？罪是什麼意思呢？我的良心是平安的。自然，那是一件法律上的罪，自然，犯了法律的字面，流了血了。唔，就爲着法律的字面懲罰我……那就得了。自然，若果那樣，許多人類的恩人，他們並不是繼承權勢，而是替自己奪取

權勢，應當在初步便受懲罰了。但是那些人成功了，因此他們便是對的，我沒有成功，因此我便沒有權利邁那一步。」

他認他的罪只在這，只在他沒有成功而且把事情供認了。

他還爲這個問題所苦：他爲什麼不自殺呢？爲什麼他站着看着河，而寧願供認呢？是生之慾如此強，是牠如此難以征服麼？司維特里喀羅夫雖說怕死，他不是把牠征服了麼？

正在他站着往河裏看的時候，他在苦惱中間自己這句問話，而且不能明白這點，他或者矇矓地覺悟出自己和自己的信心之根本謬誤了。他並不明白，那種覺悟會成爲將來的轉機，新的人生觀，和他將來的復活之兆的。

他寧願諉之於本能的重担，那他邁不過去的，又是由於懦弱與卑鄙。他看着他的同獄囚犯們，看他們何等地愛人生，寶貴人生，而驚奇。在他看來彷彿他們愛人生，重視人生，在獄裏比在自由中還甚。其中有些人，比方說，漂泊者罷，忍受了什麼樣可怕的苦楚與困窮呵！他們能像他想見他的情人那般十分地愛一道陽

光，愛原始的森林，藏在什麼沒見過的地方的冷泉，漂泊者在三年以前看見的，而且極想再看，夢想着那周圍的綠草和矮叢林中唱着的鳥兒麼？他繼續下去，還看見更多的不可解的例子。

自然，在獄裏有許多沒有看見，而且不想看見：他彷彿低着眼睛過活。在他看來那是討厭的，難堪的。但是結果有許多事情使他發驚，他便彷彿自動地開始注意許多他先前所未料到的事情。那使他最驚的，乃在他與所有其餘的人之間橫着的那可怕的不可能的深淵。他們彷彿是一種不同的人類，他看他們和他們看他們，都帶着憎惡與仇恨。他覺着而且知道他的孤立的緣由，但是不到那些緣由是如些深而且強的時候，他絕不會承認的。其中有幾個波蘭的流犯，他們是政治的囚犯。他們簡直輕視所有其餘的人爲無知識的粗人，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不能那樣看他們的。他看這些無知識的人在許多方面比那些波蘭人聰明的多了。還有幾個俄國人——一個先前的軍官和兩個學生——也一樣地侮慢。拉思科里涅珂夫同樣清清楚楚地看出他們的錯誤。人人都不喜歡他，避着他，他們最後甚且開始恨

他了，——爲什麼，他並說不出來。罪重的人被人輕視，而且他的罪遭人恥笑。

「你是一個上流人，」他們常說道。「你不應當拿着斧頭亂砍；那不是一個上流人的事情。」

在四旬齋的第二個星期，攔他和他那班人行聖餐。他到教堂去和別人一塊祈禱。有一天發生了一陣爭吵，他並不知道怎樣地。大家都立刻在一陣狂怒中攻擊他。

「你是一個沒有信心的人！你不相信上帝，」他們嚷道。「應當把你殺了。」

他從沒有向他們談論上帝，也從沒有談過他的信仰，但是他們要把他當作一個無信心的人殺了。他一句話不說。有一個囚犯十分瘋狂地向他撲去。拉思科里涅珂夫泰然地沈默地等着他；他的眉毛並不顫動，他的臉色並不畏縮。衛兵把他和他的攻擊者調停好了，不然便會流血的。

還有另一個問題他不能解決：他們爲什麼都那麼喜歡索尼亞呢？她並不設法

獲得他們的歡心；她很少遇見他們，有時只是她來看一會他作活。仍然人人都知道她，他們知道她是出來跟着他的，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如何生活。她從沒有給他們錢，並沒有特別幫忙他們。只有一次在聖誕節，她送給他們大家餠餅和捲子。但是漸漸地在他們和索尼亞之間便發生了更親密的關係。她給他們寫信寄信到他們親屬那里。到這城裏來的囚犯的親屬，受他們吩咐，把給他們的贈物和錢留在索尼亞那裏。他們的妻子和情人認識她，常去會她。當他會拉思科里涅珂夫在作活的時候，或者在路上遇見一幫囚犯的時候，他們都向她脫帽。『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小姐，你是我們的親愛的良善的小姐，』粗野的打烙印的犯人向那個脆弱的矮小的人說道。她便要微笑，向他們鞠躬，而且她微笑的時候，人人都高興。他們甚且嘆賞她的步態，回頭看她走路；他們還爲着她那麼矮小而嘆賞她，事實上是不知道頂嘆賞她什麼好了。他們在病中甚且找她幫忙。

從四旬齋之中，直到過了復活節之後，他都在醫院裏。他好些的時候，便想起他發燒，不省人事的時候，所作的夢。他夢見全世界遭了一場可怕的新的奇怪

的瘟疫，那從亞洲的深處傳到歐洲。除了很少幾個特出的人而外，大家都要被毀滅。有幾種新的微菌攻人身體，但是這些微菌都賦有智力與意志。爲牠們所攻的人立刻便變得瘋狂暴怒了。但是人們從沒有像這些遭難者認爲自己是那麼有智能，那麼完全把握住真理，他們從沒有認爲他們的決定，他們的科學的結論，他們道德上的信仰是那麼無誤的。整個的鄉村，整個的城鎮和人民都傳染瘋了。大家都興奮了，彼此互相不瞭解。每人以爲他自己得到真理，苦惱的看着別人，捶胸，哭泣，扭手。他們不知道如何判斷，他們對於認爲什麼是惡，認爲什麼是善，不能同意；他們不知道誰該受咎，誰該宣佈無罪。人們在一種無意的惡恨中互相殘殺。他們集成爲軍隊互相反對，但是即使在行軍時，軍隊便要開始互相攻打，互相刺呀，砍呀，咬呀，吞呀。城裏的警鐘終日響着；人們跑到一塊，但是爲什麼召他們以及誰召他們，並沒有人知道。最普通的職業都廢弛了，因爲人人都提出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改良，他們不能同意。土地也廢弛了。人們相聚成羣，同意於什麼事情，起誓一塊保持着，但是立刻去開始作與他們所提議的十分不同

的事情。他們互相責難，互相爭鬥，互相殘殺。發生了大火災與飢荒。一切人與一切東西都陷於毀滅中。瘟疫流行推移得越遠越遠。在整個的世界上只有幾個人能夠被救。他們是純潔的選民，命定的要創造新人類與新生活，使大地更新，純淨，但是沒有人看見過這些人，沒有人聽見過他們的話和他們的聲音。

拉思科里涅珂夫很煩惱，這種無意義的夢那麼慘憺地纏繞着他的記憶，這種發燒不省人事的印象保存了那麼長遠。復活節的第二個星期到了。春日是晴暖的；牢獄病室裏格子窗戶開了，哨兵在窗下踱着。在他病中索尼亞僅得會他兩次；她每次必須得到允准，然而那是困難的。但是她時常到醫院病室跟前來，尤其是在晚上，有時只站一會，仰望一望病室的窗戶。

有天晚上，那時拉思科里涅珂夫差不多病又好了，他酣睡着。醒來時，他偶而來到窗前，立刻看見了索尼亞遠遠地在醫院大門那里。她彷彿在等着什麼人。那時有種東西刺他的心。他發抖，離開窗戶。第二天索尼亞沒有來，第三天沒有；他注意他自己在不安地期待着她。最後他出院了。到了獄裏，他便從犯人們



口中得知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在家臥病了，不能出來。

他非常不安，派人向他問好；他不久得知她的病並不危險。索尼亞聽說他焦心她，便送給他一個鉛筆寫的字條，告訴他，說她好得多了，說她微微着涼，而且說她不久，馬上就來看他作活。當他讀着的時候，他的心中苦痛地怔忡着。

又是一個晴暖的日子。清晨一早，在六點鐘時，他便往河岸上去作活，他們常在那里舂石膏，在那里一個棚裏有一個燒石膏的窰。他們只派了三個人。其中有一個犯人和衛兵一陣到堡壘去拿傢伙；另一個人開始預備木料，放在窰裏。拉思科里涅珂夫走出棚外，來到河岸上，在棚旁的一堆木頭上坐下，開始凝視着那寬廣的荒涼的河。從高高的岸上看見眼前開展着一片寥闊的風景，歌聲從對岸漂來，微微可以聽見。在廣漠的荒原上，沐浴在陽光裏，他能恰好看見遊牧人民的帳幕，像黑點子樣。那里有自由，那里有別人生活着，完全不像這裏的一些人；那里時間本身彷彿站着不動，好像亞伯拉罕時代和他的羊羣還沒有過去似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坐着凝視着，他的思想入於畫夢了，入於直覺了；他並不思想

什麼，但是一種渺茫的不寧使他興奮，使他煩惱了。忽然他發見索尼亞在他的身旁；她無聲響地來了，在他的身旁坐下。天還是十分早；清晨的寒氣還是刺人。她穿着她的可憐的舊長衣，披着那綠色的披肩；她的臉還顯出病態，比較瘦些，蒼白些了。她向他作出一種歡迎的愉快笑容，但是照舊羞怯地伸出手來。她總是怕伸手給他，有時便完全不伸，好像怕他拒絕似的，他總是好像不願似的握她的手，總是彷彿煩惱去見她，有時在她走來會時始終固執地不作聲。有時她在他面前發抖，深深地傷心走了。但是現在他們的手不分開了。他迅速地偷看她一眼，無語地低眼看着地上。他們是孤單的，沒有人看見他們。衛兵暫時迴避了。

這是如何發生的，他並不知道。但是忽然之間，有什麼東西彷彿抓住他，把他扔在她的腳前。他哭泣，摟着她的兩膝。頭一下子她嚇得要命，她的臉色變得失色了。她跳起來，看着他發抖。但是同時她明白了，一道無窮幸福的光出現於她的眼中。她知道，並不懷疑，他愛她超乎一切，而且這時刻畢竟來了……

他們想說話，但是不能；淚珠噙在他們的眼中。他們都是灰白的，瘦瘦的；

但是那兩副有病的灰白的臉孔，却因新的將來與在新生活中完全復活之開始，而鮮明了。愛情使他們更新了；心心互相保有着無盡的生之源泉。

他們決定等着，忍耐着。他們還有七年要等，在那時以前有着什麼樣的可怕的苦與什麼樣的無窮的幸福呵！但是他又復活了，這他知道，這他在周身中覺着了，同時她——她只在他的生活中生活着。

在這天晚上，營盤下鎖的時候，拉思科里涅珂夫躺在他的木板床上，想着她。他那天甚至於幻想，所有作他的仇人的那些犯人都不同地看着他；他甚至於和他們談話起來，他們和陸地回答他。他現在想起這事了，以爲是應當這樣的。現在一切事情不都是應當改變麼？

他想着她。他想起他是如何不斷地苦她，傷她的心。他想起她的灰白的瘦瘦的小臉兒。但是現在這些回憶差不多不使他煩惱了；他知道現在願以什麼樣的無窮的愛情報答她所有的苦。過去的一切，一切痛苦算什麼呢！一切事情，甚至於他的犯罪，他的判決與監禁，現在在頭一陣感情暴湧中，在他看來，都是好像身

外的奇異的事情，他並不關心。但是那晚上他不能一下想好久任何事情，而且他不能意識地分析任何事情；他只是覺着。生活走進了哲理之域，有種十分不同的東西要在他的心中完成。

他的枕頭下面放着『新約』。他機械地拿起來。這書是屬於索尼亞的；就是她從那裏面向他讀拿撒路的復活的那本書。起初他怕她關於宗教麻煩他，怕她談福音，拿出煩擾他。但是使他大大驚奇，她一次也沒有談到那個題目，甚且連『新約』都沒有給他。那是他在病前不多時自己向她要的，她把那書帶給他，一句話沒有說。直到現在他都沒有打開看過。

他現在並沒有把牠打開，但是一個思想從他的心頭經過：『現在她的信心不能成我的麼？她的情感，她的感興，至少。……』

那天她也大受騷擾，晚間她便又病了。但是她那麼幸福——那麼料想不到地幸福——以致她幾乎爲她的幸福所嚇了。七年，僅僅七年——在她們的幸福之初，有幾會兒，她們兩人都甘心看那七年彷彿七日似的。她並不知道，那新生活並不

會白白交給他的，他必須付重大的代價，那要費他大大的努力，大大的受苦。

但是那是一篇新小說的開始——那小說敍一個人漸漸更新，那小說敍他漸漸更生，敍他從一個世界進入另一個世界，敍他開始一種他所不知道的新生活。那可以作一篇新小說的題目，但是我們現在的小說算完了。

（全書完）

## 後記

本書在重排時，承靖華贈與插圖十二幅，並介紹C.先生根據俄文原本重頭至尾詳細校閱一遍，間有修正之處，謹此誌謝。

惟排印錯誤仍多，希望讀者自行校正。其中最重要錯誤有六：

一、第三〇三面脫印最後一行：「哦，但是那是在好久以前了，我在一個月以前看見的。」拉思科里涅珂夫

二、第六一四面第一行脫印「，頭靠在手上，抑鬱」等字。

三、第六一五面脫印最後兩行：「讀！」他易感地固執地喊道。索尼亞還躊躇著。她的心怔忡着。她差不多不敢讀給他聽。他幾乎帶着憤怒。

四、第五頁第二行在「思想着……」下脫去「殺巨人的捷克。」

五、第七二四面第四行在「在她所有的計劃上幫忙她」之下應除去「，」加上「。……」下面再加「桌子那邊有人對這話發出一陣突然的狂

笑。」另行抬頭加「雖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努力顯出鄙薄地不睬那回事，她却提高話聲，立刻開始帶着信心地說索尼亞毫無疑問地有能力幫助她，」

六、第九二一面第七行在「稍等一會」之下脫去「我剛才看見他而且同他談話。他還可以被救的。」

譯書難，印書亦不易。謹記於此，並誌歉忱。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叢蕪寫於上海市。

# 勘誤表

## 第六部

第三章 頁 行 誤 正  
八六五 一一 司維特里喀羅夫只是偶而罷了。  
司維特里喀羅夫只是偶而露面罷了。

八七四 一二 若果關於我的妹妹堅持着你先前的主意，  
若果你關於我的妹妹堅持着你先前的主意，

八七五 五 你剛才力促我坦白，  
你自己剛才力促我坦白，  
八七六 一 哈！哈！哈！！仍然我要承認，  
哈！哈！哈！！仍然我一定要承認，

第四章 八七七 四 因為我怕妨礙我。  
因為我怕你妨礙我。  
八八三 三 你知道一個女人有能愛到什麼樣的瘋狂之點麼？  
你知道一個女人有時能愛到什麼樣的瘋狂之點麼？

八九五 一 你知道那位列思麗赫夫人——  
你知道那位馬丹列思麗赫夫



第五章

九〇〇 五 而且我現還很好。

九二一 二 『到那裏去？』

九二二 七 稍等一會。坐下，

而且我們現在還很好。

『到那裏去？』

稍等一會。我剛才看見他而且同他談話。他還可以被救的。坐下，

第六章

九四一 二 他傾聽着，而且幾乎流淚地冒罵着，

着，

九四一 九 帶着一個要打噴嚏的人神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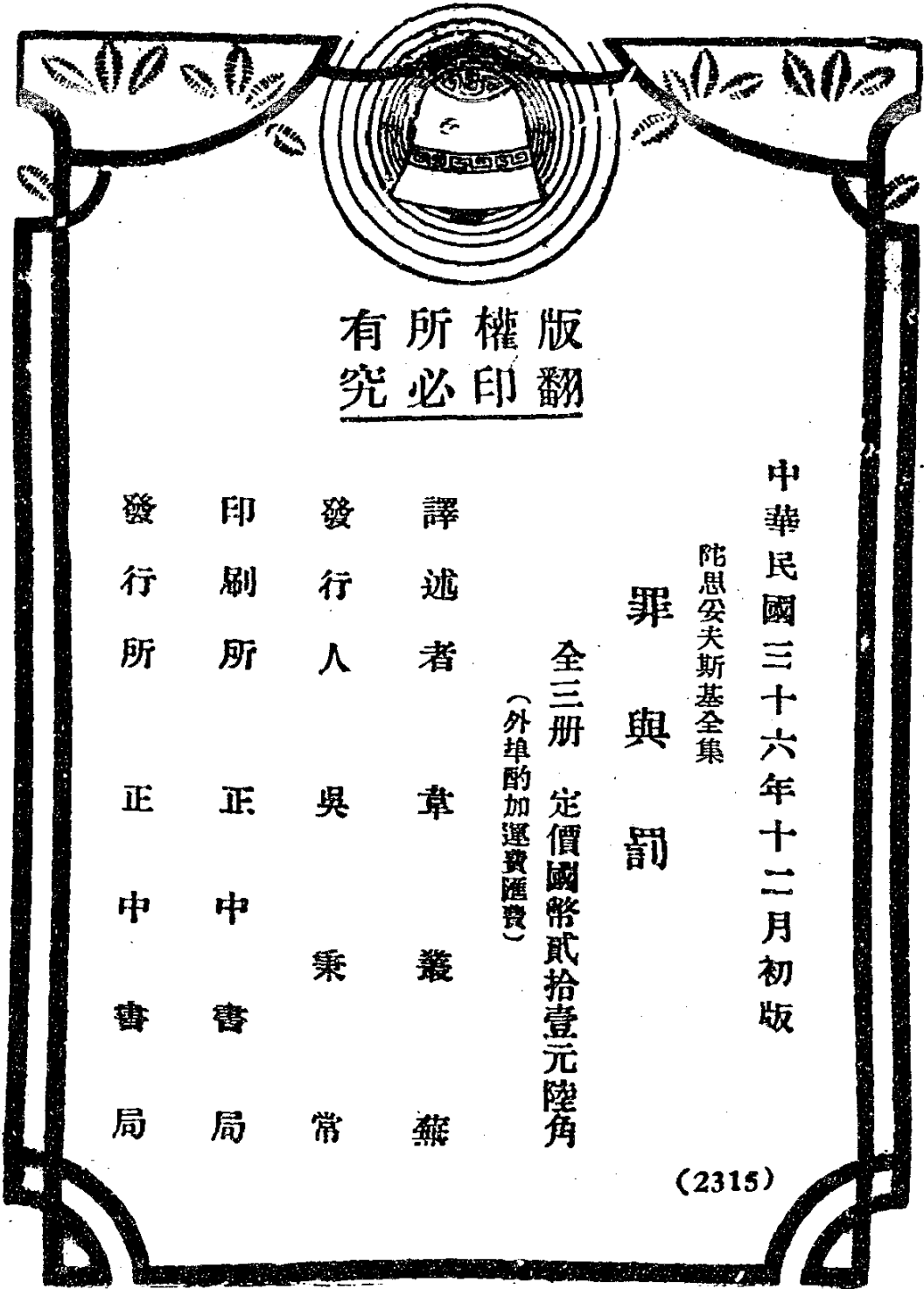
九四一 一〇 有時對說話人轉動怯懦的迷亂的眼色，

他傾聽着，有人在斥責着，而且幾乎流淚地冒罵着，

帶着一個要打噴嚏的人的神氣，有時他對說話人轉動怯懦的迷亂的眼色，

九四五 六 他躺在床上，如同先前一樣，

他躺在床上，裹着毛毯，如同先前一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陀思妥夫斯基全集

罪與罰

全三册 定價國幣貳拾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韋叢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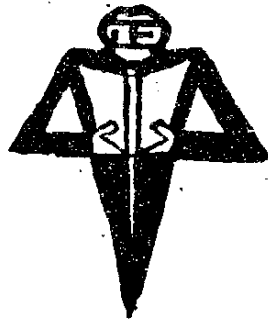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2315)

87  
2162  
37



全三册  
21.60